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九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8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九三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正音攟言四卷

〔明〕王荔撰　王允嘉註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音攟言四卷》提要

題正音小引

大塊之有噫氣也調調刁刁谿谺鏗𥓘厥名天籟感物而連噓爲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之有五也即角擊谷猶其笙瑟鏞竽也宮亂則荒商亂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自土音各操嘈遝淒慢迨休文以四聲限詩雙聲而韻禁格若枘鑿操觚攢眉腹儉古吃應鉢順勢

蘜於追逋正[illegible]其希聲乎予里
先正
青屏先生家世閥閱弱冠以奇
儁魁京府司李登州以抗直拂
袖詩益豪上薄風雅氣吞曹劉
尤工於樂府讀其詩集詩餘踔

然大手筆建安而下殆難望其
項背既險陜登峰戲遊不律擒
爲駢偶成文切響諧變入節纍
纍如貫貝編珠又如造淩雲臺
銖鎘悉稱至録鯖纂異鈞韶鏘
鳴振紙聽之恍疑倫伶吹鳳竹

怡音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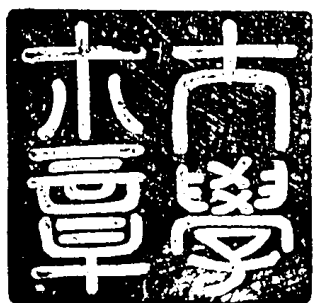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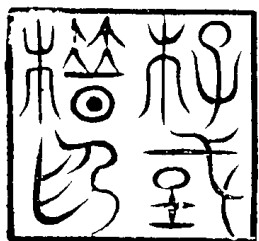
精異入神也先生學海經神行
有宮庭爲振古殊絕人物故揑
管琳琊敲金戛玉叩宮嚼徵刻
羽引商音叶於聲無嘈遝也聲
依於氣無怗懘也有亂其成律
者哉蘇文忠之言曰吾文如萬

斛泉隨地而出先生其握青泥
珠乎陰氏之羣玉以椽之五車
聚毛成裘此其芥子納須彌耳
洪武正韻一編燦然如二曜麗
天垂憲萬禩乃攄其淵泫翼昭
代同文之盛治先生之功其不

刖矣詎直爲獺祭衲結者繡出鴛鴦也耶審音知樂審樂知政於正音之鍥徵治道焉

昔

崇禎龍飛戊辰孟春之吉

邑後學李國楷題

正音攟言目錄

正音攟言卷一

古項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筱甫注
禰唐琪向高[illegible]父選　[illegible]劉若宰[illegible]父閱
定興庇善繼伯順父同閱　同邑韓作楫弼我父較

一京

其一

天對地。月對星。曉燕對春鶯。桃蹊對杏塢。燕[illegible]對鍜
屏。採蓮曲。賣花聲。野寺對江亭。玄霜春玉臼。白露[illegible]

金莖。買客君山秋弄笛。仙人緱嶺夜吹笙。海水本平。
月到中天有潮汐。蟾光常滿。人從側地見虧盈。
蹊音奚。塢音汙。緱音鉤。潮音朝。汐音夕。蟾音棎
燕。鳦鳥。其名自呼曰鳦。作巢避戊巳。薜溪爲巢聲
多。稍小者。漢燕。紫胸輕小者。越燕。胸斑聲大者。胡
燕。其作巢喜長。烏向窗背。棲燕背飛向宿。鶯黃鸝
也。李廣口不出辭。及死。天下涕泣。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蹊徑路也。先行無路。初爲徑路之名。塢

瑁音妹

小障也一曰庳城箭旄也漢武帝以珠爲旄玳瑁爲鉤簾之外所以蔽也即今之屏風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祉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性豪侈善音律有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容色絕世侃常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樂府謂之張淨琬採蓮曲 京師士大夫於于事役罕有宴遊乎有賚花担上看桃李佑酒佛頭看管絃之句裴航至藍

瓊音擎 擣即搗 字叶刀 砧音闘 筠音云 君山在洞庭中

橋驛見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過藍橋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以一甌漿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臼與後航得玉杵臼搗刀圭藥遂娶而仙去漢武帝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金莖銅柱也賈客呂鄉卿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挈舟而來袖出三節其一大

樂音洛

如合拱次如常次如細笛即請老父一吹曰此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爲吹之不知可終曲否吹三聲波濤洶湧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止周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謂其家人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及期果乘白鶴謝時人去早曰潮晚曰汐抱朴子曰月精生水故月盛則潮大又天河入地下與海水合天河之激成潮蟾蜍也似蝦蟆居陸地詩云千歲者頭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月魄名蟾兔故世因謂彩爲蟾光

其二

山對水樹對亭月出對雲生玉樓對銀海綠綺對青萍裁細葛啖香杭春剪對秋橙江激白似練嶂遠翠如屏三矢三人仁貴勇一琴一鶴趙公清四野風雷空逐虎犀助威武一天烟雪故驚鵝鴨亂軍聲

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汀水際平地鶯名不
一倉庚商庚黎黃黃鸝鶬鶊鸝鶹楚雀黃栗留黃袍搏
黍黃鳥金衣公子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之
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鵲鳥似鵲
長頸高脚丹頂白身翅有黑當以夜半鳴聲聞八
九里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喜舞梳翎病則不攏羨
翎羽也苧草名白苧吳地所出白苧舞吳舞也青
綾被漢內臣廚之漢高祖以三尺劍取天下漢武

帝祈王母於宮中燃九光之燈坡詩玉帳夜淡霜
月苦金縢尚書篇名武王病周公祈藏書于匱以
金緘之後成王立二叔散流言公懼居東二年弗
返天大雷電成王懼將卜天變啟金縢得周公之
書王感泣而悟遂迎公歸詩作流言者

二公

其一

雲對雨浪對峯般古對堂宗宮花對禁柳游燕對江

鴻一夜笛五更鐘拾翠對題紅文官清似水武將猛
如熊肥馬輕裘誇紫陌太羹玄酒薦明宮黃鶴樓頭
玉笛弄殘仙子月鳳凰臺上紫簫吹斷美人風
浪去聲郎宕切峯音風鴻音洪
浪波浪也峰山端也唐貞觀初帝親臨軒策士命
宮女各繡一花待及第者賜之後以為例其花有
四色狀元紅榜眼黃探花白其餘進士皆綠花各
簪之於首然後赴瓊林宴延世行之不變鴻鳥名

隨陽鳥也大曰鴻小曰鴈唐漢中王瑀嘗早朝聞
笛聲曰是太常工也他日問曰何故卧吹笛工驚
謝翠鳥名唐僖宗時于佑於御溝中拾一葉題詩
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佑拾之亦題一葉云
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宮上流宮
女韓夫人拾之後佑在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
千人泳作代嫁佑各於笥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
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人韓氏曰

鶴音浩 禪音禾 想音契 思也宜 从自俗 从廿非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詠爲之笑熊獸名似豕山居冬蟄當心白脂如玉俗呼熊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京都之衢曰紫陌黃鶴樓在武昌城西南隅黃鶴磯上世傳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唐明皇與葉法善遊月宮回過潞州城上以玉笛奏曲何餘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并獲金錢後帝自蜀回月夜登樓故貴妃侍者紅桃歌妃所

製涼州上御玉笛倚曲吹罷相視掩泣棄郎漸零蕭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作鳳樓教弄玉吹之致鳳來集後隨鳳飛去至漢武帝鑄金鳳凰其上在成都東南鳳瑞禽羽蟲之長一名鶠其像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背燕頷雞喙爲火精生于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羣鳥隨之雄曰鳳雌曰凰首文曰德背文

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信腹文曰仁六帖云行鳴曰歸嗟止鳴曰提扶飛鳴曰郎都所居在積石千里河出其下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以琳琅爲實

其二

宮對殿柏對松春鼓對晨鐘燕歌對趙舞野唱對村舂縮地術補天功硯匣對燈籠銀絲金鯽膽翠金駝峰花萼樓前楊柳綠沉香亭北海棠紅內苑佳人滿地風花愁不盡邊宮過客極天塵草恨無窮

栢俗作柏非鯽音迹膾音會駝音佗萼音諤俗从品非

宮室黃帝作以避風雨殿堂高大者今天子所居稱殿殿堂象東井形刻爲荷菱藻三者皆水物所以厭火災柏木名栢槲也柏槲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臼用以擣爨松木名凡寺宇朝先鐘而後鼓晚先鼓而後鐘坡詩晨鐘雜鼓驚龍眠舂擣米也費長房有縮地杖千里可至又壺公授符

媧音瓜 迤音以迤切上聲

能使千里之遠促在近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
鉄林逝言縣令祝回廵盡日封朱劉隨爲通判
明達號水精燈籠鯽似鯽色黑而體促壯大而好
隆錢塘六和寺有二池金鯽杜詩鮮鯽銀絲膾聶
而切之爲膾坡詩金鯽池邊不欠渚駝獸名以能
負囊橐而駝物故名因腹不帖地能足瀚則行千
里背有肉鞍如峰長頸高脚知泉脉所在過處輒
停不行其糞煙直上如狼煙其毛溫厚煖於狐貉

駒音迺 獸名似

狐音胡 皮可爲裘

遇夏常退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而
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裘成也唐玄宗作樓南曰
勤政務本之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沉香亭亦玄
宗之作內植海棠嘗醉花對妃子曰焉用舊章
詞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李白進清平三章
歌之

其三

忠對孝。慢對恭。大地對長空。煙樓對雪洞。停午對高舂

蘢从艸 从龍非 酈音半 汴浮仝 之酒也

春。紅荔子對碧蓮。蓬。仙鶴對神龍。唐皇宣政殿。漢武建
章宮。浦道客逢梅子雨。池亭人浥藕荷風。茅店山前
曉月落殘雞唱。龍板橋路上清霜踏碎馬行蹤
荔音例浦音普浥音邑逢合切談入聲
魏王郎雜篆云家人有嚴君井竈之謂也是以父
榆井竈○東坡答陳季常云在定日作松醪賦寄
李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擒破煙樓胥
亭以亭午則停故名杜詩亭午頃和煖高舂自斯

胥音揖 取也 樓音婁

入處又山名荔果名大如雞子皮粗剝去皮肌如
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
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碧漆青色蘇仙公跣升雲
而去後有白鵠止郡城東北樓以爪攫其板似漆
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
彈我何爲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
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八十一鱗九九之
數唐宣政殿在含元殿後漢武帝造建章宮周廻

二十里千門萬戶浦 水濱又大水有小口別通曰
浦江南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浥漬也溼
潤也杜詩雞聲茅店月溫庭筠詩人迹板橋霜跡
踐踏也

其四

清對淡薄對濃玉磬對金鐘山茶對石竹海月對江
風黃耳使白頭翁小沛對新豐水漲鴨頭綠花含鶴
頂紅唐虞金錢飛化蝶延津寶劍躍爲龍巫峽浪傳

珧音姚　蜃屬蚌　音棒蛤　閣

雲雨兆唐神女廟泰山遙望煙嵐隱見丈人峯
豐音風漲音障蝶音牒峽音洽嵐音婪
楊貴妃善擊磬上賜以碧玉磬山茶花南國嘉樹
葉厚有稜海月寶名生海中大如鏡月色郭景純
海賦玉珧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死海邊謝靈運
詩挂席拾海月江蚌蛤也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
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入晉仕者作郎至平原
內史住洛時戲與黃耳犬曰家絕無書汝能馳書

噬音誓　齧伏了　切迢上　舒機者　才　鳧音符

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爲書盛以竹筒繫頸犬
出驛路走向吳饑則入草噬肉每經水輒依渡者
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纔近岸則騰上迸
去到機家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
家作書納筒仍馳還洛後犬死葬之呼黃耳塚鳧
水鳥如鴨背上有文青色卑脚短喙化爲白鳧似
老翁故名白頭翁小沛郡名漢太上皇思東歸高
祖改街里像豐號新豐漲水泛溢也鴨家禽也一

蛺音劫

名舒鳧以爲人所畜不善舒而不疾故曰舒鳧可
畜而不能高飛曰鴨鴨自呼其名李詩遙觀漢水
鴨頭綠坡詠山茶詩犀甬徙花深少態鶴頭丹又
歲集詠刺桐花晴烘鶴頂丹唐穆宗禁中千葉牡
丹開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花間張網得數百乃
金玉也蝶胡蝶也吳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字茂
先以問豫章人雷煥煥曰寶劍之氣上達于天乃
在豐城華補煥爲豐城令煥掘獄四丈余得石函

有寶劍刻題曰龍泉曰太阿以西山北岩下土拭
劍光芒艷發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曰靈異之物終
當化去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
拭之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經
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沒水求之但見兩龍
各長數丈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巫山峽在夔州有
望雲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
鳳登龍聖泉十二峰杜宇所鑿以通江水進虛七
百里略無間斷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蜀楚之
交山有三峽巫峽其一也楚襄與宋玉遊雲夢望
高唐之觀有雲氣王曰昔先王遊高唐晝寢夢一
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朝為行雲暮為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泰山在魯地東岳其上有一峰名曰
丈人峰今人呼妻父曰岳丈嵐山氣也

三儀

其一

晨對夜橘對梨月淡對星稀瓊樓對玉宇塞北對湖
西斫桂斧上天梯猿猱對狐兔臨階欄杆敲樹梨
荼蘼茶欵道人揮白羽酒闌村老曳青藜寡婦征衣
秋半已飛蘇武雁貪觀古畫夜深忽叫宋宗雞
橘厥筆切鈞入聲从木矞俗作桔非瓊音檠俗
作瓊非所音酌茶音徒蘼音靡原作酴醾俗又作
荼蘼曳音拽从申从 俗加點誤搗同擣都槁切
刀上聲
橘果名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樹有刺冬不凋葉青
花白子黃小為橘大為柚二樹相似梨果名翟乾
祐與十許人玩月或曰月中何所有翟曰隨我手
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斫刀斫也月中
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人
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伐桂又鄭仁本表
弟遊嵩山見一人枕幞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
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常有八

萬二千戶修之開闢楔有斤斧鑿鼓事兩裂玉屑
唐周生有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筯數百條
絙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而手舉衣懷中出月
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骨猶豫獸名其性多疑天
雨則上樹避雨少頃又下下上無時定人心無定
主不能執一者如之狐獸名性誑多疑而不决過
河聞水聲則退去返不已人心多疑亦借是可樂
花名又名將離故將別以贈本草名黑醉魂廣雅

迓音非 迦音鈴 毛布也

名天下者惟廣陵后山叢話玉盤盂南禪資福
寺最盛有白花正圓如覆盂下十餘葉承之如盤
東坡詩序蔡繁卿守揚州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
枝漁隱叢話揚州朱氏園五六萬株花盛時作燕
亭以待遊者逾月不絕陶元亮詩淵態任香昔
逢紅燈爍爍綠盤籠偏承詩雨渲鉤欄玉斷腸
芍藥荼蘼花名一顆三蕊曾端伯以花中十友爲
韻友賈島詩艾教而風葉落後荊棘滿庭君始知

白羽扇名青藜杖杖也鴇獸也春也蘇武字子卿使
北伏漢節牧羊匈奴詭言武死後常惠教漢使言
天子射上林得鴈足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
于驚曰武等實在後遂得還晉宋宗字處宗沛國
人置一長鳴雞于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
極有玄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官兗州刺史

其二

棋對畫。澗對谿。騎馬對聽雞。香蓴對異茗。曲檻對疎

上覽

籬。白苧袂。綠羅衣。霧鎖對烟迷。老臣歸印綬。大將建
旌旗。上苑春深花自落。重門人靜鳥空啼。鸚鵡才高
狂客賦成青鬢老。鷓鴣詞怨佳人纔唱翠眉低。
澗音諫谿音奚俗作溪蓴音純茗音酩檻音陷疎
音梳霧音務俗作霧非鎖音瑣从小从貝俗从巛
非鸚音英鵡音武鷙音指鷓音蔗鴣音姑
堯爲圍棋子丹朱善之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
蓴水葵也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啖三

鸚音[illegible]

月至八月埜細如釵股名絲尊九月至十月漸粗
在泥中名塊尊茶既取曰著軒窓之下爲樣曰櫚
以板曰檻陰陽亂爲㩧鸚䳇能言鳥隴西南海有
之青羽赤喙如鸚舌似小兒有白者赤者青者五
色者白及五色者尤慧解凡鳥四指三指向前一
向後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禰衡字正平平原
般人也不知其先所出逸才飄擧少與孔融作爾
汝之交黃祖時大會賓客有獻赤鸚䳇者祖衆危

翥音註 鉤音溝 輈音周 磔音宅 叫音作

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攬筆而就又宋文帝詔
羣臣賦赤鸚䳇賦衰淑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
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遂隱其賦鷓鴣似雌雉常南飛飛數隨月若正月一
飛而止有時夜飛晝則以木葉自覆其背臆前有白
圓點文多對啼志常南向不思北徂雖東西回翔
然翅之始必先南翥鳴云鉤輈格磔唐詩雲木叫
鉤輈鷓鴣自呼也宋谷詩遊子乍聞征淚溼佳人

[illegible]

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枯竹粉深春日西

其三

吟對詠急對遲玉膾對金虀荷錢對柳線水濶對山
低探月窟步雲梯鶯燕對鶩鷺盃深對琥珀盤重捧
瑠璃塞路歸心蘇武節河梁別淚李陵衣桂子庭前
風細清香傳座入梅花檻外月明疎影上窓移
膾音會虀音齋別作齏俗作韲並非窟音[illegible]音
岳鶩音泥後音酸猊音倪擎音鯨琥音虎珀音拍

盃音[illegible]並也

瑠音流俗作琉璃音離
膾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虀韲也又膾酢也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
味也窟孔穴也西歷日域東震月窟月所生處天
根月窟長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莆田鄭僑乾道
已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有一梯雲氣擁
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玆其是歟俄身至梯
側而登之及高層厥而殿試果第一人是以後人

謂及第者稱之曰步雲梯[illegible]神馬也周與
鳴於岐山又江中有鸑鷟似鳧而大赤目狻猊獅
子屬食虎豹擎拓也持高也琥珀松脂入地千年
所化中有蜂形色如生者珊瑚似玉有十種此自
然之物今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
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販至京師元載家瑠璃盤一
尺而李陵字少卿力扼虎射命中深輮戎馬之地
矢盡降匈奴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

何之

其四

鬚對鬢肉對肌白鴿對黃鸝韓檠對謝屐紫電對青
霓荒塞北大江西琥珀對玻瓈春盤堆苜蓿煖臂酌
酴醾春到賓鴻歸紫塞秋來旅燕返烏衣夜月朗庭
敷竹影中雙鶴立春風小苑百花叢裏一鶯啼
鬚音須檠音擎本作檠屐音極琥於遠切淵上聲
琰以冉切魘上聲玻音坡瓈音離苜音木蓿音速

犟音駕俗作犟非
毛在口下者曰鬚[illegible]雙白鴿年年生伏子長便
去黃鸝倉庚也一名黃鶯鳴則蠶生其色黧黑而
黃因名之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四門博士終吏部
尚書論文封昌黎伯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有短
檠歌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檠燈也
謝輔正弓弩者晉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有
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

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
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初人言安石不出如蒼生
何鎮維揚聞姪玄破符堅之兵過戶限不覺屐齒
之折電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爲光者也以回
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爲電又曰雷出天氣電出地
氣霓屈虹也翠煙含青霓現玉名琰璧上起美色
又圭之銳上者周禮琰圭九寸孝經序寫之琬琰
玻瓈西國玉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苜蓿

郫音皮 蒟音云

令之爲石虎了清淡作詩云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苜蓿草名大宛國馬嗜苜蓿漢使得之種於離宮斝酒器受六升殷曰斝周曰爵酴醾酒名蜀地多荼蘼花蜀人取以造酒相傳晋山濤治郫命用筠管釀酴醾作酒兼旬方開香聞數里故蜀人傳其法唐宰相寒食宴用酴醾酒孟春鴻雁來自南而北也秦築長城其土皆紫故曰紫塞仲秋燕自北而南烏衣國名唐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一洲翁媼皆皂服曰吾主人郎也引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婦人王烏袍烏冠金花閃因翁以女妻榭女曰此烏衣國也王召宴寶墨殿命玉杯勸榭曰入吾國者漢有梅城今有足下命作詩李章曰恨不此身生羽翼女曰何相譏也王不悅遣之曰某日當回命取飛雲軒魰玉乃烏氊兜了榭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喃榭乃悟所止燕子國也

四支

其一

泉對石。幹對枝。吹竹對彈絲。山亭對水榭。鸚鵡對鸕鷀。立毋跛。寢不尸。運筆對操卮。荊許韓幹畫。雄渾杜陵詩。公子花衢新錦繡。麗人香徑淡胭脂。萬里烽烟戰士邊頭思守要。一犁膏雨農夫村外欲乘時

鸕音盧 鷀音慈 跛音 卮音支 衢音渠 胭音煙 烽音風 犁音離

鸕鷀水鳥似鶂而黑一名鷧吐而生子偏任爲跛一足反立也韓幹唐大梁人善畫馬初師曹霸子美稱其幹惟畫肉不畫骨恐使驊騮氣凋喪杜陵屬京兆杜甫家杜陵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居京兆杜陵故稱少陵官左拾遺又官工部員外郎自云杜陵野客人更喚詩詞雄渾危飲酒器衢街道也四達謂之衢徑小路也谷詩小桃猶學淡胭脂遊方備冠作尚土榭榭上作枯樹枯樹頭兜以薪草

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
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犁耕也又耕
具也古詩一犁春雨足孟不違農時

其二

菹對醢賦對詩點漆對凝脂璠簪對珠履劍客對琴
師沽酒價買山資國色對仙姿晚霞明似錦春雨細
如絲細柳長堤千萬樹殘花野寺兩三枝紫蓋黃旗
天象預占江左地青袍白馬童謠終應壽陽兒

菹音疽醢音海璠音姚簪音遐簪側林切讀平聲
从兩无
菹淹菜爲菹醢肉醬也賦古詩之流也不歌而誦
曰賦志發于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晉杜乂字弘治
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
丞早卒初王右軍見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
漆此神仙中人詩頌人膚如凝脂脂寒而凝者言
白也點漆言黑也璠美玉也簪笄也首笄趙平原

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劍室以珠玉飾之春
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珠履趙使大慚宋真宗
問近臣唐酒價丁晉公曰杜詩云速來相近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一升三十也丁謂與蕻符
買山錢百萬又坡詩已成歸蜀計誰借買山資晉
驪姬稱國色唐詩國色朝酣酒本此霞日旁彤雲
也黃旗紫蓋見于東南晉童謠云五馬渡江一馬
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邪汝南西陽

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其三

箴對贊缶對卮螢火對蠶絲輕裾對長袖瑞草對靈
芝流涕策斷腸詩喉舌對股肱邊頭熊虎將天上麒
麟兒禹廟千年垂橘柚堯階三尺長茅茨湘竹含煙
腰下輕紗籠玳瑁海棠經雨臉邊清淚溼臙脂
箴音斟與鍼同贊俗作賛非則諫切缶音否俗作
缶非卮音梔裾音居袖音就麒音其麟音林橘柚

燐音吝

筆切鈎入聲柳音右無肯相範音龍邛音代瑁音

姝淫音宴

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　箴規也箴誠也贊

頌也缶瓦器所以盛漿者螢火　腐草所化一名

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熠燐爚叶　絳蟲三伏三起二

十七日而老韓文飄輕裾翳長　袖袺衣後裾也瑞

草即靈芝王者德仁則芝草生　選詩煌煌靈芝一

年三秀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　實夜有光又有

燐音吝　皺音皮　駛音迭　躍音仲　歡音角　燚音均

赤黃白黑紫六色賈誼洛陽人陳治安策讀之流

涕孟郊字東野湖州人私謚曰貞曜先生贈薛純

亮詩云一飲九觥喑一嗟十斷腸喉咽也咽者嚥

水喉者喉氣北斗為天之喉舌腰身之中也肢肢

體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四

肢五臟三百六十六節晝牧野如虎如貔如熊如

羆麒仁獸麋身牛尾一角牡曰麒牝曰麟麟瑞獸

·麕身牛尾馬蹄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

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

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

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也徐卿生子夢孔子抱送

曰此麒麟兒再生又夢釋氏抱送至曰此天上石

麒麟也柚似橙而酢柚皮苦橙皮甘杜詩詠禹廟

荒庭垂橘柚堯土階三尺不翦茅茨湘竹在洞庭

山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

洞庭山淚下染竹即斑死為湘水神玳瑁狀似龜

蠵音奚　大龜也　螭曰蠵　目睢曰　蠵

蠵甲有文可飾器物出南海海棠花名有色有香

惟蜀州種為然賈耽著花譜云花中神仙曾端伯

十友目名友鄭谷詩艷麗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

欲開時二句言其相似也

其四

爭對讓望對思野葛對山梔仙風對道骨香几對茶

甌五物主帝王師經緯對干支芍藥杯中酒芭蕉扇

上詩燕剪欲裁紅杏錦鶯梭空織綠楊絲金屋閉來

賦賈相如題柱筆。玉樓成記。須教賀詞
翦子淺切箋上聲俗作剪校音咬翦音音湏音誨
从彡非从水今人誤作湏
野葛毒草魏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黃𢇁賈可染
色凡茶也蔡君謨茶錄茶匙要擊拂有力金爲上
銀次之竹者輕健安不用人君爲民物之主張良
以三寸舌爲帝王師拜萬戶侯縱曰經橫曰緯又
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十
干十二支芭蕉一名芭苴花蕚紅者紅蕉白者水
蕉閩人以爲布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蕉僧懷
素無紙可書種芭蕉供揮染漢武帝數歲長公主
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
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孝武陳皇后別在長門
宮愁思奉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干解愁愁
之辭相如爲文竊主意后復得幸相如司馬氏字
長卿蜀人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客臨卭家徒

四壁過昇仙橋題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
後果以專車至其處李賀字長吉七歲作高軒過
出騎欵段馬從小奚奴持古錦囊遇所得詩投囊
中日暮如山後夢人持版告曰天帝白玉樓成請
君爲記賀遂卒

五。麻

其一

羹對飯柳對榆短袂對長裾獻金對擊石洗耳對燃
鬚金孔雀玉蟾蜍嬰素對陶朱月明山寺遠風細水
亭虛壯士衹提三尺劍男兒須讀五車書古往今來
春夏秋冬相代謝。天高地下。東西南北各方隅
袂音寐袖音居敲丘交切巧平聲蟾音蟾蜍音除
柳垂條小楊也榆白枌凡生莢後生莢三月落莢
如小錢袂袖也裾衣後裾也擊予擊石拊石堯召
許由爲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父飲牛
見由問其故曰子若處高崖空谷誰能見子子故

浮遊俗間苟求名譽汙吾犢口牽牛上流飲之韓
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
史奏日下雲見後相英神兩朝贈魏國忠獻王初
帥武定時夜作書侍兵執燭於旁燭燃公鬚公以
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
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能執燭矣軍中感服孔雀尾
初春生四月後即凋與華萼俱榮衰自喜其尾欲棲
必先擇其置尾處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間伺過
急斷其尾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畫
金孔雀于屏蟾蜍見一京一漢廣川王去疾好發
古塚發晉靈公塚得玉蟾蜍腹容五合水以爲書
滴白樂天名居易太原人徙下邽七歲識之無字
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爲刑部尚書有寵姬
名小蠻柳善唱楊柳枝因名又一姬名樊素有詩
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范蠡字少伯越人相
越滅吳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耕於海岸致産數千

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
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間行止於陶號陶朱公

其二

襟對袖瑟對竽返璧對還珠芹羹對桂酒路寢對山
居齊士對鄭人魚蘘對苞苴參乎質似愚回也默
如愚春到煖烟熏芍藥夜深清露滴芙蕖玉兔金烏
二氣精華爲日月洛龜河馬五行生尅在圖書

襟音今苞音褒苴音疽

篪音池　羈音雞俗作覊　[illegible]　蚯音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襟衣之交衽處瑟樂器庖犧所造本五十絃鼓而
悲故止用其半竽管三十六簧笙大曰竽小曰和
禮月令仲夏命樂師調竽笙篪簧垂耳至曹僖負
羈饋盤飧置璧受食返璧合浦人採珠易米時二
千石貪穢珠徙去他境及孟嘗遷太守廉介不取
去珠復還嘗漢順帝時人孟子言齊士陳仲子之
操如蚓蚓蚯蚓也其物引而後伸一名豎蚕一名
蛩蟺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善鳴於土中江東謂之

鯬音黎 於遠切淵上聲 埏音蟬

歌女有一種白頸是其老者鄭人餽子産以生魚
有底曰嚢無底曰槖小曰槖大曰嚢裹曰苞藉曰
苴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芙蕖荷也

其三

中對正滿對虛磨墨對研朱參橫對斗轉水曲對山
紆司馬賦右軍書銕鶩對金魚爐深焚鵲尾簾重捲
蝦鬚賈誼能前文帝席辛毗敢引魏君裾飼雀有恩
楊寶焉知酬白璧坐貾無意隨侯豈望報明珠

吮徂兗切前上聲

參音森紆音于鶩音泥蝦宜作鰕借用也虛加切
鰝平聲毗音皮
王勃字子安絳州人每爲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
覆而卧及寤援筆成章時人謂之腹稾唐閻立本
善丹青太宗泛舟春苑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
俾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俯伏地左研朱吮粉
時人以爲主爵郎中歸戒子曰吾少讀書今獨以
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愼毋習之斗星七點參星

鵲音雀 前貌 席音亦

三點斗柄轉參星横則月落而天將紆曲也詘也
縮也背丨間明塗邪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海
子虛賦山則盤紆岪鬱坡詩寶實山前路盤紆蜀
人楊得意爲狗監丨丨讀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
與人同時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作也上驚召
見王羲之字逸少丨琅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
之少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
將軍會稽内史唐武后造明堂上爲圓蓋施鐵鳳

毗音皮

高一丈飾以黃金王來禮上書曰銕鶩入雲金龍
隱霧唐輿服志自一品至六品皆服魚袋以明貴
賤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下飾以銀坡詩夾道
青烟鵲尾深謂香爐有柄者蘇易簡詩蝦鬚半捲
天香散謂簾也蝦多須善遊好躍常與木母遊木
母不能動蝦附之則所往如意漢文帝召賈誼至
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前席辛毗魏臣字佐治潁
川陽翟人累遷衛尉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毗

諫帝不荅而起甝隨引帝裾楊寶行華山見一黃
雀被剎因收於巾箱采黃花飼之苔愈旦去暮來
一日變爲黃衣少年與玉環一雙報之曰好收此
環累世爲三公後果然隨侯見蛇傷取藥封之後
蛇啣明珠以報二者皆非有意望其報而救之蓋
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也

其四

綮對簡。速對徐。麗服對華袿。一疏對三謝。藥裹對書

厨膠鶴駕侍鸞輿。隴畝對丘墟。江還夢裏筆。郝曬腹
中書。白石清泉供杖屨。青山綠水任樵漁。疎影暗香
和靖孤梅江上藥。輕陰淸晝淵明五柳宅邊株。
厨音除从广从壴从寸俗作厨誤藥如累切誰上
聲俗作蘂非
李賀詩華裾織翠青如葱疏廣字作翁爲太子太
傅兄子疏受爲少傅朝臣以爲榮在位五年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

不去恐有後悔豈如歸鄉以壽終不亦善乎即日
叔侄上書乞骨骸歸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
子贈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設祖供帳於東都門外
送者車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紫身歸
故鄉謝靈運惠連玄暉詩六十四薦爲三謝詩靈
運玄之孫也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
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
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詩文兼絕每文自寫之文

帝稱爲二寶爲永嘉太守名山勝水肆意遨遊裴
封康樂公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後以罪誅惠
連十歲能文靈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
玄暉名朓少有美名文章淸麗善草隸長五言詩
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解褐豫章王行參軍
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
從收下獄死在中書有有紫苔依砌上紅葉落階
前句又答三山詩澂江淨如練齊陸澄博覽王儉

騑音非

曰書尉也周靈王太子喬乘白鶴而去故太子之駕曰鶴駕驂駕三馬也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鸞神鳥也亦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毛色備五采鳴中五音輿有輿也刻鸞于輿之兩傍后妃所乘故曰鸞輿隴大阪也百步爲畝項羽起于隴畝之中隨來莫兒拾兒捨書曰大安能久事隴畝四方高中央下曰丘墟大丘也江淹字文通升降承明之關出入金華之殿夢人授以五色之

筆詩是文藻日進後夢郭璞曰吾筆可見還探囊中得五色筆還之爾後無美句郝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爲征西參軍七月七日富家皆曬綵衣錦隆乃仰卧於庭中向日人問其日我曬腹中書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詠梅詩有暗香疎影句時人以若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部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爲詩藥花須也花外曰萼內曰蕊陶潛字元亮又

曰淵明爲彭澤令不爲五斗折腰掛冠而隱宅種五柳號五柳先生

正音撮言卷二
古瑱王　荔青甫父著　玄孫允嘉素發甫注
新城王象乾[illegible]父選　長洲文震孟[illegible]父閱
[illegible]黄　輝愼軒父閱　[illegible]
六孤
其一
紅對白有對無布縠對提壺綸巾對羽扇天闕對皇
都謝蝴蝶鄭鷓鴣蹈海對歸湖花肥春雨潤竹瘦晚
風踈麥飯豆粥終剏漢蓴羹鱸膾竟歸吳琴調攏彈
楊柳月中潛去聽酒旗斜矗杏花村裏共來沽
鱸音盧矗音觸
布縠提壺二鳥名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客
於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長八尺每自比管
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蜀先主也新野徐庶見先
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
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與司馬宣王治軍渭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
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
君可謂名士矣又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
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
常侍時著白綸巾披鶴氅裘顧榮字彥先與陸機
兄弟入洛號三俊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
封于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
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
尉正陳敏反榮以白羽扇麾之其軍自潰因名麾
扇渡杜詩天闕象魏通帝王之居曰皇都宋謝逸
有蝶詩三百首極佳人呼爲謝蝴蝶鄭谷有鷓鴣
詞云座上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人號爲
鄭鷓鴣谷字若愚袁州人故永州刺史之子也幼
年司空圖見而奇之曰曾吟文丈詩否曰吟得莫
有病否曰文丈曲江晚望一斷篇云村南斜日閒迴

首一對鴛鴦落渡頭即深意 矣圖嘆惜撫背曰當
爲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爲都 官郎中圖字表聖河
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 宗召拜兵部侍郎會
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 才望助張王室詔圖
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耄璨 知無意于世乃聽還
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魯仲連因秦爲帝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仲連齊人 不肯帝秦新垣衍曰
仲連天下士也范蠡滅吳符 歸湖司漢光武至蕪

閒音澗 俗作同 椽音傳 觚音孤 邛音窮

要馮異上豆粥至滹沱異又 進麥飯後中興漢室
異字公孫穎川人號大樹將 軍張翰字季鷹吳人
善屬文號江東步兵晉惠帝 時齊王冏辟爲司馬
東曹椽見秋風起思吳江菰 菜蓴羹及鱸魚膾歎
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 數千里以要名爵遂
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 皆謂爲見機司馬相
如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富 人卓王孫聞令有貴
客爲具召之客以百數相如 至一座盡傾酒酣令

好去聲

請奏琴于相如相如爲令 鼓一再行是時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 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 而好之夜亡奔相如孟
犇上高起也杜詩借問酒 家何處是牧童遙指
花村

其二

羅對綺。茗對蔬。柏秀對松枯。中元對上巳。巾細對烟
雲夢澤洞庭湖玉燭對冰壺蒼顏犀角帶綠鬢象

祓音拂 禊音係 除惡祭 名以祈

牙梳。松陰白鶴聲相應。鏡裏青鸞影自孤。竹戶半閑
對卷未知人在否。柴門深閉。停車還有客來無。
綺音起巳詳子切詞上聲 辰巳之巳上不缺俗以
有鉤挑爲人亡巳止字無 鉤挑爲辰巳字非
羅羅綺綺綃也今細綾凡 草菜可食通名曰蔬七
月十五爲中元三月初旬 逢巳日爲上巳於流水
洗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 自魏後但用三月三日
不用巳日楚有三澤小者 曰雲夢方九百里岳州

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阜湖內有洲故南名青湖
北名洞庭張遐住湘江爲洞庭數百里君山宛在
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于陸四時和謂之玉燭網
然清冰出爲瑩遊之迎風寒露之玉壺罽賓國王
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聞見類則鳴懸一鏡照之
鸞覩影悲鳴中宵一奮而絕

其三

圭對璧魏對吳寶鴨對金鳧升堂對入室鼓瑟對投
壺風似箭月如梳抱甕對當爐仰高紅日近遠望白
雲孤鶩飛魚躍天淵鬪虎嘯龍吟風浪飄大道三杯
老去常斟花下酒荒田五畝歸去獨荷月中鋤

甕烏貢切翁去聲罏音盧鋤音鉏
圭璧瑞玉爲之圭銳而璧圓周禮王執鎮圭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
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魏國名本畢萬
故邦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青音晴 不正貌 渠入聲 讀音羿 徧同撥 引扶招 主薦祭 晉儐俗

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即其地吳國名太伯始居之
地今無錫縣是也坡詩金鴨噓空裊細烟何遜詩
金鳧會不飛蓋葬始皇以水銀爲海金爲鳧鴈之
類黃帝令素女鼓瑟又傷輝曰姊趙女也雅好鼓
投壺之禮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壽
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實小豆爲矢之躍
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後漢祭遵字第
孫潁川人爲征虜將軍愛國奉公每對酒設樂必

从穴非 鄰音七 洺音明 祁音山

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封潁陽侯圓形雲臺
閣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世祖即位累
遷左將軍特進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
人酒速成味好相如與文君臨邛賣酒文君當鑪
相如與庸保滌器晉明帝數歲時坐于帝膝上有
人自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帝問何
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
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

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
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
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帝奇之唐狄仁傑字懷
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
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后醒悟召還中
宗反正追贈司空初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
仁傑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
其下瞻望久之雲乃散去剗去草也

拵音講切剗汁發

其四

君對父僕對奴北嶽對西湖長檠對團扇菖藤對菖
蒲唐制度漢規模廷議對山呼兩都班固賦八陣孔
明圖田眞紫荊堂下死王褒青柏墓前枯胡海中郎
羝有乳時歸漢室秦庭太子馬生角日返燕都

褒音拵羝音低

僕僕從給事者奴婢古罪人周禮其奴男子入于
皁隸女子入于舂槀今僕隸通謂之奴非制北嶽

恒山在定州西湖杭及穎皆有之東坡連守二州
長檠見三餞回晉王珉與嫂婢通嫂鞭打過之珉
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歌贈珉曰團扇復團扇許
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爲郎相見菖藤胡麻也
黑者曰菖藤又云一莖兩莢又云莖圓又云莖方
又云四角四稜又云八稜菖蒲藥名一寸九節者
名之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食
之延年梁太祖后張氏見蒲花光彩照灼侍者皆

不見后聞見者當富貴因吞之是月產武帝唐制
度詳悉漢規模宏遠凡事議于朝者爲廷議漢武
帝在中岳聞若呼萬歲者三令遂爲朝儀班固字
孟堅除爲郎典校秘書作東西兩都賦者西漢二
世才術位不過郎作答賓戲諸葛亮列八陣以復
中原八陣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八勢也
兵法有八陣亮得其法推而行之田眞田廣田慶
兄弟三人欲分財堂前紫荊樹花葉茂盛議斫截

三曉即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林聞分斫即憔悴人
可不如遂不分王褒字偉元陽營陵人也祖修有
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
問于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
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遂引出斬之褒少立
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
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
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涕音淚 三去聲 蓼音六 莪牛何 切我平 巡音 共

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
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褒在
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
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
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褒
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褒常以爲人之所
行則于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
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戚悉欲移渡江東褒戀墳

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漢蘇武奉使往匈奴匈奴令之北海牧羝羊且曰
羝羊乳乃得歸漢武持節牧羊臥起操持之節旄
落盡而不敢置之左右在匈奴處十九年始得歸
漢宋三歲曰羝性善抵觸牡羊也燕太子丹爲質
于秦庭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丹仰天歎
感烏頭白馬生角秦王大驚遣歸

七。圭

其一

戈對甲。虎對龍。廣額對修眉。壺漿對簞食。綿蘇對翠
帷。黃芩藥。紫薔薇。宴起對晨炊。訪道雲中去。尋僧月
下回。黃蓋能成赤壁捷。陳平善解白登圍。背水囊沙
大事定。餘走狗死。木牛流馬。義兵屯處臥龍歸。

額音咢 幕音莫 一
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頭鄉下爲鉤 甲介胄
也凡庭館有墻垣者曰院宮中門小者曰闈上圓

尺叶籾

下方如圭故名後漢城中謡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廣潤也修長也幕帷在上曰幕在旁曰帷芍藥惟廣陵最盛紅葉黄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出薔薇花名又名牛勒牛棘刺紅大食國花露也五代蒋使蒲可散以十五瓶效首孟郊詩醉紅不自力狂艷如索扶黄蓋吳公瑾零陵人赤壁之捷建策火攻加徧將軍爲江東虎臣陳平少時鄉人張負以女孫予之門

有美好如平而長貧賤者平歸漢隨高帝困白登城平知閼氏妒忌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恐月頓下城必納之乃退軍圍遂解韓信淮陰人國士無雙漢人傑也擊趙令萬人背水而陣遂拔趙幟立赤幟破之擊龍沮以布囊盛沙壅水上流破之後遇害信曰狡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亮兵出祁山以木牛流馬運米屯聚義兵未成功而卒于渭南

其二

烹對煮擊對吹藥玉對封桐圭龍飛對鳳舞路轉對峰回一陣雨數聲雷蝴蝶對蛾眉舉杯邀月飲騎馬踏花歸浪迹浮蹤風裊裊游香疎影月中梅碧浪紅霞釣叟晩江眞有趣青雲白石仙家春酒果無爲

治音毛

東坡以藥煮石可爲酒杯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桐葉翦圭曰以封汝周公請封曰天子無戲言遂

蒴薄切瓶入聲古文鬋字冠去聲㮇音泰

封焉龍飛于郊鳳舞于庭魏文帝最寵者四人莫瓊樹製鬢如蟬翼段巧笑以錦衣絲作紫粉拂面田尚衣能歌舞薛夜來善爲衣服一時冠絕詩頌人螓首蛾眉言秀曲而長杜牧詠虢國夫人淡掃蛾眉朝至尊李詩舉杯邀月飲對影成三人孟郊登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謝太傅寒雪月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兒曰撒鹽空中

差可擬兒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胡兒謝朗小字也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文
義艷發名亞于玄仕至東陽太守道蘊無奕女左
將軍王凝之之妻所著詩賦誄頌行于世凝之字
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
稽内史無奕安兄也祖衛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
書奕以有器鑒辟太尉椽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其三

杜音榮

壑對土幔對帷嶺表對江湄孤雲對片月瘦竹對枯
栁季札劍子房椎履帶對冠綏香閣菱花鏡幽亭荇
葉盃亞父憤心撞玉斗謫仙狂興解金龜薄暮風狂
盆浦浪高翻似雪清秋月滿錢塘潮壯響如雷

湄音枚椎音垂綏音甤菱音靈俗作蔆非

壑埃也揚者爲壑幔幕也湄水草之交也岸有草
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吳公子札延陵季子也過
徐徐君欲其所佩之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方

下中去 壑郤肯 批

有事于上國未獻而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遂掛
于墓之樹而去全心信也張良本韓人字子房五
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見滄海
君得力士爲鐵椎二十斤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
中誤中副車索之急乃匿下邳全忠也古者履必
以帶綏冠之纓結于頷下而其餘下垂詩齊風冠
綏雙止趙后外傳菱花鏡一奩梁武帝鑄一鏡狀
若菱花羣臣上表稱以爲賀魏鄭公慈率賓佐遊

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吸之
名碧筒亞父范增也項羽謀臣漢王以玉斗獻之
增怒撞其斗賀知章字季眞越州人官祕書監自
號四明狂客見李白呼爲謫仙人解金龜換酒白
字太白生蜀之青蓮鄉稱青蓮居士官翰林供奉

其四

邪對正是對非綠橘對黃梅虹橋對雨繖促織對催
歸彭澤柳首陽薇曙色對春暉長戈揮日返强弩射

蝃音帝
蝀音冬

潮向著雨鳥聲依樹囀隨風花片入簾飛李白匡廬
瀑泉垂地三千尺孔明祠廟老柏參天四十圍
虹音洪綫先見切先去聲俗作線非微音惟囀音
樹著音灼俗作着非囀音轉瀑音僕
赤松却欲參黃梅○私忍　州黃梅人虹螮蝀也
攻也純陽攻陰氣也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闇者爲
雌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
氣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爲雨陰氣起而陽氣不

蟋音悉
蟀音率
螽音中
蜻音精
蛚音列
蛩音窮

應則爲虹故詩以喻淫奔李詩安得五采虹駕天
作長橋促織蟋蟀也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
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物隨時變化而
異其名又名蜻蛚又名蛬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漆有角翅諺曰趨織鳴懶婦驚韓詩與起𢦤前
樹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與起催
歸二禽名也與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鳴于春
曉江南謂之春與韻會云杜鵑名催歸亦謂之日

子規彭澤地名陶潛隱處地多種柳首陽山名伯
夷叔齊恥食周粟隱于中採薇而食薇菜名似蕨
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曙
旦也鄭攸去郡人歌曰宛如打五更雞明天欲曙
崔署九日詩此日登高曙色開暉日光也孟郊詩
誰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
戰日暮援戈揮之日返三舍三十里爲一舍錢王
築捍海塘潮水衝擊王命强弩數萬射潮頭回逐

成堤岸瀑飛泉懸水也瀑布泉在廬山匡谷先生
隱于此山因號匡廬李詩日照香爐生紫烟遥看
瀑布相晴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杜詩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
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八該

其一

春對夏喜對哀大手對長才風清對月白地闊對天

開遊閬苑醉蓬萊七政對三台青龍壺老杖白燕玉
人釵香風十里望仙閣寅雨一天思子臺玉橘冰桃
王母幾因求道降迎舟藜杖眞人兩爲讀書來
闕皮亦切平入聲閬去聲郎宕切
唐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封燕國公故稱張燕公蘇頲
字廷碩雍州人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張燕公并
以文章顯號燕許大手筆晉東海王越字元超高
密王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

虓虛交切孝平聲 貔音毗豕從去聲下同 頎近委切尼上聲

太傅以劉輿爲長史人號長才潘滔大才裴邈清
才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爲范陽
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任爲長史滔字
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以博學
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邈字景聲河東聞喜
人彊立方正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
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
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illegible]

颷音標 不从犬 从火 爛郎患切闌去聲

有閬風苑仙境也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弱水環
之非飈車羽輪不可到又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
高丈餘每開時或見二女子遊周寶謂殷七七曰
重九將近能開此花乎中夜二女謂殷曰妾爲上
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此花不久歸閬苑矣及
九日爛熳如春寶遊賞累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
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蓬萊山名神仙所居在
東海中高一千里方三千里海水甚黑七政日月

[illegible]

五星三台六星兩兩而西北近文昌二星曰上台
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在人爲三公位太
宗伯疏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命爲司徒下台
司祿爲司空費長房爲汝南市掾市有一老翁賣
卜掛一壺于肆頭市罷輒入壺中惟長房覩之因
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旨酒
甘肴共飮畢而出乃俱入深山復授以竹杖能騎
息千里後化爲龍漢趙昭靈閣有神女留一[illegible]

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時宮人欲碎之明日視釵
匣惟見白燕升天宮人因作玉燕釵高駢作迎仙
樓高二十丈飾以金珠寶玉侍女衣羽衣歌曲以
擬鈞天甍齊其上而與仙接漢武帝憫太子戾無
辜築思子臺列仙傳周穆王開宴會王母於瑤池
食冰桃白橘碧藕太乙蓮葉舟劉向字子政本名
更生擢諫議大夫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有黃衣
老人持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烟燃與向說開闢

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曙而去曰我太乙
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
竹牒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藜草似蓬一名釐
蒿茲曰落藜初生可食大可爲杖原憲杖藜應門
杜詩清風獨杖藜

其二

鶯對鷺屋對齋雅量對高懷珠簾對清簟粉頸對香
腮麈尾扇鳳頭釵山拱對湖來九疇皆自禹八卦始

安排談說荀卿爲有道諫言孔鯉是不才亂掛青絲
婀娜風搓千樹柳高張翠蓋憧憧日抱幾株槐
鶯音淵鷺音路簟音店腮同顋俗字麈音主婀音
烏搓音嗟憧音同蓋音可
鴛鴦匹鳥止則相偶飛則爲雙雄曰鴛雌曰鴦鷺
鷺頭有細毛如絲一名春鋤一名鴒玉屋居也齋
也洗心曰齋燕居之室也簟竹席也麈麋屬色白
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爲準其尾辟塵能生風可

爲扇辟蚊蚋晉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徒戎
之從弟父艾平北將軍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
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無
分別揮麈清談婦郭豫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
干豫人事夷甫嫉之因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
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仕至太尉爲石勒所害
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王導

字茂弘琅邪臨沂人仕晉位至丞相娶彭城曹韶女名淑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曹氏覺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

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忿蔡蔡名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嶠字太真太原祁[illegible]封于溫子孫因氏少標俊清徹英

穎顯名博學風儀秀整世論爲過江第二流之高者爲琨左司馬累遷驃騎大將軍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以有殊勳封廣武侯爲段日磾所害禹治水洛水有神龜負文數至于九而列于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于中禹因而次第之以成九疇九疇九類也一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二五事貌言視聽

思三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四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五皇極皇君也極北極之極中立而四方之所則也六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七稽疑考察其疑而從之也八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荀卿趙人五十遊學於齊爲祭酒適楚爲蘭陵令鯉字伯魚孔子子也生三日魯君賜以鯉因名嫋嫋風動貌

搓挪也幢容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

翠蓋以翠者爲蓋也

其三

江對漢。濟對淮。薜荔對蘅蕪。龍車對鳳旆。月峽對天台。茶破悶。酒寬懷。耤蘗對燔柴。雲開鳷鵲觀。日下鳳凰臺。清江碧石傷心麗。紫陌紅塵拂面來。靈運好遊曲。笠遮頭穿木屐。孟光偕隱。麤衣被體插荆釵。

薜音備荔音戾蘅音衡蕪音無鳷音支觀去聲插

岷音民 [illegible]音舞

測洽切攙入聲俗作挿

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爲北江入于海凡川之大者皆曰江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楊泉物理論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濟水名出常山淮水名出河南汝寧府信陽縣至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又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於其方掘流西入江俗名之曰秦

蘚蘇典切先上聲剡以冉切縣上聲

淮薜荔香草凡木蔓生皆曰薜荔蘅杜衡水衣也又蘚也水土潤氣所生杜詩鶴鴐通宵鳳輦備巴陵楚地有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天台山在剡葛仙公降聖處劉晨阮肇入中採藥盧仝茶歌二碗破孤悶六碗通仙靈元后傳耤蘗請罪自坐于蘗上言就刑亦曰席蘗禮燔柴以祭天鳷鵲鳥名道宮謂之觀漢武帝造鳷鵲觀于甘泉宮鳳凰臺在金陵今江寧府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金陵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并都此臺故基在江寧縣治南宋元嘉中有鳳凰集於山因起臺其上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

道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
山賊徐知是康樂乃安康樂要琇更進琇不肯贈
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後在會稽亦多徒
衆驚動縣邑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
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富家多欲妻之並不
娶同縣孟氏有女名光字德耀狀肥醜而黑力舉
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既嫁七日鴻不答光跪曰

夫子簡斥數婦妻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斥敢以
罪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今衣綺
縞傅粉墨豈鴻所願也光曰觀夫子之志爾妻自
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布衣荆釵布裙操作而前
鴻喜曰此真鴻妻也遂與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
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
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有頃去適
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

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及卒伯通爲求
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葬畢妻子還扶風

其四

親對信疑對猜聖學對天才香消對燭蔫鵲喜對猿
哀高興發好懷開五柳對三槐崖巔樓老樹石磴著
蒼苔地下松脂成琥珀海中蜃氣結樓臺曉澗秋風

黃葉順將流水去春山霽雨白雲飛過斷峰來
巔音顛磴同嶝丁鄧切登去聲蜃時軫切辰上聲
猜疑也恨也又懼也鵲喜鵲也崔圖相公妻在家
時與姊妹見二鵲昔巢共梁一木安巢中俗言見
鵲上梁必貴荆州記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
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
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

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彼視其
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公名溫字
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
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
征西大將軍鎮西夏將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
勤鄧辛建旗致討清蕩伊落展敬園陵甍謚宣武
侯后山詩好懷百歲幾回開五柳淵明也朝士画
三槐訓三公位也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
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崖山邊也巔山頂也歷
山坂也登涉之道也蜃大蛤也月令雉入大水爲
蜃海蜃吐氣成樓臺岸張昌宗諸托如市李湛曰
北海市蜃樓耳

九吟

其一

冠對履性對心佩玉對腰金京龍對炮鳳考古對談
今山閣迴飛堂深遠霽對輕陰梅花吹玉管蘭草奏

瑤琴空翠晴嵐常淡淡晚烟秋水共沉沉一種歸懷
碧玉枕邊蝴蝶夢幾番別恨紫鈿車上鷓鴣音
楚音太嵐音婪淡徒濫切談去聲沉从人非从几
亦作沈
禮君子佩玉學士以上有一朱衣引馬帶用黃金
而無魚入兩府則朱衣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雙金
館閣望爲學士詩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爲學
士詩云眼赤何時兩腰下幾日黃李緖京龍炮鳳
玉脂泣逈遠也寥也麓山足也黃帝作律以玉爲
管梅似杏實酢范至能梅花譜十一種而花有紅
黃白綠蜀州紅梅郡侯建閣扃鑰一日有婦人高
髻大袖凭欄笑語開鑰不見人惟東壁有詩曰憑
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詩献內有梅花
引蘭香草左傳言有國香葉似澤蘭澤蘭方莖蘭
圓莖白華紫萼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
花而香不足者蕙孔子反魯谷中見蘭曰蘭當爲

王者香今與衆草為伍援琴鼓之作猗蘭操自傷
不逢時也琴樂器以禁制流邪正人心也或謂伏
羲作或謂神農作或謂帝俊使晏龍作龍池八寸
象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長三尺六寸六分象碁
之日廣六寸象六合絃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
四時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暉十三
象十二餘一暉象閏蓋長三尺三寸六分者中琴
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後文王加少宮

滸音許　進音非

少商二絃或謂文武各加其一瀟湘八景山市晴
嵐漁村晚照江天暮雪烟寺晚鐘平沙落鴈遠浦
帆歸瀟湘夜雨洞庭秋月坡詩霞綻征衣滴翠嵐
淡對濃之稱沉沉深邃貌莊子入夢栩栩然蝴蝶
也俄然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
夢為周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其二

進對蒲鳳對麟麻冕對葛巾沽清對沙白霞重對嵐

深況邸夢故園心吹笛對鳴琴草迎金埒馬花伴玉
樓人風細窗前橫夏簟月明門外急秋砧清夜詞成
煬帝那思玉樹幽長門獻賦相如不記白頭吟

渚音主邸音底埒音劣砧音針

麻冕細布冠也陶淵明在家郡將候值其酒熟取
其葛巾漉酒漉畢復著之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
父暢會稽太守融弱冠有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
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

漉音六　將也

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
積雪中春飛霜暑路而賦內有句曰窮崖沒緒藉
里藏岸巒嶠則日月如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卻聯
無後向望何前長壽高眺唯水與天霞日旁彩也
邸舍也漢制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
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今人謂逆旅曰邸埒庫垣也
又山上有水曰埒又封道曰埒晉王濟字武子太
原晉陽人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歲

責移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
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障竹席也砧搗
衣石也李詩腸斷聽秋砧隋煬帝喜夜遊造清夜
詞陳後主造玉樹後庭曲長門賦事見前四支四
司馬相如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聞作白頭吟
內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
不相離相如感之迺止

其三

生對死賤對貧要路對通津三仁對四皓瑞鳳對祥
麟折桂客賣花人翦綵對穿針范滂行攬轡子賤坐
鳴琴縞袂玄裳縱鎮鶴綠衿丹喙隴山禽古往今來
誰見泰山曾作礪天長地久人傳滄海幾揚塵

皓胡老切蒙上聲與顥同俗字滂　切　聲
喙音誨
路道路也要樞要也津水渡也微子箕子比干殷
之三仁皓白貌謂白首也陳留志[illegible]庾字宣明常

居園中世謂園翁迺河內軹人夏黃公綺里季甪
里先生避秦入商山是爲四皓劉安攀桂而賦招
隱詞云桂樹叢生山之幽隋煬帝宮樹至秋冬凋
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于枝條常如陽春沼內亦剪
綵爲荷芰菱芡唐宮內七夕結綵樓陳瓜果祭
祀牛女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
爲得巧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徵爲部使巡行郡邑
褰車用帷幔滂曰我御史當明見千里何乃自

宓音密　戛音甲俗作戞

蔽其耳目命去其帷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宓不齊字子賤聖門弟子爲單父宰鳴琴而
治赤壁賦適有江鶴橫江東來玄裳縞衣戛然長
鳴隴山禽鸚鵡也漢封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功臣表言河當何
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礪石如帶礪國迺絕麻
姑謂王方平曰吾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
田向到蓬萊水淺于往昔略半也王方平曰東海

復行揚州乎

其四

橋對塔磬對六章面對交心浪花對石筍鳳翼對龍鱗松處士竹夫人海棠對伎女王孫空外鳥郭泰雨中巾聘婦田中求白璧埋兒地底得黃金江上漁翁泊岸時來雙柳影山中道者結廬常在萬松陰

橋水梁也塔浮圖也磬樂之石者成都石筍杜詩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舊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注一筍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一筍長一丈二尺圍一丈耿純守伯山光武拜東郡太守盜賊清寧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鄭薰字子溥號所居爲隱岩庭蒔松號七松處士竹夫人山谷云憩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宜

名曰青奴王喬爲葉令每月朔來朝太史伺望言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網張之得雙舄所賜尚書履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奇之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嘗遇雨巾一角折時人故折巾一角號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元禮名膺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選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伯喈名邕陳留圉人三世不分財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練定八經字刻碑後儒咸取正仕漢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誅 雍伯父母終葬無終山山八十里無水伯作義漿于坂頭以給行人三年不取錢有人就飲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之得玉并美婦後有徐氏之女甚美伯欲娶女父曰得白璧一雙

妻去聲 [illegible]音何

乃可伯于種石處掘得白璧五雙以一雙聘焉徐
氏不得辭遂妻之因名其地曰玉田郭巨家貧有
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
子又分母之食盍埋之及掘三尺得黃金一釜上
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在所曰廬田中
屋也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十視

其一

[illegible]

龜對鶴齒對唇習坎對重坤月明對風清味春冷對冬
溫碑墮淚賦招魂煮豆對思蓴陵埋金吐氣田種玉
生根相府朱簾垂白晝邊城畫角動黃昏楓葉半山
秋去霜天堪倚杖梨花滿地夜來風雨未開門

重音崇令脣梗切稜上聲蓴音純楓音風

甲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上穹象天下平象地千
歲神龜問無不知廣肩無雄以蛇爲雄有十龜一
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

複音福 詬俟古切胡上 辯俗久衣誤 峴胡典切賢上 登

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易坎水洊至君子以常
德行習教事重複也壘也冷寒也坡詩冷豔排冬
溫晉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
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在軍
中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南夏與人說服稱曰羊公
莫敢名者以有惠澤故也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
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

此遠望如我與卿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
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令聞令望
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及沒南州
人聞號哭罷市襄人感其德立祠于峴山之上刻
碑誌之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
宋玉哀憫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
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宋景問盧懷
慎病喜設蒸豆兩甌菜數盂而已張翰千里思蓴

金吐氣金陵也玉生根玉田蚩尤與黃帝戰帝令吹角作龍鳴以禦之後軍中製之以思昏曉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樹高大葉三角山海經言黃帝破蚩尤棄桎梏化爲楓其脂入地千年爲虎魄

其二

憂對喜。僞對淳。世道對人倫。雪樓對風殿。海鳥對江村。左氏傳。遐之文。鶴伴對雞羣。月移花徑午。雨洒杏園春。英雄弔古堪垂淚。遷客悲秋欲斷魂。金鎖未開宰相趨聽宮漏下。珠簾初捲。君王坐對御爐熏。

鎖音瑣从小从貝俗从巛别作鏁俱非熏烝字不从艸古人或借用之别作燻薰並非中从四四與囱同俗从田誤

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鳥到也人所奔到也左丘明作春秋左傳退之韓文公也作文爲人所仰貲嵇紹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

羣王曰君未見其父耳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遂以見害山公名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王戎字濬仲瑯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輔政即辟爲掾晉踐祚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封安豐侯李華著弔古戰場文屈原放逐弟子宋玉爲九辯悲秋以述其志鎖長瑣也宮門之鎖爲金鎖

其三

辭對賦。見對聞。類聚對羣分。鸞簫對鳳管。碧藻對香

蕡劉邦沛謝公墩蛯[illegible]蜂屯山舂湘竹落雪意朧
梅春李郭一時唐大將高光兩代漢英君逐水平沙
有客放舟桃葉渡斜風細雨何人携盒杏花村
辭與詞同藻音早蕡音焚蟻音擬蟻有君臣之義
故字从義蜂音風原作蠭
辭文辭也易吉人之辭寡孟淫辭詖辭之類禮古
以類聚物以萃分吳綵鸞仙女文簫隹遊帷觀覩
一妹奇曰應得文簫為綵鸞簫樂器伏羲製編小

寥切齊 切濺平 參差此 蕊切音 堆從音 池 無音徒

竹管為之參差不齊象鳳之翼大者二十四管小
者十六管長尺闊寸者亦名簫管樂器如篪六孔
十一月之音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雞蘇
莖大如筋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
聚藻二者皆可食蕡雜香草又臬實即麻子周禮
朝事之籩實蕡禮內則菽麥蕡稻粱謝安石在半
山有墩曰謝公墩後荆公亦住半山有詩曰我名
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

蟀音淬 蟧音光 蔡音稱 紇下沒 切叱人 聳

不應墩姓尚隨公荆公名安石字半山墩平地有
堆者蟻蜉蝣之小者蜂飛蟲螫人者毒在尾垂鋒
如錐故謂之蜂文選蟻聚蜂屯唐李光弼封臨淮
郡王治軍訓整諸將不敢仰視代郭子儀將朔方
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郭子儀華州人回紇吐
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單騎見虜諸酋長皆下馬羅
拜及較中書令二十四考無過八子女婿皆貴顯
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圖形凌煙閣封汾陽王謚忠

武劉邦沛人以布衣而起伐強秦除其苛政為漢
高祖光武名秀高祖孫也莽賊篡漢漢室凌替秀
中興漢室號曰光武桃葉杏花村江寧古蹟今有
之

其四

言對笑義對恩鹿兔對羔豚堯眉對舜目新篁對湘
裙丹鳳闕金馬門蘿月對松雲西池青鳥使北塞黑
鴉軍文武成王興一代魏吳蜀主定三分桂館秋宵

兕苦窩切考平犍从尸从九與兕字不同兕上祇切暗上聲腔齊同

明月三盃邀麴伯松亭夏日熏風一曲奏桐君
鹿山獸多壽壯者有角兕口有欽兕有九孔砥雄
兕而孕生子從口吐出世謂兕無雄非也中秋無
月則兕不孕羔小羊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
殺之不嗥類義飲乳必跪類知禮豚小豕也禮春
宜羔豚兕角五彩舜目重瞳上下生瞳日瞳子李
華王詩術拖六幅瀟湘水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
闕觚稜而設金爵言觚稜闕角稜爵故曰鳳闕漢
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于署門因名曰金馬
門七月七日忽有青鳥飛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
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二青鳥夾侍王母傍朔字
曼倩北原厭次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
帝初棄官而去李克用將兵賊憚之曰鴉軍至矣
軍皆衣黑故云文王武王成王相傳繼述而開周
八百之基北魏背丕東吳孫權西蜀劉備三分天
下而非正麴伯酒也桐君琴也后山詩人生亦何

須有酒與桐君韓詩騎驢到京國欲知熏風琴

正音撮言卷二

古項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稜甫注
華亭董其昌玄宰父選　雍涼異惟英國華甫閱
宜興孫承宗愷陽父閱　渥水李秉實曰鼎父較

十一堅

其一

臍對卜後對先翠鈿對青錢酒仙對詩聖牛火對狼
烟埋玉樹步金蓮鑿井對耕田杜甫清宵立邊韶白
晝眠夜飲客吞盃底月春遊人坐水中天鬬草青郊
幾行寶馬嘶金勒看花紫陌十里珠樓捲繡簾

鈿蕩練切去聲嵌同鈿俗作鈿非
翠深青色鈿螺鈿張鷟字文成夢鸞鷟止于中庭
因名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燕將刼即墨田單求
牛千頭衣五采觸亦其角縛火其尾壯士隨其後
所觸皆死燕師大敗狼獸名似犬銳頭白頰高前
廣後其鳴能小能大膏可煎皮可裘性善顧糞可

翩音篇　旒音留　旐音趙　鵶同鴉

作烽火烟直而聚雖風不斜今之烽火用之庾文
康名亮字元規穎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淵雅
有德量侍從父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
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姓看者于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若飛鳥庾公
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
鵶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至尋薨下
都葬焉于時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

便蒲眠切平聲　鑣音標

情何能已已齊東昏侯以金蓮花貼地令潘妃行
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子美[illegible]之詩曰思家
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聞道河陽近乘勝
司徒急為破幽燕邊韶字孝先晝眠弟子嘲曰邊
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曰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
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嘶馬口中勒也以鐵為之所
以制馬之逸凡口含物曰嘶勒馬鑣嘶也有嘶曰

勒無銜曰䩭杜詩白馬嚼齧黃金勒

其二

兒對翁。夜對年。䠓跔對鞦韆。高冠對大帶。淡雨對輕烟。青眼媚。翠眉纖。雪句對雲箋。荒蘆宿夜鴈。踈柳叫秋蟬。韓愈瘴海八千里。柳子荒州十二年。郭泰泛舟折角半垂梅子雨。山公騎馬接䍦側倒菊花天。

䠓音蹴跔音菊鞦音秋韆音千纖音進同纖

䠓跔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

蹻丘妖切 毱乎 古 大切涓 上聲 䙴音涓

之屬䠓踏之今氣毬也又穿池作鞠室蹵踏爲戲北方寒食爲鞦韆戲以習輕趫漢武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誤作千秋涅槃經云胥索唐天寶中呼爲半仙之戲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待之嵇康齎酒携琴造焉迺見青眼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子也宏逵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昶字文舒仕

至司空鴈隨陽鳥也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摯必用鴈者取其隨時以知保身又知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南翔不過衡山今有回鴈峰昏禮用之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一取其不再偶也和者熱即北寒即南也順陰陽往來以就和氣也鴈宿沙渚大者居中令鴈奴圍而警採捕者謂之末秀者曰蘆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含汚穢而趨高潔舊說朽木化爲蟬壞帬化爲蝶腐菌化爲蜂蠶二十

日而化蛹三十日而化蟬有五德頭有緌文也飲露清也應候信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穴儉也至秋則鳴唐憲宗遣使者於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乞棄燒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瘴海之地路八千里遙柳子名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仕禮部員外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又出爲柳州刺史陷王叔文之黨也卒死于柳州柳人立廟羅池柳州廣地郭泰見前九吟四山公名

簡字季倫濤之子也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漢箸
齊名選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假節鎮襄毎遊習家
池未嘗不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
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
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
彊何如幷州兒高陽池在襄陽漢侍中習郁于峴
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
長楸芙蓉菱波覆水是遊燕客名處也彊山公愛

將幷州人也

其三

甘對苦淡對鹹綵纈對香奩風鵬對雪雁董杏對周
蓮冊桂關綠筠軒虎爪對龍涎山中宰相天上謫
神仙知人智士裴行儉賤忠臣袁履謙七碗月團
啜罷清風生肘腋三盃雲液飲餘紅雨上容顏
纈胡結切賢入聲奩音廉本作匳斂俗作奩鵬音
彭筠音云腋音亦液音亦歠昌悅切穿入聲

鯤音昆

纈繫也謂繫繒染爲文也魏鄭雲事劉聰賂紫纈
四百疋得安州刺史奩鏡匣也韓偓詩有脂粉裙
襦之態謂之香奩體鵬大鵬莊子北海之鯤化而
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風曲上行若羊
角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輒愈重者種杏五株輕
者一株後以杏一器易穀一器少者虎逐之乃以
穀贍貧者號董仙杏林周茂叔名敦頤爲人灑落
號廉溪先生愛蓮有云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

偁古稱字　沫音昧　潛行水底也

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
僖五代相繼登科馮道贈詩曰靈椿一株老丹桂
五枝芳闕門觀也筠竹青皮虎爪有威龍涎甚香
大食國人候島林上與禽翔集下有羣魚遊沫則
有伏龍吐涎浮水上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
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
年庚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

長上聲 下平聲 剄音退

以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
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
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
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
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恥善琴棋工草隸
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
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

挂音卦懸也俗用掛非掛音拐別也並而不用曰掛

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
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
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
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
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第八洞
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
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立
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徧

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好山水每經澗谷
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
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
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永元初更築三層
樓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
有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騎晚皆不爲唯聽
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
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者皆以爲仙人性好著述

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
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齊
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
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乃援引圖讖數處
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遊及即位後
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
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
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

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勅毀其書焚香受帝使造年歷至巳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淸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二宮及公主貴要參侯相繼贈遺多不受納縱留者

重去聲 裓音革衣前襟也 [illegible]

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于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韈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于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

出北上 勮下路 烱音憬

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大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唐李白爲謫仙唐裴行儉工草隸有知人之明在吏部見蘇味道王勮曰二君皆後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行儉曰勃等雖有才然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文與里人李嶠齊名號蘇李世稱爲模稜手勮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執管授一時俱畢後以事坐誅嶠字巨山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相中宗獨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敬玄亳州人該覽羣籍尤善于禮相高宗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爲沛王府修撰府諸王鬬雞勃戲文爲檄英王雞高宗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嘗登葛情山

時音止 炸音息 病中惡也 掌音戀

曠望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爲毓州參軍坐罪除
名父福時以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痵而
卒年二十九炯華陰人永[illegible]二年皇太子巳釋奠
求豪俊舉神童充崇文館學士後爲盈川令張燕
公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不爲人所
多卒于官中宗時贈著作郎照隣字升之范陽人
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
自以爲高宗尚吏巳獨儒武后尚法巳獨黄老后

員音鄖 宗原陽 府黏州 係作蔽 非 掌音鐵

封嵩山屢聘賢士巳獨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
久與親屬訣自沉頴水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
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意棄官
去徐敬業亂以爲府屬敬業爲檄武后罪后讀但
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
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
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袁履
謙唐臣始焉迎賊顔杲卿感悟之相與起兵罵賊

而死杲卿字昕有剛直之氣爲常山太守逆安祿
山叛杲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利于城
陷遂擁兵不救起兵纔十日守備未完而僞將史
[illegible]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
矢竭城陷被執脅之使降杲卿瞋目罵曰我爲國
討賊恨不能殺汝豈從汝叛耶祿山怒同履謙俱
縛[illegible]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杲卿詈不絶賊鉤
斷其舌曰復能罵乎杲卿含糊罵而死履謙亦死

石擴開 賛何遊 汲飲入 開所特

盧仝茶歌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
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illegible]椀喫不得月團茶也
又手披月團三百片兩腋習習清風生歠大飲也
左右肘脅之間日服李詩三盃通大道梁州劉孝
標啟曰松子玉漿衛卿雲液孝標自叙云峻字孝
標平原人生于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
顚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亡京師後爲崔豫州
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

陽金華山博極羣書文藻秀出世謂書淅作虞絕

論以譏世之交情坡謝送酒詩揚州雲液却如酥

又花前白僋雲液

其四

䏶對膏望對瞻水曲對山尖貨金對獻璞粉蝶對玄

蟬風捲幔月穿簾撥冗對投閒曙河斜映閣寒日短

經檐竹鳳引風鳴佩舞松龍欒月抱珠眠名動帝城

父子三蘇來日下迹遊京洛弟兄二陸起雲間

檐音炎俗作簷冗而隴切戎上聲俗作宂非

杜詩漸點蜀山尖李勉少貧游俠諸生將死出白

金曰幸君以此爲葬餘則君自取之既葬勉置餘

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勉起墓出金付之卞和楚人

遊荆山得璞獻楚王王以爲欺刖其左足武王死

文王立復獻又以和爲詐復刖其右足文王死子

荆王立和又欲獻恐其害已廼抱璞哭於荆山之

下三日三夜泪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焉曰

天下刖者多矣子奚泣之悲也曰吾非悲刖也悲

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吾是以悲

隨使獻王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美玉遂命曰和氏

璧封和爲陵陽侯不就唐明皇時春宴宮中使妃

嬪各揷艷花帝親放粉蝶隨飛所止上幸之楊貴

妃專寵不復此戲杜詩玄蟬無停號冗忙也歐詩

超然正自得何繇顧閒冗荆公遊卧廿閒冗韓文

進學解投閒置散杜詩寒日經檐短宋三蘇蘇洵

字明允眉州眉山人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以爲

賈誼劉向不能過也子軾字子瞻別號東坡生十

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

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

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爲翰林宣召入對鎖宿

禁中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紹聖初御史論軾譏

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轍字子由世人謂眉山生

三蘇草木盡皆枯脩字永叔廬陵人守滁自曰醉

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嘗

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爲六一居士卒于穎謚文忠

陸機字士衡天才秀逸雲字士龍機同母弟也端

雅有俊才容貌瓌瑋口鈍能談博聞強記累遷太

子舍人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與兄齊名號二陸

雲亦號小陸初雲夜迷路至一家便室宿見一美

少年與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問昨

宿處乃王弼冢雲自此談老殊進閔鴻以爲龍躍

鳳雛談老子王弼冢一日荀鳴鶴士龍會張華坐

同令日不可作常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

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

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今乃山鹿野

麋弩微遲强是以故遲一坐撫掌鳴鶴名隱

十二官

其一

頭對面。莊對蘭。蜀錦對齊紈。坎男對離女。周誥對殷

盤。烹羆幕捲雕欄。酷吏對貪官。古墓蛩聲切。空堂月

影寒。花落閒庭春寂寂。雨經孤枕夜漫漫。楊柳迷烟

日暮侍歸青鎖闥。梨花帶雨月明人倚玉闌干。

莊音菌紈音丸蛩音窮漫音眠闥音獺

莊香草蘼蕪別名一名白芷蜀地出錦紈素也言

齊織作綺繡紈素之物班婕妤新列齊紈素尚書

周誥五篇殷盤庚三篇韓文進學解周誥殷盤詰

屈聱牙酷苛虐也慘刻也更有酷吏傳范質坐森

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句有人貌怪

陋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宅日公當深究此

弊因携扇去公惘然後至一廟見一土木短鬼貌

如所見扇亦在焉質字文素趙宋大名人九歲善

屬文性辨急好面折人短日鼻吸三斗醋方可爲

宰相中第官封魯國公和凝同謂傳衣鉢和凝字成績

鄆人幼聰敏形神秀發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

舉時進士焊薄喜爲謳謗以動主司主司毋放榜

則闔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天福五年拜平章事漢高祖時封魯國公性樂善好稱後進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時第五後選范質爲第五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俱與凝同當時榮之蛩蟋蟀也寂寂靜也漫漫長也魏文帝寡婦賦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我前李詩楊葉萬條煙給

事黃門侍郎掌通內外及諸王朝見漢舊儀曰黃門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青瑣門名以青畫門戶鏤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闥門也漢號禁門曰闥凡宮中小門亦謂之闥闌楯間曰闌干曹植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明皇與貴妃夜倚闌干自誓願世世爲夫婦

其二

歌對詠往對還虎穴對龍灘浣紗對濯錦別鶴對孤

灘音攤與浙同本作瀾江名在[illegible]

鸞七佛對萬夫關曉照對秋嵐黃雲深麥隴紅雨驟桃源絲翦芰荷開凍沼錦裝鳧鴈泛溫泉帝女銜山海中填魄爲精衛蜀王叫月枝上遊魂化杜鵑

還音環灘音攤鵑音涓

漢成帝時長安少年殺吏投虎穴中又呂蒙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灘水深處龍居其中湖會稽縣東有西施浣紗石浣濯垢也蜀地有錦江秦李冰爲蜀守穿三江通成都一謂外江一謂內江蜀人

山因水勢曲折激起潮頭故云浙江

以其水濯錦鮮明止絃鶯別鶴下絃離孤鸞皆曲名孤鸞以喻妻之孤單也昔衛國有一女其夫死而夫之父母命其再嫁其女作歌以自見詞曰有鸞有鸞失其雄甘心孤獨兮不雙隨此生永逝兮不我悲父母聞送從其意七佛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黃雲謂壟埃與雲相連也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爲黃雲荆公黃雲割畫稻正青坡詩風度斜

坡翻綠浪而收平隴爛黃雲綠浪麥也黃雲稻也
紅雨花落也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桃源有二
一天台桃源在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入山採藥
食盡見桃實食之身輕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屑溪
邊二女容貌甚美便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來何晚
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牀帳帷幔七寶瓔珞下
胡麻飯山羊脯設甘酒有數仙客持三五桃至云
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暮行夫婦之禮
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甚
切女曰罪根未除使君等如此與諸仙女作歌吹
送劉阮出洞口還鄉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
山不出二公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二年
失二公所在一武陵桃源即武陵源也西北乃元
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紗羅溪周圍三十二里
秦時人避亂居此晉太元中漁人溪行忽逢桃林
窮林得一山從小口入行數十步土地平曠屋

儼然田池桑竹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自云先世
避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云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各延至家出酒食停數日漁人辭去既出處處
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言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往尋
向所誌竟迷不得路綠翡翠見前九吟三唐明皇
更溫泉曰華清宮地縫錦鳧繡鴈于水中與小舟
戲玩其間精衛鳥名發鳩之山鳥名精衛炎帝女
溺于東海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海郭景純精

處音屬　物音例口屑邊也

衛贊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
銜木石以塡彼海杜鵑鳥名蜀王號望帝立鼈靈
為相淫其妻自慚後因禪位自云化為子規其聲
哀憐鳴皆北向吻有血自懸于樹自呼曰謝豹又
名嶲周又名王雎又名杜宇蜀人聞其名皆云我
帝鄉邵康節洛陽天津橋聞杜鵑曰北方無此物
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應後王
荆公為相康節名雍字堯夫衛州人徙居洛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精敏學所居曰安樂窩諡康節
杜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南
有杜鵑云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
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坡云譏
特刺史不在杜鵑真有無也

其三

仁對義易對難荷蕢對投竿指環對腰帶盤屋對邯
鄲退筆塚爛柯山竹閣對茅菴秦宮鹿道馬隋苑雀

枯荷杪

爲鸞蘇待月明遊赤壁韓逢雪擁過藍關陌上芳春
細柳引風搓翠綫池中清曉高荷凝露捧珠盤
聲音周牟音質邯音寒鄲音單菴烏含切皆平聲
古庵字綫與線同
荷負也儋也蕢草器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莊外物任公爲大鈎巨緇五十犗爲餌蹲于會稽
投竿東海朞年不得魚一日得大魚牽巨鈎得其
魚腊之自淛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漢孫程等十
九人立順帝各賜金釧指環盤屋縣名在京兆今
之陝西西安府盩水曲曰盩山曲曰厔邯鄲縣名
趙所都鄲盡也縣有邯山至此而盡因以名焉今
廣平府屬晉智永禪師王逸少之七代孫妙傳家
法爲隋唐間學書者宗匠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
於世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
書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
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

爛柯山在衢州

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信安郡
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逢二童子棋與質一物如
紅棗核食之不饑置斧於坐而觀童子曰汝斧柯
爛矣質歸鄉無復時人菴閣屋一曰草舍秦二世
權臣趙高以鹿爲馬隋煬帝時佞臣高德孺指雀
爲鸞蘇子瞻月夜遊赤壁韓愈姪湘嘗種頃刻花
碧牡丹二朶上出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未幾愈貶潮州途中遇雪湘日雪來日

憶花上之句乎公詩上六兵乃藍關也

其四

炎對冷，潤對乾。秋水對春山。鯉梭對螢火，岸芷對汀蘭。風習習，露溥溥。樵斧對漁竿。雙垂白玉筯，九轉紫金丹。隴樹飛來鸚鵡綠，湘筠啼處鷓鴣斑。月下擣衣，閨閣秋風愁塞北；花前對酒，京華春雨憶江南。

梭音唆 汀音丁 乾音干 習从羽从白

炎熱也冷寒也潤澤也乾燥也梭織具所以行緯者陶侃漁于雷澤得織梭挂壁上後雷電化爲龍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累遷相荆廣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進太尉大司馬謚桓公岸崖也水涯高者爲岸芷香草可作面脂葉曰蒿麻可用沐浴本草一名澤芳一名虈一名葯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即芷汀水際平地習習風拨續也溥溥露多貌玉昭君怨玉筯雙垂出深宫言淚雙垂如玉筯也宋

虈音囂 葯音約 蘺音離

[illegible] 俗作[illegible] 非

蕭叔明母病祈禱時寒淚冰如筯抱陽山人成紫金丹不死杜詩桑顏欲付紫金丹杜詩錢塘鸚鵡綠吳岫鷓鴣斑谷詩螺甲割昆崙耳香材屑鷓鴣斑結香也香譜言鷓鴣斑體薄而易燃

十三交

其一

詩對禮，卦對爻。木客對花妖。書廚對棋叟，豹髓對鸞膠。雲漠漠，雨瀟瀟。柔指對纖腰。日煖江山麗，風淒草木凋。鳥翼斜飛天際闊，龍腰長臥水中橋。水滿坡塘，公子有蘭重泛舸；花開閬苑，王孫芳草正聯鑣。

膠音交 凋音刁 舸音可 鑣音標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宫者食木食得不死時就民間取酒[illegible]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明皇沉香亭牡丹花朝暮變色明皇曰此花木之妖以賜國忠漢武帝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煎于神壇暴風雨不滅漢武帝時西海獻膠帝絃斷以

膠續之絃兩頭遂相著終日射不斷帝大悅膠以
鸞血爲之名曰續絃膠澰澰冲澰瀲淯皃瀟瀟風
雨暴疾皃大舟曰舸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扁汀一
名排末

其二

弦對管牧對樵野店對山橋秋聲對夜色白練對紅
綃騄八駿貫雙鵰半腑對弓腰醉客汲銀甕佳人品
玉簫風定落花閒不掃霜餘殘葉帶溼燒潘岳高懷

愛向清秋吟蟋蟀王維眞趣每於雪裏畫芭蕉

鵰音貂斅烏貢切翁去聲

弦弓弦也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
佩韋以自戒牧守養六畜者郊外亦謂之牧取薪
者曰樵又柴也店肆也所以置物鬻貨也杜詩野
店引山泉洪舜俞賦老既怯于山橋貪莫情乎㟽
車楚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又晉羊欣嘗著白
練帬晝寢王獻之見之書帬數幅而去欣書本工

驒音沱 騄音六 駬音耳 騎音記 騟音俞 騅音雖 駤音至 騮音袖 騂音鞅

因此彌善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
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禹會塗山步卒以
紅綃帕抹其額因以爲軍容盛飾周穆王欲使車
轍遍行天下乘八駿馬奔戎爲右吉父爲御八駿
驊騮馬青黑有斑如魚鱗所謂連錢驄俗呼團子青騄駬赤驥白兎挑渠
黃騟紫黑色馬盜驪純黑色山子鵰大鷙鳥一名鷲黑色
其羽可爲箭羽隋長孫晟字季晟射貫雙鵰突厥
畏之聞其弓聲謂爲霹靂仕周爲將軍唐高駢字

丁去聲

千里崇文孫也見雙鵰曰我貴當中之一發貫雙
鵰時號雙鵰御史生于總慶之首卒于光啟之間
家世禁衛頗修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𥓂𥓂談
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
少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爲奉義將軍處上
將之重而側室無妾媵之褻與魏戰死之將士剖
其腹其膽如斗杜詩複道諸山得銀甕祿山獻玉
簫數百枚於明皇杜詩旋斫生枝帶葉燒晉潘岳

字安仁滎陽人也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奇絕世號爲奇童思緒雲騫辭鋒景煥爲河陽尹奉母乘板輿遊公餘令縣植桃李人曰河陽一縣花仕不達作秋興賦曰蟋蟀吟於野屏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唐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進士第一爲給事中遇祿山叛賊平下遷太子中允三遷尚書右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退朝之後焚香獨坐

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畫思入神別墅在輞川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爲樂畫多不問四時以桃李芙蓉蓮同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得手應心意到便成也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裴廸閣中人蜀州刺史袁安字邵公後漢汝南人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人畏愛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爲三公朝廷倚賴爲重一日雪丈餘洛陽令至門除雪入戶

相去聲

見安偃臥雪中問何不出曰大雪不宜干人舉孝叟卿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相肅宗

其三

滎對瘁夕對朝紫閣對藍橋華鐘對石鼓野蔌對山殽魚貫櫬鹿藏蕉桁鼎對仙瓢夙敘來永而雲霽遙山隱萬國朝天車殷殷三軍出塞馬蕭蕭韓孟名唐夙結忘形莫逆交閻廉事趙曾爲刎頸自新交

檐音炎 廡音武 偓音握 佺音全 暴音沾 瑯音郎 嵇音席

朝音昭蔌音速殷音隱

滎華也茂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滎又屋檐廡曰滎鄉飲酒義洗當東滎又南滎相如上林賦偓佺之倫暴於南滎言屋檐兩頭如翼也悴憂也滄洲在海中去中國數萬里人多不死所居金闕銀臺玉樓紫閣藍橋事見前一京一華鐘班固東都賦發鯨音鏗華鐘石鼓周宣王之獵碣也史籀篆迹昌黎作石鼓歌鼓有十散在陳倉野中鄭慶餘遷之

鳳翔孔子廟又吳武安吳郡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云可以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聲聞數十里菜謂之蔬茹菜之總名也殺菹醃也俎實也凡非穀而食皆謂之殺醉亭記山殺野蔌坡詩其魚維鱮貫之柳列子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順途而詠其事傍有聞者取之歸告室人曰薪者夢得鹿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其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歸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訟而爭之士師曰若初眞得妄謂之夢眞夢得夢妄謂之實據有此鹿請兩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鹿耶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湯用為相致於王道李斧入秦至驪山逢老母私出一瓢令取水

盛上平聲下音刺

釜於淵中盛水瓢重有餘斤力不能舉沉之般般盛貌蕭蕭馬鳴閑暇之貌莊子子桑子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韓愈與孟郊為忘形莫逆友藺相如趙人仕趙廉頗趙良將拜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趙得和氏璧秦昭王曰願以十五城易璧遣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見秦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因持璧却立怒髮上衝曰王必急臣臣頭與璧俱碎矣遂得

澠音閔澠池縣名在河南府澠去聲作閔切

全璧歸趙趙王會秦王於澠池秦王曰切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之一擊缻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必辱之相如每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吾[illegible]廉將軍哉念

秦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
其勢不俱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自新為
刎頸交

其四

廚對受送對招琥珀對瓊瑤蘭亭對竹院經笥對詩
瓢羊化石鵲成橋耳語對神交湘靈長鼓瑟嬴女解
吹簫玉軫孤桐聲引鳳金盤六箸綵成梟月牖通宵
絳蠟燒罷光不滅風簾垂晝雕盤停箸篆難消

瓢音飄箾音朔
以丁呼曰招琥赤玉琥美玉詩衛風報之以瓊瑤
晉卷武夷詩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王右軍為
會稽太守與羣賢宴于山陰之蘭亭脩禊事賦詩
為樂因而為記唐詩因過竹院逢僧話邊孝先號
五經笥唐末蜀唐求得詩投瓢中臥病投瓢於江
黃初平年七歲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其兄初起索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見

蚡同盼 孱鉏切 笑上聲 呫音帖 囁音捻

初平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
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七月七日烏
鵲填河成橋渡織女灌夫於田蚡坐上行酒至灌
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
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
呫囁耳語夫字仲孺喜任俠交豪傑性剛直漢武
時為太僕田蚡封武安侯後為丞相權移主上賢
漢武時封臨汝侯程不識為邊方太守正部曲行

陣軍不得自便嵇康傳所與神交者阮籍山濤其
濤字巨源為竹林遊累遷吏部尚書甄較人物稱
山公啟事王戎目之如璞玉渾金湘水名湘靈湘
妃湘夫人是也錢起賦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峯青起字仲文吳興人考功郎中嬴秦國
姓穆公女學簫于蕭史詳見前二公一玉軫琴軫
以玉為之書嶧陽孤桐言嶧山生之桐可中琴瑟簫
局奕也古者烏曹作簙箸象棋有六簙六曹棊

進尤相迫成梟而盧呼五白騷招魂辭篦竹名簙
箸也博雅六投六箸行六棋言以篦簬作箸象牙
為棋也梟邀也六簙得邀者勝牖以木為窻也凡
在墻曰牖蜂液融者為蜜凝者為蠟蘇頲與李乂
府對掌文誥太宗顧念之深中秋夜于禁中直宿
備酒飲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頲曰清光可愛
何用燈燭義府其先瀛洲人與來濟俱以文翰顯
時稱來李永徽六年為相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時

人呼為李猫兒後以罪流振州鄭對相賀來濟遷
州人父護兒貞觀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
選以濟為之永徽中為相世謂護兒兒作相世南
男作匠是也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晝日垂簾
門階閑寂務簡而政理李賀沙路曲金窠篆字紅
屈盤
十四高
其一

屋對月李對桃山麓對江皋春衫對夏被露葉對風
梢腹裏劍笑中刀後笑對先號器內珍瑚璉八中膽
斗筲石室客來煎雀舌畫堂賓至泛羊羔被謫賈生
傷悼無聊賦鵩鳥遭讒屈子逡巡不斷作離騷
麓音六鵩立服透立威迦駝夷二音正作迦音以
誌公飛錫卓於山麓遂築室焉賈山傳江皋河濱
皋岸也梢木枝末李林甫唐奸相腹中有劍李義
府笑中有刀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夏

曰瑚殷曰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語斗筲之人何
足算也言𥯤細也唐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
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
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
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
攸緒廬居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宜教諭卒不
起后乃與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

鐺音當 鬲音力 [illegible] [illegible]

室所賜金銀鐺鬲匙箸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
塵皆流積不御也 市里賑賜使家奴雜作自混于
民晚年肌肉消皆 瞭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
封巢國公遣國子 司業杜愼盈齎書以安車召拜
太子賓客苦祈還 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以璽
書迎之將至帝敕 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
詔見日山帔葛巾 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使入
通事舍人贊就位 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遣

不及行朝廷歎息 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
外默無所言及還 中書門下學士[illegible]五品以上
並祖城東俄而諸 韋[illegible]武氏連[illegible]諸不及禍
宗恐其不自安下 詔[illegible]太子賓客不[illegible]
譙王重福之亂攸 緒[illegible]殺[illegible]張說表置嵩山
嘗姚元崇奏攸緒 在[illegible]未嘗輒出今州縣[illegible]
遺士爲驚歎願詔 賜[illegible]今州縣存問詔可
開元十一年卒 [illegible]

出龍團羊羔酒名古詩紅爐添獸炭煖閣飲羊羔
漢文帝聞賈誼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納用
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毀誼年少初學
顓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疏之以爲長沙
王太傅被謫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
鴞不祥鳥也誼以長沙卑溼自恐壽不得長故爲
賦以自廣屈子名平字原曰正則靈均者釋其義
爲稱也仕楚爲三閭大夫蓋楚之同姓也博聞彊

嫺音閒

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譖于王前王怒而
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正之
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冀
王之悟而懷王終不悟也後王客死于秦子頃襄
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五月
五日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逶迤裴行貌

其二

秦對楚。廒對庖。疊嶂對層濤。騷經對麟史。膾鯉對烹
羔。駃騠足。鳳凰毛。紫綬對青袍。錦堂花氣煖。金殿月
明高。馬援南征載薏苡。張騫西使得蒲萄。夜雨園中
一顆不凋王子柰。秋風江上三重曾捲杜公茅。
疊音牒嶂音帳濤音陶騠音題其騠音許柰州作榛

非重平聲
秦今之陝西鞏昌府泰州楚有三楚淮北沛陳汝
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秦楚皆姓
凡倉有屋曰廒庖庖廚也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
所疊重也嶂山高險者層累也濤海中大波亦曰
潮頭楚辭爲離騷經春秋爲麟史孔子之所著也
鯉魚有神能飛魚之貴者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

醇音純 齊去聲 濡音如 駢音薾 鱣音 另

小大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黃三種徐幹齊都賦三
酒既醇五齊惟濡爛豕脯羹包膾腑鯉楊惲傳烹
羊炰羔斗酒自勞駃騠青黑色千里馬也龐統字
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
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
士之冠冕繇是漸顯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
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

廒音遨

當西還並會昌門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
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
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
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
師中郎將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後進圍雒縣
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
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

爲之拜追賜緦爵關內侯諡曰靖侯徵字德操潁
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
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
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
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徵曰如君所
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謝超宗鳳之子靈運
之孫也好文友文辭爲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
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

鳳毛隨父徙嶺南元嘉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
後以事賜盡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
封新安王杜詩池上於今有鳳毛丞相金印紫綬
杜詩江草亂青袍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
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
孤少有大志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
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征交趾立銅
柱爲界載薏苡數車歸人以爲明珠文犀薏苡仁

可食張騫使西域得葡萄歸蒲萄一名馬乳又名
水晶汁可釀酒其果名有青白赤三種王祥字休
徵琅琊臨沂人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
江朱氏生覽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柰樹結子殊
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
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値祥私起空斫得被旣還
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亦感悟愛之如已
子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

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
作歌以自歎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
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
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
息云云

其三

菱對芡扶對筇几杖對旌旄寸松對紫蕨怒浪對驚
濤分社肉進春醪抓逆對賢勞衆流歸大海寸壤積
山高附入門前栽五柳劉郎觀裏種千桃辨口懸河
論道文言聽亹亹詞源倒峽驚人筆勢見滔滔
芡巨險切釋上聲狄音秋旄呼高切好平聲杖上
聲蕨音厥醪音牢亹音尾擬去聲
菱芰也一名蔣若說文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又
武陵紀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葉紫色晝開

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芡雞頭葉如荷而
大葉上蹙衂如沸有芒刺兼有背若雞鴈之類又
名鴈喙實內有米圓白如珠久食亢人然食之必
枚食而細嚼足以致上池之津又曰芡花向日菱
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芰花晝合宵炕周禮豆
之實菱芡㮚脯狄蘆屬萑也蒿類甚多氣味各異
名亦不同有蓬蒿青蒿牡蒿一名蔚三月始生七
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

長又白蒿一名蘩又香蒿一名蕭白葉莖麤科生
有香氣又蘋蒿一名苹葉青白莖如筯而輕脆始
生香可食春時名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
几所以凭坐者案也周禮五几玉几彫几彤几漆
几素几杖所以扶行也禮大夫七十賜几杖漢文
帝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旌司常析羽爲旌謂分
析鳥羽爲之其竿頭則綴以旄牛尾也旄幢也雉
尾著竿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

三仞松木名蕨菜名蕨蔛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其
初生似鼈脚故名詩召南言采其蕨里中社陳平
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
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劉白墮河東人
能釀酒醉而不醒又謂之擒奸酒有過盜以酒飲
醉皆被擒時語曰不怕張弓拔矢惟怕白墮春醪
陶人淵明事見前五君四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
登博學宏詞科附王叔文擢度支員外郎人不敢

斥其名號二王劉柳長安有玄都觀貞元二十一
年時此觀未有桃花憲宗立錫坐叔文黨貶連州
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枝詞及問大鈞謫九年等
賦又叙張九齡事爲詩欲感諷權要居十年召至
京師宰相欲任南省郎適人言有道士手植千桃
滿觀如紅霞遂賦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
看花回。玄都觀裏千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意
譏新貴滿朝也當路不喜而時論以爲輕薄出

爲播州易連州徙夔州十有四年繇和州刺史復
入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兎
葵燕麥動揺春風耳因再題曰百畝園中半是苔。
桃花掃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
又來。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裴度薦爲集賢
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會昌時簡較禮
部尚書卒九齡字子壽曲江人輔明皇爲賢宰相
既卒明皇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張說論

其文曰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度字中
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元和中以門下侍
郎充彰義軍節度使討蔡請身督戰平淮蔡封晉
國公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恭道好學託
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語如懸河久而不
竭拜司徒掾太傅主簿王弼注周易亹亹不倦之
意杜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滔滔
流而不返之意

其四
懲對勸。恥對褒。悽愴對君謔嗔烟對寒雨。碧鷄對金
桃。懸一榻。棨三刀。麟角對牛毛。揚州輸橘柚。荊土貢
包茅。學士對回榮禁燭。侍臣吟就奪宮袍。秋馬行田
豈俟羈縻在槽櫪。未龍引水何須俯仰用桔槔。
悽音妻愴音創去聲君音蕉嗔莫迴切上聲榻音
塔輸音書櫪音寄槳音雄槽音曹櫪音力桔音吉
槔音皋

剉音挫 蝸音爻

懲戒也止也創也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慾勸勉

也助也教也奬也誘掖勸奬誘以口導引掖以身

扶持勸勉其未至奬許其已能貶謫也減損也抑

也褒褒貶也悽愴悲惻貌祭義霜露既降君子有

悽愴之心又焄蒿悽愴言鬼神之氣蒸上處是謂

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又曰焄蒿是衮然處悽愴

是凛然底又曰焄蒿氣之感人者悽愴瞑閉目也

周穆王集方士春宵宮設鳳腦之燈蝸膏之燭西

蕤音遂 一 柰音水 與珠同 淘音滄

王母來進洞淵紅蕤嵰山紅雲萬歲冰桃千年碧

藕及金桃唐貞觀間有獻黄桃大如鵞卵呼爲金

桃杜詩鸚鵡啄金桃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

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除天下

爲豫章太守不接賓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

懸之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也惟蕃能

致之爲設一榻去則懸之値漢桓之末閹竪用事

外戚豪横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

許音許 字音持 濬音峻 敍音撫

所害孺子名穉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絶俗前後

爲諸公所辟不就竇武以經行著稱與蕃劉淑號

三君晉王濬字士治夢懸三刀于梁上須臾又益

一刀李毅曰三刀爲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

果遷益州刺史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

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繫

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去徵在孔子母名

漢正朔九年獲白麟兩角共一本漢書法密如牛

警音敬 剃音陶

毛司馬遷書若九牛亡一毛晉華譚傳或問人之

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是乎譚曰許由讓天下之大小

人争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牛毛凡以物送之

曰輸揚州之輸也橘柚荆令楚地書包匭青茅又

左傳齊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

酒唐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爲翰林學士夜對禁

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楚字慤士知

制誥箋奏制令人皆傳誦宋蘇軾入對已而命撤

虬俗蚪字音求

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唐武后遊洛南龍門命從臣
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拜賜坐
未安宋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
奪錦袍衣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官考功員外郎
求爲北門學士后不許作明河篇内云明河可望
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
成都賣卜人後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
但以其有口過爾之問終身恥之口過齒疾也

權音確承名在郴州樂昌縣 獪音檜狡也 哇音蛙絡音洛 噉平聲秩與去

附張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事逃歸復附武三思
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
太平深嫉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贓
下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獪險盈
惡詔流欽州賜死虬武后時爲左史皆云後日當
以西門豹爲對融字安成齊州人擢人科高第附
易之兄弟武昌農夫騎秩馬縛秩馬日行千哇作
秩馬詩羈馬絡頭也縶縶也又牛㓷曰縶句奴發

凋音

縶不絕犒馬犒櫪馬牛皂梏櫪以機汲水莊天壤
漢陰丈人爲圃鑿遂而入井抱甕而灌哇力多功
寡子貢曰有機于此一日浸百畦鑿木爲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泆湯其名曰桔槔圃者笑曰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爲
也子貢憮然而慙

十五歌

其一

陵對澤淥對和屈幹對平柯峰嫉對蝶使雨笠對烟
蓑眉淡掃面微酡野唱對山歌輕衫裁夏葛薄袂剪
春羅將相兼行唐李靖仙王維用漢蕭何月本陰精
豈有姮娥偷羿藥星爲秀氣訛傳織女渡天河

凜音廩笠音立蓑音梭酡音駝

陵大阜也丘後高也澤水鍾聚也凜寒也和溫也
凡木旁生者爲枝正生者爲幹柯枝柯也笲箬笠
蓑草名可爲雨衣古詩淡掃蛾眉朝至尊邵康節

走去聲

飲酒喜微酡飲未微酡曰先吟哦酡酒容也李靖字藥師京兆人爲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後封衛景武公蕭何秦時刀筆吏沛豐人也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錢三何獨以五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

酇音贊 浞食角切 [illegible]

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後以何功最盛封酇侯所食甚多孝惠二年卒謚爲文終侯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篡位自立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已妻而篡後卒爲少康所誅後天文志羿妻姮娥偷羿不死之藥奔月是爲蟾蜍天河通海有人乘槎木齋一年糧至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頭飲之此人問何處

丈夫曰可詣蜀嚴君平問之人如其言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此即天河也君平前漢人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卜筮于成都市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織女天孫星齊諧志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今被召弟曰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其二

肥對瘦。少對多。琴瑟對干戈。長楊對細柳。北海對東坡。風料峭。雨滂沱。玉液對金波。紫詔啣丹鳳。黃庭換白鵞。畫角江城梅花引。蘭舟野渡竹枝歌。門外雪飛。錯認風中飄柳絮。岩前瀑怒。誤疑天畔落銀河。

峭音肖滂普郎切沱平聲沱音駝瀑音僕

干盾也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横安刃頭長楊宮名在盩厔縣南其地垂楊數畝本秦離宮漢因之細

柳營名周亞夫屯軍處亞夫絳侯勃之子沛人也
為河內守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
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
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守下去聲 從去聲 騁去聲

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
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
士請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
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
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

淄音支水名出泰山 滑音骨

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後
遷為太尉復遷為丞相以子事連汙入廷尉因不
食五日嘔血而死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
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
為北海太守時稱孔北海唐李邕為北海太守又
稱李北海邕字太和揚州人既冠見李嶠願一見
秘書仍假直秘閣累以罪謫開元末歷淄滑二州
刺史上計京師阡陌聚觀出為北郡太守李林甫

[illegible] 覦去聲

忌之天寶末以柳勣事遣御史就郡杖殺之先是
邕以耆艾補外久書疏尺題有譴謫凋落之句林
甫故陰議除之子瞻別號東坡坡泛賴詩散作百
東坡頃刻復在茲言水中影也峭山峻也滂沛也
滮也沱流貌滂沱大雨貌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玉液津也方士煉玉液後趙王石虎詔書用五色
紙每有詔書與皇后在觀上以詔書銜朱木鳳凰
小數百丈緋繩迴轉飛下山陰道士好養鵞右軍

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群相贈右軍
寫畢籠鵞而去管霄霞龍紅鵞一雙遺右軍請書
黃庭經杜詩清秋畫角哀梅花引竹枝歌皆古詩
名飄柳絮見前七圭二岩前瀑怒見前七圭四瀑
懸水也

其三

淵對渚濟對河薜芷對藤蘿狂風對驟雨樵唱對漁
歌升鼎雉聽經鵞方竹對圓荷翠圭桐葉翦金線柳

[illegible]

條搓麗水良金須鍛鍊崑山美玉要琢磨萬里乾坤
山木占餘幾七地千年世代明良會罷即干戈
渚音主藤音滕蘿音羅鍛都玩切端去聲鍊郎殿
切連去聲
水繞旋處曰淵小洲曰渚濟水名出常山薜山蘄
也似而纖大芷香草楚辭扈江蘺與薜芷藤蘿也
令總呼草蔓延如蘿者爲藤蘿莪也書高宗肜日
越有雊雉家語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雉野雞漢呂

[illegible]

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
文采善鬪古用以祭曲禮雉曰疏趾雞肥則兩足
開張故云杜預云雉有五種東方曰鶅西方曰鷷
南方曰翟北方曰鵗伊洛之南曰翬一說有十四
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雉
卓雉江淮而南曰搖併上五種爲十四也雌雉鳴
曰雊雷如動雉鳴而雊其頸淨影寺僧慧遠養一
鵞隨遠聽經遠入京晝夜鳴噪僧徒送至京及門

[illegible]

放之自知遠之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堂伏聽
若說他事鳴翔而去如是者六年忽哀鳴庭宇不
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唐李德裕問僧曰前所奉方
竹杖無恙否僧曰已規圓漆之矣公嗟婉彌日德
裕字文饒爲相以敬宗昏荒上丹扆六箴謂宵衣
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也所居第有起草亭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全義傳贊皇公平泉莊怪石甚
衆醒酒石尤所寶自作記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

以一石與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五代唐張全義爲尚書令有監軍得平泉莊醒酒石德裕孫延古托全義復求之監軍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怒笞殺之雅周廻十里堂榭百餘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惟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蘂等僅存怪石甚衆多爲有力者取去惟禮星石獅子石爲陶學士徙置

黎園別墅前韓詩云規圓方竹杖漆刓斷紋琴韓詩荷折碧圓傾又白樂天詩蓮折碧圓傾翠圭見前七圭二麗水在益州永昌郡出金鍛磨也椎鍊也崑山荆地產良玉玉不琢磨不成器琢治玉也

其四

籠對檻。餌對鉤。落第對登科。水清對玉潤。地利對人和。折桂令。採蓮歌。走馬對鳴騶。破頭朱泚笏。折齒謝鯤梭。留客酒盃應恨少。可人詩句不須多。綠野籠烟

蕡音焚 琅音郎 玠音介 琊音耶

但聽山前雙牧笛滄海積雪惟看磯上一漁蓑

籠盧東切平聲檻胡監切去聲餌而至切去聲

囮音訛泚音此鯤音渾[illegible]音雞

籠養鳥籠也檻囚也養獸檻也餌釣餌魚者囮譯也謂傳四方及鳥獸之語又繫馴鳥誘外鳥而使之來曰囮即今鳥媒也劉蕡字去華對策詆宦者考官不敢取榜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晉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黄門侍郎玠

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淵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武子名濟玠之舅也亦目之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冒子名玄瑯琊人虎而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

嗢音鴨 長也遁 亢流也

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平子名澄有逆識
荊州刺史樂廣字彥父南陽人約言折理淸夷沖
曠加有理識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
王戎爲尚書令衛瓘曰此人之氷鏡也瓘字伯玉
仕晉尚書令與索靖俱善草書號一臺二妙裴叔
道名遐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以辨
論爲業善叙名理辭氣淸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
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靖字幼安草書知名稱燉

斂音脉 煌音黃 磔音窄 裂也中 去聲

煌五龍歎胥室指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荊棘中
爾折桂令採蓮歌二詞名西流沙數百里夏多熱
風老駞預知則鳴埋口于沙中人卽以氊擁鼻否
則致危殆唐段實秀字成公汧陽人立志忠節爲
司農卿時太尉朱泚叛使騎往迎實秀實秀許與
合泚以秀議事源休姚令等皆在座秀勃然大怒
起執休手奪其象笏前唾泚面而罵曰從賊可磔
萬段豈從汝叛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頭流血

匍音蒲 匐音服 亦叶步 吳切

被面匍匐而走賊衆不敢動秀大呼曰我不同叛
何不殺我遂遇害贈太尉謚忠烈晉謝鯤字幼輿
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不
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淸居身若穢動
不累高隣高氏有美女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
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長嘯曰猶不廢我嘯
歌孔融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
不足每歎曰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南唐元宗命從臣賦詩學士朱鞏惟進一聯不能
終篇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鄭谷詠雪詩
亂飄僧舍茶烟溼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
畫處漁翁披得一簑歸有段贊善者善畫因採其
詩意寫之成圖曲盡瀟灑之意持以贈之谷爲詩
寄謝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于素繪得
意在煙波厲與同吟詠功成更琢磨愛余風雪句
幽絕寫漁簑

正音攟言卷四

古頊王　荔青屏父著　玄孫允嘉素𦁛甫注

尉氏阮漢聞太冲父　古燕鞏永固鴻圖甫閱

安肅鄭　棻思衆父　選　同邑魏啓番裔齡父較

十六皆

其一

男對女，巷對街，宴樂對咨嗟，傳柑對剖橘，放舸對𥳽鞵。

車茶美責，酒常賒，帳掩對屏遮，雲飛奔鐵騎，電閃𨱎

金蛇，撥悶亭軒斟醁醑，宣威沙漠按鏌鋣，徼出晴空

爭彎羽箭，郊原潤然，歸落日，獨負荊薪石徑斜。

舸嘉我切歌上聲　醁音六　醑音胥　鏌音莫　鋣音耶

俗作鋣

里中巷直曰街曲曰巷街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

離而別也宴燕也咨嗟心中咕嚕傷歎之聲唐上

元夜以黃羅包柑遺近臣晏子名嬰萊之夷維人

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

喈音皆　鞵音街　切上聲　亦作𨱎　相去聲

使去聲

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
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國無道即衡命
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使於楚楚王進橘晏子并
食之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
削橘柚不剖臣非不知也大舸為舸坡詩蟹眼已
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谷詩山几蒲團聽煮
湯煎成車聲遶羊腸吳潛瑋好賒沽酒債家至門
日後豪當還唐貞觀中選驍捷善騎者曰飛騎從

相去聲

上遊幸坡詩雷光時掣紫金蛇酥醅美酒也琴提
湍斟酥醅莫芳草漢武帝出師征伐奪北地攘之
於漠北平北地少草木多沙石故名沙漠鎮鄂劍
名唐閻立本工畫美　以軍功供拜相人有左相
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其二

勤對懶儉對奢月殿對天街水瓜對雪藕漏箭對繅
車拾翠袖踏青鞋竹戶對蘭階石鼎龍頭縮銀箏雁

翅斜試舉綃中青履舄謾吞盃底畫弓蛇江灘孤舟
雪浪風濤邊岸打鄉關萬里烟山雲樹際天遐
懶魯簡切蘭上聲女性多怠故从女別作㦨惰並
非繅音騷蹉遴合切談入聲翅丑智切凝上聲謾
奐半切去聲
嬾懶也去奢從約謂之儉又少也又哉歎也奢張
也侈也泰也月殿即月宮龍城錄明皇遊月宮見
玉光飛浮宮殿榜曰廣寒清虛之府畢鼎開為天

擂音託打皮也

街太史立戍法有四十八箭孔壺為漏浮箭為刻
繅車繹繭為絲者坡詩村南村北響繅車杜詩黃
冠青鞋歸去來謂釋冠芒鞋也謝玄與從兄朗為
叔安所器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
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翅翼也青履舄
見前九吟四謾且也樂廣常有親客曰前蒙賜酒
欲飲見杯中有蛇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壁有角
弓畫作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乎曰如初賓廼

告之沉痾頓愈

其三

新對舊、其對皆、入正對邪、屏山對硯沼、月鑑對雷車、一角獸兩頭蛇、龐眉對弓髮、五音宮最濁、八音石難諧、楚雨縱橫羅袖溼、秦雲繚亂玉釵斜、釋悶追歡良夜好天須痛飲、感時懷古遺墟荒冢一長嗟、

龐音羅俗作螺非髻音古纜音了鞵音骸作鞋非

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筠牀終日笑傲或偃臥

蜉音浮 蝣音猶 獬音蟹

看山曰此翠屏宜晩對徐玄之見人如粟立案上

傳呼蜉蝣王欲觀魚於紫石潭數十人持魚具入

硯中獲小魚而出玄之大駭周靈王時外國貢石

鏡白如玉照人則衆名曰月鏡鏡與鑑通用柳公

權字誠懸官太子少保初于夜半見數十人造雷

車獬形似鹿一角一名神羊能別曲直皐陶治獄

其罪疑者令觸之故法冠謂之獬豸冠楚孫叔敖

為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打而埋之使無留後以

長去聲 鬪音斗 穀音搆 於音烏 菟音徒 楚人謂

害人也比回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

聞見兩頭蛇者死向也吾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

矣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復見打而埋之矣母

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善報德集

百祥仁除百殃夫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于楚

及長為楚令尹姓鬪名穀於菟喜怒不形物我無

間三仕而不喜三已而不慍華嚴經佛頂肉髻如

青螺五音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虎為於菟已上鬪穀音四

崔咸字重易遷陝虢觀察使痛飲夜分治事無一

毫差吏稱為神杜甫從李白過汴州酒酣登梁王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能測

其四

松對檜、蓋對車、地僻對途賒、舞裾對歌扇、玉陛對瑤階、雲北向、月西斜、柳暎對花遮、釋之勞結韈、力士恥脫韡、彎弓雙中唐梟雀、拔劍中分漢祖蛇、銅纜春江橫笛短簫湏碧落、華燈夜月遺簪墮翠滿香街、

靴音者 襪音谷 翻去聲

榆音腧蓋也大切讀去聲鞾音靴俗作靴非綫音
襤襪音襪俗作袜襪並非
榆木名柏葉松身葉與身俱曲蓋車蓋也傘亦謂
之蓋楊詞舞袖太郎當杜江清歌扇低建章宮南
有玉堂階陛皆玉為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
屋上下若轉樞向風若翔張釋之字季堵陽人也
有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
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釋之補謁者釋之
既朝畢因前言秦漢之閒事秦之所以失而漢之所
以興者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累拜為
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
恬開皆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是天下知名皆有王
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公老人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
韤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

度入聲

辱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
於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
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蓋初
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不敬耳事景帝歲餘為淮
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卒李白侍玄宗醉使
力士脫鞾力士恥之遂以清平調詞內可憐飛燕

入新粧句譖于妃前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也
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後
白遊華山縣令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引
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曾用龍
巾拭面御手調羹力士脫鞾貴妃捧硯天子殿前
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力士唐之宦臣逸
誚承州山多薺不食因感之作詩寄意云兩京作
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後令

中去聲酈音力地名今河南鄧

赦囚至武陵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傒
車話舊方知明皇躬上北望號慟嘔血而卒飛燕
趙氏長安人入陽阿主家學歌舞漢成帝微行過
主作樂悅之召入大幸立爲后弟合德絕幸爲昭
儀居昭陽宮唐高祖諱淵皇后竇氏父毅曰此女
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昏者射
之高祖最後射各中　目漢高祖劉邦布衣時以
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州南陽縣度入聲比去聲今平聲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去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
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
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
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

笞音踏從去聲　璣音李琲部美切裴上聲

誠欲笞之嫗因　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
祖高祖乃心獨　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隋煬帝
遊江南以錦爲纜又喜夜遊每于月夜笛簫夜吹
聲徹碧落碧落天也唐明皇遊華清宮貴妃兄錡
國忠及三姊皆從別爲一隊五家隊合爛若萬花
遺鈿墮舄琴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華清
卽驪山溫泉宮唐太宗建天寶六年玄宗如驪山
改名華清錡及國忠咸以妃貴而顯三姊皆封夫

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

十七加

其一

清對濁美對嘉服玉對飡霞綠肥對紅瘦屋楠對簷
牙吹畫角捲蘆笳蛺蝶對昏鴉乾爐烹白雪排鼎煉
丹砂有像有形皆有壞無聲無臭更無涯屋滿雲山
長疑縹緲眞仙境飛開風月不是尋常百姓家

飡千山切粲平聲霞音遐楠音男笳音佳蛺音[illegible]

斫二字俱音邪　搉音迦
觱音必　篥音栗

縹音飄緲音渺
美好也甘也嘉善也又褒也喜也後魏李預毎羨
古人餐玉之法乃摧圓藍田得玉環璧雜器百餘
爲屑日服之相如賦注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
也杜晨霞朝可餐李易安綠肥紅瘦兩莊公二十
四年丹桓公楹剌桓公桷非禮也椽方曰桷楹柱
也杜紅櫚屋桷化阿房賦簷牙高啄畫角見前十
視一胡人捲蘆葉爲笳吹之樂書胡笳似觱篥而

卣音酉

無孔胡人多于馬上吹之後世鹵簿用焉韓相櫨
煉白丹砂縹縹縹輕舉貌緲微也

其二

弦對望霧對霞鷺泣對鷗沙錦衾對羅韈柏酒對松
茶眉嫵媚鬢鬖髿杷柳對蒹葭班姬辭帝輦琴琰泣
胡笳舞樹數樓千萬戶竹籬茅舍兩三家半牀珊枕
月明時發飛塞外一曲銀箏花落處人在天涯
霧衣遇切哀上聲　鷺音路鷗音謳嫵音武媚音妹

鬖蘇合切髿平聲髿音唆蒹音兼葭音嘉琰以冉
切鹽上聲笳音佳珊音山
月初八二十三爲上下弦言月半一旁曲一旁直
若張弓弦也月至十五而望弦者日照其側人觀
其旁故半明半晦是謂近一遠三上弦是月盈及
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虛及一半如弓之下
弦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是謂
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而爲望望後二日旣生魄謂

姌乃點切念上聲　[illegible]音[illegible]

雲集貌鷺見前八該二泣小渚也鷗水鳥也形似
白鴿而羣飛水旁白沙谷詩君材蜀錦三千丈要
在刀尺裁衣衾炙轂于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
相成中心繫之帶至魏吳妃始以綾羅爲之洛神
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喻體輕也古者元日多進
椒柏酒椒屬玉衡星之精也元日服之令人卻老
椒服之能走柏是仙藥進酒以年少爲先嫵媚姌
嫋詔媚鬖髿髮垂貌杷柳生水傍葉麤白色理微

蔌音鼓　萑音完　雚徒亂切　萊音調上聲

赤令人以爲車轂蒹葭葦蔚左思魏都賦蒹葭贙
萑蒻森贙獸似犬多力言蒹葭蒼蒼然強有力也
蒹似藋而細高數尺水草堅實牛食之肥強青徐
人謂之蒹今人以爲簾一名葦一名華葭一名芙
蕖葉後漢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姬辭曰
古者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昏主乃有嬖
妾今欲同輦無乃近乎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
號沈家聲小胡笳九拍末拍爲契聲號祝家聲蔡

邕女名琰字文姬七歲辨絃能誦書四百餘卷初
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二十年在虜生二子思家
爲胡笳十八拍琴曲後曹操贖回以嫁董祀操字
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奄官曹騰養子夏侯嵩
之子冒姓曹氏自言漢相國曹參之後舉孝廉爲
郎起兵討董卓滅黃巾賊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
封武平侯進位丞相封魏公加九錫進爵爲王遂
挾天子以令諸侯自比周文王云令軍掾仲長統

故音拂　砳音馮　磷音憐

作損益篇令諸王降爵例土剖割寧溢其根本
輕其恩義不可授之以柄帝納之遂開其篡亂之
禍卒後子丕嗣丞相魏王位篡漢稱帝追謚爲魏
武帝九錫綠韍袞冕鸞輅乘馬彤弓盧矢左建朱
鉞右建金戚手執圭瓚古詩雕愛珊瑚枕面凹又
甌茲國進碼磷枕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
中因名爲遊仙枕箏樂器以竹爲之秦樂也一說
秦人父子薄義爭瑟而分之因名一說秦蒙恬所

符音殺

造制長六尺象六律絃十二象四時柱高三寸象
三才二名頌瑟彈者用骨爪或用銀甲代指杜銀
甲彈箏用十洲瀛洲玄洲長洲炎洲流洲元洲生
洲祖洲鳳麟洲聚窟洲三島蓬萊方丈瀛洲也

其三

神對氣齒對牙戍鼓對征笳浣腰對潘鬢孟筍對盧
茶回日馭上天槎帝里對仙家堯仁敷率土舜德被
流沙圯上授書曾進履壁間題句已籠紗遠塞千程

雪積風沙窮莫極長江萬里雲濤奔涌浩無涯

驟音遐槎鋤加切乍平聲亦作查　積音迹

神神明又精神易陰陽不測之謂神又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氣之伸者爲神屈者爲鬼氣元氣也又息也齒牙齒上曰齒下曰牙又年也列也又將軍之旂曰牙戍守邊也荷戈以戍也梁沈約字休文梁武拜尚書僕射以書陳情于徐勉曰老病百日革帶常應移孔坡詞多病休文瘦損不堪金帶垂

蔌音速　恧音朒　慚也

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唐王播字明颺父恕家揚州播少孤常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播至箆無餘粒矣無寸蔌恧然而退題壁曰上堂已

從平聲　邳音批　在泗州　圯音夷　衣去聲　愕音諤　毆於口切讀上聲爲去聲

被覆也流沙西極地名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

腰勉梁吏部尚書遷之日有求詹事官者勉曰此夕止宜談風月不宜言官事晉潘岳姿容甚美風儀朗暢晉之孟宗字武恭少孤母老疾篤冬月思筍煮羹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生筍數莖持歸作羹奉母食畢疾愈瘟全喜荼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退不落驭使馬也漢張騫乘槎上天入斗牛宮槎浮木也真西山詩帝里風光似酒濃敷布也

了各西東慙愧 闍黎飯後鐘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 向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絶句日三十 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又續前題日三十年來塵樸面 而今始得碧紗籠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穆 宗立爲相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 由爲淮南節度使太和初復輔政時尊處厚以獻 替自任而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 磧水渚有石者又磨中沙漠亦日磧

其四

餐對鋤綺對紗義 鴞對慈鴉樓船對閣道梧竹對松杉張兔網擲魚叉 剱𡹎對舲舸江山輸畫手花鳥入詩家羽客片時熟 煮石狐禪千刼蒸沙兜尉簏豪金帳籠香斟美酒 陶生清致銀鐺融雪煮團茶

鴞胡骨切魂入聲鴉於加切亞平聲杉音衫擲直

[illegible]

隻切是入聲又音隊又音李𡹎音以舲音零舸歌上聲

鰕鎚音撩

鴞似山鵲而小尾青黑色孟春多聲故以名鶻鳩子 美有義鶻行險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 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 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 領健鶻痛憤寄所宜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 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 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 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 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純黑反哺者謂之 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樓船漢武帝所 製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窓矛 穴狀如城壘泰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 橋上車行橋下即複道也杉木名似松而材爲良 坡雪詩水下哭魚漸可又擲拋也剱𡹎山卑而長

也楊子觀東嶽而知衆山之埤𡸣又上下之道也
谽谺洞谷含大之貌羽客猶言羽人王子年拾遺
記周昭王假寐夢白雲中一人服皆羽毛王求仙
術授絕慾之數因名又唐道士談紫霄出入金門
號金門羽客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作蝸牛廬煮
白石食之或與人味如芋先于漢末自陜居大陽
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氣衰微乃自絕不言及魏
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

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
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月一食欲食則
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
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
踩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
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
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
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
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
餘歲乃卒晉鮑靚字太玄仕晉人海得道遇風饑
甚煮白石食之百丈大智禪師說法一老人聽經
日曾住此山有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
遂對曰不落因果墮在野狐身請一轉語師曰汝
但問老人便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曰今已
免老狐身中在山後住乞依亡僧例焚岩中果見

一死狐積薪化之党進驍勇絕倫不識文字目若
如龜視之若神人宋興國中爲鎭南節度使一日
寫真大怒畫師云畫大蟲猶用金箔作眼睛我豈
消不得一對金眼睛將自捫其腹曰咨不負汝左
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
慮也陶穀字秀實邠州人也爲翰林學士使江南
下視江左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
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與一詞名風光好好姻緣惡

姻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
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李主朋宴令弱
陶歌此詞陶大沮明日北歸得党太尉家姬一日
買雪陶取雪水煎茶曰党家應不識此姬曰彼麤
人也但能于銷金帳下飲羊羔美酒耳陶慚之李
主南唐李煜也煕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
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
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
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爲宋齊丘深忌終不能進
用鐺釜屬三足溫酒器有耳者

十八爪

其一

寒對暑蓼對葩蟋蟀對蝦蟆青蒭對白飯美妾對嬌
娃雲似墨雨如麻鄙吝對矜誇冢頭連理樹池面並
頭花明徑定栽陶亮菊爲園須種邵平瓜布衲麻衣
道院禪房甘寂淡瓊杯玉斝侯門相館競奢華

蛙音哇 鼃音哇 蛤音閤 螻音樓 蟈音國 蝦音遐 蝌音科 蚪音斗

蓼音諤葩披巴切平上聲蟋音悉蟀音率蝦音遐
蟆音麻娃音哇
蓼花下椑也葩花貌蟋蟀即前促織蝦蟆有青蛙
鼃螻蟈長肱石旁螟子之類皮腸于水際草上纏
繳如索日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聒之謂之
聒子子謂之蝌蚪古謂蝦影抱蝦蟆形抱頭圓色
黑始出有尾而無足稍大足生而尾脫月大生前
兩足月小生後兩足白詩蠢蠢水中物無用者蝦

沙音娑 [illegible] 香也

蟆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
滂沱蒭茭蒭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蒭柳詩桂嶺瘴
來雲似墨杜詩雨脚如麻未斷絕鄙陋也嗇也吝
鄙嗇也陳蕃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叔度名憲汝南人矜自賢也誇大言也晉周
官驕逢矜誇晉韓虞頌東宮正德之門槐樹二株
連理而生又長恨歌在地願爲連理枝梁朱超詩
日分雙帶影水合兩花香徑小道也陶淵明嘗曰

樂音洛

聊欲歌絃以爲三徑之資九日無酒宅中菊摘盈把坐其側悵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使酌醉歸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驃騎參軍初欲識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邵平秦東陵

將去聲 稀音希 使去聲 相並去聲

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以爲名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弔進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

說入聲 相並去聲 毳昌瑞切吹去聲

罷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衲袖也佛衲智度論五比丘曰佛當著何衣佛言應著衲衣又唐裴休常被毳衲于歌姬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何以說法度人休字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爲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者常建題破山後禪寺院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玉斝酒器受大

畎音犬 畎古泫

升以玉爲之競爭也逐也

其二

衾對枕枲對麻紫驊對紅葩雲窗對霧閣沉李對浮瓜籠中鳥井底蛙邵叉對侯芭纖眉垂月角短鬢積雪華大將軍中穿蹴踘佳人馬上撥琵琶紅粉鞦韆行路遙看金鞍色笙歌院落隔墻深想碧桃花

枲音徙芭與葩同披巴切帕平聲

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禹貢岱畎絲枲麻皮績而

[illegible]

爲布予可食又樂器大鼓謂之麻小鼓謂之料㕥詩
赤壁風月笛 玉堂雲霧牕 華山女詩雲窗霧閣事
恍惚在扃日牕都人距三伏六月中無佳節往往
于風亭月榭沉李浮瓜以宴樂以避暑氣莊子以
天下爲籠則雀無所逃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以
五羊皮籠百里奚又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
之則飛入雲霄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
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

佑音於 龍必列 切邊入 蛙聲音 蝸桑甯 執樂音 洛

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
驗莊子魏公子牟謂公孫龍曰子不聞埳井之蛙
乎謂海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休乎缺甃之崖
夫子奚不時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足
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以東海之大樂蛙聞之
規規然自失也又漢馬援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
尊大魏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後見
司馬宣王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裹氈而下

冠去聲

蜀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死于蜀侯世後漢人
坡詩學道無成鬢已華 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
子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以軍功封冠
軍侯既侯三歲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六出擊匈奴斬首十餘萬級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 言深入有功也自是之後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也驃騎爲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

葬齊

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亦重愛之然少而侍
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
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焉元狩六年卒
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
像祁連山謚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王嬙字昭
君漢元帝宮人帝按圖召幸宮人宮人多賂畫工

昭君自恃其貌不與畫工醜其貌不得與選及匈
奴入朝選宮人賜之昭君圖貌醜當行入辭光彩
射人帝悔不及遂行毛延壽等同日棄市昭君出
塞在道愁怨于馬上撥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
謂之昭君怨琵琶胡樂器長三尺五寸象三才五
行四絃象四時推手前曰琵引手後曰琶取鼓時
以為名也

其三

燕對越。隴對巴。秬黍對胡麻。詩狂對傳癖。石乳對松
華。馬齒莧雞冠花。家鴿對宮蛙。漁舟竹籜笠。道院槿
籬笆。佃者得來甘似蜜。仰入云葉大如爪。引秋風旆
公子院中春蹴踘。鳴絃月下旅人江上夜琵琶。
隴音龍秬日許切渠上聲萬音僻見前現音若
笠音立笆音巴葉音畢从兩束束音刺从來非
燕國名幽州之域今涿郡冀縣越地名吳越而越
閩越謂之三越隴大坂也唯在天水者最大因以

名州巴州名秦漢屬巴郡元魏立巴州秬黍黑黍
也黍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大宜高燥以大
暑而種故謂之黍又荀子性惡篇注良弓名又弩
名杜詩詩狂欲上天又一回酒渴思吞海幾度詩
狂欲上天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
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刺史預
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去功
立言所庶幾也仕晉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啟請代吳克江陵勢如破
竹封當陽侯損益萬機不可勝數號曰杜武庫注
左傳有左傳癖莧菜名以其葉如馬齒故名又名
五行草俗名辮癬草雞冠花花名其花上銜如雞
之冠張九齡七歲能文千秋節獻金鑑錄家發一
鴿每投親故書命鴿付去因號曰飛奴孔稚圭字
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風韻清致為都部尚
書不樂門庭之內草萊不除中有蛙鳴圭曰此

似音嗣 棒音茲 械音二 蹶音厥

當兩部鼓吹仕至太子詹事樸木名似李樹華朔
生夕隕可食五月始華一名椵一名櫬一名王柔
一名舜華籬竹籬笆竹之有刺者又竹籬編竹圍之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取之
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唯伯者得焉
遂破而食其甘如蜜漢李少君曰安期生飲巨棗
大如瓜棗果名其類不一有壺棗邊要棗椿白棗
樲酸棗遵羊棗洗大棗蹶泄苦棗皆無實棗燃味

湓音盆 水名在潯陽 錚音撑 賈音古

捻囊白樂天於元和十年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
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
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妓嘗學琵琶於穆曹
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彈數
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事今漂泊憔悴轉徙
於江湖間易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是夕始
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
言命曰琵琶行

其四

同對異美對誇橄欖對枇杷背城對面壁絮帚對燈
花威六極控三巴蝘蜓對蝦蟆斷絃知蔡琰神劍識
張華白首歸來因鋪帳青衫溼盡為琵琶一騎紅塵
七日得嘗南海荔千濤溫水三春已進內園瓜
橄音敢欖音覽枇音皮杷音巴又音琶平聲參音傳
蝘於典切蜓徒典切又上聲
橄欖果名一名青果用其木作椒擦魚皆浮而得

物有相畏如此樹綾不可梯但刻其根下方寸許
納鹽入其中一夕子皆落歲詩待得微甘回齒頰
已輸崖蜜十分甜枇杷果名似斛樹長葉子若杏
周祇賦寒暑無變負雪揚花名同音器質異貞松
坡詩攢金盧橘塢後主子湛日當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謝無奕嘗罵王述述正色面壁不動半日
謝去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容述字懷祖太原晉
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

陋巷宴安永日錄是爲有識者所知襲監田侯又口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又傳燈錄云二十八祖達摩自天竺泛海見梁武帝不契潛上嵩山面壁九年端居而逝縷木爲範以香爲篆文作十二辰分百刻燃晝夜已燈花得錢財叔拜之六極天地四方也威有威可畏也控操制也閒水東南流三曲如巴故曰三巴蠨蛸一名守宮即蜥蜴蜥蜴尾追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

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候伏壁間故名蠍蜓亦謂守宮其血塗宮人額有合則色變蔡琰六歲父邕夜彈琴絃絕琰聞曰第一絃也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神劍事見前二公四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景遷司空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後爲趙王倫所害樂天琵琶行末云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

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唐楊貴妃好食荔枝南海飛馳以獻杜牧之過華清宮詩云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牧之名牧自宣城幕除官歷湖州刺史爲御史分務洛陽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云聞有紫

行去聲 音形

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二爵朗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閒逸傍若無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唯有青樓薄倖名秦始皇密使人種瓜硎谷中溫處使人上書曰瓜冬熟詔博士諸生說之儒生往方相難不決因發機以土壓之皆死硎谷始皇坑儒處

十九江

其一

梁對棟。篋對箱。雪嶺對烟江。名花對異草。謝女對秋娘。三寸舌。九迴腸。玉液對瓊漿。始皇照心鏡。徐肇返魂香。仙家松陰藏蕉葉。劍美人燈影穀絲裝。元亨利貞。天地一元成化育。仁義禮智。聖賢千古立綱常。

棟多貢切東去聲 篋音怯 箱音湘

梁棟 梁屋脊柱曰棟負棟者曰梁又橋梁又魚梁又太梁又大梁星名又梁山幹之鎮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棟屋極也又汗牛充棟言書籍之多車載而汗其牛屋貯而充其棟也

篋箱

篋藏也箱車內容物處又竹篋與箱同雪嶺即雪山在成都西正接吐蕃又雒涯張祜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鄂李端端有異似烱恩耳以鑽之句端端往見二子伏望哀之遂更贈之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

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崔涯吳楚人與張祜齊名其妻雍氏乃雍銳校之女夫婦相歡而涯不禮其妻父妻父不平奪其女為尼祜字承吉南陽人以處士僑寓丹陽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遺風遂築室種植而家焉性嗜石笋悉力致之從南海間罷職事載羅浮石笋還不蓄美田利產為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爽俊不暇豈其怨刺于神明耶天果不愛其才沒而猶譴耶嘗賦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頭好墓田果卒于丹陽隱舍與涯失意遊俠江淮有俠士詩太行嶺上十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往往傳于人口謝女王凝之妻謝道蘊也初適

嫌之不樂而還父奕之曰王郎逸少了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一日獻之與客談論辭理將屈道蘊遣婢白門欲爲小郎解圍施青步帳自蔽申前議客不能折獻之字子敬羲之第　子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咸寧中離婚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于景

陵穆宗即位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異己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牧之過金陵感其窮而老爲之賦詩曰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飲與唱金縷衣云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詞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漢沛公下陳留號爲廣野君使說齊王以危云陳之田廣以爲然遂以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淮陰聞之迺夜度兵平原襲齊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之司馬遷字子長太史公談子也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

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有良史材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作之蠶室承父命發憤而作史記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報任安書云腸一日而九迴玉液酒也劉孝標壺開玉液楚詞招魂有瓊漿此二詞漿色如瓊也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乃殺之聚窟洲有返魂香

尸在地聞香即活徐肇迴蘇德哥自言行返魂香
烟直上可見先靈

其二

樓對閣，茶對粱。疊短對更長。瘦肌對玉骨，錦纜對牙檣。青舟使，雪衣娘。漫角對蓮房。畫屏金孔雀，錦被紫鴛鴦。九日龍山風落帽，暮春會稽水流觴。詩爲丹楓宮女幽懷付流水，淚洒斑竹湘妃遺恨滿長江。

粱似粟而大有黃白青三種其性凉故稱粱如黍

蜻音精蛉音陵　鄳音[illegible]

大暑而種稱黍也纜維舟索也檣掛帆木也杜詩春風自信牙檣動荊公詩大舟如山起牙檣青舟使蜻蜓也六足四翼明皇時白鸚鵡名雪衣娘金孔雀見前十六皆四女子行嫁用綵絨織成鴛鴦交頸之狀于被之上取夫婦若鴛鴦交好之意也晉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

後爲征西桓溫參軍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九日溫宴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嘉帽墮嘉不覺溫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以嘲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彊識歷著作郎劉陽令累遷祕書監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後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月初生三女三日俱死一村以爲怪相攜水濯洗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此帝曰若此便非佳事

束晳曰摯虞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成王卜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有西夏因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有盛集謂引水流杯摯虞才學通博舉賢良晉武帝擢太子舍人選族姓十卷奏之歷太常卿束晳字廣微仕晉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辨三日曲水之義賜金五十斤轉著作郎觀汲冢竹書隨疑分釋補南陔

等六篇遷尚書郎父龕祖混皆爲太守會稽事詳
十支四楓樹漢宮殿多植之事詳二公一湘妃事
詳四支三

其三

肥對瘠。矮對長。桂嶺對松江。騎龍對跨鶴。破竹對穿楊。覺酒量。富詩腸。春祀對秋嘗。仙棋炎綠橘。客枕夢黄粱。池草登詩因有夢。海棠入恨爲無香。風起畫堂。簾箔影飜青荇沼。月斜金井。轆轤聲度碧梧墻。

瘠音寂矮鵶楷切臨上聲飜與翻同音轆轤音六
轤音盧荇音杏
瘠瘦也矮不長也桂嶺地名松江府名黄帝鑄鼎
荆山下忽有龍下迎黄帝上龍羣臣後上天者七
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拔墜黄帝弓百姓抱弓而
號後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有客言志一願爲
揚州刺史一願多貲財一願騎鶴上昇一願腰纏
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迎刃有餘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
葉之大百發百中齊宣王問淳于髡曰卿量能飲
幾何對曰君臣之間名分嚴肅臣飲三斗朋友相
與對談飲平能飲五斗妻子燕笑酬酢而止能飲
一石晉山濤酒至八斗武帝密試之果至本量而
止宋王審琦不能飲太祖宴後苑祝曰酒者天之
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
量試飲之迺連飲數爵自此侍宴必滿飲歸私第

即不能飲楊誠齋酒入詩腸風火發祀祭也春祭
曰祀言四時祀事一終也又曰祠品物少文辭多
也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秋祭曰
嘗嘗者新穀熟而嘗也薦于宗廟以嘗新爲名巴
國人收兩大橘如三斗盎剖之有二叟相對身長
尺餘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根不得
深根固蔕耳一叟曰僕飢須龍脯食之食訖以水
噴地爲二白龍而去呂翁名嵓字洞賓唐時神仙

四川生號純陽真人題岳州白鶴寺前有老人自
松梢冉冉而下曰某松之精也見先生過禮當候
見呂因題壁云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
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開元中翁
經邯鄲有盧生同邸主人方蒸黃粱盧具言生世
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之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
但記身適枕充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
盛無比忽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粱尚未熟謝靈

運于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
生春草句大以為工彭淵材五恨一恨鰣魚多骨
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
恨曾子固不能詩鰣魚之美者似魴而肥江東四
月有之子固名鞏年十二能文名聞天下神宗月
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為史館修撰藏書至二萬
卷文集曰元豐類稿五十卷外集十卷皆鞏其文
水之汀漢天之北斗荇接介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花黃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面詩參
差荇菜轆反也飛也轆轤井上汲水圓木也杜詩
硯寒金井水簷動翠竹碧梧鸞鵠停時

其四

殺對醃芥對薤故國對他鄉神清對骨冷燭短對燈
長歌薤露對覓雲叔伯對姑嬸芬椒塗壁文杏飾
高梁貧女幸分東壁影幽人高臥北窗涼野館春烟
麗日曉烘桃杏色池亭夏日薰風時送芰荷香

醃音淹漬从艸覆俗作葅非薤音械菜音倪觧音
葷分音分椒音焦烘呼洪切忽字音姜音忌
芥辛菜界我者也汁能發之氣能散之又草芥又
纖芥細微也又芥蔕瑙名疆我者也于毒邪臭
腥爽熱皆足以禦之薤菜葉似韭山上有薤者
下有金漢高祖召田橫橫自刎從者為歌以寄哀
情名薤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
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曰薤上朝露何

和去聲

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
歌之呼爲挽歌又客歌于郢中始曰下里巴人屬
和者數千人爲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爲陽春白
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數人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霓虹也玄宗八月望日與申

姊音子 俗作姉非

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霜露沾衣過一大門在玉
光中見一大府曰廣寒清虛之府翠色冷光相射
極寒不可留少頃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
舞于廣庭大樹下樂音清麗明皇默識之歸製霓
裳羽衣曲父之姊妹曰姑夫之母亦曰姑夫之兄
曰兄嫜芬花草香氣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
辛而香烈漢宮儀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
也又石崇與王愷崇侈汰崇以椒塗壁愷以赤石脂

愷以粭糒澳釜崇以蠟燭作炊愷作紫絲布步障
碧綾裏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字
季倫父苞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
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財及爲荊州刺史劫遠商
致富遂貲產累巨萬金宅舍輿馬僭擬王者庖膳
必窮水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
竹之藝盡一時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
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愷等每愧

美不能及也後孫秀求綠珠不得恨之坐事誅之
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筋行而少以才
力見名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
至豪爲後軍將軍李謐曰醜秀字彥才吳郡吳人
爲驃騎將軍交州牧長門賦飾文杏以爲梁齊女
徐吾貧與鄰婦李吾合燭夜績或謂李吾曰徐吾
燭不屬請無與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夫常
後令一室之中去一人燭不爲益明舍一人燭不

爲蓋臍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　應遂復與夜績淵
明夏日高卧北牕下清風颯然　自謂羲皇上人烘
燎火乾也

二十先

共一

家對國。柳對桑。院猅對宮妝。鈿蟬　對金雁。春雨對秋
霜。螢箇箇。燕雙雙。簾幙對池塘。玉露星凡白金風草
木黃。衣冠奔走紫宸殿。詩酒徘徊綠野堂。婦酒客魚

好事已無蘇學士。聽琴亭館。知音唯有蔡中郎。
鈿湯練切去聲　好去聲
柳垂條小傷也又宿名桑木名蠶食其葉又姓鈿
螺鈿箇箇逃陰類以爲別也杜詩卻遶井欄添箇
箇倆綠花藥并擲雙雙倆也武帝秋風辭秋風起
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紫宸殿漢之前殿
周之路寢內衙也侍臣日近天顏故衣冠奔走也
奔疾走也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

大路謂之奔裴度退然幾若中人而神觀邁爽以
聲德業北郭汾陽事門朝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
野堂與樂天夢得爲文章以詩酒自娛窮晝夜不
問人間事東坡後赤壁賦有客無酒有酒無肴如
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
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
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蔡邕在吳會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之聲知爲
美材請爲琴其尾尚焦因琴之尾名焦尾伏滔長
笛賦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笛傳之耆老云蔡伯
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
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
傳之至于今

共二

眉對目。白對黃。石隱孫對紗廚。胡冠對野服。夜亡對秋
光。凌烟閣。聚星堂。驪子對漁郎。萍院對楊柳。鶴亭帷。
海棠門。外菲直竹叢來。舍將前揚鼓杏花忙。對客賦詩。
騷人下筆。蠻簫鸚鵡。巧郎歌處。仕女吹簫引鳳凰。

翔音統

唐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遇林泉會意輒不能去母及妻皆有方
外志同遊名山二十餘年自蜀歷荊楚愛夷陵青

溪止廬其側後入箕山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
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
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
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
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
岩穴耶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
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
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

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褫衣耕食不交當世唯
與宋之問爲方外友云元超攸之子滄州人高宗
時爲給事中書舍人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
出武后因陽狂乞骸骨卒唐太宗圖功臣二十四
人於凌烟閣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成化也若
長孫無忌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
恭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
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瑾程知節虞世南劉

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是也坡翁與客會飲聚
星堂雪中賦白戰體詩漢苑中柳狀如人形號人
柳一日三眠三起明皇沈香亭賞花召妃子楊太
真時卯酒未醒鬢亂釵横上曰真海棠睡未足耳
晉武帝寵者甚衆常乘羊車恣其所適宮人取竹
葉插戶鹽汁洒地引帝車明皇幸御園賞春時花
尚未發令梢羯鼓臨風一擊奏陽春之曲既終則
和風聿至轉頭柳楊發花杏亦吐華明皇笑曰得

教音古
犗音介

不呼我爲天公乎羯羊羖犗也上黨武鄉羯室胄
匈奴別部入居之因號胡戎爲羯羯鼓胡中之樂
其聲淫聽之令人亂性一彌衡事一蕭史事

其三

文對武列對非寶鼎對銀釭貂冠對象簡妊姒對英
皇舟似屋筆如杠蛺蝶對蜣螂良玉含春意明珠吐
夜光竹節貞如君子操榴花偶助美人粧漢浦雨晴
兩岸苔痕浮鴨綠隄烟煖一川柳色上鶯黃

釭音江从缶非貂音刁蛺音來蜣音腔螂音良妊
音壬姒詳子切詞上聲隄音低从阜
釭燈也唐人用銀釭字谷詩下滑蠟燒釭貂出東
北夷丁零國今人謂之貂零以此實鼠類也朔地
苦寒人以其皮溫額後代效之因以金璫飾首前
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
插右漢官儀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
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其色紫蔚而不

稚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可牙而足之
形頭不可俯逆川以鼻交趾有石室惟通一路先
置芻豆于中取一馴雌象入焉布竹蔟于道象來
食蔟則縱馴象入石室蹈以石窒門象餓人緣石
室飼之象少馴則騎而飼之牧者謂之象奴將死
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害也蔡象雖多不足畏
獨象最可畏簡牒也古無紙有事書之於簡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妊太妊摯國姓文王之母又

妯音逐
娌音李
娣音弟

孕也姒太姒文王之妃又娣姒兄弟之妻相謂曰
娣姒蓋妯娌相呼自以身年長爲姒少爲娣不以
夫之長幼名也又妻之妹從妻來者亦曰娣張融
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居無屋
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思曼名緒父演
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
父鏡從叔惕并貴與之孝武用爲尚書倉部郎都

令史歐詩安得巨筆如長杠蛺蝶卽蝴蝶蜣螂能
結糞土爲九張天錫詩觀松竹則思貞操朱武帝
女壽陽公主卧含章檐下梅花落額上自後有梅
花妝隋煬帝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河謂之御河河
畔築道樹柳名曰隋隄在汴梁河故道隄防也塘
也岸也坡詩隋宮楊柳只金隄杜詩鵞兒黃似酒
坡詩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鵞黃

其四

夷對夏。漢對唐。贊耳對珠璫。竹樓對茅屋。鳳頸對龍
顋。泥土地。鐵金鋼。錦管對笙簧。翡翠鄧羅鸂鶒。釵分金
鳳凰。梧桐落處生秋色。菡萏凋時減月光。綠珠墜樓
金谷已空紅錦帳。玉環墮地馬嵬猶見紫香囊。

耳音二璫音當頸音景顋蘇郎切畏本聲錙音剛
鸂音奚鶒音尺齎音則夾音切鬼音危

夷傷也滅也又陵夷言王道頹替若丘陵之漸平
也又芟也又等也又東夷朝鮮箕子所封之地今

之高麗是也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惟東
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中國謂之諸夏又大夏樂
名高祖建國號曰漢唐國名本堯舊都周成王以
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
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今山西太原府平陽是也
又大言也又荒唐廣大無畔域也又廟中路亦曰
唐耳瑱也瑱之狀首直而末銳以塞耳一名耳璫
璫充耳之珠黃州以竹爲樓記匠葺屋三分瓦益

四分言茅茨屋也杜牽羅補茅屋頸頭莖頸也唐裴
天綱謂武后龍瞳鳳頸極貴驗也顋頷也笙樂器
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女媧氏作笙笙生也象
萬物貫地而生也笙者大簇之氣也象萬物之生
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
笙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爲植于匏
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
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竽十

九罟罕則十六簧也鸂鶒水鳥五色足如船舵小
丁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賦鸂鶒尋
邪而迷害其宿若有敕令故謂鸂鶒古河南伊闕
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省者縣前水中先有
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有鸂鶒一雙立一僧孺爲尉
一日報灘出邑僚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
是西臺當有鸂鶒立未幾一雙飛下 月日召僧孺
拜西臺御史僧孺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對策第一後拜相及罷出鎮揚州
萁莢瑞草堯時生於階隨月凋榮朔後日生一莢
望後日落一莢至晦日小盡則厭一莢葉堯觀之
以知晦朔白州雙角山下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
以珍珠三斛買之爲姬名綠珠工笛孫秀使人求
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
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
又反竟不許後坐事綠珠墜樓而死山下有井飲

此水者誕女多美閭里以美色無益皮巨石鎮之
邇後雖生女端嚴不完金谷季倫之別館綠珠所
居在河陽玉環貴妃小字安祿山明皇幸蜀至馬
嵬驛貴妃賜死及駕還蜀過貴妃葬所密遣人棺
槨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帝覩流涕

二十一 鳩

其一

琴對劍鳥對裘院小對庭幽面牆對膝地夜飲對春

遊層嶂泛大江流方澤對圜丘尋花獨繫馬携酒共
乘舟鷺懶燕忙三月雨霜寒風急一天秋樵子採薪
荒徑入林山寂寂漁翁垂釣小橋接岸水悠悠

舄音昔潟音亦俗作溈非
舄履也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溼故曰舄又周
禮赤舄黑舄重底曰舄單底曰履天子諸侯吉服
用舄他服用屨裘皮衣也書周官不學牆面後魏
賈景興傻遲不仕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每捫膝

曰告不負汝言不升榮汝也禮祀天于圜丘祭地
于方澤圜丘在南郊其制圜以象天方澤在北郊
其制方以象地寂寂靜也悠悠流貌

其二

梅對竹燕對鴻細葛對輕裘吟風對弄月待旦對悲
秋虎類狗蟻如牛鼙鼓對鳴球陳明臨春樂隋歌清
夜遊空中事業麒麟閣地下文章鸚鵡洲曠野平原
獵士馬蹄輕似箭斜風細雨牧童牛背穩如[illegible]

蟻音擬鼙音陶球音求
周公坐以待旦又傳玄字休奕爲晉御史中丞每
劾奏或値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竦踊不寐台閣
生風又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常恐祖生先著鞭耳祖生名逖字士稚范陽遒人
豁達不脩儀簡輕財好施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
著名爲汝南太守値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
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常忼慨以中原

爲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京之計拜爲豫州刺史
病卒贈車騎將軍楚大夫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
師忠而放之故作九辯以悲秋蓋謂秋者一歲之
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
凋悴之時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亂賢智屏絀姦佞
得志民貧財匱不復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
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馬援戒其子姪
曰效杜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戍反類狗也殷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
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能爲黃門侍郎父康
吳興太守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
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
起曰臣進退維谷谷窮也大雅詩也鼙小鼓兩旁
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書下管鼗鼓
禮王制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球玉磬也書戛
擊鳴球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春三閣以沉檀木

爲之歸春後主白居　結綺張麗華居之望春龔孔
二妃居之隋煬帝喜　夜遊製清夜歌麒麟閣蕭何
所造宣帝以戎狄賓　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
增趙充國魏相丙吉　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
蘇武凡十一人皆以　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
之明著中興輔佐列　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禰衡

作鸚鵡賦死而葬此　因名其洲

其三

傷對感樂對憂白鹿對　青牛釣絲對琴軫鐘智對貴
鸞登華嶽上瀛洲赤　步對斑鳩孔程傾聖蓋李郭泛
仙舟山頂清泉皆上出　水中明月亦東流祖酒醉歸
斜陽楓樹千山暮棹歌　聲斷明月蘆花兩岸秋

瀛音盈棹與櫂同

明皇獲白鹿明玉山　八識之日漢時鹿也爲際生

中得銅牌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十一愈愛之又[illegible]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　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
幼孤好導引之術謂仙　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
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　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
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　筮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
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　親故有候之輒移度澗水
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　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
身不返莫知所終又唐　李渤字濬之與兄涉俱隱

廬山養一白鹿南唐建　學館以李渤爲洞主掌其
教韓愈言少室山人索　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老
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母到李樹下而生
老子生而能言指樹曰　以此爲我姓故姓李名耳
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及周克商拜柱
下史昭王時欲之流沙　先有紫氣西度函關周大
夫尹喜爲關令見之乃　齋戒以候勅門吏曰若有
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　板車勿聽度關七月十二

日果駕青牛至喜曰聖人來矣老子曰何以知之喜曰去年天理星西行過秋融風三至東南眞炁狀如蛇龍此眞人至之驗也喜受老子道德眞篇賜號文始先生又封君達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人謂青牛道士漢景帝時晁錯潁川人爲太子家令號智囊言其胸中才智如囊中盛物出謀無窮後爲內史因七國反奏請削地爲吳王濞輔相袁盎譖斬于市張良借漢帝箸爲之畫

籌華嶽西嶽華山也在西安府華陰縣南白虎通去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因曰華山又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華山記華山四面峻如削成上有五崖比壑破岩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唐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文館下教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

以本官爲學士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使亮爲贊特天下向慕得入其選者謂之登瀛洲鵲喜鵲詩召南惟鵲有巢惟鳩居之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巢開戶背太歲知來而不知往知來歲多風雨則巢於下枝而不知童子之探其卵鳩鳥名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性拙不善爲巢居鵲之成巢天晴則呼婦雨則逐之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

生郭林宗始見李膺奇之後歸鄉曲林宗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爲神仙唐張演詩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棹舟旁撥水者

其四

離對檻。驛對郵。過許對深求。貂裘對鶴氅。竹嶼對蘋洲。桃竹杖。木蘭舟。石虎對金牛。梁園人賦雪。荆土客悲秋。照水枉燃磯上犀。量沙虛唱夜中籌。月照月臨

弧矢豈能窮羿射天長地久寢食空賫杞人憂

鄖音糾驛音亦嶧音干

驛置驛令之遞馬也又傳舍也鄖境上行書舍李
兌遊蘇秦黑貂裘遊秦三上萬言不用于是裘敝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姿儀如春月柳披鶴氅
涉雪而行孟昶曰眞神仙中人也恭清廉貫峻志
存格王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
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嶼海中洲上石山也
洲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也子美有桃竹杖
引木之似竹有板節者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般
刻爲舟楚辭木蘭爲檝沙棠舟張侍郎守郵虎害物
公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嚙符隨吏至府堊公
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
虎乃去死于其地化爲石今呼爲石虎秦惠王欲
伐蜀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
稱其牛食粟日糞金三斗蜀侯聞之使五丁開山

入秦取牛秦蜀之路遂通五丁死秦滅蜀梁王遊
兎園雪下授簡于司馬曰抽子祕思爲寡人賦之
溫太眞遊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多怪物嶠燃犀
照水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夜夢人曰與君
幽明道何意相及也宋檀道濟糧絕夜唱籌量沙
全軍而返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
仰射中九烏皆死墮羽翼列子杞國有憂天地崩
墜者堯之曰天積氣耳奈何憂

二十二句

其一

經對史魯對鄒翠帶對香鉤鶯歌對燕舞拜將對封
侯金掩鬢玉搔頭霞挖對烟浮長江屈子恨高閣杜
陵愁撒網漁移煙裏棹吹簫人倚月中樓晉室心堅
三杯酒對黃花徑漢宮情重一首詩傳紅葉溝

鉤居侯切苛平聲作鉤搔音騷燕音䜩俗撰字
魯國名其地多山人民性樸魯也武王以封周公

長子伯禽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邳海州高密縣
沂州等處是也鄒古邾子國顓頊之後所封至孟
子時曾穆公改曰鄒鉤鉤懸物者韓信高祖築壇
拜將班超字仲升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
也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硯乎後封定遠侯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
玉簪搔頭後宮人皆用玉搔頭又茉莉花爲玉搔
頭朱文公詩云應知姮娥燕歸去醉來掉下玉搔
頭茉莉素馨二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南海陸賈
南國行紀曰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此二花
不隨水土而變屈原爭見前殷浩才多冠世庾翼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殷
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光祿
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翼字稚
恭穎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兄太尉亮既朝議推
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遊征南將軍荆州刺史杜陵

之美也

其二

珠對璧紺對緅野興對鄉愁蜂房對蠶繭虎柙對鷹
鞲山月吐海天浮肺腑對咽喉紫袍橫玉帶錦帳挂
銀鉤野寺尋花春駐馬山城呼酒夜登樓秋露洗天
雕鶚雲霄初鼓翼春雷震地蛟龍淵海正昂頭
紺古暗切甘去聲緅音鄒繭吉典切堅上聲柙音
洽別作匣非鞲音鉤挂音卦俗用掛非鶚音諤
紺含也謂青而含赤色也緅青赤色今之鴉青也
谷詩蜂房各自開門戶蠶繭房也晉王羲之用蠶
繭紙鼠鬚筆書蘭亭詩序柙檻也虎兕出于柙鞲
射臂決也又厮徒以革韝其袖也杜詩君不見鞲
上鷹一飽則飛掣韓詩勢如脫鞲鷹肺金藏臟腑
腑心肝脾肺腎爲五臟小腸胃膽大腸膀胱命門
爲六腑言精藏于腎神藏于心魂藏于肝魄藏于
肺志藏于脾以其受盛亦爲之府胃爲水穀之府

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膀胱爲津液之府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挂懸也隋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盛陳節儉之美文帝爲改容潘孟陽爲鹽鐵轉運所至酣連倡樂後鄭敬宣慰江淮憲宗曰卿是行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酬飲遊山寺而已庾亮字元規晉穎川鄢陵人也明穆皇后長兄淵雅有德量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凝然郡人嚴憚之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官太尉鎭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餘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頽逸少曰唯丘壑獨存鶻鷙擊之鳥鷹鸇之屬性好峙立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蛟龍鬬無所似

蛇細頸頸上有白嬰四脚大者數十圍卵生生如一二斛能吞人

其三

鼃對蚌鷺對鷗立仗對行騶蜂腰對鶴膝馬邑對鴻溝碧玉井綠珠樓瀚海對天陬翠眉常帶恨白髮不禁愁數尺檐水垂玉筋一彎簾月挂銀鉤棄子鄧攸身後可憐無一息坑降李廣老來錯恨不封侯

騶陬俱音鄒禁音今

唐制殿下兵衛曰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每月以四十八人立內廊閤外號曰內仗朔能放仗又李林甫謂杜暹曰君等獨不見立馬仗乎終日無聲飫三品豆一鳴則黜之矣行騶廐御也坡紀行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沈約謂詩病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也又周弘正吃而能談善玄理弟弘讓弘直弘亢氣調高于讓或問三周孰賢曰若蜂腰矣沈約謂詩病四曰

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十五字同聲唐王志愔傳鶴膝屏渠張鷟集鶴膝含霜馬邑屬鴈門郡秦建此城輒崩壞有馬馳走反覆因依以築城名馬邑今山西所屬朔州縣鴻溝地名楚漢割鴻溝項與劉約曰鴻溝以東為漢西為楚唐喬知之馮翊人武后時為補闕寵婢曰碧玉知之為之不婚為武承嗣借去教歌舞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一篇密寄碧玉末云辭君此去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玉得詩結于裙帶投井而死承嗣開之大恨殺知之綠珠詳二十光四宇宇宙也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阪版隅也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慎清平簡授吳郡守載米之郡俸薪無受唯飲吳水去郡百姓留牽其船不得進夜逃遁去歌曰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初後遊石勒過江攸以路遠[illegible]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

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遂止攜兒子以遁後卒無嗣時人哀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賀曰絕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絕嗣宜哉漢李廣隴西人才氣無雙不擊刁斗以石為虎射之沒羽號飛將軍與蔡俱為郎蔡積功至樂安侯廣官不過九卿以問望氣者王朔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恨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降此將軍之所以不侯也史氏以為殺已降予謂其殺覇陵尉不亦甚哉孫陵臣虜李氏族滅其報豈不顯哉

其四

車對馬。戟對矛。高壘對深溝。蠻風對瘴雨。宮怨對閨愁。梁上燕。水中鷗。影滅對泡浮。一元調玉燭。四海重金甌。深閉讀書孫敬戶。高登作賦仲宣樓。賈島詩狂。

鋋音禪

常引敲門行處手張顛草聖或低[illegible]醉時顛
戟音棘矛音謀瘨音帳顛音顛
戟兵器兩邊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接
柄處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雙枝爲戟單枝爲戈矛
亦兵器如鋋而三廉也又酋矛長二丈又夷矛長
二丈四尺並建于車上夷常也不言常而言夷者
言其可夷滅敵也詩鄭風二矛重英又激矛激截
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又仇矛頭有三又言可

殳音殊
揕音枕
挃音質

以討仇敵之矛也又殳矛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
刃有所撞挃于車上使殊離也韓信擊趙李左車
說曰足下勿與戰深溝高壘以待之壘軍壁也溝
水瀆廣四尺深四尺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蒼梧
南舜葬有厲風瘴氣夏謂之青草瘴秋謂之黃茅
瘴南蠻鴃舌之人又九夷八蠻又崇丘之山有鳥
如鳬一目一翼相得乃飛名曰蠻蠻[illegible]也四時不
正之氣也樂府題怨思二十五曲有閨怨西宮春

怨西宮愁怨杜詩江村自來自去梁上燕相親相
近水中鷗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玉燭
見前六孤二甌小盆也唐玄宗命相先書名置案
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其誰乎財
中賜卮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琳與弟
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開元中俱列棨戟世號三
戟崔家從愿字子龔舉制科高第爲兵部尚書數
克敕考使御史中丞宇文融將以括田戶功爲上

下考從愿不許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
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
以是止楚敬字文寶信都人性嗜學嘗閉尹讀書
不堪其躁乃以繩繫其頭髻于梁上入市入見之
皆曰閉戶先生來也因其閉戶苦讀名之魏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西
京擾亂避難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
作思鄉賦因名曰仲宣樓表亡魏太祖以從征吳

道中卒性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表字景升山西高平人曾恭王之後領荆州牧身長八尺姿容溫偉賈島字閬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能詩猶變格人僻以矯艷于元白遊東都騎驢賦詩得僧敲月下門之句欲改推爲敲引手作推敲之勢未决不覺衝人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遂並轡論詩久之後教為文返俗舉進士終普州司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

唐張旭善草書號草聖每大醉輙呼叫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為神因呼曰顛杜飲中八仙歌有之

正音攟言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荔撰荔字子巖高陽人嘉靖中舉人官至青州府推官是書以等韻分二十二部而又非韻書如京字部爲第一則云天對地日對星曉燕對春鶯云云蓋鄉塾屬對之本而首標葉向高選鹿善繼閱似乎必無其事其李國楷序殆亦贋托也

亘史鈔□□□卷（存一一六卷）（一）

〔明〕潘之恒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亘史

古史　曰正史曰佐偏方

曰霸史黃衣虞初之流曰小史

曰野史其以亘名史也自多友潘

景升氏亘之為言也說文寓諸亘

廣韻寓諸通梁太清有通史五

景升嘗乃欲兄任昉劉峻諸人深

達於弟之恭景升之自志也曰姑舍

是夫金匱石室則有司存抑小者

識之數之長之大不拘行古之道也

軒甚　眇之墨理有所

寄之　安得懷悦大聲

而　　幾家乃燀然燭陽而黯
燼下　之目大壑至為水一也
飛之淵亦一也惡至而俛小大焠火之眼
燭陽其為光一也光之明亦一也惡至
而俛激顯臣默非藏海無在於其體
而車轍之鮒得升斗以為活日星乎

晝月星乎夜燈星乎晝夜以佐日
月之照不遠用之者而會有極焉
祇小大與淑而晝趣會於其間哉
至　　已矣道何必挂於通人
四其　已矣名何必綴於下
上　以信而已矣紀何必種

其情而已矣事何
必任　驚鑑絶異奇跡
漢語是以括飽士之意快舌人之耳
而已矣語何必絶奇誕迂神怪於武
曰内紀内篇以内之而忠孝節義懿行
名言之要舉武曰外紀外篇以外之

而豪俠奇偉技術精異山川名勝
之事彰武曰雜紀雜篇以雜之而
草木禽獸鬼怪瑣屑詼諧隱僻之
用列紀以類其事篇以類至於内
之目十有七外之目三十雜之目三十
有三　目七十有九為卷九百

韵事老而弥笃于史之作其悰寄盖有所托焉马子长谓太史公好游至为史记平日所经历者皆在焉千载而下知景升有亘史也亦知亘史有景升矣

万历壬子秋日江宁友弟顾起元撰

豐干社弟汪道會書

亘史鈔總目

明潘之恒撰

内紀

貞孝　貞感　純孝　異孝

貞壽　貞節　貞烈　節烈

烈餘　期順　孝友　逸行

女貞　僕道　慈愍

内篇

閨懿　同烈　貞節　期順

孝友　閨淑　友誼

外紀

寵幸　女俠　游俠　金陵

仙蹟　仙侶　妓品　江南豔

梵釋　梵僧　閨豔　吳豔

趙豔　楚豔　齊豔　淮豔

外篇

女俠　豪俠　仙侶　田生傳

雜篇

穎譜　排譜　菌品　蝴蝶

鷹類　葉子譜　鬼子録　謔微

誠謔　䜭言　危言

雪濤小書

諧談　閨紀　詩評　諧史

雪濤小說二卷

亘史鈔總目終

欽定四庫全書附存書目子部類書類所載亘史鈔不分卷明潘之恒撰余閱此書並缺其次序抄總目于便查閱也　振綺記

亘史內紀之一　貞孝卷

天都潘之恒景升輯
石龍潘弼亮宗校

章氏二女

羅願淳熙新安志云章氏二女者歙縣人章頊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為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户稅改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是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

本志註新唐書但云幼女搏虎又無姓名而祥符經載其父母姓氏特備且云二女俱搏虎今縣南陳村山上有大姑小姑廟云又城陽山下有孝子廟不得其姓名

鄭侍制玉雙廟碑云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姑嶺亦曰義姑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仍存故名余嘗過其所訪問父老猶能歷歷談孝女事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節夫氏聞風而起慨然以為己任即村傍青山庵之前軒四楹為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為買田以供香燈

之費而命車氏之孫住庵曰覺旺者掌之余又得請于有司命長吏歲時致祭如我國家故事於是書其本末使刻廟中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衷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為虎所攫二女愛親之心勃然而興發為忿勇震動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當是之時二女唯知母難之當救豈知己身為可惜故寧蹈虎口而不自顧虎亦為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頑不靈者獸也獸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況於他物乎況於人乎觀於二女之事則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

者皆在我之衷誠有所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載之下想而像之二女之英烈猶凜凜生氣況於當時乎況於親見之者乎其見褒於朝廷得祀於鄉里不徒然也祠廟湮廢若此豈人情也哉然則二女祠廟之復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像設方嚴祭祀時舉過其祠下者孝愛之心油然而生婦人女子亦將觀感而化矣其關於教化繫於人心豈細故乎因為詩三章使歌以祀孝女并以勵風俗云詩曰嗟弱質兮閨闈發至勇兮至仁鬼神兮感動猛獸兮服馴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洄山高水深兮天宇開雙鶴交飛兮孝女來生人兮林林習俗兮日已沉仰遺風兮如在慨千載兮良心

葉姑 一云葉氏女

淳熙志云葉氏女者歙縣人親沒鞠于叔父母叔父為衙前吏坐逋官錢五十萬繫獄女以香寘頂自灼從昏達旦中夜獄官夢帝命使審其獄果前解吏所負其後叔母有疾晝夜拜叩有光曄然刲股進之遂愈卒皆制喪三年女自幼不願嫁至是於舍後即山為菴廬所事像設忽左右生兩竹旦旦有甘露降竹上太守黃誥為詩紀之序以為唐世列女五人或報

父仇代弟死或廬墓終身或父兄戰死緣邊護喪凜然與烈夫哲士爭不朽名若葉女者何遽不及至其養心治氣深達性命之理優游自得疑若過之其見重如此好佛法每誦經有大蛇下聽嘗以偈示小本本以為演暢天然云時有鄭姑亦自幼脩鍊兩人相遇語歡甚人竊聽之輒為猥下之語聞者往往捨去預自營究覽皆作九龜將終西向右脇卧兄子請曰姑自幼重脩今不跏趺無以厭人望女笑崛起端坐而逝又嘗語其嫂必毋焚我其家竟以僧禮焚之舌不壞有骨綴舍利無數年八十一墓在縣治側

亘史曰葉姑與龐公女靈照頗似且出于純孝與鄭姑皆盡養以事父母修真不嫁可謂貞矣故以龐公女例之章氏後爲神稱大小姑皆貞孝之不泯者也得並録

鄭姑

淳熙志少蘐公龍川畧志云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于歙之東岳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先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為常然人未嘗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歛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

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余為績溪令欲一見會解縣到郡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旦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牀上牀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余問其年曰八十矣然處女也余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余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余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天地工者曰此無他蓋亦道耳余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余

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晚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余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余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嚥納燒煉皆曰非是余曰竟以何者為是徐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余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豈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余偶復謂曰姑家在岳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嘗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余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靜經文意皆同姑誦清靜經余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

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余笑曰姑未嘗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也姑默默而已

亘史曰葉姑佛子也若鄭姑道家流能養氣出陽神者爾問五蘊而答五行其率對乃為真不害於道余獨怪其與葉姑遇時語安得合想自有真會處耳仙佛俱本於忠孝故列之孝女中

又云曩余登石耳山憩巖壁有盤石瀑流供三姑像詢之方羽客對曰陸何葉三姑也按謝氏歙志八仙中何仙姑者歙人亦云呂化人以呂化舊隸歙故今玉屏山何家塢是其族惟陸姑来夷堅志入石耳山

原缺第六、七葉

孝節余大母謚道傳并序

語曰惟狂克念作聖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
聖固不遠於狂而狂自可聖非欺我也抑人亦有
言使道而可獻則莫不獻其君使道而可奉則莫
不奉其親言君親誼重固難與進於道而況愚夫
愚婦乎余獨羨常居一念齊聖而能順親且媚及
王母而勸衆人也故隱栝三家言為孝節母立謚
道傳其合於亘史者有兼善焉又足風矣

傳曰母方姓與余故同邑考舟公母汪氏生母歲餘
而歿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余君鉞委禽焉未

笄王母又歿鉞母乃迎歸以親女子畜之又二載乃
婚年十六矣母性敏色莊率所為皆從儀法故去姑
姆傳而從夫家不知年之穉去其王母而事姑嫜不
知婦之勞居久之未娠謂余君三世一身孑然單立
何可無後計輒飾媵進為廣嗣地已自舉二男男後
殤歲丙午始生子湛而余君病矣既革與母訣曰若
賢為吾盡者友而今有以累若二尊人在養莫能終
藐焉遺孤靡所託其柰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
慟對曰欲從地下本願也君有命矣子在與在子
賢與賢敢不勉以聽君乃瞑母少余君一年於時二

十有四念舅姑暮齒失子所為曲事之者焉方湛浸
長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為娶名家女吳氏舉子永寧
已又舉嘉寧母輒喜曰未亡人可藉手報逝者矣遂
抱永寧自鞠之每遇除夕對余君像哭之哀見永寧
跪相哭則止永寧羸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為
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曾川曹令從所楊少宰兩公
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
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乃欲以彼易
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款之重觴累俎無倦
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寧對曰欲人人為聖人耳母

曰此意良佳第以聖勸聖易從以言勸聖鮮喻若其
兔旃母初不信釋氏家言一日問永寧儒佛同異對
曰教異而理同　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
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
耄乃齋居疏食割棄世緣日念佛不輒聲聞者感動
永寧諗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手是我念非
念佛也佛不遠矣蓋母日邁月征性現根熟一言之
下易為解了自是接人無踈親必諭之道以居恒周
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衆性不藏人過雖遇事
輒發事已輒意消每暑清冬燠衆或牽軟車婦扶前

孫挽後怡怡然忘其老也蓋孝事舅姑者閱三紀髮居者六十有三年郡大夫奉　恩詔以孝節旌鐫名里坊萬曆戊申春仲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卒之前數月永寧以謐學遠游母念之甚既而曰孫可念則可無念爲我謂之孫在我在矣永寧居旅心動星馳而歸則母屬纊之明日其慈孝相感如此明年楚黃給諫張公令歙肖綸邑乘錄其行志云

太史焦竑曰至道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世世載之至其捐世俗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游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家以孝殉夫以節教子孫以慈屢居皆爲淨坊應接靡非道妙蓋古之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則無之然則善爲道者法母焉可也序稱三家謂太史傳吳憲表洎邵侍御懋康狀中所撫拾也

吳憲金勵表曰今之士女既稱未亡人深居自衛終身不黜君子韙之矣乃若以婦任子以母任父不遺死者上下憂非笄而冠者與令子若孫受一經勸課之冀其紆紫拖紳即稱母智至見其直上學聖不惑於人言勗以克念且轉念自悟非性聖不及此太史氏謂性現根熟其知母深哉

赤山慈貞廟記

陸中聲碑畧云歙州刺史范傳正河南人爲唐相履冰之曾孫元和三年自殿中侍御出刺歙蘇湖三州造拜宣歙觀察使忌皇甫鎛之奸託以風痺辭職留居休之南以博名村母杜氏太夫人從公蒞政江南最久及致仕定居太夫人年九十七而卒殯於博村庄上鄉人稱爲太婆墩後葬范家墩之原公有女三娘俊爽明慧念先君同僚之誼聘余弱弟自謂葭玉得倚不幸余弟早卒三娘矢志不貳悲憤以死祔葬祖母之旁嘗見夢鄉人曰若能爲我立祠當報以福凡遇災患禱之輒應余忝姻亞敢詳撮實行以聞於朝上嘉納謚母杜氏爲吳國慈懿太夫人謚女三娘爲范氏貞烈夫人賜廟赤山額曰慈貞皇上褒旌至意則以杜氏之賢過於孟母三娘之烈齊於共姜直與鄒衛兩祠媲美千古矣

贊曰范母杜氏能教其子五桂聯芳橫金拖紫堂堂侍御爲歙刺史進拜觀察政平訟理元和末政奸佞競起人不見幾公能知止竟不北歸擇居仁里休寧之南丁山之趾以博名村意良有以滂字孟博實其祖稱奉母來仕令終於此女聘陸郎託名伊始郎胡

早逝女亦隨死示夢鄉人爲崇祠祀廟號慈貞皇恩
斯侈哉哉亦山爲廟之址慈懿貞烈名並山峙勒之
貞珉葉〻無已

亘史內紀之二 貞感卷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皐如居士程士良校

緹縈

西漢書所載緹縈漢太倉令淳于意少女也意傳黄帝扁鵲脉書五色診病爲人决死生多驗然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孝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

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肉刑有三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而宮刑爲腐）

漢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逓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曹娥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神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哀吟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投入其中經五日抱父屍出迄元嘉元年莫有表者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設祭命其弟子邯鄲子禮子禮字也名淳為之作碑其誄詞云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返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趍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德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烏乎哀哉銘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夫人生賤死貴義之利門可悵華落凋零早芬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

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手摸其文讀之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又云三百年後碑冢當隨江中

當隨不隨逢王巨時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解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記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亘史云古稱孝女甚多而孝子罕有述者緹縈痛父一言至感動天子為除肉刑其功德最大故首列之曹娥千古精靈得文益顯而題碑測義又何奇也自漢以來莫有髣髴其事者吾鄉先達宋羅願淳熙志所敘義民詹孝子與緹縈事類　國朝黃侍御應坤按山東時奏牘中有向孝子事在隆慶間至萬曆庚戌迎春日侍御孫成象檢出以示同社因為表之與漢安元嘉之隱見抑又相符特拈出二欵為天下男子洒罕述之媿故附紀於此亦足為觀感云

詹惠明

新安志詹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鬬殺鄰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許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為牒自

言無以報罔極之恩韋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齧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代哭掩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母特自若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聽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為奏八年五月報下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死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為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給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積粟防飢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以為惠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賜粟帛廩錢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為善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故事惟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疋米

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榜書其事於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四方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為事

向化

山東奏牘云向化係山東都司靖海衛指揮向上次男向上因接管印務慮班軍缺數負累降級於隆慶五年四月十六日夜投海身死向化年方十八歲因尋父屍不見沿海號泣至本月二十一日亦觸海濤而死是日城南海邊見潮中浮出向上屍其原穿沉香色布襖被水脫落時方晴霽忽雷電大雨既過見向化頭頂父襖徐徐浮至父屍一處家人撈取歸殮看得向化痛父自沉卒與父屍偕出事亦奇矣勘結明實相應表揚

叔先雄

漢列女叔先雄犍為人永建初父尼和為縣功曹縣長遣尼和捧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水屍不出雄晝夜號泣常欲自沉有男女各一人雄作囊盛珠以繫之數為決絕辭家人每防之經百餘日稍懈雄乘小舟於父墮處慟哭遂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曰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持父屍浮水上郡縣

長爲立碑圖像祀焉

亘史曰此與曹娥相後先事耳載東漢列女傳莫爲表之惟楊太史一詩附於左

楊愼孝津行云峨山青蟠空下映婕爲江江濱有孝娥自名叔先雄娥父爲功曹舟、趨府中泛舟越洪濤捐軀以凶終娥也痛父死臨淵矢相從練囊封兒臂珠環繫兒躬寄言與兒別〻去不再逢寧假鼉鼊梁直下蛟龍宮川后垂玄鑒江妃憐丹衷死抱父屍出依泊萼花叢戚黨悲復感閭里喑且閔風誼動今古廟貌森穹窿文紀與令伯祠墓相西東解使婕爲縣永作忠孝邦岷之山石可泐婕之江波可竭千秋菊兮萬春蘭孝娥之名焉可滅 曹娥以碑文傳而叔先雄之碑不著所遇有幸不幸文烏可已哉〻

會稽典錄云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與尚飲宴淳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淳爲之操筆立就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此與王勃滕王閣事相類一云曹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沒衣或作瓜互見

朱娥

朱娥上虞人朱回女也母早亡養於祖媼里中惡少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娥年十歲號呼突前手挽顏衣曰寧殺我毋殺媼媼因得脫娥連被數十刀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會稽令董楷爲娥立像於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唐肅詩序云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楷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具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

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乞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

亘史云二娥孟祀可無憾矣曹之得附聲千載蓋以文以字以題亦所際之幸也朱雖烈而名不彰余特表之

鄭從華

鄭從華者名昂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華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寇

山陰遇寇從華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華乃束帶立牀前躬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寇爲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苦比卒衣衾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出陸游渭南文集

韓異

異產朝邑韓少參汝慶女母屈氏封安人俱有詩才積成集矣父未強而卒屈氏孀居十四年始克從地下獨異一女安人蓋傷之有詩云弱女傾天恨余貞在未亡尤堪悲痛處無嗣更亡傳異每誦輒掩卷悲不自勝念父母不亡者惟是手澤父集幸梓傳而母集散失未梓以爲大憾書貽康德涵太史之女張氏爲乞序其辭悲楚願籍皮爲楮削骨代穎以傳母集無吝惟附青雲士以聲施後世闡幽光焉太史感其誠慨爲作序表揚之且曰有女如異足嗣矣何必生

男哉余故進之孝女籍中以媿天下末世之爲人子不念者述若心而棄之如弁髦者比比然也吁亦足鑑矣

贊曰緹縈痛父言緩急不足賴奮身上書卒爲天下罷肉刑木蘭痛父名隸軍籍亦奮身充役凱旋無能辨其雄雌此猶感激一時身名俱泰者也而異獨持遠慮含隱衷焉翰墨之流傳何與女子毫髮事而必痛心竭髮貽書自傷若此使當緩急兵戎之間其奮發寧讓縈與蘭哉世每以幽隱多棄人之大節故余於韓氏三致意焉乃其志誠不媿古烈矣

亘史內紀 純孝卷之三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二懷居士鄭本烈校

敘曰偶閱郡邑及文獻志有孝行可採者聊錄以備鄉評

黃芮

黃孝子芮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疾病芮刲股饋羹而愈正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去墓側産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黃屯是其居處也始因寇盜黃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徒屯此故名黃屯芮大和五年卒

制曰歙州黃芮謹行修身事親盡孝母病刲股以愈疾父喪廬墓以終身號泣之聲晝夜不絕祥異之迹遝遝咸知然而地産靈芝木生連理苟非至誠動天何由臻此朕甚嘉焉宜旌表門閭以褒賞貞節主者施行貞元十九年月日

查道

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湛然與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太祖平江表元方隨李煜納款爲滑州掌書記道器量弘偉趣尚平淡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在滑州母病綿惙調進藥劑經旬不解帶母思鱖魚方冬市無有道泣禱於河鑿氷解衣取之得鱖尺餘以饋母疾尋愈居喪絕酒肉盛寒布衣徒跣杖而後能起太宗遣使採訪川峽知州通判能否多不稱者唯李虛己薛顏邵曄及道等七人被詔奬諭咸平四年擢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第一移左正言直史館京東漕運使眞宗喜談經嘗命馮元講易謂曰朕不欲煩近臣久立欲於齋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止如同人便褻頂幘橫經玆坐殿則薦若果盡笑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道及李虛己李行簡三人虛己母喪明醫者曰浮翳泊睛能舌舐千日者可勿藥自愈虛己舐之二年遂復明行簡父患癰痛楚行簡吮之敗膏不唾於地父疾亦愈上立召之日令陪侍喜曰朕得朋矣將祀汾陰命道權判留司尚書都三館道求扈從以杜鎬代之天禧二年以龍圖閣待制知虢州卒年六十二道爲人輕財重義初就試貧不能上道親舊斂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女以辦喪事道傾橐悉與之且爲嫁其女是歲罷試時人以比郭代公又有同

僚死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在官雖俸入豐厚旁給宗族孤寡爲畢嫁娶者十餘家以是常匱乏所至務寛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有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嘗出案部路旁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木有文集牋表行於世

許俞

許長官俞字堯言父遜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封泰山加恩群臣仲父遜當遷以讓遜乃以遜爲將作監主簿俞風貌魁傑襟局峻整尚節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世意

遜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輿扶持就居都下俞與妻子同糲糲晨夕進饍必珍厚公卿聞者率俸佐之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吾没無憾矣祥符七年果登第授涔陽從事歸有日父疾篤俞晝夜供侍澣濯必親或問之俞言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也居喪毀幾滅性家貧假貸終大事或歷父所經由涕泣永日嘗寄泊楊州通津佛舍方春閉室靜坐未嘗出偶過琅山别院馬上忽泣下僕問其故曰我父嘗寄處此也士流伏其孝服滿詔超資授楊州從事嘗知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二子均垍爲進士

程遵彦

程祠部遵彦者鄱陽人其先自歙徙忠壯公之後也舉進士歷仕州縣有惠政事母以孝聞且性介慎恥干謁蘇文忠公軾薦於朝按軾狀奏云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彦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絶人者母性嚴甚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

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弟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詔中書量與擢用後官至祠部郎官卒

鮑氏先後遇賊紀

宋文憲公云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巖者身載明德弗售於時人號爲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羣冠相挺而起肆其屠劉歙民相驚

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授壽孫其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抽刀將剚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汚兵鋒願𢀖而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秖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愼勿聽之相爲譲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颯々起林木間類鐵騎蹴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歎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爲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後二百年

嘉靖間而有鮑允亨事李空同爲之傳

鮑允亨者宗巖五世孫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亦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螃蠏磯舟回旋不得進亟遣之登岸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曰汝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我無殺我兄賊爲猶豫不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々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用稻紙灰傅血處可瘥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々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華趙孝之倫虛邪

亘史曰允亨猶有宗巖之餘烈乎何其相類也

蕭山孝子

羅大冠云蕭山某孝子者舟人也家有老父孝子每出操舟必先計日而備其父供養所需然後往一日復當出計所備稍乏焉謂其父曰不足則賣牢中豚以膳其父果賣之得一金持而之市則贗金也而買

者已去不可追其父既餓且慚無以見其子惧惋特甚已而孝子歸曰父安否供養足否猪曾賣否其父閉目搖手不能出聲力叩之始出金而言其故孝子持金熟視而跪對曰唉此宿藏紋銀也市人欺父老故相調耳存之待兒沐船歸當隨父往市趁出以一金投市肆曰少間吾隨老父以贗金來市米肉枯魚若干公第如數與之毋多言歸而扶其父操金而適於市無弗得也而父乃怏然釋矣久之聞於官得鄉飲稱孝子焉羅子曰异哉孝子之善誑其親也雖虞舜之誠信何以加焉真心至而妙用出曾子曰惟孝

子爲能巧變此之謂也余幼聞吾兄道其事每喜爲
人誦說之不能忘惜其姓名不傳爾

顧孝子

黄魯曾云顧亮字寅仲吳縣人五月而孤素日事母
曲盡孝誠弱冠娶婦不能事姑母不言但存憂鬱㾂
没亮遂出其妻自是單居旅泊者踰十年力學行義
雖非桑梓行道咸若見大人長者一如母存之日後
東歸復娶益自砥礪名動郡牧太守南昌况公伯律
以爲郡中之賢者無過若人也肇建書塾於木蘭堂
之西延之爲府僚子弟師所著有家範匡正録感應

篇等藉同知部諶請郡人致仕長史楊翥贈郡賓顧
寅仲先生序左布政使管蘇州府知府事朱公有識
别西賓顧寅仲先生文歷歷可考云

亘史云凡人之孝施於妻子能爲父母出妻非孝
子莫能秉熟婦遂蓋自古詠之即婦賢而孝子不
得自明以傷母意噫難言矣

江孝子

元汪宣誠曰孝子姓江氏名昭字希賢郡城里仁坊
人徽士江文貞先生之繼子也昭以文貞先生兄之
子始在襁而子之母葉年廿六稱未亡人恩逾於己
生自昭甫有識痛父之無禄蚤世而母飲恨於栢舟
也即欲續其家學省定而外趾不一越塾閫夜則懸
鰲繼晷稽古攻經以圖揚顯凡所爲纘父之服而寛
母之憂者靡所弗至戚里歲時有會孝子每會食遇
有旨井輙懷以遺母在母前柔色怡聲清温動合典
禮君子曰何物寧馨古六年之績九齡之香不若是
劬矣母嘗病孝子素醫咨藥中夜起虔呈稽顙北辰
祈以身贖母母疾果瘳嘗以母命視茗入山之深有
虎咆哮而至眈眈視公公神色自若徐云昭今不免
虎口矣身無足惜奈有老母何虎若聞者俛首低尾

而逝厥後母又命須材遇一蟒蜿蜒山窩公飈言曰
江昭以母之故不避蛇虺於茲昔嘗猨虎不啞今詎
蹈蟒而死乎須臾蟒去如有驅而放之者然時稱孝
感居平復自念鞠我之恩宜與生我者齊罔極人子
效報而獨忘其所自出孝未全也矧伯父猶父伯母
猶母乎自是事伯父母視昔有加禮周旋二母之間
人無間言不第格人且足動彼蠢然之品尤難之難
者也江自凝一先生逝今四傳孝友節義相沿而世
其學人謂公大材當晚成乃以直木而先伐也蜾蠃
克類貌相肖也武相接也學相符也而命之弗延亦

相埒其不逮顏子淵者且六年邵人士靡弗隕涕惜
之嗟嗟彼蒼福善而實忌全江之門奕世載德天其
或者畜於前而豐於後乎吾以得全全昌卜之矣
論曰學士慕奇即肩行匪奇弗爲以故耕象耘鳥躍
魚來雉爭誇信及豚魚而豔異之江孝子生平學行
章章鑠人耳目不藉尺箠當猛虎而卻巨鱗猶蜥蜴
其視搤虎以脫父而埋蛇以慰母不啻過之直使虎
蛇於人異類而媚匪誠孝之感而能然哉

方孝子傳

陶若曾曰孝子名玄鳳字儀甫邑諸生玄龍弟也父
良舟母周氏稚齒即以孝聞己丑春玄龍游學於楚
歲飢疫癘大作母遘疾孝子日夜扶侍奉藥靡唯謹
目不及睫者且閱月母卒孝子大慟數欲絕杖而起
憑而立水漿弗御憾不即及母於泉也已扶柩厝於
師山時盛夏酷熱山石若焦而孝子貧亡所得苫蓋
晝曝烈日中夜枕塊露寢拊膺號不絕聲當是時地
幾爲裂又數月玄龍聞訃自楚歸相持而慟謂孝子
曰吾遠游母病不能侍歿不得與於哭泣之哀徒使
小弱弟蒙犯霜露暴處於荒墟蓁莽間是吾罪也乃
爲剪荊棘規土基結茆而椽之而孝子於是始有居
泊服闋徧謝諸戚屬誓弗娶曰吾將以佛事報母恩
使得脫離苦趣徑生青蓮國土是大弘願也遂薙髮
爲比丘一意焚修膜拜誦彌陀資母冥福六時不輟
云里中長者居士爲感動曰孝子捨世間法爲其親
吾儕盍捨世間財爲孝子茆椽湫隘願以爽塏更之
而孝子於是始有菴其時邑侯劉公聞而嗟異爲作
廬居記又數年邑侯余公顏其菴曰哀哀蓋取之蓼
莪詩云自是四方游士道祁閶者亡不躡蹻造請以
得一覿孝子爲快孝子習淨業久行益苦名益張而
檀越之樂施者亦日益衆乃即其菴稍稍拓而大之

層臺幽榭締構一新而師山且爲佛道場矣當孝子
失母時年甫十六迄今又二十有六年而孺慕不置
每對客譚及母涕從橫垂兩頰悲不自勝其至性如
此余官於祁常一再至其地輒低回不能去云
外史氏曰師山故多虎始孝子之暴處於此也虎數
過其前輒弭耳以去豈所謂誠貫精微理感靈獸者
耶聞之古有徐節孝處士者哭母慟呂溱造其廬歎
曰令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泣也余於方孝子亦
云當日山靈不知如何震動呵護至今使得爲開山
教主也豈不稱希有勝事哉

王氏傳扇

耆德王世澤者字澈大三世畢傳生一歲而父客死病中以詩扇遺之及長聞是言輒慟哭不止覓扇已失乃重購得之珍重一展如覿父容乞汪左司馬賦詩紀之載在太函時年七十餘猶孺慕不衰遇忌日匍匐墓所不忍歸余覲於庚戌年八十八矣其孺慕一如初每執扇號泣聞者悽愴或以爲過則語人曰吾恨不得如黃香扇枕於生前寧使手澤棄捐孰可忍也乃共嗟嘆之項子之翰字季宣能善承其志奉扇不啻奉親歡北游徧謁名公題詠余索視扇殊非佳物其寶重可念矣季宣又言翁甫弱冠以卜塋馳歸遇虎山谿人馬辟易仆地虎垂首過之無所傷人以爲孝感嘗娶妾湖陰察其不安於側竟還母家後元配遂舉長子繼室舉子三諸孫繩繩未艾天之福善不誣矣而詠者特舉一節何哉盖存扇翁以寄思他懿行所不欲言其長厚類如此

亘史曰少原之婦哭其遺簪吾恨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歸王君之哭扇不寧惟是彼傷背親早固未敢一出入相違也嗟夫世能不忍其細而能忍其大者[illegible]與故徽孝者觀其細行可爾

方澈伯

潘之恒斷指解曰方澈伯字穆孫同社友方嗣宗次子也奉二親居陳州喪母程毀瘠雞骨自支萬曆丙午四月八日嗣宗忽中瘋痰兄康孫令取牛黃蠟丸進之穆孫私籲天曰父病深非牛黃力可救吾用指代薑投入湯劑天或鑒其誠不難以身贖也遂斷小指一節和牛黃飲父疾有瘳明年春康孫歸述其事議者曰然指斷臂在佛說猶屬波旬聖賢孝行忍無尚此解曰然則聖賢以誠格天非乎湯禱於桑林截髮翦爪以代犧牲天爲降甘霖故君子表徹孰無去於髮爪者而謂指可忍而斷也彼誠於孝寧一指之惜雖捐身可矣康孫者澈侯字也言與泣下謀侍父輿疾以歸此其腸可斷無論指矣爲之謡曰鑿枝單求牛哃水則赭薑有脂弟斷指而兄爲之悲

方矜式

方童子矜式澈伯之從子也父曰澈澤有名諸生間外父吳季詢余盟友爲鴻臚序班卒於官獨女從壻居無息子澤聞訃觸暑奔燕京往返數千里輿櫬歸葬積瘁不自覺猶奮志下帷於聯墅携式與俱辛亥仲春三日式侍父側晨見咯血一觥俄而汗濕溪下

血湧出數升惛暈少選又出數升皆瘀而紫色惛暈如礽式年企舜象見父疾暴發延醫未至急無從之聞古有割股救親者遂引菜刀刃其左腕刀鈍不得割齧而翦之投滾湯以進父少甦乘肩輿歸室翌日即愈貌更敷潤孝哉式也能為父去病矣又五日而父始知之余聞而諗焉取其童心足見天性得附紀之方氏素以孝友著必有食其報者

汪鳳齡

鳳齡里中汪氏子也幼治經生業雖家徒四壁立而菽水承歡溫清無廢禮歲癸丑方弱冠忽遭母程氏

於八月中風痰刲股療之母悶絶不得蘇年僅四十有九鳳齡傷母早逝擗踊悲號彌日夕不輟鄰人咸為墮淚至十月父元橋因妻程氏亡感痛成疾年七十四矣鳳齡復刲股以進僅延二旬亦相繼以亡嗟夫自非天性純篤金石不渝能勉於一而不能勉於再能氣決以奮激於暫而不能忍於持久彼視捐身可救將其心為之奚膚肉之是惜耶友人汪君國偉為余矜此質行足以風世勵俗而鄭君應秋程君國仁又云鳳齡貧甚且苦志于學力行孝弟非好奇要譽者比余特列於孝友之林

許氏世德傳

余識許李公思雲於金昌恂恂有道君子也已知從子賓游于丈執之圃乃因汪道者鳴瑞而過思雲於金陵新河上思雲近登七十將為詩以壽今且逾六年而思雲方從勝鳴瑞屢訊徵余言請得紀世德傳自贖遂緩之愆乃為傳曰祁昌許氏世以隱德聞而敦孝友著稱作自雲谷公父子始雲谷公者諱璽字惟信自號雲谷與彭澤陶虛谷余宗人西谷結方外交稱三谷先生能世相好也王母耄矣喪厥明公潄舌舐之百日而明復終壽賸然母葉孺人病亟藥不

可為乃禱天刲股立起之其施于周急藥病者棺死者殆無虛日乃思不匱之孝聞彭澤陶醒老得良知真傳且以醫學著將訪之夢神告曰蟠桃會需君遂盍醒老之學之執而交其猶子即虛谷也游歙巖鎮與余宗人結黃山盟即西谷也三谷同庚同志卜巫相源聚𦿆樓焉因修黃老術而蟠桃之夢始驗已乃遇劉真人講金液大丹丹成傳淨明忠孝之旨性命雙脩德慧並進而醫道遂入神化門多[illegible]士而四方徵聘且闐咽於街術自是貲益饒施益廣自度扶足以濟人間游金陵當道擁篲虛左待惟恐不得

當淮揚黃使以郵驛迎公於邸而輸苑彭公又迎入金臺甲辰回維揚復與潘陶二谷會倫然而逝人以為龍沙仙侶云有子伯仲季三君應奇應徵應瑞皆繼室連孺人出應奇業精進綽有父風刲股起連孺人病其大節甚著而醫譽亦鵲起一孝立百順生許世有孝德成之以母節而聲望日彰諱者盬之有司造廬表焉長君謝衣冠弗御曰吾無德以堪也應徵忠信著於江湖以為難兄不敢當雁行其孝讓又足術矣應瑞即思雲其質行更邁二兄自恨生晚不能盡養于父事母惟曲謹於其歿也伯仲外游獨襄奄

穸之役以私田輸之公無忝值虛谷公游湖陰李公侶之舟中倉卒示化李公具棺斂如禮扶櫬歸於陶而勿令有悔陶之諸孫感誦至今不衰與余兄松野交三十年主計數萬金毋錙銖爽至于焚券數百緡以周親朋其高誼尤不可枚舉矣當李公之以老傳也宗伯牒下冠之進賢李公謝弗御亦如長公其高尚又足嘉矣

亘史云刲股異孝也雲谷以是捄母即得其報于妻連氏連氏以是捄夫即得其報於子仰雲周旋者二世猶環者三人孰謂天道遠耶仰雲之弟思雲孝友更篤侍寡母疾經年衣不解帶敬兄如父無間於親友之言與兄弟同體捐室資歸之衆置祀田出于己與朋友信久而愈敦可謂純德君子矣行年七十而行義懋修吾有徵於許氏世德作孝友傳以報友人汪鳴瑞之請鳴瑞亦世德名家其心有同孚者矣

天都[illegible]纂
止[illegible]乾氏校

异孝

叙曰　國家既重孝道以風天下顧有割股之禁蓋割股始于本草人肉可治沉瘵之說自余叙肝異得母視割股為常將不禁而止夫以為常而猶行之乃所以為異也若孝子何容心於彼奉藥以修尚有憔然之色況當父母疾危呼天叩地而莫應試以金石草木計窮無所之而出此徒以誠格

何暇圖全吾取其真而已夫惟真則純偽胡可久李湯二太史為世道遊異慮每為之防乃于吳宗之孝行推奨如不及噫是有取于真孝子也惟真孝子即割肝亦可為常股何足異吾故以二太史言首列之而宋之本行并附于後

李維楨曰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夫封股者虧體也何以言孝孔子蓋又言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曰孝之始則猶未究其終故以身之故而虧其體者不可為孝如以親之故而虧體于孝亦何損焉古人有死其身以全其親者潘綜之頭面四創也吉翂之不脫械也韋俊宛陵女子之禦虎也賈直言之飲鴆也長孫從直之受矢刃也其情無可解其計無可如何然而有死有不死則天也君子不以成敗論而總名之曰孝且非獨子之于親也臣之于君亦有之孔達之成衛董安于之寧趙紀信之救漢身死而君無恙君子許其忠而況于父子乎若夫封股以療親病身不必死而親可以無死人子亦何愛何憚而不為此與嫣皓之出石叩頭流血覆面孫法宗王少玄之刺肉灌血于枯骸也不

必死孝者也故可為也然則禁封股以行孝者何民為夫無益于親而徒死不愛其親之遺體而徼孝名者設也如石奢申鳴余齊民之屬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親而有知地下目且不瞑彼其意欲出于封股之上以為名而不知其居不孝之科也吳宗之封股愈母疾學士以為孝行而詠歌嗟嘆之表章之集以成編不佞叙其不悖孔曾之指如此云

湯賓尹曰嘗與　朝臣論云凡出於為　君父者不問言之是非行之是非皆正人皆君子也凡出於為身家者不問言之是非行之是非皆邪皆小人也

熒股救親之事於先王之制聖賢中正之道不問其必合與不合要以生心之所不能自已忘身而急親則可以對天下萬世矣以是事親曰孝子則以是事君曰忠臣不亦可乎因讀吳宗之孝行叙書志感云汪廷知叙云吳宗之者篤行君子也居常聚順未遑更僕其於母陳孺人之疾延醫祈祝百方求乞無論矣乃焚香容禱請代以身迨病勢瀕危計畫無所復之爲之吞聲忍痛割股肉以和湯藥一進而母病遂瘳當其剸刃之時濃血淋漓昏憒撲地空中若有提之醒者此其精忱感格不容誣矣宗之閟不欲彰久而望影者漸趋與論翕然矣之事聞有司下棹楔以旌其孝盖亦人心所同然云汪生曰宗之誠能人所難能者哉夫人子當親之疾情不容已不愛財力以瘳之猶易易者何至代命戕軀不惜以身事也此與忠臣殉國何異余盖聞之宗之矣子之身體髮膚誰非父母有者以父母之遺用之父母又何難焉嗟夫人之所難彼之所易迫切之至不有其身可謂純孝矣其見褎于閭里蒙旌於有司有以也雖然此非宗之意也宗之之心惟知有痊其母而已乃因以邀譽宗之更恨其閟之不固矣余益以知其孝之純也

尹童四孝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其心誠于愛而不可僞爲也世每詆刲股爲好异　國典所禁以此稱孝恐天下趨于奇邪之行以今觀尹氏之四童子果何爲而爲之哉四童子者歙北鄉之上豐尹氏產也父曰周虎母鮑氏夫婦食貧而相莊勤苦賃舂以淅米炊蒸爲業居巖鎮一壓者三世生四子長名夢炎萬曆庚子生年十六次夢昌壬寅生次夢呂甲辰生最少者夢夏丁未生未及揚烏之齡母復產二女以多產成瘵將不起四子泉號屢夕不能成寐夜共臥一樓虔禱于天咸願以身代向見其父亦竭力行孝從游勝蓮菴聞潘孝子渙以割肝救父交禮拜之此善根所由種也今歲乙卯四月之朔里俗持齋供觀音大士病者丙楊枝清冷水施之名曰聖藥炎與昌隨步拜香親往乞靈于潛川紫雲巖若聞人言母病深矣豈勺水所能救惟割股乃可感格耳炎昌歸夜藏雞髮小刀二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耶惟夏少可掩而圖之夏不肯寐謂兄必先我割我乃無號號則父母覺皆不得割於是毅然伸臂交縛而相爲割不覺痛夜寂無聲凌

最炊一槃投臂肉其中以進母母若甘之者而父亦
不知然蒻肉不任割長與次𤸷甚而少者亡爲斜父
持母久倦不暇理其襍裾見其漬爲鼻血也偶曳少
者臂最縮而苦之則創大潰矣詈而加笞驗之三子
各有創遂不得蔽父已心盡伴數其罪不敢聞于外
家有祖母年七十五矣欲泣而交讁之市人乃覺而
相嘖嘖者塞于塗長猶羞澀不忍舉臂少者含淚麾
其肱僅示人炙痕蓋割後而復爇香以籲天者也
亘史曰孟子曰無尺寸之膚不愛也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以所愛養所甚愛以所甚愛忘其所愛此之

謂良知良能雖曰小子已造成人之域烏能因年而
少之或引毀傷致尤取憎純粹之士則吾人乍見孺
子必有惻然于衷者矣

叙肝異

春秋時衛懿公有臣曰弘演（讀如乳）有事於使翟人攻衛
其民曰使鶴鶴實乘軒余焉能戰遂潰去翟人至及
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
於肝畢呼天而啼曰臣請爲襮（襮與被之襮同謂表之以腹也）因自殺先
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
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
明萬曆丙申年儀真縣東三十里名朴樹灣有村婦
張氏因姑病篤齋禱竭誠而無效應忽一道人抄化
於門婦問姑病何以療之道人曰惟人肝可以療之

問肝在何許曰在右脅下唯刃可以出之婦就旁冶
得屠刀向右脅軟腹橫割三寸腹如噎不得肝又直
割下三寸肝出三頭長寸餘緋黃色婦亟割之以行
纏纏其腹向廚炒熟亟餉姑姑曰此從何來曰隣家
宰猪分餉及姑耳姑爲少喫婦出向廚下即憒憒仆
地少時而甦不七日而創沒姑遂少延里人呈於郡
懸棹楔旌曰愚婦興孝（辛亥八月十日余親詣孝婦於家訊所問不謬年五十矣）
亘史曰嘻此神異事也何以愚稱至人入火不熱
入水不濡行絶壁如凌空不礙者誠之至也婦誠
於孝不知出肝之足斃人也故無斃彼視出肝如

破指碎唇耳

萬曆甲辰秋九月銅陵縣有烈婦李氏嫁佘謂道樵人也婦績麻奉姑值姑病思梨汁取諸績餘得十錢買一梨啖姑姑病尋愈後姑復病思食猪肝貧莫能得乃閉戶剖腹出己肝七割而煖烹以奉姑姑甘之夫自樵歸見婦血漬衣襦怪而問焉啟創而語之故冒風死隣人見五色雲覆屋異之乃婦割肝時也遠近聞之哭弔者萬人聲動天地旌旛紳佘觀察敬中命子孝廉佘翹呈之有司將以上聞余從郡中王總戎貞伯館遇青陽李太學兄弟可培可封親語其事

而四明陳九思作歌紀之其叙云往余舟過廣陵見民間婦有剖腹活姑者有司豎以棹楔表厥宅里余即詢之士人云其人尚無恙事屬目擊言甚詳確余聆未竟神搖心駭歎艷者久之至不敢坐蓬窗俛首屈躬而過且憾彼時采風者不以　上聞是爲闕典甲辰冬孟余客新都館於王貞伯大將軍第席間偶會秋浦李太學伯仲譚及銅陵佘謂道妻李氏事并感維揚之異即挑燈作短歌而弔之辭曰廣陵孝婦孝無比剖腹活姑身不死寥寥郵落走萬人赫赫芳聲照前史江南銅陵更可紀佘家有婦氏曰李蚤年結褵嫁貧夫夫業負薪婦織枲兒啼女泣俱不顧努力但願姑甘旨一朝姑病思食肝囊空夫出伊誰市引刀剖腹五臟見七割淋漓血旋止捫創力疾烹進姑姑食頻知味鮮美此時天地亦震動三光改色萬霧靄五雲呈彩護居廬白晝見之詫隣里夫歸覓婦強視腹毋病得生妻不起喧傳走弔都邑空飲泣含悲如喪妣吾聞廣陵秋浦湯沐郡　高皇德義曾霑被二百年來培養深一時二事足相擬可憐男兒七尺身誦法古人博青紫當其大節倉卒至裂綱毀紐任披靡如何率性每輕生乃在區區一女子天恩咫

尺九閽開載書令甲千秋紀嗚呼婦人異孝絕代希不能誄君亦欲爲君誄

亘史曰吾聞有内肝於腹而死者矣衛懿公之臣弘演是也君子曰忠謂其屠身以徇君且以存國足以勸矣出肝於腹不已異乎且七割而自烹以薦焉雖烈於孝而不可爲訓也盖自割肝之事出而天下無刲股者矣且將弁髦視之矣抑程人設懿公盡食其肉而捨肝焉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何病者獨思肝食肝而愈疾何也此天所以成孝烈名不可思議祥雲擁護豈偶然哉

漢書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註馬肝有毒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耳以是後人遂為食馬留肝之説燕太子丹有千里馬荆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因謁者請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簡子曰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召庖人殺白騾取肝與之後趙攻翟胥渠先登獲甲首以報則肝固可以治疾也

亘史曰乙巳二月十五日銅陵余孝廉洽中以合

宗過里予以李氏割肝事質之而信且云廣陵張氏有道人啟之似得神力護持姑媳兩全李一誠而無避忌直剖腹中裂肝怒而出且腹堅手軟刃不得入令一女子以鎚擊之神色無悸此豈可以僞為者哉姑媳俱斃尤可憐悲爾

杜瓊紀善録云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李茂四歲而失怙恃叔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於寢室操刀破心坎下三寸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如指大一塊復納於腹用香灰封其創乃以心絮和猪肉烹之進於叔叔食之而其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色黄瘦而已茂初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夫人苟傷内膜者立死況刳心傷猶若乎然竟不死者得非由鬼神護持也乎嗟嗟亦足以敦薄俗矣

亘史曰心下三寸許恐是肝茂以姪為叔又得不死奇甚故附於割肝之後又一證也

自銅陵孝婦以割肝死之明年而歙有潘孝子事與李茂同而行特著為之紀曰孝子名煥余宗人幼為鍼工有酒食不敢先嘗必囊挈歸以遺父母母孫氏先殂乙巳仲冬父病彌留語煥以十三日齋十五日

必化去煥痛父言雖延一日為餘生念此身如蜉蝣終莫能贖聞古有剖心自明者何難以報父恩遂借斧自劈手不能堅持則縛諸几倚身就剖裂胷坎三寸許伸指内探空無有俄而肉突出如丸割片許而縮投羹麵粥中雜進之方暈倒弟燮見而驚延醫俞視創如牛目用龍骨末敷之旋敷旋乾不三日而口合父囈言可延五旬果以開歲五日歿煥奉柩合葬蓮塘山獨身廬墓與蛇虎狎居其地産靈芝數十本

亘史曰百聞不如一見彼二婦一男子何足奇哉俞醫為余言技非華陀固不能活孝子盖天佑云

臨海王立轂曰非獨孝子奇也其父何繇知其曰化欲先齋又何繇知延五旬而驗此非具根器者能然與宜享孝子令譽而墓芝燁燁榮也父名格壽六十有九因附記之

亘史曰刲肝事不知所始以爲始於真州婦及過祁門馬倚霞示余以陳孝女碑記蓋勝國時有之矣遂録於左

宋學士濂記曰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爲神祠祝史蚤夭母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

孫股肉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何忍腹女孫股以生疾復如初妙珍倀倀如有失賁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禜復燃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皆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大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刲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沱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褰筊卜於神遽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爇香自誓大母倘得生願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取肝雜竹萌烹以進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泄然創鉅甚幾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錸紙作灰傅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中前誓棄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録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按得實以聞於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

亘史曰异哉麗水之女與儀真婦同姓一以夢告一值人告俱指右脇何神授之脗合也女誓終身不嫁爲優婆夷造塔瘞母太史不以趦異貶孝余宗姪煥割心後亦廬墓三年虞奉慈氏以超度父母里俗猶或非之曰煥事生未盡也善乎馬仲履之言曰祁邑師山爲方仲子廬墓處遂剃染此山不出彼純於孝思非終其身不能已已即此一節可謂篤至而遑議其他哉余用其語以解里俗之非煥者即煥髡首緇衣猶賢於章甫而遺其親者矣方仲子名玄鳳事別見

亘史云己酉秋抄淂陳鎬金陵人物志讀之於割肝剖心事得七人焉宋四人為伊小乙劉興祖史思賢夏氏女勝國一人為顧童子

國朝二人為徐佛保黄阿回自嘆聞見淺窄因並録之以廣其異

伊小乙溧水人乾道戊子歳剖腹取肝以療母疾縣令陳嘉善聞於朝旌其門曰孝行

劉興祖表孝坊居民嘉定四年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又割腹取肝襍糜以進遂有更生之喜知縣湯詵嘉歎厚加旌饋

史思賢溧陽人慶元五年母芮氏得危疾醫罔效思賢夜焚香拜斗欲剖取心療母横匕首於鑪上祈神允許必母子兩全有一不免則不敢自殘懸立匕首於空中以示感格如是累夜虔禱不怠一夕拜乂之夜漏半匕首忽自立空中思賢擘自刺揣淂内物如拇許割取之爇以進母未幾母疾果愈鄉隣聞於縣知縣方楠旌賜酒絹

亘史云祈兩全非孝子志也有一不免則不敢自殘又若有要於神可謂什全孝子柰何犯此險事余無取於什全盖窮其初志云爾

夏氏女為沈四娘淳熙九年割腹取肝以療母疾知縣王術申改里曰昭孝坊曰顯孝以旌之

顧童子保寧街民顧四郎之子也大德己亥聞童子年始十六母吳染疾困篤不甦者數日童子籲天引刀割腹取肝雜粥藥以進母即甦翌日童子病又一夕竟死時三月三日也郡司謂其非理行孝抑不以聞君子曰傷哉顧童之殞也夫身也者親之枝也傷親之枝是乃自傷其本何此童子乃易為之出自天性豈徼倖萬一者可為哉然其一念之誠哀恫迫切通於神明聞童子垂殆之日天大雨震霆里巷晦冥

童子死二十有三年而母吳以壽終天固哀而報之矣

亘史云剖腹而死者余以為真孝雖倖而生非理之所有也

徐佛保南京江陰衛人事母丁氏以孝稱永樂二年内丁患痢醫藥罔效佛保禱於天地神明取刀剖腹割肝以為湯藥母疾遂愈

黄阿回南京水軍左衛人永樂六年五月内母病危回割肝糜粥以進母病尋愈　以上二人俱奉

旨旌表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敘曰孝子之所遇蓋有幸不幸哉舜以齋立而獲底豫古今大孝歸焉至若緜殛而禹數命奮戮而員鞭尸其志專一夫豈相悖世有申生孝已之行而不得自明亦足悲矣至若滇南慟客不以亡殖而貶其孝思遼陽羆孤不以歸櫬而殺其孺慕吾所謂有幸不幸者以此彼養志色難者與慟客羆孤致豈殊塗故得並紀

滇南慟哭記

王紳曰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 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叅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故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紳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叅政喻金閭高撫尉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爲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遁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迺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燼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

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聽遂敬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僰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涙達理麻既陳奠祭瘞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徹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爾闌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

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閙市人競來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不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惆惶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異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瘞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滿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

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眛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嘗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荐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

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於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鎦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習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瓦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

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王汝玉墓表畧云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詳著家乘考禕字子充以

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　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江二郡後　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爲總裁官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時仲縉甫十三年聰敏過人鞠於伯氏綬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毁如禮未幾綬亦殁仲縉煢煢憂患中益取經史百家言務探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王待制其有後乎　蜀王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骼未返丘隴白其情事　王悼閔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述滇南慟哭記以見志既還　王慰

勞備至蜀人咸敬愛之居無何有以仲縉名行薦者徵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縉不幸卒於官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一明年三月壬申子稌奉柩歸葬象鼻岡之原有繼志無忝十卷藏於家

亘史云覩王公滇南求遺殖之苦而程士章者不爲不幸矣斯民享治平之福蓋日用而不知者哉

程士章事載後卷

卅一　萬里尋親記

趙廷端者雲南大理府太和人棄諸生業挾青囊之術以遊中州卒乃匿無錫山中廷端始離家有子重華僅七齡至是妻已没重華年二十一日夜啼噓而號不知父之所之詣其母嫁其姊與妹即請郵於郡守而出題其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榜其背曰萬里尋親而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宮觀街道遍爲榜之以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武當過太子巖巖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端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旁一道士慰曰若父蓋以十二

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端之子重華跡父至此由南陽額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無所遇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往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呼華謂曰汝父猶未死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資以去所遺獨請郡守路郵耳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龐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從何來華曰吾雲南人萬里裹糧跡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僧

曰汝胸前所囊者何物曰路鄣僧笑曰汝父猶未死
客無錫南禪寺汝第往顧屬他道人導之明日偕道
人至南禪寺過廷端鬚髯然矣華心動而未敢請伏
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父亦絕不識華貌且以同
鄉故携之與道士同坐華泫然曰吾父遊中州故萬
里蹤訪到此君得無即吾父乎廷端笑曰吾離家已
十七年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
於是前持父而哭出所囊路鄣示父廷端讀之始驚
父子相携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
嚮助哭縉紳先生聞之共嘖嘖嘆息不已而鹿門茅

先生爲作趙氏客遊述

湝去華曰此事奇茅文又奇

謝丘二孝子

溤時可傳曰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性猾逸慕神
仙遐舉事遠遊不歸母汪氏授廣書年十六讀頡考
叔遺羹事泣曰古人一羹不忘親廣豈生空桑者而
不識父耶既納婦入門七日遂擕襆出行誓必見父
次大梁遇父小窑旅邸號泣抱持如再生父摩其頂
曰兒孱孱遠來良苦今与兒歸矣父心實不樂歸第
紿廣耳相依旬月父遺廣往汴取浮貲會伯龍起偕
凡祿自魯山來廣因託二人代侍逆走汴父得間脫
去比還躃踊幾絕忽傳父在魯山匍匐往尋弗得去
歷陳蔡鄭衛之墟遊于荊湘及于河工皇皇戚戚弗
御酒肉夜必稽顙北辰凡諸寓舍輒勸人捺脩感動
甚衆人亦每每導送久之母在家病族黨召之歸歸
侍母疾愈聞武當道人影響類父即辭母往至則非
是又聞終南山多學仙侶乃躡氷雪窮崖磴艱苦萬
狀足痺且跛竟不遇往來河汴又十餘年形羸髮禿
侍藥而已家又報母病倉皇兼程趨至見母泣曰求
父弗得又弃母養兒罪甚天地不覆載矣侍母疾三

月衣不解帶嘔溺必手承之已母安聞河埠館人云
有徽賈每二三年駕船一至貌頗肖翁儻是乎因思
母請往母許之往候踰年不得長跪而歸母衰殘不
支矣曰率妻子竭力供養結樓北望冀父來歸又以
意繪像朝夕上食痛哭比母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
空焉事在弘治末年嘉靖間有丘生名緒字繼先四
明鄞縣人父鑑娶妻余氏已又娶妻黃氏生緒余與
之不相狎父不得已爲出黃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
緒尚幼未曉比年十五父卒孝事余甚篤比余病伯
仲皆出獨緒侍湯藥惟謹余甚感其孝與緒訣曰我

即死無忘若母矣緒號痛幾絕矢志尋母頤黄去二十年杳不可跡忽夢神告曰君母在台州金鼇寺前時緒居萬齡鄉次日上郡途遇一人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圖賢而今安在緒駭詰之故乞氏養馬厮也詢以黄向往厮曰富訊我母厮帰告母母曰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今其人戍京衛矣緒乃走奴京師囑進士王杰物色其人良久不得偶大雨奴憩王邸門有避雨者叩之即周平也始知黄適台州李某緒得報即走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遠族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泣于道有見而傷者告緒曰

東門有王四嫗踰九十久爲媒儈知之乎導往詢之知黄復適仙居吴義官比明旦緒欲再叩其恙而其夕王逝矣亟趨仙居歷數十家問吴姓者不得偶遇庠生吴秉朗伯仲留止爲其家有孀氏故識黄問之曰黄已殁殯金鼇寺前矣緒憶前夢且行且泣得一面楯爲慰吴氏伯仲與之偕犯一牛觸緒于溝則傘工馬長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固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兄弟曾與一婦坐緇雲蒼嶺下疑是也二人忽入門縛與而出頤執厮役爲導緒即别二生乘輿至其地馬兄弟卸輿拜曰當于此求之酬之金

不受曰吾儕君孝豈爲金耶固授之授地而去緒居嶺下旬餘無獲有織傭者云去此三舍地名王碧川陳氏有老嫗殆鄞人乎緒懇祈偕往與奴分地訪於陳奴倀倀行委巷中忽一嫗倚門探之鄞人也扣之從來具恙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爲馳而告緒踉蹌以往母子相抱持大哭感動里閭時黄所嫁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備償之并迎翁築别室養之翁死請母入室孝養終身先是緒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析產時衆議量算其貲緒固讓曰爲若而可何言一體我嘉靖辛卯有司疏其事于朝

賜額孝友表其宅馮子曰孟子樂父母存爲王天下不與而大舜不以帝位減思慕下此孰有可重者我二子欲得其親如狙盟緊矣謝生汲汲至于蓋棺猶抱遺憾可憫也丘子不憚跋涉竟得扶侍是雖拔之閭閻之茫寐所謂通神明者非耶讀二傳便欲唏温驟騎彼豈手親不屬毛而截裾也忍哉此何異李陵耶惜近時無以此示南陽荆州公也

亘史云馮元成集爲三孝子傳以趙重華前載故削之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貞白居士丁雈年校

紀凌秋集

宗人潘旦叙曰巖鎮有貞節婦曰潘孺人程氏自其齠齡時卓見端倪及笄以適惠德公嬿婉有別公歿時孺人方青年即矢節不再醮服勞茹苦以養覲撫孤凜凜氷雪餘六十年人稱其有古孟光風既卒狀其行者少司馬華墟吳公記其事者學士新菴唐公表其墓者大參呂濱鄭公其歌且咏皆一時名流積

久成帙尚虛其端余少與其曾孫繼玄孫吉勉遊已豫知其美是後歷官中外不遑贊一詞以翊之嘉靖丁酉會余奉勑南征匏復以是請嗚呼余忍不有言以為宗族光乎廼披而嘆曰深哉乎節義之源也元氣渟滀風化隆替恒必由之是故不容以倖成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敷大化風聲所及人皆揄揚皷舞曰以節義相勗顧而孺人適生其時即以礪行高天下雖其志節氷霜肝膽日月要亦氣化之攸鍾也嗚呼孺人其世道明徵也哉方今明明在上旌別淑慝以為天下先余忝以耳目出守邉陲冠履中有若人焉於國家端有賴矣惜也慷慨於不居未免膏脂於功名之日余懼自負于明時者不無其人也嗚呼聞孺人之風其有愧乎哉因名是集凌秋將以表其晚節之芳而為世道之一幸云耳

里人鄭大叅佐墓表云孺人姓程氏諱遜先世居休寧會里有卓公為宋丞相其裔遷歙呈坎孺人之父諱俊德母潘氏潘村之自出生孺人于呈坎十八歸于母宗之處士惠德公公幼以父均禮公命出繼巖鎮之宗韶美公後孺人性端操潔既歸執婦儀門內雍睦事所後翁姑於巖鎮推及所生於潘村者孝敬

而得情義不愆處士早卒獨遺二孤孺人慟絕幾殉復深抑情竭力襄事所生姑方氏憂所後之支失繼必將以艱易情新婦或不自安二孤焉賴率家衆羅拜其前冀以誠動婦孺人泣誓曰貞一而終婦道之常違心變節背亡棄存此生吾不能矣於是洗濯膏沐嚴厲氷蘗至于朝夕饋養歲時禴祀王事供輸婣親遺贈延師教子與之聘娶皆孺人董治區分支貧給乏靡不宜于其家譽于鄉黨鄉人欲以其節行上聞孺人輒止之既遇　英廟復辟恩賜帛米肉有司奉　詔命登門以頒鄉里榮焉迨天順壬午十二

月十四日以壽終距生洪武甲寅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子二人長曰陽復次曰振宗孫男五人長曰琦娶同里汪氏汪氏亦有婦德能思媚祖姑享年九十有五記憶孺人往行獨悉嘗聚諸子若孫于庭謂之曰吾耄矣逮見吾祖姑勵志保孤若節守業非人世所易及恐歲久湮沒不傳生孝敬而必孝思吾而媿之言畢泣下諸子若孫皆飲泣琦之子綸生二子曰吉曰勉欲表揚孺人之節行于其所葬古楊塘之阡會吉已勉與余居同里夙親好請于余余故表之於阡以告其後之人曰坤順惟承乾顏昌持情

不欲生哀不容毀事勤存殁勞兼襁哺所生姑氏念孫疑懼未信後凋安知歲暮失繼待孤艱則情遷弗先圖謀婦孤難全義可識動情可豫觀吾率吾衆往拜以于吾婦吾孫庶幾兩完婦聞曰噫我心我知世難踐言能莫我疑背必捐生此生弗為姑曰婦賢我見不速媿以淺心揆爾之腹靡賢弗報報綏以福家立忘艱孤全蕃育既壽且昌恩降自天貞行弗磨永世稱賢豈知鐫述後百餘年皆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十一月朔

里人唐太史皐紀詩云兒昔垂髫時陟岵興嘆早傷哉母嫠居節苦貞自保顧復恩私重春暉被芳草兒今年長大母固日衰老渺渺東流波胡能更西倒惟有棠棣心使母顏色好

亘史曰甚矣人之不可無年也歷年久則時若近而孝子慈孫藉以聞而稱爲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余於年亦云故紀里志首重遐齡亦有感於宗節程孺人矣孺人生洪武間卒天順間其孫婦汪述於弘治間汪之婦方復以嘉靖間詔予吉洎勉迨今吉公之五世孫昌明景明復輯其文以授余且曰父垣志也蓋事歷歷九廟人逾十世恍然親見之如一日非

兩壽母曷以言傳非子孫孝慈曷以永思非先哲篇什具在又何可以徵爲余故首錄諸節烈并以論其世云君宗袞珍有賦鑑有誄玄孫勉之述諸孫載之傳具載家乘中

旌表江節婦葉氏墓碣銘

豫章胡儼曰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塟十有四年其曾孫順來北京介余鄉人胡思名録其事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叙次其始終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轍世為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固有闗遺相其夫砥行力學烝有士譽元兩徵之耻夷德弗起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伯氏呈甫之次子昭為後以紹宗祀昭在乳哺撫育盡

其心及長敎訓之以義婢然閨門之間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有憂戚之色而姑安　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童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咸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　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寔永樂丙戌十月二十五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塟歙北新洲之清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昭也孫二人長仁次祥曾孫三人長順次堅次寶玄孫十一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為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為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行修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若節婦自少喪夫守志以終身始終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信不誣矣銘曰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

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亘史曰叙文獻世家於吾郡必以江氏為稱首焉若葉媪貞壽則世所希覯矣余交其裔孫東鳳君所傳記序歌賛盈帙僅録胡司成銘亦足徵已餘載之家乘萬曆庚戌小歲日識

光復堂紀贊

余讀中川集知有光復事蓋方長公性初氏爲大母鮑太夫人紀也太夫人鮑氏爲處士榮宗公女始笄而配贈太公廷舒太公爲人仁厚寬恕博學能詩而旁通術數士人無遠近爭願託交游淄川而不復淄人哀之至有爲木主而尸祝於家者先一年娠贈公虎而後出明年以櫬還太夫人乳子二相能執杖矣虎方在襁抱惟庶子桐差長太夫人視之如一桐將婚而室燬亟鳩材茸宇使無愆期人言太夫人非獨具丈夫才未有撫孽而愛能若是者指桐爲孽桐不

自知人亦不之信也年登七十繞膝諸孫多殤惟長公甫二齡太夫人辭不受賀而目漸無覩矣又十年當大耋誕辰諸孫文學日起籍甚交游間親黨爭馳上壽遍升階羅拜太夫人遍呼而勞之衆乃大驚歷試無不見者久之能引素縷而貫雙鍼迨其終年垂九十而目光瞭然如初鄭太守玉聞而奇之顏其堂曰光復而侑以詩一時名賢多詠歌以彰其事然則今司徒公期頤之壽本自太夫人而與長公俱善稱詩蓋自贈太公始也長公諱玄靜司徒公初名主靜以廣東布政使得贈王父母如今甲乃此兩人者之懿範夫有所受之也長公洎宗之齊東公元禎名亦紀銘別載

贊曰楞嚴經云阿那律陀無眼能見因初出家常樂睡眠爲佛訶責七日泣悔忽失雙眸世尊示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精真洞然能觀掌果世尠信根遂習見性聚似光復庶可反觀

附錄

里人汪太守伊詩何處逢金母依稀五百年雲歸千里月風定一池天榮撫臨堦桂塵開置匣鈿綠窓朝忽啓秀出數峯蓮　李汎詩昨夜蛾眉庚上

見忽然兎魄又生明新縑入手初裁就舊繡從頭亦補成莫對菱銅愁髮改共誇蘭砌頌孫行覺棠彝罷慈顏喜又進瑤池玉露觥　方逌貴詩北風吹雪月墜地濕雲慘黷天地易橋邊十載月無光橋上阿兒救月狂欲求磨垢不死藥挽神索異鈎殊方孰知玉魄幸不朽雲開節徹夜見斗人皆歡呼共異之況值南呂月當酉清光盈盈雪滿頭白色照人人登樓

鄭玄媼傳

鄭玄媼者姓汪氏歙大里人適巖鎮鄭巖積公而鎮撫其室辛年百有三歲以其舍飴弄玄孫故稱玄媼云余髫年當媼百歲從長姑拜堦下猶能髣髴貌之長姑者諸孫鎧婦也鎧諸姪曰滂曰澤皆籍世講而申盟好故余得聞其詳大都媼之爲媼端嚴人也不盥沐不出戶牖不爲三尺童子所窺不佩玉不上堂溫凊姑嫜裾不複不曳毋虞風颸內外言不踰閾不攜門與人言即百歲後不巾幗不襪縷不見臧獲其宗黨憚敬猶嚴君然族有私市祖塋隙地於他氏者

媼力持不可族刦玘輩以兵媼閉戶浹旬每出汲必以身當門爭先受刺衆靡然而退中年家步稍蹇山魈晝祟以瓦石擲人玄媼在室則祟於庭在庭則祟於室若相避者終以德勝妖亦隨滅嘗詔諸孫曾曰某爲善獲福某爲惡受殃天之報施無爽願而曹勉爲善而已他若起居有常飲食有節百年如一日未嘗少異於人大漸之日亦微疾召孫曾徧諭之如前所詔若洩頫畢索棗啖而逝男女五人長適程方伯旦封夫人次適吳公自源三舉主器曰元玘次元瑢次元瓘後裔咸阜昌而主器之嗣文學特盛孫婦吳今稱壽母者年九十矣尚健步屐強飲啜思媚周姜足嗣嶶音望而知爲上壽人有子滂澤皆奇偉丈夫澤子之桀即媼所呼玄孫與滂孫世烓並籍博士弟子員頃奉攝令張公德意出壽母賻貲市米千餘石以賑諸邑中故歲雖儉而民無菜色撫臺周公旌門曰義節建坊里閈其群從之好善好施類然本支奕奕稱是惟胥化於玄媼故也恒不佞追爲立傳以俟褒揚之典若壽母梱範載後乘

亘史曰玄媼百歲誕期在嘉靖丙寅年郡太守何公顏其堂曰人瑞里中大司徒鮑公道明齊東令

方公元禎少叅程公大賓咸有壽篇膾炙人口爲鄭氏家藏其他頌讚吟什猶多不具錄盖生於成化丁亥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於隆慶己巳年月　日躬閱　五朝全盛而家運與之並昌紀靈長者必有徵於閭閻信矣

壽母傳

壽母出溪南吳氏嬪於鄭蓋次公鐸之元配也是爲玄媼愛孫當鄭之先挾鹽筴以雄於淮揚再世矣自元玘公之不祿遺饔食者過半壽母大以爲虞盡脫簪珥以佐次公槖令轉貫荊岳間而躬奉姑養無缺

丼𦚾布衣搽作劬不告勞故公省中顧私專力於什一而業復振凡舉二子一女咸自乳之日食恃粥未嘗飽有饋腥孰者必持以易粟夜分猶績未嘗旦夕廢也自次公捐館而壽母爲主籌畫靡不得宜伯滂令受賈仲澤令攻儒及仲氏出而伯氏歸内外猶轉環也族誼弛亟爲祠以聮之族室燬亟爲構以居之見飢者則與餐寒與帛見地圮則甃之野則亭之而使趋者夷暍者蔭歲大水民𣁋爲魚則令仲搽舟散以錢及飽令速濟歲大祲或遏糴則捐已帑而飛輓賑之各不下千緡先後所施予以萬計而壽母精力益強健日存慰疾苦無停晷矣語云活千人者延算一紀積一善者其後必昌則壽母之慶豈直與玄媪齊等云乎哉

亘史曰异哉壽母吳之懿行何其與祖姑汪媪齊軌也汪吳俱出名家奩儀弇儉咸能養以遂姑志得其歡心咸脫褏以佐賈游一起淮揚一振荆岳咸以中年孀居咸健持門户以策勵厥子咸有聞孫洎諸文學競爽相承而壽母之榮名猶未既也有開必先鄭之禎瑞蓋有繇矣

太史焦竑序曰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共姜曹娥皆天壤英流靡繄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佐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圃翁以鹽筴起家爲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曾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母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著無内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恒歎曰富不自行而肖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孺人雖饒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游辟雍各以材受職久之則遥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壼材而兩君綜理勤㤞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謀創爲宗祠妥先靈合羣族已而以災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楫者斂之搆亭甃塗諸便人者靡𩛿不舉頃陽庚稽天孺人曰人苦墊飢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嗇不能聚聚矣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蓄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

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賕衆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釆康悅燕御襲盛蹟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昌有不殷也哉昔鄧訓耀名於河渚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己活人奮身將相余又聞長公與次公克諧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朗積文奕世益茂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敘因出所諗著於篇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太史顧起元曰余自耳目所聞見高門華胄以閨德登九十者至為希有矣在正德中有吾鄉梅夫

人則以損齋公為之子在嘉靖中有餘姚孫夫人則以忠烈公為之夫今忠烈七葉貂蟬海內冠冕損齋百年戚畹綮戟閥門說者謂二夫人之盛德眉壽所以發祥者誠未有艾也今鄭母吳以婉順懿德克纘祖姑既世襲其庥矣太學兄弟復茂昭內德而光大之是其家積慶固有振振繩繩莫之與京者畢時彤管所述將嗣二氏而為三豈直耄耋期頤獨取贏於造化已也

鄭母百齡壽序

亘史曰予衆捜遺篋得此以文奇故節而録之

邑人程大賓曰百齡人瑞古以為希覯也乃今得於鄭母汪太孺人而親見之溪南兩吳君一伊一傳其外曾孫也乞繪史為圖而以祝辭屬諸不佞余問兩君將奚繪哉對曰世俗常珍太母所習嘗祝史所誦太母所習聞皆不足以獻考諸古逸西海神女之火棗其實二千歲請為始祝崑崙山王母蟠桃其根屈曲千里其實三千歲請為再祝上元夫人靈瓜其實七千歲請為三祝予大夫以為何如余曰嘻兩君之擬可謂與壽倫矣而未知太母之自有三瑞也在禮婦人始見舅姑必具棗栗

腶脩以表其誠母嬪於鄭門奉嫡姑祠徽音挨以赤心馥之嘉蔭百齡猶一日也而西海之棗不足語神母得婿而詠桃夭一為名卿夫人一為良貴健婦纍纍孫枝有蕃其實樹德百年光遠有耀而崑崙之桃何足以象母之子孫曾玄繞膝緜緜瓜瓞不匱于雲仍其植本既深而數枝益茂上元之瓜烏足以比靈哉祝南山者必曰有臺有萊有枸有楰而申之曰萬壽無疆又曰保艾爾後而後太母之所以為瑞固不可以歲月計矣繪史三物曾何足稱請以是為祝時嘉靖丙寅歲

二壽母期順傳

封冝人胡氏邑路口人同里太守汪公伊之繼室也以南京户部員外郎受封萬曆歲己酉年九十六矣猶耳能聽目能見步能及於庭肉食能盡一臠而必均之孫曾即姻家有餽必以分無私飽全餽者意倦僅情膳資而給餘年素少夢夢必驗伊與凡佐同上公車里中捷音及鄉與胡衆皆絕望冝人語姑方弟治醑待捷果至蓋得之夢人以為神後得封得壽莫不有先兆知靈氣所獨鍾也余外祖母方長且二歲然憒憒甚矣若冝人之壽胡可量哉息子一太學生

學文早卒繼以懋先長公佐之孫也以善奕為豪游能色養

王季母方氏王季父傑配也與王母程王仲母王為娣姒行終身和睦相友妯娌中咸以為則王母程享年六十有五王仲母王享年七十有二而王季母方春秋獨高歸然如魯靈光蓋人瑞也方為里中著姓世有耆德諸姪諸孫以丈顯者輩出而司徒公年九十有三行在群從尚少王季母半于王季母生而端靜慈愛好施能拯人困若自近屬以逮疏遠歲時未嘗失禮必有饋餉即曾玄以下當生朝髻冠婚育必有佩玩餅餌之錫諸娘中賢孝嫕淑者必稱揚慰勞之視庶孽猶所生莫不人人頌德慕義無窮雖天假之年其培植者厚矣乃適年以来輙示嬰兒之態穆穆漠漠如太古上人耳猶聽而目無見竟日坐不寐不問家人事以此稱養生即上壽將不書爾人言王季母之生也德全其壽也神全予亦曰王季母天全之非人所能損矣生正德壬申傳於萬曆己酉行年九十有八

方氏伊耆堂記

里之耆德方氏崇著曰富祐富禎兄弟也所遷自聯

墅世以隱逸名而月旦之譽歸焉由內政儷德而子孫延昌也祐壽終七十有七禎壽亦七十有二祐元配吳向杲之自出姿性端貞事二姑孝處五姒和無閒於閭里子鉞早世婦汪以節著褒揚之典出於熙朝子孫多列黌宮而顯者為御史允彥吳享年九十有六生天順辛巳年歿嘉靖丙辰年祠於呂林蔡於葉酉鄭大參佐表其墓曰百歲菴太史唐皐呂柟黃汝良楊道賓俱有題辭致足述也禎之元配吳節田之自出壽終八十有四子鑾孫大治曾孫士極士枝等俱有執丈名側室曰陳出廣陵巨族佐吳中饋

嫡咸相得甚歡以逸遺嫡而已居其勞賢可知矣予
釜以例貢任雲南順寧府通判孫大煥任南昌簿陟
太和丞皆奉重闈慈訓有清白聲陳享年亦九十有
七生弘治辛亥年歿萬曆丙戌年
亘史曰富者未必壽即壽未必多賢子孫今方氏集
瑞一庭華封人之所頌堯而不可必得者乃兼得之
可稱伊耆氏之民矣乃名其堂伊耆而記之

始興方節母傳人言母壽九十外今無所據

方母汪氏勝祖公配也以節著於方故稱節母其稱
始興何以方將之始賴母而興也　國初糧役家嚴

鮮有不隕墜者德興尉起莘公蓋嘗以稅甲充是役
矣次子大德為諸生承之猶困於金陵業替而多逋
長子逮獄勝祖季也請代繫於金陵幸得解尋染疾
即卒節母年甫二十五有遺腹生子曰道佑而兩兄
歿皆無嗣節母伶仃孤苦中外莫援絣繲紡績以子
底于成竟克允宗今本支繁衍甲里族則節母寔興
之云玄孫宇擅詞林能述其事里有節孝坊特表之
嗟乎母以一線懸九鼎岌岌乎其危哉非至德宜莫
能與令母僅以節稱孰有尚之者惟曰始興而後奕
世足頌已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母之謂也

江媪傳

潘之恒曰里中稱壽母者一時四家王季母方明年
百歲矣耄耄爾汪宜人胡年九十七亦時聞損匕箸
惟鄭母吳年九十一健步超少年人猶或不及其從
娣家大姑亦望八人也相攜周行村墅至晚始歸曾
不知倦然安適甚無掺作之若近舍西復有江媪汪
者良豎子振公元配族出新洲嬪於江佐夫若子起
家稱國工世擅垣一方技而總理內外事以一身承
之若搆居室建兩宗祠撫諸孫事事克辦夫與子弗
與聞每旦雞三號媪必起盥沐清爨洒室竟滅獲尚

未出戶則倚閭問菜傭屠販評價低昂市脩脯以饟
家人自尊及卑咸有別不煩子息一視膳也子應龍
起龍皆治經生言游太學俱以名豎世父業四方延
請者擊轂及門媪一一供具調御無疎節諸孫多穎
秀而文弱媪煦煦然哺之二子時起居媪得無勞乎
媪云吾不爾爾誰可代吾一日者蓋既耄與年四五
十時無少異則三家者又豔羨之矣子振公號菊潭
豎埒良相郡邑咸旌曰善人長媪五歲年八十三卒
媪生正德庚辰歷　今上庚戌才九十有一耳即百
歲不啻過之人以為翁之積善得良助居多云

吳大母陳媪傳

潘之恒曰余作期頤傳以蹟九十始如閨媛貞壽即年少遜必稽焉重其德也然有德者宜壽而每難于才則吾友集虛之大母陳媪實兼之矣陳氏居歙之洪源出元壽翁櫟之裔櫟舉鄉試隱於教授以發明朱子之學江東人宗之稱定宇先生媪幼嘗習聞論孟訓蒙口義及解深衣說內自媿後人之莫能纂述而身非男子無從學問父母甚奇之年十九歸方塘吳公津公喜游俠居鹽筴于淮尋質劑于句曲媪脫簪珥親紡績以佐資斧而無遺中顧憂公用是起家

非其志也常貫服而儒行卷帙盈笥四壁圖書知交多夙學好脩之士媪時解佩為問遺雖遠出孺人必延良師友以師其三子子學長宗周公既恂恂卓有斐然聲以病肺謝去孫童咸相繼躋學宮補博士弟子員與余締交者音若新俱游成均稱六館之彥媪督課如嚴師終歲居館舍無私歸者歸工謁問何故輟業對以某事當則頷之稍可已則頩頩叱之孺子安于情而溺游閒不自奮穫纘志之謂何諸孫退而相勵母逢媪怒庶有以慰其望然朝夕捲作必勤凡井臼滌瀡酒漿烹飪親執其勞又知人善任為公擇

掌記恒稱脈指臧獲無失職有過譴責立加而疾苦寒暑撫恤靡不至人人畏而懷之凜凜守成規事棼如無少廢弛公晚治廣室媪相度合程一鄉之壯麗莫能加祖墓臨危谷洪水夜嚙而漂之公及子孫皆長號莫知所出媪立招健夫刺以前和之染驗而贈之有頃得諸榛莽中復還其故而累封至今歸如焉鬣人以是服媪之才宗人黠猾者持公短長將為不利搆訟公庭媪察其寒餒而嗟來之時給衣食若等自苦殊可憐念皆悔曰吾儕誠小人哉屏跡以去卒羅盜法死不敢肆其螫媪寔以恩攝之從子違撝門

之訓迯有後言毛茨前隙以相仇媪矢諸子孫無競竟敦義如初人益服媪德為丈夫所難能至天性篤孝中外一體尤推及于近屬澤潤無窮蓋媪歸吳而陳宗岌岌矣父母兄弟相繼歿媪備誠信而收之為毅翼遺孤不啻懸九鼎于一絲猶擇群從之能心計與握筭同力令累積比于素封媪護死之猶吳之從子矣迨其晚年乃詔諸孫曰自吾為爾家婦七十年于今初奉姑嫜惴惴屏息恐不免訶譴汪太姑御下嚴雖婦能曲順而妯娌時相勃谿老婦居間調適務而平而悔謝于姑乃敢即安不然如己之負戾而未

釋也視諸子孫總總孰非翁姑遺體忍秦越以相木吾不樂有餘年故諸孫相與質成于師長佩媼訓于無數即持大體一念有不相感以化者非人矣余光重媼德雖千歲豈能渝哉今季公宗位老而執喪可謂錫類也已

亘史曰余紀里中貞壽標程節于凌秋表鮑榮于光復年皆八十有九與吳之大母陳媼同例皆不得入期頤傳而有壽紀然二家所遇之貞實處其變而夭或斬其全媼優順持盈及公偕老而子孫繁盛當必受貤封于後如司徒公者則自咸以下思榮媼于九泉可也即如傳所稱以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矣

鮑母慈節傳

潘之恒曰余以執文交鮑上卣訂為同盟蓋十餘年矣每登堂起居母氏上卣輒焦然有瘁容初交時猶羸瘠已而腴久之充溢見于面而後徵母氏之苦心為異乎常母也母氏既異乎常母則上卣為罔極報自當異常兒於是數詢上卣未忍遽言余已心知母氏有非常之德矣會母氏以甲寅季夏晦之罷壽開六袠則上卣不容無徵言而吾儕不容無言以祝上卣跽而陳詞言與泗俱也余得即所述而為之傳蓋上卣之言云母氏洪姓洪阮侹公女也十四來嬪伉儷先君先君諱獻言為世父獻書公介弟世父以郡守貴得贈先大父為文林郎大母太孺人母氏入門事文林公太孺人惟謹佐家政稱能婦年二十而舉不肖禹彝彝甫六歲而先君病病三歲見背母氏供藥餌盡瘁而殊惟存皮骨氣奄奄爾念死節易如孺子彝何自今日為餘生惟孺子彝故頋先君屈首為儒且喜客好施予死之日家無擔儲值歲凶母子恃麥為命母氏茹蘖而啖彝以麪族戚間遺以甘鮮母不一染指以飼彝也是彝朘母以生者耶彝雖稚為之哽而三咽不下傷哉乎貧至今心為畫矣及彝弱

冠事客遊以歸奉母不良於霜露卧牀褥者二年幾
癈不起母乃歎曰未亡人不亡以孺子為生也孺子
病不痊吾亡為晚矣夜以是禱朝為延醫幸𤼵孝感
偶契于岐黄術得倏起如礿然未能効母氏一日棘
懟報也尚何論苦節之貞與反哺之恩耶乃今舉孫
三人長者亦有婦矣以一綫之緒不絶倘用慰母心
乎今甲子年週懸帨在户而𤼵婗無一言以觧母戚
也語未竟不孝為憮然曰賢哉母也行年雖六十而
強半繫命于子以是𥡴孤孱且病蓋惙惙以日為年
而今幸彌康彌昌長子女矣方繞膝為歡而母氏若

不忍以栝棬進也若曰吾不忍吾夫之捐棄而令吾
有年又不忍有子之養而捐吾夫不共舉案食雖吾
幸有子之養而捐吾夫猶勝不能植吾孫而餒若敖
氏也吾抱子一若茁於空桑而今三果碩矣猶可以
立孤報吾夫今含咲于九京若然則母氏之隱因是
少舒上卣之奉母即菽水足以承顔而吾儕之奉觴
以拜嘉慶不違于母德之外而別有緣引為祝矣母
固曰狥節易立孤難敢以不腆之辭為慈母節傳而
大君子詠歌之俾節以慈著庶有馮于彤管云爾

附録

舊吳李流芳詩曰我歸豈于逢孝子眉宇軒軒殊可
喜燕能染翰師老朮贈我扇頭筆離徙感君曾懐意
欲傾君胡不語徒為情知君阿母節太苦開卷未半
涕已横我亦高堂有慈母作客不歸心惻糾茹水含
蘗且莫論美藜飯菽㗖猶負羨君有文彰母賢羨君
有樂駐母顔當年哌泣愁襁褓今朝繞膝羅斑斕我
亦從君借一觴祝母黄耇登君堂千秋萬載自不朽
舞絲含飴樂未央

武林錢權詩曰弱質秉陽剛激烈撫孤兒夜紡驚烏
泣曉鏡憶鸞悲芳執雪霜厲貞心日月期郎君蠢五

車珠璣吐宏辭浮沉隨風塵斕斑承歡時欣此梅花
翎仰頌稱霞巵

天都逸史求董匯輯 校

汪二娥烈節合傳

巖鎮汪氏二娥慶上舍公女孫也姊曰月長公東之女爲澄塘吳氏婦妹曰錦次公進之女爲里中胡氏婦吳壻楚胡壻良鏡先後皆客死月長於錦且十年其守節死烈時皆二十三歲萬曆六年戊寅良鏡估眞州與疾歸卒於宛陵道中婦痛夫棄身羇旅矣與同穴遂絕粒十一日蹺出於口發狂燥死嗣絕親知

咸爲感泣諸文學耆舊爲白有司未獲旌典邑人憐之至今越三十三年庚戌五月日而姊吳氏婦始以節歿初姊月之笄而歸吳也生子始孩復娠六月而楚死桐陵訃至節吳慟絕無生志勸者曰死難與立孤孰賢自古辨之今吳宗岌岌矣即婦以烈自耳如此襁褓者何又如在腹者何婦始爲進匕既免娠舉男逾歲殤窶且貧甚竭力奉姑終其天年乃携孤依父母居巖鎮如子婦行父母歿依於兄弟一如依父母時及子有媳媳賢能得其驩心舉二孫矣子喜浪游輒數年不歸費舅氏資斧累百者再舅氏置勿問節吳聞知乃呼天號泣向兄弟言吾不欲以身累若乃令子孫累若耶未亡人須臾忍死非爲子孫計實爲宗祏計爾若忘其累且忘其爲吳吾嫠孤一綫所延得不餒若敖氏鬼依誰之賜也吁嗟乎如汪氏詎古或鮮聞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徒虛語哉里人又言節吳與媳俱善女紅嘗篝燈坐夜及晨不寐每相對欷泣相勗也媳以良人失望鬱鬱早死節吳煢然日撫二孫以逮成立舅氏善視之如初即節吳勤憂終身其惠於吳宗大矣距生嘉靖丙午年得年六十有五其兄汝鵬弟汝鳳戚之不啻一體纖細必

周停柩堂中盡哀三日而返塟澄塘袝於祖墓余謂於禮合與烈胡並傳之所稱汪媳后岡汪若模女也

亘史云節吳與烈胡從兄弟也方胡以十二日死人皆哀之視吳之四十年爲何如余哀其節尤甚非特立孤難所遇亦大可憫即媳汪賢孝可與節吳爭光要之胡無嗣宜殉各從其志無忝矣

陶門二節婦傳

陶望齡曰節婦李氏者望齡族嫂也四歲失恃育於其祖母年十六歸予族兄尊道甫廟見有家犬自斃道食犬羹腹痛翌辰死娶纔五日節婦年少初嫁方

低眉自障不敢仰視及壻病忽改飾易容意狀凌遽既絶哀慟誠感左右皆嘆曰新婦遽能爾耶時嘉禮初罷姻戚辭去訃及諸送還哭伏地悲甚節婦徹聲收涕掖其父與至室中語曰父無苦兒欲有言父所衣飾兒非盡已物也宜以父歸雖然兒寡義無反顧而以絲縷還李氏者是示有他指而傷姑舅意也以此累父父乃去踰年節婦歸寧父父傷女幼無子欲令改適然意嚴之不敢言而使其姑娌女昆弟時時相引譬故及私窺或提哺孩幼以動之爲言婦人有夫若子如鳥雙翮蠏雙螯翮折螯解胡以自聊哉節

婦聞而疑之詭其父曰兒忽忽忘收其衣囊以來請歸取之父私喜挐舟送女還節婦登岸大言謂挐舟者曰好語主人翁吾他日嗣子及要乃當歸相見耳時長叔年纔十三四餘五人皆絶穉小或乳或攜家有大牀屬節婦臥護之夜常數起祖媼性嚴急聞兒啼喚輒詈曰好孫兒爲爾刑殺尚懶惰耶諸毋與比屋居夜夜從壁間聞之時爲泣下家既貧縫紉浣濯析薪擇米靡不躬者又多病歲特三月齋齋罷翁憐婦羸弱爲市豚肉烹之將食羣幼環繞人受數臠釜鳴欒然稍飲餘瀋而已節婦既脫歸不復省父父時念有以奪之乃令人來迎而紿言祖母病亟求與訣絶節婦少慈於祖母既聞號泣命舟將行翁知其詐也微語之故節婦乃大悔曰翁言是也謂使者阿婆空憐惜我我終無以報我未亡人死等耳不能復見阿婆也性嚴峭嫉惡守閭婦稍聞不潔見之必瞋目齡齒入其寢必手擯以出與人言然諾無改嘗謂人曰吾自知性掀掠難近唯是故歷諸苦未嘗悔也居十九歲長姒始生子鎔節婦於乳間抱養之鎔今爲諸生有子矣

節婦秦氏同邑秦君景和女年十六歸予族叔某纔

十日叔暴疾死節婦哭泣屢絶哀感左右踰年而舅亦病臨革呼節婦至前顧視兩涕不能出語節婦扶泣言翁翁哀予志慮難持久耶指其心曰此中如石願翁翁弗慮翁慨然曰爾能然吾爲鬼亦當報爾言畢遂卒家素貧又連遭二喪節婦獨與姑處日纔一炊耳然以孝養聞族中自予先宮保而下皆奇重之文僖公家居每歲時過其家必白節婦姑請揖節婦姑謝曰年稚分卑不煩大人也文僖曰若人者壯節強志可當予拜況揖乎時時餉饋之節婦閒鍼紉繁忱以答其惠蓋節婦特精女紅每操作至雞號人勸

之少息節婦舉手曰吾數口賴此以養敢自息耶節婦新寡時間歸視父母母家人多諷使二庭節婦覺其意與遽命舟來歸後弟來視之陽被酒大言曰姊識陶家郎而黃而白而爲苦守乎意謂其初婚早逝也節婦亦大勞叱曰弟毋妄言久之又迎之還勸喻益苦節婦恚甚閉户欲自盡救之免自後母家人喋口不復言矣以伯氏子本正爲後正亦誠愿力作晩乃小康節婦同門李氏者婚五日而寡俱以苦節著後年俱六十餘法宜旌萬曆甲辰邑庠上其事於有司有司謂旌禮詳重一姓二節宜先後以聞移書問

宗老宜先者宗老答曰以節以貧以早寡二婦均也李五日婦秦至旬日其爲後先者乎迺以李氏節上使者奏之　詔旌其門論者謂鸑鷟之菌希世之瑞也或共穴騈晦而獲之或曠千百里不一見豈州推里舉按籍較多寡度地裁有無若徭賦長者哉予姑志其槩以需之遂爲二節婦傳

鄭氏雙節傳

嘗謂具烈性者方能持苦節故尚節所以貞烈也吾有感於鄭氏雙節爲之立傳

傳曰雙節婦者姑汪媪爲長齡鄭公文治配容溪汪公鶩女媳程孺人爲治妾子榜繼室故儒程公智女也自汪媪卒於節命從孫杰烈嗣榜逮今三十五年而程孺人椽苦如一日烈就籍名天官郎京兆需次爲顯揚地諸孫岐嶷各露頭角而汪媪之貞蒐用慰懽泯先懿而屬余追叙之其意重可傷焉盖汪媪之嬪鄭年十有八兩娠不克舉遽罝側李妹人言主方少何亟爲媪曰事有不可知吾寧見卯而求夜不愈旦而求卯乎未幾治容閩輿疾抵五城去長齡僅二舍而死媪聞訃勺水不入誓與同穴出夫故券盡焚示毋生理迎櫬歸蓬跣捬擗屢絕越六日闔户自經

李妹夢神告曰嫡殼而子者其雉經曷解之李驚起排救則已垂絕踶而言曰妾幸有身娩而雄也微夫人弗翼矣媪吁而進匕時年二十有三逾五月榜生媪爲鬻鞠雖不乳而液爲枯甫二齡李忽殂榜又病癎法在不治媪顙天願損己算益榜以衍嗣榜得不夭舞象能讀誦則績紡佐之夜分無倦燈熒熒照室有光皆淚血爲漬也榜年十八爲娶婦黄亦喜抱孫而黄殤繼室以程即今壽母稱孺人尚健在無恙也初孺人出自儒門歸未匝月上奉寡姑下哺稺子中持中饋以代尸饔勸夫下帷翔聲於郡邑未期而夫

以疾捐館舍孺人春秋纔十有八爾視死以殉如腐草朽木等上背姑婢下遺孫負雖堅志如石弗忍居此以溥空名發之任益重於疇曩而敢一日弛耶於是撚作勞瘁以養姑撫嬰不遺餘力值姑病衣不解帶者月餘所育子復賈若奪之於懷而汪媼三十年辛勤盡付諸虛亡而志益戚戚矣孺人曰本植則實滋本蹶則支衍椒聊之實繁衍盈升詠遠條也苟得存吾宗祏後嗣其有昌乎於是立兄子本烈爲後歲丁丑冬十月二十二日媼忽召婦程執烈手而語之曰以是累若吾可下報夫子矣辭音琅琅神氣甚爽

遂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三孺人哀毀執喪罔不盡禮語具前太史張公一桂狀中又二十五年爲萬曆壬寅有司採兩校所呈上之部使者以需　旌典歲給廪餼有加烈將倚肩戟下冀爲陳情又十年辛亥孺人年六十二孫四人女孫二人咸繞膝有曾有甥矣孺人歎曰老婦偷生四十餘年三世殞墜禍慘異常先姑獨當其阨賴先姑修省以回天眷俾老婦竊蔭於桑榆敢一日安享以忘先姑之劬勞蔬食荆布濳如也

亘史曰二節皆可以烈而有不爲也故寧苦而貞之貞而無變猶可以節自安若媼於宗祀岌岌矣辛早爲之計令側室有子有子而母亡子復病以至婦孫繼殞終媼天年皆憂慼之日也烏可以不傳哉若程孺人者既壽而康　表封且有待故不具論

附錄旌表劄付一道

禮部爲行移勘合事今塡貴字一千二百七十號勘合劄付直隸徽州府比號施行須至劄付者

一件爲旌表事精膳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國禎等各奏保及覈勘過孝子節婦烈婦烈女等例應旌表案呈到部看得前項各

孝行節烈事情既經各該巡按御史奏保及覈勘前來合行該原籍官司照例旌表以勵風化該本部擬於本月二十九日早　朝面奏請

旨緣是日恭遇　免朝除將奏本送科備照外等因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該司類行直隸府州著落承行各該官吏照依本部先年題准事例各給與無碍官銀三十兩行令本家自行起蓋牌坊除已故例不優免外見在者仍照例優免人

丁二丁侍養終身之日子孫照舊當差各衙門仍將
奉行過日期及用過銀兩數目造册繳報毋得延緩
有辜　恩典及指稱科歛取究不便等因連送到司
依奉合付前去煩爲塡發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劄付直隷徽州府照依勘合內事理
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節婦四口

口謝氏德玉係祁門縣民謝世顯女年十六許字
儒童李天眷未歸夫殤德玉聞訃奔喪伏尸慟絶已
乃斷髮納棺矢不再聘遂留事孀姑撫育嗣子全貞
守志歷十三年而長暝看得謝氏琢玉姿清鍊鋼骨
烈鎈折鶯於未合深閨斷白首之盟剪拈鳳於將分
殘照隕青鬟之泣因孀姑幼嗣而忍死隨芳飛玉委
以相從千古猶生一時宜閘合照例旌表故民李天
眷妻謝氏貞節之門

二口汪氏程氏俱歙縣民婦汪年十八適鄭文治文
治死妾遺腹生子曰榜汪撫如已出長娶於黃甫舉
子輙殂程氏榜繼妻也榜故程年十九婚纔八閱月
耳亦撫黃氏子如汪氏子復殤雙婦煢煢形影相弔
汪氏守節三十一年没年五十四歲程氏守節四十
二年見年六十二歲看得汪氏程氏雪繭並秀夜璧
雙瑩旗側室之留嬰苦矣慈姑之範鞠前妻之遺子
勞哉賢婦之心寒燈弔兩嫠之孤形秋雨洒一門之
楚淚生者當榮其霜閥没者宜賁於泉臺合照例旌
表故民鄭文治妻汪氏故民鄭榜妻程氏一門雙節
之門

一口胡氏係績溪胡琦室女年十八適生員程應第
甫期月應第故胡氏哀毀骨立自分一死家人勸抱
伯子爲嗣意稍解已復割股救姑合邑驚嘆孀居五
十餘載人無間言見年七十九歲看得胡氏蕙心早
秀鸞羽遄分甘爲同死之梧幾棄青春釵鈿忍伴空
梁之燕還憐白首萱幃割肌孝過於乳姑撫嗣義多
於存姪相因榮奬以勵閨貞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
程應第妻胡氏貞節之門

右劄付直隷徽州府准此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三日

亘史云因鄭門旌表雙節并得謝氏胡氏二節亦
郡中幸際事故載之以補閒見之不逮云

宗節徐氏

徐氏潘積禮妻積禮年十歲病瘵而病僂至十五歲醫不能瘳欲辭徐氏婚徐誓不他醮竟歸於潘其容色都麗莊肅視積禮甚昵令有一子形亦病僂年十六而殇先是積禮亡徐方二十三歲苦節自自晚年善以禮化俗宗婦無不敬憚以為女師卒年八十有二時嘉靖壬戌年也郡邑大夫以苦節旌其門在丙寅年督學使者耿定向直指使者宗纁太守何東序邑侯林元立為立碑親致聘奠兼錫米幣以彰優卹仍錫其氏於節孝里同時宗媼貞節方氏處士備生

妻余從祖行也蓋三十年未嘗下樓不啟窓户惟徐節至晤語移日余仲祖媼王氏毎稱方徐二節為不可及也

宗節羅氏

羅氏潘顒銘妻顒銘早亡無嗣時羅年二十六食貧守節晝為人紉履夜則紡績以為常有女名娥嫁方竺亦貧而嫠晚節母子相依也以萬曆辛巳年卒距生正德甲子享年七十有八歲

宗烈徐氏

徐氏潘嘉會妻年十三以姑呂病迎侍尚未婚姑亡服闋而後成禮方數月而會出賈湖陰徐奉王姑以居侍王姑老疾益謹而會又自湖陰以瘵歸矣徐為醫禳窮百道不愈乃焚香籲天刲左股襍糜以進萬曆己卯三月二十六日會卒徐號慟幾絕水漿不入口母注諭不聽遂自經別室中後會死三日爾毋為殮乃見股創士族呈之郡縣表其閭曰貞烈

呈人程嘉士狀曰徐氏潘嘉會婦也會幼孤母呂撫之呂病篤亟思一見新婦逆徐歸時年十三會亦未勝冠故不婚徐雖女子事姑如母旦夕侍疾唯謹姑卒哀毀如禮服闋會始婚婚數月會從諸賈人游湖

陰徐奉王姑以居王姑老且病徐事之益謹其臥起食飲盥櫛搔抑靣倚攙扶於徐至唾洟溲悪手為蠲滌無難色王姑尋愈則會又自湖陰病瘵歸矣徐事會視事二姑又益謹醫巫禳治窮百道為之不愈乃焚香籲天自嚙左股引剪刀刲之為肉糜以進家人無知者王姑覺語其母母勞兒良苦徐注曰兒既委身潘氏萬一有不諱即頂踵狥之何有於股是年萬曆己卯三月二十六日會卒徐號慟幾絕家人環勸之謂若年少何憂乎無家而自苦如此徐厲聲應曰而輩以異志窺我耶遂絕口不入水漿母諭之以百端

不聽乃揮涕長號哀請徐引身避曰若是是速兒死也家人知其意不可奪特之嚴不得死旦日趣謂王姑吾苦餒願一食麵家人以其求食無死意防少懈徐遂經別室中時三月二十九日後會死三日爾殮之日姻戚爭往臨之肤創未復凜凜有生氣爲郡邑大夫咸表閭嘉之程生曰里人嘖嘖談烈婦事余聞之拊心酸鼻涕涙涙下也烈婦事夫暨二姑凡三病者計其歸潘六年蓋未嘗一日離床下供湯藥執役勞苦極矣且潘生婚不數月而賈亡諭枯槁憔顇即室家之私帷薄之愛亦淺乎其未久也顧生刲股死

以身狥皎皎烈烈毋亦其天性然哉令丈夫聞之當自羞鬚眉愧冠佩矣

姪婦吳氏節行

潘之恒曰吳氏姪一驎婦也宗出溪南幼失恃事兩繼母不違父志父憐愛甚十六嬪於驎驎爲孝廉兄次子稱介婦能柔順以自下妯娌間嫂洪孺人視猶息子也驎少任俠多從酒人游每出奩金散之必旣而吳無吝色少近其意居閫內三年人未聞其詳語及謔笑聲既生子紹慶之明年驎病足法在不赴吳侍湯藥無怠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而驎竟殞吳哀盡禮惟以撫孤自誓而孤亦尋亡吳痛哭曰向之不死爲此兒也而今誰待耶洪孺人曰昔者而夫死吾冀而子之存以存而夫縱而子亡吾猶冀爾之存以存而子是爾一人之身存則三人存亡則三人亡也吾何賴哉吳益不自釋曰吾爲夫忍死以事姑爲此子可負薪也今欲予奚望而尹未亡耶季子駒進曰母所謂存者謂伯若季在也伯季而有子即仲之子不亡矣少待之以慰母乎母重傷其心吳敬諾誠如叔言請需之得見繼而後死語在巳亥年吳獨居一樓足不踰閾即娣姒中無得覯其面者嘗語人曰夫

以不行死而吾猶作地上行尸蓋雖稱亡而志亡久矣如是者又五年無日不病病以不藥而日深每食必自祝曰奚不速死以見吾夫至戊申而病革矣猶語姑曰傷哉命也仲不能有子而嫠不能見伯季之子吾子姑向以存我者頗毋遽亡之于是臥簀者數月不復語會怡婦吳之殯在祚乃彌留者二月舉櫬及郊而命絕矣舉族咸稱節婦獲天祐而知終云盖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距生萬曆戊寅得年三十一而撩節已十年矣駒之言曰吾宗不幸而多夭士猶幸而婦節聞焉至若志凜秋霜清逾瀅水不迫不徐

盡志盡情內外始終無得而間然者惟吾吳氏嫂也
叔父其志之且以不亡吾兄山史曰吾昨言之主者
里好奇行惟節烈天性所成宜廣表以風俗不易汰
也主者首肯之則是節也一字為般音一日為千古
矣志在主者烏可已哉
跋云宗之節烈為余所目擊者莫如驊婦吳詳矣
主志為張令君業徑陳之而執筆者以時近見遺
嗟乎不采于今安復有稽古事耶備之家乘為他
日地未必不如今之視昔也

附呈張令君備采録云吳氏潘一驊婦宗出溪南
幼失恃事兩繼母盡孝父憐愛甚十六婦於潘為
孝廉之悝介婦能柔順以和妯娌驊少任俠多酒
人游與相賓敬不少懈生一子而驊病是法在不
治吳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驊竟死吳誓
以身殉姑洪泣諭之曰獨不為立孤計乎又二年
而子殤吳曰吾今無所待矣姑又曰汝存則可繼
而夫與子俱存汝亡則繼絶而夫與子俱亡是汝
一身之存亡而三世相依為命曷少需之吳曰姑
在吾不忍亡亦不忍未亡請俟死期於是居一樓
日恃粥爾即妯娌毋得見其面者而所謂繼卒無

可待日就尫羸氣厭厭垂盡猶囑姑以繼嗣事傷
哉蓋卒於萬曆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距生萬曆
戊寅年年三十有一而稱孀居者已十年矣近屬
之恒為之志

原缺第十六葉

亡姪婦貞汪狀

蓋余生四十一年而喪吾同母弟季孺季孺死十年而弟婦吳撫孤鄉成迎婦汪而今有室汪嚴事孀姑秋毫無敢自逸成弱而就外傅未有息子吳大以為憂又六年以疾卒成子立自策勵益奮志下帷隆冬讀書黃山擲鉢菴踰歲僅一返賴汪力持家秉不以分志竟用過勞得疾自山中輿歸遂不起汪盡散室中嚴妝死殉絕飲食者七日余惻然念之問其欲死之故對曰婦不幸不獲終事尊嫜又不幸中道与夫訣下復無子雖有父母不忍已寡而從歸寧雖夫有

外家之戚不忍已寡而乞拯憐故不若速死之愈于未亡爾余慰之曰是皆可以無死余在通猶之孔通即外氏爲依亦不失其親如欲為宗祠計則森然者孫惟擇自擇奈何殄絕以重傷王舅心汪若自省少頃乃拜余言上謁王舅徧告諸近屬擇諸孫介如子畜之于是父母聞之而喜非伯氏吾亡吾女外舅泊諸姆姒亦聞之而喜非伯氏吾絕吾甥而汪亦自云非主伯幾餒吾若敖氏之鬼矣然察其意殊不蘄乎生以鎮撫其殘室而泊然無式穀其子之心悠悠忽忽食息而已居襲六年半怙恃于父母半取給于外

舅家不以之少累伯氏語人曰王伯之爲庇長厥之日促不足以生累也以死累之頃以哭王舅衰而病及大祥病適深始臥第近屬婦如華爲乞藥于壁汪勿飲而問于寡婦朱朱曰吾持操二十餘年嘗以節自矢于準提矣所負者一死耳汝如得之天以成汝志矣以壁爲吾惟恐其死之不速也汪然之竟謝壁使人告外舅襞室死致麋舅家麋餘者有年將以朽骨三具累舅家顧蓐螘而不難與告父母兒不能死以爲父母羞今且死願以甥廳外宅之相亟及室而疾革未吐一語僅睇王伯母爲之諾然執介如手端

坐而逝爲乙卯五月二十四日距生乙丑年正月初九日得年二十有七爾

亘史曰鄣俗以節稱比屋皆然咸相視而化無異志乃若汪氏之欲死以一言而生原其生欲以義立不欲狗嬿婉之情關寡婦朱止璧而志遂決彼視餘生皆死之日不以數年之節易其初烈志也人見其哭夫不哀而愛子不篤以爲非情嗟乎此其烈腸固非狗世情者當哭与愛之足以撓其貞秋

萬曆乙卯孟秋之晦氷華生之恒書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章節母程孺人傳

郡使君嵇公視歙篆首下令徵孝貞之懿行乃因文學吳宗孟耆舊章惇華公舉爰表章節母程氏之閭而宛陵憲副許公成器爲之狀其子應祿請於不慧爲立傳傳曰節母程氏儒士章繼本妻也生同里自程歸章者十年事舅及繼姑備孝養繼本明經未售蓋攻苦成瘵有子女三人屬母以未竟事乃瞑時二子應福八齡應祿四齡耳而女方在抱母年二十有八矣志相從將抱女以溺于河指二子是可不須乳而生矣無以女故遺累他人衆極之得不溺舁絕粒

七日衆諭之不可解維極而論者皆世情俗見謂母生可得偶何以求死爲母徐自悟曰夫語未竟者何而以死背之復啜粥飲水勉襄大事奉姑嫜盡勞瘁繼姑江每難之母不遺餘力無怨言貧無婢僕自汲自炊役十指緘線作務上供二老下鞠三雛一麻一菜無不手藝自摘萁麻爲衣隆冬不易菜以代粟一湯而腹果然夜篝燈紡績分光二子令溫習盡所受書又兼父師之任故二子相繼爲儒生其不售一如父而母不怨是不有命在乎積二十九年伯務力農嘗負薪以給着粥仲善記誦爲童蒙師僅得糈持上

王母以逮母咸無缺女適吳民恭有中外孫凡數人母歎曰未亡人自今可以報命地下矣癸丑春染疾即不起安常處順略無繫戀情聞子孫環泣乃張目曰無然未亡人宜從爾父久矣第以舅姑在堂兒女未長莫能代養今幸森森滿前復何有憾遂翛然而逝未幾應福以哭母成疾卒于廬居應祿痛力學未成不能竟父志又痛母劬勞未遑一日養也言之嗚咽思以不朽其母而乞言野史之筆嗟夫里人鮮知有節而以守節終者自母始鮮知有文以求不朽其親者自祿始一節一孝可以風來世稱不匱矣蓋章

氏之先有二孝女至今爲有司崇祀孝貞同源人心不泯其漸染豈偶然者哉

附錄輓詩

姑蘇黃習遠　琅琅亘史出貧女節皆傳一縷千鈞係孤幃二亂全霜飛探井處雨泣赴河年入地無遺憾秋陽照簡編

古郢楊行恕　層空爍發星秉德亦何磬魚腹矢矜志熊丸課一經弔形燈共焰含淚雨多零酬得泉臺別芳名紀殺青

邑人羅逸　幸際琅琅筆千秋節孝聞孤心照日麗

原缺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蘭谿後學趙一元校

棉竹雙烈傳

究陵徐元太曰余昔登蜀都望龍角鹿堂閶峯嵂多奇知必有閟靈鍾爲懷蔼非常之節以與地紀叶歸休數年則孝廉劉君攜其家來署宣城學事君諱廷齡字叔慶其先繇姑蘇徙蜀永川再徙棉竹少負奇爲大學士趙公所器其來署學也則不佞輒抵掌與談天下事罔不中窾亡何竟遷滇歸化令行至武昌

金口驛群盜褁它商誤及君舫舉無長物不滿望則矛刺君群者三而語逼曹孺人及女雙姐時孺人方抱嬰阿陵度勢不免遂偕女挾江死計孺人年三十九女十有五嬰始孩以究陵生故曰陵君晨彊起奔訴監司亟索亡骸不可得乃悉得群盜抵法君過里人勸之娶曰吾室以節死我我獨不能以義生室乎其子宇揚宇烈及亮相對泣曰母節父義而子不永合爨居者有如日君懷始少紓強就任於歸日以表揚請滇蜀楚諸臺司咸嘆異不置值楚多事事暫閣然君終以是鬱伊亡聊所至輒欲解綬去會居喪頃之竟病心卒卒三載爲癸夘仲子宇烈遂領賢書賓飲之次日即具牘部史前匍伏哀號特恊同榜六十九人悉垂涕莫能仰視從官皆泣部史愾然曰噫嘻貞烈至是哉先是者不亟以闡激揚謂何立檄楚監司所以死賊狀一如牘併得牘所不忍述者會請於朝賜額曰旌表已故知縣劉廷齡妻曹氏女雙姐雙烈之門旋竪之祠而部史遂捐金置田俾血食且永即阿陵亦附祀而勿殤之禮也

贊曰夫變起倉卒計不暇施惟心有所持必歸於正彼且視舟中爲𠤣離視長江爲樂土矣嗟乎烈蓋難

亘史鈔 內紀卷七 貞烈

言哉其心固無蘄於身後之事乃若夫以義報子以名揚則貞烈之餘輝也然則烈胡不可爲也而世不皆然則烈之可愍者尚多矣已丙秋抄客長干因閱傳而為之贊

亘史曰蘭谿諸生趙一元語余劉長公中丙午鄉試次公登丁未進士出令蘭谿則徐司冠所稱觥奐尚足符也天不泯二烈則顯其後以揚之其報施善人何遠之有余讀牘中語可傷焉故列于左

牘爲異常大變貞烈可憫懇乞俯賜表揚以妥幽魂以培風化事據四川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劉付蒙批據綿竹縣中式舉人劉宇烈呈稱烈父

延齡由萬曆丙子鄉試筮仕南京寧國府宣城縣
學博歷任四年有餘以甲午年九月陞雲南府晉
寧州歸化縣知縣携家舟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
夜抵湖廣武昌府金口驛偶被江賊曾福等明火
登舟逼近母妹隨行兩僕一婢俱罹重傷母曹氏
携妹變姐年十五歲被賊持刀追逼母妹義不受
辱遂同孩弟陵兒投水父齡身被數鎗良久方甦
次早當赴院司控訴於十二月初九日將曾福等
一十四名捕獲追出原贓已正典刑撫臺郭惟賢
曾於年終奏疏彙　題父齡抱憾之任復具前情

呈楚蜀滇三省院司俱蒙批允會議題　請目今
卷按批文可據但楚蜀間關縣力寡控闕蓬懸邈
貞烈久沉父齡賫憾歿烈同兄生員宇揚弟亮彝
藐予影霜露淒心摯相從於九原冀報安於一第
乃儌天幸獲借玉成但念三畚之養未伸聿通之
綸何補楚天夜月可憐萬里飛甍蜀國家山忍望
三江去浪及今不舉事久將湮懨乞垂念幽魂曲
為拯拔紓三子終天之慟慰一門在地之靈庶母
妹無生而若生俾諸孤殁泯而不泯涕泗具呈等
情蒙批布政司查報本司看得舉人劉宇烈所呈

伊父劉延齡之任過楚江洋遇盜母妹輕生就義
貞烈可嘉委宜旌表以光風化但查被劫投水事
在武昌彼時罪人盡得必有審明卷案可據未經
行查遽難允　題合無請乞本院移文湖廣兩院
查明至日會　題旌表蒙行准湖廣布政司咨稱
隨經轉行武昌府備查回報遵依弔取盜犯曾福
等始末招卷到官逐一查得歸化縣知縣劉延齡
委於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內携家到金口朱家
湖地方灣泊被盜劫擄財物逼妻并女變姐及幼
子溺水身死是實先經告明院司道府緝獲盜犯

蕭正元曾福等一十三名貲審明確各擬梟斬招
詳呈允成獄詎武昌府抄逃犯人蕭正元等招內
供稱正元同夥盜胡國用曾旺等於朱家湖地方
强劫原任雲南歸化縣知縣劉延齡妻曹氏懷抱
幼子并女變姐俱被胡國用等吶喊亂斫奔跳下
水等情緣由在卷該本司看得旌貞之舉所以維
世而植人綱誠重典也曹氏自溺查招內雖未明
供强逼之狀然劫盜意在得財所刃害者抵敵耳
氏以女流弱質挾幼女孱兒身無寸鐵盜亦何意
刃害之乎度其時必有逼勒污辱之情氏自量死

盗與死水等耳遂捐生就義而不欲與子女并辱
賊手也通之一字該司必有的傳當是實錄所有
曹氏及瓊姐節烈委足嘉尚但事干表揚重典應
否會　題本司未敢專擅等因蒙批據呈楚中拾
卷甚明閱拾未竟令人淚漱漱下烈哉曹氏并女
瓊姐及幼孩俱瘞江魚之腹不謂女流中植立如
此叅詳劇盗意在刼財使無凌逼彼曹氏母女有
夫有子同時遇盗尚可倚恃胡為輕身自溺此中
逼辱情景可想而知但劉延齡存日呈中不明言
即今日劉宇烈呈中亦不明言蓋皆有所不忍可
得之言外者此而不一表揚將使二烈沉淪九原
抱憾非所以闡幽光而維風俗也該司再與生員
劉宇揚宇亮一問當日情景另詳報奪蒙此又奉
總督侍郎王象乾批曹氏及女瓊姐貞烈委可嘉
尚仰候會　題行繳奉此依蒙行據綿竹縣申送
康膳生員劉宇揚前来呈稱母曹氏同妹瓊姐萬
曆二十二年月日夜於湖廣武昌金口驛被盗凌
逼投水於時父齡環衛宇亮近身一婢兩僕搶攘
中俱聽從我則生不從則死之語母妹忽失父弟
湧身赴水賊始驚駭退散此於滇省覆詳內業據

實稱報但念父齡居官趐趐欲盡陳而勢轄難弟
烈攊管凄其未竟說而心先痛緣此含情言外冀
在曲體愚衷倘非迫於污辱之詞寧遽甘於沉淪
之慘懇乞軫枯骨於九原賜華衮於一字俾生前
苦節永留死後之幽光庶三子鬱懷均荷二天之
怙冒等情該本司面詢劉宇揚本生當時原未偕
行母妹投溺之狀惟聽渠父延齡遺語及二弟與
一婢兩僕所傳說蓋母子之間事有不忍備陳而
情可得之言外以此質楚中通之一字則曹氏母
女明係不受污辱自甘殞命應合照例題　請表
揚謹會同總督王查得原任雲南歸化縣知縣劉
延齡携家赴任偶於江中遇盗其妻曹氏及女瓊
姐不受賊辱遂各投江而死其子劉宇烈歌鹿鳴
之次日即泣血具呈伏地號哭哀聲甚慘慟不忍
聞無論臣心惻然泣數行下乃同中六十九人及
臣衙門聽事各官無不相視流涕如以其身當赴
死之日者此等節烈何可終令沉淪有涓曹氏及
女瓊姐倉卒遇難慷慨捐生綱常擔負之極堅牢
瘞江魚而不忍沾濡於多露死生關頭之已破牢
輕鴻毛而不忍視息於人間毋誠閨內之丈夫女

寔閨中之烈士一門雙烈萬古流香臣查往牒溫
江縣原任江西萬載縣教諭任高妻李氏舟中遇
盜母女三人俱赴水自溺已經撫按會　題建坊
旌表正與曹氏死節異地同然所當亟為表揚以
慰幽魂者也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本部署
部事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李廷機等具　題二十
二日奉
聖旨是

野史氏曰迂哉俗儒之陋也彼二烈之志奚俟近於
身污以言而後稱辱哉登舟之辱即可死矣尚奚俟

其逼乎使逼而後死雖九死猶以為晚爾為二烈計
必先死而後得免于逼也免逼之烈與受辱之烈豈
可同日語哉今必欲飾不可明之志強不必有之情
是烈亦出於逼者非天地之正氣人倫之純德矣次
公曰曩不受辱原母妹之心也衆議以逼猶拘攣之
見也必此關勘破而後貞魂可以永安父子之抑鬱
得以永紓矣雖死者復生不能易吾言請以質之有
道君子

或曰楚江魚也腹亦非也貞烈之寃不散必將為靈
為神夫豈無龍堂貝闕可居也而波濤出沒乎哉

亘史云余既跋綿竹雙烈以為貞女之寃必游龍
宮貝闕久咸迂其言後檢道藏張君房尸解部中
載神仙水解一則與余臆論頗合并附錄以證余
言之非妄爾

水解二仙

王進賢者琅琊王衍之女也遭石勒略共侍女名六
出赴黃河自誓不受辱即投河中時遇嵩山女仙韓
西華出游見而愍焉撫接二人救而度之外示沉沒
內實察濟矣西華即將入嵩高山授以道要今在華
陽易遷宮中矣六出本姓田漁陽人浚儀令田諷孫

也年可二十二三體貌端正善有志節故能與進賢
同赴於河又田諷曾有陰德行善福及六出故亦得
仙也

水仙（琴操云琴曲有十二操十一曰水仙）

揚雄琴清英云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
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
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
援琴作子安之操

原缺第九葉

朱烈婦傳

程學智曰烈婦者海陽曽氏女及笄而歸備兵掾朱生良相婉孌有志掾善女紅以婦道聞久之生謁選得中都司倉使趣烈婦從而烈婦主中饋最稱當是時朱生美少年負才氣銳意功名芥視軀體矻矻勞瘁無道力故得疾寖甚烈婦刲股肉和湯藥進生病尋愈無何疾復大作烈婦憔瘁不欲生夜輒視天祈得以身代生曰吾疾不起矣宜善襄吾事烈婦淚涔涔下潛自食酖毒矢同就木為同官諸內人覺競相醫解不即死及生逝乃撫膺長哭曰未亡人死且

決矣柰何魅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然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遂哀號閉門復嗝餘酖七日不食死死時若女僅十有二齡為寡纏其斂服而始令他婦妾負屍闔棺云非是烈婦有是女我斂之日色如生有異風起雲輛者再督倉農部劉公為灑淚下拜事聞監司御史中丞兩臺覈無異咸捐俸助以賻令雙輛馳驛歸移文徽寧道轉聞直指協奏乞　詔棹楔旌之嗟乎今世學士譚說理道其視生死利害蔑如也一際利祿鮮不洪涊以苟就若烈婦者寧第女婦中翹楚耶可以風矣（亘史云此傳本吏歲得之維揚及甲寅歲為之志銘檢傳與同耕）

朱烈婦曹氏志銘

潘之恒曰烈婦歙雄村人父廷端年十五歸朱君良相毋居休寧之刻溪君總角負奇姿有倚馬才江夏丁公德興視公相繼為令試輒異等偶于督學試失利遽棄章句學學法律克邑掾巽需徵祿以養父母烏能齷齪逐諸儒白首窮經乎進而給事臺憲咸目為能無何就天官選得鳳陽廣儲倉大使歲壬寅攜婦曹之任婦辭舅姑于堂屬中饋姒氏躬績紝佐夫槖饘勉之曰毋謂我糜太倉粟尚足自食也君亦辭貽信篆及差使之腴劉司農笑曰碩鼠猶食黍梁寧

使婦不飽糠覈君曰仕雖為貧即不得養猶愈于辱親遑為妻子計乎劉公韙之忽從廟謁中寒疾疾且篤婦籲天請代刲股進不效君亦知不可為乃沐浴束帶倚劍於廳事秉燭誦孝經端坐而逝惟以不及終養為憾無私語及婦婦先期已數日不食聞疾革遂服鴆曰毋後于黃泉時幼女在側覺有變亟呼鄰媼救之媼紿曰朱君甦矣柰何不起視婦以為真受解解而緩于死乃呼曰何忍使我後也解者之言曰死者不可復生矣生者其可就死乎且上而舅姑須養下而子女須育汝縱不自惜獨不為俯仰累耶婦

謝曰吾何暇計此養有孫在育有祖在即無祖孫吾因息劉義逵計此乎終不食乃縊級自固語女毋令殮者手吾尸遂以癸卯六月念六日絕命後君之死五日猶以為緩云劉公初聞君死曰惜哉朱從事乃不竟其才而死于官宜郵矣復聞婦以烈殉大詫曰幸哉朱從事向以婦賢而廉今以婦烈而榮是國典宜郵者也申文院道若督府諸御史臺以洎臬司諸公各旌獎視例有加捐俸為賻給郵傳與雙櫬以歸自鳳陽府達吾郡守令諸公咸致奠旌其門曰烈節於是署臬梁太守署邑凌郡丞李令君均給優獎語

載邑志中君有弟良孚名賢也痛其兄以才而小就有志而未酬得嫂氏之烈而孝名益彰天之報善人徵於不爽矣弟孚貧士無繳　特思以光闡并欲藉彤管彙之異日是孚志也爰卜吉地合葬于剡溪之原亘史氏為之銘銘曰惟婦之賢相夫子脩廉於生前惟婦之烈光夫子緒業於弈葉執云畀棲傳驛以馳執云幽閨名与士齊庶幾無玷貞捺式儀中壹矜郵以洎群司嗚呼哀哉兩美必合既唱既隨自食其力終隕於飢嗚呼哀哉腸刚百鍊泪化為血齊庭掩光華山嬈節六月飛霜千秋同穴嗚呼哀哉

烈婦程氏墓碣銘

潘之恒曰烈婦程姓歙之梅口人年十七嫁與同邑張德善婚數月德善出賈武林未及朞而死訃自旅至程誓無生理或勸之曰從夫死地下自為計得矣謂姑嫜伶仃何嘆曰使吾得而有姑嫜吾安得不有生為張氏植節使姑嫜不有其婦吾安得而有姑嫜即吾須臾有生畢吾須臾之養耳先是德善有兄死而嫂嫁者程醜之其姑嫜不能諒也逾年有媒之者將以詰朝納聘程櫛沐若自為容以服珥寄鄰嫗曰吾將行矣以此備堂上一朝之饘是夜縊死蓋萬曆

甲辰歲六月七日也族人烈之為葬於竹林山之陽太學項惟中諸君高烈其行誄表其閭非婦志也又相與立碑而表其墓是年冬余登石耳山下宿東古寺友人黃公路項惟中張敬夫張師古以烈婦告登樓而墓可望也乃嘆曰樂哉斯丘烈婦得死所矣丈夫不自浣濯而為塵垢瀾浼者可勝道哉余故嘉烈婦之死在聘先也為之銘曰

嫁于張死于張得終婦于張死其棺其骨香竹其山其淚斑吁嗟乎洗耳抱石之夫猶靦面顏而何論于濁世之間

吳興居烈婦

茅維狀云烈婦婦於居三載而寡又三載而慟其夫
居仲子之墓歸則自經死聞者烈之咸呼烈婦不以
氏烈婦者爲余女弟茅氏云仲子有季父居次公者
哭烈婦而需其狀謂余家大人觀察公春秋高不忍
以狀請時余兄仲氏既之官必欲悉烈婦狀者責在
不佞不佞固無文而狀烈婦無用文也遂雪涕而爲

之狀曰嗚呼昔烈婦之與仲子背也會舉子甫五日
烈婦病且死以故仲子華匿不聞既華而不瞑者移
日若將待婦訣者及烈婦聞則仲子死既十日矣烈
婦慟而絕甦而慟曰天乎傷哉哉之不得偕夫子老
者命也又奈何使我不得與夫子訣而不瞑夫子也
今且死以瞑夫子而又奈何使我後夫子十日死也
天乎傷哉我死後矣慟復絕而甦左右衛之不得死
除刺三尺綆納懷中是將乘間死之左右窺其志衛
益密寬慰百端卒不解則姆氏數之曰而不爲仲子
事仲子母也者則猶有仲子昆弟在而不爲仲子撫
仲子孤也者即死狗仲子仲子瞑乎烈婦一爲領頤
尋繹其所刺綆自是語默舉止無大異他孀婦狀衛
者漸解去久之以其孤託兄仲氏子之而余因女其
女而指兩兒泣室中曰吾昔者須臾無死者徒以兒
故耳今幸我兩兄者收之兒不孤矣則又曰吾得從
吾母奉佛持誦作一白髮優婆夷心固甘之聞者益
不疑獨其近侍女奴時時聞烈婦獨居多咄咄語恍
惚若相應對者始而怪之久則以爲常不復問也未
死前五日夢仲子來投書戶外呼曰若良苦我迎若
若其偕我好謝若翁母過痛若也烈婦寤猶若有覩

者乃大悟曰吾知死日矣會寒食展仲子墓慟之幾
絕謀諸女奴將止宿墓廬意寔視爲死所聞者恐趣
之歸歸則羣女奴不解去陽爲好語不輟及旦而起
則屏女奴而誡之曰爾曹毋譁吾疲甚將闔扉熟寢
矣亭午扉不啓余從母氏排戶入則已雉經氣絕而
面如生循方書解之卒無效嗚呼忍言哉先是吾宗
黨在嘉靖間有烈婦聞於　朝而祀之是爲余從姑
至是里中稱茲烈云而家長老則謂前烈婦之死於
倭其死誠烈然不死其辱甚於死有不能不死者死
在呼吸間哉後烈婦可以無死而死之其死猶足多

向使烈婦與仲子訣而死於呼吸之間死非不烈世
固有之乃今權其重輕緩急無爽錙銖能不死而卒
死之踰三載而凜然必死之志若呼吸然嗚呼其烈
難矣蓋觀察公脫而進余生母沈生烈婦而絕乳又
甚慧父母絕憐之稍長爲擇壻得仲子或謂居仲貧
觀察公曰余知居仲有文安知其他無何仲子父郡
伯公卒於官家益中落仲子就婚婦家顧烈婦嚴事
仲子仲子安之時余先妣姚孺人歿且若干年烈婦
佐母沈稍稍總內政織畜井井家人多之烈婦顧不
懌曰吾既爲人婦而以女多我婦道之謂何觀察公

義其言遣歸仲子家成婦禮仲子有兩母交誦新婦
賢尋復偕仲子來吾宗黨迎謂仲子曰仲子吾客也
無敢贅壻仲子矣而仲子務遊學夫婦譏見者可日
計入方側目仲子當不止讀父書者而竟夭死乃今
以婦顧仲子幸耶不幸耶仲子名翼隆邑諸生家海
昌父諱守郎郡伯公嫡母徐生母沈是稱兩母云烈
婦生於丙子年九月九日死於己亥年三月十三日
享年二十有四歲始舉一女未字次舉一子元超未
㛐郎余兄弟所子女之者爲烈婦兄者四爲烈婦姊
者三而稱母昆者獨余紲也蓋相等也兩人者朝夕

婷婷父母側甚娛也而一旦奪之皓五內裂矣胡忍
次其事而文之其他淑行鮮不及載而特著其大者
仰丐大方一言以光慈門之石
李維楨墓表云萬曆己亥三月十有三日居仲子婦
以殉夫死其冬不佞承乏領浙憲士民無萬數稱說
之甚詳法當以聞上下有司表門主者言是貴家女
且其父兄皆文士文士之口何可憑也猶豫不果行
不佞爲之短氣友人王伯谷以書來子力不能得之
表門爲表墓乃表之曰居烈婦茅季之墓而書其
事如左烈婦歸安人也其父茅憲副坤是爲鹿門先

生其母沈令人其夫居翼隆是爲常德郡守守仲子
先生六十有五而始舉烈婦母忽乳絕使他人母乳
之而又甚慧先生最所愛爲之擇對而得仲子仲子
父貴而貧或言何以愛女棄之貧士先生曰此子也
才而又郡守子貧乃更倖無何仲子父卒於官貧滋
甚來爲茅氏贅壻烈婦事仲子甚莊未嘗有富貴家
而相其母持家秉部署有禮法人人言小姑賢也烈
婦不悅一旦請於先生兒聞女從父妻從夫兒婦矣
不得稱女爲人子婦曾不得事姑安用婦爲卽大人
春秋高有二兄在先生以爲然遣歸仲子家而仲子

彼有兩母烈婦事之交相歡也仲子鄉學勤獨處外塾月一歸省烈婦不以燕婧見頃之舉女女可三歲而仲子病病力而烈婦舉子舉子之五日仲子卒家人以烈婦免乳大故秘不發喪而仲子亦以烈婦故視而不含者經日既決旬烈婦始知之乃大慟曰以妾之無良而使夫子短祚以妾之不侍側而使夫子目不瞑請從夫子於地下以謝過擗踊頭搶地瀕死者數矣家人輒持之而陰納三尺練懷中圖自繆家人益衛之卒不解謀之姆姆曰是可理諭難以計奪也則謂烈婦而知仲子所以不瞑故邪仲子垂死而

聞其有子欲以子託爾爾死爾之子奚託即仲子見爾地下必恨是使仲子目卒無瞑時也烈婦憮然敬謝姆敎擲其所懷練於地家人衛稍解三年以其子屬仲兄子之以其女屬季兄女之而陽語姆吾從吾母氏薰修不夫作優婆夷皆曰然獨時時若與人對語者竊怪之會寒食謁仲子墓大哭失聲仆地留宿冢舍家人不可促歸侵陽自寬吾鄉者遇於一哀而哭乃遂委頓晨興闔戶誡女奴吾疲極且寢無譁日中猶未起排戶入則侵扶環死矣先是烈婦夢仲子來相勞卿念我良苦我故過相邀耳寤而喜吾鄉者以是藐孤從姆氏言忍死今吾二兒之視吾子女猶我也死可矣五日而烈婦死距其生萬曆丙子九月九日年二十有四蓋儒者以慷慨殺身不若從容就義烈婦縊死於三年之前而卒死於兩孤有託之後是合程嬰公孫杵臼爲一者也難矣哉烈婦仲兄曰國縉季兄曰維維與烈婦同出沈令人以茅氏父子兄弟比眉山三蘇其爲烈婦傳若詩若誄者凡數十百人皆一時名士云

葉向高傳曰居烈婦茅氏者觀察鹿門先生之女而居仲子妻也仲子名翼隆秀慧能文觀察公擇壻得

仲子喜甚或言其貧觀察公曰仲子才何言貧仲子父太守於卒官仲子乃不能治婚具就婚於茅烈婦雅相敬也而意微不樂謂婦矣胡猶女也居矣胡猶茅也言之觀察公觀察公乃歸仲子仲子有嫡母徐生母沈是兩姑也皆稱新婦賢仲子勤於學烈婦替之居恒鮮燕見無何仲子病矣病且亟值烈婦舉子家人匿不聞仲子不瞑者移日後十日烈婦乃聞屢慟屢絕曰傷哉夫子待我以瞑不能從夫子以死耶陰剩三尺練納懷中將殉仲子左右防之密不解姆氏曰仲子死矣以母望昆弟以孤望若若死何以報

仲子烈婦無以應稍自寬久之詭男仲兄詭女季兄曰兄子之猶吾自子也兩兄諾烈婦則陰絮泣曰吾今者可以釋姆氏言矣已又佯語侍婢吾從吾母奉佛持誦作優婆夷也聞者皆信獨怪其幽居咄咄若共語狀久亦不之訝寒食展仲子墓欲止宿女奴察其有異促歸羣防之烈婦徐佯自寬旦起誠曰吾疲甚思寢汝曹無譁亭午不起排扉入雉經死矣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迎曰若苦甚來從我若翁母過悲蓋烈婦以此決焉烈婦死年僅二十有四其季兄繼爲之狀仲兄水部君國縉與余同籍時言及烈婦事

未嘗不酸辛欲涕也嗟乎寧獨水部余益爲法然矣自古婦人殉節者多矣寧有如烈婦之從容委曲志決而義盡者乎其託子於兄也必死於三年之後也蓋其中劃然有成算焉計定而徐赴之不促不徐適中其會斯之爲大奇矣或謂烈婦有子可以無死余謂不然仲子死而烈婦得就訣仲子命烈婦以不死則可不死也今仲子不瞑以待烈婦而烈婦不得聞不得訣仲子竟不瞑也仲子不瞑而烈婦不死非烈婦所安也此烈婦之所以必從仲子也償此恨也烈婦無夫於地上而有夫於地下烈婦之孤無父母於家而有父母於舅氏斯不亦兩得而無憾哉又何必爲烈婦發一死也余姊氏亦以死殉夫祓　旌矣而無子以翁姑奪之迫乃死其遭値與烈婦殊而其從容處死有大與烈婦類者水部有妹余有姊足相詡也故因水部請爲烈婦傳如此水部能文得無意一言於吾姊乎

仲兄國縉哭季妹詩云於維余大夫皤皤稱黃耇有子繄八人厥後維季女母年二十餘父年六十五父曰余老矣胡能畢嫁汝五歲手畫字七歲治書史十一習刺繡二七秉機杼大夫爲卜壻乃得居仲子仲

子皎白皙溫溫不出口翁官二千石仲子居余廡有目未得比有翼未得拊奄忽翁卒官未及拜姑舅誰謂荼不苦荼苦尚可茹飲泣閱三載結縭依父母明璫雜翠翹繽紛以婀娜文錦雙鴛鴦交頸何嬿嬿維季獨不驩嗒焉如客所與爲贅子妻寧爲貧家婦兔冉歲欲墓仲忽遘疾苦季娠且就室湯藥無與伍生男纔五日煢煢失所怙男生父不視夫死婦不睹就木珠不含目視嗔如怒號棺棺不開呼天天何許堂上有兩姑懷中有兩豎忍死歷三歲爲仲營穴土擒

兒投諸兄恒若決絕者寒余適行從相送泣如雨時
維春三月哭墓薦椒稰與子本同穴安得久異處旋
歸入空房咄咄如有語著我繡襦裙解我帶如組明
發起闔扉投環逝不顧十七執巾櫛二十喪夫子三
年爲兒留速朽亦已後生者悲有餘死者甙栩栩始
謂不及嫁何意復哭汝余聞如夢寐暫別永乖阻作
書報大夫寄言謝阿母生女得如季生麋乃得虎兒
在仲不死兄在兒有父雪涕申斯章維季憐泉下
范淑人徐嫂弔詩云名家並節聲奕奕芝秀蘭香擅
南國璇閨嬌女惜娉婷十五怯嫁東家側博文不減

諸兄風烈志能武賢姑跡画堂孔雀開金屏阿爺擇
壻玉潤倫慤期未偶壻翁逝乘龍合卺贅華門于飛
僅度三稜春生女能啼兒在娠郎君一枕臥秋風舉
兒離腹纔五辰奄忽鸞孤寶鏡分隹人伏枕方沈昏
永訣未及一握手撫棺不見同衾人中庭忍對合歡
樹碧空愁見三星陳偷生羞呼未亡人願從黃土追
幽貞獨向瑣窓聲咄咄迴腸百轉如車輪襟中每懷
白練巾捐生欲伴西陵魂中堂老姑週顧勤襁褓有
兒傷伶仃慨慨稍俟歲月更憂心悄悄羣小怦勵操
一旦從中侵忽焉君子入夢驚殷勤燕語如生平相

期再結幽冥情從容殉節心弁營率令子女投親兄
今日有甥兒有生我今不媿身後名終不令兒悲勃
婷更攜卮酒瀝君塋總幃松柏淒清清歸來長嘆對
短檠淋漓雙袖淚斑泓深扃房攏屏娌伴幽貞一點
須臾傾寒飛四壁涼塵橫柔姿脉脉顏如生兄姊腸
斷年少英空餘白塚埋香纓耿耿素魄升仙行皎月
披輪瑤姬迎千秋不泯芳垒旌
亘史云下字婉媚殊有閨閣之度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貞烈婦鮑氏

里人鄭佐曰貞烈婦姓鮑氏字真叙大竑人適潭渡黃氏翁鉉夫伯壽鮑氏少具淑性寡言愼儀惠外敏中不隨衆逐靡人知其他日非凡婦也鉉商於淮死泰州伯壽與兩毋二弟貧窘相依不遑逆父喪殯鮑氏初歸禮既成莊語伯壽而身與爾室孰親而翁與妻孥孰重而安妻室之驩忘翁骨之速朽與吾甚媿為若婦矣伯壽泣曰何敢忘柰貧無資故行為遲爾鮑氏即解釵佩為資促伯壽往求之淮歲久宵迷不可得力盡而返夫婦泣相向也鮑氏語夫何可一日

安居凡諸服飾悉謝去易為伯壽衰曰勉之在此行矣伯壽復別去鮑氏子然捺持惟存一婢自伴晝夜勤紉組以給家食者六十指泊二姑連卒棺殮殯祭一無所缺力皆出於已然伯壽竟不得父骸骨鬱鬱以殞於淮託鄉人歸報婦誓魂魄追尋負載而歸庶不負吾婦弟籍一陌紙為招無憾矣訃至鮑氏獨裁曰吾復何俟而甘稱未亡夫用吾言殉父吾忍負生靳死於夫乎乃鬻所存婢中分其資半託夫之堂兄仕歸夫骨故鄉其半市鳳山祖塋隙地營四壙為祔膺曰乃今得從夫事二姑於地下矣翁魂祔夫歸乎哉歸乎哉其父兄知其志往諭曰爾之賢亦既力貧養姑於昔豈憚堅志以考終乎對曰非為貧也又諭之曰昌少寬以俟喪歸未晚復抆泣對曰婦力單矣不能迎夫櫬全歸於土而忍見其遺骨耶戊申歲之冬月辛亥壙成撤所卧具以易棺殮自製長服可周身聯綴令不可解身後事從俗豫治井井有條所遺襲汲諸器償諸戚債散所親厚者將自經以盡家人環守之遂絕食十日至辛酉旦卒距生正德丁丑九月年三十有二不及夫一歲後夫死五十有八日凡搢紳大夫為狀志歌章悼之甚備鄉族之儒黃君祚

等私謚曰貞烈既又以墓表屬余余為之表曰昔孫神妻陳氏勉夫行戍勿以兄之孫子代孫戍而死於義陳慟而死於節此與鮑氏千載相輝映心一而事符者也顧陳氏有傳於魏史而今史可無鮑氏乎哉余姑表諸墓以俟異典

卓史曰諺云婦富隔壁不如自積言其無所助於翁姑也况識大體乎貞烈之歸事無大於迎翁櫬者蓋自閨中時竊念之矣即死孝死烈夫復何憾不然曹娥之烈芳施至今豈曰小補之哉此有關於綱常正氣不可以無表者尚望國史諸君為 顯揚之爾

程烈婦汪氏傳

記曰死或重於丘山或輕於鴻毛言義重而視死輕也余為之轉語曰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丘山言惟輕死者能重義也於程婦汪之烈有感焉程可祥者歙䢖川人娶婦於汪為績谿貢士有章女是稱烈婦性早慧頗通經傳大義及笄而有家輒脫簪珥佐夫讀勉就外傅曰自吾祖以一經訓而吾父若叔咸仰學廩代耕貲館俸代養歲時暫一歸省未嘗廢書聲願子力學成吾家清潤之譽可祥果負笈下帷歲時暫一歸秉外家之則而後婦喜為得所天躬奉姑嫜勤操作井臼百汲臼萬杵脫為脫而不告勞姑始一霽厲色乃婦從塵烟中修容光潔不一見其蓬垢匪澣之狀咸驚詫為天人云歲乙巳仲春夫病瘵皇皇走醫卜典質傾所有朘食絀寸晷自逸徂冬病益劇刲股作糜以進不效明年正月十七夜爇香籲天請以身代搽利刃剜雙乳次骨遂痛絕仆地家人廉知之而股創始露然終不自明越二月十七日夫竟死婦若其與同命翻然曰誰為吾襄大事者乃強起董治周身之具力請於舅姑必二之吾相從以踵接爾剖庚書置夫懷示信舅姑以殤櫬不欲停婦攀號曰夫不天不克終百年之養獨不能少留親側以一日愈於己乎乃殯之中堂帷而哭弔者至婦匍匐答之骨崖然杖而後起遂絕火食惟飲水一勺如是者三日而後舉葬婦哭踊甚哀徹人心髓送者無不隕涕達葬所見穿穴惟一臥壙而號不二吾不起乃二之天膠寒索薪炎棺側無使寒侵夫俄而雨集凜若嚴冬婦躬夜履貍首且以身翼護語曰婦在斯婦在斯而不知已之凝寒也拊棺永訣暴訴生平役工悽惻至不能舉鍤蓋信可崩城而裂石矣山川有靈寧不為之震動耶既祔主於廟曰吾事畢矣徧謝家人叮嚀叔氏以舅姑屬之沐浴更衣退寢苫次併勺水不入口矣乳母泣勸獨不念爾祖父令予乳汝時乎曰從夫庭訓也第以不逮報爾家人寬諭不尚有節可守乎則曰人心何常吾安能蹈里婦轍為吾夫羞鄰黨之慕義來唁者交贊以榮名曰分固應爾何名可榮閭憐其苦則怡然解顏曰幸得從吾夫僊僊乎歸矣誰則迫我而以我苦為或啓其手足則瞋目曰何以辱我若不闋斷臂之貞耶越七日不死向人索金索帶索火酒不可得以所枕塊壓其腹頻自擲力盡乃止語人曰吾非欲速死也顧夙晨兩夕吾夫羸處

於野無婦在何以慰其寒欲求速死若此爾衆知其決絶為治縫衣示之乖涕曰吾斬衰安在且荆婦詎敢自豊固卻不可徐曰第脩其製吾以盖吾夫更越七日謂侍者曰正吾首吾且逝矣為語舅姑仍吾服加歛毋令見吾體乃瞑盖絶食者十有四日肩裂齒焦形如鑞貌然精爽猶若有生氣云盖萬曆丙午年三月朔日亥時也距生年二十有二從夫五年相聚未滿百日其貞烈若此豈非人瑞哉

亘史曰余讀鮑孝廉觀光狀未嘗不酸鼻而掩卷也其稱叔氏則余同社友有恒每促余立傳傳屢爲草

以悲故不忍再視輒棄去惟鴻毛丘山二語記憶不忘然則維鴻毛可為丘山亦惟丘山可為鴻毛彼重鴻毛而輕丘山也者是趍生而舍義者也安可與聞烈婦之義哉若其慷慨陳辭從容就義足以紀綱世道力挽頽波雖聖人復起宜無間然矣歲已酉夏至之明日天黕黕雨滂沱髣髴若靈之來以啓予衷者乃櫽栝鮑孝廉狀而為之傳

樊節婦傳

陶望齡曰樊節婦者會稽雞山村人同邑石浦村董君栗之婦也既字而董君病癩狀色異常父母謀絶婚雖董君翁媼亦謂宜爾也女聞之即引命自堅詞意慷慨父母弗聽迺罷餮卻飲涕泣不輟繼百方鐫喻之終無異言弟曰我不可如是卒歸於董而董君疾久形壞臭達於捆節婦與之處燕婉之愛略如恒人也斥賣衣物爵餌備投入則扶侍出則露禱又為滅醜護惡時薰燎蕩滌令人可嚮迩雖膿穢泱流而牀褥甚潔也董君所飲食嘗為人嬾棄節婦每退而盡之茹淚並嚥居數年年二十五而董君逝哀感隣里人謂之曰孺人所以為董君者至矣情立義殫可以無憾年少家貧而又無子所宜自圖耳節婦輒嚙

指誓指碎血迸衆皆撟舌不敢復語服既除歸寧父家其女兄素貴也微與之言節婦戟手大罵遽呼舟去又數歲其伯氏有始生子立為嗣而名之曰繼宗輒應曰吾前顧老姑後顧稚子人之發固有不幸於吾者吾何苦焉久之姑死竭力營喪於是縕絮盎甕之屬質賣靡不罄者負餒日甚乃歸養父家其弟婦不善也時詈曰我時胡不聽好人言而窮苦以累我乎節婦爲其弟作勞視臧獲之勤者其養視祖游者每辰朝弟婦熇臥而使姑為作糜糜熟徐起而食之

節婦無憾意歲以翁媼及夫諱日歸石浦村哭奠至老不倦時萬曆丙子季夏廿日卒於弟家年六十矣病革時呼繼宗泣誡之曰汝立心爲善人吾死且瞑言畢而歿予邑前禮部尚書羅公萬化嘉樊志行爲言於巡撫都御史溫公純將上其節於　朝會羅公歿事遂寢望谿董甥也外兄人鳳書樊事俾爲之傳耀於來祀人鳳言繼宗亦佳士取舍不苟是母之子也

亘史云樊節婦與余宗積禮婦徐氏頗類其文則可泣鬼神矣

余發傳

陶望谿曰余發者婺源韓仲子應泰妻也發於韓爲

繫之余曰東京之漢有桓發焉桓氏五更後也發之言曰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故刑翦自誓明不辱其世也願其閭號之曰行義桓發余發者明合州守念山先生女工部尚書中宇先生女弟而予友山陰令舜仲女兄發年十六歸仲子明年而仲子水死時已舉子矣發得訃哀絕堅不肯食合州公謂曰夫死植孤義也殉死者情也君子不死情不斁義發再拜曰然迺復飲食居九歲孤又暴亡發復絕漿粒求死合州公曰徒死背其生姑而傷老父猶不義也曷事爾姑若父乎發又感悟復餐於是彌勤苦治生業然燈持竿人怪問之曰夫人最爲孺子讓產推餘則[illegible]之若辱今孺子死更自勞苦何也發喟然曰有人比有主者疇昔之事也猶在腴乃有君今日之事也韓氏衰矣未亡人敢自忽乎於是益買宅十區市田倍居材千章築新宮爲韓氏宗祠擇當爲嗣者文昌立爲後而卜壤以葬仲子韓祚幾替復振者發以義聲持之也初合州公年十六舉於鄉敏慧絕倫諸子謂弗及以女類己尤愛重之每讀書談道與女微言女輒領解酬對簡要公每爲之解頤少通女誡朱子小學長涉經史容止嚴重論事引經質古侃侃如宿儒

合州公晚病滯下發來視病晝夜甚謹其孝友殆天性也尚書每言吾見女弟如對畏友合州公臨革謂舜仲曰汝有兄如父有姊如母吾復何憂後舜仲爲諸生將出游學造其姊言別發謂曰弟材要當顯達昔狄梁公姚少師勳業高世歸懸於姊惟留面好相見耳予恒爲舜仲言詩咏女士者殆謂夫人與昔者班氏有昭其文左馬也辛氏有憲英其明智僑肸也居賢父昆弟之間吾烏知其孰雄哉夫人儒雅多閒謀事識成敗儕於班辛猶曰近之若桓氏所謂無忝則誠有之矣吾故爲余發傳以比於桓發云

原缺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葉

程烈婦汪氏

郡人呉國仕狀曰余從計吏後自檇李取道還家㛐黨有為余言程烈汪者能慷慨殺身又從容就義即吾鄉故多奇節若汪氏烈尤足述焉烈為夷仲先生女孫父國理母程𤇺卒烈年僅十三乃從外家大母僑居蕪陰臥不解袙衣起不離跬步貞靜幽閒嚬笑不苟其天性也笄而字于海陽為由溪程子高婦相敬如賓不愧梁孟孝養舅姑諧諸姒厚薄一隨人情喜愠不形于色子高喜讀書善屬文北遊齊魯二載以疾歸烈躬操藥餌無少懈族醫投匙則潛刲股肉

和羹以進夫食亦食夫終日不食亦終日不食每夜焚香露禱頎以身代有時百拜至膝腫不能行猶強忍如常不欲人知也大姑憂孫病久不痊哭幾喪明則曲為寬慰謂善門無顛禍人以為痴而不知其隱衷痛楚殆有甚耳子高病革則時時侍立榻前子高呼父母永訣烈乘間執手曰君復何言子高張目語曰莊生之嘆吾安得有吾妻惟汝自計子高自以為憺日短而遺累日長以彼茂齡詎宜厚望故為是傷心之語以覘其意時烈久已決笶矢相從地下乃曰重泉再見七日為期示不欲投繯飲鴆覬得正而斃耳有頃子高死烈即絕粒勺水不嘗入夜浴而更衣結縗大姑泣諭百端終不聽遂辭拜兩尊人屬妯娌代其善養撿遺奩故笥分惠女奴啜泣危坐後子高九日死惟是正氣尚存剛腸未剡故少緩信宿視世之垂涕嗫嚅謬為然諾面從而背負者可同日語哉臨終瀉家人母啟我紉結毋厚附身棺取具焉而已嗟乎自烈歸程雖云三載計其燕爾僅四閱月耳所謂一日之聚終身不二者非耶當其侍疾經年不言勞苦忍飢決命不動聲色方之漸臺待水宋宮蹈焰者可同一轍矣烈年二十有一未知詩書而胷有完

經都緣自性蓋此志一定可以貫金石泣鬼神故于世情世味與身後之名皆不意屑而獨行其志其能慷慨而從容也有以哉世有鬚眉男子而懷二心者可以愧矣是歲萬曆壬子長至日撰

方士翊傳曰烈婦汪氏者諱閒休寧由溪程季元倬之配產歙巖鎮年十八歸于程程故望族後先以儒稱季年少頗以翰墨自娛婚甫四月輒治裝為東北游游二載竟與疾歸烈婦侍之婉至為結衣帶者累月久之季漸不支家人皇皇泣視婦猶作寬慰語閒者初甚訝徐覘之始知其心碎而腕肉為枯蓋陽以

是解堂上翁嫗也季將華脫目而亂始婚易別中道
棄捐柰若何烈婦撫所言曰死生命也第先之無多
慮七日為期黃泉相見季歿烈婦隱忍視含斂靈
前三晨夕勺水不入口家人念婦賢又憐其侍季憊
也咸來勸諭烈婦猶作寬慰語季在外婦可以奉舅
姑季已歿婦不可以累舅姑然竟絕食至七日氣息
尚存徐語家人死者有知其將以未亡人戀戀餘生
乎氣不復納唾不復嚥凡後季九日凝坐而逝將逝
起沐浴易衣着處手自加紉囑無復啟視寔萬曆壬
子孟冬十八日也賦年二十有一先是季歿後牀下

喀喀如有聲遍跡之無有也烈婦繼瞑而聲不復聞
異哉真誠一念達於幽冥信無間已烈婦蚤即失恃
畜養于外家自勝婦以來中間離合生死之故未嘗
一日稱如意跡其顛末總無可測其淵衷似乎取諸
世者彌嗇而全諸己者獨完也烈婦大父其清父國
理與余同里閈素相善余得耳其事深慕義無窮為
撮其大者傳焉臥水氏曰古今殉夫死者芳躅相望
往往一念激而耳如飴此際稍稍需忍便不能允今
日不能死明日若不欲生矣然而貞懿淑人根器自
不同又非必嫺內則具才智者所能庶幾以余所聞

汪烈婦即其訣別數語直令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無
論笄褘中人就彼以激烈鳴者亦未可一例論世間
丈夫惜命輙以溝瀆為辭孰謂死節果易易哉
亘史云余聞之汪夷仲烈之大父也烈之諱曰閒其
生之前夕太母程夢月麗于門語夷仲云婦產必女
矣余今者夢月麗于門月屬陰故當舉女已而果然
夷仲命之曰閒夫月陰之精非女德之純不足以當
之且麗門為光閭　旌表之兆烈婦一生從容殉義
盡于閒之一字余故為填諱而著其奇列于亘史時
癸丑孟冬放生日識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謝節婦

陶若曾曰婦姓胡氏祁諸生宗時女年十五適儒生謝與爵與爵故家貧治經業未二朞而歿囊無儲而膝無血胤也獨有一菻髮姑耳婦哀毀慘裂欲自盡諸戚屬力勸之曰若夫已矣若即欲相從地下其若此堂上老人何是與若相依爲命者與其婦從夫死曷若使姑從婦生乎婦無以應乃彊起睬事篤孝姑先意伺色務曲中其驩無何姑以哭子過雙明爲瘵食飲起居殊憒憒婦實左右代睬自與爵歿後家赤空無以餬口乃拮据爲生計躬井臼推布操作自朕旦至丙夜不休非其力不自食非其力亦不以奉姑其自食率取麤奉姑必調精脆歷四十餘年而飲酸茹苦如一日也姑年逾九十忽疾作謹扶侍憂形於色計所以瘳之者且百端藥請醫禳請巫𪛉請苾芻心殫力罄不辭勩姑以老憊竟不起哀毀甚亦若哭其夫初歿時起而治喪具無不曲盡內外翕然稱之以爲是婦也而實能子云素端重動必以禮不見齒

不修容不措足於閫戚屬往來俱謝絕不問姑既背逾益自飭日閉閤操女紅不輟曰吾藉此爲先世供魚菽之祭餘以爲老身辦後事期與先君子共此一抔耳時年六十有五

外史氏曰世俗論婦節獨難其死者而生則否不知生何容易一婉弱女子以孑然之身當家道零落之極形影相弔艱楚備嘗自非鐵石作肝安能自初笄時堅持於數十年之後哉嗟乎疾風知草寒歲知松政以其不萎落耳如必死之是而生之非何以爲孤貧勵志者勸

原缺第三至八葉

方節烈程氏傳

野史氏曰節烈者矣節而以烈終所謂從容就義奇而正者也君子有深嘉焉加於烈一等矣節烈爲槐塘程氏女名族也旣嬪於方以婉順宜於家人夫大法之死眞州也姑嫜匿不以聞節烈朝對鏡鏡中見法將盥水自發響乃忖曰夫歸乎不見其形而露影於鏡徵響於盆殆鬼歸乎而詔予以清潔自守乎聞外諱而復寂姑飲泣無聲節烈曰此殆爲我也吾志已決相從安事號擗以傷舅姑心而毀夫之遺體蓋方娠而未免也旣免得女始發哀服衰服哭臨以時而曲謹於婦道不遺餘力乃歎曰令吾服勤百年亦無以加此矣旣小祥當忌則拜辭姑氏將從夫於地下毋久僭期以寒吾盟姑曰予恃爾以生如見吾子而胡忍背予婦佯諾不爲之防其死也竟與夫同忌蓋嘉靖十九年某月日也墓在察塘其後同母昆之子子鉞子鍪子鐸皆登甲科顯著山川精英之氣萃於一門而節烈其特達者矣大法之兄曰在宥稱椎文翰而未爲立傳余從其孫胤澤胤侯聞之詳得備録而附表章哀輓於後今或莫之能舉而節烈故未乏也於世道有足慨夫

附録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日巡按監察御史宋纁爲立墓石題其碑陰云程氏名迎弟歙巖鎮方大法妻婚甫五月大法客遊眞州死程聞慟絶而孝事舅姑如平時期年值大法忌辰先數日絶食慟哭語娣姒曰曩余聞訃不卽死者歸方氏之期尚淺事姑之禮未盡玆乃朞矣吾安能隱忍以苟活耶家人百方解之竟飮藥死下牒曰方節婦異等者其置立石碑大書方節婦程氏墓仍將行實勒於碑陰用彰厥美以垂不朽立碑日備猪羊祭席奠文遣教官一員親祭於墓以示欽崇之意提學監察御史耿定向亦遣賷絹一疋米二石以彰優恤而先是庚子之歲縣令高節有文奠之　里人江西鄭參政佐致奠曰惟靈其順其淑實惟性成其節其烈豈求有聲歸未及期良人棄捐誓言及期從於黄泉始聞斯言人駭而疑終焉允踐彌感而悲舍生誠難豈不躊躕此身雖存蓋亦長餘生旣偕好死不獨幽志得而安如宿而挍節以烈成世罕其儔緊誰立言俾其志揚緊誰　上聞俾其死光宗烱之奠以勵其鄉哀哉其詞有不能詳　里人

侍御王獻芝爲賦磐谷其序云磐谷詠烈婦也方子大法娶婦程四月而商於眞州未幾以疾卒婦聞之痛哭幾絶時方有遺娠姑百方慰解之勉強持服及生則女也婦曰予無望矣會小祥乃飲酖而死嗚呼烈哉詩有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婦之謂矣成夫之名爲節彰父母之教爲孝視死如歸爲信行之從容爲智非有定見者然耶自有天地有此磐谷磐谷雖小與天地並久烈婦不與之俱乎其詩曰巖巖此磐谷卓立羣山中貞固凌雪霜中虛應太空青松無改色明月飛潛龍幽人抱貞

靜耿耿懷丹衷一朝棄所天從一志所終恐死慰姑心取義在從容感時忽小祥愁雲迷蒼穹慷慨從君遊白日貫長虹乃知志士心烈烈超凡庸英英女丈夫磐谷與之同嗟嗟二心人胡乃隨壓風

里人余育輓詩云去年今日君抛妾此日今年妾殉君蓋識其死之日也

鄭母節行始末

公安袁宏道曰方子公之姊年十六歸鄭翁之仲子仲少年美姿容而挾奇巚之筴已屢中遂有忌者既婚踰年仲不自得辭翁出將賈於曹既治裝而族子某者以甘言啾之曰曷不之楚巴陵賈藪澤也西盡川蜀南浮滇廣丈夫憂不自立憂無侶乎仲善之將重貲與偕往踰年不歸仲妻憂之謂阿母曰仲獨入楚而與其俱某黠甚恐不利於壻言與泣下母言於鄭媪媪詈曰安得不祥之言吾有子皆在四方吾不能遍問也母重違女意陰遣所親入楚將行訊於日

者兆曰金入離宅烟生其隅兎失母嘍虎乳期年而鬼笑於彭郎之浦遂哭而送之既抵岳詢於逆旅或告之曰鄭郎夜歸驢甚告飢族子某唉以餅中夜暴卒今厝磯頭荒草中矣引之瘞所道遇族子手一鐵又不敢詰陰訴於巴陵令令不爲理遂歸鄭翁聞之大慟肌肉盡銷尋亦卒遣使來逆則族子已挾貲他徃僅以櫬還仲妻迎於市不發聲子公之母數十年氷雪嫠也慚且泣讓者交於道仲妻曰女豈能哭其生而不哭其死顧已無可柰何垢面窺以譽市人女不忍爲也且女尚有子鬼所責於女者厲志節撫藐

孤耳不以涕淚也君子謂仲妻智而有禮仲卒之一
年而族子其過鄱陽果爲盜所殺仲死時年十九妻
尚少一歲去今四十餘年閨門之內不寒而冽課子
克家有聲古列女所載無以過也故備書之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血又
云衆淚看伶仃忍作山頭石蓋謂未亡者形影相
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
乎吾所聞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
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
知其不可柰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

者不獨以操也楚袁宏道跋
會稽陶望齡傳曰鄭節婦方氏嚴鎮里人予所游方
文僎之姊也年十六適同里鄭大憲憲世爲賈少從
父於亳以能見稱父爲異資使賈於豫章其族子某
甲說之曰豫章俗猏不如巴陵之四轅也遂改裝與
游楚踰年不歸節婦憂之日夜持母泣不置母曰巴
陵天外耶馳足取鄭郎信還汝耳卜而遣之不吉比
至鄭君果以夜歸啖餅於族子而暴卒蓋毒也訟諸
巴陵不得理以其櫬還節婦迎於市不哭其母故嫠
讓之曰吾孽也聞弦骨驚見人之夫而哀不任也汝
壻冤死汝不出涕何也節婦曰兒涕逆流注於膂潸
於踵子在乳下夫讐未能報何以哭爲明年讐以貲
下彭蠡遇盜見殺於是節婦拊棺而呼天縞裳糲食
四十年不庭以終其身君子曰節婦壑跣迎喪之際
茹淚悲慨至哀無聲此其志豈婦人女子所能料哉
吳孫翊妻徐氏夫人始以占事知來卒刃仇首報故
雄史册稱之節婦早測禍機憂心惙惙可謂知來之
智天假盜手罪人用殲不然豈與戴天而處哉公安
袁銓部中郎書節婦事稱其智過人然未窺其志吾
引孫丹陽妻事而中郎稱孔北海女喻各有當也節

婦子明俊俊有二子一女云
亘史曰鄭節婦方迎夫喪而不哭衆嫠譏之而君子
稱焉夫哭泣之哀情之常也處常則哭處變則不哭
哭以寫哀而大哀胡可寫也冤在則憤勝子在則慈
掩蓋至於冤伸子立而節婦無聲之哭且足感鬼神
而通幽冥矣彼庶女之泣化爲夏雪旅櫬所抵力能
崩城豈其所感殊哉世有眥裂腸斷者固未可以涕
洟見也
評曰程氏之及朞可以語節方氏之不哭可以語
烈故合載之

原缺第十五至十七葉

隱冲汪門姑媳節烈合傳

節母孫姓楚之武陵人父文學曰大鴻而休陽隱冲汪君積佑者儒而任俠客游武陵著高誼文學慕而締盟願以備伉儷即貳其室猶幸得媾先是嫡徐氏生三女無嗣節母從公居楚舉丈夫子七人女一人長曰濂次曰漳携歸休陽供公役奉先祀餘五子瀼瀼湇涪潓暨女楚玉依節母於武陵公留故里久之而武陵業益脩則節母勤勞可知已公後抵楚以侍父病鬱鬱成瘵危篤而節母躬湯藥拮据且籲天祈以身代竟不起袒跣長號哀痛逾禮濱死者數四則

以諸孤未成立稱未亡人者六十餘年凡撫字訓誨壹稟於節母蓋自公已而武陵産日削室燬燼而逋責莫歸胡孝廉謂仁與公交厚力得白之官取償節母不可素何以負之故而索之貧者以惠始而以屬終焉用之於是茹荼自甘躬紡績樹藝之事辛苦百端黃瘏莊立而終無怨言諸子皆奉母教成偉器而女淑慎肖之歿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才五十有六傷哉濂孝子也既白節母狀於有司乃冐暑請傳為述其槩以竢惇史

烈婦方氏者汪節母之媳也所居曰帶溪村適隱冲汪積佑之次子漳漳字時行建於楚母孫氏即節母也舅自楚游歸知方女淑惠下銀釧聘之及客歿楚業蕩盡與姻戚不相聞問者十餘年漳弱冠始還里中四壁蕭然又読讀為儒生談父母欲背盟勿予婚女以死誓卒歸於汪澣衣糲食執爨行汲擘麻以佐夫讀無戚容漳攻舉子業又輒苦吟賫志以歿方年二十有一悲慟不勝竭力營葬畢乃引刀自決妯娌奪之遂絶食五日而死漳歿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九月初七日方歿後夫死五日為日十三合葬於野塢山之陽其姑節母孫孺人亦以是年卒於楚於是邑

侯李公表其門而朱太史亦特旌之

皇史曰吾鄉多節烈之婦更僕未易數乃若節母楚女也楚俗侈而易渝能甘貧守志以式穀其子焚券終惠有丈夫氣是為難爾烈婦方天性莊毅知誓死於未婚之年其慷慨殉夫視五日猶遠所謂白刃可蹈而千軍不可奪志者也烏可泯泯哉

洪氏節

洪氏歙虬川人適同里黃鉞鉞為人仗義氣善酒兼善法書鐫鏤之技咄咄逼古歙之工於吳自鉞始萬曆壬午汪司馬率同社游黃山時挾鉞從俾供勒銘

會暑甚鉞夜被酒則階際忽猛虎突入嚙一縣去群騎亂馳夢中聞鈴聲駭而起汗浹及踵谷風襲之嬰疾輿歸醫百方無効洪氏大以為憂籲天禱曰吾恃夫以為命夫儻不起何有吾身遂刲股為劑刃傷及骨瀆血而蘇鉞偶乞湯飲以劑進飼而曰何來良藥而令予神爽也復數日病已迨甲申秋杪以痢亡洪年二十有六誓將以身殉者親族往勸之曰行已奇矣頗努力以節終毋謂苦節不可以貞視百年於刲股時直一日耳洪應曰姑在吾何敢亡於是盡孝養鞠𤁋有成姑吳賴之壽躋九十

亘史曰鉞為人有才具倜儻而質溫然者也其得伉儷固宜洪氏方艾然有子甘貧守節固其常爾弟刲股以烈事姑以貞訓子以義可謂加於節一等矣故錄之

洪節母傳

夫節而以正守守無間言且獲祚胤之錫蓋天實全之吾得之洪母爲母王氏洪坑人爲同里洪君如宇配如宇者典客尚誠公季子也父巖護公母吳媪寔生母賦性貞淑年十六歸於洪事典客公洎姑程孺人惟謹且肩隨姒氏能睦以遜順舅姑心無祿如宇公即世希范生一年母年纔十九耳將死之左右咸相勸止或止以堂上則曰有伯叔在仰無媿責矣或止以膝前則曰有舅姑在俯無怍色矣蓋瀆死者數而不得死也舅姑止之曰汝在乃有吾孫胡不子吾

孫伯叔止之曰汝在乃有吾姪胡不子吾姪母歎曰是子也人皆可子之而姪之孫之耶是子自我者也且夫命屬焉安可委遂不死殯及於墓而止不郊哭階返於虞而止不呰踐閣號於皋而止母塵揚聲寂於域而止母搗語如是者終舅姑之身凡二十五年寔克相其節貞其志而撫有其孤也節母幸哉歲甲辰侍尊嫜病尋相繼背而後如喪所天始一弛其禁又七年爲辛亥而母始及艾其自止如鼎者初無所事事即中饋一聽婦汪主之且曰未亡人之有此日未嘗忘前日戚也而况越禮相矜擅掾秉以侵伯姒

寵靈耶閉閣坐如故希范每言及㘸涕淚久之近偶
遇諸眞州幸見詢曰母年五十爾孤將歸稱觴於禮
云何余應之曰是亡於禮而禮者也在禮五十不稱
老舅姑在不稱老今則異甚以三十餘年之嫠撫貂
亂之孤以逮成立希范有子可聘年八歲女適潛川
汪德完亦有甥元應而尊嫜以天年終且八年於茲
稱老可矣稱觴可矣希范復進曰盍傳之曰禮爲其
可傳也謂不詭於正也母守正矣無間於宗黨覩閭
之言矣天實相之　旌典將及之矣雖欲不傳安可
得乎

程烈婦傳

程文舉曰汊川程烈婦者項口畢寀女幼端淑不苟
言笑授之內則諸書便能循循矩矱父奇之覓壻得
余弟時茂喜曰程家郎韶秀能文許委禽焉年十六
歸時茂茂側出嫡姑姚暱其生女易視畢畢事姚洎
姑莫不曲承家故貧畢謂茂曰君弟兔於學妾爲士
人婦即貧次骨奚傷躬女紅猶可佐晨夕君毋內顧
爲也已搜其嫁笥售錢得十千爲覓子錢佐糈脯資
身操井臼炊爨饘粥三時日無宿飽至爲夫贍其姑
供具未甞不鮮惟恐失姑懽而時茂得益發憤攻苦
不遺餘力與里中程啓予元卿汪德懋諧文學豎兒
輩結社課文輪茂會首畢具茶菓治酒食精潔溢美
衆愕然讚嘆謂何食貧而能力辦若是察其中饋則
畢一人蓬首炊炮事事皆從手指出故人人益豔說
其能也居歲餘時茂病癱瘓潰憊矣畢宵衣起臥侍
湯藥滌腧𧏺者兩歲如一日盡脫簪珥服飾爲之延
醫及辦耳脆而進時茂賴以少瘥時舅子瑞同側姑
賈荆溪念子病已起促之游學其地會入春疾復作
畢聞憂甚請於其父欲偕往視父難之及越月訃至
茂死矣畢大慟幾絕已念旅櫬未返身先死夫骸必

沒於異壤誰能造一穴瘞吾兩人骨也乃飲泣懇於
姑徧拜諸門內親曰櫬不歸吾何得以丘首奉吾夫
櫬不歸吾何得以未亡人慮蒸嘗極知吾舅貧力不
能返兒櫬顧內諗之心暴夫骸千里外而溘死一室
其如義何吾嫁時裝典賣罔盡猶有浣衣敝器在售
之庶足辦吾事於是盡籍所有下逮敗絮破甑易錢
五千跽請於姑姑曰可矣少需秋時歸未晚也自是
終日號哭終夜不寢猶竊力紝網巾一淚一針積成
廿餘詰者曰急急若是奚以曰易錢市灰下窀內少
延夫骨朽耳又以色線爲組八尺人怪之曰吾心悸

夜不寐東此辟邪見寢室上惟板無他梁棟可爲繫
經所夜夜以鉄簪鑽板凡兩月板爲之穿度可通組
人絕不覺日嗷嗷待命一室跂望櫬至時夏將盡有
語之者曰若毋自苦若夫闗已葬荊溪矣畢聞大慟
曰天乎吾隱忍不速即地下者俟櫬歸襄事謀得一
盂羹春秋澆墓上鬼不致爲若敖氏然後乃得以身
下報吾夫也今舅姑既忍死其子吾安能隱忍待吾
夫舅姑已耳心暴子骸吾一婦人又安能謀返旅櫬
掩其骸已矣自今惟一冥而歿身不視已耳時聽者
莫不歔欷悲悼其母懼死其女也自以與來迎之歸

畢曰婿在則歸寧有日今死與偕死耳安望歸女母
持之急畢曰女志已訣無若相迫如再語女首且觸
與碎矣母大哭而去時畢哭甚哀詞甚激切諸人防
之亦謹莫得間畢自是強飲食佯言笑與門內妯娌
起坐如故戚容若少弛至七月初二晨起沐浴衮紉
其祖與襚衣及暮先以重物揩置牖下線組潛穿板
隙佯與諸姒嬉戲環向而語深夜詒諸姒曰吾神倦
頭暈少息須臾再與起坐入室遂以重物支戶牖諸
姒未寢猶聞壁而語聲聲相答少焉不應急破牖而
進已經死矣時年甫二十鄉人哀之醵金爲迎時茂

柩歸與畢合葬焉鄉士夫三老諸生上其事於有司
表其門曰殉夫烈節時萬曆■年■月■日也
逸史氏曰余觀畢之惓惓欲歸夫喪也其志蓋已遠
矣既傾其橐又不得撫其棺爲畢者誠難哉惟有烈
激而已乎之鄉人羣歔義士醵賻素車丹旐兩地同
藏匹婦之節顯矣匹婦之識卓矣詩曰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其烈婦之謂乎

方烈婦殷氏

方弘静狀曰吾聞非死者難也處死者寔難彼閨閤者流感憤無聊計無復之以死殉烈者有矣未必身出華胄屏湌絕粒從容而中禮度剖晳大義手勒見志令白日並懸而青霜共凜如殷氏婦也婦故大司徒公之曾孫從事君光立女也少嫺公宮之教通孝經列傳諸書司徒爲之擇配得族父大京兆公孫思翺遂許字焉年十八翺就婚白下越月授綏西歸婦雅不爲富貴容事二尊人唯謹悉得其驩心凡八載舉一男子二女子翺素孱弱善病每念京兆遺烈未

寒思起而纘承之發憤下帷寒暑弗輟又念父老諸生食指日繁生產日薄非從業而事化居不可心揺揺如懸旌閱歲病轉劇婦治襪百端有加無瘳陰籲天以祈代晨昏進藥餌懆瘁廢鋭矣丙午夏五疸夭其男度夫不可起矣志相從地下季夏丙寅翺卒婦擗踊呼號幾絕者數四遂勺水不入口手書自序冀章及上父若諸姆書門以內勸諭百方乃仰天撫膺曰有子則守無子則死古今通義也曾未踰月而既夭吾子又奪所天吾安能覥然食息天壤間哉吾志不可二矣聞之者莫不悲悯既而喉燥體熱侍者進

水聊以潄口而已又二日彊起謝舅姑且諄諄於奉養之不逮也願得從藁葬以示罰遂徧辭門內諸親孟秋八日盥漱束髮而逝後翺死纔九日耳距其生萬曆壬午七月五日僅年二十有五余惟人情可勸之而成者亦可靡之而敗至根於性者不然性有所至則意有所忘故至憂者忘饑至忿者忘痛至激發者忘死生生不足以喜之他何足以勸之死不足以怵之他何足以靡之今觀於殷氏婦也生於華胄非迫於有生之苦也即芞然撫一二弱女以殉此一抔土夫孰能難之乃從容襄事感慨陳辭析大義於毫

芒伸正氣於喘息即肝膂幾裂而神色自如焉是不以流俗之言加勸則其靡之而綦勁也亦不以流俗之言夫士君子盱衡而譚貞烈忠愍漢陽兩配尚矣然皆附夫而名益顯翺雖孑然經生乎乃婦之無子殊異程淑人而其年又少劉宜人遠甚即非附青雲之士亦足聲施後世矣於其歿也博士弟子上其事於所司所司嘖嘖稱異加楔綽旌焉行將請命於闕下表閭日可竢也余喜出自近屬故論著其大都如此噫嘻京兆宦蹟在四方卿評在月旦更僕未易數今一傳而仲婦陳以節著再傳而孫婦殷以烈顯

則京兆之内政亦足概哉
吴士奇傳曰殷烈婦者從事殷君與可之女也大父
執金吾曾大父大司徒三世朱輪華轂適方思翀思
翀又大京兆之孫而貴介子弟也初女未嬪從父官
白下父謂女慧時與予六朝之軼事若晋卞氏者女
輒改容泣下與可益心異之使讀内則孝經及烈女
傳諸書思翀既逆婦歸歸八載而思翀病瘵是時京
兆已殁而叔氏再上公車昆弟半在諸生思翀雖憊
發憤願從父兄以無替箕裘旦夕攻苦不休而病日
益其舉子一女二子又孱也夫不可起子不可知婦

嘗心惛焉吾竭吾力斃而後已遍禱叢祠請以身代
進奉湯餌温語慰藉退坐東廂弱子加膝熱燃相顧
呼且泣曰天乎其延而父如綫之緒者惟若其幾而
母須臾之死者亦惟若聲甚哀而又不欲思翀聞也
時稱兒卒彊無恙逌兒竟死思翀病劇亦死婦一慟
幾絶揮淚自爲書上父及徧遺諸姆不食飲者五日
顔有欲言苦舌潡於是復索水而侍婢不知私語是
欲爲未亡人也婦持盂水漱而不咽徐出帷匍匐再
拜舅姑曰妾不孝無能代夫供井妾死旨後願埋妾
夫冢旁藁葬以纍妾罪左右皆泣自是勺水不入垂

歿之日盥而端坐後思翀死九日春秋二十有五嗟
乎婦出笄縷歸又世胄女富溢尤誰能不波不則擁
田廬子循子白首寡婦如從姑陳亦何不可而必汲
汲以身殉哉婦先有言有子則守無子則死教身不
易託孤尤難要以不負死者於地下是則同耳下宮
之難陳嬰獨隱忍自存卒翼趙氏孤而全朔祀假令
孤與朔俱亡嬰之死豈在十五年後哉故子不夭則
殷必不死殷不死異日提遺孤讀父書而擴未竟之
志者又豈出陜下也婦事夫猶臣事君藐諸靡有子
遺荀息乃以死繼之婦同守陽之餓而又懷荀息之

忠也大不媿夫司徒之苗裔京兆之孫婦矣余久欲
爲傳而未得閒會校士巫山巫山有婦夫亡而投淵
者其詞悲壯與殷類故異則同室而各行其是同則
千里而共操其符生者非欲生而窮於不得舍生死
者非必死而激於不得不死故生能濟死能遂者辯
之晳也然有立孤之陳氏而後再世有死節之殷氏
則仁義之漸而女德之自歟陳氏爲京兆仲子婦孤
則太學生思與思載賴母訓並有國士風
殷氏自叙爲人在世求無忝所生丈夫固當盡女流
同一生此陰陽所以配合而成者也幼習女訓長遵

婦道妾年十八歸於方門時父宦留都翁攜夫至蘇
之日慈母囑之無違夫子以順為正思昔鞠育明教
無所不至來未二年吾母遽喪嘆失其恃大恩未報
有兄與弟今不暇言妾歸二年生女蕙妹又二年生
敬妹又二年甲辰生子光表憶過門二月夫即抱病
辭父母於南京三月十一抵家謁家廟拜舅姑妯娌
和氣愉愉嗣後夫體常弱妾親湯藥未嘗間以歲月
舅姑奉養未能少盡心實歉歉辱舅姑不鄙反加愛
焉不幸五月兒出天花竟爾夭傷自嘆薄命夫既有
病女留于死私心矢志遺書嚴君祈以身代天卒不

應六月念九夫亾終天之恨哀痛無已願以身殉姑
妯娌苦勸妾敢不聽念夫不幸而死妾何忍以獨生
有子者守無子者死妾今求無忝所生而已豈有他
願哉
奠夫文云維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秋七月戊辰
朔越四日辛未之辰殷氏率女蕙妹敬妹謹以清酌
庶饈之儀致祭於夫壻方君元翰甫之靈而言曰嗚
呼吾夫制行端方稟性剛直孝於父母友于兄弟御
內以禮接人以恭取與不苟語默中倫淡泊自律儉
素是持與偕白髮胡久抱病不幸子夭所望惟君君

今長逝敢愛吾身誓以死殉斷斷不移君母棄我方
執齊輀嗚呼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相從吾分豈以市
烈聊具薄奠訴我一志惟靈有知九泉相埃

輓詩附

夷陵雷思霈題殷烈婦遺文云人不可無年於世必
有以生不如無生惟死為可矣殷女方家婦悽惻哀
人理夫亾與之亾血胤無可倚一字一淚下從容寫
遺紙文爭日月光名與天地蓋殷有三仁焉比干諫
而死
西峽王之衡詩四首有女何堪託蘭摧鏡忽分魂銷

松下月淚洒竹間雲勁節時偏重名高人共聞千年
應不泯太史譔褒文其一　玉砌蘭先折瑤臺鳳不歸
容枯塵鏡袋絃斷暗金徽寶婺宵沉彩明珠晝掩輝
應知有　褒詔光譽滿鄉畿其二　京兆聲名在尚書
懿範存如何彼妹子節重兩名門戚里爭哀奠都人
共舉尊唯餘清夜月千載照高原其三　忽見泉臺路
青松落晚陰名應高北斗節更重南金湘水瓊娥去
星河寶婺沉爭看阡陌上簫鼓迓　綸音其四
徐嫐詩云寶釵鳳去鏡鸞分聲徹泉臺晝不聞粧閣
貞魂傳薤露香閨幽恨結梨雲鴛鴦死守韓憑木緣

免悲啼烈婦墳形胥他年照女史千秋留得哭夫文

王毓德詩云貞魂何事最堪傷永訣遺書與奠章三載弱兒先父死經旬烈婦逐夫亡冰霜頓改鉛華面烟火難充鐵石腸千載黃壚誰是伴夏侯令女衛共姜

晉安洪汝訥詩云不咏共姜柏舟什不學陶嬰黃鵠節直把飛霜一片心灑作杜鵑枝上血雙雙埋玉芳草春行人過此淚沾巾白嶽黃山高幾許千秋萬古並崢嶸

亘史內紀女貞卷之九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夢槃居士百含父校

瀨上女

子胥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遇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及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子有遠誓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許云自居死所有名）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沒於瀨水矣

或曰與飯非失行乎余應之曰其與也似失其與也可完天以完節救其失也烈可矣烈可矣

亘史云瀨女飯胥知胥非常人爾其死瀨水非爲胥也女固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故女爲義激而稱烈若爲胥死而有溢心去禮義遠矣故子胥

原缺第三至五葉

終身不敢言報女以禮義得死所視死名猶遠千里而滅口云乎哉此余紀何氏烈與露筋意也故首列之

封孺人葉氏節義傳

章如愚曰予頃謫南安過賢女祠閱壁記乃南康縣吳村劉氏女及笄父母許以適蔡氏已而悔之更適吳氏吳氏卒又欲復以歸蔡女曰先使我棄蔡從吳又欲從蔡是重負吾志乃自沈於江而死鄉人義而祠之又觀隋李德武妻裴淑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傳記乎吁人能悟此理爲常則人倫正而天下治豈非世道深幸今吾鄉葉氏女許適程氏未及婚而程氏卒葉氏請於父往哭而爲之衰覓其親從之子

爲其後中外欽服州縣上其事於朝特賜綸命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爾生於儒門有淑其行方以身許人未諧醮禮而竟以柏舟自誓往撫其孤歲月既深氷霜益厲眞有古烈女風朝廷雖嘗旌賞之而所以示節婦之勸者禮猶未備是用封之初品表之坊額仍下史館編摩以傳不朽貽我彤管庶以弗墜可特封孺人雖然三月而廟見稱來歸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今葉氏雖

著緵之有繫而結褵之未嘗纔諾婚於程程物故往服其衰撫其孤以終其身於禮未之前聞吁世道衰漓夫婦敵讎者往往有之一死一生交情頓背於前日望葉氏之高風得無愧乎朝廷不吝於爵賞誠有補於風化云

淮安何烈女祠記

潘之恒曰語曰烈士狥名未有不狥名而狥義者蓋義爲天地之完氣無所附麗而名則有所屬故臣則狥君而有忠名子則狥父而有孝名婦則狥夫而有貞名士則狥友而有信名無名而義存焉世未知所狥也吾得淮陰一人曰何烈女烈女泗州人幼失怙母癈貧病無以存有燕京人來栖泗上若爲娶介婦者而聘之實未有子乃攜僦滿浦居誘令爲娼暴客且至將鬻之女曰奈何以介婦娶而以倡終之白之鄰吾義不辱引刃自刺血濡縷立死面如生燕夫婦與客皆逸去事聞都御史張公敷華命以禮葬無何旱表墓乃得雨無何疹疫有司奠祭獲瘥又無何水災旌如令典祀以春而不害嗟乎女身未分明爲誰死者爲義爾女爲義此天下所共由者故天下共惜之表之旌之祀之豈伊一人是賴故自張撫臺而下又有若給事馬公騋者理兹郡爲立祠治求而樹豐碑於新路過祠下者人人感泣皆義報耳余謂義爲天地之完氣者以此嗟乎身與名孰輕故輕身名與義孰重故重義惟義重故古今之烈必以何氏女爲首稱焉而狥名者斯其次矣作何氏烈女祠記祠在大悲院之西今院改通源寺墓在其後屬寺僧主之四時香火不絕有司清明一致祭焉

亘史云自余何烈女之記出而歸氏論可廢矣非可廢也正義存焉爾有其存之不得不廢也

歸氏之論曰女未嫁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

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先王之禮笄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厲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厲世必是而後可以厲世也乎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

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扉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也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

張氏女貞節記

歸有光曰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悉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

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還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

原缺

天[illegible]華匯輯
香[illegible]公氏校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

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回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棺一慟而卒

野史云元伯來巨卿之夢而夢者果死東美往宜僚之夢而夢之者果死異哉夢也非耶一生一死交情乃見不虛語耳

義妓

義妓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妓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妓名意甚易之及見睹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妓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素愛秦學

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耳妓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帔立堦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歡比夜乃罷

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illegible]定妓乃寢悲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妓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娩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裡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嘹喨仍有媚色即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頗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倚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服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曲孫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

野史云義娼風雅名流紅紅管絃異伎感泣至死雖屬鍾情然其至性過人蓋自有不可磨滅者矣

韓香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鰥軍於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賫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野史云詩稱大車君子譏焉香何戾於法而吏窘之誠哉其武斷也假令蘇長公其人判此案風流曷勝道哉吏不可無才雖然吏才而女之節蔑縣

賭矣

亘史云此與范月卿配辛伍事並觀而武昌太守之賢尤足嘉矣然死獄猶有待也自刎則計無復之矣傷哉

高娃 行三

高娃者京師娼也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娃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搆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

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娃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娃曰來事公死因大哭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娃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綿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野史云讀汝孔車之收主父天子聞之以爲長者未嘗不悲哀其意而太息於漢之君臣也一時士大夫爲亨所搆者不少矣娃之事曾亦聞 上否嗟夫嗟夫

孝烈婦唐貴梅傳

太史楊用修曰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隣之富商有私弘治中商復至池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盧拘哉乃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加以箠楚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褐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

旦姑不之知將入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今定何如而自苦手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可以市金夫今無望矣吾爲亡金哭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官府之故終不敢舉余男氏喻士積溥游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贊曰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繫於梅株冰霜清

操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
吁乃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露筋碑云天地之間雖大體陽况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為功各有正位其尾雖者亦交處於陰陽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棄婦人女子之所蓋雖其自粉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即察而陰雖亦不旋踐則澤國之女皆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于一時祠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齣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謙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歸過其下刻石贊
卓吾子曰孝烈二字出楊太史特筆夫貴梅之死
烈矣于孝何與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
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于賄囑之商而
故忍死以為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太史當代

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為重而不得今孝烈
獨能得之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可以死矣彼毛
王者為萬世罪人貽羞子孫謂非太史顯戮之可
乎故余謂太史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若待官
府舉白何時哉

李歌 出陶宗儀輟耕錄

宋文憲公記云李歌者覇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
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爲
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媪能寬我
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
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
若僊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
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
焉李至歌道家遊僊辭數闋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
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
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
木撐拄罵曰吾聞縣令爲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
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
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
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爲之婦李尚處子也居數

年紅巾賊亂夫婦逃難俱爲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
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即先
殺我我寧死决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女
猶能有是哉可既也

亘史曰李歌吾不忍列之妓品中矣附唐氏傳後

張氏婦

方司徒定之傳曰烈婦張氏者名某歙巖鎮小家女
也世微父某程氏之僕也嫁爲汪某妻某亦僕也姑
與奴俱以淫聞利少年金數誘婦婦不從夫怒捶之
婦歸泣告其母父母恥之弗言少年挑之弗置夫益

怒之婦被捶者屢矣有懟言微及其奴夫素與奴通愈恚怒姑奴因與夫縛而毒捶之憏甚呼天而死事聞於官既驗矣父懦其主納賂少年爲耳目者多遂寢時萬曆六年某月也

西野氏曰孟子言性善人皆有良心也詎不信夫婦小家女非有傅姆之訓所與居皆塗炭也非貞白惡能不涴乃甚不爲利誘不爲威屈雖烈士無以過此豈蓬麻扶而直者然耶嚴鎮萬家市也市中盖萬手指之然未有旌别以視之趣者乃猥憾天道之遠曰無知也何哉

亘史曰君子表微若張氏之烈其所處微故盖微而難彰非司徒公重爲世風其孰能表之者與前唐李足稱昂立矣

少紅傳

少紅者聶姓湖廣鄖陽府妓也寓居光化性耿介不妄詭隨於人雖溷處娼門而恒欲脫去色有儒生王得相見而悅之紅遽曰若娶我我將歸若相實家貧無意娶也謾應之曰諾然自是遂與紅狎相時讀書太極觀中紅每造與語意沾沾膠固矣然終以貧故不能辦娶娼事而紅固以重託之一日結束入相家數日娼家有言乃去後又結束入相家曰我誓捐軀相從君縱不娶我不復出矣其家竟訟之襄陽分守道下均州守紅與相俱之均州守乃當紅離異紅不得已薙髮解足哭而送相曰汝第去固守我無益也相去而陝商某以金入官紅曰虗耗汝貲不如止商不聽竟委禽焉紅既歸商意若欣欣安之商欲賃屋州城内以居紅曰已爲君婦即江頭簰上家矣何賃屋爲商信之偕歸簰上時漢水大漲浪洶洶如銀屋起紅私問諸家長曰若而水勢君等能戲而渡耶皆應曰不能又問曰若之儕儔能耶皆應曰不能又曰

若而水勢若與儕儔能以舟出没横瀰耶又皆應曰不能紅咸以心識之已而商之諸華來持酒穀賀商紅遂脫衣爐火温酒以供事笑言更嘻嘻也商時以譫言挑之紅正色曰業爲君婦胡遽爾耶商亦不敢迫已而諸客醉商送之去數步欲返紅曰彼以好来君不遠送之耶紅覘商行稍遠遂起立簰邊大呼曰王得相負人乃投於水已而復出頭浪中曰王得相負人遂没不見

亘史曰少紅事豈不甚烈哉夫娼兒諱婦士君子所羞稱者顧其所爲能敢决如是耶使不生狹邪而爲

士女貴室其所底就何可勝道而世儒每訾此爲情感不引諸禮義之正夫人生天壤間秪情愛耳發於正則云禮義發於偏僻則云情感此詎有定邪然則情愛固禮義所寓矣士許身於所交臣許身於所事而至有么麼捐抏則掉臂去之甚或下石吠尭馬又何論於脂澤兒輩也予故撥少紅事爲傳如此彼不能自斷而因循佯諾以致人死死而呼曰負人負人可畏哉

亘史云此黄谷集所載可附孝烈傳之末

杜韋傳

杜韋吴中名妓以風韻擅名慷慨言咲自題女俠而偃蹇其偶與雲間范牧之遇於閶門執手嘆曰妾負凌霄姿羞溷迹於塵土君勝情拔俗願與同歸他日枕骨太湖之濱下比鴛鴦上齊雙鵠吾两人得死所矣因相視大慟衆以爲不祥由是滄槃旬日分袂而歸客爲杜氏說牧之曰两美一合千載猶難夫巳氏不可一世實傾慕於君以終身自託此可以負誰則信君而託死生交耶幸君堅之無爲高誼貽也牧之以爲然闢別館擁杜與居凡珍玩名香異卉可供杜者無所不具嬖倖日深鮮克由禮委精神輟家政不復少顧而外家陸中丞督過之甚屬太守窘杜氏辱於庭牧之身爲營辭多悲切太守停滴不忍下乃黜杜召賈賈之牧之陰使人贗爲山西賈輸粟而載之舟以行實歸匿於牧之所遂促裝趨長安居邸百日以病肺死杜姬勅家人扶櫬歸而以身從每從舟中忽忽微歎間雜吟咲如無意殉牧之者將達京口氿至江心杜乃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棋楸一躍入水榜人驚視不能救礽見髮長二三尺許洄旋波中與汨俱入已颺起紫裾半摺轉睫間渺然矣傷哉牧之爲人白皙楚楚自光熒然骨

奕而氣俊居恒單衫白帢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不知者以寒酸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遣力追呼已飄風逝矣郡人襲豪奢聲相尚出必鮮衣怒馬舞於車上妖童駢肩而隨簪金玉膏沐競女子之麗牧之每見輙内忍障面而去客非執林翹楚戒閽者不納惟同調俊邁之流歲時咸集或宴語夜央喜而不寐命更爇劉炙復張具如礽筵屋下鷄鳴猶聞絙絃落子聲及傳嘯而歌嗚嗚者其風調如此卒罹一姬爲客所誘以掮生損名亦足悲矣當牧之嬖杜甚牢不可解同盟若彭徐唐方諸人

數諫不聽乃告神而絕之牧之以書謝曰僕開戲名
爲辱戲形次之僕與諸君分忝惠莊之遇情之所鍾
正在吾輩柰何以世法繩之鼓鍾於宮驚駭觀聽謂
僕當得夷族之禍人非木石誰忍丼此大僇惟有蹈
東海而死爾諸君縱有後言僕已塞耳於雷聲矣夫
牧之情膠意結愛之者當相機權而善爲之謀或得
迎刃而解乃竟爲知已痛絕所激如無所容若圜石
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良友善告自古歎
其難哉陳仲醇又謂余言牧之奉光祿公泰淑人及
遇弟長倩孝友備至斤斤名教中人也因緣爲崇卒
耗尤物何哉漢邦楚羽英雄絕世終不能斷虞戚之
愛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英雄不特不
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杜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耶
定盟旦誓永焉邪謠沉憾幽愁泮然氷釋兩人誠得
死所矣使杜遲四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
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氏之有以謝牧
之也作杜韋傳牧之名允譙隆慶庚午舉人卒之日
萬曆丁丑三月六日杜之殉於江心是年八月十八
日也

萬曆乙巳首夏陪馮開之司成游黃山將返浙憇

郡西如意寺偶語及杜韋事馮云牧之予會交也
丁丑春末送之出京牧之病在死法中已失音矣
予問兄何遽至此牧之曰吾爲杜氏心力已竭又
與博一第捲之今恐不自支作旦暮人矣余慰之
曰巫山雲雨已幸隨君帝有終已時耶竟死於夏
鎮時袏有祖母從亦悸死杜自計無復之惡黃河
濁流惟揆澄江爲快與牧之宗人范武陵謀之審
矣其舟出儀真覓鷄黍至不能食遂袖雲南棋子
三百并石硯一方翩然而逝舟人猶見其鬟散而
舉手一抹也明年余使楚即乘其舟將渡金山妻
之祖有嬖翠梅居常恨主母妬而妻祖不爲解日
之朝以巳簪捕所育姪女髻上曰吾將舍汝去矣
遂一躍入江舟人私刻舟憁即杜所躍處其日即
忌辰也鬼有索代其事將無然哉又云家封公常
狎杜予時時得見不覺有他豔但好潔異常鬟甚
鬒其光可鑑而莖可擢數也與范居處最久必窮
極歡宴夜分始散乃卸裝櫛沐畢復自拭器具必
移時或東旭上始薦寢范不敢先又晝酣眠不得
獨起即飢甚佯爲溺也者而儲乾糒咽之俟同朝
食則日爲晡倩人催粧百伎已橫陳矣嗟乎荒淫

若此無辜不亡

朱鄰傳

朱鄰泰州海岸妓女也歙客潘梅以行賈至交相善顧槖中金僅百不足贖其身念久居金盡無益鄰曰妾身許歸君矣以生歸君不若以死歸君爲得所妾視去此溷中如蟬蛻耳梅泣曰卿若此願與同歸即謀市砒霜二两約晨起各服其半問安得速死云朝乗空腹以酒沃之忽忽計决不暇謀其後遂持砒霜分調鄰曰男兒慷慨有氣服此何難妾性柔緩恐飲力不勝君幸調而勸我飲畢將以酬君梅以爲然乃抱頭痛哭即分半調之鄰一飲而盡梅方出其半自調鄰曰妾其代君乃撤之空中正容曰妾得離此火宅託君爲榮施君夫夫也何至與婦人同死乎急治裝歸毋爲吾家所仇執也梅既不得死乃痛哭而別至寓束裝載之舟自狂走岸上沿途問人曰服砒霜何治可救人多哄之或告以熱羊血可救即買一羊自牽之從江堰返海岸計六十里羊行不能前盡晝夜力乃至至則鄰已垂絶梅大呼曰無傷亟殺羊血灌之其父母譁曰殺吾兒汝耶汝以砒霜鴆人何以自解訟之官坐逼死論絞判云潘梅親買砒霜毒人乃獨逃去復牽羊自至安得不知情例持刀逼人論絞無枉梅不能辨繫獄久之宗人代爲鳴寃梅未嘗殺人鄰苦其家自斃耳印馬御史下黎知州黎判云毒人而逃逃必不返牽羊來者且有救死之心潘梅因鄰服毒而去爲鄰解毒而返縱知服毒並無逼死之情况復牽羊芒芒然来不遑卻慮并與朱家仇憾嫌隙影響不相干涉朱鄰死有他故姑勿究梅斷燒埋申報梅得出盡其囊資爲朱鄰造墳歳時哭祭之此嘉靖己酉間事也

亘史曰鄰獨死甚烈且智足奪梅死梅亦不以貪生負情可謂两盡其義若非牽羊一返不惟泯鄰烈名此段公案誰爲傳者春雨宴坐金閶吳曉江爲余述其詳梅宗人也業先聞之矣

范月卿傳

月卿楚府教坊司妓也當江陵相時教坊司聽郡縣治不得顓屬王府及江陵殁而王官勢方振伶優藉以螫人凡買妓必啟王畀以龍票乃得出票無定值以意低昂之自伶以上王以下必饜其慾買者罄槖乃止有宋荒者從山西賈人賈人易之啟納如教令修洪山寺費至三千金賈樂應無難色宋尋死淮上

而歸其骨葬於洪山楚妓相視適人如登天難矣月卿憾之與黃岡蔡孝廉家約曰楚贖不能廢其法治境內耳越境難以制人秣馬晨發晚宿白洋而追者及之噪以歸挫辱備至蔡初息京師跰懷三牘未發發而燄熾張邸中請和解得納貲一鎰以贖月卿蔡不屑爲屈而訟王之嬖人奸狀語侵王理不得直月卿坐逃籍例發護衛行伍妻月卿修容爲縞綦裝對吏自陳罪無及死與妻卒伍願死獄以贖詞甚激烈太守許之蔡執餼一年意衰而去盖舉國爲敵計無所之耳佯曰范失身獄中吾故棄之非力詘也月卿

飲憾三歲病將卒上書韓守曰妾倡也義有所持以及於死倡不敢愛死死圜中非罪也請得藉骨郊葬分供鳶烏狐狸之食令路人知倡得出以死雖暴骨猶幸焉太守憐之發獻花寺待死其日鶯生與趙姝在許家閒居聞蔡郎負月卿事爲不平欲就獄探之裁衣者在側告以出獄故甚奇之則往唁諸獻花寺果卧一闇室聞其聲凄然問客來何爲者吾年二十七不爲夭出圜土皈佛土即怨鬼亦不爲厲弟禁中渴甚且嚱思得天池茗滌腸丏諸二姊弗與盖仇吾市義也餓七日矣思一食新而不可得若死而無以周身則余命也莫可控矣客來何爲者非舊識焉能憐我手趙姝爲抆泣出錢千文米五斗吳茗一罌令尼給奉之且約曰即不諱速來告我得解衾裯爲瘗遂去浹辰而尼以訃來鶯生託交人張無疆視其殯周身周衣皆具取辦趙姝床褥間物也又以二緡市郊壇壖地一壙埋之碑曰義妓范月卿墓有青塚行代挽范月卿一首瘗范月卿挽詞四首楚人每傳誦之無不爲歔欷淚下者歲在萬曆甲午夏六月下弦日也挽詞云楚法一何酷戮妓以立威。不見漢庭貴金帛。尚能贖取蔡姬歸。其一 蔡文姬没。胡時不望生歸

漢。其與胡爲妃。我憐范月卿。不願厮養兒。不願厮養兒。三年囚爲誰。其二 范月卿獄中致詞含酸悽。不願出爲蔡郎妻。但願死殁葬招提。招提正逢散花夕。路傍送者非舊客。埋骨誰看墓草青。魂招不到江雲白。其三 月卿有姊賽與馥。生來相和銅鞮曲。病乞茗杯不與瀹。翻咲情癡誰爲哭。哭者葬汝趙家姝。知卿死情非死獄。其四 青塚行云楚宮臺榭連雲起。歌舞年年空選妓。路傍青塚人不知。絕代紅顏爲誰死。憶昔君王撒樂時。三千隊裏散蛾眉。鴛鴦池暖初成列。鴻鴈雲迷未可隨。雀鼠無端爭致訟。羽毛毀積丘山重。九關鎖

霧誰可排六月飛霜竟何用燕子銜將園土泥啾啾
空壘憾巢棲愁聽月下誇乘鳳忍向風前望赦鷄聞
歡別戀都門予得新忘故徒爾爾蘼蕪山下妾不行
枳棘叢中君莫止含悲絶命向空門無復燈前泣舊
恩滄池但號孤鴛塚紫陌常游怨女魂君不見獻花
寺前一片土范卿骨化青蓮吐

亘史曰蔡之負月卿極矣當絶命時無一怨言乃及
乞茗事何也其入獄出獄可謂智者復忍言哉鶯生
既瘞月卿以丙申五月過皖城謁關廟廟之側有蜀
女僦居自云從蔡郎京師来新爲所棄而冀其收之

即負月卿人也丁酉在留都蔡受官爲廣文欲會予
未果又二年金閶甚傳有徐娘夜奔蔡郎去即廣文
也蔡屢負心而婦人爭欲爲其死甘爲棄妾而不怨
此何御哉吳中諸姬常見蔡袖錫柙内書姓字每食
必祭見星必拜爲誦唄呪解懺無虛日以是爲不負
范足感蜀吳二姬爾因敗爲功非可與談矣者耶又
云蔡之錫柙與林丙卿王主何異而一以爲報一不
免於負此真僞之辨也真足以感鬼神而僞秪以聚
怨故二者雖爲情事而識者有定論矣

論曰杜韋不得不死者也即一死何足以報牧之
范甘死而不怨與朱視獨死如同歸則蔡亦足以
死之爾惟少紅死猶號曰負人是必有得爲而不
爲者其冤憤爲厲無疑矣悲哉

王姬傳

王姬者孝廉吳獻可之妾母家故娼後冒李姓行八
遂由李之休寧歸孝廉既歸而嫡黄與兩姬皆相繼
殁黄長子蚤夭婦婺居次洎側室子皆藐然始孩王
遂當室令子鞠而婺有依宗人始謂姬能婦耳孝廉
雅善奕方對客詼笑爲主博進忽仆地醫謝弗治姬
哭失聲宗人第謂此文伯之内耳既畢歛姬泣語家

人妾無良蒙主不鄙棄拔之汙泥中晋居閫貳妾聞
士爲知己者死主實知我妾豈直慷宴暱之私抑亦
感國士遇矣夫撫二孤報主異日妾能任顧班賤名
辱不足以厭群望隱忍苟活以墮主名又妾所不敢
也妾請從死家人曰咄無妄言此非爾曹能也姬不
應趣散橐中裝平明死雉矣

吳士奇曰詬莫甚於辱身事莫重於生死取女之不
有躬者與以身殉者相御何啻懸絀乃兩行而出一
人如王姬豈易覯哉即其慷慨自裁死不越宿真性
之發乃見天則固知始過於驅非其初心矣嗟夫鈕

歷義士周處忠臣士固不以一眚掩大節獨求多於女子乎余私評王姬其激烈似梁夫人又似石家綠珠知過涉之凶安可咎焉

亘史曰吳氏近多烈欲默王姬不錄且謂督學爲風化之宗不宜傳此而無奇必繫之傳餘曰吾政爲風俗勸倡猶若是而況閑於禮教者可自廢哉題曰烈婦流風而余取以殿孝烈婦庶不愧唐貴梅耳

薛姬傳

姬薛氏小名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故倡也中年束身其甲名家子娠姬甲歿母出生姬孱甚乳食後僅僅縷氣存耳少長纖妍瑩白猶弱不勝衣而頗求識字母嘖嘖若豈堪攬賢豪母亦側身士人室耳逼髫名已噪甚豪者奪而主之母論非姬志且非母志顧無如豪者何也破瓜後愈益清嫚頎頎玉立雙眸如水澄秋而時一溜然性恬寂憚於豪舉豪者至輒跳身匿而稍稍親文弱士嘗曰兒豈浮慕文人固亦性所便耳顧廣陵銅岡豪窟錮一孱女子何難恐終爲所錮也乃偃蹇所遇得一郝生生亦豪家兒子然文弱士殊非紈綺中人姬久傅生又偵生內子賢內子亦微聞姬嫣姬後往來生家寢以女君事內子而內子不覺以副畜姬矣尋入室而諸豪霍霍如決網餌姬愈務脩意塵外而獨勤操作執婢子事生夫婦共憐之姬每以小星自鬮無敢當夕生故善病姬雖不敢避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中不能無絓姬姬確儀生意遂內決策私浴紉身閉戶自鬭(音皎縊也)死蓋先生餌巾三日也異哉母論廣陵蓋海內相傳爲奇節云

亘史云此謝師少連氏所作出於目擊者夫烈貴徇於生前以志自己決也不然秦之三良亦足稱烈矣黃鳥何哀焉薛死之日先於王姬三十年偶檢附於此非劣之也

鄭姬壙志

郝孔昭曰鄭姬者故姚江丞江君徵時外婦也姬宗本武林幼學歌舞姚江君故嘗游武林見姬說之遂取以歸時姬年二十至則拜邑君堂下悉屏去芳澤爲練裳犂帶操作而前姚江君益喜之其居柔惠端重寤謹已與比事接上下咸有恩意務人中其驩姚江性豪曠不拘小節晚從薦紳折節爲讓名譽益起姬從旁規切多所開寤有古樊姬風姚江病痔且殆

姬日侍湯餌浣厠牏夜齊祠祝皇皇者數月終不告
勞旣彌留宿具衾裞盡出其嫁時裝散堂下自分必
死更委蛇如平時家人竊相謂曰果也信雍容若矣
姚江絶命姬視其斂及沐自紉縫衣因飲藥出拜叔
郎屬遺孤乃死蓋年三十昭聞之曰姬之死烈矣壹
得尚君子意乃慕紀伯姬陳孝婦之爲彼其初蓋不
幸也好事者猶然抑之死生亦大矣人不難殉身以
自明姑取節焉可也則爲之銘銘曰殤耶彭耶壽不
朽者名耶於戲是爲鄭姬之塋萬曆元年長至日

負情儂傳

叙曰王仲雍懊恨曲曰常恨負情儂郎今果行許
作負情儂傳

宋楙澄曰萬曆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遊北
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貲告
匱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爲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
態爲平康絶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
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詞挑怒李恭
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
自揣女非已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亞
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辦庶自亡去
乃戟掌詬女曰汝能聳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東西
南北惟汝所之女即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辦三
百金不難顧當仰諸人倘金聚而母負約奈何母策
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笑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
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
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遊貲固不
足謀妾身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
唯唯向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爲束裝状遍辭
親知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
欲南轅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絶其

歸路今若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
支吾生因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
能辦一錢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裹絮
中明日令平頭家持去以次付母外此非妾所辦奈
何生驚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
憫杜之有心毅然各歛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
吾道窮矣顧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躍曰毋憂明旦
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
母欲負約女悲啼向母曰母曩責郎君三百金金具
而母食言郎持金去女無望生矣母懼人金俱亡乃

曰如約弟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禿髩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為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攜須臾之間髻弨衣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一箱箱中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為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臂生絹擲朱提二十兩曰持此為舟車資明日生辦輿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三十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倖遭逢豆史云此下行文忽入俳偶亦覺筆端有神於時自秋涉冬唯來鴻之寡儔訟遊魚之乏比誓白頭則皎露為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者艅艎別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盈江練飛鏡寫生謂女曰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風煙顧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蘭山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携手月中趺坐船首生興發執卮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

入調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鄰舟少年者積鹽維揚歲暮將歸故里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為輕薄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少年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復絢弄形顧影微有所窺因扣舷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森然少年稍致綢繆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微叩公子昨夜清歌為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即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情實少年愀然謂公子旅靡蕪而挾桃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萌之況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而家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坏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子然而顧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為計奈何客曰公子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為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携形挈影雖鴛樹之

詛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惟谷羝藩孤濟阮行
月而疑雲燕喙龍漦更悲魂而啼夢乃低首沉思辭
以歸而誅諸婦遂與少年攜手下舫各歸舟次女挑
燈俟生小飲生日動齒濕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
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
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
爲百年歡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
何也生言隨涕興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涕泣如前女
始解抱謂李生曰誰爲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
郎得千金可覲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

乎禮義賢哉其兩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
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篋內女曰明發亟過諾之然千
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內時夜
已過半即請起爲豔粧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
不可不工計妝畢而天亦就曙矣少年已剌船李生
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卿妝臺爲信女忻然謂
李生舁之即索少年聘貲過船衡之無爽於是女郎
起自舟中據舷謂少年曰頃所攜妝臺中有李郎路
引可速檢還少年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其一箱來
皆集鳳翠霓悉投水中約值數百金李生與輕薄子

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
簫金管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其韋囊盡
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蓋不貲亦投之最後
基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
喧聲驚集市人女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
郎慟哭止之雖少年亦來勸解女郎推生於側而啐
詈少年曰汝聞歌蕩情遂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綆
落瓶使妾將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儈乃
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狂犬方事趨風更欲爭骨妾
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辰詒影

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
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妾爲
李郎灑眼幾枯翕魂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攜手而倏
溺笙簧畏行多露一朝棄捐輕於滓汁顧乃婪此殘
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
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糾纏寧有盡耶於是舟中崖上
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爲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
赴江水不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少年及
李生各鼓枻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
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

宋自跋云余自庚子秋聞其事於友人歲暮多暇援筆敘事至妝畢而天已曉曙矣時夜將分困倦就寢夢披髮而柔音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羞令人聞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間豫人間禍福若君成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日果病幾十日而間因棄置篋中丁未携家南歸舟中檢笥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捉筆足之惟恐其復祟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他日過瓜洲幸勿作惡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寧肯折筆

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蓋八年矣舟行衛河道中拒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

亘史云杜十娘爲厲乃爾蓋冤鬼恥爲人負也宋郎作此傳幾再病而竟隕露桃欲令我絕筆矣雖然寧無才鬼感激思報者乎吾生平風流罪過甚多不愁倩鬼作祟直恐傖鬼抱恨含沙射人然微嗌尚能淹之毋懼也本傳少年作新安人吾不願與同鄉故削去非爲之諱當爲慣俗者所康耳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馬烈姬墓碑銘

烈姬者京師孫氏女五六歲時逢凶年受陳黠聘迎爲養媳携之出都門即冒姓馬僑居揚州見姬姿貌華麗才十三即令以色售命曰玉宇如卿姬沉靜恬雅善新聲不易爲人奏技故鮮與昵者近笄始遇歙士方蔚宗故貴介兼負豪俠氣一見如古歡遂傾心事之二月而娶未二年逢李氏難姬死之事在萬曆

三十六年蔚宗訟于直指結于司寇冤得伸四十一年買地金陵鍾山之陽其土吉爲之封樹余姻氏程二如曾周旋其間爲請立碑于道其言曰當李氏以貲雄鹽江蓋起家孝廉負才名倚怙者恣甚而方次公以侍御弟易爲豪李深結相倚重交爲通財動計中金而次公暴卒又遭回祿蔚宗甫弱冠不悉其端委方有上江賈舟至廣貨皮積李遽爲封之任事者皆鳥獸散李君代守貨不得棋乃擁衆譟蔚宗室室中虛無人僅馬姬洎二三侍婢群悍闌入言無忌憚姬叱曰生爲方氏姬死爲方氏鬼孰敢奪我志者則

大詬醉臥室外至三日夕不去姬曰此吾自效郎君目得死所矣密以妝奩衣飾運之外宅且寄語蔚宗曰君善自愛妾不惜一死當陰褫狂鬼即不免暴露幸以一抔土瘞我值群悍蠭起姬大駡君輩敢辱良家婦耶即闔户自經死衆驚潰無一留者在舟人亦棄之逃而李氏家鬼怪晝見舉動不寧蔚宗初具訟廣陵別乘毛公九苞郡丞王公一之太守朱公一鶚為發尸殮視皆愴焉之宪至為垂泣歎盡法而李黨勢方炎不易撲為蔚宗策者宜上留都訴之法司乃得竟局又遇司寇沈公玹大司寇陳公薦廷尉余公

啟元獄乃定一推公車再裂章甫戍二人城旦三人受杖者以百計皆恃翁魂為之仇可不謂毅耶而聽訟諸公不畏彊禦每鞫訊先夕必夢一女子繫頸披髮泣訴于前故得力為昭雪云嗟乎江淮間賈道陵夷賴姬稍稍振因旅舉為真就塋地而碑之從其志也銘曰烟耶霞耶萼綠華耶松耶栢耶蘇小車耶丘耶陵耶宫人斜耶蠷耶椎耶烏雅雅耶人耶鬼耶瑩無逖耶江耶淮耶慕無涯耶南耶北耶通路賒耶生耶死耶都為家耶今耶古耶衆所嗟耶志耶銘耶音孔嘉耶

吳氏士行逸

叙曰吳氏以士譽著孝豐自通政公侃開之而侍御吏部昆玉再振至中丞峻伯益顯洎余以詩杜交翁晉无咎從兄弟也其家世孝旦國史家乘備載而玆胡稱逸也葢閭之里旦方長逸云長逸與无咎聯辟六館兩家志行無不舉相質也故士有百行以孝為先而節義次之若女之以士行交聯

於一門尤足参紀為士範矣作吳氏士行逸

孝豐之吳甲第聯縣在嘉靖間冠三吳　皇明世家載吳興兄弟同科自二吳始復以道德文章表揚當世必有為之鍾靈發祥者則自封吏部公松肇啚封公號南山為人朴茂目擊子孫三代貴顯而無貢高驕汰意嘗行田至四安鎮阻雨田家田家供給甚肅夜出女子願納為妾公錯愕不知其由田夫云昔貸公家四十緡無以償冀納女如絡秀合異日有方輻之望公亟屏之携田夫歸而檢篋墨果然乃焚券而出裝資以嫁其女後年九十始分析二子自爨又三

年無疾終先是金㘴山有光燭天又山鳴十日犀其
徵靈谷為震動矣長子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
使以親老乞歸養次子龍由吏部郎陞參政亦以告
省歸公得封如其爵有孫十一人長維嶽官至貴州
開府總督三省嶽弟維京[illegible]進士亦官禮部郎至
二千石眞域中丁卯鄉試靖域官兩淮運判餘皆以
文學世其家晉余讀開府天目歲編有樂壽亭詩其
序云郭南皈仁里惟余一姓家晉屋舍枕金曜山麓
環以層岡迤邐東北二十里中有平田清溪迴崖激
湍涵蒼鬱碧羣峰輝暎俗稱清潭嘉靖戊子大父南

山翁構亭潭上翼然高騫樸藪花木生者以桃源杞
塹不足方其幽勝也余戊戌舉進士 詔賜歸省父
叔方勤宦軫余周旋重闈輒奉大父以游因請名之
樂壽益謂山水兼樂并志 君恩祖慶云爾詩曰嶸
嶸虛亭村面開參差石路鳧林迴銀橫澗水飄階尒
錦簇峰霞接座來洞鶴舞依靈壽杖巖花飛侑聖賢
杯喜從北極逢殊數常對南山詠有臺又近村有玉
華山詩云天目西迴一望開潨潨花木擁仙臺川光
倒映雙梯動巒翠平侵四戶來半壁流雲依羽益中
林歌鳥度霞杯最憐落日鸞笙發何異緱山跨鶴回

其仙境繞膝之樂殆不易以形容矣余鄉桂林洪氏
兩封君一進士中書世俊父一吏部文衡祖年各九
十外同日郡中賓飲差可與比方并紀期頤儁中
吳龍字元英號石岐與兄麟同中嘉靖丙戌進士麟
為河南道御史龍吏部考功司郎中俱以直道不容
於時解組歸養時華亭徐獻忠號長谷以鄉進士官
奉化令邑中三年旱行孔明術祈雨濟活者數十萬
人亦以直道忤官與石岐公兄弟交莫逆遂移居苕
上締秦晉之盟徐女歸吏部公第四子靖域稱孝婦
余尤多兩公以交誼聯姻至今三世如一日也公居

吏部時嘗與湖廣鄉試舉鑛宗舜八十五人多楚中
名士每留心辭賦好玄門號海天道人時同邑吳進
士年荒欲賣居宅公聞之曰先人遺業豈可棄耶嘗
已產持百金贈之尤喜行義俠事冬月必施絮衣數
百襲夏施帷帳數十寨無間戚族咸霑其惠年饑公
出儲賑助鄉人歌之曰前有南山後有石岐饑時捨
穀寒時施衣有貽穀集行於世
吳維嶽字峻伯侍御公長子封公夢天女授異子帝
并汝閒孫時冢婦方恭人娠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
生公於室封宜人先日夢庭下立柱石高矗於天侍

御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咸以爲貴徵命
名奇之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五人明年成進士令江
陰會沙賊反崇明議築城郭境內以完御史舒汀行
縣謁廟前令皆長跪候車公屹立自如吾先師在斯
柰何曲跽而蟻橋門視學山東不避直指舍吾奉命
爲諸生校藝柰何避舍以辱諸生又不從登岱以監
司經京口又不避御史聰慮囚江西惟令吏胥父老
清道蒲鞭怒笞鋃鐺懸肆不用吾惟刑是卹焉用此
爲得從末減者萬五百人未嘗施一刑至今豫章人
誦之仇便徐滾母塚滾殺之當曰滾以母故殺人孝

不避死且便塚在辟滾得免里媼子不孝出惡言傷
母爲劉楅德毆殺當曰誅一不孝柰何與不孝等死
從輕釋之其巡撫貴州以具文武材并督楚蜀其降
夷酋楊珂誅叛夷王世麒縛宋廷武禽王阿利功在
杜犍奉以引疾請告歸會李第禮部君以南刑部便
省其兄公以疾卒于家其爲詩文師事唐太史應德
而友李于鱗王元美以師心爲能其獨造有足多者
元輔張居正宗伯殷邁兵侍汪道昆皆出公門下士
長子稼端字翁範博學名儒從張江陵遊張時執政
將除端掌制誥事而端不就曰士不能登第業爲明

主棄矣烏可復爲平津門客耶遂拂袖歸李子稼證
字翁晉有儁才能振其家聲令爲雲南別駕
吳靖域字寧伯考功子七公居四焉少就學兄峻伯
性極孝友屢試不利由貢士判兩淮運司其善政可
舉者如某銀匠之工人嘉美欲奪之而逐其夫夫婦
俱逃銀匠告於運司公斷令以原價當官贖回而工
人無所措辦次日巡之惟夫來而妻業質之娼家爲
贖金地公歎曰吾不欲離其夫婦失身銀匠而忍棄
之娼家是吾過也出俸金取回爲夫婦如初君少獨
子以百金買存墩朱氏女爲妾女至自陳吾儒家女

君世德儒門忍妾儒家女耶君曰吾知碧玉小家女
耳汝乃能持大家風真女中丈夫也請送汝歸即以
聘金相贈遂適王氏生子女四人君故有長子孟明
是年復舉次子稼卜爲國子生有才名人以爲陰騭
之報李本寧太史贈卜詩云後進少年才最秀金昆
玉季自相當言與翁晉埒也公晚年好談禪嘗曰白
髮無知己青山是故人老僧唯說涂吾道只安貧其
怡情淡泊可知矣
徐孺人者即長谷公女寧伯君元配也石岐公以隆
慶末年謝世淑人潘氏於萬曆六年病在歿涂中徐

孺人奉湯藥無不手以進顧無效乃禱天割左臂以療之得不死而徐孺人瀕死者數矣族人以爲勞瘁而不知其割臂傷也後五年沈淑人病篤徐孺人復刲股不及進而昏仆於地諸婢見血濡縷驗之而前創始露一身兩創以奉姑古孝婦無與比矣然鹺判君病稼卜亦刲左股進逾歲乃歿而謝氏有服金之烈非吉祥世家烏能屢覯奇節耶

謝氏者鹺判君側室嘗從京師娶之故青樓中人也君晚年患足疾而徐孺人亦衰賴謝扶侍洎病革謝氏抱寃帶服金環四錢誓必死以殉八日猶殊死而蘇者數矣宗人爲文生祭之徐孺人慟絕而語謝氏死者已不可復生而生者忍就死乎服金八日而生是天欲令爾生以範世也盍勉飲食毋重吾憂舉宗百餘人皆泣跪以進乃勉進食而金出於糞減其半空腸爲寸斷而猶生也豈非天乎比萬曆戊申冬事生除夕二子從治命葬君中解山謝氏臨穴即欲生殉穴中舉婦數十人并力救曳出二子遂爲置生穴二以待徐媼謝氏百年之後當同歸不負其志矣今皈依空門爲雲栖弟子名廣璧歲時追念故主罔不悲慟青泥蓮花詎不信哉

吳稼卜字无咎與同舍生方如驎善交拜其母驎偶與估人訟卜直之司寇直之京兆又帥同舍鳴鼓攻之祭酒聞之曰嘻其甚耶卜曰奚甚驎孤而母寡估[illegible]以錢神困之視辱驎母猶吾母辱驎猶傷余手足戚矣即戴天返兵何顏哉其友誼之重又如此吳人江鳴瑞自金陵來以此語余質諸驎而信今時薄俗爲青松所咲久矣有无咎復見古人豈獨以孝行才名稱哉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德俠方公傳

唐臯叙云古有以神醫名者莫盧扁若也卒迷於欸而變遷其術然淡於利者自古難之近世若恒齋公者見垣一方以醫行世以俠著聞術固不讓盧扁德則超而上之矣恐世以族醫目之故為傳生平云

方恒齋公者名音字舜和歙之巖鎮人也先出漢黟

侯為閭右族父榮翁幼孤孽丁家變委曲全身遂冐吳姓卒歸方氏盖傑士哉母時氏生三子公其季也居常喜醫方術予未為庠生時待于最善有無相恤緩急相供為管鮑交公性孝友樂義好施恩不責報嘗賈淮陰適見書生亡貲憊甚情狀悽然公憐之不問名姓與錢若干書生叩謝曰小子越人孫姓名一松辱君全活敢叩君世族而銘諸心公默默孫固請公竟默默既而得於從者因書名歸奉家廟異日者公適過越孫遇諸塗忽呼公名塵泥跪拜公愕然孫言往事公乃知之於是迎於家廟張席以燕奉金帛稱謝公愧甚曰何事令君感激乃爾辭弗受孫再拜請曰即不敢以不腆凟長者小子受有節菴陶師諸禁方書敢以為壽可乎因授以調呼吸診八脉揆度陰陽外變公悉神領去故術更以禁方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期人死生決無不驗四方延治就治者屨滿戶外公無貧賤輒與善藥所起奇症不可勝紀嘗謂予曰病無大小重之者生之徒也輕之者死之徒也未病而治病易瘳也已病而治病難理也此非有道者之言乎而醫名日駸駸上矣孺人陳氏能佐公之志生三子傳健俊健從予受春秋性純謹

而穎異予大奇之初試即庠紫陽卒以父喪病脉棄儒就醫篤承先志有父風公之澤可不斬於今日德之所綿延遠矣德豈負人也乎特為之傳使知公不獨以醫著云

太史氏曰舜和性喜醫藥而竟以陰德得濟人術豈非天假孫甲以授公耶公得其術主於濟人利無問名無矜其所全活多矣于公之活人也何足言乎公其有德行者哉公其有俠骨者哉

歙志云方音字舜和巖鎮人少而穎長而俠居常喜禁方賈淮陰見書生越人孫一松困不問姓名以錢

給之去既有年音偶適越相遇諸塗生乃邀音至家則有主書音名久尸祝之謝以多金不受乃出其秘方授音而音術從此入神同市唐守之太史雖國士而苦食貧音亦常周其急甚至以藥籠入母錢家而洪卒歲計太史既貴還里重以故人除為上客每逢請宴非屬音祭酒不許坐則讓左行則讓前因為立傳稱曰德俠有子一誠能世其業蓋少從太史受春秋為弟子員高等廩紫陽居音喪過毀致目青遂改儒以醫而道大行至今一門奕世無非名醫云

外史氏曰虞仲翔有云丈夫于世有一知己可以不恨甚言知己之難唐太史未遇尚藉資于匹夫一朝顯在于萬乘蓋有兩知己矣然則匹夫何可易有時而操萬乘之權也及觀德俠傳始知其平生為德為俠而又不居如此太史顯重不輕許人而揄揚若是嗚呼可以報音矣

亘史云富而結交者為貧也貴而結交者為賤也故云貧賤之交不可忘又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方二公可謂兩盡矣曰德曰俠烏足以尚此故列之友道中

亘史內紀之九 僕道卷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illegible] 校

敘云紀綱之僕世多有之或因利營私其才具瞻然饑附飽颺朝集於炎手暮散於張羅比比矣既無不可解於心又無不可逃之分彼其豢養眾馭視若犬馬宜以路人報之爾何怪乎僕之事主不若臣之事君也哉凡此皆由於不知道國有君臣家有主僕其道一也故余舉僕妾之道亦足為臣勸云

李善

後漢書云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孫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汁推燥居濕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置之法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後為日南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灑道執爨修饌祭祀涕泣而去

亘史云友人顧學憲大典因作義乳傳奇行於世

李宜得

唐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顧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復宜得秩朝廷以此多之

阿寄

錢塘田汝成傳曰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耶乃盡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予蓋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行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潘去華曰阿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予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

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紀胡僉事二義僕

王世貞曰胡僉事諱宥新安人也嘗舉進士爲侍御

史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携家而所從蒼
頭曰胡文順文學者為書室掌故最近能得其意僉
事所按部曰畢節常以早暮犯行瘴霧中遂感脾疾
久益羸削且殆文順憂之甚曰吾故聞之長老者言
瘕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
僉事病為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順方
以股瘡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
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
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剄其
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

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之於夫有以死殉
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埶發於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
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
心又豈有詩書禮教為之摩浹於胸腑而一旦慨然
爭先而赴義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僉事
之治畢節即安氏酋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
代有篡逆矯擾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既
浹而始以樽節退讓誘之其人且入笠矣今又能感
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夷非人
覩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毛君在按貴州而

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事故所紀任韓二館
人人人稱之矣其為我紀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
畢節人築祠宮請祀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
幸終此諸且為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
非人哉自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頭故與有力也
雖然微侍御君聞之夷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即死
而不見述何所貴死也

亘史曰諺云真以傳蓋信訛以傳益遠蓋傳言者
之難也弇州書二僕事得之毛侍御得其郡姓而
亡其名與邑得其官而亡其官之由公蓋因毛書

紀之未之審也弟曰某某而已師氏謝少連最信
弇州者為欲志而實之曰名大全為歙人由尚書
郎三字之訛也不知實為休寧胡宥事宥由侍御
僉事畢節死後始陟少卿宥子鳴陽為余言其詳
引刲者示其喉有大創焉而黃贛僕之且老蒼矣
名曰文學而割股者為文順今客河南言訓亦誤
太函集載胡少卿志銘亦云故以單車入蜀與二
豎子俱逆病瘧且病溲度將不起一豎引刀自殺
願代主以身一豎刲股進之以徼勿藥部中吏士
踐更侍疾日數十曹及聞報移官少卿已矣師氏

信而未考其傳而遠也固宜今悉正之

論曰毛侍御之爲國忠也不遺僕事欲以風夷弇州之取節公也不遺僕名而未暇問主太函之叙事簡也紀二僕而亡其名重在叙事謝氏之從善焉也始襲其奇終正其謬重在弇州義各攸當也

庚戌末夏滸之恒識

龔氏幹

弇州集又稱嘉定龔司空三世爲長者而家益旁落至曾孫曰可學者始振司空之緒日夜勤東臧獲治生叛者縛歸之田宅竄入他主窮索而反其故諸雛

可學者陽稱其才子弟而可學亦自信之會父南山公病蠱卒可學方治家塋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羣毆可學死投之火五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可學有子汝修方五歲謀曰是雛也必絕吾種即負汝修一晝夜走百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爲然諾者也爲藏汝修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華聞於官跡暴客所悉捕戮之盖二十餘年汝修之業成而始復爲龔

皂史曰若幹某者亦公孫杵臼流也安得以微下人目之汝修名科進士

楊忠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至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名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是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游於狹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恙時出納無纖毫欺歉伯簡家業既蕩獨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是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誘蕩焉

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盡糜蕩之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喋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今不敢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

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户羞〻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羣不遥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舊田宅楊忠事之彌謹伯簡卒爲善士云

僕妾二義

隆慶間歙黃梁者隱士也先客山東亦稱山東隱士有小僮名司琴小婢名輕雲皆死於義其年少尤足愍惜故爲立傳焉輕雲者洪氏女也生數歲即鬻於梁家雖爲下人然極端重梁愛之不啻已女司琴則襁褓自江東來末由稽其姓侍梁甚愨謹梁亦愛之

如予嘗語之曰俟年長成當以輕雲配汝輕雲聞之益慎往來絕不與司琴一面後司琴隨梁遠涉歸時當深夜路經木橋忽聞水聲中恍若有人亟呼黃梁梁驚墮司琴倉皇赴水捄之不虞失足深淵沒焉兩岸居人取火視之見梁臥於沙壖袚除而甦始知爲妖所迷及覓司琴已滅迹矣於時司琴年僅垂髫舍生取義雖烈士何以尚之輕雲聞遂爲慟絕請死之而主人莫會其故第勸曰汝無癡司琴於汝何覥前言戲之耳豈真耶當自爲汝覓佳配何以司琴爲念輕雲感憤益復慟絕曰妾自向日聞主翁一言遂私定終身之盟何忍背此初心也倘主人翁媼憐我一念之誠而全其節則願終侍主以畢其天年若更有他議雲何敢愛一死以謝九原乎主人奇之未信其堅也姑許可輕雲由是少損哀慟然終日抑鬱遂染沉痾後司琴三年亦卒計司琴死時輕雲年十三及輕雲死年僅十六耳

黃成象曰嗚呼烈女節婦時有之曾有韶年屈身賤品執主翁率爾之言而從容就死以成義烈非奇之奇耶惜梁爲隱士何暇爲人立名故其事雖甚異久失表揚予耳其奇爲之絕倒亟紀以傳之無使湮滅

不稱焉

亘史曰司琴以義殉主遂得輕雲之報甚哉男女至情死於一言而甘心無悔也彼女子受禽於人間有未嫁而殉者義士猶或過之觀此二人知媿矣雖然二人同事一主其相顧相許休戚所關已不啻數載業以主命代結褵即死烈兩無憾爾安可泯泯哉

趙延嗣

宋石守道傳曰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鄴幾舍人歿遺三孤女一老乳母内無兄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無宅一區無田一壟以爲養有趙延

嗣者僕于舍人顧是諸孫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負
擔露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十年如一日事三孫
女使其女與同處延嗣未嘗至其門初寓於宋三女
既長延嗣走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
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孫且年長將嫁二公驚愧謝曰
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與舍
人友舍人之孫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
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
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次適職方郎維之
子太廟齋郎舜卿次適屯田員外張君文鼎之子鄉

貢進士手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
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
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
也昔在漢有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
去復為養其孫雖去十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
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女投
宿叔子使執燭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
養三孫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
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孫子僅十人天下服其
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

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矣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
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併
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
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
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勵天下因傳之云

邑明

宋陸游云邑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
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
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
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

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
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
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及噬以媚權
門者我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于衆人也汪公
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
泥塗賤隷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
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程春

童子春邑文學吳貞予館僮也年總角以歲凶質于
吳執童子役甚謹性頗敏慧司執文無害出必覩隨

及勝冠覺氣類非常奴詢之故率口程氏子也吳乃泫然曰彼故家子弟而忍驅使于前獨不思爲後人地乎謝而去之予資斧令客于鄂足自立矣聞公訃至拊擗不自勝語人曰吾受故主恩無爲報當以身殉之乃爲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枝葉瘁兮雨露滋將從鄂君兮陳余辭舉酒遍奠一慟而卒鄂人哀而瘞之呼義士塚云春之兄爲篁墩世忠觀羽士每見吳公子百舍輒云亡弟之恩私也不以爲諱雖其所感深亦具義膽者矣

亘史云僕人而耻人僕常情也即僕以財自贖見故主而仇視之澈俗大抵然矣况非僕而以僕殉哉戉曰惟貞乎不以僕待春故得春以僕報爾使汨没常奴中安用報哉嗟乎爲人主而去僕僕之成心則僕甘心爲之死矣

紀二館人 一稱庖人一稱宰夫

王世貞曰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扺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壍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軋〻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緡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溺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緡鉤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違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違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亘史曰余讀弇州集書上事彷彿若能記館人名乃檢所録則汪司馬劉侍御歸太僕諸集曽紀之汪劉二篇應手繙出遂附於後而歸文俟再續不可謂二館人無靈也 時庚戌清明後一日記

劉鳳記畧曰任丞者字道乾山西長治人也當嘉靖壬子閏三月倭警始聞且犯太倉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蔡中丞檄公討之與兵三百皆新募公自誓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且諭兔三百人以古義烈事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公敝衣芒屩與士雜行濡雨際昏黒無休舍賊潛出没公夜追之出其

前後宰夫徐佩欲免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夜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賊又遇之矢蝟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負之趨瀆水梁已撤隔丈餘超而過賊追急公得佩馬以奔佩留禦賊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為流涕親酹之 詳載任公事蹟中

汪道昆傳曰庖人吴三五者婺浦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庖韓長公爲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爲具數當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壬子冬十二月三五從令上計至彭城黄河水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詒令曰且日第開氷度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氷合上流氷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泣爭脫死令棄舟走氷上氷解令出没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之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没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桐刺船開氷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桐出令載樓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令仰天哭

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余故殺三五哉乃傾橐中金治喪具葬三五彭城西云汪子曰吴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録録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過浦陽其俗齪齪纖嗇少壯士令獨能得死士則自令賢矣

亘史曰二人各爲主死耳不得列之國殤故標曰忠義非是例也則進而烈之矣

人之以名傳固有幸不幸二館人不得傳之弇州余既表之而韓祿崔桐附焉不謂幸哉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哀憨

叙曰自家運中否歲庚寅春孝廉兄玄超不祿以有秪立業別爲之傳遠楚游歸丙申哭弟怡庚子哭兒基哭弟之歲又傷姪驊已又詠其婦節吳而庚戌夏乃大盡於姪成一門之內十五年間悲慘屢乘之重以伯父兩尊人大耋在堂不敢過戚以傷其心然而愴懷短氣可謂備嘗生人之苦矣迫

冬閒居稍次其傳狀命曰哀憨而同時情近者得附之儻令哀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余何辭焉

仲弟季孺行狀

潘之恒曰余不肖及仲皆懿母吳孺人之自出大父謝汀州倅歸錫名之怡既從余受毛詩字曰季孺懿母凡十免乳艱於育舉余六歲爲辛酉弟養眞生生而穎異大人尤憐愛之偶避倭警盡室寄眞州疹發而劇迨歸劇甚且殊亟呼父母曰兒不夭成弱喪命也今得請於司命以長年報父母恩父母哭之慟即西河子夏魯敬姜不啻焉自是無昔不夢夢常遶膝不欲去一昔投懷告曰帝勑兒爲麟縱故數矣遂不復夢歲庚午與懿母同生命曰麟父母若眞還也者而喜可知辛巳懿母見背仲始舞象爾依依丘嫂而藉嗅咻之兄入黃山則逐居黃山兄出虎林則逐居虎林同登會稽探禹穴沾沾喜俠游陳司理立父目之曰是兒無賴將火攻其兄比還里中遂傾諸少年任放恢諧一飲盡數升狂歌嗚嗚即公家期會謝不顧顧爲人緩急籌畫無遺力人益以此傾心初懿母爲仲納采於吳與冢婦同里氏長仲四歲母私慶麟脫立誠得長如冢婦能卒矣年十五逆仲婦歸仲婦

雅閑於家奉舅相夫無違言仲亦悉屏去狗馬聲技之好以副其意伯母程孺人語人曰使怡就外傳何如內傅良於是修業日進摹法帖工二王行草書而好結納慕古與兄埒有聲里閈所從游縉多彬彬文學士半節俠矣今年五月余自楚還仲方應府試持其文歸休寧曾令君見之曰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皆上駟也使稍就羈馽豈直千里哉既府次在乙仲負骯髒爲不平益發奮下帷楊干寺會予逆次子婦始趣歸歸方決辰而病作病之日余從醫診之醫曰氣逆而精滑懼其脫也脫將不治投以人參附子神愈

不安入夜秉燭仲隅坐見大人母陳姑汪仲內弟方明虞卿若余洎從兄元仲皆在側莞爾笑曰人生寄耳昨游於市今終於寢誰則知之人誰無死等死何憚於速顧大人不能報矣吾有子子以及孫則報日尚長大人第安顏兄惟兄才能安大人顏婦代養代鞠要同穴毋相忘顧女執手授姑汪以累祖姑顧子執手授內弟以累伯舅索筆遺外家以是藐諸累若翁媪語漸噤乃大聲曰骨肉俱在吾將辭矣母環泣但化毋作佛事毋信鬼遂求訣伺脉奧而瞑是日內兄弟哭之如其婦朋友哭之如其兄臧獲哭如其子

三日宗鄰聚弔五日姻鄙來弔旬日都人士畢至弔者莫不盡哀如喪老成人而寂戚者為兄元仲弟孚尹族兄元考姪漢升內黨則吳于夔方正君孝盟友則佘尚恭尚宣師仲汪兩餘皆臨哭失聲乃若杞梁曾娥之哭又安忍聞哉大人重自傷則語不肖尓弟兩世為子異徵於夢然夭折不祥造化弄人尓今聞其言達生知命魂氣宜無不之非泯泯者吾向者以酒過過之吾過矣吾過矣仲生隆慶庚午十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丙申九月初十日年二十有七仲婦為溪南吳公公選女子女各一人弼成方七歲聘章祁

汪太學女淑慎許聘汪氏姑孫有封大人卜立春之四日命兒弼諧弼基弼亮率孤弼成奉仲柩權厝於豐水之陽祔祖塋也不肖無文聊收泣具狀以俟誌銘大君子采焉

殤兒弼基狀

余泊室吳俱生丙辰年合婚五稔至戊寅始舉長女輪逾三十九旬有奇而長男弼予生又歷是旬而舉次男弼諧以及基俱無爽日蓋壬午二月初五日也自基以下亦歷是旬舉雛汪司馬伯玉先生泊二仲同社咸赴湯餅會計日而見詫詫之明夕而雛殤凡一雌四椎五孕如期余方奉竺乾氏以佛奴呼之故次基於三逾三年丙戌四男弼亮生又三年己丑舉仲女潤又八年丁酉舉五男弼時余始倦游息跡於家鴟鴞子七喜慰目前孰意從基中折於庚子歲也

嗟乎余二人涼德不足承佛祐以被此禠寧不憬然悲以痛乎基婦吳有遺腹女人謂天茫茫者何不畀之男廼未朞並奪其女孽由余造何逃焉用是隱惻傷悼觸目涕洟至哀滅文又六年始克爲狀狀曰兒弼基字爾丕爲雲杜李太史所命幼韶秀警慧善媚人人見而悅之異諸兒王父汀州公泊大人皆鍾愛之而外父少崖翁特甚愛異諸甥抱之不釋於懷曰是當成吾宅相必我爲之姝以姪立卿女妻之余二人亦喜聯姻奕世庶不負外家恩然基穎悟能強記兄弟競爽戊子歲余列諸膝燭下課古詩十九首三杜律二十不下四百言限數以五諧默而成誦予亦上口基以手畫紙頭角俱奮口吃吃不休而穿句亦無謬心頗奇之謂能賈勇進也受毛氏詩十歲郡卒業第余不自教兒又好游不遑督責以速成之會歸自楚丁酉當爲迎婦廣陵友人袁中郎賦花燭詩七章爲贈語人曰三哥如朝霞舉又濯濯如花上露何其光彩逼人從余吳越間若鍾陵三臺棲霞金焦虎阜洞庭富春五雲黃白諸山江淮婁泖笠澤西湖嚴灘漸江諸水無不窮其勝凡父執名公莫不負劍辟咡詔之亦往往踴躍趨風退理清談鑿鑿有緒庶足

供洒掃應對之役矣已亥冬由郡中試出鄰邑諸大夫集余邸誦試牘見賞謂難其兄基亦駸駸漸入於彀明年上九著紫布衣游於市飄飄有神明之度余怪之無何忽思游古巖未白二人亟往亟歸向余曰有僧自大人所還兒遇之贈以偈云爾從我處來我從爾處去欲識去來心爾我元無住余叱曰兒毋妄語薄暮忽嘔血數升足軟不得步止臥玄扈閣中醫無效意須緩治之會挾予諧就督學試於旌陽牘以決辰基字報云兒疾雖減然思父兄甚願速歸及歸而病漸深恍惚多囈語若蒲伏諰眞師或呼佛號合

原缺第八葉

十指禪誦不絕強令飲藥百方技單寂後狂悖稍寬忽見左右皆擁蓮花跪於牀褥而告二人曰兒負父母恩不能報然知古嚴去路矣父母無憂兒若弟皆才足光耀異日呼婦吴吾累若然當結再世盟耳卒之日去其生未滿二千於禮爲長殤命何促也隣黨聞之曰惜哉若而人其生也孝友爲王大父若王父若外王父所憐無間於父母兄弟而交游爭誦之是可以爲成人矣雖夕殤可也遂以成人之禮喪之父母兄弟皆齋而功緦殺焉宗戚弔朋友自遠賻而問焉其哭也爲西河爲晝夜爲崩城爲河山如舊爲人

琴俱亡哀有盡而情無不及矣逾旬殯豐溪之原侯卜吉以葬諸孫嗣之婦吴誓同穴人言夏侯誰美姿容游都市婦女手縈之衛玠如京師爲人看殺基之亡或因二者既以貌又以游此其所以殤也嗟乎貌則天付游則從我也謂之何哉嚮者中郎之言蓋忌之矣

從姪斯彥狀

從姪斯彥者父憲卿余從伯兄祖爲余從父斜南公皆操古今文名世又極憐愛余余縱不得視斯彥如之而憐愛有同情矧其夭猶足哀者奚可廢狀狀曰斯彥生 今上乙酉[illegible]月[illegible]日歿丙午夏六月二十八日年僅二十有二以就烏臺文學科試隕命眞州逾二月御史檄補邑博士弟子員而彥嘗志罔聞矣哀哉伯兄配汪氏娩舉三子彥其季賦性穎慧方直氣淳以愿志欲以篤貌皆而端入依保侍出就傅訓無佻語無佹行居閑於帷步止於閾游適於郊自

舞象以逮弱冠雖隣族未辨其音顏而名以試嘌譽以文顯咸知潘氏有子云幼善偶對應聲稱佳長就課誦上口不失絕紈綺戲弄之好衣敝被穿人曰可易矣自顧曰然然終不易也或兢豔游導者曰盍往觀乎答曰吾方志學未暇從也以是岐嶷即爲名公所器方叅知過里中屬目見嘗以宗人文學叔元女妻之江門卿兄之師也覽試藝歎曰憲卿諸兒固佳是兒且超乘矣謂姪充泊充弗如也充任家督肄業成均充長以數歲與季弥聲而先鳴黌序季獨急功名視扶桑猶崦嵫嘗曰甘羅楊烏何年而我爲耄矣

郡太守兩舉高列而數再奇亟占籍真州乙巳冬冐雪以行顧語家人吾不青衿不復渡江南者宿私曰孺子齒稱也何鋭太甚而孰知爲年所促爲命所仇耶嗟乎李志雄里閭而光遠異縣偕分陰而老於歲週煢煢步而乍縣萬始謹霑濡而驟侵寒燠歷鑿邦邵跋涉閒關力柔皆脆堪此百折戰勝而捷遲闈學成而世不偶其爲愁疾所攻非一猥云庸醫誤之則造化之爲庸醫乎矣祖爲文奠累千言哭且咎曰吾習醫而不習是証也乃寄庸手殺之誓駟以出而與尸歸不悕於殺之後乎訃至擲還父慟絶於衢母擗

於尸婦袒跣而號東西助哀風雲變色聲撼川岳父傷章甫可裂爲養奚榮母怨割珠於懷埋玉於土婦則悲生離而異室幸速死以同歸乳悕於烏臼僕痛於秦良里杵累投巷歌咸咽人生百罹此爲甚矣乃卜丈几山之陽權厝桂苑道側路人見者爲歔欷而過之立嗣充子茂弘能哭拜如禮余歸自南式而一哀不知涕之無從也蓋是歲余宗自真州游泮者羣從三人同登籍而少司徒公冢孫士廌同月隕里人謠曰公莫悲天何知胡壽而勿夭胡盈而勿虧鳳豈舐鍛爲乃一夔玉琢先鍛蘭芳早萎天何知公莫悲

孤姪弼成狀

余同母弟季孺亡在丙申之歲年二十有七孤弼成方孩子夜疾亟從保姆臥榻呼而起之孰有父將死而不子訣者成至兔以樹立瞋目問大人何所苦乘泣還臥詰旦覓父無見而母且髽也始痛哭如成人執喪擗踊答客拜杖而起母夬容年七歲爾面如傅粉目光瞭然丹脣鬒髮望而羨其都循循受外傅課無廢日朝夕承母吳孺人雖無少拂姊弟依依母吳強自慰及娶婦汪氏季孺所聘章祁守詔公女也長成一歲相敬如賓事姑盡孝不聞誶言吳孺人嚴無

姑息而色志之養不衰受經於閔師茂貞業有成矣會吳孺人病朞不近內月不更衣日亡盥櫛夜必籲天請代天奪吾父奈何不閔而棄其孤母病日篤則刲股進爲少瘳然痒幾不支迨居母喪過毀舅拊之有加心寔感之願成宅相以報不數數窘累寧自貶損舅訖是甥也似母酷令人憐而每有不受之色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可謂賢矣其居庭事大父如父視伯亦如之視兄必敬視婦必莊與人交必以信見一善必喜而不寐黯兮若怯漠兮若退穀兮若不可屈泊兮若無所營渾渾兮若太古之民余愛之勝其父

少時以其温然玉質也故雖未弱冠奮發自厲惟恐失時事兄子諧亮三人不啻同氣每相與傷家運之不振視從兄馭騎亦如之而成更賈勇先通結莫如社於韓〻樓約六人者假修於石際其所給多自辦繼而猶苦紛囂迫也偕姊之夫汪有封藏黃山深處曰丞相源閉户者百日余以游山至始一啓其關將挈尋仙燈洞中進有難色余亟返之是兒何孱也然不覺其以勤敏瘁矣别未一月而成以瘵歸〻及蒲觴未決旬而疾甚余數視之見其喘息私以爲憂卒之先日與之隅坐不忍言不虞將起成曰頃市水碩

得菱請共啖之嗟乎孰知爲芰嗜也時婦汪亦爲刲股進人謂孝感得貞淑之報及成亡舅良仲寔襄之既百日而中外未有言後事者余怪焉婦汪亟圖葬地將殉豈以有後爲易戀耶果哉烈之難矣至冬十月幾望將虞祭則汪已餓七日余與大人洎兒姪輩往諭之曰死易耳立孤爲難若固賢者請勉其難若徒死何取焉且若不慮若翁若姑若夫之餒於地下乎生則有嗣續死誰知繼者且若以七日之餓足以謝九原謚百世矣姑爲我宗勉成昌後之業乃始進糜勺而立孫介如爲之子出大人命且汪所擇諧之第三子也成生平重義負氣節昨歲閔師死金陵爲善撫其後其慷慨激烈類如此生庚寅年九月初三日與同社汪鍰泰同物其蹟每同而死先八日蓋五月十六日也傷哉舅氏和仲明仲自真州奔其喪先殯之日来卜葬地不果乃權厝之祖墓側以待吉將并其父母合窆而虛其婦壙要之百年令婦忍九死而緩同穴期實以孫介如累之天之佑爾昌爾將自此基矣成可以瞑哉成於兄弟行次居五余字之曰爾服

汪生惜誦

汪生鍰泰名啓陛祖太學元本父姚安提舉飛黙龔素封之庇無紈綺態而恂恂喜爲儒遇宗里之長老執禮甚恭遇父客輙卑順承之過少年游冶輙自匿恥與之羣生平嚴事者董太史玄宰太史重自矜詡無泛愛凡書畫得意者輙私授之甚實惜以相重也少游學青浦以俗靡靡不樂居徙而里居則厭煩囂林居則厭塵累得黃山之深處曰丞相原而安之招同社與俱殊不欲出雖婦方相伉儷而無幃房之私祖將遠游強之歸歸一日而感疾時余姪弼成居山中亦與疾而歸先八日卒其生也同年月日而時之

相去者寅與亥卒之日相去庚與戌耳且里社同館舍同志尚同無嗣同吁造化之巧弄人如此豈真有命耶緩恭下帷從李守一受易父執也稱文杜兄弟交游者爲里士胡性初宗人開之無吟衡聖洎余兒弼亮姪弼成而狀之者豫章父執傅崇中也此外無稱焉其慎交以自淑愈足尚矣爲之誦曰世競侈麗相逐子三徙而棲於谷世趍豔冶如雲子弱冠而尚夫文世溷濁其不可伍子交游可屈指數孰惜蘭摧同晦而萎孰傷玉顇聯壁而埋微子之惜而循子之哀惟其才惟其才

申孫瘞志

子以萬曆戊申年申月十八日戊申時生故命曰申以今年庚戌申月二十九日壬申殤蓋患痘五日爾上自曾大父母大父母下洎兒女臧獲皆哭送子而瘞於鳳山塔之西敝余若不欲殤子而子未嘗殤也爲之志曰申孫之歲二週矣體孱弱而神朗朗見母病知憂見父出知慕見飛鳥而喜欲飛見走獸而喜欲走見花開而笑見枝動而舞見星月則知拜見雷雨則知懼行能遠坐能端臥能靜而應呼承色無一孩提態也見禮佛者即學謨拜胡跪擊木魚而聲喃

喃死之時合十指索木魚而瞑他一無所戀嗟乎是之謂靈而覺者也靈而覺則死不昧必之西方升蓮花坐稱童之真覺者矣彼憒憒而未覺者何限雖百年奚如之故蠢而生者知不及死而靈者遠甚余何傷焉銘曰子以申生以申殁辭閻浮提游西方國脫然於父母之懷無以世諦爲子累

天都[illegible]
期[illegible]以晉校

敘曰期頤傳奚作也壽里中之耆舊也曷爲壽之幸所際之全也何以全倫有五以蘄備福有五以蘄膺而虧者衆矣於時方司徒公行年九十有五生平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隆承貴富壽康賢子孫之慶人冀得一猶不足而公得十爲有餘且心思知慮不衰神明益王天之所全公彌昌之聖之所勑公方孩之昌之於未艾孩之於未成

則以公爲衆頌可矣胡以比之鄉徵之國以及天下哉語曰世運昌南極明大君作三壽朋今時鉅公同躋百歲者指不數屈而公歸然獨存乃南極明女牛吳分江左實當之吾里近依巖谷闋闠堵千其自老傳以逾耄者百四十人竿至萬有奇而未盡也前此以倫屬者僅汪之父子潘之夫婦吳之弟昆咸要之百歲而余先大父汀州公擬獻萬壽賦以祝 今上誕節自比於華封即余小子是舉甫及友生以廣康衢之義百年以來分志以企其全而公安安以咸於五上之畫久安長治之策下之纘光後啓後之圖金昆玉季眉壽偕老仰惟松栢俯則芝蘭倫福所鍾畢萃於昌期而公之精神罔不淪浹以是稱全即亘古希覯矣夫衆人之爲壽也以年而公之壽也以衆人之年爲年人同則頤始廣運泰則履益康此吾人之所祝公者即公之樂與人以自祝者也公嘗言曰千歲上昇誰與爲儔斯傳政與公意脗合凡舉域中者什伯而及國與天下者一二參焉遠邇之不齊亦見聞之有限也故知一之齊萬者乃可與言壽

期頤燈社約 萬曆辛亥年定

一里中名碩雖多非七十不得預會尚黃髮也進而八十九十以至百歲俱以齒列七十者主會謂甲劣宜任其勞以次升而代之故登此會者不啻仙班矣

一以後會中躋八十九十百年者衆以醵金五星壽之受而不報至明年元宵倍金入會所以酬也願倍酬者聽不爲例

一婦德齊壽在人情有同慶或以伉儷或以子孫例得紀諸閨閣籍中但七十者始載齊壽八十九十以上雖耄必登以表發光之瑞其紀慶如前例

一正月初三日推社中佳子弟傳布燈約初八日試
燈奏仙樂十五日告燃齊諸老早集岳廟拈香如
醮儀夜然燈至十八夜俱張樂樂神十九日交冊
授主者貲廿一以後卜散燈夕如初樂
一衆老出資無多不任靡費惟約三條在會七十以
上不能埜給一金八十以上無子或不能養給斗
米九十加縧肉有常餘屬子弟供億不濫及
期頤年爵姓氏 紀里中不外索
國老一人方公諱弘靜字定之號采山正德丁丑生
年九十五歲 官至南京户部侍郎特進資治尹齊壽載閏閣辯中

碩老九十以上三人俱處士桂公若蘭 正德丙子生年九十六
汪公煌 正德庚辰生年九十二 程公崇祐 嘉靖壬午生年九十歲
八十以上二十六人處士王公世澤 嘉靖癸未生年八十九以孝稱
張公珮阮公時泰 俱乙酉生年八十七 閔公樞方公文孟 俱丙戌生年八十六 程公麟祥鄭公德盛 俱丁亥生年八十五 王公可仕
鄭公寵吳公廷倫王公尚應 俱己丑生年八十三 胡公卓江
公良椿汪公景清閔公文卿典膳吳公鐔 新遷居俱庚寅生年八十二 光祿潘公周南處士余公錡阮公鍠方公
自強汪公夢麒 俱辛卯生年八十一 汪公國卿鄭公德成 齊壽
吳公淪潘公桓吳公亮 俱壬辰生年八十

八十以上或有遺者虛左待補
余公鐔 嘉靖戊子生年八十四
七十以上百十二人處士葉公宗堯龔公恩余公鍷
張公鶴 俱嘉靖癸巳生年七十九 封文林郎方公承
恩處士潘公損吳公月汪公環俞公嘉詢鄭公沛
俱甲午生年七十八 處士程公萬善太醫楊公守倫家大
人居士潘公召南汪公棉方公邦靜王公瑢藩幕
鄭公德威處士方公仙年吳公德威吳公思忠方
公巖奎鄭公國柱
汪公景梁 俱乙未生年七十七 壽官汪公溱贊戎俞公嘉詡

約正潘公珮處士鄭公照汪公依吳公鍵鄭公瑞
俱丙申生年七十六 處士江公良榆
良侃鮑公朴栻程公弘文葉公世安余公大椿洪
公長壽余公時顯胡公堪采公橋孫公廷瑀董公
湘孫公繼愚鄭公鎬
太學潘公京南文學方公夢弼 俱丁酉生年七十五 處
士謝公一中王公與欽余公受益汪公大卿桂公
壽胡公亮王公世恩孫公廷珍江公尚綱孫公繼
伊方公文穆陳公與廉文學汪公珂保御黃公俅
俱戊戌生年七十四 處士胡

公榮孫方公遠宸吳公育成方公百穀汪公世寵
方公文俊潘公均大樑汪公鏜程公大萬廷澗郝
公文模[illegible]
少府吳公焯儒士胡公采（俱己亥生年七十三）處士王公夢
宸汪公文演閔公應月潘公儀南胡公純寬余公
從范胡公守益方公遠求宋公高節汪公時侃
[illegible]
文學龔公懋卿（俱庚子生年七十二）壽官丘公大用處士鄭
公德咸（兄弟四人同入會）余公洽潘公璠宋公天亨王公
之仁胡公守謙閔公思齊汪公時清方公杭潘公

珠郝公文棟鄭公檀
潘者民文學少府方公大煥
（有補良學）外翰方公士榮文學謝公元經（俱辛丑生年七十一）處
士葉公本沾胡公良詵鄭公正文俞公嘉讓程公
楠
吳公桓吳公杞潘公文琦（俱壬寅生年七十）
七十以上或有遺者虛左待補
處士鄭公
以上至會者共算得年

元宵露布

伏以元宵燈火瑞應豐年　昭代文明光傳　上國
自　天子至於庶人由長安達於里巷莫不一人有
慶萬姓同歡所謂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
來蓋太平景象於斯有徵我鎮中方司徒百歲翁諸
會請罷燈燕頻開誠有關於作興盛典有其舉之莫
或廢已但俗尚綺麗不貴乘時景每蹉跎不違先事
或滿街結綺乃在仲春或各社迎神常逾晦日無怪
乎過時失事非吉祥之佳兆也今願與里中二三耆
舊諸父老洎各姓佳子弟約自人日試燈以逮弦夕

收燈為率跨街者空綴如星當門者壁張如錦以點
計不計巧拙以戶競不競穠纖塔擁金蓮景並中秋
之勝臺然寶炬文宣北斗之輝雖有鼓亭花坊不熙
魚蝦竹馬雖有鐃吹簫管寧嘆十錦不同以一夕開
千年之歡以千燈轉萬方之運亦垂老之快覩小子
之樂趣也請自今日亟圖毋令元宵錯過特揭露布
用代霞標

右已酉春之露布也初傳人猶駭疑人日之夕張
燈於門者十餘家耳上旬以後漸增百家然且左
右望而不敢徑遂也及至元宵徧街卅里火樹垂

橋塔燈社炬輝煌達曙諠譁四境盛接清明如溪
南湫為輪筏至今豔之貿倡自此舉至庚戌歲不
戒而爭雖游嬉社燭亦自上元出矣惟東岳廟六
七十年以來未有懸燈者乃快覩於庚戌上元廟
中道衆每夕以雲璈仙樂佐之而猶慮其佳境之
不繼也爰紀尺籍與好事者相倡率焉俾歲歲無
廢可也萬曆辛亥首春六日里人潘之恒識

張燈啟 初六日傳

東嶽廟如舊例張燈不敢聞之耆長凡我相知誠孝
諸君子各有父兄俱稱畀幼韋各出銀一星二星或

一鎦一銖即付主者部署以成勝事上以娛親心下
以結衆緣非特竹馬兒戲已也甲寅主會余鷹元潘
之恒謹白

推廣帖 初十日鳴鉦聞衆

東岳廟十五夜張燈先期催完為本鎮達尊諸老祝
長春壽兼兆豐年瑞凡在子姓俱有同情喜助清供
施華彩者請開列于左

勸緩社燈帖

凡里中張燈之夕自十三至十八最盛數夕宜禁游
社燈蓋社燈越此為完必非盛舉市人慣見燈過便
收寂然且架燭上焚懸燈遷次萬祈高明諸公不可
作此煞風景事

十五日張燈疏

伏以東嶽降神宦開昌明之運 元君錫祉長發壽
考之源雖老人星元命苞所載為治平始見而保章
氏指牛女分則江左攸居然未有新都山川之靈秀
獨鍾而巖鎮故舊之精英尤萃惟我 帝君握符受
籙制增益之權表善旌良掄轉移之柄或吉祥叶夢
即耄期尚加遐齡或德業格天即艾壯可登百歲由
今計之累百巳躋萬有卜世以及無央修諸宴寘報

于赫赫其為顯應莫盛于此時故率諸子弟從我父
兄張燈以繼日月之光聚香以效土壤之義用昭
神貺并答神庥頓我里士世世守之以蘄無負此壽
域也惟 神鑒之謹疏上聞

甲寅燈社記

燈社以娛親也自余而不逮余親徒抱罔極而人之
逮其親者寧廢礿盟因之奮迅里閈肸蠁 嶽靈既
續陽輝庶資冥見群怡俗化已洽蘄春人事天時幸
承佳境乃有社中之人含辛茹苦洵涕泯歡如黃玄
龍郝公琰內艱均攜望戀為情之未稅嗟寉鶩之不停

汪爾占張季黄外計昝臨當乙以之衫然蔡爲魯戈之
莫迈猶或棲遲信宿希東木之揚旌扶服唁言莫岱
游之旋軫羅㩻尚爾匪逸協慶何嘗孔嘉十里鰲山
若斷若續千林蜃氣倏吐倏吞敢追上世繁華庶見
太平景象矧虹川之橋臺挾彩儼赤松黄石秘要鼇
乎復綦羌蚪嶺之樓塔標霞現多寶牟尼瑞充呈其
頂相存千百於十一示變幻於刹那仙樂奏鈞天莫
釋鵾鴟垂髫童游隨竹馬豈堪烏鳥懷悲雖負劍辟
咡於塗僅聞謦欬而曳杖消摇於市乍見羹墻喜觸
悲来誰念㒂皐天中背昭融爲向隅客燈殘夢覺應
知缺陷世內藉寶炬可照迷津勉矣朝夕惟勤慎旃
桑榆無忽

壬子登域紀年政七十
居士鄭公滂生二月　鄭公鋐生五月　少府汪公如潭生[illegible]月
處士汪公文治方公用中俱十月生　鄭公鈺十一月生
登耋紀年政八十
處士葉公宗堯龔公恩俱五月生　佘公鏠生九月　張公鶴十一
月生　封君方公承恩十二月生齊壽子道通以浦城令陞南京比部稱觴于里
閨閫附初登八十
鄭母汪德成公元配郡丞公佐女嘉靖癸巳年二月生齊壽　鄭母潘鏜公元配郡倅公侃女嘉靖癸巳年十二月生齊壽

壬子受耋紀
處士桂公若蘭年九十七　程公崇祐年九十一
鄭母吳鐸公元配滂澤母嘉靖庚辰生年九十三節壽

癸丑登域紀 年政七十 嘉靖甲辰生

處士陳公一元 方公應嘉 四月生 潘公增 十一月生 佘公霑 十一月生 太學汪公道會 十一月生余姻家于里吳故附之 方公遠宦 十一月廿四生 吳公文滔 十二月生 方公勉弟 五月生

登耋紀 年政八十

處士鄭公國柱 正月生 鄭公沛 二月生 潘公墳 七月生 吳公月 九月生 俞公嘉詢 十二月生

閨閫附 初登八十

封孺人方母閔 比部郎道通母 嘉靖甲午年十月生 齊壽

尊史鈔 卷八 癸丑紀

癸丑受釐紀

處士桂公若蘭 年九十八 程公崇祐 年九十二 鄭母吳 年九十四

交慶紀 凡在知交有相慶之誼

江来岷 字子山 郡城人 官南京户部主事 八月十五日八十初度

羅梅 字孟先 邑呈坎人 年八十 猶工小楷 是冬為先君書外傳

甲寅登域紀 年政七十 附先期一人 嘉靖乙巳生

居士方公巖耕 三月生 郝公文槐 八月生 鄭公濬 方公百寳 九月生 佘公鐿 十月生 汪公世卿 十一月生 佘公應元 丁未生 附

登耋紀 年政八十 交慶二人附 嘉靖乙未生

楊公守倫 程公萬善 俱正月生 汪公棉 二月生 鄭公德威 七月生 王公瑹 八月生 汪公景梁 十月生 方公仙年 吳公德威 十一月生 吳公思忠 方公巖奎 鄭公國柱 俱十二月生

文學汪廷對 績溪孔林人 以子同盟紀 文學張朝岡 歙黃備人 以受業師紀

尊史鈔 卷八 甲寅紀 十二

甲寅受釐紀

程公崇祐 年九十三 張公珮 阮公時泰 俱年九十 登八十以上二十四人

閔公樞 方公文孟 俱年八十九 佘公鐘 年八十七 王公可仕 王公尚應 鄭公寵 吳公廷倫 俱年八十六 汪公景清 閔公文卿 胡公卓 吳公鐔 江公良椿 俱年八十五 阮公煌 方公自強 俱年八十四 汪公國卿 吳公瀹 吳公亮 俱年八十三 佘公鏜 張公鶴 俱年八十二 潘公墳 吳公月 汪公環 俞公嘉詢 鄭公沛 俱年八十一

閨閫 鄭母吳 年九十五 鄭母汪 潘 俱八十二 方封母閔 年八十二

乙卯登域紀 年政七十嘉靖丙午生跡八十九 十者嘉靖丙申丙戌生同紀如左

閔公樞 九月 潘公璀 十一月 俱丙午生

鄭公照 四月 俞公嘉猷 五月 汪公伊 吳公鍵 十二月 俱丙申生

吳公天洪 郡城人前津安令以子國仕貴封嘉興 太守壁斯黃兵憲歸上壽丙申十月生

宋公臣熈 深陽人貢士配■孺人齊壽丙 申二月生以子孝廕拱辰交紀

碩德閔公樞 字子辰號清源嘉 靖丙戌生親赴會

閨閣附 初登八十嘉靖丙申生

誥封夫人方母黃 十二月生少司徒采山方公 繼配子以巽以晉俱官生

方母董 景公配 子良堂 方母鮑 汝環公配 子大宮

乙卯受釐紀

程公崇祐 年九十四 張公珮 鏤鑠赴會 阮公時泰 俱年九十一

余公鐔 年八十八 王公可仕 王公尚應 吳公廷倫 俱年八十七

汪公景清 閔公文卿 胡公卓 吳公鐔 江公良椿 俱年八十

六 阮公煌 方公自強 俱年八十五 汪公國卿 吳公淪 吳公

亮 俱年八十四 張公鶴 年八十三 潘公墳 吳公月 汪公環 俞公

嘉詢 俱年八十二 楊公守倫 程公萬善 汪公梯 鄭公德威

王公瑢 汪公景梁 方公仙年 吳公德威 吳公思忠 方

公巖奎 鄭公國柱 俱年八十一

閨閣 鄭母吳 年九十六 鄭母汪 潘方封母閔 俱年八十三

宗壽

亘史云自余大父汀州公登九十以上而計余目擊耄期之老亦至十餘人問之他郡或終世未一見也問之他里他族或同時不再見也而獨盛於吾宗不亦厚幸乎哉且溯

國初以暨今日緜緜不絕尤爲可紀可慶爾其尤異者華亭公之子若孫俱汰耄年則叔姪也而玄鎮廷韶廷煇三公已酉生二廷則從兄弟也而文耿公又與汀州公同甲子生則族兄弟居相隣也良孫公子齊生不及九十者一歲壽與祖父明安公

埒尚不得載則祖孫三世也而韶熙吳媪以洎從祖母方媪皆幾百歲汀州公之督今年八十有一而文耿公子墳亦七十有八其駢集踵接登茲壽域豈可量哉故因燈社而並記之

潘紹師 字繼善華亭公子生■年卒 ■年年九十二

潘道眞 字仲禮生■年沒■年九 十三

潘良孫 字■生■年沒 三子齊生年八十九例不載

潘長應 字■生成化壬辰年十二月十三日卯 沒嘉靖甲子年九月初十日丑時年九十

潘玄鎮 字斷高生弘治己酉年■月■日■時卒 萬曆■年■月■日■時年九十一

潘廷煇 字■生弘治己酉年■月■日■時卒 萬曆■年■月■日■時年九十二

潘廷韶 字[ ]生弘治己酉年[ ]月[ ]日[ ]時卒萬曆[ ]年[ ]月[ ]日[ ]時年九十六

潘文耿 字[ ]長應公子生弘治甲子年八月廿四日亥時卒萬曆丁酉年十月十五日戌時享年九十四人知汪之父子而不知潘之父子政相埒也子塤載燈社

潘侃 字惟和中嘉靖辛酉科順天舉人選福建光澤縣知縣陞汀州府通判致仕生弘治甲子年九月初六日辰時歿萬曆甲午年七月初五日戌時享年九十有一子周南召南載燈社紀中

閨閣附

吳媪 廷韶公元配生弘治戊申年

方媪 太學傑公元配生[ ]年卒萬曆庚戌年七月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 ]校

叙曰余旣傳期頤自九十始而不能徧索於故老作而曰前事之無徵非後事者之責乎於是結燈社以奉里中尊長離紀始於七十以逮百歲不啻百數十人合其年且溢於萬而詫前此未有行之者社友鮑元則篤於敦睦而不忘其先搜得宗老會集以示余則一鄉同姓若干人視吾里人百十之年萬千之而當時之文士騷客無不徼諸紀詠

今宴媿之然不可無以續其後令後之視今將有馮爾若元則之祖年九十有[ ]例得載且得亢諸其宗而余宗之耄期者又別載焉萬曆辛亥年上元日潘之恒識

宗老會記

北地李夢陽曰宗老會者會鮑宗之老也鮑宗之老當正德五年年七十以上者八焉八十以上者四焉九十以上者一焉凡四世爲一會會起於鮑時瑩礽時瑩約曰會非七十者不與鮑以潛時瑩從子也獨非七十與盖凡十四人焉其約一年四會會於清逸

亭亭有四時之花每花開則會輪流主辦蓋三年半一週焉其坐同世則論齒酒肴足而已明年菊桂兩開適時瑩主辦而十三人者相逶迤來皓髮長眉各貌其冠服有幅巾者有壽而官者有義而官者就筵觴行歌伐木頍弁之章時瑩又約曰飲者不辭不飲不勸言毋及家事毋及邦國時政而諸老者雍雍于于於一亭之上古貌色愉動止有度言語有則望之蓋若畫圖焉既夕有風西來汎叢鳴林吹菊桂之香撲尊襲衣而諸老者各簪花滿頭顱離席遊吟三三兩兩或弄琴書或摘芳倩徙倚於軒楹之間翱翔於

莎徑之側蓋已皆酡然醉矣時瑩顧謂之曰諸宗亦聞民壽觀國身壽觀人乎衆皆曰何謂也時瑩曰設今差役繁苛四海有警或水旱疾疫澤涸無魚夜犬頻吠雞豚牛羊不育吾儕有今日之樂乎衆皆曰無矣時瑩曰設吾與諸宗不理於身家生計窘勒子孫不肖日奔波氣惱虧損神志又能有今日乎衆皆曰無矣時瑩曰今吾與諸宗幸生長太平之朝又幸能自理於身家可無醉乎衆皆曰諾於是各以酒觴時瑩酬其主辦且以報言也其事聞於李子李子曰前有會者香山九老洛下耆英睢陽諸老耳成化間則有南京壽俊之會四會者古今稱難焉然非同宗也又咸謝仕而閒與當官而壽者以今歙棠樾鮑氏觀之不尤難乎哉聞之曰國泰壽民人泰壽身鮑氏諸老之謂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亘史曰此記全集未載而唐公守之崔公仲鳧二太史序泊何仲默學憲諸名士詩載鮑家乘今未悉錄僅以宗老之齒列焉其昭穆之序則詳於左

宗老名紀

鮑社進字友進年八十八歲壽官

鮑珍字時瑩號友善年七十八歲

蘇臺外史楊循吉傳曰老人姓鮑氏名珍字時瑩新安舊族也由宋以降世居棠樾里中里環數百爨皆一姓其先有以孝行載信史可考鮑室素鉅老人叅以世家子出商於汴汴故都會游者率殫歌酒誇紈綺鮮克儉約老人獨恭儉跬步不肯棄禮法釐豔韋素盡斥去浮華一意治生棊博倡優之好略罔置念暇日惟樂與其貴公名士游處見貧病危厄輒出貲救之排難解紛亦往往竭力不責報評者疑其俠或曰是君子而隱乎旅者也其行誼修飾不可誣蓋明甚咸以爲然老人處汴四

十年往來新安歲或一交雖雅意留連而所作良事在〻而有其心務於濟物無名亦嘗少懈用是所積日充而賢名亦偕起至聞　藩府歲時設宴於承運殿每得預列而部使者吴天宏亦因官汴雅加敬禮至則造其廬然老人無他崖異始終惟以忠信自守而已感致優禮無間遠近人謂布衣獲榮所鮮有老人既老不欲客外一旦謝所知還歸歸而擇勝地作園亭自娛樂時與其宗盛德齊者爲會其中其汴之業則授其子姪俾嗣勿替一族尊事取法焉因共稱之爲清逸翁其平生所號別爲友善老人云老人家居早歲嘗作塘堨利鄉人晚又購地爲義塚他所施棺槥又靡計其在江湖見溺而手援以活者四人生其垂死病者二人歸人之孤與白寃獄而出其命者各一人他瑣〻皆不書贊曰世之人材其爲品良夥然求能修謹而幹濟者槩幾其兼蓋優於德則短於才賢乎已則薄乎人莫不然也孰有立人生之常業佩孝庶之美行而又汲〻以行仁爲務者哉友善老人不儒名不仕職其所爲若是蓋有彼流㒺〻不及者將詩書逢掖未必無小人竄其間而田野之完淳

固自若歟由是言之然則老人身膺章服以列賓於鄉飲而荷國家之寵光信乎無忝也已

鮑晚暹字時進年七十三歲

鮑新應字清應年八十一歲

鮑妙善字庭會年八十歲壽官

鮑淳懿字庭美年七十九歲壽官

鮑玄祥字孟禎年七十九歲

鮑恕字勉仁年七十八歲壽官

鮑岳武字自茂年七十二歲

鮑彬字士良年七十歲

鮑光庭字以潛號潛菴年六十六歲義官

鮑蘭孫字以賢年九十二歲壽官

鮑慶生字以臻年八十一歲壽官

鮑恭字世禮年七十二歲

以上十四人共一千八十九歲

汶上二老傳

程文舉曰程世友者世居汶之東山下家貧嗜酒性閑散不事事日飲一壺醉後放歌陶然自適善畫魚售魚沽酒年九十三四常徒步入城買紙去家五十里而還日必往還且行履蹻健絕無衰老態至九十六歲無疾而卒爲萬曆[illegible]年

程曉者世居汶之西山下性簡易寡言語恬澹自如前後三娶妻至八十五歲復喪復娶性不嗜飲惟喜食麵粿常置三四枚於枕下夜每食盡亦不飲湯年九十五有事入郡城計程七十里則徒步而去不少

喘息至九十九歲無疾而卒爲萬曆[illegible]年

逸史氏曰二老隔居東西山下若出遇諸途必邀入酒家一嗜飲一嗜麵各適其適且步履翩翩不異少年人皆目之爲地行仙雖先後謝世亦不覺疾困苦倏然而逝絕類有道者寔亦榮啟期之流歟

亘史內紀卷之八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illegible]校

周壽誼

王世貞弇州集云翁崐山人也有隱德　高皇帝洪武之六年癸丑翁年一百一十矣蘇州守魏觀始行鄉飲禮賓翁而首之又六年　高皇帝召見便殿賜宴慰撫有加予冠帶給驛舟楮幣遣還踰年乃卒計翁壽生當在宋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而竟無恙晚

遘　真主卒以顯榮夫豈偶哉壽誼名也又頗類別號若私謚其裔孫金華守俊叔與余善此係得之俊叔之子廷棟

贊曰宋之遺黎元之逸民　明之三老脫遘昌辰中罹兵燹孑然獨存不琢者天不刓者身

秋月

王世貞像賛云其髮甚短而髭甚長幘或褐而袍則方頭陀其暫而芘蒭其常者耶僧俗之臘一百有六而猶未央者耶吾聞夫佛坐六十小劫若彈指頃彼百有六年者又何異乎石火之與電光余以師之身而擬師之像果孰眞而孰妄將刹那之不可保者像與身超恒河沙劫而不壞者師之法相也耶

又書賛後云余爲秋月師像賛可十月而始以像來因據而書之時庚辰之嘉平臘望日也更半月師壽滿誦彌陀珠數矣記佛脇生以至背痛之日爲壽僅八十歲或云七十九而嗣稱祖者獨阿難與達磨最高而自後法門耆宿西竺東旦往往有之然自大悶而上則僅屈指數也今按滿百歲者則有惠秀那連提黎耶舍小過是者阿喜那單道開百二歲者澄觀百七歲者二祖慧可百八歲者靈坦日照百十歲者帛僧光法藏百十一歲者那爛陀寺戒賢百十七歲者佛圖澄百二十歲者道房趙州之從諗百二十八歲者嵩岳之慧安百三十歲者僧械僧群行遵道仙加一歲者二祖阿難百三十八歲者廣州圓明百五十歲者東土祖之達磨百五十五歲者圓寂百五十六歲者善提流志二百七十歲者三藏鉢怛羅三百餘歲者僧景法喜六百歲者純佗三藏七百歲者迦國大林菩羅八百歲者中天竺達磨掬多千歲者西竺長耳一千七十二歲者西天寶掌今師臘比於法藏僧光尚遜其二然自玆而往尚繩繩未艾也佛法不貴長年而貴得悟悟則七歲龍女不爲少不悟則億劫天壽不爲多今以世理觀師我得如師足矣以出世理望師師詎可勝我而已哉勉旃勉旃

又云眞際禪師從諗十二時歌是百十二歲前於趙州觀音院作多以其庸陋俚俗非師語余獨謂爲不然寒山拾得猶不能掩大士面目今掩之盡矣居然一退院頭陀耳明潭老師百十一歲吾不知所詣於趙州若何老境彷彿近之因手寫一通寄師却下一轉語此十二時歌會否會則菩薩於異類中行不會則凡夫實際耳（一明潭秋月不知是是二當更諗之）

亙史述楞嚴經云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游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一名地行仙二名飛行仙三名遊行仙四名空行仙五名天行仙六名通行仙七名道行仙八名照行仙九名精行仙十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

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氷華生曰審若是何貴長年哉然非佛說則千萬年人人亦難信自佛眼觀等蜉蝣爾

按弇州所紀寶掌禪師古今第一有壽人矣自後視之與剎那何異偶閱浙江通志載其始末並錄以傳

千歲和尚寶掌禪師生周末當魏晉時自西域來居常不食一日示衆曰吾欲住世千歲今六百七十三歲矣因號千歲和尚唐貞觀中周游兩浙至諸暨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鏑山之陰林嶂幽聳中有石室名里浦巖盍往居之值中秋師抵巖下見其山秀泉潔月白風清頌云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游遂結菴以居宴坐十七年一日屈指一千七十二歲矣語其徒惠雲曰吾將謝世以還丹授汝今諸暨有寶掌巖會稽刺浮山明覺寺有千歲和尚塔又有千歲洗骨池

亘史內篇卷之三

天都[illegible]升輯
松[illegible]明鳳校

百歲程君墓表

程敏政曰君諱寶字以道一諱詩出梁將軍程忠壯公後所居汊川其族以宋端明殿學士洺水先生益顯君為人淳樸涉獵書史少客江湖間嘗以木易粟至姑蘇傾橐貸人值歲侵悉棄不取歸事畝畝不復出家居率晨起呼子弟督佃傭無侈以肆夜即課諸孫鳴琴讀書抵夜分乃寢客至張燕雅談雖老不倦既老取貲產立券不與子而與孫曰如此庶幾可均也君處已待人若易直然皆不失矩度一門百口馴馴怡怡號詩禮者或不能及狀貌頎然兩目如漆耳幾垂肩中有毫長二寸許齒髮變矣而白者黑脫者生年九十五以　恩例受冠帶每鄉飲必禮為大賓多辭不至年百有一歲乃終終時盛服呼諸孫語之曰我將與汝等永訣言訖而蛻終其身無疾疾未嘗延醫請禱步履如飛殆異人也生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七日歿弘治乙卯三月十九日前後三娶祁姚次黃次吳子三人德龍德思德良皆先卒孫九人曾孫

九人玄孫一人予又聞君壯歲在吳下過兩渡而溺自念非除衣韈無以獲生即伏水中褫衣去韈一躍而起江行遇盜衆潛伏莫敢動君曰如此示弱舉將不免乃奮出直前搏之盜披靡散去然則君所禀之厚且完而加以伉健若此宜其壽之過人也因并書之貽其孫俾刻諸墓上之石

亘史曰余讀新安文獻志而僅得程氏之百一君入期頤傳又讀續志而僅得汪氏之思雲公其文似贋不足采二百年間果若是耄期之難哉毋亦志者之畧之也自余目中所見於吾里幾二十人

焉而後知志之者之果畧也偶得先哲方石巖公集其爲九十序四而邑城楊翁石莊者其祖考咸肩翁之年則一集而得六人足以慰矣並載之內篇且侈夫徵壽於吾郡者

大隱守愚鮑翁九十序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五月十有七日鄉大隱守愚鮑翁九十誕日也先是歲庚辰庚寅當翁七十八十吾儕諸君託交翁予有道義切磋者咸願舉觴稱慶覲操几杖以承教詔而爲光榮蓋尚齒貴德之心夫人之所同也日者洪子成之語禎曰守愚翁九十復屆矣禎應之曰然然則諸子者之壽之也辭復於吾子徵也禎曰吁煩言可乎洪子曰言以昭信信以成禮子實戚翁非子宜言而誰言兔之何辭禎乃言曰翁之德業既已頌之矣於此而復頌誠煩也吾昔嘗遊辟雍耳有道者之論若曰高官隆爵匪壽曷榮盈倉積陳匪壽曷饗宮室連雲姬妾連幃子孫連隊匪壽曷都曷養識者以爲確論相與歎壽之不可襲得也於是有感吾中焉在禮九十君致享食之禮則使人受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優九十之禮盛帝明王之所同也矧令日載之令甲彤之綸旨莫切

於此而翁之所親被者何其休哉禎聞之上壽精完神固飲食居處不異其常翁登是年目御酒肉不憊壯夫且耳目聰明扶筇出户聽水觀山狎鷗抱犢有餘閑焉其居家也遶膝孫曾濟濟承懽含飴分甘有餘樂焉承家有子養志無違茸臑輕煖隨其意欲有餘享焉賓席之招時勤有司進賢之錫久承天寵榮生閭里光照桑榆若翁者亦可謂聖世之人瑞已禎嘗讀漢志傳狼北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之治平主壽昌若鮑氏者固吾鄉之狼北也諸君試往觀焉其龐眉皓首廣額豐頤依稀世之所圖者必是翁也莫

不夔夔加敬以得親就大老爲幸其鄉之人亦莫不欣欣相告庶幾治平壽昌之逕也哉洪子曰今吾子之壽翁也進於昔矣辭不諂而意則厚忠之至也愛之極也遂持以壽翁

惟潤程翁九十序

嘉靖壬子年五月念又六日程翁惟潤壽屆九十吾族姪添源以婚翁子倩也將謀所以爲稱觴侑者乃乞言於予以爲翁祝予謂先王尚齒貴老之禮通於四代率而行之罔有易者故其時人知尊尊長長俗厖治美亦其效也降及後世古禮寖微盛王之制不

見其全其可見者鄉射而已然宗姻族黨情之殷者每值夫人之年以六十爲始進而之七率引巵相慶多其爲所稀者而況於登八十九十者乎其在宗姻族黨尚爾而況於甥舅之間其屬尤親者乎是意也先王禮制之遺也予爲翁言之爲源言之也猶夫老老之義也蓋予與翁同里知翁爲人質直好義服儉用勞自樹厥家尤崇行篤倫植弱弟字孤姪冀女兄之子二人各底成壯嘗操白圭之術出入昌江閶闔間生殖有道貲日豐而產日拓其子姓皆修文好禮翁宴啓之翁性雅容受人有犯不較家衆或有不惠於訓者必引咎自責類繆彤之爲人亦化之無不義者因顏堂曰百忍以見志久爲鄉人所賢今濟九十聰明矍鑠壯夫視之殆或不如非充養有道何以臻此揆之於理進之旬歲上壽伊邇矧我　國家推恩錫予尤先黃耇自耋耄而上有纊帛米肉之賚有冠服侍丁之賜所以興孝教敬域斯民於仁壽者至優且渥也翁其逕哉蓋不必待問杖於朝而有餘榮矣抑予復有聞焉邵子有言布被煖餘藜羹飽後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寧不爲不壽此無名公之行也邵子自

寓之意若此今誦其言想見昔賢樂天自得氣象自與造化同流居今之世塵鞅於名實者既不足以當之瑣瑣而志窮者亦何有於是翁以九十之年而際昇平之盛樂田園雞豚之利享子孫班斕之養此夫人所難值者而翁值之其氣象又當何如耶是今日之慶不但致源也致祝之私情而已

松翁吳公九十壽序

是月也再旬又七日宴我姻家吳君思晦尊翁松峯吳公初降之旦思晦君肇牽車牛遠服賈以歸將以是日戒內外家衆拜跪上壽巵祝公於堂下其姻族

黨里與公子父交往有欣慕者先期亦預約壺漿繼
帛將往壽之加異焉其老老之情長長之義胥見之
惟吾兒雉之婦蓋公之孫婦遺息聃年今亦成童矣
祝公豈宜後耶念玆旦上浉歲壬寅且踰十年禎於
時需仕燕門雖未由奉兕觥於公堂亦既序公之德
行與公之休祉而致願望之忱矣揆之今日若執左
券罔不合者禎復何言載惟先王制禮八十杖於朝
九十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八十拜君命
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蓋體其衰而逸之其優厚之
意又自可見推之於理人生登此其筋力之頹可知

故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正謂此也禎目公先歲値
夏旱短衫徒跣依鄉之父老子弟禱雨通衢拜跪盡
日反復不啻二十餘里犯鑠石之日從獵較之義無
瘦腒之容又日坐里門由由然與羣偕或樗蒱談笑
爲樂況神完色腴心和體胖蓀含之厚大有出於王
制之外者將來之福當未艾也若公者可謂人瑞也
已我　國家敬老崇年屢勤　明詔榮賚之典八十
而上有差公今躋此進而上之騤騤期頤之域不難
至也他日百歲之樑樹之鄉閭以彰南極之祥求郡
乘之傳可類推者公其迓哉思晦君愛日之誠亦庶
幾其少殫云爾

石莊楊翁九十壽序

我邑最重壽壽之禮禮之行昉於六十視其初降之
日族里姻戚咸稱觴其家致祝辭焉進七而八越八
而九其禮益隆尊人之高年樂人之有親爲情一也
夫先王養老之禮具見於戴記莫不因其齒之後先
而爲禮之隆殺今生千載之後先王遺意其在窮鄉
下邑見於　聖朝頒降鄉飲酒禮是禮之行職在有
司與席之人不必其人之升沉而惟攷諸其德行歲
於學宮蓋兩舉焉苟非其人不與尚老貴德蓋並行

而不悖者邑城楊隱翁石莊者少負英資不樂仕進
特寄傲於江湖雲水之間其作人也本之以重厚濟
之以勤謹守之以退讓每操白圭之術盡三五之變
視時高下而弋奇贏之利於其間故用殷而垂其統
然性喜恬寂未老知傳翁故無縈於懷惟玆甲子日
届重九去翁初降成化乙未蓋九十稔矣其同里黃
子振氏與予善以其弟承之氏之子盟翁之曾也相
與踵門祈言爲翁祝予嫌未同辭焉子振語予曰楊
翁厚德高標不汩沒於市井矜佩降心櫝其名於學
宮延置賓席爲郡邑大夫所禮讓者再而翁退然若

不勝竟辭疾以止後召幽人之貞楊翁有焉承之氏曰翁之壽有根蓋自其王父暨厥考咸肩翁之年且翁今亂子三人冢年亦躋古稀其仲若季亦駸駸乎居鄉可杖矣楊氏之壽有根翁子若孫振振然多克自樹環邑而居者蓋鱗集而櫛比求其積之豐後之賢無右翁者翁局桑榆有餘樂矣吾聆二黃氏之言與吾愛樂之心焉蓋生人及登上壽世所稀見矣矧父祖子孫世享遐壽繼衍於一脉萃於一家而實邦邑之光也茍求其故楊氏世澤之長具有可見吾序而張之豈徒阿黃氏之所好而然哉

亘史曰余素嗜中川方公文以爲本於三禮而中川師事石巖公今覩其文博大典雅稱引王制歸重　熙朝即祝言不阿猶存古之遺風余標四序蓋三歎而服膺焉公余同里人嘉靖壬辰歲貢官齊東縣令

百歲閔川孫公傳

閔川孫公者諱鼎字元新所居閔川因以自號郡之諸孫自唐萬登公肇基唐田厥後支分蕃衍其從閔川則自從道六乙公歷宗公思惠公寔公祖若父公始生穎異祖母程甚鍾愛從遞之儒即發奮下帷父以孤身抉貲欲得公佐遂棄儒服賈習諸筴籌算慷慨激昂足光前烈亡何有祖母之喪父方經營於外公一身經理必誠必信莫不謂程孺人愛孫而卒獲孫報也亡何父歿哀毀骨立每遇禴祀忌祭輒慟哭盡哀固天性然也孫氏社屋圮隘聚族拓之公不遺餘力率作繼新人情覬覦繼產多致鬻傾產之不存繼將安傳公仲子應嗣季父聰或尤而效也均之永存恒于斯季与俱存矣活族卝之病瘦者不難躬具酒漿割里閈之質成者反覆陳說指畫處橫逆之妄加者一惟揆諸道理爲人奉法秉公初僉畐正未嘗阿

私勢利及舉約正亦然族有既醮女孼女也母見背愚瘵癧不愈覡以爲母祟也信之火其骼凡與嫡不知也有卝與凡隙閒之官欲置重辟凡惶迫叩公救即往論諄〻以祖宗一脉相感動出涕潸然卝亦開悟事竟寢其凡餽謝兼金公堅辭弗受其重義輕利如此然自奉儉樸常懼暴殄踰分獲罪於天食不兼衣不純色不二於博戲聲伎一切謝絶居惟好善循禮課子孫勵精勤行誦法詩書兼知稼穡務本篤學尤素志也先是稱耋郡邑奉　恩例給壽官冠服公亦堅辭弗受晚益葆真養晦適志林泉有時瞑目靜

坐有時杖策徐行或訪友譚玄或披卷論述循至百齡或以為難公似優致之迨稱百歲觴遠近咸欣欣資訪養生稱希覯快覩真以為地行仙又以為人瑞云邑令尹關中李侯賓檀贈金額其閭載縣志嘗自著有養生篇秘藏于家

吳繼京曰京所居距閔川僅數里百歲君業詳聞之而君之子行素尤彬彬博雅精軒岐氏之傳所知叙詠百歲篇章儼金匱石室霞絢星輝究而原之公豈有深契于老氏旨耶老氏之寶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先蓋自處若斯壘壘也充其至宇宙之所不能窮

凡有所存非苟而已爾閔川公屋懷一本因全族然凡病訟厄疑之間爰及堂搆統慈錫類乃若有而不居豐而能嗇既以與人已愈多閔川公之謂乎期頤稱壽千古忻逢仁術丕承所全活奚翅萬萬澤施未艾又在公祚胤矣

亘史云有德者必得壽於此足徵余又聞其子行素習為醫以公之養生者養人即以公之自壽者壽人矣其世德寧有既耶

潘汀州翁壽序　三首

弇州王世貞曰潘翁甫冠而補博士弟子則與他弟子有名者䲰司徒行之方中丞定之輩角秇相甲乙自詭可芥取青紫顧不得志於秋試守弟子廩者二十五年而始貢入太學又十二年而獲偶垂六十矣人或謂潘翁不作公孫丞相故事耶潘翁亦沾沾居恒捫腹而問我幸不爲曲學即一日射金馬何渠出平津侯下而咄咄公車間復不得志者三上而病於貢廬幾殆乃始就吏部選人得光澤令則垂七十矣人謂洛陽強項董君亦垂七十而能齊天子之怒而

爲快今光澤令何狀翁復笑謂使我一佩赤縣綬彼湖陽主家當相戒首善爲東第冠何至煩柱後惠文也而翁之治光澤務以豈弟子諒收吏民意有罪當贖鍰者度其家不給則罷弗贖乃至公賦度不可罷者則捐俸代之又不給則移書取諸家橐光澤議城城翁不忍其民乃詭曰魔工良無如吾歙則檄歙工往而復取家橐償之費可三百金翁所斷讞既大指寬輔情而行而又精勤於職每御史行部問令獄繫囚幾何令以獄空對又伺知令毀家以紓民困益賢之然竟難翁老薦剡不時上僅得遷倅汀郡至則以

閼守告翁遂攝守時有冦警衆議戍上杭而攝守獨
請城河頭坪以爲上杭援且使戍者無内擾坪城而
上杭益固時郡僚多喜爲長夜飲翁獨不喜長夜飲
往往先返曰吾不耐入少年場也已遂投劾去郡當
是時其鄉人江子文帥南贛吳興徐子與居觀察使
使遮道留之不得也翁歸而諸子之賈成埒素封矣
於是爭治酒稱益市芻豢之腴分日以奉翁冀得翁
一解顏而翁亦廿七筯數從故所善方文學諸君弈
弈稍勝罷而投壺雅淡甚快也人謂翁此何必減陸
大夫千金授五子以十日高車過從極意懽飲耶翁

年八十乃從容語客始而擬我公孫丞相我何敢望
丞相貴且能以侯印予子弟吾七十四而罷郡其年
丞相縣御史大拜方惴惴日候上顏色下媚張廷尉
而慚汲主爵我時據弈決勝無所讓避臥至日三商
始一轉側其時丞相受朔方難猶股栗也且老不御
脫粟韋衾人疇能刺譏我既而擬我洛陽董君我不
愛人主十萬錢光澤之民有遺思矣何忍斥我酷吏
我之所受先人産筴之計然而息之以貽諸子諸子
乃酒食我我不市　天子恩博南粤千金裝也且我
又不爲誘辭諸子亦無娭誘辭而後酒食我我又生

得汪伯玉傳誦之足婾快不若是三君子者委七尺
而聽後進彈射也夫是三君子者皆盛際人也而又
老壽然欲以彼而易我我有所不屑焉伯玉者司馬
公也其仲仲淹姻於潘翁於是伯玉過弇而語余且
徵一言之壽余謂翁爲名士而不盡於第爲循吏而
不盡於宦夫不盡者所以滋餘也天故報之以壽且
夫食官者家於官者也食鄉者官於家者也翁指槖
以代民輸不家於官矣翛然泊然以新都爲畏壘不
官於家矣是三君子者不必皆然而又盡之是以僅
得壽而子孫無聞夫豈直報翁壽且將有令裔焉伯

玉曰子識潘翁之孫恒乎是有雋才必顯以當所謂
報者庶幾耳余乃謂伯玉我何以壽潘翁第爲潘翁
言天人之際微矣人啓之天必應之天與之人必凝
承之今天所以報潘翁若庶幾而猶未盡也則潘翁
之壽考與聞孫殆徵常山符矣仲淹從旁曰善請受
簡歸而佐潘翁觴

丹陽姜寶曰交道不講於今久矣孔子以久而能敬
爲善交乃莊生則又以淡如水爲君子之交然則交
貴敬又貴淡歟予以爲交在心心惟淡乃能敬能久
彼濃耳如醴者交則易漓不可言善交也嘗讀古人

廣絶交論而慨然有感於心思所謂仁義道德歷萬古而一遇者惟其交之素焉爾是卽古所稱善交君子交也求之今葢寡矣而予與白山潘公者庶幾焉潘公新安人葢予弱冠時始識公於學臺闈人先生之門時則彼此皆諸生以文相知以棋枰相好爾明年爲嘉靖甲午同號舍於文場公固春秋名家予攻毛詩而肄業方新未盡得此經肯綮公不懷忌恡悉以所聞見指示予每心德公歲丁酉癸卯俱不偶北丙午予幸舉於鄉公猶然諸生也顧以名第稍亞爲予不平癸丑予幸南宮成進士守先恭人制既服除

取道維揚北上公先客真州邸舍相見甚驩出所爲文見示燁然光焰照人心異之邀與俱北就試於銓部又不偶予時補翰編與同年江新源餞送於都門勸且屈意就貢職公怫然怒曰汝視予終不能得一第歟若就貢生選則惟有斷吾右臂爾公志之堅如此予外補西川學使閱辛酉薦書則公果得舉京闈矣既而再試復不偶於春官乃始授官知邵武之光澤以賢聲著聞僅僅得别駕汀郡而休致自公歸田時年已古稀今又十有四年尚彊健如壯夫觀書敲棋曾不讓少年人予以南司成被論勘而家居歷十

有五年乃又起家留曹今亦年逾古稀矣公兩郎周南召南者先後來請予文壽公予惟壽公者予心也交久而敬不衰情淡如水人間世一切勢與利舉不入吾兩人之心所謂素交者予兩人頗相似交道若予兩人殆亦可以不媿於心矣今年公貽我以書訂我來歲且乘春爲金陵之游尋舊盟追清歡時則釆山方司徒在焉亦皆彼此交契也予今圖歸儻未遂公幸早來叙白首之交於別後五十餘年之久非人生最樂事歟公壽當登期頤予亦儻猶在世且一訂齊雲之約異日者且煩公爲名山主人時又就公家

舉觴焉當爲公作齊雲之歌以侑公其許我乎

羅浮楊起元曰洪南沖氏寓書潘象安氏以祈余言爲白山公壽白山公者象安氏叔也故其請益力不得辭然余睹白山公壽可異焉殆天之稟賦所獨厚者至睹其所行事則壽又乃白山公所自取之而非盡出於天且又人理之常而無可異者也禮八十曰耄耄者言眊眊然昏也而白山公年八十又三矣獨綽約精敏勝於少壯者嘗與客弈中夜客倦甚公方且奮遂達曙容頭垂垂公方意氣自如不肯休客乃佯便旋逸去夫八九十歲人皆若公且自古多有若

公者孰肯稱之曰耄哉然則耄者八九十者之常而公之八九十則可異者也謂之稟於天者獨厚可也雖然非盡出於天也公蓋有以自取之來簡云公爲諸生時客有負公金至十鎰者客曰不能償公慙負公請死爲異物爲公報公驚撫之誡勿言吾已折券矣又有盜溺公鹽數萬者吏捕之按置死法公曰柰何以鹽利害彼命詣所司白出之即此兩事皆公所以自壽而非繫於天也凡物之所以壽者神而所以戕者利然神者易搖利者難解以難解之利傷易搖之神則亦難以語壽矣惟公不以世之難解者攖其情則其神固而不搖雖耄而如少亦理之常而無可異者也抑猶有大焉者公年五十始舉於鄉公亦不競於名遂筮仕爲光澤令至邵武別駕以歸夫以不汲汲於名利之心而任職親民吾知其種德必茂而流惠必廣矣世常言人能活物命可以延壽公之壽又安知非活命所延也余性不能諛人以文公長者亦安事諛余第掇公一二事表而出之使客觀者因以興起其好義強仁之思則余文爲不徒焉如是而已矣

方少司徒九十壽序二首

湯賓尹曰江東南有二大老曰大司徒石埭畢公少司徒歙方公兩公並都顯膴功聲騰茂又後先謝政歸計最決名最高入山以來扉屨絕於公庭刺牘不出里揖童子叩夫頭搶地而忘其長貴東南後學凡稍稍知求戢不冠蓋辱者皆兩公教也　今上之三十四年歲丙午兩公並登九十紀傳中所稱名公卿下上百歲者可指數耳數百里杖几相望　天子存問之使錯於道豈不亦　國家靈盛之符而東南氤氳之厚哉往賓尹禮白嶽一侍方公也是時公已八十餘頦言步瞰無不少壯人上者心異之問公吐納術曰無有然則生豐健耶曰其少孱多病尤好吟咏枕上喀喀不合眼起家衡州差謝病耳蓋公自第時噪才名分宜以昂甲𠸄見之堅不往分宜銜之甚詘爲東平計其孱弗勝以斃也而公獨身赴政有殊愛未幾以病請所司堅留之幾留滋請百姓雷呼不可解爲別遣一官權州事而公需命於署盡絕酬荅與嘗所好吟咏事不半年霍然病去身自是浸王既最徙矣復以厨傳得過他貴人待論數年然名自是起也於戲多病也少而孱也肩煩處劇勞瘁交攻身乃

以王年乃以長獨行一已之志不壹逢當途之顯名乃以起官乃以亨天下事捐之則愈存爭之則愈去寧一富貴乎分宜江陵之世奔走羣兒如蝇如蟻當其焰熾附者成熱及其敗也而嚮所囁嚅得意之人皆纖棄而不可復收嘉隆文士妄相名字依和筆墨者問價以翔不啻權焰之能走人也且彼爲俗事此爲雅事彼爲卑濁此爲高明賢者固易動耳公於其時戢翼起之材屏少年之好袖手旁睨片言不脫於口逮退休十餘年素園藁就嚮之以文筆劇價者澌焉如秋潦之歸壑而公之文始與其節業共流傳也

凡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如尊官大富盛名長年愚者爭之賢者爭之攫取之心甚强保護之心甚柔饞脅肩目俯首帖耳以就一物而物始得以持我夫惟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我有以降物而後物之附我也堅故無意於功名富貴者善以功名富貴終始者也毋以文家亟自命者深於文者也恬簡奉養不爲長生久視之術能長生者也公與畢公之道咸出於此小夫陋學走利走名身念後念了無已計得其一不得其一猶豔羨於兩公也夫兩公以其捐之者得之而世欲以其爭之者得之捐則我忘取物忘與其得全定也爭則我之力必不足以勝衆物足以勝衆物矣必不足以勝造物之物負之而去莫爲我予亦其固然而儒者又疆爲之譬曰造物忌盈夫造化既設此物恣以予人復何忌焉忌者己心也已心不忌故物與物嘗相爭而不能以相受人自盈也人自忌也於造物何與故以無心之心凝道則道凝矣以無心之心集福則福集矣蓋予既因汪君于田函言走歙爲方公壽私質於公者如此公其有以教我

顧起元曰　今上萬曆之三十四年久道化成翔洽海內一時元德大老在林下者項背相望而吾師少

司徒釆山先生與尚書石埭畢公海豐楊公迺同以是年開九袠中外薦紳先生相與頌說以爲盛事至謂香山之九老洛社之耆英雖萃於一堂乃其中有年未登期頤位不躋顯赫者卽何敢盡望吾三先生日者恒言邇年以來壽星在吳分今三壽作朋江南有其二豈非驗歟起元通籍也晚未得從二公遊而獨幸爲諸生時出先生之門下聆其言服其行讀其書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其大節可管窺也先生立朝幾四十年孤立行壹意未嘗少依回其間登第時則忤執政剌州時則忤冢宰填撫與卿貳時則又忤

執政客或謂公少自抑損者崇膴可蹈足待也而先生謝弗應先生自弱冠時即工古文辭爲衡水楊公所首拔既舉進士所結撰日益富蓋名山不勝藏而雅不欲暴諸通邑大都時大函公主詞柄四方羔鴈旅集其門客謂公何以不中分魯國而治也而先生謝弗應先生〻紫陽之鄉童而習其言老而不厭常有以竺乾苦縣之説進者謂葑菲之體不可遺也而著千一錄以羽翼發明之使既曀之光暉麗萬有時先生謝弗應夫辭必至之名却衆咻之論務實勝崇正學今之君子固已戞〻乎難之至若筮仕而一以

詩文自娛則可以兗州郡之勞撫浙而少爲依阿鬻炫則可以叙海上殲倭之功而不至僅〻受薄賞居南曹而少飾竿牘筐〻之儀則可以旦夕正卿席而不至乞致政以去然先生確守其道介然若浼當其不合有不可終日者人見先生玄默澹雅徐于自適飲人以和以爲含德之厚而不知先生所自持者貞於介石斷〻乎不可易也説者嘗慨今世士氣日靡士心日競士學日支靡則重祿恐濡染而爲西京競則重名恐標榜而爲東漢支則好異恐放曠而爲晋宋六朝　廟堂之上固嘗思所以挽之申飭功令不啻至再四而賢士大夫私相論述恒數〻然有賈太傅之憂乃今有先生以爲之矜式與石埭公巋然若魯靈光並峙於大江之南乃知天之翼先生以遐壽者固將以儀四國也豈獨爲一方之表率哉起元又以昔之表香山洛社者爲白少傅文潞公司馬溫公其齒固皆不逮先生遠甚然而潞公以勛名動遠夷之竦慕洛人有不善恐司馬端明知之以視先生名實雅正庶幾相方若白公履道之宅不過留連於亭榭水樹湛溺於聲伎詩酒歸依於禪悦法味而已去先生又何翅徑庭也然則古人之所以遜今日者又

不特年壽名位間矣茲仲冬之十八日是爲先生懸弧之辰先生仲子謂起元門下士也知先生宜深室屬詞以佐觴政起元素奉先生之教擇而稱焉不敢飾也姑以質言之如此憶先生開八袠時起元亦嘗隨酌者而效辭而其末章乃以蒲輪几杖之事爲先生望　今天子誠重先生知其不忍以侑祝勞先生也存問有常典不可同石埭海豐二公並舉以風海内乎雖然先生競〻德偶齒彌尊而神彌固方將賦抑戒之詩以自儆且以訓其家若卿之子弟不知起元之所生而進者先生果以爲足當一獻盃也

亘史內篇卷之四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叙曰偕壽不惟夫婦如父子如兄弟皆得並載

潘次公夫婦偕壽九十序 三首

汪道昆曰汪伯子居予舍中一切廢簡記獨存問諸長老閒質行顯者私籍之貴老爲其近於親禮也鮑甥曰家大人言里中潘次公長者也今年夫婦並九十矣里人誦次公之義籍甚舅閒之手伯子曰嘻吾聞其人未得其概也次公何如人鮑甥曰次公生六年母吳見倍善事後母得父驩心旣婚則吳孺人事姑一如次公事母父大喜曰非獨韶才也韶婦亦良居無何父命次公從諸父賈蜀次公故善決策即策諸父賈非良請割而自爲之不許會父後至次公輒解父橐中裝以其閒私請曰良賈急趣利而善逐時非轉轂四方不可乃今走蜀道數千里胡爲坐困一隅兒直齋此行可以得意出而賈荆揚吳楚遂致不貲會伯兄上太常次公歸養尋帥吳孺人相與持家秉家愈益饒及二子修其業而息之業滋大次公年甫六十輒語吳孺人吾兩人由力作興幸足吾事顧

今有子庶幾不廢乃裘乃公休矣遂授二子家秉營川上爲菟裘居常攻苦茹辛羸若不足至其振人之急詘若有餘比及季年鄉曲之譽益起郡守相高其義下博士諸生以鄉射賓次公次公謝曰細民幸及於引年即家不從政饗公家之賜弘多矣寧詎敢分庭抗郡守相劇西北坐而勤博士諸生乎終辭不行有司使人歸賓俎今茲夫婦九十即伊耆氏猶勸於勤顧其神俱忘不少衰此百歲徵也伯子曰嘻壽矣富矣有子昌矣夫婦偕矣世希有矣此遵何德哉吾知其所由來矣疇之五福壽居一焉此受命於天非人力也天一氣耳有分合而無增除受之於人有多寡而無衰益上古合同而化人皃而夭故壽者什九中古雎盱始分其民無欲故壽者什三下古生齒浸多嗜欲浸起太樸散矣太和漓矣上壽百二十歲中壽四三之下壽四二之古之中今之上也輓近世林林總總其能壽者幾何治亂相乘大較不百年而遞代世治則氣縮於孳生俗沿於淫佚亂則轉於溝壑處於干戈兩者若循環壽無幾矣我　國家承平最久垂二百年三農不侵五兵不試居無曠土稼無閒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新都據罙阻

保順成谷量丁夫澤量商旅民物充牣甲於萬方盛
之至也且也田居則勞市居則佚佚則淫志詎能忘
初人之情也巖鎮蓋萬家之市次公居焉夫以世則
息不勝其蓄以地則聚不勝其衆以居則俗不勝其
流由前以談非壽類也明矣即次公長者非有老萊
粒食之耦庚桑畏壘之棲也亦非有赤松辟穀之能
彭祖吐故納新之術也今孫夫婦九十神俱王不少
衰吾嘗受諸莊生而知其所由來矣其始也次公以
有事治生故善始其終也次公以無事養生故善終
其始也用而不勤有事而未始有事也其終也爲而

不宰無事而未始無事也庖丁發刃不避大軱此其
以無厚入有間次公之有事是已巫之適河不薦白
顙此其以無用爲有用次公之無事是已次公不習
不慮而利而俱得之壽之上也故曰天也非人也之
人也之德也吾將藉此以效吾親鮑生避席請曰家
大人於次公爲婚姻徒以東游不及爲次公壽余小
子將從酌者往請以是而效之次公伯子曰諾
王世貞曰潘次公者歙人也而賢有婦吳媼亦賢次
公生六歲而失母所以事後母共謹其母憐而子之
已勝冠則從其諸父賈游蜀諸父少之第令受書計

居數歲亡所益會其父亦至蜀次公乃前陰說曰蜀
地陋薄不足以騁且夫數蟻而趣一腥所獲幾何請
得分橐裝爲遠游其父壯次公之爲人乃予半橐恣
所往次公於是縱游吳越荆楚間俯拾仰取他賈貸
不急責息而以時收其羸所摹畫輒效皆用益饒間
一歸省其父會父病而兄伯有公車辟次公乃謝賈
精身醫藥間出應門戶斬斬矣而吳媼勤一切佐治
生又能明出納饗祀漿酒酏毳之事次公有二子壯
察其能任游乃歎曰婦孺者吾役也而奈何以吾見
役且形神吾自有之終不能爲婦孺奪顧謂二子趣

裝往乃公休矣次公乃徐遨行宗姻閒察其甚困者
俾輕重受卹歸而計入更日有所增置業稍稍傾邑
矣徽俗既訾相高而又賢次公且老之郡鄉飲推擇
賓位次公曰不肖乃以盜抗太守庭乎能無愧諸父
老哉益堅辭不行有司爲歸其姐於是潘翁年九十
矣而吳媼以前一歲亦九十諸里於潘者豔其事爭
布幣酌斗男子祝於庭婦子祝於室而其名好文者
族若桓姻若洪鳳至徵言於不佞以爲之頌不佞竊
聞其說大都有三其一謂次公雖匿跡賈然有士行
與吳媼俱好行德而天報之其二謂郡中人鮮僻好

衰嗜陶朱公用老氏之術以忍垢嗇予卉澹服約卒
之聽子孫之息巨萬而身亦仙去次公庶幾近之其
三稍推本其自以為吳媪生　孝廟當　御極而次
公後之制建元聖德之所沛發為太和之會以篤次
公夫婦而不佞衰之則謂次公之夫婦善而壽也其
壽而善也蓋兩相值而不必兩相期也忍垢嗇予卉
澹服約可壽也不可必也生而　孝廟也老而隆萬
也則亦弇矣然而非以為篤也吾不能悉次公第次
公夫婦九十矣　天子方孝養兩宮數詔有司修仁
政行且賜高年冠服及粟帛膠肉則潘氏之一門而

兩不亦盛哉二生持此以頌可也

又曰自不佞與伯玉後先解首臺而東南乞言之士
不走吳則走谼中以相重潘翁之年暨其婦吳姥偕
九十誠異矣有伯玉之一言足以將牢醴侈盧壁而
為之戚屬者又欲薦不佞言以儷伯玉毋乃非當乎
而況又欲薦不佞之嗣言以自儷乎哉夫食肉不食
馬肝未為不知味而必使其屬厭之且也潘翁之行
與其夫婦所為壽幾盡於伯玉而余之言亦侂盡矣
夫安能亹亹娓娓以謭辭繼也然而諸君子之所以
不能已於潘翁而又不容已於不佞言者則嘗竊聞
之蓋夫子之稱大德曰必得其壽矣然必先之以得
名豈所謂壽者所以永其身而名者所以永其壽也
耶壽之所以為永有限而名之所為永無窮諸君子
毋亦欲永潘翁夫婦之壽乎而不憚亟亟焉靳責名
於余言而余嘆不敢許也箕子洪範之五福蓋首壽
而攸好德媲之而名不與焉有名者不必有德德不
立而名且泯矣然則德者又所以永其名也人嗇而
仁義附焉以世之所稱潘翁夫婦好行其德即不能
出里閈外要之老氏之所謂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
為天下先者以稱翁家內外史亦庶幾矣然則德安

所籍名而名安所籍言哉無已則有一言以效余兔
如潘翁之夫婦既以心畫趣時其雍容之得愈於織
嗇過當既成而身享其饒當生弇矣行且聽子孫而
息之抑孟獻子有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公儀休之
母以子貴而能拔園葵去織婦其所為德雖小要之
皆善居富者也衛武公九十五而與其卿大夫士相
交儆於國翁與吳姥九十而交相儆於家可乎其最
戚者子之婿曰吳鏊序而授之俾毋但以名相重焉

原缺第一至十三葉

百歲潘母壽叙

京山李維楨曰子列子述楊朱之言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其所稱林類榮啓期之屬皆貧士帶索拾穗鼓琴行歌而能百年楊朱則以久生爲苦百年猶厭其多執是說也求之男子鮮知其解而婦媪中乃時有之若潘氏方母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母爲太學君傑配其子五人其孫十六人其曾孫三十六人其玄孫若干人爲儒爲宦爲農爲賈莫不有聞焉女子子以至曾玄又若干人其歸他人而有子孫男女又若干人爲儒爲宦爲農爲賈莫不有

聞焉今百年矣問母何方所循曰其爲人也好善而能容簪珥布帛可以周人一無所愛鰥寡孤獨施仁必先歲時問遺戚黨豐約疏數無失禮其子孫婦若近屬冠者婚者舉子女者必有賜其能勤儉孝敬者慰藉而加惠焉子孽孽之子等於己盖既老而發既耄而目無見子孫啓居領之而已其聰也細語必聞其坐也鎮日通夕或浹辰不寐异哉母也是知天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者與是持三寳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與是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與彼其心如淵泉形如處女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覺身之所倚足之所履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而又何病焉母有從孫景升者言母頃多爲嬰兒態不佞謂然而嘆此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百姓注其耳目而聖人皆孩之也其登百年固宜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天下與我畢世故不可離厭天下遂以百歲爲桎梏硜硜然小人哉榮啓期林類之屬忘其貧母忘其富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或曰母父黨有吳媪者百年陳媪亞之司徒公九十有四黄髮兒齒世類固多壽或曰新安斗分野婺女所躔故女多壽母

仙聖之種仙聖爲臣與之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猶之乎嬰兒也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而其父子盲圍宋之役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獨盲者免於役圍解而疾復吉祥乃驗然則盲之爲母吉祥也大矣景升以告宗老宗老曰吾儕習矣而不察而今乃知母之百年有以也跽行致千秋之祝而以是說進於時母何言亦若諸子孫啓居領之而已

又志畧云方媪少失恃而言動有禮法歸事舅姑婉

而斂事兩奴讓而和織紝纂組黽勉如恐育鞠雖瀕耆燕寢不袒不攝承上接下不妄發一言子女長矣而翁有兩媵視媵如已之女視媵之子如已之子子女若子婦若諸孫子女若諸孫子婦數十曹笑言啞啞延接之即有過未嘗詬詈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析而分之而察其能勤儉孝敬者加錫焉以示獎勸冠與婚與舉子女則有慶內外宗歲時問遺物必稱情而无周其凍餒癈疾孤寡者晚失明而耳甚聰聲雖下必聞子孫務為歡笑事以悅之則亦嗑然而笑為嬰兒態或匡坐歷日夕不假寐其卒也無疾

痛愁苦第不食耳貌如生而體柔衆以為異以正德壬申八月十六日生以萬曆庚戌八月初九日卒以閏計之百歲有餘矣

富溪汪母百一歲傳

壽母汪孺人程氏休寧人生正德辛未七月十六日辰時卒於萬曆辛亥七月廿七日巳時享年一百一歲為率口程文學贍公第四女適富溪汪公玄珍生子四人孫十二人玄曾孫暨孫女輩七十餘人皆親拊之膝下富壽康寧可謂全昌矣徵壽母生平懿行大都喜怒不留怨憎不宅孝舅姑和妯娌一出誠心佐汪公課諸子克盡婦道母道公賈吳江貲數百金貸吳江居民偶水荒居民多流離不能償公毀券而歸孺人毫無愠色益勤儉佐之成家助諸子儒者儒商者商孜孜毋廢業且勸公悉焚前券而周卹鄰黨益備以成公遜讓之德宗之女士咸視為師範逮化而從善莫不感佩而終身誦之子大紀大綱大經大綸惟綱易名大中由庠生入太學授光祿丞諸孫惟明臣由禮部儒士授兵馬陞平定州州同今習儒習佐者相率駸駸鵲起未艾也則孺人足俟其老而享其報矣當百歲期邑侯施公送扁旌門撫江丁公洎

諸搢紳以文為壽載別乘

亘史云萬曆庚戌余從榆村過富溪不二里而近其地兩水所夾是必有靈异鍾為人瑞而汪母程孺人實應之時程泰符館於其家余特走訪以詢壽母事至則鑁鑠散步督奴灌畦至適也謂上壽將不可量明年辛亥冬詢之遂仙逝矣其孫明琯習儒術博雅士也余得徵母行為詳故著之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松軒道人左之氏校

閩中二林公

弇州公壽序云閩自　明興二百餘年休養生息其姓日以蕃而獨林爲最著林之貴至祖父子孫昆弟鵲起科第而又多壽考若父安貞肅之類其貴以八座爲恒調而又壽以八衮爲小年然所謂林者地不必出一郡望不必出一族而其最壽考者曰福之南安公享年百有四臺使爲之建百歲坊而其子少司

徒應亮歸侍養亦八十餘父子華髮相隱映金紫冠蓋出入所目屬其次則興之衡州公衡州公者學士大夫所稱爲方渠先生者也年九十三矣而步履視聽愈矍鑠匕箸益進有子曰雷州守民余故與雷州君善因以得悉衡州公公之成進士而令樂清也輕徭稅省刑罰一切爲近民之政而方於事上御史行部至樂清頤指事竣且游鴈蕩公歸驚曰御史乃游鴈蕩耶不爲治供帳而御史所詰問邑政亡不井井者乃更謝而心奇之治行冠兩浙以高第徵顧僅得比部郎會　上有所不悅於　昭聖壬人乘間摘其弟建昌侯不法事當公曹公與曹長奏牘稍欲直其究觸　上怒遂得杖而謫佐吾太倉州守余童子時徵聞父老言公之宜民也未幾遷肇慶同守督撫時用兵五指山檄公監之兵驕甚方縱剽公至而不出迎乃縛其長送之臺一軍股栗已又監征八寨兵前後皆捷事聞預綵幣之賞臺薦屢上公始復入爲比部員外郎未幾而衡州之命下矣公守衡復有異政會承王母憂歸旣服除遂不復出蓋栖遲山澤者垂四十年所還往皆三老布衣交漿酒藿肉談笑從容竟日然絕口不言縣官事問所居官治行亦不答蓋

公仕宦之日少未嘗少挫折其志而屈其節震盪百變畏險萬迭而吾之天固自如至林居之日則長矣然未嘗以世念世味汩之宜其視履考祥之元吉如是也當雷州君之守南司徒郎時時過從語及公未嘗不汯然深思也曰不穀有弟民止在北司徒屬而老人獨里處不穀姑請告以奉朝夕如何余告雷州君若歸而有以慰老人則可老人不欲若歸是以歸失老人意也且老人雖大耋而五官之用甚壯匕箸日益是必且登南安公之年而進之君亦自司徒屬而爲少司徒始用司徒公例歸養不亦快哉當司徒

公之歸養有子如楚爲學憲而君之弟仕其資歷約畧亦如君閩之林其壽考福澤寧有加於二牧者哉盖余與雷州君諳之明年而君來乞文以壽公因次而授之如右

天都潘之恒景升輯　校

濮太夫人鄒氏

叙曰余數過姑孰知有濮太夫人鄒大家能稱詩久矣壬子春從鄉人程弘父得其全集歎夫人之所際不爲不幸也父與舅皆自貴而受封夫貴而文兄貴而顯教子子貴擇壻壻貴且掇巍科稱名世視漢班惠姬兩門差不忝矣第以師宮闈篆漢史似未可庶幾也然讀其狀父與祭夫若子女之

文其悲悼又何慘耶文士坎壈自古歎之故以夫人履順而尚有歎也及訪鄒濮之裔皆無聞人可求夫人狀傳者當從費學卿索之學卿者費之博聞人也

士齋集

鉛山費宏序曰士齋姓鄒氏爲贈翰林編修國子丞未軒濮公之配以其子編修和仲貴封孺人少聰慧其父贈御史郡博盖軒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宿解寘彝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咏隨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無不奇之以爲是無愧於能言

之士矣因以士齋稱之然孺人雅自愛未嘗苟作惟未軒公及和仲之常所往來厚善有託而求焉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壻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爲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篡組之彌文烹飪之餘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耶比者太平守傅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題懇孺人賦之且乞爲之記乃作而歎曰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命其諸孫太學生訓錄稿閱之爲繡諸梓而以序屬宏宏嘗評孺人之作文采絢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

禹和之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珮之交振蓋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牋綵翰之間使其服章逢厠縉紳罔宜掉鞅文苑爲天下奇男子而乃深處中闈美不外見胸臆之奇殆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爲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玉氣爲虹劍光射斗物之奇者亦豈能閟且匿之玆集卒賴傅侯以傳而不至於泯沒則又幸矣孺人相未軒公育材校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仲以學始於髫齔遂以魁士輩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矩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蓋不但以其詩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宏於玆集亦云嘉靖三年歲在甲申夏四月

詩 五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八首 五言律二首七言律十二首

鷺鷥

聯拳屬玉兒飛向磯頭立秋寒雪不消點破江天碧

月梅

開時不憚雪霜多占得先春性自和玉骨氷姿孅俗汚故移清影傍嫦娥

題菊

不共春光鬬百芳自甘籬落傲風霜園林一片蕭疎景幾朶依稀散晚香

弘治癸丑立春日諸夫人召宴不赴以詩答之

時未軒以儒官六年會試

羅綺輝煌彩燕飛羣仙勝會獨相違蓬門不是甘憔悴萬里鵬程人未歸

丙辰歲在京邸與子女會適遇中秋然卷耳之私不無興念因口占二絕并邀吾壻女過舍翫月

九載中秋宦邸過今年團聚樂偏多晚涼月上梧桐

處共瀉金樽意若何
銀漢無聲夜氣清良辰忽感宦游情東山遥望人千
里想亦停杯對月明
寄會弟寧羌官邸
焚䰅常動病邊思一樹荊花本共枝傳信莫嫌雙鯉
遠衡陽秋早鴈來時
戊辰年攜訓孫上京九日舟中感懷
遠挾雛孫上　帝鄉蓬窗寥落度重陽買糕沽酒尋
常事憶盡東籬滿把香
極目京華認故鄉板輿曾此翫春陽而今惟喜仙郎

貴菊酒重分　殿陛香
宮邸寄妹
封緘憑鴈寄多病尚纏綿寒粟侵肌玉秋蓬亂鬢蟬
鄉書猶未達肉骨自相牽何日歸寧處然燈話少年
除夕感懷
舉觴誦椒篇光陰萬象鮮和絃清舊曲晚景度新年
霜鬢隨時改天龍近日妍泉源鄉國意應在白雲邊
春日述懷
遲遲日影上簾鈎百種新愁掛念頭午睡易驚鄉夢
遠春暉難報寸心柔芸窗燈火常當夕鵬路風雲未
遇秋身病消容尤可恨菱花照處自堪羞
輓伊仲廣秀才妻（仲廣後登第）
婦道雍雍羨淑人俄驚遺疾返幽冥雲迷夜月猿聲
咽花落西風蝶夢經姑室何由追影響母家無復望
歸寧鼓盆痛切芸窗客還擬登瀛列汗青
父母以詩召壻女還鄉賡韻奉答
雙親別我數年餘多少愁懷未可舒井臼晨昏惟在
已家園南北未成居舅姑甘旨三炊粟夫壻天涯數
卷書千里鄉關歸便得題橋應欲共相如
和子充修撰韻

雙鯉傳書度遠川異鄉砧蔦又經年秋風泮水蘋應
薦晚節疎籬菊正鮮病態誰憐懸骨肉清時豈久臥
林泉重來叙我天倫樂風月平分入短篇
韶子遠達兼婦室孫枝無兆寄此
遠別雙親二載餘悠悠常自倚門閭鶯啼喬木三春
景鴈過南樓幾度書伐桂有期忻自若夢蘭無兆虎
何如歸鞍擬在黃花候一道光風迓板輿
丙辰舟次桃源和未軒韻寄子
數載參商溥宦羈團圞未久又分離客邊寥落邊長
至眼底蕭疎少故知氷雪連天迷野曙烟波無路接

淮涯蓬窗悵望家南北何日安閑得自怡

新春感懷

蓬門深掩度朝曛白髮蕭蕭又見春臘意護梅香未落土膏滋麥綠將匀心關桂玉家常事職廢蠶桑老病身尚賴桓君嗣餘慶芝蘭堦下棘成薪

二月念一日張家灣發舟憶亡女費恭人

數朝停棹玉河濱咫尺雲霄萬里情老眼不勝傷子淚鸞膠難續斷絃盟虀鹽滋味追前烈金紫光榮屬後生騰有名駒堪慰意舅家宅相定須成

賀子充入閣

姓名喜自入金甌　簡命重承拜　冕旒九五年當新宰相三千行裏舊龍頭經邦濟世心常切顯祖揚親願已酬伊傳芳名照青史雍熙行見邁成周

誌喜寄子充閣老

喤喤佳氣溢門閭喜見孫枝又產雛吉夢已孚飛燕兆慶賓咸致弄璋書豈圖詩禮傳家學惟欲耘耔賦國餘老景逢予覩四世悲歡相感意何如

冬夜不寐聞鐘有感

隱隱鐘聲夜向晨羣鷄作陣起寒林退朝曾記兒郎貴閉戶誰聞車馬音靈雨不堪愁桂玉青氊緣未積籯金百年門祚孫曾繼四代傳來有舊簪

立春感懷

老境逢時百感生春盤傳菜又嘗新少年曾是書中玉皓首應憐泉下人孝養長孫恩可繼情鍾令伯表須陳回思二十年前景蘭桂椿萱滿眼春〻

文　記一首行狀祭文一首

東山愛日記

姑孰郡齋左方之隙有山焉可畝丈餘名曰小東山郡守遊息之所也山之上軒豁高朗四面洞達畢見民隱者爲視民亭其下則鬱葱環繞陰翳合發者爲

延翠亭西則碧波瀲灧芙蕖的歷者爲愛蓮池四圍周匝則有梅有桃有松竹有棗花則有菊有萱而四時之景物畢萃焉宛然蓬島之勝境也於時遼陽傅公以進士擢居諫垣多謇諤聲　天子念吾郡爲畿輔重地特簡公守是郡無何六事修飾百廢具興郡民安堵明年迎其母太夫人來養每值公暇則率其子孫日異酒饌於茲山稱觴戲綵以爲壽隨其所欲者極力爲之惟恐其少有所拂爾於是太夫人盤桓陟降乎茲山之間俯視羣類之暢遂遐眺萬姓之晏安惟忻忻愉康寧豐鎌不必割肥烹鮮而耳且飫矣

且即諸景分題繪圖題曰東山愛日操其要也余既各爲之詠而復俾爲記余聞之孔子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說者以喜懼之念兩存則於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至於詩則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蓋喜則日永矣永日即愛日也嗟乎父母之恩猶天地然天地之恩無涯也父母之生有涯也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庸詎非以三公可得而父母之年不可得耶夫日之當愛審矣而養之當重宜矣雖然未也天子以天下養諸侯以國養大夫以家養庶人以一身養而士君子之修德樹行建功

揚名者爲百世養是故謂之尊親謂之顯親謂之大孝敢以是爲公期望爲太夫人頌禱遂書以爲記

敕封文林郎廣西監察御史先父鄭公生前事實狀

先父諱讖字終吉號益軒世系太平當塗人自幼穎敏博學有大志昆季三人長伯孟亨次仲和各有風疾未能持家先人與母孫氏事先大父母以孝行稱於鄉里時遊郡庠并勤經史家事維持備歷辛苦景泰庚午領鄉薦赴禮闈得乙榜授浙之常山訓於時同窗友數輩皆乙榜者各以職薄而辭惟先人以家貧親老而念之曰余若以職薄而辭則余雙親桑榆之景曷能留耶其布衣友若布政使端仲仁右副都御史吳輿璧等皆領其孝誠而惜其小就既而奉先大父母之任晨昏侍養靡不得其懽心九年考滿奉親還鄉給由之京陞靈壽學諭仍爲雙親年高弗能迎任奉養晝夜惶惶尋遇　恩例許分俸養親即欣然以任內該支俸糧分回原籍養贍歲時又以土產及衣服履襪之類寄奉問安長伯無子兼患目疾先人期以終身供奉衣食少年失偶先人仕常山輙寄資物爲其續絃止一女爲作資裝嫁之次伯子女七

人皆有恩惠所及又如祖產之類悉讓與次伯復勉長伯曰汝無子終身靠我可矣幸無念祖業也在靈壽時家近京師因女年將及笄每以書諜諸心友鍾寺正爲之擇壻鍾復以同鄉故族門下生濮子其賢敏可妻於癸未歲親迎於靈壽留貳館授業三年生子韶先父每以英物目之後挾歸京邸乃得諧綿綿之慶又在靈壽六年聞祖父憂回家守制未幾祖母亦逝輙車並葬哀毀踰禮服闋間遣弟曾入郡庠補弟子員乃起復赴京仍授夏邑三年通滿諸士子不忍別以任內有績又陞湖廣常德教授於時曾已登

進士第父到任四年自陳休致還家共族人親故樂終日會魯宰建德與行取之京父以塵事不羈心自快且有平昔鍾愛壻女之情因同抵京師會胳時乃癸卯大比之年既而延芳果中京闈父得湍素願喜之不勝復諭孫韶爾能加勉下年當出人一頭地也外孫女秀蘭亦嘗戒以女工婦道之端爲之議婚姻命愚夫婦曰壻苟賢矣貧富莫較後有太學生費氏子明經飽學媒氏請締婚姻遂欣欣然贊成曰此因緣實吾兩家之慶將來安可量乎斯言也蓋有徵矣先人生前爲人篤實正直平居教子女皆有法度

飲食必謹節服飾不華靡歷官四處舉得人心士子咸服其教養之恩同僚重其寬厚之惡初任常山有生[illegible]曰樊鯤者幼失父同母守孤衣食不贍前典教者責以束脩未備或受呵譴不能容身欲罷學事農訟父到任即喚入講下特加青盼教誨傳示經旨後此生果中鄉舉入監後授福建某府同知會先人於都下拜謁感泣曰今日之榮先生之賜也其成人[illegible]大率類此乃於成化丙午四月十五日晨起召次子常具飲饌共子壻族人相宴中庭[illegible]歿壽六十七子二長魯任監察御史次常生員女二長賽貞適濮延芳中癸卯鄉試次安貞適儲惁成化二十三年五月日女賽貞泣血書

祭訑兒文

爾之亡矣倏忽一年日月易邁幽冥杳然思爾音容淚如瀉湲入爾書室塵埋几延殘書斷簡觸目心煎人亡物在此恨誰憐嗚呼哀哉兒耶毋自戊戌生爾頗見岐嶷汰沚得金中心自喜父母鍾愛兄姊憐恤方能言行育養以正教讀四箴即能領訓枕畔膝前泠泠聲誦嗟惟斯時父運尚蹇遭家多難省祖回鄉數月還延祖病於床祖病甫愈便欲東裘殆至南京

毒發背瘡於時毋携爾輩遠處　帝鄉獨身操持艱辛備嘗念爾幼弱携我心慮晨興保無虞於夕息自夕保無慮於再旦撫摩愛養望爾成人幸而父病愈北上癸卯之歲適中大比仍遭祖喪合家南還守制故里我於斯時欲擇爾配周詢密訪殊無可意自揆有兒患無佳配憐之寶之事亦未遂嗚呼哀哉殆至丁未爾父任官曹南爾方十歲俠於官邸切磋琢磨勤勞教誨日侍家庭所親經義里巷之語鄭衛之音皆不令接之於耳如此者蓋欲養爾性情端爾器識以成大望也嗚呼哀哉彼歲己酉爾兄發解京闈春

榜未遇省祭南歸復爲爾推姻事乃得故族謝氏之
女父母議之甚爲相當遣使齎書文定厥祥繼當丙
辰爾父官滿念爾長成議畢姻娶挾家南行爲我馳
驅舟車水陸氷霜崎嶇歲暮親迎喜動庭幃父母祝
願壽考維祺承我宗祀大我鉉基豈意杯蛇釀疾在
脾嗚呼哀哉痛哉丁巳之春偕上京師疾尚未愈體
貌甚羸兄姊既見怪問驚疑父官萊州限有程期獨
往赴任我故不隨拳拳爲爾訪求名醫藥餌調護寢
食節宜既頗平復得展愁眉心欲向學力或見疲母
嘗勉爾量力爲之兒之心志母亦深知嗚呼哀哉已

未之秋母兄遣爾省父東萊爾侍晨昏居餘半載父
應 詔起俱爾北來見爾丰采我獨懷開不意房中
婦失提孩嗟我含飴痛淚盈腮自謂罹此凶咎必當
否往泰來大何未久爾病復催陰癰內毒禍已成胎
庸醫誤療歸怨誰哉兒耶哀哉痛哉爾病臥床母心
憔悴匍匐倉皇無可爲計值時盛暑夜以日繼欲代
爾疾理不可得兒見母苦尚以言慰母聞爾言亦不
忍以死事倫何期丙申之夕爾神色異骨肉相看肝
腸裂碎亦有遺言執手爲記殆至天明永訣而逝嗚
呼痛哉服親迎時之衣覆僉蚤時之被歲月之促號

天莫企噫死生固有命而恩愛何能割耶父母在堂
亦有而兄祿養固有以樂天年者所悲者爾婦幼嫠
無嗣繼續爾錐付以節義之言吾不知其能金石否
也噫昭昭節義在大夫或亦有迷於利欲者彼蠢然
之陰質寧知節義爲何物耶吾是以切心痛腸爲爾
恨也兒若有靈尚當陰淑其心默勵其志使古人之
風見於吾門則生死者皆有光矣嗚呼痛哉興言至
此注淚成河螟蛉之子負之蜾蠃揆之於義古人亦
有求王他山而名不泯者蓋恩爾遺言匿愛是從也
適兹朞年俗禮則作佛事云爲兒超度在士夫家禮

蓋無信然者母之痛兒亦欲從俗而又止手禮義也
吾兒生前亦能以禮自處而無信於異端者今登鬼
錄矣英魂湫湫不知在天堂耶在地府耶抑果有天
堂地府可爲之超度耶嗚呼哀哉兒之生也過隙之
駒兒之死也鰥目之魚母心傷悲重寫哀詞侑奠殯
宮以盡情悰嗚呼哀哉尚饗

亘史云此文如訴如泣當與焦仲卿妻胡笳十八
拍同看

又云士齋文草率而能成章鄙俚中有古色婦人
文亦未多見也

評云濮夫人詩文端嚴典雅有古醇儒之風惜也幼之所習長之所從皆在首蓿齋中時染寒酸氣而晚年子壻齊聲金馬門又未免涉臺閣之體故情致少貶焉然求一代閨秀不得不以大家推之矣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韓安人屈氏

康海序曰五泉子既卒之十又四年其內子安人屈氏亦卒五泉子無子有女異痛其父母繼亾身爲女子不能發揚休光以書貽余張氏女茶毒匍匐之狀殆不忍聞謂父集已刻而母有遺詩若干首乞余序之自刻焉余聞安人貞淑矣顧未知其能詩而又精典如此於戲人莫不以士大夫多男子爲勝五泉子

也不俟蓋棺爭財構訟矣其視厥身後不知爲何物可以同語哉有女如異五泉子未爲無子也五泉子者朝邑韓汝慶邦靖戊辰進士官山西布政司叅議卒時余嘗誤誄哀焉安人華陰都憲屈西溪公仲女聰慧蓋有自云

潘之恒敘曰余徵詩於閨閣風尚二南而鄭衛之靡麗無取焉社友畢元禮持示韓安人屈氏所賦余亟讀之猶有楚辭流韻殊含悲憾之情則十三國風所繇振也夫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而諸孫郡丞公受書能輯之丞子憲復傳之同舍余因是而知安人爲

三閭苗裔不得以秦風狹之矣

登江樓

登高樓兮見西風吹水之潺湲水東去以不回兮客思歸而何年

揚子江阻風

滔滔揚子江江北有白髮我心苦欲歸我舟苦不發滔滔揚子江江南多歌舞我耳豈不聞我心思鄉土

送夫入覲

君往燕山去棄妾洛水傍洛水向東流妾魂隨飛揚會面當何時各遠天一方人生如朝露感念妾衷腸

丈夫輕離別壯志在四方努力事明主肯爲兒女傷君有雙親老垂白坐高堂晨昏妾定省喜懼君自量珍重復珍重叮嚀須記將既爲遠別去飲余手中觴莫辭手中觴爲君整行裝陽關歌欲斷柳條絲更長

思親 戊辰寓京作時二親在浙

颯颯風驚夢寒窓月影隣銅龍聲斷續鐵馬亂嘶頻燕北清秋夜江南白髮親歸寧更何日游子怨風塵

江上食蟹

露冷西風起霜寒木葉稀天涯家信杳海外鴈聲微籬下黃花瘦潮頭紫蟹肥每飧思弟妹無計奉庭闈

詠雪

紛紛今始見非絮亦非鹽未盡農人力難充巧婦纖

寄夫

妾身久臥病良人忽遠征封侯既有志兒女可無情湯藥憑誰主方書且自評寄言休内顧燕盜尚縱橫

送二弟之京

聞爾燕京去傷余關塞神青年憐汝輩白髮憶雙親故國宜歸早他鄉須自珍此行當努力應念倚門人

述懷 是年弟之燕妹歸商親在華下余居渭北

浙浙北風起蕭蕭木葉稀寒花愁更發鳴鴈獨南飛

秋老商山遠天長渭水西思歸歸未得悵望淚沾衣

亘史云屈氏詩雖不盡見以合於風雅故錄之

屈受善跋云先曾大父起家進士官總督勛著四朝及懸車手不停披日以子史百家訓諸兒先祖姑方十餘齡刺繡於旁竊聽之盡得其解言言肯綮無不暢厥旨者曾大父奇之曰惜哉不爲兒也尋令爲古文詞三體唐詩悉合矱度而詩更琳珪若翩翩乎仙者適朝邑韓五泉五泉髫年以神童名未弱冠登進士第與安人雅稱雙璧爲詩文友後相繼夭坳且無嗣豈彼蒼忌完耶抑河嶽靈氣盡洩於兩人難爲繼

耶安人全集表姑異携刻長安未果歲甲辰不肖讀
禮山中念安人集久湮搜之僅得詩數篇暨康太史
德涵序雖不成帙然隋珠和玉得一稱寶矣爰附剞
劂俟大方君子擇焉

亘史云屈公即憲父也跋之歲在萬曆甲辰官晉
州守今任宣府同知憲字無慾與元禮同舍元禮
諱懋宗侍御孟侯之介弟也

又云前序中極贊屈之橋梓能表祖姑懿行而尤
羨女異之能述母志也故列孝女籍中載後來

閨懿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劉文貞

麻城丘坦序曰夫人姓毛氏名鈺龍侍御公毛鳳韶
之女適劉莊襄公之蔭孫劉守蒙夫人之弟銘龍余
之婦夫而余之內人則蒙之猶子也余以故知夫人
詳而能言之夫人生而穎慧少好讀書一過即能誦
長遂博覽無書不讀及笄適劉劉素多病僅十一年
而劉遂夭折生三子皆不育矣與劉俱死不獨生但
受垂老姑之託乃忍死居一樓中誓不踰閾雖侍御
公病劇呼之終不歸寧也逮姑死侍御公卒內難外
侮交作夫人以死守之無所搖動而清白之操通邑
無閒言鄉評月旦皆以文貞稱之凡生三女皆先夫
人死外長孫周應明舉乙未會魁授建禮郎署推才
博學爲世俊彥亦蚤死以故夫人益鬱邑甚而爲詩
益工今年七十有九目不見字矣然猶日夜使甥輩
讀書自臥聽之其好學不倦如此辛苦六十餘年中
間搆閔不少見之自叙遺編中其詩若干卷屬應明
爲之理未就余與應明有兄弟之好彼且死以稿寄

余曰盍爲訂之以報我外氏余故得卒業而益詳知
夫人之人品文章矣夫余酒人也懶與性成不學無
術既不讀書又無達識至於爲詩亦不過率意而語
叶韻而止上不合古人下不合世好以故世人之爲
詩有所謂關楗起繳平頭反正勦襲吞剝派頭活套
若干竅妙余一切不解夫既不解安能訂人之詩然
自有一種真詩則不容於不解如夫人之詩警句者
春日詩桃花暮雨煙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詩句怕
題新節序淚痕多染舊衣裳幽閨永夜燈前淚孤枕
頻年夢裏心秋月詩霜飛衾薄紅綿冷雲斂天高綠

樹寒病起詩對鏡面黃如菜色看書目眩似花生綠
窗詩別思潮回同海水夢魂春去繞梨花清明詩深
愁減盡紅粧興回施胭脂與後生譬之金珠翡翠珊
瑚瑪瑙黃童白叟入眼皆知其爲寶矣其自悼哀傷
諸篇悲慘忒甚一字半句抽心裂肝每讀之則鼻酸
喉咽掩卷流涕不忍再讀良心苦哉余受應明之託
不敢以死負之矧夫人精神在此一卷自當表揚千
載者何憂不傳余竊獲訂之不失爲附驥之蠅也謹
爲正其魚豕編其門類彙爲十二目其他詩餘別作
自叙遺囑又附之於後共成三卷余不揣微賤而爲

之引其端題之曰劉文貞集繫之曰劉成夫人之志
也稱之曰文貞與國人共好之也但余之言安足爲
夫人重或使觀風者得之表之朝廷足以激揚風化
傳之後世益以見昭代之多賢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吾於夫人徵之矣

詩附錄

毛鈺龍

鏡

樣出秦宮製團圓寶月迴虛空開物象心迹遠塵埃
影覆香羅帕光生碧玉臺繡囊鴛鳥並珍重嫁時裁

冬夜

玉井無聲戸已扃一庭霜月冷如凝誰憐寂寞書窗
下凍影梅花伴夜燈

兔堉榴花香囊

鑿壁何須竊夜光薰風榴火日初長青春莫遣閒拋
卻棐几芸窗萬卷香

紙

家住稽山剡水頭陳玄毛穎憶同遊榮封楮國金符
在尺素修成五鳳樓

天都外史冰華生輯
慧業居士潘允宜校

鄭太公小傳

善乎司理鄭公之言曰人無以榮親也惟有聞可以榮親貌榮名而無當非以榮吾親也親有小善使人未有聞焉即華袞被之為諛而已矣諛固所弗忍而忍泯泯乎哉吾少孤閒大人遺行近儒俠閒于姑筆受以質之惇史可乎蓋太公逾強仕而歿理君得之餘響云蘭崖翁者太公父也性儇急不能容人過嗚

嗚居庭以嚴持太公若束濕太公少負不羈從里中飲小有失輒大杖隨之且逐令出太公避立簷下私持母踵泣悔誓自悛母為曲解乃罷然翁之事父母尤孝母嬰危疾以身請禱不効將殉之太公憂惶無所出走巧周豎王母之病亟矣父度不可為必與之俱斃小子何得獨生君豈忝一乂拯我三世阮郎周君首肯之病應手起太公感其德念無以報行估宿州積算緡僅售一絹累而歸為周君壽而周君已即世太公拊棺一慟焚其絹而還居宿州時同旅方充佐鄰人子也抵客舍疹作以須太公傷之為經理身後必慎封固資斧計其家為扶櫬歸終身養其父母無鉄里人朱崇功以誣逮令索之急太公將挺身任之衆感其誼相與白於公庭事得解司理公曰先公不習為儒以今所傳抑任俠者流非耶余謂焚絹一節與延陵掛劍于樹似矣同旅死而周其喪視原巨先削牘辦葬具何以異至奮身辯誣蹈死地而生之則向者朱家之所欣也要以本諸孝義符於有道為鄉黨所稱誦百世不衰彼任俠者流浮慕虛聲甚至扞文犯禁烏可同日而語司理公又言王父多大度敦禮重縫士如恐不及嘗患癰太公親為之舐其孝

行儒術所積深矣司理公用儒起著駿聲鴻烈有繇哉

趙媪傳

鄭司理公曰傷哉貧也莫悽于嫠而無以為養矣蓋公少孤寔依趙媪為命念為農莫勝耒耜且安所禄於田思執藝則慮無所成名學算計籌抑末爾末難與居當為舅家戚此宅相謂趙奉常公伯兼擢高第躋膴仕與媪兄弟也公既就外傳媪力操作饘粥躬親之上奉姑嫜以其餘哺孤兒時見菜色抆泣相為勉及公補博士弟子員有廩餼足佐尸饔媪未嘗私

饑少損二尊人、、著姑病且單媼侍臥起延醫乞貸
爲力已殫于是莫能舉既無簪珥可脫微下髮是惜
即解脫可援也卅之終情舅家爲扶服相救也公應
省試歸謁鄰姨姨望而泣曰甚矣媼之離感也拮据
朝夕不能霽翁之怒公大痛盡向媼岳涕問媼曰翁
性若是矣吾惟左右以承歡多闕望受詈固當惟婦
職之不供而敢怨耶自公舉鄉薦嘗持一絹奉媼媼
曰吾少供布素自爲爾家婦服或失澣宰以爾得雋
而忘其初內之笥公再計偕遂獻兼衣媼畢笥不一
御寂後發笥笥爲虛蓋以給鄰之嫠而示無侈以易

約也逮居王父喪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曰孺子貸
爲之他日分祿以償君子不偷於其親莫之有悔焉
爾矣嗟乎若媼也豈不温温恭人而若節以貞者哉
余小子侍司理側順首不忍聞至司理公哽咽數四
未能既也彰而顯之則有太史氏之彤管在本常少辭崇甚

鄭贈公傳

鄭贈公大章字某蘭溪人也父某號蘭崖鄭公自號
少崖鄭公父有孝行母疾篤終夜露禱必殉之鄭公
憂惶無所出曰萬一王母不諱者父不生矣兒安得
兩存四走謁醫覲殆盡最後而逢一周醫者立、剖

股之立起君子謂鄭公父子孝感也鄭公少而豪桀
從里中飲小失鄭公父操家素嚴大杖逐之鄭公避
立寒櫚下私持母踵且啼且悔誓毋爲曲解乃已終
鄭公之身遂有飲限不敢踰鄭公父嘗患癰鄭公親
爲舐瘳平生感激周醫曰此生吾三世者也嘗估宿
州積算緍僅售一絹裹而歸急以爲周君者壽而周
已物故婦亦佗適取所裹絹置靈牀前酹酒畢慹之
大慟而還客宿州時有方充佐者鄰人子也同旅舍
患疹以殯營理衣木檢所餘資斧封識之櫬歸後充
佐父母老窮養護終身無缺朝夕鄭公爲人孝義有

氣決好躁金錢急人、有不平事身擔當之必爲白
發閭里宗親視鄭公意氣所嚮趨走周旋無後者里
人朱崇功以誣逮念持之急鄭公將以身請衆感憤
共白令前事得解鄭公雖布衣年少而有長者之稱
然竟厄於年僅踰四十以歿遠近哀思之至今鄭公
既殁耄父母尚在子弘道抵紡諸所爲終始順仰壹
趙孺人能也趙孺人者名家女與前卿太常者爲兄
弟鄭公家故以義落及孺人寡居生計益竭日夜紡
績耿直自忍饑而削鮮腆進御舅姑舅意有所不懌
輒長跽困姑以請曰婦朝夕之不能供失驩大人耶

宛曲承事必色霽乃已弘道既粥于鄉持一縑奉孺人孺人不御也自我為爾家婦爾父無所私衣食吾一布被十餘年線踪橫縱小子始進而易其初耶後弘道每有所獻衣畢笥之時以給鄰嫠矣而其持舅喪斂飯之事必備曰寧小子餘為之所終而父事者莫此大故鄭公歿而孝義之聲不衰弘道成甲辰進士為徽州府推官有家績得贈鄭公如其官贈趙母孺人也史湯賓尹曰余友鮑山甫潘景升時時為言理公也理公治行冠南輔忠慎正直有聲本之則孝義是爲語有之不忍於其親者未有忍于其身與民

者也居官秉務之全活人也萬於布衣其活人也亦萬之鄭氏世有孝德及民宜也夫景升為鄭公趙媪各作小傳以觀余余得次論之

趙奉常外傳

鄭司理公數稱舅氏奉常公之懿行也不慧既習聞之宗符卿去華矣歲己酉值次公君敏乞銘焦太史公銘成而太史自謂無媿郭有道碑也不慧詢奉常公之詳得其緒餘爲篤生奇驗立爲外傳以資景仰者口實云

奉常公之父贈公梅莊母郭太恭人以陰隲得公故知非凡兒方匍匐時抱往看春失手墜樓而下有承之者得不損亦無悖容承者爲郭生則夢先告之矣及長讀書桃花塢掘一塼鐫少卿二字故潘少卿地卒爲公兆豈非定數哉常館師山一茆亭僅蔽風雨其夜有虎咆哮匝而撼之公讀自如學謂石罅時見瑞光鑿之虛中得石如數蓮座因名石蓮洞公自記奇甚胡元瑞屠長卿胡孟弢詩亦足羽翼余采入山史爲琳瑯奇樹矣今婺源亦喜盤桓石林洞玄諸勝以比東坡之西湖足了公事乃知嗜泉石其性然大固以石蓮況之矣居官政持大體不能俯仰取容徐

守郟難之卒服其長者開府下履畝法公規舊額無溢而覆者溢什一將逮及郟量公上書言民困亟矣加額以媚執政吾固不能而公豈願之開府竟偉公而黜覆者婺民賴之既以循良徵值旱不發曰雨隨吾來也吾忍以亢歸雨集乃行民雨淚隨之泥轍者數十里攀援莫及則謀立祠而祝之有役婦先脫珥佐工人曰异哉婦乃脫珥婦曰昔吾夫役也產破而役不後今吾兒役也曾不費半菽則令以也吾產之不卹而吝珥爲報德邪嗟乎公豈數奇者以爲令則違守與撫臣而後自見居侍御則忤執政遜所親若

無所見其長卿尚璽則詠邊帥之請封請和者致朝鮮疏稱願行璽卿議便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者非耶而其志未竟亦足慨矣然公爲天所佑數有異徵丙子應省試寓雲居夜下山炬滅而前有籌燈者導之通衢未捷之先夢楓山先生授詩頌寄汝邁汝邁者文懿字也時先陟館閣矣後僦京邸近市客過曰鬧甚何堪居公曰靜鬧在心不在境人苟懷安則鬧乘靜入以雜余念余嘗山居聞水漸漸風㕘㕘鳥嚶嚶衆籟未嘗息也余聽之而塵襟滌兮示疾一室與市相忘烏知其非山林烏知其非衆

籟又烏知其非鬧中靜也客曰善吾未之前聞甲辰病華門人詹君衡來問猶談及了徹工夫公云更有向上一着詹别去趣任饒州中途夢侍公理前語公曰纔一開口便入邪道言畢騰空結跏趺坐蓮花而去公豈仙游耶於化之夕鄰人亦聞空中羣鶴翔風之聲以詹夢証之知不謬與公礽夢楓山固道學一脉之神交也先是假歸里時築一靜室未竟忽雹發屋將頹而公出徑從裂壁中出而壁始仆棟宇俱撓公露坐無以禦雹屋中飄一藤扇以覆翼之其爲天神所呵護豈偶然哉蓋公多行陰德事來康楊氏子

鬻妻償逋傾橐爲贖而卻其劵渡江遇潘廷珪舟折柁乃落帆拯之此皆人所不知者也至於廬墓總觀均產及弟以青白遺子孫避顯引嫌拒賄絕餽其以澹泊自守真有修行於冥冥而不媿天知者矣余客金陵與君敏會頗數因屬余紀此以補狀誌缺畧不免續貂之誚爾奉常公諱崇善萬曆丁丑進士官太常少卿

野史氏曰子不語怪若伯蒸先生方正人也後世得毋以傳爲誣乎吁天人之際亦足以觀矣余烏乎誣余烏乎誣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吳貞子傳

敘曰孔門四科惟先德行家語列儒行而德或蕲其全漢史易行以林雖廣博用稱德其幾幾矣余求懿德于士林不特以行稽也作文學吳貞子傳

傳曰歙望姓維吳著于漸溪之南其由文學登甲第者累十而未盡乃君以好學聞莫如貞子先生先生諱士章一字君俊稱貞子先生則學者傾慕之云王

父方塘公以貢使自豪舉三子皆令業儒仲曰宗球則文學父也方塘公為仲迎婦是為戴嫗歸二年嫗夢紫衣人自月中降于庭授金九令吞之用嘉錫爾類行且召矣彌月舉冢孫命曰章又逾歲而戴嫗亡方塘公憫之抱冢孫以屬陳太媼曰此戴新婦一縷之遺雖吾冢孫乎顧以幼子視矣以重王父故亦得稱冢君君之孤也依于王父毋不乳而哺不襁而㲉以及岐嶷日遠膝媚重闈風氣遒上慧性見于機鋒方塘公喜聚書客齋至者皆翹楚士冢君輒從坐隅以騈語應皆辟易公每舉難字詔之百不失一群兒狎戲于前冢君靜默自若或畫地作卦體以詢其名或灑墨成伊象河洛濯濯自露奇咸以重器目之甫七歲即就外傳步趨有矜而觽韘不屑佩也間舉似疑義經生卒不得破難建彝家遂贄于名儒開館卉山下題曰卉莊其文韡韡如之既斐然可觀矣弱冠以治尚書補博士弟子負郡大夫陳公正甫國士遇之君益自重非執業無私干先是納采于沙溪是為汪孺人邑西巨族也未期而王父病且革環諸子孫于榻前聚族而宣命昔鄣侯身都卿相以磽确遺子孫令處不爭之地况吾儕編户小民用纖嗇起家欲

淩世師吾儉耳凡度支立有程歲計指于粟寒予衣無溢于溫飽以靡庚而空笥惟是冢孫少孤撫卹在疚而業立于學宮不違自計處分志以纘其業界之倉舍一區麥田數畝饒資三百以勸勤且吾垂老鞠膂閔斯亦以彰吾愛而謂冢章毋一居食而忘力學吾子孫其無念而聿修之矧衡予命仲父曰嘻爾章曷思所負荷乎汪孺人歎曰夫子志之非隕越可為報吾何賴此錫我冢君膺是命以蕲無忝也辭不獲已乃咎曰何以辭勤遂奮志下帷維寸陰是惜出居卉莊有宿鳥為警更群棲竹林四警而後即安游學

於吳越稅于句曲居西湖三茅山最久日課藝無求
息至嘔血不覺或諭之則抆涕而語如王父之錫命
何故一病于西湖再病于三節立槁于韋編蠹辟之
間而冀訓其志也豈非天乎冢君之赴茅山先夕夢
母戴嬀持版視之若符籙蝌蚪文不可辨寤而識之
乃與金丸之召同懺寧妖夢之是踐惟是母是予定
為月姚霞仙所宜召而還也方士李赤肚稱自終南
來請以導引術見冢君割半席與之坐行功三日李
忽癱摩急走出語人曰异哉夫受神于先賦氣于後
神王則聖氣完則仙何賢者之神散而氣耗也予以

質吾師去之日仄冢君方假寐覺而呼侍人曰吾歸
帝鄉乎可以見夫子矣時君父若季父若從昆弟咸
在旅宮聞君語亟視之已端坐而逝時萬曆辛丑年
十一月之七日也距生嘉靖丙寅得年三十有六爾
訃聞于家王母陳太媪繼母程媪元配汪孺人三世
相依一時崩裂以此思哀可知矣孤三人沈年才十
五洪方髫淑僅七齡其悲慘尤倍可念相與扶服荒
[illegible]下招節山迎柩白門歸厝泒塘之原祔于王父方
垻公殯宮從所慕也嗟乎傷哉文學君之孝緒不可
綏數蓋奉王父方塘公之遺訓而佩以終身者也公

訓以勤而君過于勤訓以儉而君過于儉訓以力學
而君困于學以至于死是則可傷矣孤沈又為余言
自君有室非膢臘慶弔不暫假歸宿宿之夕必上起
居陳太媪仲父程媪而後退寢且煦濡諸弟從娓娓
忘倦靡不抵宵分及昧旦興偏候三尊人趣反館舍
以自劾矣屈指中秋惟戊戌歲得對汪孺人作菜粥
分啜群小以娛此夕法用瓦缶斷菜寸許入沸湯中
和米數合取香冽以為佳味一敝裘十年至鶉結無
更新韡生石耳為行僧所咲猶日減半菽歲損一絺
以貽宗人韶不令陳太媪知且曰太媪念童未識韶

之饑寒甚也即將橐虛胱汪孺人絲枲杼軸欲盡卒
之日惟床頭書千卷他蓄不及于傭夫而田父村嫗
皆為痛悼去僕猶殉于鄂渚而警夕者變為黃鳥哀
音至今能令聞人隕泣而褊心譏評者猶以王父加
錫為過而傷文學之廉是將責夷齊以食微而履西
山為纖跡矣亘史論曰自顏淵居陋巷不改其樂父
乃為請車以增槨夫子蓋傷之家有賢子而父不盡
知也視予之歎不忍形于言惟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以今觀文學君懿行何媿乎
王父之知是可辭富井貧樂而好禮者也于顏氏之

子庶幾乎年與之齊德友而已
氷華生曰余交吳百含在文學君歿後十五年即長子沈也次曰洪字百抑季曰淑字百儀沈尚友千古三十而名成有比竹集行于世余為之序洪能脩先世之業游雲間雲間名卿鉅公交重之淑弱冠制義醇雅刃新發硎而超超玄箸可稱具體象賢共成文學未竟之志者矣文學曾著尚書新義膾炙一時余間聞其訓辭有足砭世者蓋沈之言曰先君子于書無所不讀于體無所不諳其要歸于六經性命之學所著語錄藏于家常言為學

譬之田者雖羸而獲詘非時也漁者棄罟而芳餌非勢也故學射者不直矢學御者不組轡又言仕之摻爵握圭期以佐國學者操仁懷義期于善身尚父鷹揚于周孔宣麟泣于魯故君子可以善世潛見均焉又言善不可使人知不善不可使人不知不善人知攻吾過善人知道諛至矣又言百年之久古人比之白駒朝聞則可夕死又言士生末世貧而忍詢民無求烏齒折不復續舌患藏餘音故柔者之禍小剛者之禍大先君子之不為昭昭而操冥冥類此余有味其言故次而錄之

鄭伯華

潘之恒傳畧曰先生洪橋鄭氏諱文英以字行稱伯華父處士高扶世業旅亳元配方孺人更置側室于亳曰金母寔生先生洎仲文奐而孺人舉文寔季也先生生彌月處士以艱歸繈載車中寄乳外舍甫能言乃還依二母膝下不知其自出母方為霹靂金六不欲示慈騃騃爾顛體羸甚八齡始就塾處士猶憐

之是兒長令采芝山中足自衛爾估畢何為宗恭知公雅負藻鑑一屬目稱為名儒何韶秀而莊也既受易經師十四善屬文弱冠補郡諸生其孝友天性尤人所難能當其居子舍也侍處士善色養寢疾湯劑必親嘗無委二弟處士曰吾安奭若等休矣方孺人嗚嗚膝麻至不敢仰視乃益齋栗久之親愛逾於季頎語季爾胡不奭若奭能孝我我嘔血幾殆日覲奭來奭果自亳至則蹶然起而瘳爾胡不奭若奭蓋先生初名故亟呼之其後孺人年逾耋謝世而先生之孝不衰然尤曲承金母於其懷桑梓也則奉輿以出

奉櫬以歸雖嚴冬膚寸裂骨崖然立無敢廢禮當處士亂金亡于同旅之攫乃更瘥收餘燼授箸主許者計復復有期矣仲執而烏有之乃身依仲託業訓糊口而希給于家亦暫爾猶沾沾語人父業亡仲猶藉我于仲何求仲狃醉而捽之爲交游詬之謝曰仲酒過耳何責焉季私孺人匳金其子轉質且盡季亡仲猶爲計曰吾不忍問也至其居鄉爲長者行類如此

亘史曰予聞先生嘗渡淮遇風他舟盡覆而汎汎者幸存舟嫗言昔夢老人云鄭孝子涉波風濤不害誰爲鄭姓者寔庇同舟夫豈一枕之力哉方嗣宗又語

予先生病居陳七日不食夢游而極與先聖講業而蘇人謂二者爲德徵云歲已卯郭侍御來視學廉儒行郡守令咨月旦于鄉達汪左司馬稱鄭生孝友躬行君子也方少司徒亦云言忠信行篤敬鄭生其人乎至今學士述爲定論焉自余小子撰杖屨從先生游且二十餘年猶望洋而未知津也然而竊聞君子之論矣其言曰伯華履危疑之介丁衰否之運邅詰曲之塗乃若嚴而愈敬傲而愈和貧不失節晚行益敦其斯爲原閔之儔歟予作里志先孝行舉予所知者則首伯華先生先生有子大心余同社友也

許太初傳

東阿于學士慎行敘曰往余從許文穆公於朝聞其族子太初有高士風未及識也而與公先後罷太初亦出長安僑居張秋河上在吾邑之境相望十年竟未交質孟予歸而謝里中客久矣一日太初介思修上人過我西流精舍倒屣出迎見其風骨遒上飄然凌風視而一笑自幸暮年索居得一素友良爲快之太初負一奚囊皆海內名家題贈且多詠其割肱醫父事尤異聞也爲作許孝子傳

許孝子者名性成字太初岑樓其別號也世居歙之

高陽里爲邑鉅宗大人豫齋公與文穆相少長常同筆硯又與汪司馬遊嘗以太學高第仕爲邑佐亦名流也太初少則授博士經頗工章句不肯竟學去而游於方外好莊列黃庭諸書又以早年羸病兼及素問醫經主養生言焚香靜坐宴然一榻不知有塵中事也有一異僧林間入定太初見而慕之延入齋閣旦夕供養僧感其意密授真訣服行數夕霍然病已僧亦不受其施而去莫知所之已而父病痺疽百方莫効太初憂之焚香告天潛刲左肱和糜以進父啜而甘之因而少愈太初秘勿言也時值炎暑創鉅而

爛蒸焉叔父與客怪而問故曰瘍也強發視之裂以
重帛蟲流於臂母聞大痛走告於父相顧而泣里人
白諸長吏命三老孝悌表其閭里汪司馬顏其室曰
白華自是稱許孝子不問名矣太初業好爲醫家言
已以父病攻醫益力三年而父不愈自恨術之疎也
攻之益力醫術遂成名聞於國乃擔簦北遊謁文穆
公於都廷居內舍一時朝貴慕其風節咸枉車騎過
之聲爲歌詩至滿數卷大初亦澹如也文穆謂曰生
逢盛世胡不取章服自榮歸上冢墓太初敬諾宗伯
試其技良以詔主爵受侍醫號然太初白恰單衣自

若不數數東帶謁客也文穆既歸而婁江相公再入
賓之進於許公太初自念生不能高蹈箕潁紹上世
之風何至負夏無且樂囊從陛楯郎出入而託於大
隱乎棄而南下東遊泰山闕里稅駕安平里人操計
然者相與除舍下榻延爲上賓太初亦樂就焉有沙
門草衣者泰故王子侯也逃而爲僧遊於泰山之野
見太初而悅之止與爲友相挈修頭陀行戒律甚嚴
然太初爲人儻浪自適亦不能純用佛法時宕而狎
於酒人三爵輒醉據几而瞑少頃即醒醒輒復飲素
善鼓琴酒酣脫囊裘奏一再行聲調清越及俗客強之
則勿應也亦善歌謳爲子夜吳聲響振林木六博跕
屣遊於胡姬酒壚翩翩趙李間矣

岱畎生曰余滿六十盟墨卿於楮師毋相覩也太初
請爲作傳輒復許之涼雨初霽清風徐來胡床石几
踞於萬玉之林取蜀箋而泚之啜天目新茗一甌而
成此足吾太初否太初矜節甚都語具陳文學傳吾
獨奇其割肱事雖非中道亦賢智之高節可以厲世
故以孝子名之太初佩一葫蘆長可寸許貯丹藥數
粒又佩一木瘿瓢圓徑二寸餘而蟠屈嵌竅如文螺
狀時出以自飲也予調太初胡不懸之樹間曰畏風

鳴瀝瀝聲爾

亘史曰余自弱冠識太初於結林其時以多執著投
壺彈琴雅歌蹴踘事事精絕以故少年場爭慕之名
日以譟然余重太初以孝友至性不在執也太初不
自言家庭事每屈左肱而引其袖怪問之乃得刲股
痕與汪司馬洎二仲白龍司理而表其閭嗣是技進
而醫醫家行於北方籍在保御社進而豐干而稚南
而白榆游進而吳越而金陵而燕都稅於齊魯交進
於燕齊者爲婁江四明二相公爲莊劉黃董孫陶諸
太史爲淩張二司隸爲寅城李大將軍諸總戎皆重

客太初太初不爲留而宦後之濟上悅邢子愿侍御于無垢宗伯予丈若中丞僅得宗伯爲立傳及宗伯陟內閣太初又出居武林尋舊盟善汪穆溟然明昆仲而授弟子夙游以琴復之東阿弔宗伯殯遂稅駕故丘而余爲之叙其生平如此嗟乎世所惜太初者僅富貴耳皆太初所能自致而不爲居乃聲稱籍甚無毫髮瑕玷三十年間同游者莫能與之衡則太初亦足豪且無負其質行矣故特列論以堅其壁請勿復輕出也藉令出而可貌榮名寧有加吾太初哉

武林黃汝亨云余夙聞許太初爲高士不知其爲孝

子蓋讀東阿公傳而知之然東阿重許先生大者爲自傳中所言琴妙酒德與異人遇游方之外而不純用佛法乃所稱高士者也君家箕穎絕聖遯世而太初在世不涉眞所謂善學下惠者矣

華亭董其昌云昔在苑西聽許太初彈琴頗怪桐上絲一一作猨霜搽響竭来二十年見于閣老傳知其有刲股事當時都不自列太初深遠矣太初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游朱門如蓬戶以將相爲海鷗每見乘氣勢者欲以琴心悟之予所知者東阿知之亦不盡也

程孝子合葬兩世墓誌銘

嗚呼此里人程孝子士章所營之墓也士章父曰巖註故倜儻士自號萬川以見志辭閭閻遠游遼陽撫鹽策得補國子諸生尋以病卒所交遇都司某爲之殯而葬於高達子之阡付牒守焉語僕法識其地弟招魂往訃而家會千年當化鶴歸爾時室王氏生子士章六歲矣在母腹六月即與父別父來之知也其交游安能知之僕法訃至王氏哀毀屢瀕死而蘇上奉舅時巷公泊姑翟氏下撫士章有叔曰巖諭亦早卒孑然一身延三世不絕之緒無論苦節其勞瘁爲

何如至歲丙戌時巷公歿殯於荷塘而士章益漸長毋王爲聘棠樾鮑氏貴族恩典公女女一人亦適溪南吳一和逾三年庚寅正月大毋翟孺人亡王氏急襄喪事三月而相繼歿比隣方獻成先生憫其孤能自立薦於方少司徒公之任君授計金陵既十四年矣歲己酉任君暴卒士章大慟曰不肖孤之年逾三十矣知有父者二十年而遺骸在八千里外此身無足爲役而賫歸父之志以事人日兢兢以勞自積而將有請也天不惠歸父骨而遽奪吾所依爲之腐心面目黧黑言步失次倀倀然若無所之任君之仲子

若岸有心人也方在疚見士章而問曰君何色之慘
抑重有憂乎拜而曰然未敢告也三問之則慟哭不
能起起復哽咽而含泣言士章生三十餘年而未有
父也將以君父而有吾父今君父歿而士章終無父
矣言之而君憐許則累君不則士章死無所何以報
君家德是以見於色而爲君窺也君將謂之何若岸
憮然曰吾獨非人子乎乃令人痛吾父而不能有其
父也孤將爲吾父以還而父而存吾父志可乎於是
謀諸十人聚金三百期以歲次歸而九人中多不能
辦已居半以畀之曰行矣萬里之塗百年之骨吾爲

子虞無久需也乃促裝行以僕法從年八十餘猶幸
健乞糯於京兆劉公劉公批糯尾云士章遺腹之子
未覩父面間關萬里覓父骨於蒼莽中還正故丘此
仁人孝子之至情也爲往而不得哉庚戌八月朔抵
遼陽訪高達子已塵土久矣旁人引其居處有子世
勲故童時執役萬川公者見僕法而垂涕匍匐拜士
章曰主人有子耶幸矣幸矣出馮都司牒證其墓士
章哭甚哀不自勝居人皆來賀易棺而斂如初喪士
章刺血濡縷沾枯猶潤手指親排腫瘻如撫摩之者
累夕而神尚驚動骨肉相逢固有若此之異者哉當

啓行世勲殊不忍别挂紙馬首送一舍泣拜而還以
是月十六日臨山海關士章持父故糯向關而焚大
呼曰父歸乎入關矣其燄随飈馳入若有神焉越十
月中旬抵家若岸集諸友生而爲之奠其文述公所
遺之奇甚偹士章告余曰天不泯滅余宗今得歸父
骨於故土藉諸君之庇復修先隴而合葬焉孤之葬
大母洎吾母也幼不知殯大父處今得合大母以祔
而吾父亦得合吾母以祔大父諱一鴻字政夫爲郡
庠生生弘治辛酉年五月二十四日辰時歿萬曆丙
戌年十一月十八日辰時圭所志也大母生不計年

卒不計日可痛已而父之歿於遼陽依稀記其年不
能悉月日也母王氏余岸人生嘉靖辛丑年正月初
二日卒於三月之二十三日悲哉茲擇十一月二十
五日丑時合葬一丘在巖鎮竹林巷薛家坦而先生
爲我銘焉題墓則乞諸方少司徒公矣士章字伯達
里人稱之孝子有孫德寶年甫九歲馮都司失其名
地當有國士知之劉公諱曰梧南昌人以太常卿攝
應天府事方任君諱以巽若岸則其仲子士達也亦
稱豐公銘曰謂爾省殖也而游辟雍謂爾壯夫也而
爲兒雄託交而卿爾死者都閭馮執役而守爾塚著

高世勳聚族而歸爾骨者方豐公懸孝而表爾墓書
九四爾報主而識塚者僕洪迎葦遠相從合葬二世
竹林中遼陽之鶴棲長松室有子兮樹爲龍宜爾子
孫兮享純孝之報於不窮
方士達祭文云予小子今茲之祭也有不可已者先
生之才名德望不可殫述亦不必殫述獨先生之生
客塞外歿返故鄉者其奇有三不可已於祭也先生
以辛巳歲歿於遼陽殯與遊擊將軍馮公契厚爲備
棺衾袝於高達子之祖墓而埋之高氏有子名世勳
童而事先生先生愛養之如子故高氏德先生亦願

析其土以報夫馮公固丈夫當時客死者不知幾許
人不聞有得殯者而獨殯先生此亦常情所難測者
矣至於高氏以異域之人爲先生動一奇也於時郎
君雖在母腹而先生未之知是先生不惟無生還之
志亦既絕返骨之望矣孺人王氏誕彌厥月一舉得
男是爲伯達伯達生而有異氣天性純孝孺人每泣
曰天降凶閔使我喪所天於絕域有兒在側繫誰之
孤蓋重傷之矣已酉歲伯達年三袠一日見余於臥
石軒其色晦其神愴因問曰君若重有憂者何也伯
達曰士章三十年之志決得失於子之可否聞是以

繁亂惶惑著於面顏而爲吾子見也章不幸未生而
先君死於遼吾知有父時即願覓其遺骼無如幽弱
而力不足何也今庶幾其可免矣請行可乎余曰善
哉萬川公之有子也古云人心如面今日乃見孝子
之面如子之誠也當爲子促駕時太常卿曰梧劉公
攝南京兆事伯達詣府請引公正以折獄盛怒及見
伯達狀遂解頤曰眞孝子也因執筆親書其尾幾數
百言歲逼除伯達揖余而別余喟然嘆曰先生之初
歿也嘗以無子爲心傷而豈知其有若而子者無子
之父死於三十年之前遺腹之孤覓之八千里之外

噫亦大異矣二奇也伯達所恃以引長途覘祔墓者
惟一老僕老僕者名法昔日爲先生負襆被人也時
已八十而蹻捷如壯井心遠涉不知其老篤事伯達
如事先生天之留是以成伯達亦特至矣伯達冒風
壓負烈日出山海關達遼陽城奔馳於夷民紛襍之
間艱難險阻千態萬狀抵其地達子已死世勳猶在
而鬚髮亦斑然矣勳見僕法兩各喜躍夫勳與法風
塵識面如斷萍浮梗尚且異域相逢歡不容已況先
生之子父幽明兩相覿遺伯達能不痛傷心先生能
不歡動地乎伯達乃裒骨親負又歷諸艱苦以歸世

勳以冥貲送三十里泣拜而別誰謂邊民無情哉亦先生種德之深也伯達奉先生昔日出關引文祝先生指以入乃見青煙一縷飛入關門伯達因叩頭負歸經關歷驛皆無留阻於庚戌冬十月中旬始抵家余聞之爲伯達不寐者屢夕嗚呼天之玉成下民也無所不至有馮之賢而後先生可以死有劉之明而後伯達可以行家留法異土留勳法有義勳有情而後可以顯孺人氷節彰伯達奇孝成先生盛事前此未聞千古希遘三奇也此余小子之不可已於言也嗟乎傷哉伯達以純孝之心成奇

孝之事雖先生之人昆人父惟願借土一坏疑爲不幸而先生之魂歸山海不異生入玉門是幸之甚幸無不幸也夫造物之好弄奇固如此哉因爲歌二闋以侑先生歌曰遼陽有鶴兮歸來兮遠山遥水曷所依兮　上帝閔茲厥子貽兮再歌曰厥子賢兮首丘還兮我薦馨兮相爾右歆兮歌竟稽顙惟靈鑒之

附錄

潘之恒送程伯達之遼陽序云初伯達之父太學君客死遼陽伯達尚在母腹其時邊帥馮某與太學有交爲殯高氏阡一蒼頭封識之歸訃其母及伯達生六齡而母亡猶能憶母之哭其父也曰天乎寧作遼陽鶴而不返乎然伯達幼孤嘗因人今年三十五矣時時問遼陽道幸蒼頭八十餘猶健在堪爲嚮而伯達有良友爲治裝以壯其行嗟乎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見伯達哀思艱阻而不相矜卹者吾不信矣近時山東民向化痛父以官役沒海中乃殉於湖波六日而頂父褐衣並屍而出先達黃侍御奏表之夫遼陽三尺土豈險於海濤而伯達三十五年之眞誠豈減於六日倘吾儕中有侍御其人旌孝之典端有望於熙朝矣伯達泣且

拜曰孤不天以爲諸君憂茲行得拾塊還猶爲寃依而況朽骨以肉哉幸籍名言書於丹旐庶可當巫咸招先太學有靈寧忘草結而孤得奉二親合塟桑梓之下視馬鬣猶榮敢妄希殊寵以彰不孝重爲諸君辱耶則相與祖之江干擬思悲翁三闋贈之且指霞山華表以遲歸鶴其辭曰思悲翁辭鄣雲望隴樹計然七策不一遇闋一悲翁也馮帥綈高生逆旅河山無恙酒壚何所闋二吁嗟乎翁勿悲記別時歌庚庚虛殯者婦與櫬者兒兒年三十五六齡母棄之寃營營兮安能知見蒼頭奴當知之

閣三伯達聞之悲泣不勝與狢頭負襆行不復顧

孝友堂記二首

四明傅貴清曰人倫有五以天恩而相親者非父子兄弟也耶父母則人子之所自出兄弟則親之一體而分故善於親者未嘗不善於同氣善於同氣然後能推此以爲睦爲婣爲任爲恤爲仁民愛物之政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理之所存聖人固不能以不然也歙有江氏世居郡治中傳序遠流澤深至其曾祖諱萊甫者有士譽徵弗起不幸以盛年下世曾祖妣葉氏年二十有六躬雖無子而能勵節以自守

既又以猶子昭爲嗣長則業以詩書授以家室及其得子命名曰伯仁則弘義之先考也伯仁生子三人長弘德次弘義次弘禮二三子甫在齠齓而伯仁又亾葉氏實與其母及諸孫婦後先孀居者三世洪武間有司以其事上聞　朝廷旌表其門閭是堂之扁不以其節而以其孝者以曾太母而來爲子若孫之婦者克繼其志而不墜其美此孝之所以得名也弘義兄弟孟讀書愼行登崇善道他日地官符下郡州邑從大家巨室以實北京而江氏與焉弘德兄弟則祠爭以往兄謂我蚤頗長趨事赴功義不可不先往弟曰兄奉宗祀秉家政我往則宜弘禮卒言於有司而去比又堂之以友而得名也夫以一家之節義孝友若此其薦紳先生不爲之大書特書何以丕昭其休聲以告來者且勵風於斯世願吾子有述焉嗟乎歙爲文獻之邦大儒君子往往生長於其地至今際遇乎　天朝沐浴乎　聖化宜江氏之家克敦節義孝友之行如此也陽春一回則寒谷爲之生黍雷雨作解則草木爲之甲拆豈特天下物類爲然哉昔在魏晉之家王祥兄弟實躬孝友之行以覽視祥其友愛爲尤篤厥後子姓蕃衍盛大實爲天下之名族

而吾郡史氏其先僅始一二人自冀國夫人勵節保孤而其後人至有一門而三拜相四世而兩封王者焉蓋有節義者自然以報施於天有孝友者則必至光大昔人獨能顯美於前代哉

廬陵李禎曰江東諸郡徽爲最山水之秀固然而孝友節義之美亦非他郡所及至今猶然有江氏焉江故大族以詩書相承其族之秀而文者曰弘義兄弟三人曾祖母葉與其母暨大母皆盛年守志氷雪自持葉無子取夫兄之子昭鞠之即弘義大父也早歿葉撫弘義兄弟辛勤教誨底於成立弘義與兄弘德

弟弘禮皆馴謹能率祖母與母之慈訓諳書修行爲
善士洪武間郡邑大夫嘉其一門三世之貞節也爲
聞於 朝於是旌表令下鄉黨榮之永樂初元肇建
北京徙天下殷富之民居輦轂下江氏與焉南方民
性怯弱安土重遷多雕肝顔慮勇往者尠惟弘義兄
弟爭先道而弘禮遂行弘義弘德歲一往視以爲常
居者奉親出者奉公塤唱篪應各以爲當然有急難
之意靡勞逸之分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冲和之氣
藹如也郡邑稱孝友家必曰江氏江氏郡守張公採
徽人之言署其堂曰孝友能言者爲論著甚多余惟

孝友之說載於經傳雜出於諸子百家亦江氏之熟
聞弗容以瀆告昔宋有許子春者亦徽之歙人也寓
諸海陵歐陽記其南園曰余見許氏孝悌著於三世
凡過其園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愛其人化其善自近
而推之遠使許氏久而愈篤不獨人化之將見園之
草木有駢枝而連理禽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
棲不擇子而哺許氏徽人江氏亦徽人世有古今人
無古今弘義苟始終弗渝而子孫益引勿替將見江
氏之孝友詎止三世而在許氏下乎惜乎不得如歐
陽子者而託重焉請以是爲弘義勉因書以記之

沈孝子傳

敘曰亢倉子順道篇云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
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故虞舜大孝
爲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
完廩上炎浚井下石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假翼而
飛假穴而出奉養滋謹無改其初心推是心也何
夷狄之不可以誠顯而兵刃之不可以誠蹈也舜
五十而慕稱曰孺慕弁人有爲孺子泣者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持此一心何遇而
不可格維曰予父也遑知其繼而又遑恤其後哉

爲紀沈孝子傳得之沈庶子仲雨先生
匡演曰唯孝忘身唯危見真莫勇匪仁雄入於九軍
作沈孝子傳孝子名之章湹林市人 肅皇帝乙卯
春倭躪燮林軍馬焚掠數日市人盡室匿孝子與繼
父齊之逃於墟以免繼父賈也頃市重往覘焉而遺
之禽孝子聞難悲號奮擲欲往同行者止之依俱死
耳何益孝子曰父死我終不獨生寧俱死遂行抵倭
壘倭駭且怒叢搏之不動呼父諦繞岸行益悲號奮
擲不休倭見其氣決凄惋稍稍從倚相視愕立一倭
憐焉扶與俱覓遇之舟中則方縛以擬刃父子相見

窘迫間抱哭極哀捨首血流舡舷如注願身代父死
倭感其意為解縛使扶以登岸傍立者或怒刃摐戈
起幾中齊之孝子以身左右翼蔽衣盡裂向所扶倭
為懇請無傷孝子意竟免父子相持抱歸嗟乎孝子
生長市井方十九歲娟娟孱豎子耳非有扞石擊劍
之雄可幾幸一決又非有他謬巧奇智可以出死解
紛也何恃而探虎口倭至暴盜往而死耳徒不勝至
性欲往弁命百碎無一全乃卒能以其父免轉側刀
鋸間以膚革為盾陛而無而夷絶筋之患於此見死
生利害不可預慮而天之巧於成善若此假令逢危

莫為解免往而稍後而不及其父生存孝子亦必奮
膺决脰觸槐而死故曰天也然方事之殷使稍有顧
惜死生計筭利害之念必不能往往而氣稍不勁以
怖死之魄嬰彪闞之怒必無幸矣唯其聞難即往目
不見鋒刃其氣已自無倭倭即暴亦為愕眙救者因
得闢其說而事因以濟猛虎不食醉人神不懾也包
胥倚秦廷而哭七日夜不絶聲其計無復之也而楚
國以存誠感也方倭之扶孝子往孝子號亦號也孝
子怵迫亦怵迫至為貝盤殖胡跪以請夫何致究篤
如是虹貫夙襲赤虵三年匹婦精專祲祥為變矧伊
異類亦含髮齒誰無父母能不疚心蓋情事相迫而
來自有濟理不可謂天幸不至決絶而已而世或言
懷忠義舉事率齟齬少成嗟乎政恐頋惜計算之心
未忘耳急則致命緩則慮疑如孝子事可風也孝子
既救繼父歸繼父有子而竟歸宗不受繼父寸土之
宗復無分以至貧立其卒也坐驚悸瘋困蓋竟以前
事故四孤皆褓褓婦徐十指拮据僅給糠糜然卒能
成其子子學鳴呼斯其為報也已侄演曰余觀宗臺
間所稱孝子婦徐節行甚備不著獨著孝子事蓋先
其大者

丁元薦孝節傳云今　皇帝三十有五年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臣忠士上言湖州故孝子沈之章弱冠捐
七尺殉所後父蹈白刃出之虜壯戕宜表厥宅里
制曰可婦徐苦節三十有三年例格于齒弗得旌有
司援覃恩予粟帛棹楔薦禮官也詮次其事為之傳
沈系出隱侯歸安甲族也之章初後伯父齊之止何
齊之且子矣　世廟乙卯倭蹂溲林齊之沒馬章聞
而號呼以往親舊力挽之曰徒死無益也且而父有
子子可無死章奮擲不頋且號且呼喉氣若縷時倭
數千人盤踞結壘章狂奔出入賊胎愕技刃欲殺傍

一倭若解其呼而憐之者力止之手招章携與俱
歷艱中而得其父則反接擬刃矣章驚躍身蔽之曰
寧殺我貰父叩頭流血賊且愕且嗐而所引倭則感
泣歔欷代為跪請不得急刺船作麋置缶中加醯酪
焉以缶置頂率章同胡跪俯伏而蠕動蓋夷所為哀
請禮也賊意解釋齊之縛章負父上岸傍有賊忽持
予逼之不中盛氣操來前所引倭復身翼之幸不死
父子匍匐閉賊中者三日而歸居無何章䛐告齊之
曰兒可以歸矣孑身歸及齊之死章力撫其孤又十
餘年章亦羸死諸孤大者六歲小方娠病革呼娟徐

亘史鈔　十八　沈孝子　內篇卷六　二十

訣曰我少離奇厄長奇窮死命也柰若何徐泣曰織
紡育孤矢不負子章曰瞑矣徐撫棺哭曰吾夫烈士
也坎軻軫結不獲稍展尺寸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夫
死而天戍不棄藐孤未忘人敢忘臨歿之言乃畢力
葬章于舅姑之傍雞鳴起夜分不寢十指軋軋無停
晷每霜雪嚴酷手皮皸瘃不自知其瘁也孤稍長力
課之讀朝夕不稍懈戊庚間浙大饑斗米二千錢殣
相望也徐窘不聊生日以一粢餅代餐又不忍下咽
曰留以飽諸孤老寡娟餓死分爾其苦行多類此長
孤曰汝法有文行餘子皆成立嗟乎節婦異日可以
下見之章矣汝法每為余言輒相對沾襟野史氏曰
沈孝子非死孝者也或曰孝子之成其孝也以不死
不死則兩完兩完則所生與所後兩無憾也天乎哉
丁子曰否否孝子以必死故不死死誠之至也中孚豚
魚吉利涉大川孝子以之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嵏其庶幾哉天所以報孝子奢矣

程行可

陳繼儒傳曰君諱繼時字行可休寧汊口人也生而
韶韻三歲誦詩捷出人意表稍長動有檢衛入游成
均委心以事賢者四方豪俊輻輳交驩君君亦意自

亘史鈔　十八　孝子　內篇卷　程繼時　二十一

得慷慨然諾排解紛難谿如也君有季弟以病殤其
母哭之慟君出則治弟喪入則反袂掩而強為言笑
以安母心聲響所傳欠身從之既捐杯棬哽咽之極
幾至滅性臥疾者四月餘又恐遺父憂強起理家政
尋聞父有疾耗不遠千里重趼而驗父子相見甚悲
疾更篤君臥起嘗藥衣不解帶食不知味者又累月
夜分泣禱多感異夢父以此得瘥然君尫頓不可起
矣君彌留之前延父入坐君泣父亦泣父曰兒何言
君弟云已矣兒不臘矣兒死不釋者庶母及母之弟
耳析產分金寧肥無瘠宗人聞之無不感嘆曰昔葬

季弟不從嬴博之儉爲母愛在季弟也今念庶弟無嫌曲沃之封爲父愛在庶弟也人誰不愛其子女而君獨至死無一語及私蓋眞孝子云

外史氏曰吾聞孝友之極能使井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其理有不可誣者以程君質不勝文而能養父母之志推德二弟非有至性曷以臻此生不享年歿不表墓豈孝友果無報耶君有子聖壽多父風天之報程氏不爽矣

從伯文舉狀曰行可死之日予游始歸急入問疾行可猶強起坐覺色動數數目之意似有屬予曰姪欲

何言得毋圖不朽於身後乎行可色懌遂首肯之夜分氣絶復甦恍惚見閻君贈花一朶令放回曰爾乃孝子持此往生母自虞覺而喜曰得此或不死迨五夜死矣是爲丁未仲冬十一日也戊申秋仲季弟炌携其孤聖壽跽而請曰吾兄寧忘七兒屬纊之言耶殯有日矣當命仲兒走雲間乞眉公傳願吾兄狀之藉此立孝子祠以二文鐫石使子孫世世奉祀庶可報死者而夙生者語未已俱掩面而哭嗚呼予固不文如行可醇孝安忍不狀狀曰吾程徵著於郡邑近自高祖友久公至草堂公椎四世皆尚隱德草堂公有丈夫子四炌其季亦生四子長即太學名繼時字行可行可生而穎秀動止殊異三歲誦詩詞應對如流父母鍾愛之及長能知大節建大義所爲恭謹孝友天植即齔齒縫掖大儒見行可恂恂退讓無不目屬之至其遊太學接納天下英儁文行之士藉藉聲起一日母因季弟喪痛悼成疾行可日夜奉起居至廢寢食侍牀第下三月衣不解帶跬步不離湯藥皆從手翅出又經理季弟喪事一稟成人之禮無不當母意然母病急百方求醫請禱情莫不極無何母卒旦夕號哭幾不聊生饘粥不下咽支床僅雞骨耳及

治母喪能重大體無不竭心力人咸稱其孝然心勞神憊極矣臥疾四月恐遺父憂強起治事未幾父亦病作在客聞訊千里而進兼程奔還請醫卜禱殆無虛日躬治湯藥必親嘗而後進雖蔬食茶飲亦自料理不解衣交睫者數閱月日則扶臥起居及候醫巫問疾者夜則籲天請以身代見父猶奄奄不起愈加憂悴謂藥無功精誠虔禱至五夜不輟多感異夢於是病稍稍瘳父病時極知行可勞悴孝義篤至曰微吾兒則無生望矣遐邇謂父病得以起者實行可孝感云父病痊而行可疾遂不可爲醫謂虛火上升痛

結咽喉乃勞苦心力所致病九月不敢一日卧恐父知之至疾篤乃延父泣告曰兒不孝不能終養報罔極之恩庶毋孫幸舉一弟聞大人將析產河之西爲弟居是重男之不孝惟大人善爲安置毋使有傷庶毋心父泣曰兒既篤義吾復何言仲伯煒語人曰吾姪孝於父友於弟吾鄉罕倫如天假之以年端可亢吾宗傷哉天乎胡奪我良士也是夜遂卒距生隆慶壬申年十一月十八日年三十六耳嗚呼行可竟死於孝耶以母病病以母喪病後以父病病父病已而行可遂不起嗟乎顧行可立身操行陰行其德多仁

者風宜膺上壽而竟短折天道果何如哉雖然行可歿令人人誦義不衰流於後世則行可不壽而壽緒在天且祐其後矣予故列其槩俟名世君子采焉

亘史云行可竭力以事父母之疾盡瘁而死其感優曇之夢豈偶然者哉乃能不爲妻子計而願父厚亡弟與庶弟尤爲難能眞可謂養志者矣世未有薄於兄弟而能順父母者故予采行可孝友足以勵俗云彼以爭財而鬩墻致訟者見此可愧矣

余從民逸儀甫見聖壽於汉上更名聖謨字伯洋以其父傳狀觀余余得節而紀之

亘史內篇之八　閨淑卷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聽松居士儀甫氏校

閨淑

叙曰婦以不妒爲聖矧爲人繼鮮不妒前子者吾友民逸之室得證西方是爲賢婦之報故首列之閨淑中

程母西歸傳

程可中曰我汉里拓自有唐敦龎樸茂昭諸文獻循至於今隆汙遞遷女德亦從而升降則閨發令而庭

是承事則外應務而內居寧寧身揉也毋寧妻扭也寧姑縮也毋寧婦恧也以匪如是爲無能自禦即爲之夫者亦以悍固其才妬固其職矣至能異約卑下事人者反誶唾擯之不比妯娌之數民逸蓋竊傷古之不可復也久矣幸而匹毋庶冀頹風之一挽而又畀無年予將民逸是哀汉上是哀矣文聲公者於民逸爲諸祖生女嫁沙田吳尚榮生毋并五男而羸病以死毋年十五弟各幼尚榮不勝食指繁閒外行賈毋以一弱息聮嚶嚶皺食者五於室中𩑶淚而炊竈手而漸非左授筆硯於塾即右滌矢穢於𧛾是時民

逸已有室胡氏舉五丈夫子而病死長者未勝冠小
方仰乳又母老民逸念農吳女甥未笄尚庇五孱弟
無失所而矧今日閑習婦道屬媒議焉母遂歸民逸
久之其姑曰吾喪婦盖吾之齒及而諸孫之齒未也
吾虞吾老而虞孫幼今繼婦視吾如保元首視諸孫
如衛腹心使我於亾者如忘婦瘉矣我則無所章其
慈諸兒曰吾喪母擗且蒙固將懼不能致今母懽今
母覆我若將裂其心分置兒腹寧自脫粟若飴也不
令吾饔餮之少失時寧自疏布若害也不令我涼燠
之或中體我狃於怙恃而偷焉母瘉矣我則無所申

其孝諸媵曰小人惟役是服安問新故家孰不有主
媵也遠之不知即垣一方罵詈之聲徹焉而吾主之
室寂如也主逸媵勞職也而吾恒操其易主豐媵約
分也而吾每享其腴主瘉矣徒重吾踰僭民逸詩名
籍甚巷轍恒滿方夤塵與客揚搉古今日旻客欠伸
酹脯已滿案民逸惘不知所從出探母嫁時裝傾笈
矣然母爲民逸婦僅十三年不能娠惟持齋事觀音
大士會患乳毒民逸四出徵醫藥莫能瘥先是母夢
大士訶曰若吾司香人乃在此欲麾使去懇曰從良
人事未了乞逭三年至期果病病革趣具湯沐令人

念佛曰誕日時至始歸僅奄奄微息至丙夜死去有
頃忽起結印跏趺坐作漢音誦普門品聲若洪鐘曰
念佛大衆吾已西歸矣適見須彌山西方三聖及善
財侍者咸至手持楊枝淨瓶以甘露洒我徧體皆香
嗅之果異民逸難曰既到西方如何喃喃不已曰神
識在此俟天明方去已而蓮香從窓隙入人咸聞之
酷烈殊甚須臾推枕瞑矣時爲萬曆二十八年四月
初九丑時距生庚申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四十有一
嗟乎民逸才大意闊造化忌其名與藝使落落於世
如母靜懿柔慧陰德純固而亦不成享何哉卒侍君

子僦庳屋中被於陵之譏則不比妯娌之數者靜懿
柔慧爲之殃耳求無損得乎五噫東海方用師之又
何可以爲民逸疵哉西方之說信者往焉若七日之
力耳何駭吾所不敢詳書者懼拘儒之長喙非所章
母矣

沈介姑傳

自吾家安仁稱于親伊姑而姑之義重矣惟有行遠之而同林異枝羽翼乖隔致跂河屬望臨渭興思而悲不自勝焉是義之不可已也矧懿足彰而順爲可貞乎則沈氏之介姑徐媪足術矣宮諭仲雨之言曰介姑爲大父奉政公仲女年十六歸徐蓋二十五年事夫子憂疾中而未嘗一日展於眉舒於色而少釋於懷也可不謂嫕淑乎哉詢其夫子之姓曰徐國霖其諱宇元時男歲薦士官別駕姑唐氏寔生霖幼穎慧至性孝友篤至逾冠補諸生尋置鹹有駿聲故嬰

末疾以父命敦木姑蘓冒風雨而疾益深猶務攻苦奮芘一切疾至不可爲介姑自覺疾以來如弗覺也者而寔隱憂之身親湯藥不去左右至焚香露禱請代乘間諷夫子屏絶塵紛專精神守性靈以延壽命夫子曰吾任有不可委者不容一日廢吾志有不可強者不容一日違雖日俯仰周旋于庭除間而消搖物外吟咏暢情流連酒奕頽然自放顧此中坦夷無它弟好施予無間於疎戚小而飲食大而車乘又進而當暴骼槥櫬莫克舉也必思振之介姑能曲承夫子意或中饋所供或裂帷解珮甚則脫簪珥以佐之毋沮色毋欵辭而鄉曲之譽起能因心孝友以爲政于徐宗則介姑力也歲丙申夫子捐館舍僅一女適查婿爲邑諸生介姑黽勉以襄大事不爲脂韋子叔子嗣焂以無餕若敖之鬼已虞于祔殯于廬乾乾孀居者垂十年而後凡于仲雨始爲謀之宗人竭所遺稍輸爲圭田得祔葬祖塋復令查婿授辭宮諭俾爲夫子狀且屬光禄錢公銘行誼具在可以不泯於是介姑謂從夫事甫畢吾將依凡于輩以老吾年而宮諭方列 講筵晉大司成師傅所資不遑一日之將乃介姑安居焉遺書宮諭慎毋中顧而以身輔

國吾代主而家雖不能如班惠姬克纘父兄志緒亦何至節行法度之不足相踵成也宮諭報曰識如姑訓聿執彤管備 顧問將御板輿奉姑以承 慈聖中宮之懿德庶有藉乎

濡之恒曰史稱班惠姬年七十餘尚著女誡師範于中宮介姑今年才五十有五春秋之富不啻過之則宮諭之所爲奉侍之日方長當月之嘉平宮諭東使節還武林與介姑懸帨朔會乃屬傳于不慧以徵名言稱沈介姑以其養于沈亦爲宮諭廣孝思寄慕于所生云爾

介壽巵言

京山李維禎題辭云介姑者沈庶子仲雨之姑也歸徐生未逾一年而生病足不良行傴僂終二星以沒姑為之視藥物相起居請以身代為之治生產持門戶一切辦治也嘗舉女得快婿矣而子其夫之從子昦昦既有樹未嘗責一粟一縷之奉而請于徐宗老卜地葬生舉沈之裝送與徐所以贍夔婦者置田授昦供蒸嘗庶子兄弟失其父母則謂姑先太父之愛女也見姑如見先大父先君之愛女弟也見姑如見先君幸過我武林別第以居且姑所以為徐氏足矣

饗祀世世勿絕令徐生而在令姑而有子又何加焉于是徐氏毋還為沈氏姑沈氏女終為徐氏婦而庶子授金華學載玉堂筆坐虎闈皐比可十年始以使事便歸為姑壽海內學士嘉姑之貞於徐沈之篤於姑也賦詩貽庶子侑觴裒成友人潘景升出以相示富哉言乎莫賛一辭矣昔者蔡人妻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芣苢之草雖臭惡猶始于采捋終于懷襭浸以益親况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妻何以得去乃作芣苢之詩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詩自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魯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介姑不嫌夫疾從一而終葬祭畢舉而後來歸庶子自義率祖自仁率親憫然發姑之是邮是深於詩若也不佞不善詩第以周之芣苢衛之泉水屬辭比事如右卷阿之雅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此之謂也

淮南李植題詞云吳興沈介姑仙籍上流世家淑媛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作嬪夫子匹美少君致警戒于鷄鳴期旦夕而鳳舉何虞末疾遽困所天二十餘年百六在運魂終朝以三奪心一夜而九摧考其脫珥佐權改容操藥指身

祈代禪涕額天自撤瑟之晨迨含珠之日何非含酸茹歎怍鬱蘊結者乎迨乎從幽顧違撫孤義重孝綽之妹課徐悱而悽哀皇甫之母訓嗣子而洒泣捐服佩以營壙躬拮据而埋玉蓋毀容弔影茹荼餐蘖者又復十數年于茲已原夫寢寐以來敬不衰於舉案艱難備歷義求矢於柏舟求之古昔殆未多見豈非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貞玉之質罔入火不變者哉弟云繁會生於絕絃郁烈出於委灰方斯蔑矣沈宮諭仲雨迎歸別舍就養有年茲出使藩封取道稱壽重父姑之節可以得天伸從子之懽因而教孝淮南

社諸子或托喻仙姝或檃括懿美各賦詩篇用當觴
獻不佞借叙生平書之簡首俟夫異日者旌雀篆之
母賜號義成延世叔之妻續書東觀采風之使載筆
之臣得有所覽觀焉
綏安謝兆申詩云猗爾徐母歸曰沈姑壽姑者誰庶
子其悽庶子曰姑嗟而茹荼而婺而瘏其一猗彼茉苢
采采終擷猗彼君子足不履閾軏然未亡而姑有竭
伊其終纈其二嗟而介姑而嗣爾夫歸爾夫室蒸嘗其
秩如彼夜行皎如日皎如日嘅其嘆以恤其三有蓷其
華有節其白維暵及之濕以無澤吁嗟姑兮寤以擗

華可乾兮匪其轉如石其四庶子養姑豈曰不揆父母
既徂維姑其依姑既壽祉王考如詒悠悠其以思其五
姑不言兮憯不酌以毓庶子觴兮客酬以章視彼雲
漢政爾七襄退不有望其六　竟陵譚元春詩云峣峣
幽貞頸頸門閭謝公之女班史之姑娙從其姑姑傷
其夫其夫云何天刑多虞天實為之年命以徂晨析
駕央夕啼鷀鴒豈不同穴顧此女雛何以哀之軏軏
支吾何以殉之淑慎于嫿如山如河如璧如珠心無
瑕矣違恤無家兄弟之子惟懷永圖有幹有季有亂
有廬有廾有氊有供其娛玉還故篋雲返昔墟載木

主任抱祭器居始嫁得繇歸昧睽孤罹茲閔凶老少
須史血或有碧顏不復朱風雨晦冥自應自呼憂心
如擣苦腸若荼無子有子過末封胡必恭敬止怙恃
儼如泉水六章豈謂是歟　雲中李柄詩云黃鵠江
上寒玄鶴庭中舞太史駐符節張筵奏鐘鼓言壽沈
氏姑乃為徐氏母解一徐母胡為來伶仃良獨苦夫君
不可贖嗣子猶可撫迎歸沈氏堂且以篤徐祜解二悲
哉徐君生嬰疾而滯溪燕爾曾幾時憂緒縈其心憂
緒何能解禱禱禱明神解三明神日以遠夫君日以瘠
脫珥佐供具聊與奉懽懌奉懽何足言中道忽棄擲

解四棄擲豈不悲此悲更難語嗟嗟二十年相看淚如
雨留此未亡人歸君於黃土解五黃土永消歇栢舟母
所矢茹荼白其顛幽德延其紀紅顏如渥丹登堂太
史喜解六太史為姑壽祝姑壽而康姑心既以愉太史
為倘佯緊獨渭陽情千載流馨芳解七　永嘉方日升云
名家饒祚胤女士亦超倫妃得諸生秀姑稱太史親
皎如偕老信守此未亡身臺起懷清日尊開獻壽辰
乘龍來快婿張燕集嘉賓黃鵠賡歌下青鸞寄語頻
鑪焚煙是歇盤供脯為麟儼有羣仙聚應知百歲因
丹心能化石白髮自長春列傳題貞順獎藜漢閣臣

武林姚文蔚云籍甚名門媛深漸江漢風清芬德耀志瀟洒少君容射雉安屢短丸熊嗣續功拮据楸櫝力憔悴祀嘗惆林下憐風氣庭堦泣阜螽報徐稱克婦婦沈爲思翁懿範曹家並華宗班氏雄壼儀傳郡國女誡入王宮婺野光恒爍瑤池信若通霞裾仙作隊寶鏡玉還童太史南轅滯　皇綸北召級女師帰魏闕禮共漢朝宗　古揚王納諫云雪上風清遠閨房秀亦姝謠雲知阿母隱月更仙都匪石貞無改遺編意不孤如聞班氏史持論引臣姑　汝南閻調羹云生將丹穴種鳴復向河洲花實三千歲氷霜五

十秋憂從嗣子釋名托介姑流女史如椽筆堪憑太史脩　西京梁應基云頎頎沈介姑曰嬪來徐氏竭力事姑嫜隨時致滫瀡琴瑟日以調無違于夫子雞佩解同儔繼之脫簪珥鬻序馳駿聲月旦高鄉里夫子二豎嬰顉以身代死愴彼黃鵠兮肌骨盡紫毀洗妝卸鉛華衣不曳羅綺割稍啟殯宮累土血染指擇賢紹厥宗且以奉祭祀拮据不憚勞庶幾報予美自玆從一終柏舟素所矢惇惇果何依猶子有太史扱與迎于家朝夕供甘旨歲月徂十年未嘗露其齒序屬臘嘉平懸帨辰在此太史進一觴顏色若爲喜皎

皎介石心氷霜差可擬時維孤山梅紛然放玉蕊下秋清獨標百世芳同比　天都羅逸云著素韡鉛華粧奩暗塵積悠悠望愁空掩鏡啼凰隻寒鐵與殘燈何堪風雨夕幽閨訓女孤淚字俱成碧幃毿竹影青鬢冷霜花白頓執玉壺氷羞作山頭石昔爲徐郎婦恬然茸茹蘗今也太史姑芳名照丹冊自有姓字香無膚祝松柏　白下梅國藩云不御鉛華不靚妝松筠節操傲氷霜鹿車駕處青春短鸞鏡分來白髮長埋玉全貲新雜佩含珠半借舊明璫　聖朝表宅維風紀佇看旌封下建章　新建汪應婁云人瑞遙占

彩色紵麻姑新佩紫霞裾清心獨凜氷霜老仙饌猶分館閣餘璧月照前鸞是駕綺雲飛曲鶴爲書佳辰正喜添春酒歲歲瑤池景自如　嶺南余士奇云忍死當年淚血枯半生愁苦向誰呼若非太史添傳後千載那知沈介姑

原缺第九葉

儲明晨沈介姑頌并序

武林虞淳熙云余築室介亭之僊姑洞疑姑以介僊
後聞晉山名介者仙人王光鮮母而隱道成將母而
屋是當名介姑山也今去亭十里許沈仲雨迎姑同
居李本寧滸景升同傳介姑其直方中正叶豫二爻
猶女能爲至戴兀者爲天未一世而永世弗忘即陰
成臨先不易其介非得其常心若易邊明晨不能也
昔舜授妙想禹師雲華虞夏大聖傳心女真安知沈
姑不得旨二帝以壽道脉惟仲雨其見而知之爰作
斯頌頌曰晉山弗傾豫石不轉擇日登假禹謨舜典

雲中高爐賦得西王母云西華敷妙炁金母含元精
飡霞坐群玉侍列皆仙娥周穆動遠遊會讌瑤池濱
白雲發長謠黃竹歌倉冥漢皇傾羨慕潔志開心誠
高空下青鳥彷彿傳書鳴方朔在帝側喜奏焚香迎
延登七寶殿對語通神明指點盤中桃迢遰來蓬瀛
三千歲始實唉此能長生湖南有貞淑恍誕當嘉平
羽駕何歲艤介壽臨家庭開尊命麻姑撫瑟呼璚英
積善衍天祐福履靡涯垠
南州鄧文明賦得上元夫人云曾隨阿母降瑤池亚
遇仙才是漢時五岳真形堪爾乞三天太上亦吾私
風閨前導鸞笙度雲想橫陳寉馭遲惟有柏梁虢謳
會年年歲歲樂于斯
雲中李柄賦得嵩山玉女云君不見嵩高巖辟齊天
漢鳳旌烟道紛爍爛旁有嵯峨玉女臺紫雲繚繞空
香散傳聞漢武東游時登封駐蹕如見之霞裾玉袂
飄婀娜璚枝瑤草同芳菲爲問玉女何所宅天池縹
緲乘六翮朝游扶桑采丹椹暮過陵陽取金液爲問
玉女誰往來洛妃旦夕洺徘徊時聽元君步虛曲時
嚮西母白雲杯二室神闕天之中濁河清洛瀠仙蹤
武皇去已數千載玉女常在瑤華宮沈姑名籍原仙

府餐蘗茹荼心獨苦不須登苗禾三花自有靈姿駐
千古太史嶽降爲申甫堂上壽姑堂下鼓玉女遙從
二室來十六仙人歌且舞
如皋王醇賦得麻姑云朝鮮扶桑津駕彼五龍車言
赴方平期過從蔡經家空中頓和鑾旌旆自交加雲
顏皎秋月衣帔炫春花餘髮垂滿身鬟色燦如鴉金
盤擗麟脯玉杯酌流霞變化有餘術擲米成丹砂介
姑授真詮妙想自幽遐逍遙苕雲間萬紀壽無涯
江都顧大猷賦得雲林夫人云海上芙蓉城瑤波吹
潭沲穆穆王母宮問誰者侍坐嫻然得季女一何秀

而婧是曰雲林妃阿母以字我陵歷滄浪閒出入朱
雲璪鳳騑瞻戢孖龍輈駕婀娜日月翼芝蓋紫庭戲
瓊輮仰擿度索花俯拾玉山果介姑仙者汖千齡不
云夥昔棲滄海右今則江之左

廣陵李之達賦得南嶽夫人云神仙事既邈南岳跡
何奇白日降群真寶經昇聖師排烟謁上清玉札金
文披仙路匪難攀凡俗罕能窺介姑有靈骨修婷表
令儀齠年事夫子中道倏相遺獨持清廓心而保貞
洴姿朱顏日以柔綠髮雲鬟垂豈不歷艱辛道合神
長怡值茲初度辰紫氣靄中帷羽駕來翩翩霓裳何

陸離麟脯羞麻姑巨棗進安期髣髴睹元君懽然若
夙知別來幾千秋滄桑異昔時介節爾能捺鬱為上
帝私選紀錫無疆天地與等夷

溫陵黃居中賦得茗之水云茗之水出天目展彼貞
媛蕤祥昭旌其一 茗之水水清遠展彼貞媛母教婉婉
其二 沈氏女徐氏妻儀于兩髦終身一齊其三 徐氏母沈
氏姑以似以續拮据卒瘏其四 送往無猜禴嘗有主沈
以姑來庶子是撫其五 庶子曰咨我將我養父母之恩
以姑無恙其六 翳姑弱笄霜心白首彤管千秋庶子是
壽其七　右茗之水七章

亘史內篇友誼卷之九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琅水道人程明鳳校

洪屯田　覃恩序

少宰葉向高曰往余攝事留工則洪大夫為郎於曹
事甚治辦也大夫故郎儀曹徙考功駿柄用矣會同
舍郎譴去大夫不自安力請急歸乃復徙而南居頃
之當合南北書考而武者謂大夫旣南第言南未宜
考也大夫愀然曰吾非為一官計久近顧吾父之章
布於地下而未有一命之寵也吾母之荊布於堂上

而未有褕翟之榮也吾日夜幾幾然望所以瞑吾父
之目而歡吾母之心而今猶未也吾愧無以見世之
為人子者而已敢問其他蓋更兩歲餘而　天子以
建立　東朝上冊　長樂覃恩臣下於是大夫乃得
贈父一九公為奉直大夫母程為太宜人拜　命之
日陳其制詞於奉直公之几筵而治其褕翟跪而進
之太宜人曰此不肖文衡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
尊人者也夫以大夫之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尊
人可謂難矣然不得之於郎而得之於大夫不得之
於尋常之考功令而得之於　聖天子曠世之特恩

可謂奇矣蓋新安人常言奉直公之隱德也曰是堂事其父梛塘公禱於神捐年以益筭焉又葬其從弟之露骨者誨植其從子之蕩者脫其里人之誣於仇者不忍從他姓之空於其圍者之人也邁德而韜光是有貯於帝所焉而今償之矣有奉直公是以有太夫而大大夫則又言太宜人之所以孝事舅姑恭事奉直公起之湯藥饘粥之中而還其七尺者數四而不倦至於割襁褓之愛斷大夫乳以奉姑而無難色即自古賢媛自唐夫人外不多見也於乎生人之倫有夫婦焉若奉直公與太宜人者不尤奇而難哉奉直

公既以當戶不究於儒其欲竟未竟之意皆發於大夫大夫棄考功郎歸人或惜其自失要津乃奉直公顧獨喜之曰孺子能不負友必不負公家矣大夫再拜受教其來留曹獨與太宜人居母子相對談奉直公事未嘗不潸泣也計大夫在留曹四五年所佐大司空節縮金錢捐不急之務以塞漏穴者以百千計所與中貴人銖爭寸較橫折其奸使不得糜將作之儲以重爲筦庫困者以鉅萬計蓋前後爲司空者咸倚重大夫而大夫益爲侃侃諤諤以發紓其意嘗一草疏條諸不便事皆人所難言而大夫直任之曰苟利縣官怨德無恤也夫大夫則可謂真不負公家者矣假令奉直公而在喜大夫之能其官當不啻吾命之錫即太宜人坐北堂而享大夫之易養其所以歡然而加七筯者又豈獨以區區褕翟之華足當其心哉余之所爲難大夫而奇其遭逢者蓋更在於此也大夫被　命吾友呂玉繩以同署諸君子之意乞余言往賀余謂大夫忠孝大節灼然可述而原本於奉直公與太宜人尤其著者是可以勸人倫而風有位也故次而論之詩云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夫忠孝天所佑也受祿而有申命將在大夫他日者

其以詹詹之辭爲大夫之左劵也夫

光祿少卿鄒觀光曰荀子曰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余昔典銓時雅聞洪平叔其人也二三大夫講月旦之評異日裴王之選斯爲冠對無何余歸田間而顧叔時果推轂爲同舍郎世益以此多叔時人倫之鑑焉初平叔郎儀部其曹何釋孝建白忤　上旨未有所督過久始以公疏謫平叔慨然曰夫臯郎某者當先臯臣欲抗疏自理或諷曰是無毫髮益釋孝徒激　上怒平叔不敢疏而弟謀請告歸會調考功郎或又諷曰是可以就列矣乎

叔曰儀曹郎則歸考功郎則不歸將無謂以冗注擲
者易敵屣眎耶竟成歸臥黃山且數年　上皐銓曹
諸郎令詧在職與在告主名差次其黜陟冢宰御史
大夫疏乞寛假姑薄懲稱　上指　上愈怒去留悉
自　宸斷留五人削籍四人而令調南京十有六人
此十有六人半在告獨余與平叔臥最久不虞震怒
及然余憶典銓時所心知其賢而不能佐太宰推轂
所心知其非不賢而不能佐太宰保持不知幾何以
追罪不肖猶罪大而罰輕也若平叔僅姓名入啓事
爲銓署光寵實未嘗奉一日職而何以與黨人禍故

事諸縣銓曹出者先後稱寮寀即晉公孫任端揆俯
而與諸郎鈞禮即隨牒在遠沉淪下寮晉而與諸郎
鈞禮諸君既同被放舊銓郎幾滿南署乃愈益親何
者南曹職務簡尠無簿書鞅掌之勞一合也要束散
佚無緐縟苛細之態二合也擯斥不容多孤臣孽子
之感三合也故進而以職業相摧退而以文學相劘
又其次愉戚慶問皆相與共同舍之誼可謂不膠漆
而固者矣會　天子以建　青宮大覃恩予平叔誥
命贈其父太公官如平叔母封太宜人平叔將致五
熟斧焚草太公墓而製冠帔以進太宜人諸君子乃

修饒韋以賀使不佞光修辭不佞光拜手颺言曰吾
聞古之君子相期以道德不相期以事功今平叔徼
天子之寵靈甚盛然亦三旌九命之伊始而沾沾然
揚詡之無乃豔於榮名而非吾黨相期意乎斯言也
似之而非者也古者有任子而無爵父　明德隆重
推恩其所自生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不
賢而有之乎君子所爲異於衆人者以我重恩典而
我不以恩典重有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
墻而走孰敢不軌有一命而呂鉅再命而車上儛三
命而名諸父此滿與挹之辨也都人士之詩曰彼都

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
所望候人之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
稱其服此稱不稱之辨也稱而能挹是以我重恩典
者也我重而恩典益重矣不稱而滿是恃恩典以重
我者也卒之我輕而恩典亦輕矣是故君子令聞廣
譽而外不願也然而非薄之也五服五章而中不滑
也然而得之未嘗不懌也顯親揚名而惕愈盛也何
也上厚卹我私莫知所爲報也不然者謂　朝廷之
爵祿名器乃不足磨礪世我自有良貴爲此言者豈
人臣之節哉余觀洪氏世有隱德至一丸翁而抱樸

含醇惇倫樹義賑人之急卹人之孤帥宗人使瞿然顧化太宜人亦秉貞靜儉勤之德而佐一九公於壼以内斯寧有所待而重國家所顯榮皆若而人顧不重耶籍令平叔亟於以軒冕榮其親功令京朝官三載上計簿若掇之耳平叔自儀曹徙考功道泰矣胡不少濡忍以俟而遭迍以逮今茲斯其故吾黨安能無賀在昔僚友之經營於外而相戒勉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如平叔能無好耶無疆之慶庶幾哉始基之矣是時諸君子多散去所最與平叔善者曰呂玉繩趙安甫謂余言固當

持以代筐篚今太宰曾公邇典劇垂四十年揚歷至今官所謂俯而與諸郎講鈞禮者玉繩其以吾言質於公

客部郎趙邦柱詩序云戊戌之役黨事起銓曹吾友洪君平叔爲最寬平叔之郎儀部也會其僚何君以事忤　上旨罷平叔欲引過抗疏爲理不得遂杜門乞歸會改銓部亦不復就列竟成歸歸三年餘而會諸曹郎以選事失柄相歡相用　上旨盡徙諸曹郎南署於是余得客部平叔得水部然平叔實未嘗一日任銓職也是以爲最寬云平叔在南久屬視篆也司　上非時宣索諸璫因緣爲利旁侵私漁至不可究詰平叔計値給費盡塞諸耗漏孔無少假公帑一清歲省錢十餘萬緡功最高會　東宮立覃　恩宇内平叔得奉　詔贈太翁如其官　封太母宜人紫誥雙輝世共榮之夫柄相之權能尼平叔於北而不能尼之南　明主之恩雖若少恡於其身而不能不酬之親直道日月天定勝人彼修郄者安知非造物假手福我華耶其又何所介於去留得失閒也余與平叔擧同籍仕同署又同在南相得甚驩知平叔最深獨愧余謭劣素飽靡效睹平叔建豎夙猷爲怦

怦心動爲爰綴一律用志私忭鮒魚遵陸沫濕相呴濡知無當於大方之家矣 詩別載

亘史曰世傳虞卿棄相印以狗魏齊交游至今誦義彼猶生死所託誠不能以一朝安其位者若平叔於穉孝不忍以同曹所建白令友獨譴而分任其咎此豈以功名富貴而移易其初心者哉慈母且知之而況　明王乎記曰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不獲乎上諒哉紀平叔　覃恩而列之友誼則竊取之矣穉孝官比部時與余善其信友故不懲於素者乃譴後益砥礪猶稱篤行君子云

天[illegible]輯
[illegible]校

六烈女傳

北地李夢陽曰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賕行問之曰赦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褘之人乃顧若是烈耶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群

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適也下歛而上聚公溥而顯輸曰姑赦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耶設靡賕瑾能盡死之耶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褘之人乃顧若是烈耶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

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丫瓜觀之不其信邪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

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紿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伺匐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潜詣後圃棗樹自經死

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鋭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鋭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死

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

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卄綺之誘戰於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逌閒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褘之人至微也窮閻敝閭顑頷下賤之女非有閨閫之備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

生患難之至不化薾爲萠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傻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女立廟郭西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卄心未家槁骸竟雙並帶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與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騐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譬夙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

君子

皇史曰空同六烈女傳有感而作也故其文激烈令人髮豎心剏如太史公叙李陵傳悲慨自不容已吾鄉汪司馬傳七烈吳督學傳六烈皆師其意然但爲烈女發雖文極精研亦乏餘韻去之浸遠矣乃知古人立義必有所託非苟焉爾也附二傳並觀

七烈傳

汪道昆曰吾宗著郡中久矣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

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睹記豈不較然著哉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遺者異也余懼其終不聞也故爲之立傳並稱載之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爲業娶草市孫氏頗甚莊居數年永錫病瘵及革蒲伏據牀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於今哭曰君頋天授嘉耦以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即不諱竊計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妾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早決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

我永錫兄永祥無頼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蓋己丑十月上旬云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𤡪者

鄭𤡪長齡橋人而汪天貴女自信行歸鄭居數月𤡪客死廬州女聞而痛絕者三誓必死會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亾女求自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閒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燈女夙已紉縗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又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栁浩女湯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寬湯會倭冦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冦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詰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臥起毋令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紿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出芝黃程氏謚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也忠愍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訃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郎君遠在太學諸幼方襁褓其誰歸主喪母必欲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強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忠愍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婦奉饘粥長跽請曰祖母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毋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即毋不幸以疾病終孺子寧能

留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及道辛丑卒不食越
五日死辛酉八月朔日也有司上其事　詔贈淑人
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賤下賈家苦不給
鮑事舅姑無所失即身凍餓鮑安之甲子應宿負瘵
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母曰
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即死幸擇可者醮之鮑闞
之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
應宿曰君鄕與君母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
知其他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既具妾

可無卻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飲藥危
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其後
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墅
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時
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家媼勞女女語媼曰
母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
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
旦日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
母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
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比
至墓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李氏生斗閎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爲繼室應玄
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
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
君在與在君亾與亾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頓首曰韋
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母治具飲食之李持飯一盂綫
不舉著既而告母狀母爭之彊李拂衣就輿不反顧
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二子悉分
之無何應玄死斂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著

啓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
首稱未亾人宜無不可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墓遣
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幸得少休
食頃縊臥內死年二十二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所概見
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謠俗使然抑天性也北山
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
人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
信程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賛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茲更始引而彌光皎皎

孫氏偪起窮鄉一言自決先夫子亾有美二姝嬪於著姓生也不偕死必偃信燕爾新昏在怨同盡狂夫冥冥自湛以殉淑人不食甘節如飴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婉婉處子煢煢繼妻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爲彭有如駒隙誰謂爲殤令名無斁比事屬詞載在宗祏敬告公宮女之司直

亘史曰余讀七烈傳不自知其溺之無從也烈於風化豈不尚哉

六烈婦傳

吳士奇曰余從吉州歸父老爲余道六烈皆婦於吳

者也得合傳之

鄭氏鄭瑶女笄而歸誠誠余諸父行也蚤死無子鄭矢以身從諸女曹日與俱臥起已佯語其曹曰吾將要夫同穴乃命工兩爲藏於是諸女私相謂曰是將白首未亡人乎其夜各散質明鄭死縊矣年二十八將屬殮則衣已加紉顧衿帶中露片紙書曰夫亾與亾吾已沐浴更衣矣無復裸我郡大夫何公大義之爲首列春秋祀而是時有姚氏者從夫鶴給事吳子玉家鶴死姚亦死曰我獨非人哉而愧見鄭烈宗人爲文弔之

胡氏郴州守漢女而余兄敦義妻也敦義少能文而甚孱弱病嘔血家於武林敦義病久之苦客呻吟爲鄉思胡趣毋家速以壻歸歸數月病益劇沒寺旁舍父察女必死紿言吳生稍瘳渴欲見毋若婦胡心知夫且死不忍言立奉姑就道道食日僅一豆既歸毋爲庀食佯色喜食半而窺毋欲淚也投箸起曰夫死矣一慟幾絕遂不食越八日已無人色毋抱女哭彊歠以漿胡噤不入毋亦卻食胡長跽請曰願毋割愛無以女故傷生女死分也明日端坐而逝年二十二

二烈皆嘉隆人也至萬曆二十有三載而浹旬自經

者二曰江氏黄氏

江氏父曰東會夫曰貞美余從孫行也稚以孝聞疽發脣死江氏年僅十九哀號欲絕姑戒諸娌曰天厄吾子幸有賢媳媳存猶吾子存也媳即無子願少緩須臾以待他子子而子之亦猶亡子子也若嚴爲守無失吾賢婦時江氏日蓬首而榻坐晨忽櫛髮理饋事於是諸娌幸江氏哀少殺防稍懈而不知紿之去已也踰日死矣時七月九日越六日而黄氏死

黄氏者余同祖弟士志妻也則余毋族之自出弟始娶程蚤逝繼以黄隨室側黄絕無娭也從之錢塘弟

故喜客黃具客羞必精擧子一而殤弟不勝欷歔攜黃以歸而更鬻鹽於三湘之間會鹽且賤估耗什之三於是弟復思歸歸甫期而復附余舟入錢塘無何死黃哭之慟告諸娌妯曰妾將死夫姑春秋高孰代夫養請得仲次子爲夫後既懸帶縊帶斷而左右驚奔告黃母母泣曰吳郎死無後兒必不負吳郎何不拊立嗣以奉姑而必舍生殉死死者無益而生者何倚也黃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祀母去而黃自絕矣年二十四時邑中來弔者嘖嘖稱曰一時兩貞於是並上其事郡縣乃江已蒙 旌而黃尚有待當黃之

死會余令歸安鹿門子年垂九十矣聞令家有此媛慨爲作傳至三十三年而有汪氏

汪氏者庠班汝相之女而從孫賓廷之妻也汪雖歸賓廷十三載乎年僅二十八賓廷病瘵且革私謂汪曰吾亾無日汝欲何言汪泣曰誓死靡他夫復何言賓廷曰婦夫死而無子者世未可僂指也寧必盡死耶汪曰各有志賓廷曰汝休矣天虐我汝無自虐也汪曰人生隙日七十幾人妾垂三十閱世已半即苟延三十年亦終一死死今快也於是乞夫所束繡帶置懷中次日賓廷死汪再拜王姑及姑曰妾爲吳氏婦婦止今日耳比汪母至語如前母持其踵哭晝夜不絕聲汪終不顧夜將旦母勸欲寐汪則出前懷中繡帶雉經於臥榻矣適馮太史過余里經其廬式焉而次爲傳踰年又有葉氏死從子懋輝者

葉氏父曰登庸郡諸生也懋輝翩翩年少務上人讀書成瘵婚僅期且死葉年十九耳泣語夫曰妾當先君待君地下然君無子孰襄大事懋輝死既就木葉勺水不入口諸女曹萬方說之不聽曰若能起吾夫而肉之骨則能活我不者無煩言也其姊發也泣語且絮徐以巳譬葉曰姊不了生死自誤而欲誤我發

有慙色時不食者累日矣有牝而多力者宣言曰吾葦石人邪而忍坐視其斃則抉齒灌水葉齧舌血與噬俱大呼曰天乎旦暮人不幸殞所天而汝曹復不我亮也妾豈不能自毒而不欲穢吾腸抑豈不能自刃而不欲汚吾頸若迫我甚矣不能從容待盡矣姑亦婿也戒諸女曰婦心如石弟謹事之時葉奄奄猶晨昏一再出帷而拜拊棺而號汪雲章者懋輝所善友也弔而哀葉匍匐再拜曰亾夫有知己之言妾爲夫謝耳語畢掩袂入趣命出橐中裝分給諸姻徐曰吾有欲言以奉吾親不能執筆則以口授書書成

自署名於尾曰今日必達讀其書大槩寬二親之憂而明從一之義也不食八日而死前一日已浴而更服殮惟加襲用縞素葉命也當隆慶中有自吾宗而死汪者是爲邑諸生正寵女余從伯也女亦通書史濡浹遺書畧如葉指而婉轉千言其聲悲哀尤令人酸鼻

吳士奇曰烈婦忠臣一也雉經則王燭不食則首陽書帶則文信國立孤則公孫杵臼若其不習而利無爲而爲吾何以窺其際乎故死而行其是者烈士也曰吾成仁吾取義然而荊卿聶政之流似是而實非

死而行其意者烈婦也易曰致命遂志而是非並遺矣　明興二百四十年而吾里莫盛於今日無論人文方烝烝即笄褘何烈烈也豈文章節義兩者並附以持世抑當女冨溢尤之日益見不萎不滓者歟乃名不出里閈而登太常者僅一江氏也諸女骨雖朽神則韡韡豈以名爲重輕顧後死者靦然士林而無以闡發幽光也則余甚懟於諸烈婦

四烈傳

武昌吳國倫曰四烈其三郡人其一蜀人而郡人姬也俱生嘉靖間先後以盛年從其夫死予竊心異之喬木之詩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即女子能以禮自守豈四氏能風於詩乎夫四氏皆處身貧賤家生無所師死無所激第自信其從一之志巍如泰山不可動信如四時不可移曾不知有身後名也奚啻賢於遊女之自守者乎至如劉中壘范宣城所著稱方斯或有遺憾矣夫徽美不殊而世典或漏君子猶愍焉乃予産同其鄉而覩聞其事甚著寧能使之湮死無傳也即閭巷何以風作四烈傳

石瓊秀豐樂里人郡諸生石漢女生嘉靖丁酉自少性剛烈與羣女居抗志自好不習爲冶容甲辰聘州

人張經世乙卯經世病卒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喪父母力挽之不可比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上堂拜舅姑曰不幸不及事吾夫猶得爲吾夫事二尊人即張家婦無他志矣遂留喪次不去其後父母要迎之舅姑亦以貧故要勸之歸瓊秀並以死誓弗聽稍迫之輒欲引刀自決自是宗黨内外無復敢有奪其志者張氏故微而經世父方困諸生不能自給未幾父又病死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弔即并日而食不言饑易衣而起不言寒竟癯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予考列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女靜

翟女素也然靜之不嫁爲父報夫而𣚬之死夫爲見
迫於賊皆有以也乃瓊秀則何以哉夫執禮奔喪其
貧誓死此其志蓋可以貫金石而與日月爭光即羅
翟二女難之矣經世父名化予少嘗師事之
從二姑爲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璁兩家皆田舍
兒習不閑醲誠語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鄉鄰賢
之越六年璁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得
毋以妾爲念乎惟有與君同穴耳於是璁目始瞑二
姑撫屍哭之妻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屬
一老婢家護之二姑知姑意勉從之已葬璁舍東隅

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爲之哽咽流涕未幾私告
其婢曰幸善視吾姑吾夫待吾冥冥且旬日今得以
身與之試黃泉螻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
以他事紿婢出即閉門解其經經死室中姑與婢破
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
曰婦死吾兒也因舉其喪與璁合葬予觀古列女類
爲人所不亮而恐見污至自刑其耳目鼻髮以示心
若曰刑餘之人可釋也乃二姑一無所爲而獨以有
同穴盟慨然身赴之惟恐失期即賈生所稱烈士殉
名夫必若是勇也此之爲節不已難乎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
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婢女而
婦奴即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
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
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其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
細行矣習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
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
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
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
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

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
墓妻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
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
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史之八兒自度不能抗
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
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姒易
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
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
史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
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

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并死豈陷溺不凛凛丈
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
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
信矣

艾姬者蜀之什邡縣人艾縈女吾友陶弼令綿竹時
納爲小姬初陶娶於黃無子而善妒嘗納吳氏姬生
一子且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黃氏姬蓋黃姬
卽其兄女性悍而有妖態計納之足以薄吳姬寵而
危其孤也陶尋攜兩姬之綿竹果不相能無何黃亦
自往助之初入廨即撫吳姬子陽泣曰久不抱兒兒

瘠甚豈小婦不善視兒耶陶信以爲愛也遂不復有
他慮會兒有微疾而陶適役於外二黃陰賂醫酖殺
之且目吳姬曰尚能恃兒近吾夫否已陶知兒死二
黃手而莫如之何第遣與吳姬俱歸吳姬遂見逐爲
農人婦矣故陶得乘是時納艾姬艾姬年始十七端
好寡言寔有寵於陶後陶還姚安別駕攜艾過家與
二黃異居二黃竊恨之已陶又坐事貶閬闔參軍獨
攜艾姬往黃愈不能平㗋黃姬往制之比至則艾姬
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廨有惡聲汚吾
夫名是時陶已踰五十無嗣自憤爲妒婦悍妾所厄
鬱鬱成疹死黃姬恬不爲哀第自拮其裝中資爲再
適計而獨艾姬抱屍撫棺哭七日七夜不食而死死
之日屬其從者曰吾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
裹吾骨以歸庶幾祔夫子之餘土藏焉從者如其言
以骨從陶櫬還至家黃猶妬未已大罵曰婢子安得
祔夫尋瘞其骨壞垣下且遷其上曰婢子安得有家
乃所謂黃姬者業已不用命而自嫁夫矣嗟乎悲哉
艾事陶未久且非其正御也而能慨然以死殉可不
謂貞乎彼婦之妬不有其夫而忍於翦其嗣又何有
於殉夫之小姬也後三年黃以惡疾死又二年郡牧

楊仁甫始還艾姬與陶合葬而爲文祭焉

亘史曰是傳當在吳無奇前以梓遲失序而可喜
者收入一奴一妾文益感慨足以風世無奇初刻
六烈亦以宗孝廡姬附姬故倡爲宗議所格以烈
餘紀之嗟乎奴妾奇矣而娼烈不尤奇乎夫良史
握管烏可狥俗爲也

三烈記

長洲劉鳳曰三烈者長城沈氏三女也二女皆未嫁
而喪其良人一嫁未久而寡皆厲志不移所天雖或
過於禮其抗行貞高尤人所難也夫禮有方嫁而辭

不得嗣爲兄弟者是非聖人之言乎適有三年之喪豈不可待者且何與焉而遽絶之也豈人情哉若女未嫁而夫死焉則未成爲婦也故齊衰而弔既葬而除此禮之衷也若謂未成爲婦而已身許之矣則遂以身殉之者是尤女行之烈若乎文學沈其姑氏年十四字盛而夭日夜泣矢以身從已而父母竟欲贅富人子章聞之遂不食死時年十九耳姊氏年十八字丁思義以疾廢遂曰吾豈能執婦禮備汛掃哉當謝之丁亦義不肯以疾罷待至年三十竟不行以卒此其能建志不易人尤兩難之又其姑年十七嫁丁

思孝未半歲而丁歿謂舅姑當大爲穴從之地下養焉不得請哭以死復甦斷其三指以示訣未有子以伯氏子子焉屏去脂澤無復爲容素負操作以供養大家母石疾刲股愈之與所殊指皆復完全如初尤可異也且所子又不惠日食米數溢復省以奉佛費如此者逾七十年困瘁可謂極矣前此有異姑詣之云爾節孝方降格已籍爾名由此畀爾壽而康且上迎爾語卒忽失之咸大驚謂感動迺爾者有非常之事固有非常之應如此者乎里中人賢沈氏屢聞於縣道表其宅閭光寵之甚備將載之彤史風厲來者

樹貞名於百世則又爲豐碑以彰厥懿夫感激於一時以死此義槩者可能之若從容於單匱窮之危若迫於肌膚瀕死者甚亟而卒之如飴彼誘之者且日至而無幾微動於中此其堅定沉嚴至貞之性果哉不可幾矣彼丈夫有血氣者猶可奪惟義理所得乃終始不變若是乎沈君方察孝廉予聞其事母尤篤孝母疾夜晦陰走百里求藥道過其所親假二人暗之曠野中遇迅霆二人者驚仆沈君亦植立不動久之或構火索焉已不能語而藥在手不釋其就養無方此特細者固沈氏家性貞義孝烈皆有足徵哉夫

有令德者其後將大沈君精地形家言夫既能得天則令名無窮福澤方被之矣

亘史云獻吉之紀烈以寓忠也子威之紀烈以寓孝也皆文之至者也非具六通者不能也

吴中四貞

黄魯曾曰滕三娘子蔣氏崑山縣人夫隸卒也先是爲滕家童養子婦畢姻無息顔也殊麗女工精絶譬諸芳蘭生於幽深之地也舅姑先没夫年二十餘病死心誓不改適蓬首垢面解其纏足之偪益邦俗以窄屐爲雅故先削其美用杜扳萬之謀母家并夫之

兄嫂强之再夫及奪什器惟抱神主涕泣而已豈非
誠曰未亡人耶後去屨亦跚不梳結髮冬春如一僦
王守谿閣老家小房半間以組繡之勤糊口風雪暑
雨之晨不續飧殆者凡幾十度雖切鄰之婦以米飲
濟其飢喙弗受也竟未艾年而卒方之有所多賴而
可以奉節或華其腸以再姻者天壤矣以其寒微之
户有善莫彰而有司日在勢利之中駭驚鼓彝竟無
所聞於此云

文氏小姐都憲公森之女也許姻陸進士垣之子納
采問名之後夫沒誓不再宗毛氏姊為造小閣未盟

新萊之屬皆由於毛氏所饋鮪鄰之嫗之婦之女欲
一面之弗可得也餐素衣粗年未四十而病死蓋在
閨之節尤難於既嫁而彼蒙貞烈之虚聲猶之無其
實者且錦衣玉饌事商賈之務家僮面承交易者可
以愧死矣

錢氏吳江縣喬木家生一女許僉事曹公璞之子有
癲癇之証曹公致言於女家別適無滯三星之夕錢
氏不聽意以為疾者天也人不可違曹公乃先娶中
人之家沈氏女以處晝則極其戲褻若綢繆者夜則
睽無覺焉是有疾之子弗知夫婦之道必也曹公又
申前言曰決不可成姻矣錢氏遂之至他姓行禮錢
女閉户自經邑人聞之駭歎後曹公令沈氏改嫁沈
女不韙其言有靡他之節始有人譏錢女者以死之
遲也予答之曰初議易婚之時則失之早御輪授綏
之時則失之不及惟此時則正會適焉而識者坐飾
詰言之從也惡知貞烈之心行哉

俞楫女為周春妻春疾革彌留顧其子謂妻曰善育
之蓋平日知其妻賢淑故又申囑之也俞氏首肯春
以死訣韋戀不斷冥途在前有一步九回之狀俞氏
意其恐已再醮也忽以剪刀刺一目血注涕淚俱下

春即長逝以瞑鄰閭哀怵有司奏聞於　上歲給種
織二物旌顯其門蓋慷慨毀傷烈丈夫之所為者而
乃出於女流其可為事夫子者之律也歟

謝氏二烈 事偶同得并載

耿定向曰婦姓謝氏祁門李應時妻也父曰寶甫聘
後應時遂病瘵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於李歸
後應時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臥起飲食櫛沐
抑搔至溲溺諸瑣褻悉婦躬之罔晝夜有懈如是者
蓋七年所嘉靖辛卯應時卒婦年才念有五慟幾絕
並治衣衾虛壙右誓以死殉姻黨持之嚴不獲死踰

時又萬方解之不聽曰若等未諳理道言不當我心將就從兄裁焉從兄者布衣謝惟仁篤行學古人也婦如母家肅惟仁問死所宜惟仁憮然曰從一以終義也死以取義何間焉第女祖姑及舅姑在咸老矣奈何若能養李氏子腆矣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姑夙抱末疾祖姑性更厲家人無當意者會歲常歉家益落婦日勤絲枲操井臼備嘗荼苦委折將奉舉中其懽心鄉人爲之語曰新婦順痊姑病新婦賢霽姑嚴已而相繼卒婦哀毀踰禮黽勉營葬舅憐其瘠且無子欲令復醮婦引刀斷指曰所不終者有如指舅

知不可奪潸然慰之時舅既鰥老而多病婦事之益虔朝夕治具已布几上乃請御已則肅立堂楹間諸姊姒每旁視之相詣語曰嗟學生子又侍先生矣益目其恭謹狀云及病甚至手捧其唾唉或溲惡時汙牀笫躬爲湔滌無難色如是者又累三年卒喪之如二姑既襄事則以告惟仁氏曰未亡人祗奉兄教黽事大人不幸咸背棄我我願從夫子地下緊今日可矣惟仁曰信也抑猶有母在忍耶婦唯唯尋喪母及朞間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力殫矣即不死無負李氏子也婦敎然曰否否聞所言禮則然也今何獨

異耶乃於嘉靖己酉歲初之五日晨興哀絰循辟其家人禁不粒食積四十四日不死其時形雖瘵而神爽烱然自若文婦有慕義來唁者猶盥洗出見從容款語如平時後乃引繩以絕娣姒檢所斷指并殮生氣凜凜焉寔二月十九日也計孀居凡十有七載未嘗一日犁語笑亦未嘗一日解衰絰惟上堂供養易縞素蓋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也他舉止節目纖悉曲中禮則若嘗問學知道者云

天臺生曰往宛陵周給舍爲余述節婦事余聞之泫然怮怛嗣余以訊諸生謝生忠前才應聲已輒悲咽

淚數行下不能語有頃拭淚對曰生族姊也悉所以與給舍語合又曰節婦之請裁於吾兄惟仁也生會在侍時睹其儀態清淑端凝超然若非塵界中人也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其徵也非與蓋自余之按部也搜隱發幽江南北以節著者夥矣未有若斯之奇且難者李氏子窮闔編氓耳無論無榮庇之望即室家一日之慶亦無之而養三老經四喪情危境逼令人揪心酸鼻涕盈盈下也夫生死之際亦大矣古今仗節死者類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懈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十又七年矣竟死不二心烈

哉烈哉

陶若曾曰女姓謝氏祁之玉源里人也父世顯母李氏生而有文在其手如璧云遂名之曰德玉兒時婉篤寡笑言母發背哭之成禮與諸姑姊娣處相莊亡狎也又性慧精女紅王父訓以内則列女傳諸書輒解大義王父父咸奇之曰惜也其不爲丈夫子矣已字於諸生李宗唐子天眷未及歸天眷以病夭女才年十六聞訃悲號扃其室結衣帶寮求死王母覺與家人謹伺之女計亡所出乃涕泣請往弔王母知其意堅決不忍逆則以乳媪與偕往女至伏尸慟絕復

甦甦已復慟息奄奄幾死者數矣姑百方勸解之曰眷即無祿獨不念皤然之姑且爲且莫人耶孰與我依依膝下者兒在猶眷在也姑且語且泣於是女持抱姑哽咽不自勝稍定乃雪涕言曰姑有命兒何敢死不則是傷姑之心也因剪髮爲二束一以納棺中一以遺王父母示必死已遣乳媪還曰今以往兒獨與影俱無所事若若歸好爲我語王父母及父兒生李婦歿李鬼耳兒不復歸矣遂閟其内扉煢煢處一室家人希見其面孝事姑晷刻必在側姑所欲必曲奉之無難色已請於姑曰眷死無後歲時伏臘誰爲

上丘墓澆一杯麥飯也者請以伯氏夭聰子大文爲之後姑從之女業有子慈愛備至不啻免諸其懷也每篝火課讀輒以女紅佐之書聲軋軋出機杼間矣又數年王父父逮及耋諸内戚爲舉觴遣婢迎女女固卻之曰兒有成言不復歸矣自兒爲李家婦不庭者幾何年今安得屨及門而車及王源里也竟不歸子稍長爲取婦遂數數爲必死計已而姑疾劇伯氏夭聰仲氏廷棟以秋試寓留都女延醫弗效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一夕夢神人語曰姑亡恙若毋自苦自是姑疾霍然已頃之女歎曰吾所以隱忍至今不即死

者徒以弱子與老姑耳今子壯有室宗祧可無墜且新婦足代我長侍姑吾事畢矣是可以報所天矣遂絕粒勺水不入後數日沐浴更衣端坐死時萬曆己酉歲之七月念六日也年二十有九於是邑父老弟子員上書具言其事邑侯唐公嘉歎再四乃率僚佐及余等具牲醴往致祭登其堂秋霜肅然膚爲起粟歲壬子直指判公行部新安摭其狀以疏聞請表宅里以慰幽貞以風天下之矢志殉夫者　制曰可

外史氏曰閨閤中以婦節著者代不乏人而女貞如德玉終古不數見焉撫嗣奉姑稱十三載未亾人卒

之從容引義并死如飴可謂致命遂志者乎非夫至
性默成風𡢃禮教則曷由峻節完名若斯之偹嬍者矣
亘史云二烈皆祁門人同出於謝同婦於李同以
死殉夫同盡孝從容就義而不改其矜盟相去六
十年同以歲己酉死皆得楚名公為立傳一文宗
一廣文皆主持風教祁士之胥化於二烈足徵於
乎豈惟祁士世道尚有賴哉

鮑姬傳 附

陶若曾曰余宦祁之三年為萬曆庚戌歲邑父老具
書言祁之白塔鄉人蔣大行者業賈於淮安納姬焉

姓鮑氏其名隨山陽小家女也事蔣嚴不敢以狎見
如是者五年蔣挈與歸七何蔣病卒於舟次姬哭之
痛不食數日自經死時年二十有二姬故非祁産也
而為祁人姬祁之風化關焉恐其以姬故遂湮滅不
復傳故具以聞余為駭愕歎曰異哉彼姬也而貞若
是世靡靡極矣帷房牀笫之間怙寵而爭憐者至猥
褻不足挂齒牙而天地之剛毅氣顧獨鍾美於是人
乃能負烈日嚴霜之操而慷慨不復顧以死豈非意
表奇事哉勁骨留芗貞魂化石九京可作雖為之斂
襟禮拜可已又何敢以姬視之於是邑侯唐公聞其
事而韙之以棹楔旌其門而標之曰奇節云余遂采
父老言稍論次而登諸冊
外史氏曰或謂媵妾之并心引決者彼直為情死耳
於節何居余以為情之所鍾不失其正大要歸於禮
義則死情一死節也執巾櫛而侍人元非有伉儷之
分此其事視正適蓋倍難之獨以其地微無人為轉
聞於 上褒崇弗及惜矣惜矣彼其勁烈之槩本乎
天授發於由衷期以自愜其志而已又惡取乎榮名哉
亘史云鮑姬何以附雖妾婦之分不同其貞心同
其殉義同且關於祁之風化其文又廣文陶孝若
筆故附於此亦稱祁閭三烈云

泉州四烈記

何喬遠曰泉有四烈女焉蓋在五旬之内世人以為
難余是為之記
黃孫娘者陳憲章之妻海濱人通夷為市憲章從其
父典箴往賈而皆死於夷訃聞孫娘不勝慟慟幾絕
則與其小姑約俱死小姑者聘于黃而未歸其倩亦
沒於夷是以約俱死婦死以中元日也曰我為陳婦
數年無功於陳異時何敢以忌日累我伯叔氏母亦
惟是秋節雖不血食之鬼得以饗焉至期晨奉一茶

一餅進之姑曰媼老矣善自愛午而奠則不慟已粘
香燃燈於憲章之几遂闔户沐浴令人不妨也者遂
更潔衣而就死時年二十三

陳英娘者小姑也許黄崇櫄孫娘且死生家勸之百
方英娘獨不出一言而私相約死孫娘曰吾婦也而
小姑未嫁人柰何與我等死小姑曰吾心許之嫂亦
幸毋忘成言孫娘睇英娘笑曰小姑言如是謂我艱
一死耶英娘亦睇嫂微笑小姑固不戀生已而相向
哭也孫娘死英娘悲慟於尸傍其明日拜奠典箴之
靈前已拜辭母已遍拜其家人從容就車以往黄氏

既廟見謁其姑嫜不脫衰麻而寢於繐帳蓋十日而
死英娘有慧質嫺詩書時年十有六

黄氏江甲燿妻也歸則其舅姑家亦貧黄氏左拮右
据併頭為足甲燿而尚讀書黄氏曰此夫子讀書時
耶出其奩中餘貲地數畦勸之耕身織紝為舅姑養
甲燿病一再年其領頸中有惡瘡濃血潰潰黄氏與
卧起不厭食其餘者立盡心知不能愈曰夫死我死
矣八月廿一日甲燿死黄氏曰婦欵舉一奠而死貧
無以自致也不如早從之又曰夫在也無能齒於人
數婦死庶幾人人之甲燿陋巷之居其室不數武不
能容二柩則請其舅姑促出甲燿殯而遂沐浴更衣
死時年二十二鄣人皆歎曰烈女云夫死我死吾聞
其言有日矣今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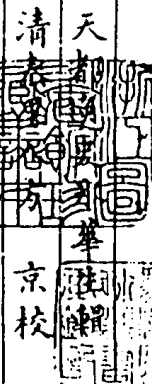
顏氏者柯日蕃妻日蕃亦賈夷而死於夷顏氏之父
嘉梧甚愛之日蕃訃至顏自念欵死嘉梧搶地觸案
而留之恐不聽則擁之還家其弟語其父察姊動止
固必死者當毋與返柯氏顏慮不得返柯則與家人
笑語自若一日請於父曰為女辦麻枲膏火女且為
卒歲計父曰此不死矣九月四日蕃死期也則又請
曰壻之小祥女宜歸奠許之顏氏鷄鳴起奠哭極哀

合家盡慟迫明闔户投繯嘉梧大傷鑿坏而捄之不
得時年二十二

何子曰異哉四女之死也皆有天性亦合於禮義其
見決其心堅自許而自為之竟伸其志豈非難哉

亘史內篇之一 同烈卷

天都[illegible]輯

清[illegible]京校

苦節方婦傳

方玄靜曰苦節方婦孫氏諱智休寧溪東人也性諒訥多不諧歸中川為方敬同妻不變而他有娶以是致疾且死不肯置嗣致產而均之族謂無以固孫之心也戒無入之寢曰是將待吾死行其所志吾烏能為他人作嫁衣裳哉信以為然然孫卒不貳時有女生六齡矣既奪觜居歲久漸不可生居多愁悲女母相弔鄉人難之奴子茂富迎之養養不殊於奴及女笄資遣之名家及孫卒用俗飯僧以薦鄉以為禮而高其行葬合敬同墓於尚敬之山

論曰賈生以豫讓不死范中行然以國士必報襄子彰智伯之遇也蓋有為而言今孫氏無衆人之遇而有國士之報方之豫子似為過之語曰松柏後凋歲寒始見敬同不死孫固不諧者而誰諒其信也

吳烈婦傳

烈婦姓張氏諱妙嬌汉口處士智慧女也歸巖溪吳淯居三歲淯商外州道經東流至於吉陽遇風舟覆没出水岸時隆冬盛寒卒凍以殉婦聞侔御冬單衣衾志將同夫殁受姑勉乃已居久之驗人欲得以為妻言諸其舅姑使媒與之言婦怒曰夫居外州久矣以無私行聞我其妻也夫殁不能終又可他人夫耶亟去毋玷吾夫毋為吾累然媒謂其言云爾請益堅婦以死自誓姑勉之答曰有姑命吾憶許良是營營若行計親迎有日矣家人虞其變使二女子挾之睡睡熟婦遂竊起深自經不能救年二十八

論曰陽一陰二天之道也從一而終婦人之義也烈婦拒媒氏之言云使其夫有副室以居行有營妓彼婦烈矣哉其彊之有不死乎

亘史云二傳良史筆也後來執筆稱雄者安得不避舍

汪氏苦節記

方玄靜曰苦節汪氏歙信行處士仲愷女也歸中川方德慶德慶父曰茂泰茂泰父曰崇安崇安楚賢甫第六子也德慶於先大父為從祖弟足壽而與期有習於媒者往而弔汪止之哭誨道之至於更適曰衆皆然慎勿苦毋失名族懇求欵固汪峻絕大誓之曰人有不吾信耶必吾無此先大父聞之喜為之治其

邑崇安之妻邰村張氏女也族有子遊曾姑家甚習汪以為善請其家字以為德慶後名之曰天從然當是時家已不富矣所餘產耳歙婦女女紅工花草描綉多不習紡織獨汪善之有鳴其藝者莫能過遂是為生以生天從星興夕寐弗怠寒暑氣以爲節非力耻受天從既長娶有室頓不制汪出有金俾從族姻貿易江湖蕩意色與酒帀所分產以足其志業且盡年五十餘而卒復無子室不能安盡餘金挾以他適汪既老不能生且不自免於薪水之勞又居數年爲嘉靖癸未以二月十三日為壽八十矣非有薪米饋

不能自致食茂恭之女有適蒲田吳氏者吳氏姑時時饋之諸孀少竊相戒行無失時守何為豈可效汪氏母苦不生又足益口實耶吾聞其言甚駭習益不怪悲夫理於天而奪於氓者固終不可氓耶

初余撰是記將為閨乘風者乞旌以挽薄乎軟不卒有先母喪又困於歎而汪竟以丙戌十一月卒汪每寢家人輒鑰其關將以外防記憶有不及日亟午從而啟鑰則其卒久矣寢於旁者聞將明有呻吟聲以為氣絕定其忌初九日嗚呼悲夫

亘史曰有是文也亦足以旌矣

方泉婦墓誌銘

泉婦潘氏邑潘村人忠憲女也為族弟玄瀴妻歿於叔姑汪之諧中川子誄以泉婦而述之曰當泉婦初執姑之喪也解其裝將斂叔姑汪抱布賜婦婦曰是見籍於姑且吾無用之又將焉往汪曰二三叔非若舅子乎豐其偶奚不可強之受乃受他日績汪謂曰是豈子績時耶法不利歿者呼之出堂上適其叔舅自外至見之不悅汪與婦異居舍婦初至瀴家適奴歿未及買婦自執爨提甕出汲然居在宅最後有井舍傍人不見其面叔舅既得諸其妻謂兄曰今時寧

復昔日婦耶舅滋不悅他日婦自縫衣汪又謂曰七七法孝婦舉鍼歿者不能征時姑歿倉卒素衣不具乃以衣少畀來致其姨託傭攻叔舅告其兄曰嫂氏衣幾米幾婦盡歸其姨矣不亟言後不復得於是舅名婦謂曰姑不幸歿吾二子尚幼所有皆婦物也然母以假姨後不復得對曰妾無此願致姨自理舅怒曰吾家豈汝姨得軒輕而汝自張乎姨來必辱之汪謂婦曰姑歿時汝匿布幾矣以推令其應有對曰昔日叔姑之命強而不得辭焉者今姨氏往来人具在可覆實孰造此言頗怨詈造者汪大怒曰叔舅爲汝

遠計而汝以爲不祥耶及卅舅極醜詆之聞者不堪
於是舅不善也謂弟曰意猶未足耶遂出謂諸昆弟
顯保直而信與之語曰吾有婦如此姑歿閨門遂大
忠耶對曰婦未出中門也吾甚良之内外不正獨非
余耻乎吾有聞將言之問及又有隱乎爾又問永達
無異對於是不直弟也然汪甚辯多黨與往往以爲
爲溧計其後先姑買人佃女曰愛附汪氏驕悍不致
役婦有人自母族來與之言未私室也愛告太姑曰
聞主言不良吾謂且遣之有佳婢選日來矣太姑謂
舅甥曰母無乃聞之人耶母音婢曰吾自聞之舅遂

以過婦曰婦買婢不使我一與聞耶對曰妾無有是
舅言安所受舅曰婦自言吾潛聽之而不以實言耶
於是婦悲譏入舅之深終不白也家有宿酒求之弗
得時愛醉且嘔婦呼詰之汪背曰止醉愛酒耶醞多
矣愛獨任責乃婦平生不勝勺當先姑歿時汪入室
檢其藏粟之粒雞之卵升勺而枚舉之婦以其飲食
人過已也羞之頗以爲言汪聞之始遂怒婦婦積忿
不勝毒遂服砒自殺舅以咎其弟及其婦而不忍罪
也婦幼失父母無他兄弟諸父納賂遂不視歛葬叔
姑以愛下衣一襲爲之歛不掩形遂闔木又欲火葬

卅舅謂兄曰不如是法不利於兄兄曰始不利我亦
何與他人於是卅舅使奴瘞尚敬山之傾前不可容
足不持不樹他日舅與中川子言婦歿之冤剖之悉
又謂曰子以婦爲何如對曰歲丁亥中川氏三新有
婦婦最稱賢非一人歸十年嬸謝世又二月自殺十
年賢也二月遷不肖且嬸氏豈故揚婦聲在時姪嘗
以所聞請嬸氏求婦太深也因歷論諸婦嬸氏曰然
吾大期婦耳舅曰然矣於是又問溧也中川子因曰
善哉叔父悟早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舅曰吾
不忘性初之言明年舅服賈泰州叔舅又欲及清明

掘婦櫬焚之時積雨中川子聞之告溧也及晴吾改
婦葬就故處循山而右至平地其前水山頗勝槩當
於是鳩工庀瓦託其事於族叔嚴壽君君曰吾所樂
聞也於是使溧疏其他溧曰亡妻小字時生正德庚
午十二月七日歸吾以嘉靖丁亥九月二十九日忌
戊子九月三日其女行不知既歸吾事舅姑頗能承
順非有故不出閨門力勤儉達世務昔者溧也聞學
於夫子而悅也歸謂妻曰吾何不若人樂賈而徒善
士吾欲士於爾何如謂我曰善哉士樂乎賈哉且聞
之姑星家言子命今玆歲咎不宜遠賈然則學也及

學於夫子謁歸也妻曰學方發軔奚遽歸待善士今
才名善如人非咲何且子弱也明日復館戒曰其念
念學矣毋以妾爲懷未必謂我善自愛勿係於色吾
不能爲子憂脈砒比覺不可救謂我曰吾非友人欲
有樂於死也屈者求伸苦者欲呼吾誰呼今樹皂角
百本吾首可潔乎昔者饋食太母有餘麵爲吾將有
需其次叔母出之以爲吾妻私爲食每如是凡言如
是中川子曰然吾又聞汪每夢婦日必病疑於內疾
耶然婦殭死雖用不多其爲人聰敏宜有靈中川子
曰悲哉潘氏之禍可爲長太息矣先夫人病且困時

諄諄命新婦善約妹也毋儕語是多長舌其言冀土
也勿以爲聽悲哉明且遠不可及已夫覯潘氏之禍
足以徵銘曰無非是生必死此石滅是非絕歲己丑
二月二十一日中川方玄靜譔

祭文附

維明嘉靖己丑二月二十六日壬辰中川子以剛
鬣翰音腯祭清酌之奠使溭也祭於泉婦潘氏且
告后土氏言曰夫人死魂氣無不之而魄歸於土
墓祭不智婦受罪矣折又不能得祔諸皇姑不祭
不仁辛卯溭啟婦藏也故歛非愛下衣婦自績一
絺耳被之木帛改葬於是其永寧尚饗

亘史曰中川公文古而婉人每不知讀讀亦未能
竟余家喜哀婦之作以爲曲盡讒者之態與死者
之冤夫古今忠孝之死於讒者何限而獨靈均伯
奇然哉其死也非取自明也義不受汙汙之則可
死矣故長者必疑而烈士狥名良非虛語後八十
年而族中有二烈事皆汪姓一司徒公傳一司徒
孫士達爲述得并載於後

烈婦汪氏傳

素園稿載烈婦汪氏者名其歙叢睦人年十八歸巖

鎮方國國早慧總角則讀諸經史爲文有秀語矣婦
婉而貞不妄嘻笑動遵儀則中表稱之歸三年國遘
疾疾篤醫診不可治有子甫期國謂婦曰柰何婦泣
曰柰何吾從子耳國曰如哌哌者何婦顧所抱曰此
猶葉上露也安可保且不有命乎吾從子耳國曰能
乎柰甚吾瞑不恨矣婦日侍湯藥容槁如不欲生家
人覺之念病者尚未絕縱欲殉寧先之乎防稍懈婦
乃先自縊死國聞婦死以首叩枕曰吾瞑不恨矣越
宿乃卒國年十九婦長之二年於例宜旌顧有待也
邑令君聞之扁其門曰貞烈云

西野氏曰士恒言死節易撫孤難耳夫死等耳先後一也婦有子其撫為宜乎乃以呱呱者弱甚不可保而不忍後其良人也悲夫要之有義有命婦從死義也子之立不立命也婦所以語其夫者君子以為兩得之矣

方烈汪氏

方士達曰族嫂汪氏出潛川諱玉容性醇篤知禮義閑姆訓年十八歸文學兄彭齡兄丰神朗秀襟期沖挹屢試高等士論歸之萬曆丙午偕余館曹溪嫂喜曰是良主人殆天有以相君也勉旃兄既入館昧旦

而起丙夜篝燈手不停披口不輟誦曰毋為人後至負閨中望也因謂余婦志高顧甚拙不勝內助余唉曰女德無才是乃所謂賢也兄何左耶無何嘔血疾作余亟視湯藥慰藉少休兄勿聽攻苦自若越浹旬輿疾而歸嫂驚仆良久始甦蚤夜徬徨窮鑒弗効竟賫志歿嫂慟絕曰天乎皤然者如斯乎藐爾者如斯乎而中道棄捐天乎何酷乎遂罷盥櫛屏飲食家人覘其異固防之嫂佯曰吾不勝痛耳非欲死也即死謂呱呱者何吾寧不忍須臾扶櫬就墓也而蚤死為也僉曰信舅曰不然察其志不如所言戒家人防毋

懈自是抑鬱寢疾至九月十八日强起扶兄柩厝於陰山之陽歸遂絕粒家人百端勸進七夕不入口惟呼彭郎不輟而卒蓋萬曆丙午年十一月廿九日也距生己卯年二月十九日年僅二十有八一子名天祿始孩卒之日宗黨閭里莫不哀之先是兄夢至一巖禮大士像列諸善眾悉合掌頌贊覺而血湧如注有頃趺坐而逝後嫂亦夢幢蓋西來諦視之則兄冠佩儼然来迓若感冥契者焉嗚呼亦異矣以嫂之志行其不賢而能之然而良人且謂之拙欲聲聞於梱外何可得也悲夫至其矢志靡他成仁無憾即玉折

猶完於璧合兄亦惡所用巧為哉

方士适曰余意文學兄諛嫂以拙而仲兄乃信以為貶也當其叶符夢寐可謂兩人一心何言巧拙乃若志不可奪舉不違則視潘哀婦為可嘉視貞烈嫂為中禮矣

亘史曰潘氏之死也可哀而二汪氏之死也何其慷慨從容赴義也要之其志皆烈故得并載

余聞之司徒公伯氏才天所授也如譜畧序遺訓記洎哀婦節烈諸傳筆十九耳而余九十以邁尚不能贊一辭其難兄非誣若閒孫接武尤稱象賢

余質之曰中川公文得之三禮司徒公曰然此家傳寶訓也蓋日標紀而課之如吳烈婦諭使其夫有副室以居數語雖史漢無以過余莫遂於心

汪烈婦唐氏傳

潘之恒曰烈婦槐塘唐氏名家女也諱綉年十六歸蓑睦為汪孝廉一鸞繼室能婉娩盡婦道舅姑賢之家人宜之事孝廉以逮成名撫先室子克有樹立而痛孝廉之以暴卒也遂隊樓絕粒以死從此其志皎潔如氷玉夫豈纖翳足攖其寧哉當孝廉辛丑下第扶疾歸也烈婦日夜侍湯藥無假寐時稍愈就外舍

烈婦伺嚮隅見每孝廉所欲必與念俱至孝廉曰内人念實先予令予不敢動念後謝勿復相閒僅以意屬之友友謾投之必中則所指示小青鬟相屬於雖間無何孝廉病少瘥又以居内外艱而瘁然不虞有他丁未首春忽揚發於肘醫誣以草劑鮮三日轉劇晦之朝呼友至則命絕矣烈婦不知所出乃自樓墜人攘攘中得無碎首惟折其脇救而蘇問棺具乎曰具良乎曰然既歛尚扶一臨有淚無聲蓋不火食者三日至是并勺飲不進所生母未啗曰何至是獨不見雪姑乎雪姑者汪之宗女二十而孀誓以節自守者也對曰予何德而敢儷雪姑雪姑志有所盡若吾夫中道棄予無一言之訣一事之屬雖欲強顏以苟活須臾於予心何安予志已決無復可盡矣且吾年逾三十尚敢戀私愛而徼榮名予所欲為夫殉者如追逋之不遑息跰道暍者之求就陰也向之高樓下視直為同歸塗耳遑他計耶越二月六日之夕戒伴者毋予視視予予將扶目以屬夫之柩伴者乃出詒侍鬟酒之令少憩遂帶經而盡後孝廉死者七日耳所稱友善者鄭生大心也為予言如此予謂必有傳者當績誄之再朞而邑有脩志之役莫或舉也予曰

是烏可廢哉廢之是廢志矣乃邀大心申其言而副之墨時六月幾望炎日方酷覺飛霜襲人肌骨俱寒毛髮欲豎

盛氏傳

盛氏儀真宦族女也年十五嫁新安鄭太學柏為妾携之婦嫡妒而難盛者不遺餘力盛甘為之下凡井臼操作代其勞勤嫡後悔而安之柏衰且病盛扶侍盡瘁無怨言彌留之際顧囑盛必嫁毋失良時吾久累若凡息子亡守無益也盛怫然曰所以忍後死者欲臨穴以殉今主言辱吾志矣不能不宣志以洗此

言是夜紉衣而縊柏加額曰吾可以瞑矣遂歿郡太守古公康其事上兩臺表閭而奠於墓蓋萬曆丁亥年也

亘史曰盛氏從死之志決矣第死非激於言則不先嗟乎一言之不辱况肯辱其身乎夫人臣所事惟一君而妾婦之戴惟一天故臣職無小而所期盡忠婦道無貳而所期立節以順為正從一而終彼固定於素矣可以妾故而眇之乎

里志云柏字叔貞善詞賦多長者行後竟無嗣以兄子象位繼為郡諸生有孫茂中能念祖德而紀

貳烈可謂賢且孝矣

烈婦姚氏

會稽徐渭代記云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榷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官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孅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沉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彰惟明公伏節涖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沉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請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沉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其貴人之妻則曰某

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為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為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姚氏之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為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為甚難難之者風之也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

亘史云凡余所紀者皆賤微而旌其難者也故於不知何人者獨詳惟不知何人則人人可興感矣彼為貴人旌者亦與貴俱湮爾千載而下誰能與姚氏爭榮哉

述貞苦録

晉人曹于汴曰江右直指使者以劉孺人賴氏孀節奏於　天子　欽命旌之士大夫形諸歌頌其子仲録爲帙題曰貞苦夫孺人苦哉苦於形而不苦於心者也以不貞爲苦以貞爲不苦者也世不能辨苦何以辨貞然劉子念其母艱辛拮据狀其苦之則冝余亦蚤孤共余母守貧未若劉氏之甚而亦艱於甘旨余或食於富貴之家或舉箸躊躕不能入口即登仕版無他長獨不敢輕費人錢安知其不似吾一錢之難彼以一錢爲母子命豈其不如我也劉子仕矣不

忌母之苦當亦知民間母子之苦孺人以貞而成其子之貞劉子以貞而顯其母之貞俾其先君子有妻有子端在是乎嗟夫孺人艱於初貴於終劉子之懷可抒而其先君子又艱於年安得起九原而禄養之則劉子之不能舉箸入口當有時〻動者抑亦沒齒而已矣此又余與劉子同者也揮筆至此淚潸〻不可遏遂止萬曆戊申夏五月

行畧云仲不肖柔失怙而母氏煢〻撫二三遺孤於之死靡他之日苦辛萬狀殆非人間所有每一譚及輒哽咽不能畢詞何能次其事然追於衷又不敢不次先君諱承恩字汝光别號念初邑庠廩生先娶河東高氏母生伯兄作郡弟子員繼娶新坊廩生賴公室女即不肖母也母幼失瞻依知書了大義年十五歸先君先君時已中年猶數奇困諸生中且貧而好施嘗代人乞假富室指館餼抵償不足致責以百計母氏勤儉佐之百極艱苦得無負寡姑故羸多病母枵腹鶉衣兔給昕夕不敢乏絶常侍床累月不知寒暑晝夜雖彌留弗懈也其調停前子息爱逾已出而待不肖等則不爲姑息即言動不令輕躁以凡事當謹於微也後先君屬纊無寸積不肖俱在襁褓環泣

床簀母亟捐從地下以家人共持護得不遂乃強睬喪事僅歛手足扶柩就窆耳嗣是連值歉旱忍死不敢傷親心撫諸孤日僅一饘粥不能繼時自搗麥麩烹野芹強咽充腹徐諭曰而父有隱德今爾輩茹荼之日勉承先志蓋從古豪傑如是不肖唯〻跽受而貧不能就外傅母獨以支持薪水稍休即勉授書義課責加嚴焉歲辛卯復大祲邑殣相望中産皆無以自存母蚤夜織紝僅易升合以糠和丸與兒輩共吞之強度歲日母子俱無人色時隣里稔實無不駭且痛者嗟〻孀居世亦多有孰有茹苦若吾母者哉遐

數年不肖補邑諸生母復戒云此爾等發硎尢宜敦厚清饑濁飽而母自能辨之不肖佩以終身家仍壁立常至不能舉火無拮据圖完娶並居尺堵中母獨寢處一小樓恒以大義誡諸媳寒餓共之絕口未嘗嗟貧前後橫逆無端止號哭自艾不忍仇終身屏褻飾絕音樂如初喪足不履外户已數十年矣壬寅以

東宮恩例邑侯陳采輿議欲旌之母泣以未亾人得䀹諸雛以對夫魂地下敢以爲名遺不肖再辭不獲竟扁慈節乙巳直指徐復扁氷雪芳操賜粟帛母聞愈泣謂不肖曰而母一生苦楚皆自己分内事今以紫婦動當道旌揚而曹兔爲之報稱矣丁未師臺史覈其事復扁貞節加賜粟帛邑師生隣老猶有所請蒙學憲蘇申覈轉詳烏府具 奏且達 宸聽噫先君七蹶場屋母氏九死中閨不肖祊竊第自顧瑣瑣無能兔駘馳報 明聖爲母氏對皐何可言獨一念至淚盡血枯不能罄所欲吐伏冀仁人憐察賜之不朽不肖捐糜敢忘大君子之惠萬曆丁未季冬男伸謹次

陳所志序曰丁未予與劉叔達成進士留京師每及其母氏貞苦事未嘗不欷歔泣數行下也欲以疏聞念其母氏生平沈幽激烈恥爲名不果比予先假旋則郡邑大夫上劉母節孝狀於部臺匄 明詔旌之以厲天下爲人婦者予聞而嘆曰嗟夫劉母今竟以狀聞乎然聞會其孤之有成也不成不聞乎嘻此所以爲劉母也蓋以節孝聞非劉母意也予習劉母義至高他載在狀牘者不具論然生平饑不仰人半菽寒不仰人寸縷茹苦萬狀瀕死者屢矣然至有人慰藉之者謝弗有曰吾恥受人憐也邑欲表其狀輒敕諸孤謝弗聽曰凡吾所爲者求以慊吾志也而父亾志不在生以老姑故姑亾以諸孤故予怦怦然營營然不能以終日不有吾生有吾名乎且吾所爲者分内耳吾恥夫循分而因之以爲名者於是人多不敢言劉母事然邑中賢士大夫孺子婦人聞之忘劉母之苦而益高劉母之義相顧式化臺使者異之賜粟帛者再矣今請旌於 朝會其孤成進士事益顯咸稱有天道云乃劉母蘇蘇泣曰吾竟不得慊吾志也乃使人得以名我噫此足觀劉母矣予謂表章廣厲者 聖朝之典也舉不失勸者司世者之明也章之彌闇揚之愈彰者劉母之至性不佽以親暱習之深而得之於微者也然劉母自謂分内恥於爲名而予

竊竊然幸得其微而喜其不媿於名吾知劉母滋不欲矣然名劉母可厲天下為人婦者夫劉母也而僅可厲天下之為人婦者哉

李春輝序畧曰念礽劉先生蚤以文章得譽晚年落筆猶自賞心所受生徒或不能修儀節者嘗捐廩俸以給雅好聯文礽猶同時宗後引吾輩為忘年嘗醉而輒然笑曰吾寡人也平生僅拮据畝居而性有裘馬態度吾內人非素封子每隨意佐我為倉卒主人又能佐我償轉貸之責諸君可以觴我矣母聞而謂曰內政不出柰何為是瑣瑣也歲改居諸才衡力命

竟以歲厲之前年作彌留母時當再旬掩淚故從容曰君常謂我善事君脫不諱寧能忍死作未亡人貽君地下不展之戚也先生正(一)謝曰惟茲藐諸孤方寄汝以母道汝善撫先室子而子且自忘撫乎言畢而逝母變服營葬具而從前所收生徒洎相結為同社者各致匍匐之賻母哀號謝辭謂先生平生口耕筆穫毋以一旦改其素也遂坐小樓勤十指女紅并酒蘗為誨養計愈歷愈苦瘐癘凶饑安為命數米桴菜絜寶為珍玉人定勝天無論從前諸若母得以浮雲謝去而山輝澤潤轉成光采此所謂無成無遂也而未始無成無遂也任難圖訖而以丈夫識力若士行之大於閨中也　恩綸所被坊表所留將於先生爲有光矣

郓城侯提封序曰　今上三十五年余與邑大夫劉公成進士同客燕邸語及太夫人節孝貞苦狀未嘗不欷欷出涕也會部使者上其事宗伯覆奏無異　恩旨旌其節如故事太夫人辭謝不獲已而受之乃語大夫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吾即以名顯如若父何若父饑於庠家貧而陳義甚高邑髦士半在高足嘗爲貸戚償息錢而偵遺金於道左怡然不屑盡

還失者其遇人紛難不惜纓冠操行何耿耿也以吾掩若父名吾不願也先是吾十五執巾櫛侍若父五年而見背所不即從地下者祇以姑與藐諸在夫爲死者死何以爲生者爲生者生正以慰死者吾不忍於劉氏之生者也時姑之髮且種種矣而藐諸尚在齠齔微未亡人孰與事育之也太夫人因自存自矢潔束不一閻戶外事能知書了大義時時式穀子於膝下而閭閻豪暴橫逆之徒或侵之恬不與仇日益甘秕稃拮据辟績以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隨旨奉姑即斥奉姑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伯季者咸訖

傳習博士家言姑而安太夫人之養且終老矣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今且彬彬顯當代矣大夫由進士分符下邑得比六百石太夫人來就養業已六袠首不重珥衣不曳帛歷年如一日不以子貴而忘糟糠也聞又語大夫曰吾鞠若幸而有成立若何以報我　天子過採部使者言以旌我我何以報　天子若其精白一心而事之法吾之所以撫若者撫邑之民字之無異赤子我庶得藉愛於若以報　天子而且以其報　天子者享若之報若亦以報我與　天子者聲大若父之名以流光於無窮俾我無掩於

若父於我足矣而我奚以名爲於是大夫起而跽曰謹受教時邑博士與搓掖生受庇大夫宇下而高太夫人風節聚族而屬辭於余以賀余爲之述著以竢太史

亘史論曰貞苦者貞而苦者也非苦而貞者也貞而苦則不知有苦苦而貞則不可以貞頌母節者當表其微矣方母之背所天齡弱爾上侍垂暮之姑下撫藐諸之子中當凶荒仇侮之侵人所不堪而母實甘之視菅蒯若絲縞視秕糠若膏粱視歎若豐視約若泰而母無苦也非苦無也不若其貞也既而以子大夫貴衣易而帔養易而駟門有旌而出乘板輿矣母帔而若寒駟而若饑見旌而感同居見板輿而傷孤影也猶若貞其苦者則常情莫測其尚矣夫捺苦而苦忘離苦而苦見惟其捺之是以忘之惟其離之是以見之蹈海者登岸而怖集羇旅者還家而慨生句踐嘗膽不於棲吳而於歸越蘇武皓歎不於握節而於閻形履安而顧險愈危際治而思亂益怵則今日之苦其味乃真而昔日之貞其苦自伏余故曰劉母貞而苦者也非苦而貞者也使母無今日而以糠丸終寧不茹而吐之乎即母有今日而持糠丸之志終

寧不茹而吐之乎易曰苦節不可以貞知不可以貞而母貞之苦與無苦必有辨於今日者請質諸輿論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倪節母胡氏傳

陶若曾曰母姓胡氏祁之貴溪里人父太岳母某氏生有淑德年十七歸倪隱君本誠是爲實符公之曾大父隱君素癯多病母朝夕侍左右藥餌粥糜之屬必躬爲具而薦之後二載隱君卒遺孤僅六月母號踊決絕欲相從地下家人爲苦言慰之既而收泣曰氏不幸所天即世此吾赤訖時也吾不難一死以明

志惟是華顛在堂黄口在抱莫爲之婦是無二尊人莫爲之母是無此一滴血也乃免字孤事翁姑惟謹家貧甚無宿舂突烟冷而甑塵生殊無慍色獨勤劬力作親織維洴澼之務腕幾脫不少懈時時以十指所稸積辦甘脆奉翁姑雖饘粥百卒而養常給身忘苦令翁姑忘貧子稍長使業儒學且就已復念食貧久重苦爲生難恐後蓋不可支且終以仰事貽二尊人憂乃命其子徙業爲賈已以女紅佐之自是稍有贏貲矣倪之先累葉單承無連枝之戚自隱君殁孤稚弱翁且子立母獨心危之乃捐貲佐翁置貳室連舉二子翁卒曲爲撫脉度其能有成立則以所自治產三分之且曰吾固有夙願弟使孤孺子有託依先君子有血屬子姓日蕃衍是克閭之慶也吾何愛吾產而自私利爲又致睦諸族無不得其驩先是族之豪有垂涎母室者數恣横侮母母爲備禦而陰消之其後家漸饒則施予遍族人置舊却不復問族人多德之晚年孫曾負䏌者以數輩母獨奇實符公曰是兒骨相殊異他日且亢吾宗吾不令乃翁儒將在汝矣後實符公竟以儒起券其言母自十九而發閱歷五十餘稔卒之時年七十有七實符公既成進士乃

伏　闕上書言狀　天子下所司覈實旌其門會實符公以奉常秩滿井封其父賓陽公爲博士母胡爲孺人　恩綸相繼焜燿一時里閈榮之以爲微節母忍死存孤曷能昌厥後若此頃實符公被　特簡且爲青瑣近臣游都華膴愈益大其家聲母餘慶政未艾云實符公諱[illegible]進士

外史氏曰倪母大節屹然人人能訟言之母容贅矣余所獨難於母者人莫不愛憐其子欲獨有其產爲富人居而母乃爲舅氏廣嗣爲叔氏分貲此其超識豁度豈可望之荊布流哉卒之榮名介福兼履其全

其食報於天何隆厚也語云芝無根醴泉無源余謂不然只其發祥所自即根源也於實符公徵矣

汪節婦饒氏傳

始余采節孝業已得數人爲立傳矣尚不知有汪婦也一日倪母傳成門人索觀之至爲乃翁置媵事因爲余言諸生汪文烽有嫂饒氏者其事亦類是當並著余亟召汪生問之生欷欷泪承睫意悲慘甚不能語少頃乃對曰此吾丘嫂也而有母道焉嫂初歸亡兄文爕時年十七後五載兄卒誓不二庭旣卜兆將歸窆嫂親爲臨視令虛壙之右方曰俟未亡人白首與同歸也兄無嗣吾先翁遂抱伯道之痛是時翁年已六十意固將安之初未嘗爲嗣事計而家故饒於貲族屬中之一二無良者遂眈眈䀡翁產矣嫂大恚發憤曰若輩餓豺貌也見吾翁老而獨且不有吾翁令翁百歲後將坐而待其噬耶遂力勸翁納姬延嗣翁初固不聽且曰吾髮已種種朝不及夕旣幸而有子吾安能俟諸且異日者又誰爲撫視也嫂曰不然翁第憂無嗣毋憂無撫嗣者婦請身當之死且不二於是盡捐其奩中金容遣內戚於維揚徑取吾母何氏以歸翁誑不能却遂納之連舉三子長文煬仲文焯而烽最晚出吾昆弟三人者嫂皆子視焉撫摩鞠育備極劬瘁無論晨昏寒燠謹伺其候而衣食之即稍長而延師取婦秋毫皆嫂力也此吾三人所以母事之者也無何嫂疾革時兩兄俱壯能持其家而烽尚幼且業儒嫂呼三人皆俱來前曰吾視諸叔氏等耳獨幼叔不及見其成立吾不能無慊然且日矻矻下帷事呫嗶蠹魚中殊苦可念請以遺貲五十金爲筆研費叔氏勉旃益力學以竟吾志吾且含笑入地矣於是遂卒痛哉痛哉嗟嗟吾不信天壤之間當復有賢如吾嫂者矣余聞生言爲太息者久之已又詰生曰若嫂之節蹇矣其不得及於　旌典者何生對曰曩在嘉靖丙寅歲邑諸生暨諸父老上書言嫂節孝狀業已轉聞於郡郡守何公方纂修郡乘且欲具載其事而公意在重孤寒適邑諸生有載筆其間者公問汪婦家若何生以富厚對公曰若是且毋籍記第顧其門可矣是乃所以不得旌者也洎吾翁歿生事漸微素封之業化爲烏有門衰祚薄竟無人肯爲推言之者泯泯至今其無足怪余聞而愈悲之亦爲泣下已更詢之故老能具道其事如汪生言遂爲述而傳之如此婦邑人饒元賢女部齡守義迄於老死

原缺第六至十五葉

享年七十有五

外史氏曰宗祊之事婦爲政當文燦早夭時汪之烝嘗幾殆矣向非節婦強爲翁納何姬而進之則深松茂柏間將無爲若敖氏之餒鬼耶此其功於汪氏甚大其事政與倪母同然倪母以其裔孫成進士竟得請於　朝名以大顯而婦獨不幸前以富厚遺後復以孤寒遺事固有缺陷如此者是在持世君子念之

劉文貞毛氏

麻城周弘禴序曰劉莊襄公爲邑名臣嫡子孝廉公娶王夫人舉二子長茂才文阿公次金吾中阿公茂才娶毛夫人侍御公女金吾娶李夫人進士公女孝廉公早厭世王夫人撫兩孤長授室俱舉女不舉男而兩孤卒年各不滿三十而婦依兩孀婦杜門矢死姑媳三節遠近所共聞也余未蓄髮聘李夫人仲女而余弟祐聘毛夫人季女余往來於劉見王夫人總家政時已垂白衣無五彩口無揚言家政畢鎖戶拜禮彌陀已二夫人持服畢尚衣縞素父母在亦不歸

寧李善病旦夕臥枕席親藥餌屏滋味而竟以憂在毛則獨坐小樓親圖史外手蒔花木間有著作深藏笥中比余年十六甫議婚而李之仲女死李夫人亦繼死余不時適劉問毛夫人起居夫人使老婢傳言戶外余不見夫人者三十年逾六十老矣所生二女適董適余弟者先後死嗣子又死而夫人之小樓災於火余往唁乃得復見夫人夫人嘆往而念其仲女泫然下淚余亦悲夫人老而更思李夫人也又數易歲夫人年多七十臺使者屢獎其門每檄至夫人衡不自勝曰奈何以夫死而博節孝名且憾王氏姑

與李氏姒俱苦節而弗蒙表錄甞欲余作王姑李姒
傳而余採其故實弗甚悉而心志之時余弟之子應
明舉進士則毛夫人所自出也夫人乃以所著詩若
干命明校曰孀婦自記歲月匪云詩不可示異人汝
伯父子壻行名能詩試使一目余讀夫人詩不終卷
而流涕嘆息蓋夫人之志正其氣貞其學亦博其才
沉且暢而文阿公劉之賢子弟使文阿公不死與夫
人共相唱和商確計所就當日超惜寡居五十年促
景迴腸多半栢舟之泣余兄大光祿直聲聞海內慎
許可而心服夫人之操客有頌夫人之詩所云桃花

莫雨煙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之句不覺擊節嘆賞
曰吾知毛夫人心如鐵石何意文詞之綺錯婉麗乃
爾以文貞名當矣惜光祿公尚未得其全集讀之詩
之佳處大不止此夫人老而奉佛崇戒律主慈淨適
有大士過化織土高談最上乘法門風動男女諭意
夫人冀得半面以為重夫人不許又欲索片札往返
酬答亦不許彼禪解者殊少其固而余經守者正多
其不通漢曾大家節操凜然而文彩施於後世夫人
者庶幾似之然大家謁天子師主妃未免亦為才所
使若毛夫人者余知其免矣

吳節母傳

阮自華曰史遷有言富貴而名湮没者不可勝數惟
倜儻非常稱焉此不其然賢而隱者多耳盖榮命有
適為德弗繫之矣余鄉國子吳用先之母為方簿良
女方與余家奕世代為姻好而用先之叔父史賔賔
父方伯公與余兄弟世為同年友余習吳甚雖女德
不外而子姓實詳之按狀母方氏方氏之先與吳偕
自新安徙來閱世而子孫繁盛俱為桐冠桐方數百
里中無無方吳者而其科第門伐亦世甲乙至良簿
武陵武陵君娶于齊臬長之鸞女息母良雖邑佐先

世臺諫家故庠又首舉女瑋裔之然母自為女時孝
謹有聞用先大父一鳳篤行稱其庠魁自少與武陵
相友善故以所愛女字其子應道應道本羸又苦讀
弗肯休就試遭酷暑病遂篤以殞而用先纔脫襁褓
弟妹皆黃口然母故大家女年弱背厚舅姑又以武
陵故女畜之人廣之女非藜藿質始歸即姑張病未
盥伏臘皆出新婦手新婦治祭祀宴會絲枲旨蓄縕
縫靡所缺媵數輩督與姑家臧紡績弗落武陵為母
置文綺中滿匳弗服里以賀應道有儒者妻應道竒
頡閱越超然有不羣之韻惜其早逝不然伯鸞也卒

之日母立依而施三藥之乃甦漿勺不入口比日姑
張持髮孤百勸之弗活已乃謂應道瞑目時猶憾背
養不絕聲今若何以死償世間道乃强起謝乳孤服
斬衰服襄事逮死而為舅姑甘毳縫紉不異應道之
在側也茹荼襲蘗終不服復近蠶茧親旅雖大故强
之會必後不往課二子朝夕念化者俾老婦下報長
有面用先俛首下帷補博士弟子趣宦學十九在外
卒用是不逮色養遂為終身之憂更數年舅姑前後
喪母哀毀襲賵必竭其所有無度不毛髮令亡子有
所恨于大事母慈惠好施與給里中貧婦若蔬米日

十許華朝食必遍婢妾迺舉人有過甚愠終含齒不
詈晚年大事畢婚嫁已就兒輩皆成時髦遂棄家授
婦唐繪如來像設拜稱弟子持清齋及卒之年迺斷
肉將訣忽行呼供具合掌謁世尊所講媪相對誦佛
無所示于婦端坐目垂下而已蓋用先精進白教疑
有衣云生時痛姑老啣恤剌理屬用先旦夕不祿必
附于姑以朽卒用是命塋邑西古塘來鳳山子二長
即用先娶太學生唐檄女次用行娶母從弟女女一
適朱太學應鸞母生嘉靖丙申二月三十日距萬曆
乙酉五月五日享年僅五十故事部使者上節婦狀

勸以六十始得聞而母弗逮用先謂母殫苦孱夜學
不置冀一旦得所藉手以覲子道學成而母已背人
傳母平生服膺獎及嫁女時盡出武陵君所予諸文
綺畀之曰吾在吳老而不御今不留之以怠賢者今
以予若若封識後十年以視若德嗟乎聖賢仁人之
所以為子若女者至矣即眉壽偕老雖江左猶當淑
媛隸之勞苦三十年砥堅磨鈍瘁覃而不得一旌鉼
參吹膽教二子幾顯而不食惡在所謂倜儻非常者
稱乎然用先遊太學時名重諸公卿間京師皆言用
先得陶侃之母用先學已就日當在廊廟母雖不享

必不湮沒矣野史華曰吾不聞賢者有難難在無妄
初母求為烈死不得強而就若終身無愠于顧既五
十桐令下兩庠謹餽之帛終不任其以幻歸白教有
槩乎能後獲哉死而不言何所言也身備艱難羞掛
之齒牙況於功勞乎易有之不耕穫不菑畬嗚呼亦
誠難之矣 庚寅年仲夏譔

旌節吳母方宜人墓誌銘

太史湯賓尹曰大方伯吳公用先修身明道之儒也
與客坐笑語政極溫燕偶有舉及二親者忽淚迸落
發聲客驚引亡每逢佛事精心赴之俗儒不解所以

或有風者方伯曰吾如見吾母也母氣激乎而然甫
五十而終當母五十初度也黨庠議上其狀請得旌
門會母持姑服固止不可無何遂終萬曆乙酉五月
五日也時方伯隷諸生耳又八年第壬辰進士又二
十餘年躋今官諸生下帷負笈十九在外既用是不
逮色養秩官至方伯尊顯矣金紫煒煌鍾鼎腆碩而
不及二親一日之奉母尤茹苦甚故方伯痛盡逾無
已時焉始母歸吳日夜侍其夫應道讀纑織自劬應
道宿羸病又辛苦讀不休年二十八就試試文為學
使者所錄業稱弟子員矣是月也暑酷烈中暑遂病
不救以歿而應道固有老父母在堂遺三男女襁中
臨訣推第嘆曰吾無恨恨蚤背養也已指方伯數目
母是兒非凡為我善教成之是時母號踊決絕水漿
姑張察其有烈志牽三男女日環哭若忍棄諸孤者
二老人身無處所若忘兒訣耶于是母彊起乳孤朝
夕上舅姑餐所上舅姑餐非手調不敢獻也寒暑內
外之服率其手紉姑病夜不解帶後先治兩喪殮歛
槨兆周篤中禮終不使亡子有憾於大事終身布練
不復近文綺姻族即大故度必致之固謝不往焉方
伯為諸生冠有聲母督趣逾等曰而父緣試事殁身

而學行不力不大有所樹就而父憤恚不含也以故
方伯起自孤生歷顯貴將身有矩服官多績人士歸
誦母教云母方氏與吳並徙自新安母之父曰良者
簿武陵實侍御公之孫武陵首舉女奇愛之嫁時粧
服甚具母輒篋之不御也後奩孤女始出舊所篋以
往性慈惠急人之急里中婦饑貧者令媪手藥米分
應戎呼而餉之凍者為斥衲絮晚尤篤事佛修淨土
訣之日與一老媪合掌誦目垂下口囁囁猶彊舉佛
號端坐而終嗚呼存亡緩急之會豪智男子之所未
易支也尊宿老偽爭性命於生滅之界而不能保其
所歸若母者可謂守正以俟命開大道之概者已母
以方伯最臨川考贈孺人兵部考贈安人禮部　覃
恩贈宜人已兩臺奏請部使者下有司棹楔旌表其
門子二長即方伯用先娶唐太學檄女封宜人次鴻
臚序班用衡娶母從侄女女一適太學朱應鸞鸞病
女羨股瘳之有母風矣孫五曰旦太學生娶方大鵬
女曰昇邑庠生娶孫雲漢女曰晟曰昺俱幼鴻臚出
以方伯五子蚤殀而旦昇皆少為方伯嗣最後生曰
杲聘太史何如寵女為方伯出孫女一亦鴻臚出適
邑庠生吳日鏡鏡本金姓而方伯贅之故從吳鴻臚

逾三十而喪明共一切家計子女婿嫁皆方伯肩之也宜人葬於邑西古塘之來鳳山與姑墓合歲久之庚戌屬賓尹誌石又三年始克為之

銘曰世之語道如射稽天養空而遊說耿說玄吾謂道也直如大路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薄害纖貲儷寘婾趄賣友欺君亦負眉須節義之行皦于白日獨往獨來了無怛懾天乳斯長靈源孔皇作　帝屏藩為法金湯一真弗滅識此竁石寄語學人請視其谷

洪母程太宜人狀

洪佐聖曰余被　命視學洪都弗獲時問里舍事曾秋闈甫定輒能息趼遂動尊思時已冬仲不虞家耗廷尉兄函書報曰衡不德不天母太宜人忽辭堂北生平苦節覩記在里族凡我二三兄弟皆能言之其遠轍燕秦者不及訃若吾弟僅越大江之右其視衡苫塊中所抆淚而據者幸加詮次用先誌傳庶幾藉手以不朽吾母余覽書酸楚移時喟然太息曰毋儀已矣詎忍狀之毋德具存詎忍勿狀乃按廷尉兄所述者為之次太宜人世家績邑程氏父處士公濤素

稱淳風龐德有先民型範設帳里中一時梁安諸生大半出其門太宜人生而端靜嫻于庭訓知大義居毋喪哀毀如成人舉宗知其不凡年十五歸贈大夫叔一凡公家運式微備嘗荼苦時叔祖柳塘翁暨叔祖母錢戮力治生操下凜凜僦一廛居市瑣務紛紜客屐滿户外太宜人拮据奉之率宵衣旰食乙夜不得休始當二尊人意中外咸宜之叔祖故艱嗣獨子大夫以為憂及舉孫伯仲各具魁梧相廷尉允韶秀而都朝夕置膝下期為遠器而後徵枝實之向榮矣然自廷尉生而太宜人佐大夫上侍尊嫜當二人危

疾者十年間首尾五遘或經歲累月而後瘥大夫介
走醫覘脩藥籲祈痒而未已太宜人率奴婢僕媵視
傾聽諸體所欲適順之所指意之所之無不先承乎
合毋綫須臾變變婉婉克中其雖而後即安以無虞
其尤難者姑病火上炎而氣虛弱治宜補且不可以
參代參者惟乳則斷廷尉懷中乳乳之而炎氣消指
群媼云是兒能恃粥幸無啼尋病肯幾廢槻治宜石
膽而亟不可得法取指血瀝眶效勝膽則刺指淋之
而明復語姑云向得空青之液而廖處姑之怯其指
也嗟乎人孰無所愛而所愛有甚者曾兒乳之不惜

而惜一指之儒緌乎迨翁病癰日逾久而醫禱之技
殫大夫神益瘁而太宜人奉饔飧調烹湔浣滌濯左
右匍匐衆息而不敢息衆疲而不知疲天若默祐之
畀太宜人全力以延二尊人長年以篤子孫餘慶者
故姑病愈而大夫與太宜人稱五十觴翁病愈而大
夫與太宜人稱六十觴廷尉兄之克昌後裔蓋於此
預卜之不獨世德之隆蘇婦孝純也大夫故羸且瘁
于二尊人之疾諸疾集其躬太宜人不遺餘力一如
嚮者而大夫亦幸獲痊通計太宜人之身歷十年間
三尊人屢嬰危厲太宜人自晨徹暮自暮達旦自一

月至數月靡晝靡夜無頃刻安雖神王得之天授亦
由真念懇篤相為感通嗣是叔季及女弟載鬻七舉
而一殤太宜人乳哺在懷左提兒右執役內而就養
無方外而賓從供億為紉為績為瀚為炊且伏且趋
且扶且佇輒分身以應時家徒一婢僅取代緒太宜
人以一身肩三世之任積廿年之勞而後余叔祖得
克勤祠事以忘中頑私大夫雖善病漸有出塵想亦
惟太宜人佚以舒窘約以禦繁毋務彌縫其闕使無
失太翁燕貽之謀及廷尉兄始以弱冠首錄于直指
使者即獲薦賢書又數年登甲第太宜人以時屈弗

克舉羸愈益蔬布澹泊自若至事二尊人必豐腆凡
有所需皆立應歲丙申大夫先逝捐叔祖養太宜人
哭之哀如不欲生仰天呼曰天乎胡令良人以山澤
之癯終而不獲享大官之祿養乎既而曰舅氏耄矣
無傷舅氏心而勤奉養逾不匱先是乙未歲群盜橫
行里閈莫有禦者一夕擁噪入門太宜人聞之持大
夫手以袖障之令從西祠門出而身自翼諸雛且叱
群盜曰若不知吾兒官清家貧故物青氈任若攜去
慎無震吾鄰盜慚而退不復肆于枌榆大夫用免于
難則太宜人有禦寇功已慨自上世多務賑䘏每有

恚施以範家表俗自大夫溘亡叔祖繼閭里有不平
者輒哀鳴于太宜人太宜人輒以退讓為訓稍稍勸
諭之無不欣然戢德渙若冰釋居常惟祭祀為毖凡
粢盛樽俎必躬自蠲漑間一二分任必擇潔清者與
俱不惟自效且以誨人至五昆家事悉置不問曰夫
既或治之余何煩焉諸子若婦若諸孫與婦子四十
餘曹鳲鳩之愛惟均譙呵不出諸口其于臧獲始雖
不廢約束而撫之有恩歲時內集必分餕餘于侍從
其他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危者拯之傾者定之未易
僂指自廷尉兄通籍二十餘年衣不紈采食不重味

乙巳以往度持齋素蔬食水飲八年于茲當其資宭
萬若環攻曾無歎容及見子貴百順攸聚亦無盛氣
方廷尉兄之以銓部歸也浮沉將作久滯周南固了
無羨情及　賜環後漸躋華膴亦復無喜色素性安
田園之樂倦就版輿在燕邸風塵一往即返在　陪
京輿墍僅留朞月自後固强之弗聽也曰吾并諸孫
赵居甚適何必規規然塊處一室為不知太宜人之
所內盡者方若侍二尊人疾苦中方君共瞻大夫勞
瘁中集于枯而不居其菀安于素而不尚夫華其見
卓然其志偉然有超于尋常出于世紛外者豈可以

淺近窺我惟是廷尉兄以不遑將母為嗛以陟屺瞻
望為勞故旅進旅退而共行役也有以我外家翁尚
在藁葬每念泣下數行嘗語廷尉兄曰我欲損貲為
外翁卜吉汝其擇焉外家兄弟三人俱歿世諸孫治
生無策恒量力周之更欲為置田贖屋即有志未酬
意念深矣里婦中老少童稚待之無失其親故其被
親故者亦愛敬之若慈母及解懸之日而里巷之為
孺子泣若聲相續也若閨幃緒言大堪常紱者他人
不及聞而程氏妹深聞之如姑中年悲崩臥護第虜
時作術未已院愉繼之競巽將聲搽曰從之矜矜若

束濕兢兢若阽危洶以身教兒令為之子若婦有不
忍聞者然生而神明人不易及如精于鑒識長于億
料不啻燭照枚數今歲徂夏忱如有覺亟命諸子敦
匠事人皆目為蚤計而後乃信為前知當廷尉兄奉
使　冊封荊府欣從定省已出吊吳中忽焉心動遂
兼程趣歸子舍太宜人張目視曰兒來送我既而連
聲接引慈氏俶裝已備頫奉升遐廷尉兄弟泣而進
乳乃揮手言曰無庸終有別寧能以乳嗅汚吾口破
吾律耶此外秋毫無他囑第語子壻程生曰努力做
人而已先一日午刻程氏妹偕女奴侍側忽聞擁檀

香氣入室経時不散相竊訝之厥明氣息綿綿若作
正襟而坐兩手交綰作跏趺狀時有老媪持齋者闞
坐說偈曰無罣無礙太宜人點頭者三遂瞑而逝蓋
歷太宜人先後武自豐而約又自約而豐至廷尉兄
通顯之日遭遇甚懸絶大都以孝敬為根本以慈惠
為方便以忍辱為脩持而好生一念有觸即通不失
儒門舊面坐見本來性體其慈心時露隱而多中也
殆敬心有主定心不亂所謂所鏡止水非耶太宜人
生前庚子年月正元日歿於壬子年十月初三日巳
時享年七十有三壬寅會 建儲 覃恩時廷尉兄

官留都繕部員外郎 誥封太宜人乙巳以 皇長
孫誕生 覃恩時廷尉兄官屯部郎中贈大夫叔進
秩如子官太宜人封如初子五人長丈釆次文衡郎
廷尉兄次文秀禮部儒士次文顯邑庠生次文彬禮
部儒士孫十九人曾孫五人婚娶俱名族余嘗謂廷
尉兄先世自高曾以來多隱德至余叔祖及叔大夫
益昌大之馴至今日百祥駢臻子若孫及曾玄男女
羅拜堂階幾至六十餘人郡中殆不多見余鄉食謂
太宜人至孝格天于斯驗矣故特備書以俟當世作
者採焉

亘史外紀卷一 女俠

天都[illegible]華生輯
期[illegible]康甫校

耦俠

記曰耦俱無猜猜不足以語俠矣晉文之霸殆天
授者耶羣龍衮衮衆鳥喈喈而勿逆勿許也令所
耦非俠亦淪胥以溺爾故曰天授且衆雌而能雄
此余首狗公意也不然俠烏足尚哉

二隗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司空秀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
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秋
十二年而行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二子文公妻趙
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
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内子而已下之

亘史云趙姬之俠出二隗上晉文眞俠窟矣諸俠

叢馬快哉君也

姜氏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國語文公之出亡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

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

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僖負羈妻

曹共公聞公子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嬴氏 合左國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秦伯名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

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

僕穀之敗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楊烈婦

唐李翱傳曰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与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賴之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

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狗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咲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

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圍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擐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

程驥母

唐李商隱傳曰程驥字燔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力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邸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一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齧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身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

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貨轉與鄰伍重信義卻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卒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貧苦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學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揵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羅逸曰程少良椎埋作姦竟能斷肉作髡頭陀其子驥又能折節讀書以致天子相聘而不起者皆一婦人力也令母賢妻謂非從義崇德之本與

新鐫羅舊題云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云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巖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豈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𦍑課人推沮有時凉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鷩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句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𩞄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況妾手前

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㧞身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掩有全趙更改歲時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革率無賴人且韋武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許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率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必於帳下者幸矣執謂公從其事又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𥗟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大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羅逸曰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此大雄語而新聲能道之反為巾幗而事人者所狎玩惜哉吾家昭諫此紀弈弈秀發亦可喜也

亘史云文似國語匪直以俠足似也

官家女

輟耕錄云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于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于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鞵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

復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
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
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布疋償元粥鬻物乞身為
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
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
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
合巫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願畢矣婦見程
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
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
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君王后

史記云齊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
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illegible]常
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
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
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
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
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
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
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

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
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襄王卒子建立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
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始君王后賢事秦
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
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
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
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
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
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

不發與諸侯合從攻秦聽亦以賓客以亡其國歌之
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如姬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

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嘉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

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遂將晉鄙軍卻秦存趙

野史云姬知報父讐而不知報公子之德豈姬哉姬知報公子而不知報君豈姬哉姬為嬴所窺以急劫之不免耳夫以秦數萬之衆五諸侯救之而公子擾擾計莫出一決而聽之姬姬於此時蓋已難矣君父之際賢者扼腕彼楚國覆而平王鞭亦報其父耳嗟嗟子胥如姬固兩丈夫也

亘史云自王以下求報如姬父仇不得而公子客能斬之非劍客而何如姬之使又能用俠者也視

竊王符真如探囊耳余謂真俠不假劍術如竊符
之類是也
又云竊符存趙大功也當首如姬政魏王忠臣也
何有王哉野史因公子有不自安意而過求如姬
俠肝膽自當別論爾
又云古之游俠皆出四君之門

卓文君

亘史云一奔可以語俠而文君尤難相如知己之
感當在武帝上紅拂循自爲計文君敗名毀節不
遑顧矣渴疾以死奚悔哉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
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
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
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
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

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
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
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
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
夜奔亡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
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
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弟俱如臨邛

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上讀子虛賦乃問相如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評云奔一也在紅拂爲知人在文君爲失節惟俠能不顧細行）

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貧居愁懣以所着鸘鷞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文君舉杯而笑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其辭云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馳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耻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

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閒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解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解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解三）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解四）長卿乃止

亘史云覩文君稱相如縱橫劍技雙俠不虛矣

紅拂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

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illegible]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

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得致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故非君所致也今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也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容氣宇真丈夫也抑知太原有異

人乎靖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眞人其餘將相而已其
人何姓曰靖之同姓年幾何曰年僅二十今何爲曰
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我見否曰靖
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靖見之可也然兄欲何
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李郎何日到
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日方曙我於汾陽橋
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遠靖與張氏
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傷也但速鞭而
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同詣劉氏詐謂文靖
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文靖方與客議論匡輔一旦

聞客有知人者心喜之遂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
衫不履神采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
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眞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
負既出虬髯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亦須道兄決之李
郎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
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靖到
果見二乘攬衣登樓即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
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
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橋
道士虬髯已先在矣同訪文靖時方弈棋揖起而語

少焉文靖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靖弈虬髯與
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座
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
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既出謂虬
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
因其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
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
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
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至
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

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
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
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
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
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懽然命妻出拜亦天人
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
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
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
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鎖之類虬髯
舉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

勝何者其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内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回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

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搆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冠拜賀瀝酒向東南祝拜之乃知眞人之興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偶然哉或曰衛公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無雙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且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

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塡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資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惟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内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

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侍不敢懈怠一日震起朝至日初出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䭾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

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梧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城門者曰亦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鄧村居三

年後知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曰竝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

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

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我明日去後汝於東北舍閤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

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閤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蹟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

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

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柰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

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

本傳贊云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野史云夫以宮禁越絕之中而識閭巷之古生此其人非女子矣古生有言洪乃人間一片有心人也余於無雙亦云

亘史云無雙以識古生稱俠惟俠知俠於紅拂亦然故附虯髯古生而俠益著宜野史氏并載之也

亘史外紀之女俠卷　劍術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野史叙曰魯勾踐之稱荆軻曰惜哉其不講於劍之術也夫白日殺人都市人不之覺傳以刀圭立化呼吸千里度城郭門堂屋壁無礙是遵何術與天下無道則見有道則隱大抵伺諸鬼神之淆亂以竊借其靈近於怪矣紅線聶隱根託再來法傳幽穴縹忽窅眇殆僊而鬼神其術者邪然能行之侯王將相不能加無道之始皇賊殺魍魅不軌未

聞毒諸端人正士蓋取道小而行直方者也世有負心小醜不足辱朝廷之斧鉞而天下廿心焉倘非以輕劍擊之惡能勝其任而婾快乎

紅線

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内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

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毎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

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勳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之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登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其卻回也嵩曰倘或不濟反速之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着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杯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

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盒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彼則揚威正坦其心豁其腹遂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委燼侍人四布兵杖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

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驚疑使者以馬檛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

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循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綿好如初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生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

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禀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命向往魏邦已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别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聶隱娘

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藏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詰隱娘曰

眞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

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一刀圭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晩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

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其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節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鵲斃乃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耳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眞神人

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公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得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

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來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能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固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頸上鏗然有聲甚厲隱娘

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
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
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
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
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於其夫劉如約後漸
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
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
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相見甚喜依前跨白衛如故謂
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
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災吾藥力只保一年患縱

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
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
矣

香丸誌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
歸其母以餛飩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
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
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欲毆生生
覺逃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
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
人由是多怨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
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閒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
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數人於路相
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
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
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
侍兒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
何等惡少年汙衊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翌日
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即爲
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於其所

第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
目逆之翌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屈郎君少坐
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命生
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視
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欲避
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
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
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
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臾忘亦欲假
手於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

不勞君舉腕苐掃淨室夜坐焚此香於鑪香煙所至君急隨之即得志矣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礙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閒夜每至一處煙裊裊遶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牀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麈尾如意環繞未敢退悉不覺不知生悉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裊裊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然有聲生恐婦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

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崔愼思妾

博陵崔愼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愼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人女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愼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久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茲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墻越舍而去愼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

餧兒已畢便永去矣愼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錐亂吾能匿汝無得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於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汝等可潛其左耳於是敎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

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郁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足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於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於是教修容作萬壽妝歌速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於元雍也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

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厄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鐍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周歲產一子惟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皇皇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婦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不及

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候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幃小兒身首已離矣立皇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與崔慎思妻大相類）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靖康建炎之際潛積軍功帥荊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

及羣盜爭戰奏功於朝必爲弟竄名籍中已至正使
詔命皆在此即出界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
都過河朔孤單羇困或見憐爲娶婦裝奩豐厚不暇
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爲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
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歸本
朝乎茲事易辨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唯
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橐
橐之半萬一捐館當爲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
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謁潛嗟異遽命
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惠益加敬重時荆楚

爲盜區潛屯枝江縣以天氣尚暑別創一廬令洵居
止且賭以四妾洵始慮婦〻容欲辭之婦曰此正所
需得之誠大幸當撫視如兒女君何辭然洵武夫壯
年獲勝妾浸與婦少疎快快形於詞色一夕因酒間
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之力已
爲餓莩矣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丈夫如此獨不愧
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胸婦嘻不動
又唾罵之至詆爲老死魅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氣
襲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
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潛出壯勇

三千人出追捕竟無所獲

三鬟女子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
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
謂潘曰觀爾形質氣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
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後亦
有官祿既而貿遷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
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其道場內
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失珠矣然而
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愧喪精以爲其家

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縣王超年
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
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過勝業坊北街時春
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粗藍縷穿木屐
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
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詢止於勝業坊北門短
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時以他事熟之遂爲
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
於累日或設殽饈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
恩賜宰臣輦轂外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

從內中攜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已周歲矣超一旦持酒食與之從容謂曰舅有深誠欲告未知甥意何如答曰每感重恩恨無所報若力有可施願赴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卻玉念珠不審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因曰外甥倘覓得當厚備繒綵酬謝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耳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詰且於慈恩寺塔院相候其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鏁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如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歘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道所以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舉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邀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紈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舉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席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至女子執盃顧問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舉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

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着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嘗爲之女曰所請只然請爲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座中諸後生各命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舉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嘆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可乎舉人曰唯明日聞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舉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

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至食時只一繩縋食器下舉人飢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舉人忿甚悲惋無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舉人謂曰計甚驚怕然某住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舉人胸膊訖絹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舉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贊曰紅線下世毒哉僊僊隱娘出沒跨黑白衛香九裊裊游刃青煙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嫗條裂宅衆神耳賈妻斷嬰離恨以豁解洵娶婦川陸畢具三鬟攜珠塔戶嚴僞車中飛度尺餘一孔

天都潘之恒景升輯　校

羅龍文傳　子羅王常附

羅龍文歙呈坎人別號小華慧而技巧敏給以辯凡摹古必極精工其製松烟墨寶重一時奚李莫能尚也家承素封游太學有聲而喜結客少年場偶寓嘉禾暱翠翹綠珠二妓徐海方爲博徒所窘脫身來妓家亦有舊暱不敢晝見人龍文知其壯夫極善遇之四人接臂痛飲盡懽因推其所暱者主之海亦不辭因與龍文握手耳語曰此一片地非吾輩得意場大丈夫安能唯唯人下乎吾從此逝矣公宜自努力他日苟富貴得相見毋相忘遂各別去不數年龍文豪舉浪游資斧漸盡困而走杭聞海已爲舶主擁雄兵圍桐鄉城龍文故內交於山陰徐渭督府上客也因薦之督府督府慰勞曰生豈不欲功名富貴乎今且遣會矣遂授指往說徐海乃攝儒衣冠投刺海軍中海亟延見歡然道故海曰故人今日之來爲胡公作說客乎龍文曰非爲胡公作說客正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入款　朝廷赦之矣故人不乘此時

解甲自謝他日必將爲虜海詩而然之乃出二姬佐
酒則故嘉禾所歡也海曰茲來爲二姬爾乃幸得之
海上請分侍足下以報舊德龍文曰不可向者與足
下皆私游今日則不足下有軍容而僕亦有國容何
得爲兒戲事足下但信我言歸欵功成之日吾兩丈
夫結爲兄弟女子結爲姨私未晚也海大壯服於是
遣人同龍文來謝督府解桐鄉圍又遣弟洪入質時
督府爲計欲弋麻葉以賂海勢而王直之援亦孤方
喜得諜而未有間也龍文說曰麻葉一塊鐵聚火可
以鎔之不可以兵石相擊也故可得志坐上不能制

之行陳中臣有友管懋光勇而有謀請與俱行得生
縛葉以報乃與詣海海約曰若能擒葉則若生不則
若死懋光曰光不能令葉死則豈惟光即足下亦豈
能久生於是陰定約先伏懋光帳觸而走請葉來宴
葉擁大艦勁衆而來過舟登席修爵無筭海行觴令
勁衆散而起爲葉壽葉曲跽承之懋光從腰間擠葉
仆遂斷其左臂旁挐一舟載以飛行方仆時即有如
葉衆東者起登席如故帳下五十步內皆莫測其變
海乃揭臂於竿大書葉反已除部下皆懾服毋敢譁
督府既縛葉大喜復遣龍文持珈帔金玉重賄陰遺

二姬曰夜說海令縛陳東二賊相繼縛而諸酋洶洶
內潰龍文又說海令多殺賊立功以自贖海悉如約
始詣桐鄉城甲胄而入請成焉督府佯慰藉之許以
奏請赦罪賞功而令擇便地屯兵沈家庄候　旨尋
得永保兵至督府陰部勒已定而嗾東部下賊同襲
擊之海急投水求保兵問兩侍女投水處泅水獲屍
斬首以獻二姬竟爲有力者奪去而龍文自憾負盟
於是王直之黨孤孱就擒而督府海上功成矣龍文
以軍功加武爵晝錦歸一時赫奕後得幸嚴相子世
蕃改授中書舍人亡何坐賄謫戍復以功陞指揮使

家居嚴氏敗後忽有　旨檻入京同世蕃斬於西市
凡族戚友朋畏罹禍莫有收歛者海上顧氏父子俱
游宦京師與龍文交厚因匿其子其雜傭保中人無
知者子其乃囊金賂儈人得贖父屍置荒寺顧氏出
京挈其櫬還子其更名王常進之幸舍潛心摹古博
雅絕倫人以王生呼之不測爲何許人也居海上四
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羅王常字曰延年余從海上
陳大參宅見之年七十矣問其居曰客顧氏城南別
業明日邀吳伯張往訪之則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勑
也視其業方輯秦漢印統先是顧氏之印藪亦出延

年手輯而此統更廣之謂余曰未盡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餘帙不減數千章其朱文之遒勁者妙不容言統則伯張鐫行而元印猶有待余時賦一詩壽之遽別去抵虎丘訪友人蘇爾宣則赴伯張招乃知入棗梨剞劂氏皆名手也時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統成己酉寄我黃山問延年無恙乎則統甫竣而謝世矣伯張大爲之賻舁其父子二櫬還塟故鄣庚戌春乃爲述其事走書廣陵乞李太史本寧先生爲之敘

論曰古稱朱家節俠客車夜半詣之無不納每歎以

爲難今顧吳兩君敦友誼尤足尚也顧既從燕邸挈櫬與還居韋舍四十年而勿市於色此朱家所不易及吾於顧氏心服焉伯張誼甚高然患難既平蕪桑梓膠漆之故猶多情好義者所樂爲求之輓近亦不多見矣至父子絕技超世彼豪家少年場則所羞稱者也

王常初字幼安昌太原王氏號嬾軒晚年更耐軒

顧御醫公字世安子光祿字汝由典客字汝修大理字汝和太學天錫則光祿子也余從海上識之

伯張名元維其高誼事未殫述

蘇麻子傳

蘇麻子名其長洲縣人游少年場中喜博塞每執信義取重睹用權變部署諸子弟得其驩心人無知其奇者一日遊荷蕩隣舟伎竊見之謂同舟人曰彼年少豪士也爲招與同飲蘇欣就之伎觀其博時露節俠風心重之歸語父曰昨見蘇君緩急有足賴者願私結其歡則具酒饌詣焉侑以橐悅蘇愕然何得致虞於若女爲謝去數年後遇伎之夫唱楊花西湖隄上驚曰若安從來若婦安在忸怩而應曰寓吳山蘇隨訪之僅藉草皮場廟門氣奄奄盡矣蘇賃室躬爲

療治察其無起色謀諸夫曰而婦售之我如何夫笑曰君施恩於不報猶可奈何娶鬼婦歸耶蘇曰婦病子所累也非售我則病不起病起而復爲子累是子再斃之吾不忍也今以二十金畀子爲資生婦生死勿問矣夫許立券則載之舟舟子難其病欲勿載蘇曰舟值幾何吾先具爲子執死則吾舟也生則僨值倍償之耳載及吳江病少間名父母而歸之父母危女病欲勿收而蘇橐且窘無以餌乃登岸若有所訪攜數十金裹而歸私語伎曰金具此汝秘之勿令父母知病痊以之治生即不諱足爲身後備毋輕發也

妓喜而安之顧語父母氣稍振父母私利其畜妓心
調之病遂已發其裹則鉛也相視而吁妓曰蘇君必
有意請身詰之父母與造蘇蘇望而喜曰若知相遺
意乎妓悟曰知之矣然身固子之身也請歸而侮執
巾之役蘇笑曰吾德若隣舟一顧遂以豪士期我故
振子於窮所以報也今幸子之生而漁其色是負子
豪士知矣出券焚之厚贈令去蘇既倜儻好義時致
窘乏父子認蘇鎮官絹以逋逮獄而已適者在鎮江
為其同知提比會同知擢任跟蹌辭上官久候不得
見見於私第蘇叩頭曰小人父子繫獄絹何由償願

恩官釋小人小人得脫身游與一樹奇以償官絹無
負恩官同知佯怒繫之庭樹俄遣僕畀白衣冠又畀
之白金出而叱曰胡不去跪曰願得恩官姓為報他
日地同知曰吾何賴若報而告若姓蘇趨而出門著
曰唐公也識之徑渡揚子從廣陵諸俠少游凡騎射
蹴踘百戲靡不擅場而尤工謔浪以故人人親之管
叅將春谷方給事胡總制麾下其子石門頗具才畧
見蘇契合挾之武林會制府謀招安海夷徐海而難
其人為說蘇謂春谷曰幸道其其請說之無辱命即
白之制府請私謁以見才胡公止勿見第遣十餘舍

以錦衣千戶牌傳至若奉　詔勅招安來者吾遣騎
迎之而與之談乃遠十餘舍而驛馳之制府遣鹵溝
迎退而延之客坐蘇無少遜問朝中大小事皆謾應
如響無所詘胡公出幕召材官語曰此人以單騎至
吾與語多舛錯疑偽來者爲斬之蘇踵至大罵曰宗
憲　天子以安危賴卿在此一舉而猶豫若是安足
與謀呼高車即階上乘而出若草疏起彈者胡公為
局踖不安旦日盛鐵騎三千人甲士百人親隨一人
曰高四移檄先入夷營夷方圍桐鄉未下進逼崇德
崇德令解蘇來意迎送曲謹蘇罷而歸之夷衆蟻奔

而前鐵騎陸行者股栗蘇止無行夷衆益置甲士盡
無色蘇曰若輩休矣無恐乃公事吾將獨諭之其令
高四奉　勅命且替夷人侍衛而以夷騎前驅將泊
桐鄉蘇愠曰明山迎何遲市於色偵報明山即趣至
蘇傳令曰徐君將為朝廷重用不宜以常禮見許行
二拜禮徐至二拜受之而私覷交拜焉機語微中無
不合者明山曰吾感制府意甚殷而　天子威命莫
測使君遠況何以教之蘇曰　天子聖明方厭兵而
惜民命將以干城屬子非重子而屬干城也屬子則
四夷可無虞是以夷故而干城子也　勅制府剋日

奏功而制府頗難之與余論稍不合余頗願見子而
決之明山曰制府不合者何蘇曰　天子欲偃兵以
受降而督府務張之以示無畏　天子欲授子重任
以制諸夷而督府務紓緩以示信夫張則釁生緩則
疑沮釁生則傳罪於子疑沮則衆議敗之在制府計
爲什全稍於足下不利耳故余之鄙見願速降以慰
聖心因而保障海隅以塞讒慝之口毋令制府獨居
功也明山曰今將奈何蘇曰亟解桐鄉圍班師海口
以彰歸順之意明山低回無語傳令曰速移軍有回
視桐鄉城者斬舟進甚速見林樹岸市若將達唐栖

直史鈔　八　蘇麻子外紀游俠卷三

也者蘇迷濾不知所出竟飛越於外見黑樓船載扛
金而人夫竄逃者慓然曰制府犒金十萬至乎曰未
也方疑之蘇笑曰安有制府許犒而緩致爾軍必解
者逢軍進畏而逃去爾接於阜壖得黑舫空無人惟
犒金十萬在也明山色始解因問舟達何所應曰近
唐栖大怒曰吾令移軍海口而今近唐栖制府其謂
我何先鋒當斬矣蘇爲謝曰河道昏黑一舟誤則衆
隨之君方以全師降請宥先鋒立返於海口而遣髙
四馳三械以報我師一上制府一上直指一與妓張
長兒直指怒曰此無賴甚報吾儕乃雜妓械耶事可
知矣胡公笑曰此乃見功之成也不爾何暇及哉令
中軍馳送張長兒蕉賞銀一錠給以犒金十萬屬蘇
置段絹線絨於蘇郡城市爲之一空別購色絲爲餉
不半月而再詣夷營明山迎勞之曰蘇君信人此何
必來宴樂甚洽俄而制府密檄至令徐海亟縛麻葉
詣軍請功明山不懌曰講未成而遽去吾手足何也
蘇倉遽不知所答曰弟思之此制府莫厚意也明山
思之不得蘇乃白公智者何見之晩耶向者焚閶門
破崇德圍桐鄉人將謂出足下指麾百姓疾首腐心
莫不怨足下足下何以安之今罪歸麻葉必懸之國

直史鈔　九　蘇麻子外紀游俠卷三

門曰此爲焚閶門破崇德圍桐鄉者也旣得而甘心
焉無所憾於足下矣高官重祿誰得而議之予故曰
此制府厚足下意而預爲之地也明山曰然促召葉
葉至長刀二十人隨之明山語蘇曰公向許犒此輩
何忘也蘇曰諾即犒銀十錠令分之長刀散明山曰
公何遽欲歸耶蘇曰暫歸耳當再詣公因舉酒爲壽
明山叩頭上之麻亦舉酒壽方叩頭而海目力士搤
其項遂受縳而檻舴艋中駛行麻大詈曰徐海背我
明山曰制府欲得子耳吾方囑蘇君爲解之因大喿
而還獻功制府胡公大喜賞以五千金將具奏命之

官蘇曰僕本一介逃亡不自意出此一奇無以塞譴
請歸隱荷蕩以一竿了吾事耳因以所賞金悉還二
郡絹逋出其父而重跰走謝唐公更召博徒縱博如
故
亘史曰蘇君策士之流其權變在誑妓鉛以移父母
志而保其軀用此術以往何難博五千金哉雖然非
胡公烏能知之而策勵以成此舉故國士受知尤難

四小書序

亘史曰曩得小說二卷於雪濤集中
業為梓行而四小書則從坊間列諸
稗史者余曰此安石碎金亟收而梓
之語々如奉進之面渾或抵掌或
捧腹惟恐其憶之竟也斯亦人々
喜為誦述者已陳之李太史本寧
先生屬社友吳公勵氏校梓與不
慧稍芟並澄滌出之以為新聞舉
似一二佐之里士鮑巫雄宗弟仲翔
遂促為敘青蓋徵此書之有
以好矣夫鄒衍譚天碣石藉秦
遊說六國所至皆傾動人主吻
口自恣取卿相於反掌而進之々
談說猥拾鄙俗欬唾餘瀝如
於界論淺鬼於聖皆為解頤而

士君子或激哂焉然進之所尚未易窺也彼其扶搖九萬託始於蘋末震動六種隱伏於毫端進之具出世資之姑為玩世之之如方朔詼諧乎金馬門坡仙放浪于西湖泉石之間衆人固且易而驗之矣子輿氏有言之近而旨遠者善言也生乎今之世即有談天合縱之說又焉所用之進之固曰莊編也大都所談所聞與所評謔皆瑣纖之流備聊以佐酒代弈則可破閒寂如必求之名理律以中行雖或投袂而去之豈真解事人哉嗟夫自非衍秦復生固不足以解此意此可與識者道也壬子冬日書於南屏綠半閣中

雪濤四小書叙

人患情不至耳情至則單言隻字孫編屬焉千載而下扣頭稱臣以和摭拾者如東京子政西京抱朴執者非石渠之遺許乎余景升潘先生以故友江進之四小書仍其標目以實亘史進之以宦游之餘為筆札之寄遇風雲則示恬憺述符紀則進諷規致著作則激聞見襍詼諧則動癢興而要以理之所鍾情淺之情之所積文通之非僅僅蕭諧稗官者比吁亦奇矣猶惜以曠世之手而職不登史氏匣不藏名山詞未飛於宇宙墨猶挂於緗則人之傳其神讀其書想其情者方滅方沒時悔時顯不得與天壤爭奇而先校書於白玉樓也追揖館之五年

而書勒成於亘史千秋不磨一家已定況以中多情至之語而景升先生所不能忘情於故友者允其苦心至事勤勞著述皆目擊而心儀焉而天不令終其業人未能窺其藏之中郎之白授之屬之手摹而已也今日不稍爲所以生進之者則是書也可以起劉萬而悟之之矣書以質之景升先生

爲敘雪濤可乎壬子孟冬平湖俞思燁僧審父書於南屏竺閣

亘史外紀

雪濤小書譚叢目一

右共六十二則

亘史外紀

天都外史氷華生輯
鶴上人吳公勵氏校

雪濤閣四小書

桃源江盈科自序云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以聖人之精神積於無用不免用於其所不當用況衆人乎余性樸陋於世間戲局一無所好其官棘寺時曹務簡少審讞旣畢佗無所營乃裒輯舊日所譚說者與其所聞知者及論詩之言戲謔之語爲四種名曰談叢曰聞紀曰詩評曰諧史彙于一處括曰雪濤閣四小書大都所談所聞與所載諧皆本朝近事惟詩評則不能不叅諸前代然一切無關身心無當經濟總之佐酒之資醒睡之具閒居寂寞之士獨屏無聊或有具焉非仕學君子所宜寓目也魯論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玆編也蓋不能博奕者之博奕而無所用心者之用心也倘觀者厭其瑣穢投袂斥曰鄙哉言乎則不佞已自識之矣

萬曆甲辰冬月穀旦

譚叢一

延祚

古之人主蓋有在位一日人猶恨其太久若秦始皇隋煬帝之世人心如此雖帝天下亦有何榮至於漢昭烈偏安西蜀崎嶇兵戈不一傳而鼎足之業已燼然千世之下想其君臣明良魚水交懽之意欣焉庶幾遇之柴世宗五季餘燼耳而上下之間孳孳救世民物和洽說者謂有三代遺風令後人憑而吊之起遐思焉夫二君者祚命雖促而遺愛延於世世即謂萬世為祚可也況漢文帝宋仁宗久於其道而民懷之榮施更何如哉微獨人君凡為臣庶士民俱不可

不愛惜景光以一日而建百世之業否者皆虛生也石火電光可惜可惜

調和

劉玄德君臣上下之間交泰款洽千古無兩惟是將相尚欠調和終致敗事蓋先主與關張君臣之際義兼兄弟一旦得孔明于草廬中與謀大事不啻魚水此正王業一助而關張意氣終未能下各行已志不相節制故羽之受禍于呂蒙孔明逆料其然然而無可柰何知其非我所能節制也羽敗而漢不振王業隳矣陸賈云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雖有變而

天下不搖嗚呼此數語者真千古不易之格論也

格言

雲長公生前忠勇死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然史稱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噫此二語者何其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在于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召釁恃己凌物終于無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好的故曰願天常生

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事事都好不消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見識宋朝王荆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

二程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

以數百計石乃寥寥伊川見之嘆曰此是顧不及家兄處又一日明道兄弟同赴一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蓋宋朝不禁官妓故也顧見妓即拂衣起去獨明道與飲同他客盡懽而罷次早明道赴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聞之不覺愧服噫觀此而明道之養未易及已

盧生

盧生從呂純陽學道每見純陽市餅果蔬酒輙出壺中丹粒點土礫沙石成金持與市人交易居然金也生乃叩曰此土礫沙石煉化之後遂終古為金耶抑有時復還其本色耶純陽曰五百年後丹力既盡則所點之物各還本色耳盧生愀然若甚悲者問其故荅曰吾師慈悲濟世獨不念及五百年後人耶純陽曰此生真好心地我不如遂傳與道成僊去

名實

名實之間不可不審不審其實而徒襲其名遂有轉相假冒愈遠愈訛者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相繼為政有德于民民相與懷之因有召父杜母之謠及于興世土人祠馬塑像各一左者戎冠拖紳垂衣秉笏右者翠翹雲帔橫簪而曳珮也語人曰此召父此杜母夫彼烏知父母之言出于比況而竟以為實然然猶曰史著其文耳若夫襄郢之間其民分祠伍相國杜拾遺盖子胥子美一以孝一以文也久之杜廟壞惟伍廟獨存土人相與謀曰伍相公杜十姨原當合祀分祠為非况今杜廟既毀盍塑十姨之像于相公之傍使鬼神有知免于參商之嘆其儕曰善因塑女像于子胥之右曰此十姨也嗚呼杜詩以懷保之故誤而為母杜甫以官銜之故誤而為姨流俗之人謂二杜為婦人者不少矣名實相冒一至于此非博雅君子其孰能訂之使歸于正哉

文惡

潘尚寶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而歸聯鑣道上誦所為試義取正于友誦至半馬噴首昂足擲青衿于地青衿怒鞭箠無算俄而馬死復生為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因問之曰聞某年某青衿馬跳嚙不馴被箠以死爾乃是乎曰然余所以跳嚙者惡其文惡故怒而至此久之青衿往馬家詢問果得其實噫文之惡者

不可入于馬之耳世之為惡文不自知其醜而妄獻于大人先生之前者豈謂大人先生之智不及馬耶然馬猶怒文之惡跳嚙不少假而大人先生習于媚悅凡遇惡文之獻動皆腴美曰韓柳也遷固也心知其非口交譽之而不敢怒夫至于使大人先生諛美後輩直道反出馬下世趣之薄可勝嘆哉而又不獨文為然行或乖方譽曰曾史政或戾俗譽曰皋卓其人聞之自以為是居之不疑嗚呼世非大庭人非無懷直道已頹佞風久煽夫孰能不波可怪也歟

二楼

楚城有黃鶴楼踞蛇山俯鵠磯漢江遶其前鸚鵡洲橫其下三楚椎槩此楼無兩楼所由著以崔灝句晴川芳草真堪與楼争雄然楼之始則紀者不一余聞父老云唐時仙人呂純陽嘗客茲地僑寓酒家日飲酒數壺累數百壺不償值復索飲主人供給無倦色純陽喜之適嗽西水乃用爪皮畫一鶴壁上爪皮青久之變黃遂為黃鶴純陽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詞自獻板為節已而純陽飲童子唱鶴輙從壁間飛下婆娑翔舞觀者日數千人凡數閱月得錢數百萬酒主驟富以錢酬純陽純陽不受遂搆此楼志感故名黃鶴楼下石磯名鵠其上多桃痕歴年無異痕猶宛然土人謂純陽嘗寓茲地賣桃每問買者曰爾買桃食誰皆曰飼兒子純陽曰世遂無一人買桃飼父母者耶因擲桃磯上桃深入石內久之桃朽而痕獨存自黃鶴之外楚楼之勝無踰岳陽見于范文正之叙倘矣溥聞國初人見一道士飲酒岳楼上飲畢題其上曰宋玉塚開天子出杜康臺倒状元生及杜康臺倒其年汪泰亨生宋玉塚破　世廟出自郢邸為中興明主果如璧間語此道人必純陽也純陽自有詩云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渡洞庭湖可槩見矣要之此二楼非必仙人苟胸中有山川之趣未有不登而忘歸者漢方士有言仙人好楼居噫豈虚哉

姚廣孝

古之聖賢豪傑輔其君有為于天下及于功成之日食茅土之封饗爵祿之貴人固以為當然而無疑若夫為其事不居其功逃顯榮之處居寂寞之地視茅土爵祿如將浼焉者終春秋漢唐之世總得三人范蠡張良李泌是已余觀我朝姚少師廣孝庶幾與三人而四夫靖難之師廣孝為謀臣與秘畫先事料數多所奇中及功成事定　文皇帝勸之蓄髮不從詔

之居官不就界之章服弗御也賜之宮嬪弗近也衲衣僧帽寄居蕭寺無改其初以終其身噫此其脩然物外塵埃軒冕而朝露富貴豈尋常儒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張蘿峯必以為左道而斥之奪其配饗夫廣孝無爱于生前之官階豈有爱于身後之配饗徒見張公之學不通方皮相天下之豪傑耳倘廣孝之配饗可奪則　太祖微時亦起家衲子將遂不得配天歟而朝歌之屠莘野之耕詆抑將不齒于公孤歟甚矣張公之固也

李西涯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嘲之者畫一醜惡老嫗騎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涯公乃自題一絶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　武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為壽宰自謂曰老夫不才幸為太平宰相徼天之幸坐間一儒生離席言曰天下到太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拏不獲蓋指金虜也宰始大慙噫若西涯者亦類是耳

夏嚴二相

世廟時夏桂洲諱言嚴介谿諱嵩俱江右人兩公次第入政府而夏為先輩夏負氣自豪見謂凌一世然節目疎濶蓋君子人也嚴則內險外柔深中叵測初拜相時其子世蕃犯贓有左驗為言官所持夏時諆急撃嚴嚴知之乃父子俱詣夏賂門者徑造榻前跪而自訴氣甚下卑詞哀懇桂洲以為能屈已也置不撃嚴自是心領夏思有以中之後夏以香葉巾忤旨被逐家居已而復起入相嚴乃日伺其短冀于一逞而夏竟不之覺時人為之謡曰夏桂洲正好休時不肯休晴天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又曰嚴介谿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後夏果為嚴所中與曾銑同戮于市夫嚴之甘心于夏三尺童子皆知之要于桂洲再入為相則亦有自取之道矣余聞桂洲微時遇一僧隱龍虎山僧一日語侍者曰為我治齋明日有相國來謁次日桂洲謁僧時猶青衿耳侍者問僧曰安所得相國僧曰夏生是已二十年後當為相國已果然夏以故甚敬僧及再入相又往謁僧僧卧榻不起桂洲曰某此來與上人作別柰何不一見僧曰我頭疼若起來頭如欲斷蓋

遂知桂洲之不能免而桂洲不悟竟復起見戮如僧
所云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言豈欺我哉非
獨桂洲亦非獨僧能知桂洲也宋時寇萊公功蓋一
世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上天辭宰
相却來平地做神僊而寇猶假天書干進竟放逐以
死乃知少伯子房真天外冥鴻不可易及

亘史云余别紀有嚴請夏宴彷佛魏其武安當與
此叅看

廖郭二臣

蓋我朝縉紳廉耻之道至嘉靖時而掃滅無餘矣縉

紳廉耻所以掃滅于嘉靖之時者無他起于議禮諸
臣驟馬寵用而其間風附和者亦相繼取償于朝朝
而貢諛夕而被簡如狩左契交手相付無一抱空卷
歸者此舉國之人所以爭相貢諛不畏清議不憚唾
罵若聚羶之蟻驅馬而不肯去逮于　世廟末年大
禮已定玄脩復熾而貢鹿者貢龜者貢甘露者貢靈
芝者貢佳木瑞麥者遂接踵于天下無復虛日此曹
之心固即向者獻議諸臣之心也他無足責即如廖
氏道南科名文學裒然為楚人之冠當時既以守制
衣緋為　世廟所黜則甘心寂寞著述自怡可也乃

猶今日獻頌明日獻歌　世廟之心方厭薄焉而道
南殊不自知此其事固有耻之士所不為然猶止于
蒙垢而已若夫郭希顏者官至宮坊未為不遇既因
事被謫又因計被黜所謂山林之人也官守言責皆
不與已彼國本之定不定社稷之安不安自有任其
責者乃復效攘臂馮婦抗疏以干　世廟之怒至于
身首殊分為天下惜嗚呼若希顏者非不自度其言
之不能回　世廟也知其不能回　世廟而尚譊譊
然為出位之談毋乃欲樹德于東宮為他日進用之
地耶嗚呼希顏抗疏之心亦即道南獻頌之心也特

一以諛一以抗故道南止于不用而顏遂不免耳然
則　世廟之殺顏雖甚要亦顏有以取之不分過而
任不可也至于嚴嵩蒙殺郭之名則所謂紂之不善
衆惡皆歸者也其實未必然也余嘗取而譬之廖君
如過時娼婦既見棄于所懽者猶且心招目挑不為
少止綠衣之詩所云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彼惡知之
至于郭君者又大騃矣夫有主人于此日脩禳祝禱
以祈吉祥適有白項老鴉飛止其屋悲鳴不止主人
曰是不祥之聲也因取彈殺之身為脯醢夫主人固
過計矣而謂鴉鳴之出于祥可乎若郭君者以不祥

之言取殺身之禍吾以為鵝之屬也未足憫也噫七之保身立功名何可一日無廉恥若兩君可鑒已

方解于三公

凡賦才蚤慧者其人皆鍾間氣造化所特厚聞方正學公年九歲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英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幾却向桐江釣煙水讀此詩即劉文叔復作安能自置一辯解大紳年七歲其父引入江上洗浴將衣挂于樹上口占云千年古樹為衣架大紳應曰萬里長江當洗盆後太守聞其名一日謁廟畢吉服來訪解適值微雨太守口占云雨灑紅袍蘓木氣解應曰風吹金帶荔枝香其敏穎如此于忠肅公年八九歲以神童名一侍御飲寺中召忠肅至出句云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侍御大奇賞之命一揮使抱之出揮使問曰適所對云何乃爾見稱公曰他出的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揮使又問爾何以對遂改答曰一箇小軍偷狗偷鷄偷莧菜應機敏妙莫可端倪非天賦安能然哉其後三公皆以忠諡名世此特其小者然鷄頭生而有刺豈須壯哉

岳于無後

宋南渡之後社稷之功惟岳武穆為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惟于忠肅為最然兩公皆以讒被誅余遊西湖見岳墳在湖上廟食香火松杉檜栢鬱然蔚然由湖上折而入二里許則于墳在焉翁仲嶙峋石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凜然起敬悽然欲淚及詢二公後嗣皆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者非公的嗣也岳既無後於錢塘及余過湯陰湯陰固武穆父母之邦也亦復無嗣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天道如左券不爽而獨爽於二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曰二公名太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於實者也二公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兒耶胡忌之為雖然兩公忠義貫于人心無論華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錢塘金省吾老師見渠鄉錢姓者必曰忠武肅王之後笑語余曰人要做好人能做好人子孫也多些雖係謔言自有至理聞秦檜之後甚繁衍乃其後人以祖為諱此則謂之真無後也

狂士

凡為狂言者非真有狂氣之人不能發發出自在以

余所聞三數公盖可見楚中黃岡王廷陳號夢澤初官翰林後謫豫州守方七歲時偶觸父怒父用鐵繩鎖繫庭前槐樹上鄰翁驚異為言于父父曰我知其才不凡但性不佳故挫折之爾及為翰林庶吉士館師五皷輒入館諸吉士皆苦之廷陳乃披髮坐館前古樹上效鬼啼師驚詫問左右皆以鬼對自此遂不早赴又題一詩館中云我年不到梅山上只道梅山都是梅今日梅山一回首野花荆棘两相隨盖譏同輩無才也竟左遷知豫州逢御史行部廷陳長揖相見御史叱廷陳廷陳曰有我王夢澤面前立立也自

好肴何必跪以此再被論罷官歸不復仕桑懌字民悅武進人以才自負居成均時為丘文莊所貶黜已就教職書一對聯明倫堂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于按察司及學使行部諸校官進見皆林立堂左懌遂倚柱脫靴搔癢學使聞其名亦不較後轉郴州別駕不肯往或問之荅曰恐到彼將令子厚小兒為我所揜薛應旂亦武進人號方山時執與王唐瞿齊名仕至提學少時常語人曰而今天下只有個半秀才或問為誰荅曰區區算一個唐應德算得半個此等狂言固不情然亦非其人不能吐

李卓吾

卓吾諱贄閩中人仕至雲南姚安太守致政不欲歸閩僑寓楚之麻城自度為僧其學無所不窺識見高邁頗近于放大端從莊子一派來嘗語人曰古來只有卓文君奔相如是一段好事或曰此是淫奔何名為好卓吾曰千古只有一箇才人如相如佳人如文君舍此不奔安得再有這等佳配乎

犀怪

余鄉延溪廠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蓺麥被隣牛夜食我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

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隣麥者殆是乎衆皆信然謂石犀歲久成怪于是蓺麥家持石往斷犀足不復疑隣牛云嗟夫隣牛食麥石犀受擊石犀之形以一擊壞而名亦以衆口神凡事何可不揆諸理

分宜石橋

余過袁州分宜縣見嚴介谿相公所脩石橋一座其長近百丈跨江橫截石皆堅緻光麗所濟甚博而遠計當日費貲不下數十萬及由分宜而南凡境內橋數十座皆介谿夫人歐陽氏施造盖皆有利行者夫介谿一生相業為世詬詆而橋之濟物功德殊不可

泯又歐陽夫人當日好施如此亦可謂具慈惻性者余故記之見士君子能行一善有利於世論者自不忍以人廢也

舒公頴異

閒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頴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舒父曰此地當發狀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舒父曰吾欲取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瘞于此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人皆謂善地之應余謂芬頴異若此即蓍舒之測

來君實之擊甕何以加焉彼其才自宜首魁天下豈專以地勝哉

申公器量

申瑤泉相公居林下每對所厚曰某平生狀元首相徼福非淺但只不曾做得一篇好時文噫公之文章經綸俱足名世而自歉若此真是斷斷兮無他技之意休休有容所自來矣彼未少有得而自足者未必其人不佳直是器局大小不可強耳

張伯起伍寧方

吳郡孝廉張鳳翼字伯起年未五十因母老絶不赴公車居恒賣文鬻字自給其于郡邑非公不至有澹臺之風一女嫁周天球之子早寡稱未亡人及天球死道家二千金諸姻戚相與瓜分之半歲而盡獨伯起未嘗以女故利其錙銖吳人義之又有伍恭議諱袁萃者號寧方丁丑進士其婿為歸太學隆福蓋憲副歸涵泉季子憲副善治家有厚藏臨死見季子年少欲挈所分受數千金寄寧方所寧方辭曰吾墻屋褊淺即有探囊胠篋吾負其何以償竟不受寄視千金若將浼焉其後仕楚藩忤巨閹飄然拂袖歸行李纔三四緘耳夫吳中故多賢人君子未可枚數若二

公者余所目擊號為錚錚者也故著之

王聞谿

聞谿姓王初名倬後更名禹聲內閣王守谿之孫吳郡人也登萬曆己丑進士仕為水部郎補承天太守會巨閹陳某魚肉郡民聞谿不勝忿出告示過禁之而閹不少攺士民不堪因豎旗鼓噪閹乃上疏得旨所逮士凡十餘人旨意欲得為首者治之聞谿毅然曰太守士民倡也欲得為首者無庸他索則臣某是已或規之曰毋出戇言禍且不測聞谿曰為百姓死守固甘心何憂不測其後止褫職怡然以歸余升

吴為令素交關谿謂其恂恂愷弟君子耳乃處巨閹事不憚以身為殉慷慨激烈似非恂恂者所能為可謂仁者必有勇噫皮不可相士類如此

袁中郎

中郎諱宏道公安人與余同舉進士冥心曠懷度越塵世深於禪學善譚名理即戲謔之言亦自有趣初除姑蘇吴縣令其兄石浦官翰林臨岐囑曰為令費精神須節色慾中郎曰患不好色耳好則何損精神石浦問故答曰色亦難言矣千古而上惟王嬙楊妃輩以色名人苟好色必得如王嬙楊妃比者然後與

交則其所交者亦寡矣今人泛泛不擇好惡動有接搆此名好淫不名好色故曰人患不好色耳石浦無以難及官姑蘇又于暇時語余曰人家一妻數妾和美無間却無好處得他們小小炒閙我從中解紛乃有些好光景又曰人家做官一中進士徑直做了尚書却無好處得遇遷謫就中歷些坎坷堅其德性煉其才品乃有些好光景此二語者若不近人情然能覺此中有光景則便有處困而亨之意凡事推開皆若是也彼戚戚于拂意之地者大都不就不好中索趣味耳故余極喜中郎諱談服其有理

孝行

余鄉孝行若博士唐之賓事父文學曾瑚事母皆極其孺慕人無間言至于實有孝行而人未及推者余得張博士明詔楊文學緯二人焉明詔平生有俠氣其父張九公為盜所刦死鋒刃詔深痛極恨乃百方緝盜凡三年盡擒之其盜黠竄處安化萬山中詔裹粮挾壯士與俱獲焉與相持自山頂滾至山麓持益堅而後賊乃就縛每縛一賊必焚香告父之靈令賊跪拜吁若明詔者可謂孝而烈者也楊緯父號君山仕于蜀為縣幕致政歸覆舟黄陵廟前其繼妻與其

少子皆葬魚腹君山僅以身免歸而忽忽不樂如不欲生者緯乃為公再娶繼妻復生幼弟凡諸承顔順志極其欵篤君山遂優游晚景踰十五年乃捐世緯豪爽善飲酒又善殖産此殴孝行則實浮于名即里人未必盡知之也故為表出之以風為人子者

引年

支簡亭中丞偶譚及養生之事謂引年難矣但可盡年引年者于所禀之外欲引而長非神仙不能若盡年者直是于所禀之内不中道夭至期而終此則一清心寡慾之人能之矣余以此言語漆憲副對溪

溪曰引年盡年非有二道年既可盡盡之由我則亦可引引亦由我余曰誠然若清心者清之又清至于無心寡慾者寡之又寡至于無慾豈有不能引年之理故人患不能無心不能無慾不患不能引年蓋余官長洲長洲好事之家買福建茉莉為玩每至冬月其樹槁死明年又買余一日至寒山寺其僧號曉山者出茉莉一盆開花数十朶余問此花今年買得者耶曉山曰已十年矣問其所以不死之道曉山弗答余亦未及竟然則一茉莉也長洲每年所買不下萬株而皆死而曉山一株獨歷十年而活由此引之活

至數十年未可知也夫草木得養尚可引年况人乎故不盡所以養之之道而謂年不可引是誣年也是誣神仙為非人類也夫天下豈有人外之神仙乎

遠色

余生平于財氣酒俱無所嗜惟于色不能無嗜方少時見美姬孌童輙心好焉然處貧賤不能如願久之登第仕為衡邑令奔走甚於畜夫即有姬與童亦不能近當其不如願不得近之時亦頗恨之退而思之實動心忍性之助天所以玉汝于成也今齒長矣頗有志性命之學未得其門適遇對溪淤公公深於內養者也余告以性體如是必何如乃能除色公曰精者人之所恃以生天地間至寶彼曲眉粉黛治容妍膚來吾前者皆如盜賊劫吾寶戕吾性命者也知其為盜而劫吾寶戕吾性命必且深絕之痛惡之何暇好哉噫至哉對溪之言是除色之利劍養生之秘訣故記之淤對溪又曰凡人亦知重性命至教以除色乃不肯聽此輩蓋疑除色未必成仙未必可引年却病君貪戀色慾自已身體五官四肢之類必且病痛這一副四大他反來累我莫惹他累何可不除色慾其言況切明快可味

判詞

據案判詞往往有言簡理盡者余偶記数條昔宸濠府中養有仙鶴頸上懸銅牌勒王府二字忽走入民家為犬所噬幾死濠命旗校逮其人赴南昌府刑廳處置其節推批犬主訴詞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不干人事宸濠聞之無以難又吉水縣兩農家牛相觸一牛至死死者之家告狀赴吉水縣尹尹乃吾鄉長州胡進士號鹿崖判其狀曰二牛鬬爭一死一生死者共食生者同耕兩家皆服又聞兩屠兒合本營生一名王三每日五皷其夥伴輙過王三之

門呼曰王三去買猪如此者數歲一日夥伴圖財将王三殺死曠處盡奪其貲明日五鼓後過門呼曰王三嫂吽王三去買猪妻驚疑數日不見夫歸鳴于官謂他無可據只是數年之中夥伴每日喚王三到這一日突然呼王三嫂似是知情問官立判曰過門大吽王三嫂已識家中無丈夫訊其人其人輸服遂抵死凡此皆可謂言簡理盡者也

李巫

人有居鄉者自多其智自勇其力自誇其機械之工凡可愚衆以自便瘠衆以自肥者無所不至因而家富屋潤徒御牛馬田產粟帛惟一方自謂能為子孫計久遠一旦身死未寒仇家爭起而報復之其子不能勝竟至滅裂敗壞一掃都盡然則若人者但自恃其才可以凌人初不虞子孫之害乃其身自貽之也甚矣使才之為禍也余鄉有巫人李四者嘗受茅山法其法多主害人試之立驗試墻〻裂試酒〻酸試繩〻折試棺槨〻解此巫在里中人敬畏之有所為必請祈禹一日其女從別道來通衢人知其巫女巫不知也乃詒之曰前有女子來爾有妙法能剪其裙繫便墮地乎巫曰不難即憑手運法女裙帶繫倏

然以解一市皆笑女近前而後知其已女自悔其用法之差然則世之騁才為子孫種奇禍者其用不若李巫也哉

猴鼠

余自姚安過洱海驛路多山樹猴長子孫其中不可數計時農人藝黑黍將熟猴乃引其子數百為群竊食之農家一二人驅之恬不為動及覩旌旆聞鼓角乃始群然負其子逸去余因憶猴與鼠其性皆貪皆善竊又皆善藏凡卒歲之計必于七八月間遍取而預蓄焉若橡栗榛棗蔴菽稲黍之類無收縷別置諸深窖封焉塗焉以備雨雪沍寒之需山林之人有能踪跡其地日察其所為者伺其窟峒既滿率衆掘之盡獲所有大約猴穴可得三五石鼠穴亦可一石而二物卒歲之需巧規善閑辛苦積貯者乃復為人所有夫世之為官為吏為商賈孳孳為利智殫能索獵人之有以歸于已亦自謂為其身計久遠不知頭上蒼翁且默窺陰記或遣大盜或遣祝融計所累置一罟収去否則陰遣伶俐之兒聰俊之子善闞者善賭者善告訐者傾敗覆亡其所積累之家亦若鄉人探猴鼠之穴不盡不止噫貪可以致富不可以持富人

能奪之造化又能奪之多藏厚亡真烱鑒也人亦何
苦甘心為貪自同猴鼠不思盈滿之戒也哉

相議

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瑤泉申相公問及册立事公曰
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面許來春立無
何言者羣起乃反不果然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
欲廷臣居功耳及耶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
議人不及知者亦多矣

三大中丞

滇中當宋三百年在玉斧一畫之外唐時叛服不常

蓋以西川節度使遙制全滇鞭長不及馬腹叛固宜
矣我朝世命黔國鎮守而以制府總其權戍卒皆漢
人故二百餘年永作藩屏至萬曆中葉酋跳梁連
合六慰侵我金騰銑台陳中丞用兵鵰剿以動之殘
殘破不支馴致六慰效順照永樂間例寫金葉表具
方物入貢金騰之間高枕無虞考其所用兵與餉皆
取給于滇視王靖遠伯麓川一役費天下太半者其
功不知誰茂而費則不及麓川十一謀臣苦心細者
乃知

播州之叛也恃安酋也二酋世結婚媾垂八百年能
無香火之情耶故楊酋所恃在安輕則借安之勢以
挾中國重則借安之兵以攻中國二酋合勢必無黔
且無滇矣中丞青螺郭公受鉞往征他不及圖而先
固安之心剪楊之黨歃血盟之重貨餌之曰爾心乃
貳有國憲爾心不貳有國賞其後安酋力戰破囤日
病不克往安弟諫曰一目重乎九族重乎爾以目為
辭戰不力弟請先殺兄率衆攻楊氏以報國無何楊
酋敗安疆臣竟眇一目噫尋常視郭公一博學閎達
人耳而發奇制勝若此誰能先測

近日楚蜀用兵朝廷命中丞纉石江公總楚師命大

將陳璘提督所向必克兩建鉅伐然璘自恃能戰皮
林一役草薙禽獮幾致玉石俱焚之嘆纉石公力止
之為開列古昔能將好生好殺之報以示璘然後璘
乃戢兵所全生齒數萬噫將能殺敵將之功也制府
止其多殺又以廣兼愛華夷之仁也本朝用大將提
兵而以制府節之真長策哉

西南夷

安酋不侵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稱忠順者謀黔
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為事蓋黔城池郡衛供託安
民舊壤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横挑此虜鋌而

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滅此酋然何如相安為得計推而論之徼蜀安氏凡西南邊徼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愚楚人也黔有事楚受其弊故著之

羚羊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價值頗高此獸性不喜人鬪每見鬪者輒從傍跪而勸之俟鬪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故為相鬪狀誘羚羊來勸因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已也亦走避鬪者不復相勸蓋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

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余見世之為官司者遇民間小可爭訟乃陽為勸解而從中利其賄鏹即事最微細動必罰金于是民爭避之又復立為必犯之法以收其賄此與詭鬪以取羚羊之角者何異如是而曰民心不古導之弗附豈謂斯民之神曾羚羊之智不若耶嗚呼為官司者慎毋羊其民角其賄民乃趨之如流水矣

機禍

余鄉有習為機械掩取野獸者于深山中揀擇大樹性綿柔者攀其傍出之枝斲而垂地作為機械用草土覆其跡凡野牛野豕之類偶出入不戒踐踏上端機立發枝乃上騰而牛豕之類已懸掛樹傍為機者因往取之有一村民方習其術攀樹為機未諳機之活動與否乃自致其足于機上而試之機發自懸于樹其子望見之以為得獸也趨而視之則其父也死久矣嗟夫此村民者嘗試于機而遂得死然則天下之習為機事嘗試以害人而卒自害者豈少也哉漢陰丈人所為斥端木賜而鄙其說良有以也

寃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皿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

遂執之官司倘加拷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于市有疑之者質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瓶安在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于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乎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寃民多矣嗚呼仁哉

塔頂魚

姑蘇郡城西有瑞光寺寺有塔高數十丈余官長洲

時有人傳塔頂空處舊置缸一口忽有鯉魚長尺許皆謂神奇乃門役林球測曰此無奇鵝所遺也蓋鵝巢塔頂蓄活魚巢中飼雛遼塔頂歲久而穿每下雨水滲缸內鵝所銜小魚偶墮其中鵝不能復取遂長大乃爾已而視之果然然則事有若異而實出于理之常者此類是已

斷子塟母

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塟質之官縣官判其狀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塟噫判詞確

則確矣滸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塟焉不失為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為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塟焉可也但不必合于前夫之塚耳

刀神

莊浪有趙妥兒者以戰功擢為䘵將先是妥兒因墜馬忽于地上拾刀一把頗著神異每遇烽有警刀輒自出鞘凡寸餘刀口處常自割壞妥兒知其神常以血祭之塗其口寶藏甚秘每祭刀出鞘輒預為備以故守邊數年無虞失事後中貴劉馬兒聞之索此刀妥兒不應竟見沮于劉掩其功不復陞擢噫妥兒者善刀而藏之即不陞亦可諉之于數若舍所寶以徇人即秉旄伏鉞而功名損于前日亦何以稱焉

牝雞

余寓大理署中有牝雞也而雄鳴庖人烹之以不祥告余曰此雞之自為不祥也禍莫大于見殺鳴而取殺不祥莫大焉故曰雞之自為不祥也

龍種

黔中有養龍坑在安宣慰境內前代以來土人畜馬者每伺雷雨大作之時預繫牝馬坑傍至雨霽往視之察馬有為龍所感者輒優養焉孕而產駒多為龍駒國初　太祖時黔人貢一馬高九尺不可馴上命

力士囊沙五百觔壓其背牽而擾之漸馴上一日乘至天壇快疾如風臣工暫御皆莫能逮宋學士濂嘗為作賦即茲坑所產馬也然龍不獨感馬亦常感牛江南濱河之家每天雨龍與牛交輒產麟成化間余邑牛產一麟火光遍體未逾日死余官吳中見鎮江人家牛兩年產二麟產未久皆死余見一死麟大僅如兔脚高五寸許頭有角背有鬐四體皆鱗甲突起無縫罅嘴稍似鹿聞此兩麟者出兩牛所產產後麟者即產前麟之牛之子也麟既死鎮江守王應麟塑

於北固山碑題麒麟塚先儒謂神龍有慾覩其交于牛馬信然龍所交者不產神駒則產麒麟是種美者所出必佳世或有聖賢其父而子甘為不肖者獸之不如可羞也夫

物類脩行

禪家謂六道中惟人脩行最易畜生最難蓋有知無知之別也余鄉每數年常有蛟出大抵蛇所變云土人謂蛇之脩行者不食血氣之物惟啖葛葉及他草木之類久乃成蛟夫蛇無知者也然蛇性喜食生物而此獨不食則又似有知此所以能成蛟從脩得也

噫人固有知靈于萬品而甘于啖物強食弱肉則蛇之不若欲不墮畜生道安可得哉

兵患

尤參政雲谷諱錫類長洲人官貴州為余言往歲播州之役身履行陣勢瀕危殆自分必死報國而一二家僮皆朝夕謀去我不有其主也者然則死生之際主亦不能有其僕矣又言楊酋就擒之日渠上海龍囤見我兵所殺酋部民尸縱橫如麻積如丘山累累數歲身首異處者亦莫可數計為酸心慘目不忍視噫方人乘我之時我之主僕至不相保方我勝人之時人之父子又不相保然則有國者毋輕言兵矣

辟毒

滇中有草名金剛纂其幹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民多樹之門屏間此草性甚毒犯之或至殺人余問滇民曰植此何為曰以辟邪耳大凡邪氣皆毒能傷人以金剛纂辟之蓋以毒辟毒之意今醫家用毒藥驅毒病意亦若此

普安丞吏

余遊滇取道普安驛其丞驚不習事吏狡而猾入見則狠猾亟呼則鼠竄以銀充廩銀六銅四以飯進饔

米七谷三餅從騐曰即黔中僻處不聞有此驚丞及狡吏也盍咎之余曰惡乎咎彼亦直人情耳夫翰林科道之官人聞而憚之近而愈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知者以為衙門不知者且謂報恩寺大慈寺之類耳其官屬知者以為法官不知者且謂善世住持之類耳彼其丞與吏肯以廩進以飯進則猶知尊我也即銅六姑取其銀四可矣即谷三姑取其米七可矣惡乎咎且黔部多夷上下之間稍取羈縻而已頃余自貴陽別侍御方麓宋公公方東巡謂余曰何物鄙人委余輜重于地又騎而負勅若印者且後期不

來何物貴陽蠻野為之一笑而貫之噫彼于侍御尚然况棘寺哉

何國意報兄仇

何國意貴州人與其兄國志國玄同胞出國志有逋奴何璉負義叛主國志告執之璉仇志謀于所親李苾遂糾盜往刦國志執而殺之踪跡竟無所得國志死國玄貧甚自為生國意且幼反為李苾傭工牧牛先是苾等殺國志因何璉也璉許用牛酬苾竟不與苾索之其事頗露于國意之耳國意走報國玄國玄鳴之官竟不白止罰李苾等牛十頭抵贖因而中寢

李苾既遭罰牛乃執國意曰非爾洩吾事安得亡吾牛吾將取償于爾否者殺爾國意無可控遂從苾計被賣于水西夷部得牛二頭會國意踰數年稍成立思其兄國志被李苾等謀殺而身亦被賣思有以報因乘間亡命晝伏夜行漸抵貴陽鳴前事于官何璉李苾等俱論死噫國意以牧牛子身無文錢尺帛間關夷部中晝伏夜行脫於難竟執兇人戮之報兄仇地下匹夫如此亦有足述者人固貴自立哉

信佛

余鄉李方伯名徵號源埜為諸生時貧甚比就試武昌泊舟城陵磯月色澹蕩同舟生或坐或寢適一老人白髯短形自舟前走至舟尾指源埜膝告曰爾今年決中如此者再公果以是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後仕浙江按察使一日卧官舫夢群鬼自呼其侶曰其家治齋賑幽盍往食乎鬼荅曰我乃為李廉使舟人刺篙眼中不得去公寤命舟人視之果有髑髏沉水底篙在其眼公以此謂幽冥事實有之喜作佛事

玄帝拔冤

雲南永昌府有王江西張頭陀小楊李如山俱雲遊化飯度日偶王江西至一村舍見其無人將伏雛攘

取至寓所俄而村中苗民阿旺等跡至寓所遂指四人皆賊欵送付官司處治將絕束縛牽之行至一山箐中其黨相與謀曰送此曹到官未必死不死他來修怨乃反喫虧不如遂殺此曹投諸井中于是遂殺四人置之井分其所遺衣鞋各散去四人中惟李如山氣尚未絕至次日夢一白髯叟自稱是貴網人如山于夢中求避雨處叟指往紅門樓裡見玄帝坐樓中命如山為捧劍柄向南行如山夢畢遂甦自知身在井底又耳邊聞哭聲如山曰爾等毋哭吾為爾鳴冤遂挣脫原縛自井底沿上行一日至大慈寺遇一

僧施以末藥傅創處痛稍定鳴于官竟拘阿旺等富
出前情押詣枯井取諸死者尸尸不得出捕官用一
木橫架井上持繩夫網命一人坐網內入井次第取
出則如山夢中白髯叟稱賣網人是也其後阿旺等
俱服上刑噫玄帝能甦如山之死使得報同類冤然
竟不能免諸人死于井中何也豈諸人前劫造他惡
應死兇人之手耶彼殺人者聞此亦可惕然懼矣

文選纂註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夫覽其
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

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死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
士夫曰何故伯起荅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為薹
高七八尺凡兩樹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
各家俱用生肉切為膾調以醯蒜不加烹飪名曰喫
生總稱曰火節問其故謂弔忠臣王褘留此記蓋褘
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褘醢其肉若爾則炳
薹可也奚忌食生為耶夫楚人競舟弔屈子也晉人
禁煙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被醢而滇俗
斫膾喫生毋乃倒置乎存炳火草食生可也

亘史云食生不舉火也猶孔子覆醢之意炳燎夜
方舉火以燎所供與古禁烟覆醢兩存其義胡進
之以食生嘗之謬矣蓋食肉滇所不免生食以志
不忍何嘗焉

又云此跃當續王紳慟哭記後以見忠臣感人之
深千古猶有生氣

雷轟雪冤

貴州普定衛人霍世科夙為姦究逋逃藪遷四川民

趙宗文宗旺被拐于張文要等得脫來投世科世科
嚇受張文要等賄而故縱之宗文兄弟不干鬻言欲
白于官世科懼乃誘致箐中持木杵捂擊宗文虀粉
以死會宗旺奔匿隨被追執亦以木杵擊之立死剪
髮剝衣投尸岩峒覆以木葉世科謂趙氏兄弟俱死
方酌酒相賀不意宗旺夜半聞[illegible]雷其聲裂地絕而
復甦遂白于官官司鞫究得情論世科死夫宗旺已
死之人但求虀粉耳雷乃震而起之俾雪二人之冤
兇人伏戮噫可謂天道無知雷無靈耶

恤憾

余辛丑歲書録雲貴凡㯽因稍有生路者百計求之惟貴州革任守備楊惟中時罹罪者求恤于余余殆有深恨焉惟中領三千兵守備龍泉會播酋楊氏遣遊兵來寇惟中聞之乃故言往近司道分其兵半護妻孥半自護先後去寇至安土官舉家死數閤鎮之民死者四五百人惟中坐得罪當事者令立功自贖中乃陰使部卒遍殺鹽布賈人目爲冦欲以爲功嗟夫惟中手握重兵寇至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死又殺無辜之民以爲冦而求自逭其死有將若此不誅國將安賴余有深恨于中以此中丞郭公著黔記書曰守備楊惟中避噫嚴哉余因記之以明爲將而誤地方者固浩蕩之恩所不原斧鉞之筆所必戮

鄉思

張翰思蓴鱸所思者鄉特因蓴而寄也夫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北風南枝亦何足戀而馬與鳥自不能忘情南北耳余家桃源桃源民俗慣飲擂茶其法用茶一撮米一碗茱萸四五錢胡麻一盞以水浸濕入有齒磁盆持杵搗之融入沸湯貯以瓶盎復入熱胡麻及時果之類瀉之盞中飲可六七盞飲畢悶者覺暢者舒欠伸者興然神發故余鄉人無貴賤長幼每日早午凡飲二次其法蓋始于馬伏波征武陵蠻時所製用茱萸者取其辟瘴除毒若費長房九日佩茱意耳余遊四方于土物無所思而每思此則緣情生于鄉耳否則瓜苦果薪有何佳處然征東之士亦以爲思形之詩章乃知人情于鄉自有所不能已而特寄之于物也

蛻骨

余行四方見世所稱神仙蛻骨者凡二其一丁野鶴蛻骨在杭城吳山其一高辛氏時薩真人蛻骨在句容縣玉清觀中大抵二骨高不及二尺皆坐像然其足俱裹入衣服不可得覩若此者其真耶抑後人爲之而故稱蛻耶皆不可考矣

惱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士其譚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鵲鳴噪人聞之而喜故以喜名鴉鳴聞者皆惱應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田進士

田進士諱大年號東明宰魏縣有蕪聲久之擢户曹主政丁憂家居余過其家嘆曰年兄居官清苦田曰

往年在官只知清今日在家方知苦里中人說我如此有兩般說話一曰這人蠢不會做官六年知縣尚無房住一曰這人巧他藏得銀子在不要人知這說我蠢的到耐得他說我巧的耐不得他余曰里中俗兒他重富不重廉說我巧我却耐得東明發笑

卜地

余由潼關至漢中見秦人卜塋皆于平原咸陽古名勝周文武漢高文以下及諸名臣世輔皆塋平原豈平地氣脉舒徐寬衍圓勝于山麓歟不然古聖之見豈不逮今周家豈無岐梁可卜彼其子孫王天下八百年效可覩也今江南卜塋多貴山麓何居

廬山雲

古詩有云山中何所有山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余同年進士李九疑者嘗官九江司理為余言廬山絕頂有亭巋然頗潔飾每往遊宿其中至早白雲從地下起踴出成塊如木綿絮氤氳不絕好事者持潔淨磁瓶將手挽雲至瓶內以滿為度用紙及布絹疊封其口數月後持以贈人令其人密糊一室不通竅隙將瓶揭去紙絹放之從瓶中綫綫出如家煙狀須臾布滿一室食頃方滅是雲固可持贈也九疑又言廬山雲亭雖久廢久廢則生濕病蓋雲固水之英華也物理不可終窮類如此不經其地必目為妄

豆史云余癸巳夏經廬山之麓時日旭方澄鮮草木敷潤披襟甚暢也俄見草中一縷若香篆起俄數十縷俄千萬縷湊合為雲若沉山而雨至矣瞬倏奇觀陰陽異態始信公羊氏善狀泰山之雲其言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此與余廬山觀彷彿近之若封囊閉室以覩亦小廬山雲矣遂以是為登未之

荳史外紀

雪濤小書 紀閒目二

右共一百五十則

荳史鈔 雪濤小書

天都[illegible]輯
鶴[illegible]本初氏校

閒紀二

紀符瑞

太祖高皇帝厥考仁祖淳皇帝與妣陳太后家鳳陽泗州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笏餽九藥光照室吞之遂娠焉及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　仁祖往汲水洗兒忽有紅羅來自上流取為兒綵自上誕後所居地常有光灼爍如焚迫視之忽不見其異如此

上微時嘗出遊淮西潁州諸地偶道病有兩紫衣與俱助其寢食病愈忽不見一日夜行陷澤中遇群兒拜道上口稱迎駕叱之乃沒

仁祖及陳太后遭疫歿　上貧不能具棺謀藁葬之舉尸者行未半綆絕墜地聞鬼神語云誰大膽謀此大地又一鬼荅曰是朱某問者曰此人足當此地可助之葬其夜暴風驟雨土裂尸陷擁積成墳地主為劉大秀今鳳陽皇陵即其處也噫豈人力哉

上微時常夢燕雀滿空一五色巨鳥舒翅騰舞迎上去登層臺數偉人鵠立如真官像授上絳衣佩以長

劍驚駭乃覺

上寓皇覺寺值兵亂伽藍神前有竹筊人以卜吉凶者上祝神曰避難吉示我陽守舊吉示我陰筊乃一陰一陽不如所禱更祝曰出不可居不可起義乎筊從之上疑為難再祝擲筊筊躍起立香案上上悟神意遂謀起義兵矣

上在滁嘗滁手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從之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藉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兜鍪頃復戰大捷軍法戰勝祭甲冑臨祭時置兜鍪于前空中忽聞霹靂白龍夭矯

從兜鍪挾雷聲火光騰空而去

上嘗與元兵戰敗懼甚見追走匿漁舟舟媪亟殺雞取血漬裙覆之而卧追者至問媪曰曾見一將軍否荅曰無有其人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不入上乃得免因問媪曰所為殺雞何也媪曰此地人不利見產婦彼覘裙上血謂妾產婦遂去否者且危矣上深德之即位召其子封蔡國公

上起兵時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計升不荅力扣之對云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此三語簡而要言貴多乎哉升為新都人

太祖將渡江或謂之曰將軍欲定天下胡僧金碧峰不可不見上詣宣州見之僧趺跏危坐不為禮上叱僧亦叱上回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乎上遂投劍作禮僧荅禮徐謂上曰建康有地可王他無所言

上發采石路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歟士曰願書字覘之上拔劍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王也上喜

至正二十一年元順帝夢大豕決覆都城因禁民畜豕比太祖兵至帝召百官議討遣二狐從殿中突出

帝嘆且泣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夫猪與朱狐與胡其音同朱入狐走神告之矣

先是元主召一術士問國脩短對曰國家千秋萬歲除是日月並行數始盡耳至是大明兵至元亡

上與偽漢陳友諒戰鄱陽湖劉伯温在御舟忽躍起呼曰難星過請更舟上從之未半晌舊舟受砲一擊虀粉戰良久雌雄未決伯温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尅日決勝果如其言

紀曆讖

劉誠意基初見上上與坐賜食問曰先生能詩乎對

曰儒生事也上乘班竹箸命題基應聲曰一對湘江
王細攢湘妃曾灑淚痕班上邦蹙曰頭巾氣基續云
漢家四百年天下都在留侯一借間上乃大喜
初歷代帝王廟成　太祖親祀之各獻爵畢獨于漢
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
更難特增此爵廟中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
痕透其面太祖笑曰癡韃子爾失天下失爾漠北之
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之所本有復何遺憾淚
乃收不復出
上命宰相劉三吾圖其所居山水獻覽比獻上笑曰

安用許多山用筆抹之無何山一夕為震雷所擊與
筆抹者相應
上一日召畫工周玄素命就殿壁圖天下江山對曰
臣足跡未遍九州惟陛下俯示大意上遂運筆俄成
大勢玄素叩首曰陛下舉手山河已定悠久萬年不
得動搖上甚喜之
金陵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為戰場積骸枕
籍每天陰雨濕鬼輒出凌人往往至死乃創雞鳴寺
設醮超度終不息馬皇后言于上曰吾聞邪不勝正
非孔子大聖不能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
滅因即其地建國子監
金陵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集賢門門字無鈎初詹
姓者書門字着鈎上命用粉塗之至今粉跡宛然蓋
謂士人當令出用不宜錮之門內云
南京諸衙門各有扁額皆丘書惟翰林院三字橫列
上一日夜出命人取去兵部門扁巡綽者追之乃投
扁去詰旦具聞不省說者謂上示天下去兵遂不復
置扁云國子監三字亦橫列
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禁
上立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戮力戎行宜赦

其子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遂自
抽刀殺之
上初建都金陵時劉伯溫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
已植樁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之問曰誰
移此者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
不免遷都之舉
上初建都將遷寶誌冢卜之不從乃曰假地之半遷
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始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
因函其骨創靈谷寺為起浮圖覆以無梁殿工費巨
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享一庄間歲而遇御製

碑文勒石一夕為霹靂震碎如是者再上曰誌不欲歸功我耳寢不樹

上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衣衰而笑上曰爾被服如是而笑何也婦曰吾夫死忠吾子死孝有夫有子吾所以笑上曰爾夫葬否婦以手指之言訖忽泆上識其處明日遣人往視之黃土一抔草木翁鬱掘之有石誌蓋晉卞壺墓而如生兩手俱拳手爪皆六七寸上命瘞之為立廟予春秋祠祭

南京孝陵城西門內有吳王孫權舊墓當時營建者奏請遷徙上笑曰孫權這條好漢留他守門遂免

江西行省進陳友諒鏤金床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紀聖明

鄭克敬將樂縣人洪武中由薦舉仕至御史用薦介受知值出使復命賜宴不飲食上詰其故對曰臣父忌辰不忍下箸上曰君尊于父可得方命敬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善其言賜鈔五錠

金華浦江鄭氏門扁天下第一人家上聞召詰之對曰臣家同居八世郡守旌之如此上曰汝家食指若干曰千人上深嘆賞遣之去馬太后聞之謂上曰陛下以一人舉事有天下鄭氏千人同心舉事顧不易耶上乃亟召鄭氏而反之問曰汝治家有何法對曰無他但不聽婦人言耳上笑遣之賜貢梨二枚叩首擎出至家盛水二缸搗梨為汁投水中人啜一口向北謝恩上聞大悅

有梅梢者操舟為業上與陳氏鏖戰鄱陽流矢相及梅梢亟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極賞功微勞必錄獨忘梢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乃候上郊天畢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

號幾忘汝功矣即日召見賞賚不訾

國初歐陽都尉抶妓飲酒事覺逮妓急妓擬毀貌以往有老奍者謂妓曰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俺極美麗或可免耳妓從之比入見叩頭請死上命殺妓解衣見膚香味色澤有類天仙上遽曰我見猶憐何況奴子命釋去

國初僧謙牧居小有山道行著聞上作詩召之曰寄語山中老禿牛何勞苦苦戀東洲南方有片閑田地鞭打繩牽不轉頭謙牧不赴荅詩曰老牛力盡已多年項破蹄穿只愛眠震旦域中糧草足主人何必苦

加鞭上見詩嘆賞不復強致
亘史云可入高僧傳又可與黃山翠微寺麻衣事
相亘
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士子肝心不可上憂
之語馬太后〻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制鈔〻就
矣上曰何也荅曰士子嘔心做出文字豈非耶上從
之鈔遂就
明天淵者元學士髯長及臍而美元亡削髮為僧髯
如故太祖召問汝自度為僧朕當聽汝然僧可髯耶
天淵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釋之

宣德間太原忻州人武煥家有馬生駒鹿耳牛尾四
蹄如玉龍文被體巡撫于謙曰此龍馬也民庶不敢
騎遣使貢上胡濙等請賀上曰兩年間旱魃作祟縱
有真龍不能為民致雨况馬耶其毋賀
武宗巡幸江南税駕揚州郡守性廉介佞嬖錢寧羨
彬從守索賄一無所應寧彬恨之一日上自釣魚得
巨鯉重數十觔寧等稱賀叩首曰此鯉值金千兩請
勿烹發郡守易金解進上如其言守橐無一金乃聚
妻女簪珥并襦裙約值二十金　上臨御自具以進
上見其癠澁乃笑曰朕不是賣魚人姑去守乃叩首
趨出時左右皆為守危見上宥之咸吐舌噫若武廟
此等處亦未易及故著之
武宗駐蹕金陵一日微行至魏國公宅魏之家人知
其上也然不敢問上徘徊院中命隨行者取所佩弓
矢射樹上一鳴鴉應手墮地遂去不復留
亘史云此有漢高祖入韓信張耳軍收印易幟氣
度令人寒心
武宗巡幸潤州偶至故相楊文襄家再三咨嘆命取
羊豕一祭而去
穆廟嘗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

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歲時游幸諸光祿供
膳必先期請旨為豐約歲省費巨萬計
紀天佑
武宗久駐揚州偶于御舫中墮水遂感寒疾輒命左
右由水道回鑾左右曰河水膠冰須立春乃解　上
問隔春幾日左右刻期以對即命郡守先期迎春迎
畢冰隨解　上乃御龍舟歸噫天子一言時令不違
然則握寶凝圖者豈偶然哉（亘史云此當與冰堅可渡同看）
英廟北狩陷虜營也先欲加害忽大雷擊殺也先所
乘馬上令袁彬夜出帳房外窺視見赤光籠罩御帳

虜謀少沮又雪夜也先令健兒行刺至上所見大蛇遶護御帳畏怖去虜聞之益加禮不復謀害上矣

紀讖術

山西平陽張金箔者善幻術上命為之乃以瓶注水書符投之用火四炙氣出如縷遂成五色雲布滿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頃刻開花萬朶鮮妍絕倫張乃剪紙為船身坐船上唱采蓮歌忽失所在

國初有徐天明者不知何許人見上言國家運祚來數上惡其惑衆將殺之問曰汝何年當死天明對曰今日午時死于緋衣小兒手中上故命老千户衣青

押出行斬斬後問千户姓名蓋裴嬰也緋衣小兒隱語耳上乃知其異人命瘞之

元臣楊維禎號鐵崖戴方巾見上上問此巾何名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命天下儒生皆戴之又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結網巾問為何物荅曰網巾也衆于頭上則萬髮歸一矣上為須行天下蓋元前無此

金陵城完上與劉基視之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基曰除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遂符此讖

洪武間庫錢庫銀忽飛出一日南臺民家屋上皆有錢民拾之所得多寡不侔鎮庫銀重數百斤者亦飛出陷地深入尺許武進縣一老儒夜見白氣曰寶也往標為次日詣所在掘得其重不能舉乃夜携所厚同舉後事露懼甚上曰此銀失三錠天以此錠畀老儒命無逐官

靖難之師敗於東昌還北平王語道衍曰此敗關係不細君何不早見衍曰此數也數有必至臣昔曾云師行必克只費兩日兩日昌字也正指此敗自此以往百戰百勝矣

余邑發鄉科無至三者嘉靖辛卯歲應舉諸生移舟赴水府廟祖祭名曰拔椿廟有楊四將軍者頗著靈

異諸生半戲半真求判鸞筆報是年應中者神乃判曰連中三李于時應舉者僅八人此李生者皆斥神為妄已而李方伯諱儆李方山諱相李績溪令諱位果同登科然則山川之氣有開必先豈偶然哉

吾鄉行堪輿家術皆江右人鮮有佳者惟記余祖崑岳公所譚金陰陽奇甚先是邑中李唐二氏皆舊族然書香未茂二氏之祖俱延師選地金乃為唐氏卜一地曰此當出大貴人然意在索酧唐未有以酧也金不懌李氏聞之輒邀金往曰而得善地若以畀我我當厚酧金因以其地畀李唐聞之謂金曹已欲啓

之金曰違所卜地貴則貴矣亦有不足唐曰何不足之有金曰此地固出大貴人然其砂自外來屬貴砂他日當以異姓子入貴又左山弱稍于長房未利耳君若欲地此外又有一區相去数里貴不能及而書香遠又長幼房均停于公何如唐曰唯唯遂指其地界唐與前所指李地三里間耳二氏葬後閱三十年李源埜公登進士官方伯然公寔熊姓因親而懷抱入李所謂貴人自外來果驗公長子半埜早卒家頗中落惟李氏小埜一枝更茂皆符金生言唐之後明經起家凡四世書香綿綿不絕豈不奇甚余近問唐學博肖竹云余祖所傳聞非虛耳

余鄉三十年前有相士李姓者術甚中會大盜吏交劉五輩刦桃源縣庫三千金其後百計擒獲杻械入城李從傍睨之曰此二人者相不應死尚當起家有後左右聞者皆曰是且立死若云云何也已而二盜皆繫獄乃重賄獄卒鬆其杻械各飲水一口遂從獄中飛去至小東門九二里始墮地奪屠兒刀二柄騰舞而去至河濱則盜黨已艤舟待之竟逸入月庭不復得郡太守愁甚督地方里甲人捕之急里甲輩苦無以應則言于郡守謂李相士嘗有言云云必知盜所在郡守乃捕李相士拷掠数百竟不招繫獄會雲南刑部郎中某奉差回正見李相士謂其曾許已中進士而今果然欲往謝之及知其繫獄乃為往白郡守曰此寔相奇必無與盜相知事郡守曰如公言當召使相不佞召至郡守曰爾視吾面當去官乎陞乎李熟視之曰五日内陞矣郡守問何官答曰憲副郡守乃與某郎中約曰為期甚近請驗而釋之已五日果報陞憲副李相士始出獄

紀災異

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着衣皆赤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色緑民謡云天雨線民愁怨中原地事盡變

至正十一年江陰永寧鄉陸家一豬産十四兒其一頭面手足皆人其身豬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敝薦開花嘉興儒學旁陶氏家磨上木肘發條開白花吳江汾湖里煅工家栁樹椿安鐵碪者發長條數莖如葦

至正十四年龍泉縣民家一鷄半邊雄半邊雌能雄鳴能雌伏

至正十五年七月檇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懸掛猛風

驟雨天闇若夜壞民居五百餘所拔大木飛萬兎溪
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望太湖去
是年陜西一縣夜半大風雨有大山西飛十五里山
之舊基化為深潭
江淮間群鼠集於山各銜其尾渡江去
湖廣鼠數十萬渡洞庭望四川去夜行晝伏由道側
行皆成蹊羸弱者多道斃
至正十八年錢塘盧子明家鷄伏九雛一雛三足二
在前一在後 三足雛多見之一在腹下
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上海縣金寿家巳閹椎狗一產

八子其一爪嘴如血
元至正戊寅荊州分域鬼夜吽云苦也苦幾時泥到
襄陽府及早視之樹木皆受泥自根至分枝處止久
之改吽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後俔文俊陷襄
陽裨將明玉珍陷成都據之
洪武十年十月有虎晝入漢西門傷二人上聞之釋
在京徒役
洪武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鐘忽斷為二又有鵄鶚
自天隕死丹墀見者異之
正統間南畿殿宇災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荊棘高二

尺是時王振擅權云
成化六年二月清明後微風自西北來沙土東鶩其
色黃如栀染項之色映窻牖紅如血已而紅色漸黯
午未復黃至三月微雨忽黃氣四塞雨土積地皆黃
色至七日雨八日始霽
成化八年七月隴州雨雹或長七八尺狀如牛是月
州之北山吼三日陷裂凡半里
成化九年三月山東諸路黑氣亘天晝晦
成化十三年春山陰雨血射人夏六月京師雨錢是
年七月京師坊郭小民夜坐或露宿見有物負黑氣

一片其來如自牖戶入寢室至則人皆昏迷手不得
動身面多被嚙數日徧城驚擾夜皆持刃張燈鳴金
擊鼓逐之其形黑小金睛修尾類狸
成化十六年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地中突起一阜高
三四尺人畜蹊之輒陷尋復湧起一山廣袤五丈按
雙槐歲抄謂為男女易位之占武后時曾見今章小
耳時萬貴妃專寵每宸遊戎服佩刀侍上盖盬之
成化辛丑宿州一婦人脇下生男先是娠時脇腫
如癰久之兒從脇下生乳名佛記狀貌頎磊落鼻上
一痣黑而大

弘治八年春二月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楓梓生李黄連樹結王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凋謝時巡撫徐恪以聞

弘治十四年正月陝西諸郡地震有聲如雷朝城縣地傾陷官民房屋五千間覆壓男婦百七十口自朔至望地動如浪舟縣東安昌里地湧水或裂縫長四五丈流溢如河

正德七年春三月山東文登縣秦始皇廟鍾鼓夜自鳴頃之火從象耕起樹燔枝葉如故廟宇壞神像存是日流賊数萬破文登同月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

大雷電西北風有火光如箭墜旗竿如燈籠士卒發砲衝之火四散閱城鎗刀皆有光如星須臾滅

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凡五日蓋世廟受命之符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清五百里凡七日順帝慘然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已而太祖應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常熟縣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晝晦至榆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口吐火焰鱗甲頭角皆現雷電猛雨席捲居民三百餘家舡十餘艘墜地虀粉死者三十餘人酉戌時乘雲東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乃息

嘉靖六年六月京師雨錢秋七月南京雨血

嘉靖八年秋七月長庚氣如匹布亘天

嘉靖十一年春正月元旦夜星隕如斗聲如雷十八日青州府地震聲吼五月山東郊縣天鼓鳴火光落地十月初七日夜星四亂飛落十一月貴州銅仁府平山衛范璽家黃牸牛生犢頬豐齒巖膝足并尾俱成鱗甲落地死又李華妻生男兩頭四手足良久死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大風雨錢塘清橋馬賢胡家有物出馬廐中玦廣尺許淺二大泉水清瑩蓋龍潭云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浙江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山陝河南同時地震陝西更甚有聲如雷山移数里地裂水溢西安鳳翔慶陽城皆陷覆壓人民数十萬原任兵部尚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壓死震数月乃定

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山東楊穀縣地湧血高尺餘

是年湖州妖人馬祖師用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舞能傷人夜魘人至死其黨毛荃等更相鼓煽愚民被脅約以九月起兵攻嘉興至期馬妖掛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恭政劉壽督兵急擊賊潰

先官兵盡殲其衆獨馬祖師逸去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浙江東陽縣張思齊家地泐數處各湧血若綫凝結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
是年鳳陽府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巡撫李遂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六月黑虹見北方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原雨變為婦原雨娶袁氏不相能而出同夥伴業農至是腹痛久之陽漸縮月行始知為婦人矣或告其兄遣其妻往視果然因聞于朝云

隆慶六年龍目井化為酒
隆慶六年二月二日上視朝朝班未齊上忽走下殿仆于地文武諸臣莫敢近微聞呼閣老國公四字於是國公某都尉某跪而侯之次張居正高拱至乃扶掖起　上踰張臂而口喃喃皆宮中褻狎之言蓋飲熱藥發狂也二閣臣送至宮中李皇后迎之上曰達偶一暈幾不支傳午傳旨班乃散先是太史官奏熒守南斗天子下殿走其占始驗

紀忠藎

太祖覽孟子至土芥寇讐等語曰臣子之言何得如是議欲去其配饗有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宰抗疏諫袒胸受矢矢加之不為動上感悟命療宰傷但刪孟子為節文配饗仍舊宰一日吟詩曰四鼓鼕〻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上聞其語翌日文華殿宴畢謂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寬我也宰悚謝不幾遂遣還若宰者亦可謂自完者矣
亘史云可謂孟子忠臣
高廟賓天建文帝即位時秦楚燕趙諸王皆哭臨特叔父欲不拜　上給事中龔泰奏云象簡朝天殿下

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後宮叙叔姪之情衆從之
靖難師入金陵先是金解胡楊與周是修相約死難臨期解縉使人詣胡請偵作何狀請方戒家人飼豕歸語縉縉笑曰老胡不濟矣豕且不捨奚身之捨其後皆不死惟周是修朝服拜宣聖作贊詞繫衣帶自經孔廡下縉乃為撰碑請作傳且語修子曰若我亦人都是阿翁性氣此碑此傳倩誰為之

紀寵遇

施純京師人登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給事中尋陞鴻臚少卿先是國家常朝諸臣面

奏事當准行者上荅曰是及成化十六年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稱是不便純揣知之猷計于近侍云是字不便盍以
照例字易之上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上寵愛
之遂轉純禮部侍郎未幾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人
謡曰兩字得尚書何須萬卷書純妻貌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兩宮内嬪鮮麗咸屬目焉太后命之前
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命賜鈔端視
久之顧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又顧謂曰
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云

李文正公諱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字六歲時
與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受純皇召見過宮門不能
度純皇曰書生脚短東陽對曰天子門高時御羞有
蠏孝皇持示二子曰螃蠏一身鱗甲東陽曰蜘蛛滿
腹經綸敏政曰鳳凰遍體文章純皇贊曰他日一箇
宰相一箇翰林後果如其言

紀貴徵

夏原吉為成仁宣三朝名臣官至尚書湘陰人初生
時毋夢戴冠朱衣者來揖曰我三閭大夫遂生公長
而穎異時里社有鬼憑人而語問以休咎皆響荅公
叩之弗言及退復言或問故[illegible]曰夏公正人群陰所
憚人以此占公不凡

許觀貴池縣人洪武二十四年廷試狀元及第觀省
試會試皆居一後復姓黃仕至少宗伯與妻女俱死
靖難之師世遂不稱但稱商文毅三元耳

瑞安卓敬少穎異讀書山中歸而驟雨迷路偶得一
牛跨之及門視牛乃虎也敬自駭亦復自異久之登
進士為給事中好直諫謂親王車服僭擬乘輿非所
以示天下當翦禍萌上笑罵曰爾乃欲效智囊耶後
歷官少司徒靖難

狀元任亨泰赴考前夕問響卜木杓指北行聞有病

内熱者覆醫人曰昨服第一鍾甚亨泰即回曰吾已
中試矣後果中廷試第一

亘史云慈谿劉憲寵為諸生問響卜聞種芋者商
曰剝衣種好不剝衣種好一人曰剝了衣種是年
試督學降青收遺才科舉得第後登進士官禮部
儀制司郎中

成祖時有虜使至稱善飲所司推能飲者得一武弁
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狀元曾棨請往上問卿量幾
何對曰無論直當勝過北虜已而三人飲終日虜使
已酣武弁亦潦倒内翰兵然上笑曰無論文學即較

量亦屬泗狀元

狀元蕭時中自言不怕神鬼時吉郡尊經閣多怪諸友先以衣置閣幕令往取為驗時中至閣聞婦人聲問曰何邪也婦曰我某人妻被二鬼迷至此見君至曰蕭狀元來即逃去時中乃出呼其夫携妻歸

狀元馬鐸與邑人林誌同學誌高才鄉會試皆第一比殿試出編叩諸名士作皆不已若逌傳臚之夕夢馬奪其首既而鐸第一誌第二甚怏怏上知之乃曰朕試汝等一對佳者為真狀元對句云風吹不響鈴兒草鐸應聲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大稱許誌踰時不能對遂愧服蓋鐸幼時夢中神告以此語不知何謂至是用之殆天授也

狀元彭時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彭時由儒士榜眼陳鑑魯寓神樂觀探花岳正魯為慶壽寺書記幼年出處皆形夢寐良非偶然

狀元柯潛嘗禱夢九鯉仙廟夢與賓友讌會坐首席宰夫持一羊頭獻前果以景泰辛未狀元及第

景泰五年孫賢中狀元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狀元羅倫赴春闈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

宿舟中夢文正遺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煙霞

狀元張昇傳臚前一夕夢登天手挈二人頭皆同姓及開榜二甲首張燧三甲首張曉初昇父挈昇赴京舟過小姑山暮泊舟宿夢數女郎執絳紗燈擁仙姑行云張狀元在山前往訪之覺而語其事後果驗

顧鼎臣父夢入鄭文康家移其桂歸植之庭已而鼎臣生後謚文康與鄭謚同益七十年夢始應

韓應龍舉鄉薦有司致賀遺荔子於地數日發生成株後中狀元

秦鳴雷年十四就傳寺中有召箕者忽作字云門外狀元至雷方自家詣館箕徑至寺門摳其袖入

狀元陳謹嘗夢蓮花二朵自空中墜于庭仙童二人謂曰何不登花上謹如其言花冉冉升漸入雲表俄有神人持金冠緋袍服之

狀元諸大綬其兄大綱夢至一所見大墳須臾裂棺露一人衣冠珮玉自棺出揖使入大綱難之忽大綬至與墓中人以背抵背入不解所以侍郎閻淵占其夢曰此宋狀元山陰王佐塋地大綬其狀元乎背相抵者前輩後輩之謂

舒芬未第時御史蕭鳴鳳為查其禄命曰公造與羅一峰相似必中大魁已果然芬又問官爵所至荅曰始終一箇羅一峯芬頗不懌蕭曰忠孝狀元亦不小何怏怏為卒如其言

邢寛中永樂間狀元未傳臚時夢上命力士持瓜鎚擊破其頂血流被地時内閣擬孫曰恭為第一寛第三及進呈上春秋高眼眊看孫曰恭名字相連讀曰孫暴乃以御筆點邢寛名筆飽朱濃流亦到底仍批卷云國家只宜邢寛豈宜孫暴遂寘寛第一

崔探花桐赴公車時偶遊平康一妓索對聯賞花崔

贈句云羯鼓詩成半吐猶含連夜雨探花人到忙開莫待曉風吹其年崔果第三名及第殆亦對讖哉

曾鶴齡太和人中狀元先是邑中讖云龍洲過縣前太和出狀元是歲洲漲鶴齡狀元及第符前讖

廣東廣州城南舊讖云河南人見面廣東狀元現蓋廣州城南有地名河南河水甚廣隔岸人不相見比歲旱水涸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已而倫文叙應讖魁天下官至春坊

胡漢武進人其父夢僧持花一枝相遺孕而生數日有僧至家索覩父抱示之漢見僧即笑其家問故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漢後仕至禮部尚書

松江張黼夢神告曰爾名登第在狀元前及寤思之豈有科名先狀元者比丁未會試黼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名在十六殿試宏狀元及第黼登進士計夢時宏尚未生

唐臯歙縣人彭司馬澤初知徽郡政建學宮夢聖人告曰明午狀元相見至期有衰衣人跪獻上梁文問之曰丁憂生員也彭公禮之以狀元相期後中南畿鄉試第二會試第四廷試擢第一

唐公歙巖鎮人嘗讀書堨田去鎮五六里隔一豐

樂水以木橋濟忽一夕月下思歸徑渡此回宿又二日復往則橋已斷六七日公豈飛渡耶方司徒采山公每道此事有詩紀之亦大奇矣

萬曆甲戌科狀元孫繼臯初生時父夢唐公至其家故名之而前甲戌狀元為孫繼臯又一奇也

固安楊惟聰幼隨父長史和在任讀書夢京城宣文坊迎辛巳狀元牌至其家既寤且喜且疑辛巳非開科年分久之武宗巡幸歸駕崩果以辛巳年中狀元如其夢云

曾彥太和人每當科輙夢袖中一龍頭筆手探之弗

得及成化戊戌復夢龍頭筆探之迎手而得果狀元及第官至侍讀學士

劉良湖廣寧遠縣人景泰丙子歲舉鄉試十赴公車不第潦倒衰白自信甚堅我必中進士但揭頭未出耳先是良夢費宏中狀元與已同榜每科物色不得至成化丁未歲江西試錄有費宏姓名良即索宏與飲叙前夢是年宏中狀元良中三甲進士選翰林檢討計夢時宏猶未生云

楚靖州有陳宗德者嘉靖間舉于鄉仕至知州當其為諸生時讀書山房或醉歸困苶就睡不暇脫衣襪

其傍舍生輙聞有人為陳代脫扶掖登榻如是者數次及密窺之實未嘗有人傍舍生以語陳陳曰嗣後當謹察之已而察見鬼物一二果來為已扶侍陳遂叩曰爾何鬼我乃勞爾可得往爾所相視耶鬼曰不可陳問以前程事鬼曰相公其年登科仕至某州知州因有此貴我輩乃來扶侍後果驗由此觀之登科筮仕者皆鬼神所呵護何得不自愛以干冥譴

趙玒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盾襁褓時遭元季兵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諸地虎熟視而去不敢近稍長遊郡校矯志讀書當暑夜寢蚉含

群狐採麻葉作扇為玒拂暑其曹相歎呼云趙尚書苦熱吾輩莫得憚勞玒聞之私心喜後至尚書

王陽明先生七歲時一胡僧相其面曰此兒跨竈阿翁海日笑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薄這竈未可易跨胡僧曰不然跨凢竈者終是凢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為佳其後陽明第進士仕至江西巡撫討平宸濠晉位尚書封伯世襲且從祀海日即狀元尚書終不及也于是乃信胡僧之言非妄

崔伯易高郵人信鬼神為兵部員外郎其舍有爐火覆以鐵罩明早去罩灰上有一名字崔怪之復罩爐

祝云若果神告來日當別有字及啓視乃有一表字崔不解數日遷禮部郎初視事吏持一印曰此名表郎印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後署郎官名故有此印

紀占夢

蘇郡都穆字玄敬少苦志讀書其父維明曾詣仙祠為卜前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寤謂功名無從得後玄敬年幾四十志稍隳同郡吳匏菴館玄敬為塾賓懸文一幅于堂屬玄敬筆巡撫何公來謁嘗其文詰之知其布衣白於提學得應薦遂舉于鄉明年第進士仕至太僕少卿夢所云何處者指何巡

撫也又鄱陽有賀霖者成化間守蘇州妻娠于家未請子女託閩中一同年代祈夢夢一晃者端坐告云是福清不是福寧其人夢覺不達所以唯致書于霖云云霖得書擊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霖家居枕間嘗語妻曰生子當名福清如女則名福寧取老子得一之義越旬日果生子

楚麻城嘉靖間進士胡明恕年已強仕未第一日病甚祈夢于神神告之曰爾有實宥二子未生春秋二第未捷十二年陽壽未滿言畢授之以檄書云牌至京畿繳其後以春秋中鄉試又數年去所夢之歲廿

二年舉進士于京生子二名實名宥蓋至客死京畿而後悟繳牌之說為奇中也又麻城生員劉守巽每當歲比輒祈夢于神一歲夢神在上若文宗發落狀喚一生近前曰王萬幾可改名一字領解其年為辛酉乃王萬善領解又喚劉曰可改名一字領下科解至下科甲子文宗科考劉守巽考居前列被書手誤寫守巽為守選劉生喜甚以為決發解也其年領解者乃劉守泰鬼神于此却似有戲弄人處

江陵張太岳元宰萬曆初有輔相之功建造府第樹石坊二所公夢匾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久之以讒廢身死未寒家被抄沒前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噫事固由前定哉

姑蘇張生名述者制舉文有名一歲輪比士夢神告曰爾今年與生員吳從周同號舍必為吾潤飾其文則兩皆中試否者皆不中已入秋闈問同舍生則從周在焉張果將吳卷商確停妥其年吳登科張猶否噫此豈鬼神欲就吳之科名而故詭使張生為潤飾其文耶乃胡不竟牖吳氏之衷而必詭使張也

余邑魯博士諱文斐屢舉于鄉一歲夢貼門神徐觀

之乃壽星圖也命占者詳其繇占者曰足下入闈其慎頭場乎魯問故則曰壽星頭長乃貼門上是謂頭場貼出魯記其言備加謹勅其年頭場題為顏淵喟然節魯竟寫鑽字誤為鑕字被貼其名下注云魯某一篇鑽鑕然則占夢者亦奇中哉

臨安張太守諱守剛者為酆都縣尹言酆都有閻羅廟其山側又有九蟒御史祠傳聞前代有御史登此山偶遺蟒糾纏以死土人神而祀之甚著靈異本朝嘉靖間祠傍有楊生者每過祠下必下馬致揖忽一日倉卒徑騎而過御史見夢曰爾前過我必步今乃

騎皇簡我耶爾若要中除非日月倒懸措生遊不然謂神尤已已而秋試其詩經一題乃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遂舉于鄉

吳郡唐寅字子畏有逸才中南京解元罹橫語坐廢至閒詣九僊祈夢〻神示中呂二字莫知其指一日過山中書舍壁間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誦之至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後年五十二果卒

紀報應

王得仁南昌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

山谷嚮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帥欲濫殺脅從得仁力辯其枉遇繫累于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為立生祠子一夔狀元及第官至尚書人謂陰德之報

李東陽號西涯弘正間仕為宰相其先湖廣茶陵人曾祖以戍籍隸金吾傳三世是為李淳即西涯父淳家貧用小舟渡人受錢為活然遇貧者多不索錢人咸德之一日遇一老叟曰爾有陰德吾告爾善地瘞親當食厚報遂指一穴曰此中狐卧處是也淳如所指舁父棺往見一狐捻卧驚而去之營壙窆訖以告

老叟叟曰惜也不當驚狐俟其自起乃更吉爾後世當中衰然爾子不失三公矣後果然

吳中有徐止菴景泰朝仕至御史時英廟在南宮宮多茂樹夏炎英廟息其下正乃密奏南宮樹多可梯而出宜斬伐防不測上命所司伐樹殆盡英廟深恨之已而復辟械御史聲其罪曰南宮樹伐且盡幸朕獲免耳爾亦何苦仇樹與朕耶命戮于市先是御史父多行不義鄉人側目乃生御史為顯官吳人曰蒼蒼無眼父惡子顯及被戮吳人掘其父棺磔尸

狄某溧陽人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遺數萬

金其妻匿不與叔叔告縣託人囑曰追金若干願與中分狄拘其嫂酷訊至用滾湯澆乳遂追金四萬狄得其半婦負恨死後狄罷歸晝寢見前婦持一團魚掛床上大驚未幾遍身生疽狀如團魚手按之頭足俱動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相繼亡

楚洞庭以北鄉村人家自社神外復祀小神大抵掘土埋徑寸甕缸毀其少許如門用箸着紙錢其中曰神在此植樹其上居人不可取一葉歲久成叢即國策所稱神叢人不敢犯少犯立禍余族江禄好獵至一山竹箭垂盡見神叢竹可製箭乃故擲筊卜之祝

曰神許我伐十莖笑從陽許五莖笑從陰許二十莖陰陽半祝舉擲筊筊皆聳立禄獲不釋持筊謂神曰欲使我伐竹留根爾乃許耶遂伐之盡數十莖爲箭射得一野豕豕帶箭跑躤禄使傍人助擊豕觸其人幾死被訟費至二十金人乃謂神不能禍禄禍其所使者因累禄云

紀警悟

錢福號鶴灘華亭人弘治間登廷試第一官至學士在告營第宅里人半党役内一役不任福加譴訶告以病問所由荅曰小人壯歳爲里中黄提刑營第畢

力從役勞瘁傷筋以至於病今數十年黄之宅第圮壞無餘小人亦老然前病竟不得去又不即死隸也不力敢辭譴訶鶴灘聞之憬然遂遣其人

曾才漢里中有小民者傭工受直日得三十錢歳餘得錢十四千寘床頭每旦玩弄乃出一夕其錢化作鼠鳴逐之不止達旦民起出門遇兩人格鬬折齒交訟指民爲証赴官口鈍不能荅一詞受杖無數所積錢盡費如洗噫民以若力得錢然猶福薄不能保況薄命之人而欲取非其有乎

紀詭浪

楚黄岡縣尹劉星劉進士出身其時楊景渚祝無功皆以孝廉就教黄岡黄陂二縣星岡待之甚倨毎朔見輙欲其侍坐祝不悦乃漸移座就上星岡怪之因謂祝曰近有大哉堯之爲君一節破題曾聞否祝請問劉曰論齊天大聖極大而無状者也祝喩其意乃遂應之曰曾聞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破題乎劉亦請教祝曰居淡柰何之地遇不相干之人劉愧服久之祝與楊次第登進士劉竟止於令尹

弘治間江南有舉子龍霓毎代人入場取魁解如拾一歳爲金澤入澤中式諸下第者題詩貢院門曰近

來時事甚堪傷鎖院番爲賄賂場金澤貲多身子貴龍霓家窘手兒長有錢能使鬼推磨無學却教人頂缸寄與錙都科共道一封早爲奏明堂其後澤與霓皆敗

成化時巨璫汪直擅權毎差出所歴郡縣令長皆膝行來見及道沛縣其令某性古而工詭直嗔其踈慢數之曰你這官頭上紗帽是誰家的令荅曰知縣這紗帽去三錢白銀在鐵匠衚衕買的直意其痴漢也大笑不復計云

紀妖幻

梁澤三原縣人其縣按察公署素多怪居者輒死人莫敢入澤夙負氣嘗謂友人曰吾能宿此諸友遂出錢佐之澤因入夜獨衣冠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澤厲聲曰何不遂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衣青次衣黃衣白惟面貌不可辨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者荅曰我輩不敢害人彼見者自怖病死耳澤曰汝何為着青衣曰我筆精也居何在曰在儀門左溝間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荅曰彼金釵在庭中槐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下澤曰汝等今來欲相若

耶皆曰不敢共出一者曰此公一生履歷報公前知云澤受而麾之三物遂投前處澤亦熟卧達曙友人皆謂澤必不免入見乃驚澤告以故如其言按次求之盡得三物自是妖滅後澤登第授御史成化年間巡按山東以監試事註誤謫官

成化間山西有妖道士寓南京時後府經歷馬益其子錫性猛悍館道士于家道士謂錫曰吾有小術公欲觀乎乃磨鈍刀稍銛靳府中大槐樹凌空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又夜經門樓仰視梢甚峻錫曰先生能涑及之乎乃笈解其髮舉手拂之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下瞰城堙望見娼家道士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遂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爚徧地錫急止之告父益曰道士異人也益以為仙禮敬如父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道士取其髮咒之夜遂從門縫奔卧所若其淫毒妻妾言于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烏道士被逮鎖梏輒脫塗以狗血因送京師誅之會興寧伯李震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見寵於汪直經使綬譖于直曰震嘗寓一全真學讖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噫邪術之禍人也益之污其室家輕信

其子耳興寧伯無端受累冤哉

妖僧武如香李明果不知何許人也夙有妖術能殺人時順天張柱遇如香等與語大見信遂招至家款之越數日二僧用藥迷柱致柱自刄其父母及一家十七人皆死屍俱無血二僧因污柱妻并其嫂已而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滋景癸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捕獲議以犯非常律械如香請京以聞法司擬如香梟斬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憫其禍由妖作附秋後例

國朝主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有患耳鳴者時或作

癢以物撥之得垂蛇輕白如鵝毛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乃曰今日耳鳴甚未幾雷震二人皆踣地其一甦一腦裂死即鳴耳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又主事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勇公者手指甲內見一紅筋曲直蜿蜒人謂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衛因名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酣雷電繞舡水波震蕩衛戲客曰今日吾家赤龍將無去耶因露手舡窓外龍果裂指去相傳閔雲長號美髯公其鎮樊城時當雷雨之會一長髯忽脫化為龍飛去此後雲長威靈頗減遂有呂蒙之難舊稱

樊城有髯龍廟即謂此今不可考矣

余祖崑岳公言嘉靖初年有優伶一夥寓郛溪搬戲歌舞俱佳市人交譽之凡搬戲必欲得鮮麗衣服金銀佩飾為裝扮及一夜市人盡出衣飾值百金付優伶令搬戲搬至四鼓議演蟠桃慶壽命市人置一大甕於戲場中央生旦外淨等裒為八仙以次入甕曰下海取蟠桃也良久不出止餘司鼓板者二人故揚言曰若輩奚不出得無偷桃為王母執耶余往視之持其鼓板亦入甕竟不出良久市人取甕視之無所有竟不知所之云

余宰長洲時滸墅關有一人死而復甦家中且啼且喜謂可幸無事死者曰我必復死適見冥司有持牌勾攝者余名在其中丁春元及丹陽李太爺皆與焉言畢復死越一日城中春元丁某果死又越數日丹陽李尹諱天棟余同年也亦死然則勾攝之說信有之乎又余邑蘇溪村符金數蓋里長族也夜夢人持一票勾喚數覽畢謂持票者曰此喚後房某媍人也某媍乃款嬸母及醒知其夢言未幾某日嬸母用裙帶縊死床上帶殊寬鬆然竟死

岐陽王李文忠生子喜延異人其子景隆亦然洪武

間有張三丰者隆遇之厚臨別遺一簑笠告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奇禍必絕粒今留此二物急難時披簑戴笠繞園呼我我當為公地已靖難兵起景隆繫獄詔絕其家粮食乃如三丰言呼之忽園前後皆生穀逾月熟刈食得不死

嘉靖間有善幻術者寓都門領一女子年可十齡每當宴聚命女子抱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一根之上信手遞接女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搖動觀者怖恐俄而擲下簪珥鞋扇諸物幻者高叫云可取壽桃慶壽果有鮮桃墜入席間未幾則女子手足身體尺

寸支解零星墜落木棍倒下幻者大哭曰我女偷王毋桃被獲斫死無救矣坐客且愕且憐歛金酧之幻者得金取女尸置筐中良久于前路上見女女乃在彼面向所支解皆幻也憶術至此亦奇絕哉

萬曆初辰州府有外來棍徒善幻術詐騙財物三五成群同心串合于市中故意買貨講價不平陽爭激怒相毆登時氣絕毆者信其真死懼到官抵償群棍乃故意求和誘騙多金將死尸買棺埋瘞潛往他境則棺中之人仍在實未死也久之亦敗露坐法云

成化間山東浦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夫林三死往祭墓歸過山麓見石隙露一匣啓視之妖劍妖書各一賽覽之輒曉其術自稱佛母頗測休咎愚民翕然歸焉遂傳賽兒剪楮象人馬皆習戰鬬由是黨與滋蔓據益都稱亂青州衛指揮高鳳帥兵往捕鳳敗死賽黨遂犯莒州山東大震久之大發兵往勦乃平惟賽兒終不可得噫賽一愚婦也妖書妖劍之授受誰尸之哉殆不可曉

亘史外紀

雪濤小書 詩評目三

閨秀詩評有序

崔氏　陳玉蘭
魚玄機　王韞秀
廉氏　劉采春
花蘂夫人　蒨桃
毛友龍妻　余淑柔
朱淑真　朱希真
賈蓬萊　黄氏
嚴蘂　翁客妓
劉氏　李氏
元氏　薛氏

鄭奎妻　虞氏
楊用脩夫人　孟淑卿
陳氏　豫章婦

右共一百二則

亘史外紀

詩評三

天都潘之恒景升輯
鶴書[illegible][illegible]勃氏校

用今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即性情之謂也而其發揮描寫不能不資于事物蓋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事詩人所取事物或遠而古昔或近而目前皆足資用其用物也如良醫用藥牛溲馬勃隨症制宜不專倚人參茯苓也其用事也如善書之人覩驚蛇而悟筆意覩舞劒而得草法不專倚臨帖摹本也本朝論詩若李崆峒李于鱗世謂其有復古之力然二公者固有復古之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謂文非秦漢不讀詩非漢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漢以下者皆不宜引用噫何其所見之隘而過于泥古也耶夫詩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如雎鳩螽斯桑扈蟋蟀樛木桃夭芣苢葛藟是三百篇所用之物也降而為離騷則用芷蕙荃蓀蘭芳菊英蛟龍鳳鷖文虬赤螭曾有一物假借于毛詩乎又降而為唐人之詩則用江梅岈栁澗草林花乳燕鳴鳩群鴉獨鶴

曾有一物假借于離騷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筆隨自不暇舍見在者而他求耳至于引用故事則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今古不論久近蓋天下之事今日見在則謂之新明日看今日即謂之故他不泛引如杜詩云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李詩云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非二公目見本朝之事耶居今之世做今之詩乃曰漢以上故事方用此特有見于漢家故事字眼古雅遂為此拘泥之言其實字眼之古不古雅不雅係用之善不善非係于漢不漢也怪彼用字之俚俗者欲盡廢漢以下故事不看何異愛春景者欣豔桃梅梨李而置蓮菊芙蓉山查水僊于不觀曰化工之妙盡屬于春也誰其信之故吾以為善作詩者自漢魏盛唐之外必遍究中晚然後可以窮詩之變必盡目前所見之物與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後可以極詩之妙若但泥于古而已即如作早朝詩千言萬語不過將旌旗宮殿柳拂花迎金闕玉階晚鐘僊仗左翻右覆及問之則曰不如此便不盛唐噫只因盛唐二字把見前詩與見前詩料一筆勾罷如此而望詩格之新豈非却步求前之見也歟

求真

或問詩必漢魏盛唐自嚴滄浪已持此論今之三尺童子能言之子乃謂研窮中晚方盡詩家之變何也余曰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為真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箇竊盜掏摸漢子蓋凡為詩者或因事或緣情或咏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最要闡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譬如寫真傳神者不論其人面好面醜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還他

寫得酷像俾其子見之曰此真吾父其弟見之曰此真吾兄若此則冠服帶履之類隨時隨便寫之自不失為妙手何也寫真而逼真也若面孔阿堵顴顋一切不像徒刻畫于服飾間戴林宗之巾披王恭之氅曳鄭賜之履拄阮宣之杖事事做做古人而其形失真子以為非父弟以為非兄做影樣看不得做圖畫看不得擬古而反博笑世人于字句間学盛唐失却眼前光景大率類此如是而希必傳譬之寫真不像欲其子孫永遠供奉斷無此理故余謂做詩先求真不先求唐蓋謂此而漢魏可推已

擬古

古樂府古詩所命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等類皆就其時事構詞因以名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目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譬諸巧工能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何足為貴夫肖者且不足貴況不肖者乎且君馬黃雉子班等題若必一一擬作則關雎螽斯之類何為丢下不擬豈古樂府古詩能古于三百篇耶以此見擬古

無用疊屋架床虛縻歲月不足立名若李杜歌行如廬山高蜀道難漢陂打魚縛雞茅屋為秋風所破等類皆因時因事命題名篇自是高古奇絕所以為詩中豪傑然則作詩者不能自出機軸而徒蹈襲千古之題目名色中以為復古真處褌之虱也

評唐七則

李太白詩清虛縹緲如飛天真仙了無行跡下八洞仙人欲逐其後塵已無可得況凡人乎若七言律詩彼自逃束縛不肯從事非才不逮杜也杜子美詩古骨古色如萬金彝鼎偶遇賈手逢識者自然善價而沽若百室之邑千人之聚不必開口問價誰能償得此老至其七言律固云宏肆然細讀細思何一句一字不是真景真情在盛唐中真稱獨步孟浩然遣思命語都在目前然而有影無色有色無像如海中蜃市樓臺人物是真非真是幻非幻若要做詩且須放下此老勿與爭衡王摩詰詩和平澹泊發于自然全是未雕未琢意思譬如春園花鳥羽毛聲韻色澤香味都儘天機縱有邊鸞好手描寫出來便隔一層不相彷彿李長吉賦才奇絕構思刻苦觀其用字用句真是嘔出心肝盧玉川任才任性任筆任意兼太白

之逸併長吉之怪為一人者也詩家如李長吉不可有二如盧玉川不能有二若王昌齡劉隨州柳柳州元劉錢郎諸君子都做得穩當各自成家所以不朽至于李義山之刻畫杜樊川之匠心賈浪仙之幽思均嶔殫精神窮極精巧方之諸人更為刮目白香山詩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着併包囊括入我詩內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較諸秦皇漢武開邊啓境異事同功名曰廣大教化主所自來矣

杜少陵夔州以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於變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少陵能象境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乃謂真詩人真手筆也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蕭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少陵年譜看得

杜少陵諸葛五言絕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或誤疑孔明恨不能吞吳此常人之見耳孔明平生不欲吞吳觀草廬中謂先主曰孫權據江東三世國險民富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其後先主報雲長之怨伐吳取敗此最孔明恨處恨其不當圖吳也然而無一言諫阻者亦知先主君臣義重其心一敗不容不報怨耳此意讀史者未必不知蘇長公乃託于杜陵夢中相告豈非英雄欺人乎

杜子美作詩有意傳世觀其詩曰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至蘇子瞻亦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蓋亦知其文之必傳于世者也

或人在蘇子瞻面前誦詩語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語春愁曰此學士詩乎子瞻曰此唐人得意句我安能爾噫子瞻非譏詞也真是下手不得只如此看詩乃知唐人境界原不易詣

詩文才別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斲琴者不能製笛刻玉者不能鍥金專擅則獨詣雙騖則兩廢有唐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為文章李即為文數篇然皆俳偶之詞不脫詩料求其兼詣並至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筆未免質木所乏俊聲秀色終難膾炙人口宋朝惟歐陽公號稱雙美天才如蘇長公而其詩獨七言古不失唐格若七言律絕便以議論典故為詩所謂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國朝草昧之初若高楊張徐真是詩人之詩何者彼固未嘗分心為文也至于李崆峒文筆古拙所以七言古風幾于逼真子美何大復詩文庶幾雙美而挺拔絕特已遜古人邇開吳明卿梁公實等一派流于平衍七子之中王元美終當以文冠世求真詩于七子中則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李于鱗之文初讀之令人作苦久而思索得出

令人欠仲思腦若其詩大都以盛氣雄詞凌駕倣肥數十年來但留中原氣氣我輩起色等語為後生作惡道若此公若几乎併文與詩兩失者也宗子相只是過于玄虛不着定而其文筆大有東坡氣味詩句逸邁御風而行則本朝錚錚傑出者也

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兩不相入中晚之詩窮工極變自非後世可及若宋人無詩非無詩也蓋彼不以詩為詩而以議論為詩故為非詩若乃歐陽永叔楊大年陳後山黃魯直梅聖俞諸人則皆以詩為詩安見其非唐耶我朝如何李以後一時詞人自謂詩能復

古然誦其篇章往往取古人之文字句藻麗者襯貼鋪飾直是以文為詩非詩也夫詩則寧質寧朴寧拙景目前暢協衆耳衆目而奈何以文為詩乃反自謂復古耶余謂為詩者專用詩料為文者專用文料如製朝衣須用錦綺如製衲衣須用布帛各無假借則其詩不求唐而自唐蓋未有真詩而不唐者若夫文則筆力一定更難改易豈其擬古而工扭捏而光蓋有生于古時而文已不如古人生于今日而文直逼古人此非人之所能也天也

詩品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大都其詩瀟灑者其人必鬯快其詩莊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其人必風流其詩流麗者其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其人必寒澁其詩豐腴者其人必華贍其詩淒怨者其人必拂鬱其詩悲壯者其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人必清脩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桃梅李杏望其華便知其樹惟勦襲掇拾者麋蒙虎皮莫可方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貧言貧無病言病此是杜子美家竊盜也不飲一盞而言一日三百盃不捨一文而

言一揮數萬錢此是李太白家掏摸也舉其一二餘可類推如是而曰詩本性情何啻千里

貴真

夫為詩者若係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即佳亦自無趣試觀我輩縉紳褒衣博帶縱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敬其真也有優伶于此貌俊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賤其假也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某篇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做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

于岳磐旋衣向客攢眉自是可欺若使童子戴假面掛假鬚傴僂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欺焉視此則知似人之文終非至文而詩可例已

法古

詩所為貴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蘇李河梁詩與十九首係是真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即法不離法後人模之莫得下手乃為未雕之樸若晉魏六朝則趨于軟媚縱有美才秀筆終是風骨脆弱惟曹氏父子不乏橫槊躍馬之氣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沿及唐興畢竟風氣完聚所以四傑之琳琅十二家之敦厚李杜之逸邁瑰瑋直凌離騷而方之駕非六朝所能彷彿萬一也

詩膽

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于詩中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曰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椀字而盧玉川茶歌連用七箇椀字遂為名言是其詩膽大也膽之大小不可強為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蠆而却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人終喪本色

體物

余觀唐人之詩切于體物蓋隨地隨事援入筆端初非撫拾已往陳言圖為塞白如李德裕潮州詩一聯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白樂天送人入楚詩云山鬼趫跳惟一足谿猿哀怨過三聲蓋潮州地氣三更潮到雞遂應潮而鳴故曰潮雞我朝巡撫楊信民領兵征東粤挾天文生馬軾與俱至潮聞雞以三更鳴問之答曰雞鳴非時當由明公將令不肅耳于是肅將令因而取捷然天文生所對有類鄙書燕說矣此可以欺不知者一足鬼惟楚中有之近世猶然正記所謂夔也余里中亦嘗有此鬼每至人家必淫其婦婦若甘與之淫事鬼如事主則隨其所欲金玉布帛不遠千里應口而至少拂其意至有舉火焚人廬舍者余族叔祖江祿好獵一日入深山中宿民家五鼓起見其桌上有豕肉一邊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文如新祿怪問之曰湖廣去此地千里肉安從至主人以實對蓋即鬼所運者白公送人至楚方用此句由此觀之詩不體物泛泛然取唐人熟字熟句粧點成章遂號于人曰詩真袁中郎所謂八

寸三分帽子人人可戴者也烏乎詩烏乎詩

杜聯

唐杜荀鶴為杜樊川妾生遺腹子詩有父風吟咏頗多往〻入于鄙俗有評者曰杜詩三百首妙在一聯中風急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余玩之終不如次聯更妙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二語寥〻而君臣上下遇合處情皆若此杜以兩言括之可謂簡而盡怨而不怒者矣

秘軽

王充論衡掇拾故事敷衍成文殊無足實伯喈乃秘諸寢榻不欲公人不知何故然則王充得伯喈之秘而論衡之名重伯喈因秘論衡而伯喈之名反軽槩曰痂嗜豈其然乎

雌黄四則

李陵答蘇武書情真語真悲壯激烈千古而下令人一讀一淚蘇長公乃謂齊梁小兒戲為之未免英雄欺人夫此篇豈但齊梁人不能為即索諸長公集中恐亦難軽比擬近時李卓吾善看古文字而乃厭薄嵇中散絶交養生二篇不知何說此等文字終晋之世不多見即終古亦不多見彼其情真語真句〻都從肺腸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絶特所以難及

楊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深猷淬之以為不堪覆瓿或問之答曰易列于學官學者得稟于官人之精易者且少太玄易外平易誰復習之乃今果然

楊子雲習于鉤棘無一篇無一語不鉤棘蘇子瞻妙于朗暢無一篇無一語不朗暢

皇風

漢高祖大風一歌帝王之盛槩也武帝秋風一詞詞人之高標也若唐太宗明皇文宗等皆以帝王兼詩人之致我朝如　太祖皇帝真漢高祖之流乎觀其詠菊曰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披着黄金甲咏雪竹曰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凡若此類所謂帝王之槩不可雖侔宣廟之詩絶似漢武篇章頗多不能具述即如戲學士黄淮古風有云十載相違不相見霜髯蕭〻秋滿面此二語何其清曠出塵含無窮之味懿文太子幼時題半邊月云誰將玉指甲掐作青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識兆固云非吉然首二語勞空道出豈是凡吻建文皇帝晚歸京師其詩云流落天涯四十秋歸来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

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裡雨聲愁新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語、淒清讀之使人欲淚此其于天位固不終然但以詩論却是情景兩到真詩人也武廟微行遇一婦人汲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俺宮娥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風騷可喜由斯以觀賦性不群者開口便能驚人區區學究呻吟模擬終不能逮

巧詠

大凡詩句要有巧心蓋詩不嫌巧只要巧得入妙如唐人詠鷓鴣云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詠鴛鴦詩云乍過烟塢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詠鷺鷥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我朝人詠白燕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詠梅云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此等語雖具述大都由巧入妙近日王百穀以詩名吳中當百穀少時為鄞縣袁相公作牡丹詩其牡丹名相公紫袍君乃作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于時都下遍傳爭識王先生面適來年踰耳順詩筆新脫不減少時其壽張伯起令母詩云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蓋張母九十而伯起年亦七十故云題梅衡湘平蜩方卷語云美人學舞魚腸劍廝養能開兒角弓都是實事描寫得佳百穀曾寓泰興陳令君所陳觴之樓上遂作詩二句云多君下榻能留穉有客登樓亦姓王用陳蕃王粲事化腐為新此等語亦難具述此君故是詞人白眉彼以巧病之者不悟詩之妙境者也嗚呼里巷匠手床折不能治乃笑工倕拙巧亦太傖父面孔

摘聯

唐人登眺之詩皆與山川相稱中間聯句真是移動不得如題杭州天竺寺二語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洞庭湖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題黃鶴樓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後人摘為對聯絕與景稱王百穀亦摘唐詩二句為滸墅關對曰流水聲中理官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皆極的確本朝詞人登眺之詩亦多矣摘而懸之可有如唐人詩酷肖山川者乎于此悟入詩之精不精工不工槩可見矣

采逸

世之負詩才觸景寓興合符古人者不少矣或不極

其量暇多瑜少無以自見又或能自盡其才而身處
巖壑不遇青雲之士為之薦引如孟浩然之遇王維
李群玉之遇裴休則亦自吟自賞如春蚓秋蛩寂寥
槁壤枯株間使夫繡房綺户公子姬姜欲一聆其音
而不可得與化俱徂者多矣如吾郡黄生名邦其父
官蜀中學博生從之官遂蜀有烈婦某其夫臨死問
婦志婦曰死則俱死耳夫笑婦曰君以妾不能死耶
遂先夫三日自盡繡衣使者聞之為表其門且命士
紳為詩吊之詩無慮數百獨黄生詩一聯云許死一
言何慷慨先歸三日儘從容大為繡衣擊節後黄生

家居有詩一聯云深浅池塘看乳鴨寂寥門巷數歸
鴉亦自幽閒可愛辰陽有生逸其姓名屢舉不第過
洞庭題一絶云洞庭野水碧天浮萬里蕭蕭蘆荻秋
可怪君山顔色厚年年常對岳陽樓後二語甚含蓄
有趣又辰陽有揮使彭飛題余邑伏波祠云岳王庭
下鞭秦檜千古人思武穆忠今日拜公江上廟頭將
禎鐵鑄梁松結語甚有思致又聞江左一士人少時
調鄰女執其手為女家所訟縣令問士曰汝能詩否
答曰能遂命題女手其人即題云曾向花叢捷悄枝
秋如春笋嫩如荑金刀欲動輕鋪繡彤管頻抽淡畫
眉尖縮纖鬆扶素履半湘羅袖打鴉時緑窓偷撫絲
桐㨾無限春愁下指迸令見生訴大驚異謂女父曰
爾為女擇壻不過欲得才者然孰有才如此生者爭
遂勸使歸之父如令指士與女因為夫婦次年士遂
登科此一詩也咏物而不着跡逼真而絶牽強求之
唐人集中恐未多得然士之姓字竟逸不聞以詩名
家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豈其楓落吳江之句他不盡
然耶抑屐幽處僻不得附於人以傳世耶余每聞此
等語未嘗不為慨嘆因次及之以俟采逸詩者
昔有題詩山頂僧菴者曰高山頂上一間屋老僧半

間龍半間半夜龍飛行雨去歸來翻羨老僧閒余鄉
陳愚副朗溪題詩潓江寺曰吟遍三千洞來眠四大
床白雲鍾鼓外翻咲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輕
妙有味不妨倒案
唐兩人罷官各題小詩其一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盃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其一云花開蝶滿枝
花謝蝶還稀惟有舊時燕主人貧亦歸二詩用意雖
同然有怨而怒有怨而不怒可以觀矣
子規啼春至初夏轉急口煩流血乃止詩人咏子規
者甚多惟一詩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

春蓋山林之中託物以傷拒詠昔人
寒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絕是唐調詩云城中蛾眉女
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國初林子羽悅春詩一聯云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
乍落鳥銜來楊孟載早春詩一聯云柳色黃如鵞破
殼鮮痕班似鹿辭胎高李迪送人入關中一聯云函
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送人官山東方伯
云賜履已分無棣遠舞戈今見有苗來此等句置之
唐人集中誰復優劣恐非嘉靖七子所易造

國初大臣能詩者當以姚少師廣孝為第一其題金
陵懷古詩云樵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
峰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有潮通鐵甕
野田無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
看是何等新脫朗透豈尋常勦襲者所能道
姑蘇唐寅字伯虎發解南畿旋被詿削籍放浪丹青
山水間以此自娛亦以自溷嘗題所畫小景云不煉
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
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挿漁竿斜繫艇
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
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刪之蓋
以繩尺求伯虎耳晉人有云索能言人不得索解人
亦不得誠然
沔陽曾祭酒諱鐸在翰林時館師試草堂蛛網題曾
詩云草堂蛛絰掛虛簷戕度推窻似隔簾破向虛風
猶裊裊補當明月正纖纖燕知巧避渾無礙蝶為狂
飛或被粘昨夜蚊蚋不安枕頗教蹤處更重添如此
詩真是秀爽可誦其後公有集行詩皆莊整不失唐
人法度然不以詩名倘所謂以德掩言者非耶
岳武穆送張紫諜北伐詩一首絕是唐調詩云號令

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
單于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亘史云此詩可與張雎陽岧嶢試一臨同看
王陽明先生詩已入理學派頭不在詩人之列曾記
其詠傀儡一詩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
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相
詫訝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
學楚狂如此詠物不著色相非高手不能
亘史云王荊石相公見戲場中有衆傀儡出者王
公笑云昔也傀儡衆人今也人衆傀儡蓋傷時云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
斷戍楼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
畫工喻典試也意亦巧矣
白樂天題昭君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
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用意深遠思
人不及思香山集如此首亦難多覓
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悽慘其初但云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将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
情猶顯若晩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
裏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幾不能讀詩之窮

工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張東海有假髻美人詩云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
楼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装假髻亦巍然花鈿
玉珥重重綴眼底誰能辨真偽瑣憲二月来春風假
髻美人先入宮其旨為下第作甚有古意

詩忌

凡詩欲雅不欲文文則為文章矣凡詩欲暢于衆耳
衆目若費解費想便是啞謎非詩矣凡詩不能不使
故事然忌堆積堆積便贅矣凡詩析看一句要一句
渾淪合看八句要八句渾淪若一句不屬一氣一篇

不如一句便湊泊不成詩矣

復古

六國先秦之文縱横馳騖如生龍活蛇捉摸不得迷
至西京求其不失六國誰渾之氣者惟二賈與[illegible]大
夫司馬子長中間相如諫獵吾丘壽王禁弓矢議嚴
安徐樂主父偃上書皆不失西京本色惜其篇帙寥
寥耳如公孫弘董仲舒對策則已露宋人胚胎東京
之文惟班叔皮王命論有西京遺風自此而外如風
俗通白虎通論衡潜夫之類皆筆氣頽靡殊無足觀
方王司徒殺蔡中郎時馬日磾嘆曰此曠世逸才當

畱倘一代史作今觀其所著獨斷較諸西京雜記不
啻天淵假令中郎續漢書必在班孟堅之下無疑六
朝之文余所深服者嵇中散絶交書養生論二篇其
他若潘陸以下縱使妍秀美麗畢竟格調纖弱骨氣
軟脆如深宮處女拈針刺繡芙蓉鴛鴦色色可人終
不是丈夫氣槩韓昌黎力追西京柳柳州相與提挈
真是能復古者然終唐之世二家之外未見比倫但
自復古不能使人盡還於古甚矣古文之難也

當行

近日王緱山論文謂時文中只宜入時文調用古文

雖極好亦非當行譬如法家只用行移字縱有秦漢
文筆用于行移與律例招情不相干涉亦有何補余
謂論詩亦然詩自有詩料着箇文章字不得試看唐
人詩句何一句一字非詩近時文人用文筆為詩敷
暢曼衍譬如縉紳先生䍐褵雅致綸巾深衣打扮高
士裝束終有軒冕意思在淏于詩者自能辨之曾記
嘉靖中選司考試省祭所命之題乃出票催皷匠輓
皷一省祭擬二語云其皷務要緊綳密釘睛兩同鳴
大為選司賞鑒若此等語真乃移易不得故是法吏
老手推而論詩論文皆若此乃稱當行

詩讖

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甘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
題咏肝膽畢見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鎚萬斧出深山
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
間及為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麻菇與線香本
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
讀其詩可想其人若石灰篇公一生讖兆具是矣

詩有實際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
署中曰来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

圖卨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宋賈似道拜相或作詩嘲之曰收拾山河一担擔上
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久之似道建議丈量或又作詩嘲之後二語云縱使
一坵加一畆也應不及舊封疆又有題路程本者後
二語云如何丢却中原地只把臨安作起頭又賈相
遣人販鹽或作一詩云昨夜春風湧碧波滿船都道
相公鹾雖然欲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詩固不
古可以觀世語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矣哉

廣西全州蔣暉仕至太守曾言呂純陽嘗至其觀與
徘徊相接題詩一首云宴罷歸來海上山月飄承露
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真是奇
絕不凡語未容輕擬

一尼僧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
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

一全真題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
白雲深多年窮窶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是不大
食人語

胡纘宗號可泉蜀新安人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久之
改蘇州太守好寫字作詩然詩無大佳者當　世廟

南巡時賦一律云聞道鑾輿曉渡河岳雲縹緲照青
珂千官玉帛嵩呼近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
統制璿璣南極護羲和稷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
淚不磨後為仇家訐奏上命緹騎往逮時纘宗方官
制撫自意不免然　世廟終不深罪但惡其空飛電
淚不磨語以為不祥命削籍噫使在宋時將遂為烏
臺詩案矣聖世文網之濶如此余嘗讀公詩號為傑
出若律則公得意之詩不得意之遇悲夫
江夏吳偉號小僊以畫名世　武宗賜號畫狀元當
其童時鬻于人家為伴讀年七歲纔入塾便伸紙作

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
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亦天授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
未嘗強摸如君馬黃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
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
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鐙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
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
三郎愛殺擬賭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
淨燈前換晚妝被衆鈎春興我齒間把醉人兒蹬踢
醒擬失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

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
損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制作未免
俚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
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澁者真不啻啖哀家
梨也即此推之詩可例已
閩中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雞羽毛好不如家雞
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與
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取之目前要自古雅
暢快有三百篇之風然則詩果遠乎哉
桃川宮舊有道士姓曽號種桃頗能詩比其沒也邑

中博士曽文斐以詩弔之曰種桃道士歸何處曽種
谿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待君回博
士平日無詩名乃此章何減人面桃花之句
武廟之初李西涯柄政大都長者耳無救世亂或題
詩譏之曰才名少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
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解禽言者曰鷓鴣聲
道行不動的哥哥子規聲道歸去好湘江者公故鄉
也其詩可謂婉且切云
初月新月詩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余獨愛一閨秀絕
句尾語云天邊恰見如鉤月鈎起新愁與舊愁下字

最新巧人思不到又似不待思者

國初孫蕡題石榴詩云纍垂纍垂又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霜劈破琲琱皮露出我顆珍珠兒此等看筆真足驚世

趙子昂孟頫宋宗人也而仕于元書法丹青皆名後世然多有題其畫相譏訕者一人題子昂山水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王維勝輞川兩岸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又一人題子昂畫蘭云滋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世所為譏孟頫者如此然孟頫生于元

世而仕于元則亦勢之無柰者也

有詠紅梅者尾韻限牛字其人題曰玉骨冰肌絕俗流著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昏朦眼錯認桃花誤放牛又有詠漁舟者尾韻限天字其人題云籃裡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我因欲脫簑衣當只恐明朝是雨天此二絕者韻脚自然亦甚可喜

宮詞

永樂間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薨謚恭獻是時又有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人賢妃尤穠粹善吹玉簫按臞仙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吹徹月明中

戍詩

平江縣艾穆號熙亭仕至四川巡撫當其為主政時抗疏論江陵相公重得罪戍寧夏乃作詩云萬死猶令戍遠方　聖恩原自重綱常西寧風土邊人少北極星辰引望長楚客江魚終葬腹漢臣馬革猶為囊青山到處堪藏跡誰謂天涯異故鄉夫艾公處顛沛之時詩句絕無悲怨此亦足觀所養余因記國初學

士朱偁萬豫章人甚見寵于　高廟久之被遣戍遼當登舟時上使人覘之朱方用牲醴祝神口占曰船肚下有水蓬面上有風諸神來擁護指日到遼東使者回報上遂召還偁萬免戍

占度

太祖皇帝戰江南時偶投一寺歇宿住持不知上也輒相問姓名上乃題詩寺壁曰戰退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並不知分曉只管叨叨問姓名及登極後寺僧惶恐用水洗去其詩　上遣人索原詩在否一僧亦題詩獻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恐

惹鬼神愁僧將法水逕輕洗尚　有龍光射斗牛　上
覽詩頗喜寺僧皆得免究

張蘿峯內閣年五十尚在公車其時　武宗盤遊而浙江撫按兩院會飲鴈山張乃作詩投之曰海內衣冠集鴈山草茅無路得躋攀山中獨掃豺狼道天上誰當虎豹關玉輦不知行樂處金卮且莫破愁顏江湖廊廟原相係莫道漁樵盡日閒兩院見詩目張為狂生戒坐以事張乃走赴公車登第未久拜相蓋此公氣兆此詩已露其倪

蜀人鄧智字汝愚家貧讀書龍菴燒葉代燈十九歲

發解鄉人擠擁爭看鄧乃口占一絕云龍菴山上舊書生偶掇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未幾登進士第論權相萬安繫獄獄中作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由青史定誰真夢魂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此等語俱秀拔可愛惜其以繫獄死耳不然詩焉可量其時有進士李文祥者楚麻城人與汝愚同調萬相國欲羅致之乃使其孫進士邀李同飲出鳴鳩圖索題文祥題一絕尾語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己恩大忤萬相尋亦謫死噫剛腸烈漢片語落人間貴于鳳毛安用多

箕鬼

國朝江州有朱原虛者頗能詩父有所遺綾綺十餘篋匿不分其二弟弟貧不自存適比隣請箕仙原虛往拜索詩箕題云何處西風卷夜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空盈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悔遂盡剖其篋分二弟弟皆讀書成名吾鄉亦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于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題云似卯原非卯如卭不是卭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頑童又戲問曰洞賓先生安在箕即題云開口何須問洞賓洞賓與我却無情

是非都入凡人耳萬丈長河洗不清其敏捷如此一日又有請箕仙者仙至自稱太白仙人余邑中有李春元者名相號方山自負能詩乃於箕前與仙鬪捷不能勝因限一韻索題于仙曰會登能于時箕動如飛不少停思題曰為報兩樓滅掃會謫仙還向醉中登百篇斗酒聊乘興借問方山能不能李乃屈服又余同年袁六休亦言其鄉人曾請箕仙伊舅龔生賭摘芭蕉一片置袖裏上書功名二字問仙曰余欲有所叩仙度余所叩者何物何事箕題云袖裏攜來一葉青欲將此物問功名昨宵枕上聽鳴雨減却瀟瀟

四五聲凡此類皆奇中然言來事多不驗或云凡赴箕者非真仙也即其地能文之人早死而未滅者所謂鬼也夫鬼能藏往神乃知來觀其談往事如灼而判將來有中有不中豈不信其為鬼也哉

早慧三則

余邑李令名春熙號沅南生八歲騎竹馬行市中遇一縣丞經過問其姓名其舉以對丞曰爾能聯句乎對曰能丞乃出句曰書生騎馬街心走沅南對曰舉子乘龍天上來丞大異之後十餘歲詠上馬嬌圖詩云未上先愁墜方行遽欲還如何生畏馬死墜馬嵬

山其幼時詩句往往如此至十八歲舉於鄉已而嗜色病耳聾不復登第跡其生平所著詩佳者甚多仕終萬縣令位雖不崇然足當於梵才矣

余鄉有李可蕃者為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負美才善談吐所為詩未必成家然自有詩趣先是邑中有某婦者私於邑庠士何池東何死又私李半埜半埜蓋方伯源埜公子為此婦別築一室居之不啻金屋阿嬌瞻麓乃題一絕云聞君高築土碑房好把秘符四面張只恐池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三娘即李所私婦其時池東遊魂往往出見人每觀其儒服騎馬馳里中故李詩云云滇南有楊孝廉者號淳菴曾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楊與四川同試轉湘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字杳難期怪殺魚遲鴈亦遲囊貯薛箋無用處想來欲搦去思碑觀此二絕李之才情可想

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代詩云寶馬金鞭白玉鞍藁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爐火亦寒詩故佳公不欲自著

題詠

辰郡唐侍御萬陽題岳陽武穆祠一律云武穆祠堂

楚水涯短墻疎草映殘花奸諛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風靜魚龍吹細浪月明鷗鷺宿平沙遙憐古墓西湖上萬樹南枝日欲斜此詩何必減李崆峒水廟飛沙之句惜不多見耳

余邑印鶴田中鄉試仕為成都府別駕與其子少鶴皆能詩鶴田題關雲長祠云赤面長髯國士風解圍尽在笑談中三分天下憑驫馬八陣風雲聽卧[illegible]長劍倚天秋氣冷空堂閑月夜燈紅細談炎祚丁[illegible]逕翻恨將軍失阿蒙詞政雄渾與題相稱其子少鶴曾與李方伯源野飲時值九日有妓女金樹兒者病起

唱歌侑酒少鶴口占一絶云九日佳人病起時當筵歌舞不勝衣可憐顏色黄如菊不枉名呼金樹兒亦自風致可喜

儆惕

唐狀元諱皐徽州人少時負才名自許甚高已而蹉跎不第亦復骯髒後年近知命竟狀元及第不負所志公亦自撰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来少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發中秋過了月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及時忙把金樽倒請君撿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可憐寒食無人掃此歌淺而雅明而不俗暢於衆志通於衆耳令人讀之覺名利心一時灰燼

太祖喜誦唐人李山甫金陵懷古詩且書揭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

聖心儆惕安不忘危蓋特因詩而寄爾

永樂朝有浪遊黄州者以犯夜為太守究其人上詩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黄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遊子本無知黄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問其姓名終不言太守禮而遣之或曰為解春雨然解實未作楚遊乃詩則佳麗可誦

誤猜

吳郡劉廷美性嗜詩仕終僉事五十致政歸成化初璿臺邢宥守蘇州持画梅一幅乞題劉題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不解種梅花邢甚喜已而邢議丈陂池起税補田之議没者或貼一詩於郡門云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洲渚為報沙鷗莫穩眠邢聞之以為廷美詠也遂怨劉劉卒不弔不知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而誤為劉作豈不寃甚余因記邑中一賈人不識字曽製新帽隣里斂銀張宴賀之越數日賈人門上或粘一小帖書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箇夜啼郎蓋唆詞為兒啼發也一人揭帖語賈人曰隣里賀公公不答席今此草書公門矣帖在此於是賈人誤以為真書門遂答席酒中隣里謝曰何荅

肺之速也賈人告以故一座大笑噫世之不察實而誣人者豈少也哉

怨憤

揚子江邊祝某妻周氏有色年二十餘生男一金山寺僧惠明容使一嫗常送花粉甚暱一日夫出氏邀嫗同眠潛置僧鞋一隻於榻夫歸見而怒責周氏誓去之周不能解明日與夫別泣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〻夫妻有子〻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鳴咽有淚徒漣洏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大夫心番覆會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勝

息倏更移吁嗟一女婦方寸皇天知氏既去歸父家僧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偶露前情周氏擊大明鼓伸寃上親鞫之惠明凌遲處死噫周氏此詩只寫真情而哀痛迫切可與栢舟並讀

數奇

彭有信歲貢至京上微行偶與相值口占虹霓詩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有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異之約詰朝早朝相會宣入曰有學有行君子也拜北平布政 上

一日又微行市間遇國子生共入酒坊上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上屬詞曰千里為重〻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〻邦大國大明君上因舉凳几木片命賦詩生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上私喜探錢償酒家去明日召入謁上笑曰爾欲登臺端乎命為按察使又有僧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上詩與宗泐齊名上召見之一日侍食訖進詩謝云洪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闌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

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怒曰詩用殊字謂我為歹朱又謂我無德蕤僧敢大膽如此誅之噫前二詩未必佳乃取不次之位來復詩工矣乃取不測之禍 太祖評詩可謂無定價矣

配合

何景明號大復詩與李崆峒齊名然余讀其樂陵令行一篇亦何嘗規〻模古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敘結構自具古體其詩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按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

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到時縣吏州官各亾命北渠白馬終日行滁上黃旗錯相映不開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夫此詩以樂陵配平原亦偶然耳然平原牽脫祿山竟陥希烈許公初成卻賊之功後卒死逆藩二人忠節遭際蓋略相似矣

尚意

景皇帝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錢灑地令宮人官侍爭拾閧笑編脩楊守誠賦銀豆謡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矢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六兩雹敲篤毛中官跪拾每盈袖金璫半墮羅衣縐龕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幷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飡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採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憶此詩卓有古意然未嘗有意模古乃知真詩自古不在模古

正德末年內官之黨布列藩省往来道路殆無停軌王西樓作樂府詞譏之曰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蓋言百姓答應夫役以致困窮存其詞可以觀世

閨秀詩評 有序

余生平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首各為品題以見女子自攄胸臆尚能為不朽之論況丈夫乎

崔氏

崔氏校書盧家妻有詞翰結縭之後以校書年暮微嫌盧請賦詩一絕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評云心中不愜事徐以一語自解其妙入神歸于無怨

陳玉蘭

玉蘭王駕妻駕戍邊蘭寄此詩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評云悽惻之懷盤於胸臆二十八字曲盡其

轉讀轉難為情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冠工詩

賦得江邊柳

翠色連荒岸煙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
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蕭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

贈鄰女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評云二詩蒼老古拙如孔明廟栢柯石根銅

王韞秀

韞秀元載妻有婦德婦節又工詩

諫外

楚舞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
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評云元載為相頗拒客韞秀以此諫之無論詩
工即其識見亦豈婦人可到

康氏

寫真寄外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
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評云質而不俚真率而多思

劉采春

囉嗊曲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評云三詩商彝周鼎古色照人不意閨門能為
此語也

花蕊夫人

夫人姓費氏西蜀孟昶宮人蜀破入宋宮死焉

宮詞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
景畫船來往碧波中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
散踏破殘花滿地紅
太液波清水殿涼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
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評云費氏宮詞百首與王建齊名此但摘其一

二然嘗鼎一臠知染味矣

清桃

清桃寇萊公侍姬公于歌舞頗費侈姬諫之

束綾詩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

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評云一句一字皆真切與蹈襲者迥别

毛友龍妻

友龍應舉下第久不歸妻寄此詩

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評云用事切當

余淑柔

題驛亭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　過鴈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評云風騷可喜時有幽致

朱淑真

誰家横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評云杜工部句云誰家巧作断腸聲此詩直翻其案清絶可愛

朱希真

希真小字秋娘嫁為商人徐必用妻能詩

警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

事元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朶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警世

日日深杯酒滿朝々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碍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是在

評云讀其詞達于義命非復婦人所能道

賈蓬萊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黄風流誰得似兩々宿花房

評云詞簡而意有餘

黄氏

黄氏王元美夫婦安貧黄又工詩相得甚懽云

聽琴

素琴閑素匣何事獨彈着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溢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

評云古意古調古詞恐知音者寡矣

嚴蘂

蘂字幼芳天臺營妓唐太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評云都是眼前字襯貼婉轉有致

翁客妓

妓歸翁客因以名之此其閨門調弄之詞也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的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

評云口頭語組織成詞暢于衆耳此詞家當行也

劉氏

劉氏洞庭人葉正甫妻夫久客都下妻寄衣并侑以詩句

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評云詩體稍俗然亦真切不浮

李氏

李嫁夫而貧諸姊妹多適富家李自慰云

巴家富

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評云體物真切出以詼諧朒次如此區區濁富自非所好

元氏

元遺山之妹女冠也張平章欲娶之微探所何見此詩不敢出言

補天花版

補天手段暫鋪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評云清貞之意因物觸發足令觀者起敬

吳人嫁女詞

種花莫種官路傍嫁女莫嫁諸侯王種花官道人爭取嫁女侯王不久長花落花棄人易變離鸞鏡破終成怨不如嫁與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

評云識者之詞難為衆人道也

薛氏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評云尾語有趣

鄭奎妻

四時詞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鬖髿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煑新茶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綫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鐵馬聲喧風力緊雪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盤夜搗鳳仙花

山茶未放梅先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月冷瘦狻猊繡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粉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香枝

惜花春起早

臙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荼蘼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繡窗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妝臺咲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愛月夜眠遲

香鬟半嚲金釵卸寂寂重門深鎖夜素魄初離碧海端清光已透珠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轉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傍薔薇架後看

掬水月在手

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憑夷府蕩漾明珠若可掬分明兎顆如堪數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訝冰輪在掌中女伴臨流咲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弄花香滿衣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扳條怕刺

傷金蓮移步嫣苔濕幽芳搠羅掩蘭堂馥郁餘香消
綉床蜂蝶紛紛入窓戶飛來飛去繞衣裳
評云右八詠體不甚古而穠郁光艷時露風韻
蓋女子中錦心繡口者

虞氏

虞氏海寧人嫁董湄兩月湄卒誓不再醮父母微
動之乃賦菊詩自見守節至五十餘卒

咏菊

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井抱枝枝
萎羞墜西風逐水流
評云貞心勁節溢于言表

楊用脩妻

寄外

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
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
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評云詩風韻勝于用脩岥首其得意者韻腳重
一陽字調亦失拈

孟淑卿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
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評云清淺而古人不易及

陳氏

陳氏仁和人南康守敏政女都御史李公昂妻傳
學工詩為世所推

春草

無人種春草隨意發芳叢綠遍郊源外青回遠近中
朝煙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萋萋對晚風
評云後二語思巧而情苦讀之令人惻然

豫章婦

婦家世金陵嫁豫章商人獨居有挑之者作絕客
詩拒之

失翅青鸞似困鷄偶隨孤鶴到江西春風桃李空嗟
怨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居蓬島境漁郎休想武
陵磯金鈴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評云詩亦近俗但結語新麗可喜

亘史外紀

雪濤小書 諧史目四

右共一百八十五則

亘史外紀

諧史四

天都[illegible]華[illegible]輯

鶴[illegible]勵氏校

陳君佐維揚人以醫為業能作諧語洪武時出入禁中上甚狎之常與譚兵中艱難一日上問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所以對曰若不似神農如何嘗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曾乏糧士卒每食草木上與同甘苦故云

楚中有顛者其居室也常苦嫡庶不睦即賓客在堂往往閧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謁顛者值其內閧顛者欲借端亂其聽會廳上懸鳩鵲一幅指謂詞客曰君善品題試為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噫可謂捷才也已

嘉靖間閣中吳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膠庠者多垂髫士士之已冠者計窘乃竊去其頭上巾亦為垂髫應試吳公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嘲之曰昔日峩冠已偉然今朝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省

吾先生來督楚學所拔應試諸生多弱冠者蓋少年人自才妙非以其年也余邑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髯入試及至發落凡四等生員皆應加朴割鬚者與焉先生見四等人多不欲盡朴乃曰四等中生員齒長者姑恕之其少年不肯努力各朴如教規割鬚生竟得朴其儕嘲之曰爾鬚存當得免朴柰何割為究哉鬚須也割鬚生亦復自咲

趙大洲為宰相氣岸甚高高中玄張太岳亦相繼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黃人物張冷面少和易太洲一日謂兩公曰人言養相體要緘默似比中玄這張口

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沖和似比太岳這副面皮也拜相豈不有命此語雖戇直而近於戲然亦有助於義命之說

四明豐翰林諱坊號南禺有口才里中致仕驛丞某繪一像具幣請豐作贊語南禺題其額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讀之喜甚時人莫測所謂或叩其旨豐曰公不識下文乎則其為人也亦成矣又寧波縣令遣吏向南禺索藥方豐乃注方云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婦以覲縣令令覽之笑曰豐公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味滑吏耳南禺之巧心類若此然恃其舌好凌人時頗嫉之

司寇王麟泉閩人初為余郡守貳性喜藏垢裏衣皆經旬不洗換每與僚屬宴遊輒從衫袴上捕虱凡數枚納口中余因憶宋朝王荊公性亦爾一日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故公亟捕虱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勑語獎之荊公問勑語應作何詞一學士曰此虱屢遊相鬚曾經

聖覽論其遭際之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荊公大笑然則蘇老泉謂荊公面垢不洗衣垢不澣以為姦即幸而中然此政非以為姦也

嘉靖間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貴某欲譏御史乃縛一鼠至曰此鼠咬毀余衣服請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問笞杖徒流太輕問凌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中貴知其譏已然亦服其判斷之妙

太倉王內閣荊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為之語曰內閣是當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人服其確

一丹青家以寫真為業然其術不工一日為其親兄寫一像自謂逼真懸之通衢欲以為招鄰人見之爭相問曰此伊誰像未有目為伊兄者或一人題于上嘲之曰不會傳真莫作真寫兄端不似兄形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區區陌路人見者無不發笑

有兩青衿者致餽其師一人用死猪頭一人用銅銀子二師互相語其一曰門生姓游餽一猪頭將來煮食堯舜其猶其一曰門生姓陳餽一封銀將來交易堯舜與人已而復各擬破題一篇其一曰二生于二

師為其不成享也其一曰二師於二生言必稱堯舜也皆可謂善謔者矣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効有朝士相與聚譚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怪敢爾一人荅曰這怪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袁中郎諱宏道與予分宰長吳二邑中郎操敵懸魚其于長安貴人一無所問餽時阿兄諱宗道官翰林編修手嘲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為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為孔方耳中郎亦復自笑

内鄉縣李蓘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蔭字襲美時方為增廣生員蓘遺書蔭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爾增得幾多廣得幾多蔭亦荅蓘書曰爾今年檢討明年檢討不知爾檢得甚麼討得甚麼一時館中相傳靡不絕倒又長沙李相國西涯生一子有才名然頗好遊平康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花陌明日柳街應舉登科秀才秀才乃郎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見之亦為發笑此父子兄弟相謔也

天順間錦衣閻達甚得上寵其時有桂廷珪者為達門下客乃自鐫圖書云錦衣西席同時有耳棠者乃洗馬江朝宗女婿為松陵驛驛丞亦自鐫圖書云翰

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為確對

王文成公封伯戴冕服入朝有綿塞耳朝士或笑之曰先生耳冷乎荅曰我耳不冷先生眼熱

常熟嚴相公訥面麻新鄭高相公拱腐文多於腹中起草世俗笑蘇州鹽豆河南蹇驢二相相遇高謂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曰公草在肚裹

吳中某尚書方沐浴一客往謁以浴辭客不悅及尚書往謁前客亦辭以浴尚書題其壁曰君謁我我沐浴我謁君君沐浴我浴四月八君浴六月六蓋四月

八浴佛六月六浴畜

新安詹景鳳號中岳有才名善作狂語中鄉試筮仕由翰林孔目轉吏部司務乃自題其居曰天官翰林之第鄉人見之為注其下曰天官司務翰林孔目詹復添注曰這樣官兒是笑勝哭

有中貴者奉　命差出至住劄地方亦謁廟行香講書當講時青衿心厭薄之乃講牽牛而過堂下一節中貴問曰牽牛人姓甚名誰青衿荅曰就是那下面的王見之中貴嘆曰好生員博雅乃爾

一上舍性癡頑工諧語選為府經歷一日有客拜其

堂官太守帖寫春生李過庭頓首拜太守謂經歷曰這位客我記不得他了經歷謾應云這客怕就是那李趨兒太守大笑

公冶長解禽言一時孔子聞鳩啼曰此何云荅曰他道觚不觚又聞燕語曰此何云荅曰他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聞驢叫曰此何云曰此不可知似講鄉譚耳　蠻河南人

李文止西涯請同鄉諸貢士飲一貢士謂他處有酒約先辭文止戲曰孟子兩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此作何解客謝不知須臾湯至文止曰待湯爾乃大笑而別

黄郡一貧生自標講學其鄉紳曰此子有志以一牛贈之貧生牽回其兄即收牛耕地生怒兄曰有無相通何得見怒生應曰誰叫你不去講學也討箇牛又一廩生亦自標講學遇分膳銀其為首者稍多取生謂同儕曰彼多取爾好說他同儕曰公何不自說荅曰我是講學人不好說吁二事雖微悉見假道學心事先正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信夫

國朝新中進士凡選館者除留授翰林編檢外皆補科道其中行博士推知皆拔其尤者行取尤科道京

師人為之語曰庶吉士要做科道睡著等中行博士要做科道跑著尋推知要做科道跪着討

余邑太學羅汝鵬善諢初遊京師值早朝時百官已露立甬道諸貲郎尚處廡下其儕相語曰百官業已露立我輩何為藏此汝鵬曰這是子平書上載的官要露〻則清高財要藏〻則豐厚聞者皆大笑

余同年進士梁見龍馮景貞沈銘鎮沈何山俱浙江人梁形長善諢馮中省解二沈係兄弟同榜其形皆短一日四公相聚銘鎮謂見龍曰梁年兄這樣長若分做兩段便是兩箇進士梁因荅曰二位年兄這樣

短須是接起纔算得一箇進士馮景貞乃謂梁曰閣談彼短靡恃已長梁遂謂馮曰近來秀才只讀熟一本千字文便中了解元相與大笑

姑蘇有馮生諱時範者夙號名下士年近耳順尚未得儁其子名嘉謨年少有美才余甚愛之至甲午歳嘉謨夭死時範始領北畿鄉薦姑蘇士人作語曰馮時範死得却中了馮嘉謨中得却死了或以告余〻不覺且悲且笑

余邑一博士張宗聖工談謔會主簿游姓者濫受狀詞櫃拷打有墨聲張乃著一啞謎嘲曰小衙門大展

開鐵心腸當堂擺全憑一樁一撞拷打纔有些取来不怕他黑了天有錢的進來與你做箇明白盖指油舖也余邑油舖用木為榨鐵為心引木撞榨油乃流出而其門不設枋闑故以喻游簿云

余邑會月洲入貲為鴻臚署丞未有扁其門者及李恒所亦入貲為鴻臚郡守葉公扁其門曰鴻臚第月洲族弟魯九乃云恒所既扁門曰鴻臚第我家月洲當扁門曰鴻臚兄聞者皆笑其巧久之李恒所與一富翁聯姻下聘之日鼓吹盛作座客問曰這是誰家喜事羅汝鵬荅曰只怕是李鴻臚貪戀着人豪富蓋取中郎傳十里紅樓之句聞者為解頤云

蔡中郎傳中人取冷語甚多余所解頤有五六句王弇州強嚴東樓酒東樓辭以傷風王云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汪仲淹戲蹴踘者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劉季然衣短衣加裙三出人戲之曰季然張三簷繖荅云三簷繖兒在你頭上戴又有人戲僞生作訟師者云讀書人思量要做狀皆冷語可笑

黄郡一孝廉買民田收其旁瘠者遺其中腴者欲令他日賤售耳乃其民將腴田他售孝廉鳴之官將對

簿其民度不能勝以口銜鐵嗹孝廉面他孝廉群起欲共攻之時鄉紳汪其解之曰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諸孝廉皆灰心散去鄉紳此語足令強者反已殊為可傳

余邑徐廣文二溪性狂善謔有敏才少時從唐萬陽侍御遊一日燈下渴睡萬陽呼之醒且出聯句令荅句云眼皮墮地難觀孔子之書二溪對云呵欠連天要做周公之夢侍御大笑一日舟行值暑月天氣凉甚舟人嘆曰長江無六月二溪曰然過了五月就是七月舟人大笑及肩輿之次日將入督學衙門拜謝

門者勒二溪銀一錢方為報門二溪與之銀俟門者報後却走不欲入門者還其所勒之銀乃入事雖小殊足解頤

揚用修集中載滇南一督學好向諸青衿譚性譚秇綫〻不休士人厭聽之及譚畢乃問曰諸生以本道所言如何內一衿對曰大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談都是天話聞者大笑

余鄉有張二者傭力人也為人解絹赴戶部舊例解絹者皆用雜職及張二皂帽投文戶部斥之曰解官何為不冠亟冠來見否者加撻張二忙去買紗帽咲

曰我本無心富貴柰富貴來逼人爾聞者皆咲

國朝有陳全者金陵人負俊才性好煙花持數千金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為中貴所執將畀巡城全跪曰小人是陳全祈公〻見饒中貴素聞全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笑能令我咲方纔放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〻不放也由公〻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又見妓洗浴因全至拔紗裙避花陰下全執之妓曰陳先生善為詞可就此境作一詞全遂口占曰蘭湯浴罷香肌濕恰披蕭郎巧覷偏嗔月色明偷向〻陰立有情的悄東風把羅裙兒輕揭起其他詞類此者尚多及全病革將死鴇子皆慰全曰我家受公厚恩待百歲後儘力塋葬仍為立碑全荅曰好〻這碑就交在身上葢世名鴇子為龜〻戴碑者也

昔有官蘇州別駕者過墓道指石人曰仲翁或作詩譏之曰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窓下少夫工如何做得院林翰只好蘇州作判通余邑印公少鶴亦官別駕其門人張三涯于印前述此語印聞之諤然張乃起謝曰師勿見嗔門人說的是蘇州通判

本朝邢公諱寬當放榜前一日夢至御前上命力士

持爪撲之頭破血流直至於踵明日所司呈卷擬孫曰恭第一寬第二　成祖眼眊將曰恭二字讀為一字乃判曰本朝只許邢寬豈宜孫暴遂以硃筆點寬姓名硃濃自上透下遂如夢中流血之象先是邢寬未第時其郡守調之曰邢春元如不酸醋葢譏寬也寬及第乃報郡守詩曰邢寬只是舊邢寬朝占龍頭夕拜官寄與黄堂賢太守如今却是螫牙酸一時競傳其語

吳中門子多工唱者然于官長前多不肯唱一日吳曲羅節推同余輩在分署校閱文卷邃夜將半曲羅

命長洲門子唱曲其儕彼此互推皆謂不能曲羅曰不唱者打十扳方打一板皆争唱曲羅笑曰從來唱曲要先打板同座皆笑

宋朝大宋小宋聯登制科同仕京都遇上元令節小宋盛備燈火筵席極其侈靡大宋見而斥之曰弟忘記前年讀書山寺寂寞光景乎小宋笑曰只為想着今日故昔年甘就寂寞噫小宋亦人傑也其言尚如此然則人不能移于遇真難哉

余同年朱進士號恕銘者出宰金谿適督學按郡將發考案召郡邑官長入見及門有兩儒生持二卷強

納朱公袖中公卒然納之及填案已畢督學問朱曰可有佳卷見遺者乎幸教之朱無以應遂出袖中二卷皆得補弟子員朱出笑謂人曰看如許事莫道鑽刺都無用

余邑朱廣文號仰山官漢陽司訓至八月寄書候其兄半山附致曆日一冊半山連揭數板直至九月笑曰好〻喜得後面還有許多日子

余邑張斗橋為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復罵曰酸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斗橋大笑

汪伯玉以左司馬致政將歸謂其鄉人中書瀟緯曰天下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今已不能作聖其次立功又非秋下事其次立言又懶做文字此歸將就做些曲子陶情而已瀟荅曰這也是一不朽汪問之荅曰其次致曲汪司馬大笑

嘉興一老布衣平時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鄰人嘲之續其下曰心

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見者皆笑

北人與南人論橄欖與棗孰佳北人曰棗味甜南人曰橄欖味雖辣却有回甜北人曰待你回得甜來我先甜了一會

有不識橄欖者問人曰此何名人笑曰阿獃婦詫其妻曰我今食獃味佳甚妻令覓獃不得乃呵示其妻曰猶有獃氣在

余邑孝廉陳琮性灑落曾搆別墅一所地名二里岡雖云附郭然邑之北印也前後塚纍〻錯置不可枚

數戎造君輩蹙曰目中無見此輩定不樂孝薦笑曰
不然目中日〻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亘史云此可入世說何云諧史乎
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貧賴門徒舉火乃自
作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燥跎蹬的
響一聲儘力子踰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
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百金
余同年進士沈伯含善作雅語余嘗與伯含論曰李
于鱗死其子孫遂絕所構白雪樓沒入官為祠堂大
抵于鱗稱一代才輒取忌造化如此伯含曰造化真

是小兒余問云何伯含曰于鱗幾許才也惹他忌
黃楊樹兩年而長逢閏而索極難成材余友羅汝鵬
于齋頭植此樹指謂客曰看此物連抱便當鋸造棺
器待盡敢久戀人間耶聞者皆笑
大理署中有火房者年少貌頗秀入夏而瘠余友蔣
鍾岳問曰奚而瘠對曰小人不宜夏比入秋其瘠猶
前鍾岳嘲之曰爾復不宜秋耶
理學家文字往〻勦襲語錄鋪敘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
陳相因紅腐不可食此足令藏拙者箝口

宜興縣人時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間性巧能製磁
罐極其精工號曰時瓶有與市者一金一顆郡縣亦
貴之重其人會當歲考時之子亦與院試然文尚未
成學院陳公笑曰時某入試其父一貫之力也
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余邑水府廟有鐘一口巴
陵人泊舟於河欲盜此鐘鑄田器乃協力移置地上
用土實其中擊碎擔去居民皆寂然無聞焉又一賊
白晝入人家盜磬一口持出門主人偶自外歸賊問
主人曰老爹買磬否主人荅曰我家有磬不買賊徑
持去至晚覓磬乃知賣磬者即偷磬者也又聞一人

負釜而行置地上立而溺適賊過其旁乃取所置釜
頂於頭上亦立而溺負釜者溺畢覓釜不得賊乃斥
其人曰爾自不小心譬如我頂釜在頭上正防竊者
爾置釜地上欲不為人竊者得乎此三事皆賊人臨
時出計所謂智過君子者也
熊敦朴號陸海蜀人辛未進士選館改兵部復左遷
別駕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
相關此後仕途宜著意陸海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
曰何以知之陸海曰王叔和醫訣說得有通則不痛
痛則不通江陵大笑初陸海入館時館師令其背書

回顧壁上影子口動鬚搖哄然大笑館師曰何笑荅曰比見壁間影子如羊喫草狀不覺自哄館師亦笑

金陵平康有馬妓曰馬湘蘭者當少年時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肯出遲回十餘年湘蘭色少減而前孝廉成進士仕為南京御史馬妓適株連入院聽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往日乃負虗名湘蘭曰惟其有往日之虗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御史曰覩此妓能作此語果是名下無虗遂釋之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一箇兒子養不出看我這多子孫其人

荅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聞者皆笑

羅念菴中狀元後不覺常有喜色其夫人問曰狀元幾年一箇曰三年一箇夫人曰若如此也不靠你一箇何故喜久之念菴自語人曰某十年胸中遣狀元二字不脫此見念菴不欺人處而國家科名即豪傑不能不癲嗜亦可見矣

一中貴見侍講學士講畢出右掖問曰今日講何書學士荅曰今日講的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中貴曰這是孔聖人惡取笑

閑人篤於男色者見一美姬恣態絶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又有與眇姬相處者寵戀異常或詰之曰丱少一目何足戀其人低回嘆曰公不知趣我看了此姬天下婦人都似多了一隻眼噫此皆所謂偏之為害也推而廣之可悟正心之道

曹公欲贅丁儀以目眇不果後悔曰以儀才令盡盲當妻以女何況祗眇一目此謂愛而忘其醜英椎且然人情之偏不足怪也

余鄉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也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于袖中取鑷摘之笑曰報信者一錢此語盖里中尋人招子也借用之甚當

有稹客者戀酒無休與衆客同席飲酣乃目衆客曰凡路遠者只管先回衆客去盡止有主人陪飲其人又云凡路遠者先回主人曰止我在此耳其人曰公還要回房裏去我則就席上假臥耳

一說客慣打抽豐凡所遇郡縣官能以諛詞動之致其欣悅一日謁某縣令輙諛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閤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有告狀者泣言昨夜被虎傷人又損羊畜縣令目說客曰公謂虎皆遠徙非欺我乎說客荅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的也就要去令大笑

一箇婦人青衫紅裙口裏哭著親〻問他哭着甚人婦荅曰他爺是我爺女婿我爺是他爺丈人蓋母哭子也其文法亦巧矣

潘安仁云子親伊姑我父惟舅蓋表弟兄也此文法之祖

有賣酒者夜半或持錢來沽酒叩門不開曰但從門縫投進錢來沽者曰酒從何出酒保曰也從門縫遞出沽者笑酒保曰不取笑我這酒兒薄〻的

有青衿者其身臨考其妻臨乳不勝交愁乃慰妻曰爾安用愁我乃應愁耳妻問故荅曰爾腹裏有我腹裏無

一閫帥寒天夜宴熾炭燒燭引滿浮白酒後耳熱嘆曰今年天氣不正當寒而煖兵卒在旁跪稟曰較似小人們立處天氣覺正當聞古詩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信哉

許墅鈔關〻尹于長吳兩縣分不相臨然以其欽差也兩縣見之必庭參關尹多不肯受其後一位來治關頗自尊不少假比及任滿猶爾吳令袁中郎嘆曰蔡崇簡拄了杖掛了白髯上戲場人道他老員外今回到戲房取了髯還做老員外腔余大笑

武陵一市井少年善説謊偶于市中遇一老者老者説之曰人道你善謊可向我説一箇少年曰纔聞衆人放乾了東湖都去拏團魚小人也要去拏箇不得閑説老者信之徑往東湖〻水渺然乃知比言謊即

少年在樓下會樓上一貴人呼曰人道爾善騙〻我下來少年曰相公在樓上斷不敢騙若在樓下小人便有計騙將上去貴人果下曰何得騙上少年曰本為騙下來不煩再計

有廣文者姓吳齒落耳缺又不生髯一青衿作詩嘲之曰先生貴姓吳無恥之恥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乎其詩流入縣官之耳縣官一日同廣文進見府主班行望見廣文不覺失笑府主意不然乃於後堂白所以失笑之故因誦前詩府主亦復大笑

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對云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illegible]龍聾者與缺唇者相嘲

有輕薄士人好彈射文字讀王羲之蘭亭記則曰天朗氣清春言秋景讀王勃滕閣記則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了與共兩字冥司聞之遣鬼卒逮去欲割其舌力辯乃免比放歸行至冥司殿下口中輒云如何閻君對聯這樣不通日月閻離殿

風霜業鏡臺不信這閻羅殿有日月風霜耶

客造主人見其畜有鷄殊無饗客意乃指鷄曰此鷄有六德君聞之否主人曰只聞鷄具四德不聞六德客曰君若捨得我亦喫得這是二德豈非六德

有客過久坐而主無款且與客計將柰何客曰這乘驢來可殺共食之主曰歸當何乘客曰借地上鷄乘去

沈青霞重忤嚴分宜遇害其子三人皆逮繫詔獄遂斃其二第三子諱襄者號小霞在獄中工畫梅諸中貴求為畫梅時有贈遺藉以不死久之分宜敗朝議褒青霞忠遂官小霞除授臨湘令後人追論小霞獄中不死只喫着梅羅汝鵬笑曰好到好只虧他牙齒不酸

余鄉一老者與一少年青衿酒中戲謔少年每嘲其人衰老老者曰你毋見嘲嘐曰黃梅不落青梅落青梅不落用竿戳青衿曰你道着酸子誰敢動手戳他蓋楚人目青衿為酸子也

一郡從事不諳文理妄引律斷獄有僧令其徒磨麪徒乃持麪與麩走匿他所僧執而訟之從事斷曰這僧該問徒罪僧曰罪不至此從事曰你不應背夫逃走聞者皆笑

宋時有題者既歸田語所知曰我們從林下看宦途知得滋味如此耳但不知死人往地下比生時較好否所知曰一定好題者曰何以知之其人答曰但聞林下人思量出去不聞地下人思想轉來題者大笑

武陵鄭沅石館余邑前一土井烹茶爨飯皆汲之沅石笑曰館此一年腹中泥可作半堵牆矣又桃源人好以有齒磁盆盛茶米用木杵搗之名曰擂茶其杵長五尺半歲而盡沅石笑曰桃源人活六十歲胸中擂茶杵可搆三間小房子

京師縉紳喜飲易酒為其冲淡故也中原士夫量大者喜飲明流為其性釅也余僚丈秦湛若中原人極有量嘗問人曰諸公喜飲易酒有何佳處其人答曰易酒有三佳飲時不醉一佳睡時不纏頭二佳明日起來不病酲三佳湛若曰如公言若不醉不纏頭不病酲何不喝兩盞湯兒其人大笑

太倉王元美先生有酒興無酒量自製酒最冲淡號鳳洲酒丁見白官太倉取鳳洲酒二罈餽秦湛若湛若開罈嘗之問使者曰只怕丁爺錯送了莫不是惠山泉

有進士形甚短初登第時同年笑曰年兄門下長班每月可減工食五分進士曰與衆同例何得獨減荅曰過門巷時免呼照上亦稍許多氣力

有嗜古董者傾家收買因而食貧乃拄杖摞瓢行乞于市或問所拄何杖摞何瓢欲乞何物荅曰我拄的阮宣杖摞的許由瓢要乞幾文九府錢耳

有悍妻者頗知書其夫謀納妾乃曰于傳有之齊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爾則我更納一夫其夫曰傳有之乎妻荅曰河南程氏兩夫夫大笑無以難又一妻悍而狡夫每言及納妾輒曰爾家貧安所得金買妾耶若有金唯命夫乃從人稱貸得金告其妻曰金在請納妾妻遂持其金納袖中拜曰我今情愿做小罷這金便可買我夫無以難

有鄉紳者性慳吝遼遇官長遣吏致餽謂家人曰取去年曆日一冊賞他家人曰去年曆日沒用的鄉紳曰我知道便留在家也沒用

羅汝鵬多髯年及強仕白者過半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偶見之訝曰公年尚未何髯白乃爾汝鵬曰這是吊喪的鬍鬚坐客皆笑會余祖崑岳公九十一歲而卒汝鵬來吊乃慰家君曰柰何不請小兒醫救療遂至此耶家君不覺破涕為笑余舉進士時報捷者索重賞家君貧無以應受困此輩殊覺情惱汝鵬慰之曰且耐煩養壞了兒子說不得聞者皆笑

馮司成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纔白公撚髯良久荅曰未記與黑髯周旋

庚子歲余差雲貴恤刑有同年造余曰兄乃得此遠差耶余曰但琉球日本不恤刑耳假令亦有恤差我乃為下得海矣安能到雲貴蓋恤差翁刑部為政余時官大理故云

有為大言者曰我家洗盆東邊洗浴西邊不波聞者荅曰昨日早見有竹者從門首過至日晡時竹稍尚在門外大言者曰竹安得爾許長耶其人荅曰無許長竹何由箍得這大洗盆

有僧道醫人同涉中流遇風舟楫危甚舟人叩僧道曰兩位老師各祝神祈止風何如僧咒曰念彼觀音力風浪盡消息道士咒曰風伯雨師各安方位急急如律令醫亦復咒曰荊芥薄荷金銀花苦楝子舟人曰此何為者荅曰我這幾般都是止風藥噫庸醫執療病往往若此

吳楚閒謂人死皆曰不在了有人乍入京師謁見顯

者應門荅曰老爺不在其人曰此語殊不吉莫若稱出外了應門荅曰我老爺不怕死不怕出外蓋宋時已有此言矣．

有書生者性嬾所恨書多耳讀論語至顔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荅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顔回下顔回累我誦讀

有慣内者見怒于妻將撈其指夫云家無撈具妻命從隣家借用夫往借時低聲怨咨妻與回問曰適口中作何語夫荅曰我道這刑具也須自家置一副

余邑張三崖廣文司訓支江一日與同僚飲看演蘇

秦拜相歸來阿兄豔羨忙檢書籍曰我也要去讀書做秀才三崖屬其僚曰安頓荷包僚問云何三崖荅曰蘇大進了學我輩都有一包束修錢其僚皆笑

三崖方謁選時稱貸路費笑曰樣〻借人的如貧漢種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還却工本只落得撇盤纏我們借債做官他日還了債只落得一副紗帽角帶聞者皆信其然

袁中郎在京師九月即服重綿余曰此太熱恐流鼻紅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馮司成公初夏即服絺綌余問公何以禦盛暑公咲曰盛暑豈宜挂一絲耶

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謁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錠謂左右曰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箇進財吉兆

有官人性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發誓曰左手要錢爛了左手右手要錢爛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賄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為解曰請以此金納官人袖中便爛也只爛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輙納之

有譏性吝者謂獮猴往訴閻君曰予面目幾發猶人也柰何不比于人閻君曰拔去爾毛可乎獮猴首肯

及拔一莖輒呼號不自禁閻君笑曰似爾這等一毛不拔如何做得人成

病青衿者有眼無光入見官府輙橫行如蠏狀官人叱之曰我看你眼光明〻白〻如何作此行其人荅曰老爹看我明〻白〻我看老爹糊〻塗〻

有癡夫者其妻與人私一日撞遇姦夫于室跳窗逸去止奪其鞋一隻用以枕頭曰平明往質于官妻乘其睡熟即以夫所着鞋易之明日夫起細視其鞋乃己鞋也因謝妻曰我錯怪了你昨日跳出窗的原來就是我

蜀中有吳坤齋者善謔其鄰人搆新居落成吳往賀之嘆曰這房屋做得妙盖含廟宇意也主人曰只堪作公家廁房耳坤齋曰何至於此主人曰不是廁房為何公入門便放屁坤齋黙然

廣西全州衛幕有王掾者善謔諸武弁相聚誘掾作謔而故駁之每作語輒曰這話淡言其無趣味也掾知故意駁已乃曰今早城門有擔糞者失足傾潑于地諸武弁又曰這也淡王掾曰諸君不曾嘗過那得知淡衆皆大咲

全州有青衿姓唐行二其友人遣僮致書於唐纔及門輙呼唐二二心怪之發書看畢目堂中石磨曰罰主人借磨可肩去因與回書其僮竭蹶肩磨回主人折書看云尊僕呼我唐二罰他肩磨二次主人且笑且罵你緣何呼他唐二肩磨遂他

有說謊者每遇就其詞自謂家有一雌雞歲生卵千枚問云那得許多其人逓减至八百六百問者猶不信乃曰這箇數再減不得寧可加一隻雌雞

世人作謔譏庸醫者甚多姑記其一二云有弟兄友愛甚篤其兄患病飲庸醫藥得死醫弔之弟號哭曰何時再得見我家兄醫曰這箇不難昨日藥查安在但煎喫便相見又一庸醫偶過閻君遣使召之治病醫問使者曰醫家多矣何獨及我使曰閻君臨遣時分付看醫家門首冤魂少者即良醫也今見君門寂然故相迎醫者曰不然我昨日纔開店耳又一庸醫治一肥漢而死其家難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為我瘞埋醫公貧甚率其妻與二子共擡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曰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為事連累妻長子續云可柰尸肥擡不動次子續云這遭只選瘦人醫

常郡有千戶王姓者述一謔語調笑青衿曰某人父子皆補生員及臨歲考逡巡不敢赴試子乃謀諸父曰盍作死乎死則子應居艱皆得免考父然之比召道士寫靈牌寫云明故先考父乃慵然曰若先考則甚何敢死此舊謔也席間一青衿遂揖撰一謔荅王千戶云有總兵者起家徒步不諳書止識得一箇王字一日點閘千戶文冊第一名姓王喚王千戶第二名姓匡乃喚曰上匣床的王千戶第三姓土乃喚曰斫破頭的王千戶其敏捷亦復爾耳眞可笑也

有作謔譏性慳者其語不一而足姑舉其槩一人性慳生平不請一客偶遣家奴借鄰家棹子鄰人識其

奴曰你家借桌當為請客用耶其奴荅曰我家請客須待明世主聞之罵奴曰你許他明世還要你做東道我都不曾明世第二世也又一人不畜僮僕止留一丐在家幷爨摘取蕉葉二片綴以草繩蔽乞者下體或問之曰爾家亦畜僕乎其人荅曰此奴自覓飯喫我只管他穿着益即以蕉葉為穿着也又一人江行覆舟抱撬飄蕩或操小舟將往拯之其人以手示操舟者曰你是三分來拯我若要多任我流其重財輕命如此又一人已習慳術猶謂未足乃從慳師學其術往見之但用紙剪魚盛水一瓶故名曰酒為學慳贄禮偶值慳師外出惟妻在家知其來學之意并所執贄儀乃使一婢用空盞傳出曰請茶實無茶也又以兩手作一圈曰請餅如是而已學慳者既出慳師乃歸其妻悉述其事以告慳師作色曰何乃費此厚款隨用手作半圈樣曰只這半邊餅殼打發他大都此四語者一步深一步益若近日時文求深之意也

有官人者以罷軟見勾妻問勾官之故荅曰東部道我罷軟妻曰喜得只知你罷軟若知道不謹連我這奶奶也勾去

有妻問官人陽勢許久何不見長大謬荅云待陞官便長後陞官數日妻問何不見長大官人笑曰我大你也大了故不覺爾

吳中祀神左大士右梓童君山東人專祀碧霞元君一山東官長笑吳人曰你吳中懽內只看神位奶奶却在左邊老爹却在右邊吳人荅曰這箇還不要緊看你山東神位只見奶奶幾曾見老爹

吳中好相譏詆不避貴賤一鄉官職卑迎一妓下船遽問之曰汝何以稱小娘年幾却又老了妓荅曰這也不論老爹既稱老爹何以官兒又小衆皆鼓掌妓恬不在意

一琴師于市中鼓琴市人以為琵琶月琴之類也聽者環堵久而聞琴聲冲淡皆不懌以次散去惟一人不去琴師曰爾非知音者乎其人荅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的

有蒙師識字甚少其徒請問屎字如何寫師記億良久不得乃漫曰纔在口邊却又忘記了

有塾師者素不工文其東道家索師為文致奠親家公師無以應檢舊本有祭親家母文一首因録與之一時吊客皆曰塾師錯做文字塾師聞之罵曰我文

殊不錯他家錯死了人久之東道家又復索文師無
以應乃騎驢自塾逃歸東家追之師計窮驅驢入道
旁窰孔驢見孔深不肯入師連撻之且罵曰爾能作
文字聽在窰外

世有譽人自賢者戒嘲之曰一人自美其妻乃不云
妻美每對人曰我家小姨天下絶色與山妻立一處
不復能辨誰為大小姨也然則張羅峯之請祀歐陽
公張江陵為南陽李文達建坊意亦若此

有貴官者生子而癡年七十或持壽星圖相賀其子
曰這老者如許長頭乃猶不巾耶遂拈筆為畫網巾
其上貴官見之怒甚鄰翁造焉慰之曰公無愁我今

要箇畫網子的人也不得

常德一尚書好藏古畫有子昂袁安臥雪圖分貽
丶其子圖極佳子乃不受曰要此死人圖何用

有婦人者溺於和尚夫頗覺之一日夫以他故撻其
妻和尚適過其門進為勸解其夫併撻和尚訴于官
官不受理但署其状曰并州剪子楊州絲蘇州鞋子
雲南刀和尚不解問一秀才秀才曰打得好打得好

一儒生每作惡文字謁先輩一先輩評其文曰昔歐
陽公作文自言多從三上得來子文絶似歐陽第三
上得者儒生極喜友人見曰某公嘲爾儒生曰比我
歐陽何得云嘲答曰歐陽公三上謂枕上馬上厠上
第三上指厠也儒生方悟宋時韓學士熙載每見門
生贄卷惡者令侍姬以艾炙之近日馮具區亦云余
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謁求佳許者每見之輙搯眉若
有所憂

余郡一貢士賓興郡守某公題其匾曰遴儁賓王一
士人見之嘆曰郡中自武廟時有一宇王冉傳有二
字王今復有三字王矣蓋譏貢士匾也

司徒沆冲張老師嘗笑謂余曰別人架上書都安置
肚子裏我們肚裏書都寄閣在架上蓋譏言懶記書

也然語政好笑

有健忘者置扇於樹解衿就此出糞仰見樹上扇輙
欣然取之曰是何人遺扇於此因而失脚踐糞輙忿
然怒曰是誰家病痢的在此拉糞污我鞋

有學博者宰鷄一隻伴以蘿蔔製饌邀青衿二十輩
饗之鷄魂赴冥司告曰殺鷄供客此是常事但不合
一鷄供二十餘客冥司曰恐無此理鷄曰蘿蔔作證
及拘蘿蔔審問答曰鷄你欺心那日供客只見我何
曾見你博士家風類如此

有為縣丞者不善語而好作語一日其尹病起對僚佐曰我攬鏡自照覺消瘦了丞曰堂尊深情厚貌不見得瘦尹殊不然一日尹獲盜[illegible]語僚佐曰這盜害人乃今就獲殊可喜丞曰好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其轉喉觸諱如此

一主人請客客久飲不去乃作謔曰有擔賣磁瓶者路遇虎以瓶投之俱盡止一瓶在手謂虎曰你這惡物起身也只這一瓶不起身也只這一瓶客亦作謔曰昔觀音大士誕辰諸神皆賀呂純陽後至大士曰這人酒色財氣俱全免相見純陽數之曰大士金容

滿月色也淨瓶在旁酒也八寶瓔珞財也噓吸成雲氣也何獨說貧道大士怒用瓶擲之純陽笑曰大士莫急性這一瓶打我不去還須幾瓶耳

一人好飲衆金修神祠社廟就中尅利自肥闔君知之取赴冥司驗實發入黑暗地獄不一日輒攘臂語獄衆曰這裏欠光明難久居我們各捐一金開箇天窓如何

有黠道士者騙婦人與淫脫冠為質曰他日當金贖其婦信之遂與淫越數日道士告其夫曰前寄冠在令閶處可令見還夫就婦索之婦悔為所賣乃執冠嘆曰今後今後其夫不察輒曰你只還渠原物管他金厚金薄

陝右人呼竹為箸一巡撫係陝人坐堂時諭巡捕官曰與我取一箸竿來巡官誤聽以為猪肝也因而買之且自忖曰既用肝豈得不用心於是以盤盛肝以紙裹心置袖中進見曰嘗諭猪肝已有了巡撫笑曰你那心在那裡其人探諸袖中曰心也在這裡

有一縣尹陞遷離任父老羅跪求脫靴留記官曰我無遺愛于邪人不敢當此父老荅曰舊規嗚呼此言雖戲末世人心大都爾耳雖然舊規所有而更無之

則其政又可知已

一士人好打抽豐其所厚友人巡案某處逆其必來陰屬所司將銀二百兩造杻一副練繩一條用藥煮之如鐵其人至求見輒怒曰我巡案衙門是打抽豐的可取杻練來解回原籍其人怒甚無柰比至境上解官諭曰這杻練俱是銀造我老爹厚故人特為此掩飾耳目士人曰他還薄我若果相厚便打箇二百斤銀枷枷也得

一人父鼻赤色或問曰尊君赤鼻有之乎荅曰不敢水紅色耳其人讚曰近時尚淺色水紅乃更佳

凡民間畜椎鷄者必割其腎則雞肥而冠漸落或朝廩膳生員曰爾好似割雞有米喫身子不怕不肥只怕明日冠小

雕鳥哺雛無從得食摟得一猫置之巢中將喫以飼雛猫乃立噉其雛次第俱盡雕不勝怒猫曰你莫嗔我ゝ是你請將來的

一人問造酒之法於酒家酒家曰一斗米一兩麯加二斗水相參和釀七日便成酒其人善忘帰而用水二斗麯一兩相參和七日而嘗之猶水也乃往誚酒家謂不傳與真法酒家曰爾第不循我法耳其人曰我循爾法用二斗水一兩麯酒家曰可有米麼其人俛首思曰是我忘記下米噫并酒之本而忘之欲求酒及于不得酒而反怨教之者之非也世之學者忘本逐末而學不成何以異于是

姑蘇一妓女名張三工談謔年踰四十猶為人所賞鹽每遇酒筵得此妓助譚客皆解頤不醉不已有冨商者與一吏目官連姻吏目將之任冨翁請餞召張妓侑觴張妓先至吏目後至一見張輙笑曰張三老便老也還是箇小娘張遂應曰吏目小便小也筭是箇老爹人服其敏捷而確

姑蘇洞庭山一僧甚有口才一庠生至其山中問曰和尚和尚禿驢禿字是如何寫僧荅曰禿驢禿字即是秀才秀字掉轉尾兒閒者服其巧而且確

一士人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稱觴時謂友人曰請以歇後語為壽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一宦家池亭廣畜水鳥若仙鶴淘河青鵁白鷺皆備有來觀者小大具列遠外夷一人乍至其地不識鳥名指仙鶴問守者曰此何鳥守者誑曰這是尖嘴老官次問淘河誑曰是尖嘴老官令郎又問青鵁誑曰是他令孫問白鷺誑曰是他玄孫問者嘆曰遠老官枉費大只是子孫一代不如一代

有惡少值歲畢時無錢過歲妻方問計惡少曰我自有處適見篦頭者過其門喚入梳篦且曰為我剃去眉毛纔剃一邊輙大嚷曰從來篦頭有損人眉毛者乎欲扭赴官篦者懼怕願以三百錢陪情惡少受而卒歲妻見眉去一留一曰曷若都剃去好看惡少笑曰你沒筭計了這一邊眉毛留過元宵節

山水偶漲將及城ゝ中人懼問卜者何時水落卜者曰你只問裁縫他有箇法兒要落一尺就落一尺要

落一丈就落一丈。

一強盜與化緣僧遇虎于塗盜持弓矢禦虎虎猶近前不肯退僧不得已持緣簿擲虎前虎駭而退虎之子問虎曰不畏盜乃畏僧乎虎曰盜來我與格鬬僧問我化緣我將甚麼打發他

凡為銀匠者無論打造傾瀉皆挾竊銀之法或譏之曰有富翁者半日拜佛求嗣偶得一子甚矜重之乃持八字問子平先生先生為布算曰奴僕宮妻子宮壽命宮都好只是賊星坐命富翁曰這箇容易送他去學銀匠罷

有姦僧者通于尼生一子畏人知投諸罐中僧乃指其子言曰你爹在寺裏娘在庵裏爾今乃在罐裏蓋嘲道士也

有孝廉者姓張姦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至鎖閉其門用竹杖從門枋下擊孝廉脛孝廉哀求得脫告屠兒于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官已悉前情乃署一照狀尾曰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喫醋以杖叩其脛

余邑李源楚方伯面麻而鬚曹前陽僉憲口歪而牙豹曹出對與李曰麻面鬍鬚如羊肚石倒栽蒲草李對曰豹牙歪嘴如螺殼盃斜簽蚌珠

滇南有趙巧對曰魯仕楚中為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後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胡燈籠火星照命思之不得直到歲暮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太歲當頭可謂確當

李空同督學江右有一生偶與同名當唱名時公曰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對曰魏無忌長孫無忌人無忌名亦無忌李亦稱善

有生員送先生節儀只用三分銀子先生出對嘲之

曰竹笋出墻一節須高一節生對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

有官人祖出蒙古蒞任出對與庠生曰孟孫問孝於我我一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可謂切中

曾有令尹暱一門子偶坐堂上吏與門子捆偶語令恚之吏漫云與門子屬表兄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云表弟非表兄表子吏輒荅云丈人是丈母丈夫令嘉其善對笑釋之無以罪

亘史云友人鮑無雄宗弟仲翔促梓諧史視為之校而每請益也以所記一二足之於左

二人為生計各討便宜一人曰請為九醞我出一石君惟三斗一人忖之知為米與水也頗有難色前一人復曰請勿過思俟釀成當以水還我以米還君

洪仲韋與梅子馬游清涼臺僧以茶供子馬曰賢僧也仲韋曰故當於舊寺中求之子馬曰何言乎仲韋曰王摩詰有言似舅即賢甥聞者絕倒

徽俗倚于食品以木耳荳粉和成糕呼曰假鱉謝師少連名精品酷嗜此味一日楊七具酒餞洪仲韋特設此品且羞鱉焉謝師不為下筯楊七笑曰少連可謂宜假不宜真謝曰若要真認必先着假衆以為當家

之談楊七名文王號小真舊院角妓而豪于酒

祝給諫喜作書即村坊酒肆都懸之有海陽金生僞作為市祝怒將繩以法董玄宰聞之曰吾為此懼客曰何懼董曰懼逸少有知將置我於地獄耳祝釋然

廣信人王常有詞名善書得一端研小於掌而自寶之問洪仲韋曰此貴鄉產也能辨為宋物不仲韋曰入貴鄉當以宋版百中經配之則價當更倍王曰得非袖珍乎仲韋曰不然指其掌

謎類附

余邑曹名卿譔一謎曰小小身兒不大千兩黃金無價好搽滿面胭脂落在花前月下 蓋印也印用硃又花押前年月下用

又一謎我有一張琴絃從肚裏出騎在馬上彈ㄠ盡天下曲 蓋謂墨斗

一謎看時有脚拔時無脚兩頭冰冷中間火熱 蓋謂曆日

一謎一人有疾一家不安一貼補藥此病得痊拜上大娘二娘不要炒刮你若炒刮這病又發 謂破鍋

一謎若要寬去兩頭若要長去兩頭 謂屋柱鑿孔

曹名卿譔迷曰漸復續輕更清瀟湘幾度到天明分明無點差訛處留與人間作話名 謂蒼水

郡默齋譔一謎曰賤骨頭巧郎君打扮我愛他知輕識重他到也心多不亂 謂釐等

一謎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謂筆

一謎有脚有手有面無口也喫得飯也喫得酒 果子

又謎翻着一條曹覆着一條騰毛摩着那箇眼放進那一條 道士兒子

一謎云指大的樹碗大的根皇帝都喫過不在土裏生 指乳

一謎我的肚皮壓着你的肚皮我這樁兒放在你的肚裏 謂磨

一謎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 搔背痒

一謎大的小似小的小的多似大的大的不說小的小的專說大的 謂書註

王雱澤譔一謎曰倚闌干東君去也霎時間紅日西沉燈閃々人兒不見悶厭々少箇知心 指門字

一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莫加目字猜 指賀貲二字

一謎云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莫作田字道莫作器字商 圖字

一謎云唐虞有堯舜無商周有湯武無古文有今文無 口字

又一人謎曰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 一字

一謎云我有一字九横六直顔回問孔子孔子尋三日 晶字

一謎云四山縱横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田字

一謎云只為你好喫特々做將來如今做將來你又喫不得 牛馬口籠

一謎云遠看似鷄頭近看似鷄尾用時丢下不用撿起 指神前筊杯

亘史云余既校謎無雄仲翔請續漫以所記授之豈非貂無尾蛇有足乎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我中庭上人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蟁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蟁字

北魏孝文帝宴群臣酒酣極歡帝因舉巵酒屬群臣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沽

酒老嫗甕注甁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紬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蘇頲幼時作一謎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尹字

三三横兩兩縱為習字與兩畫大兩畫小為秦字正相對

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二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

山勾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用字

盡時開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 日字

寒則重〻疊〻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 點字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 拄杖

車無軸倚孤木 桓字

雪濤小說序

潘〻恆曰自表中郎〻〻棄吳令〻[illegible]也余詫〻曰吳勞於吳為令苦耶中郎曰吳無勞江令任其勞余無苦江令分其苦曰然則吳爲而去吳也曰江令在收吳可去也余憬然曰江令何如人耕曰〻人也爲國盡瘁而不知有身爲人盡力而不知有已爲天下敦厚道而無所庸其私勞所任也若所茹也其古椽長者行而吳子人與吳〻行而長洲〻在長洲令在而吳〻未嘗行一遍其拙一藏其巧吾何以尚江令哉余業私識之明年因中郎分獲把臂于長洲其盡瘁本力敦厚道以爲國人先者麃不目擊之夫以長洲之雜爲〻而得以長洲宗天下之爲令者則江夫獨也然終不免於讒 亦奪銓曹而追

評之矣由廷評陟學憲且涉蜀而江君卒痒而後已嘆乎江君之秉心塞淵亦良若矣孰能測其隱於手雖一閱君之隱衷于之微而竟莫能髣髴良用拊腕庚戌夏友人郝之瑛携君雪濤集見示其末篇小說一帙則君之生平盡痒盡力敦厚道者備具於此以余親炙於長洲事々可相印證為跋慕江君之為人歸其用心之微請從事于斯說可矣說共五十二條分為二卷單行之時庚戌仲秋朔日

亘史外紀

雪濤小說上卷目

右共二十二則

天都[illegible]承華匯輯
五湖[illegible]公琰校

蜂丈人

西楚江盈科曰　太祖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時皆同上　太祖曰爾有子乎答曰否有田產乎曰否然則何以自給曰吾恃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　太祖默念我有京省渠以蜂桶敵之此年月日相合之符又問爾於蜂歲割蜜凡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我遂

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爲卒歲計我乃即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爲出以糊其口而蜂亦有餘蜜得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　太祖嘆曰民猶蜂也君人者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國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爲養民者法矣余聞此於父老欲作蜂丈人傳然其姓名皆逸故書其畧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閽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翦之

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特操

士君子處世貴有特操舍其操以徇人幸而得則世爭鄙之不幸而不得則不惟世鄙之已亦自悔之矣夫變操以徇人者此不知命者之所爲也嘗觀　世廟時議禮入相凡四人張文忠之議稱皇稱考也持一人之舌關舉朝之口博識雄辯人莫能抗此固迎合上心然未可盡謂其媚後來相業亦自軒舉可觀

君臣相得世罕其儷桂萼竊瑰緒餘並取相位而才調氣皃非文忠等也要於得君則相亞矣夏貴溪議郊社禮遂得幸以給諫不次入相信任次於文忠跡其功業蓋魯衛之政乎嚴分宜議　獻皇稱宗入廟禮亦遂得幸舉朝之人皆曰嵩貪曰嵩險曰嵩之㐫與郭勛等爲四上皆不聽竟拔入相其見敬重不必如文忠而信任匹之後來擅權肆惡爲嘉靖奸臣之最此四君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要之皆以議禮見庸者也然亦四君之命當拜相耳當時見四君皆以議禮相從而效之而卒不得者三人州同豐坊議以

獻皇配　帝上喜而舉行之矣然豐坊卒以同知老也桂萼之子桂輿議重建太廟之制意主於尊　獻皇上下其䟽與閣大臣以爲謬妄桂反以寺丞黜也江汝璧亦上圖議廟制謂　睿宗當與　成祖對上亦欣然嘉之然事不果行而汝璧以他事罷學士也此皆命不當相縱效前四君之爲干前四君所干之主而卒不能如四君之必得志也嘗試譬之賈豎賤業乃其妝值豐縮非計算所能主有命存焉夫市炭者炭至偶與寒會則其價十倍矣鬻氷者氷至偶與暑會則其價亦十倍矣乃有感時之寒而販炭炭至而寒退不見售者感時之暑而販氷氷至而暑退不見售者無他時可遇不可逐也四君之以議禮入相遇時者也效四君議禮而或黜或罷逐時者也夫惟知時之可遇不可逐而士君子當自信其特操矣嗚呼漢儒惟楊雄最恬淡竟以劇秦一篇見嗤於後世一生清苦都付無用可不戒哉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

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敝壞之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有豪傑安所措手蓋閭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應并責我噫

脚入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内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輙思委脚隔一膜輙欲分科然則痛安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内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籌莫展而但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官無論已置身之死生於度外又得明主堅信而力持之然後可以有濟我朝若于忠肅謙劉忠宣大夏可謂能任事能成功者然當謙之身有　章太后力主於中

故謙内籌軍政外遏虜鋒俾朱轅之北者再南周禺之揺者復定向微　太后即百謙何能爲也當大夏之身有　孝廟信任於上故宮門之飛帖不眩滕前之石畫日陳華工役則貂鐺斂手練兵馬則戎行生色向微　孝廟即百大夏何能爲也未幾　景皇彌留而忠肅已染西曹之血矣　孝廟上賓而忠宣已荷烟瘴之戈矣夫任事如二公成功如二公得君之專如二公而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又何怪乎委痛於隣家分科於膜外者之接踵於天下也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箠楚繼之矣箠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産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

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蝦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躧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

耶噫居今之世無論前代即求如 二祖時比歲斵
免亦杳然有今古之隔矣

亘史續曰人有患腹疾者求毉毉曰我能治飲以劑俄而心痛恠之毉曰心雖痛腹疾瘳矣請今治心又劑而首疾作毉曰疾在首心疾瘳矣俄而命絶舉尤之毉曰吾能除疾爾遑顧爾命哉此與駝毉何異可佐鼓掌

呂氏春秋云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此亦可佐駝毉之謔

苷利

嗚呼味之至苷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以至苷之味投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拒故四知却餽楊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著稱於東漢揮鋤隱君視同瓦礫撇囊莊子恥拾遺遺史冊所書晨星落落而乖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矜生性狡能以譎計誑人其學博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逆執甚急坐彝倫堂盛怒待之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輒霽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田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半致餽先生酬平日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當之遂呼使者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扃鑰耶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為荊妻轉身觸弟子

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生答曰固夢耳博士不懌然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曰爾自稚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再觴出之嘻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博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溺人彼實餽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

說話今且無飯喫安得有此噫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狂誕敢為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若人者可勝數哉麗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為迂濶者又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卵求夜莊周以為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

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碎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為妄泊然無嗜頹然無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喪我

人生自有真我徇其非真我者而真我乃喪試觀赤子在襁抱中被之布不慍被之錦不喜撫之以堀賑亦如是比之以玉賑亦如是中無所起外無所豔此

之謂真我久之知誘物化見飲食則垂涎矣見金寶則動念矣久之而悅少艾矣又久之而嗜富貴矣圖持保矣始猶循理以求之不得則捐廉恥求之又不得則殫精力決性命求之至於決性命以求在外而真我之喪無餘蘊矣嘗聞一隷卒奉官司旨執一姦僧械而繩焉牽與俱走其僧黠甚圖自脫至夜就逆旅中治具甚豐潔取酒跪奉卒曰以我之故勞君此所以酬也卒故嗜酒僧百計勸之至大醉不辨人事頹然而臥僧乃自脫其械取刀髡卒以械械其手縶之繩焉而卒齁㾕猶故也僧乘其醉逸去翌旦卒酒

醒視械在其手又絕也摩其頂髮矣而僧不見乃嘆曰和尚在此柰何不見我趨歸其家妻方理櫛對鏡見卒至椰詈曰何物姦僧那得帶械入人閨中卒趨出捫頂曰我非我僧為誰噫卒之所狗酒耳至於喪我而不自覺世人之決性命以徇者若財若爵若功名其途甚多其營爲至繁雖欲不喪眞我安可得哉噫禪家有言生來一物帶不來死去一物帶不去此語甚直捷甚警省知此身之中本無一物眞我恍然畢呈矣

深文

法家最忌深文深文之人必忍而其才足以濟之往往能令人必行其說遺毒甚慘如見棄灰者曰是不務糞田惰而廢業者也刑之見民挾弓矢曰是將爲盜敢於射人者也而誅之顏異以腹誹蒙戮岳飛以莫須有見殺則將何人不可加辟而民柰何能措手足耶偶憶一關吏行夜禁甚嚴犯者必重撻無赦苟無犯者輒謂邏卒賄脫撻邏卒無赦居民畏其撻莫敢犯一日未晡時邏卒巡市中見一跛者執之跛者曰何故執我邏卒曰爾犯夜禁跛者指日曰此纔晡時何云夜又何云犯夜卒曰以爾之行且憩息計算過城門時非一更不可豈非犯夜跛者語塞與俱赴關吏關吏果逆其必犯夜也而重撻之世之巧吏以巧計造爲不必然之事而指其人以必然論成論死使人無所逃避蓋亦執跛者而逆其犯夜之類也嗚呼快意取功名可矣獨不爲方寸計乎若夫倡率之機又係於上非必人主即令爲直指爲監司者意向操切則屬吏之以束濕見長察淵見異者必且響應而民含冤飲恨者不知凡幾余平生無他能獨恥此不爲或曰夫上意不利于官噫人之性命爲我博美官若耶

或云一鄉民去城三十里薄暮出城邏卒以犯夜執之民曰未暮何執卒曰計爾抵家時夜且深矣其恃遠犯禁尤甚於夜行官重賞以卒爲能而罰治鄉民如所禁

不善用書

古人有言發人神智者惟書而已矣故秦始皇焚書賈誼斷之曰以愚黔首乃知讀書則智不讀書則愚譬飲食然用之則飽不用則饑第善人讀書以益其智則善無不至惡人讀書以益其智則惡無不至吾鄉乙亥歲郡庠一諸生名王嘉賓一儒童名楊應龍

誘余邑儒童鄒文鑑游狹斜計畧其資三百金懼鑑與索遂以晡時引鑑赴曠地王與楊共用石擊殺鑑鑑臨死嚙嘉賓二指幾斷血濺賓衣腰以下如雨痕鑑死據方聞於官時郡守葉公日葵郡丞王公麟泉命緝捕竟弗獲適嘉賓赴麟泉署求充一操軍麟泉未許賓輙從公手中奪筆欲自抹操軍名公惡之視其二指皆嚙幾斷偶回風飄衣衣衫血痕點點然碧公問之曰爾指誰嚙耶爾衣上血誰染耶賓荅曰頃與婦失懽婦嚙吾指又出口中血濺吾衣耳公命鎖嘉賓別館亟遣人執其妻至則嚇曰爾夫告爾謂爾

嚙其指口血濺其衣爾罪當死妻懼訴曰妾那敢嚙夫指血夫衣夫自與楊應龍鄒文鑑飲東門某娼家戲鬬爲娼嚙且血耳奈何宛妾公乃命縶其妻遣人執其娼娼至訊之具言賓與鑑從其家飲酒去暮而賓獨歸視其指嚙其衣血扣之不言所以公乃白日葵曰殺鄒文鑑者王嘉賓也因會訊之賓輸服不復能辯蓋妻與娼已先發其隱情矣遂與應龍俱論斬人皆稱嘆麟泉公以爲神明越半歲麟泉轉員外與日葵公別曰不佞行矣郡中止一事宜防日葵請曰何事公曰王嘉賓讀書人多智今在囹圄如檻中猿

未嘗一日忘出宜慎之越半歲嘉賓與應龍果重賄獄卒多買利刃藏米桶以入又掘獄墻幾透以紙掩之將舉事謀於他盜盜佯應之陰語其母母亟聞於官日葵公率兵快下獄視則利刃十餘柄油百斤皆在焉視墻墻盡掘乃問賓曰爾欲何爲曰欲反耳公曰爾反如何曰以油紙點火燒獄柱柱燃公必出救火我乃率獄中盜執公殺之借財府庫殺出城奪船往洞庭作小楊么耳今願就死無他覬公乃縛賓與應龍撻之數百立斃以釘貫其頂暴其屍人又益思麟泉公先見然葉公自循良天實佑之不然盜母不白幾危矣嘻若嘉賓者所謂讀書益智惡無不至者也豈不有負於書哉

天怒

天意之怒見於候兆惟心乎畏天者自能測之毋犯其怒而能自必其命余蓋驗諸舟人已辛酉之夏舟過豐城日亭午天色光瑩萬里一碧然甚暄熱偶西北有黑雲起初如蓋漸蔓衍鋪叙如絮舟子謂余曰宜泊舟余曰晴霽無風奈何泊彼前舟魚貫檣者擬者皆弗泊也而奚泊舟子曰惡風至矣不泊且覆遂維舟於岸首尾皆植樁焉余乃携一童子登岸頗舒

挐縮少憩賣漿家俄而震風大作屋瓦羣飛如蝶俯視江心白濤山立高十餘丈前舟覆者凡十餘艘人從波中出没如鷺鳧亂鳴死者十六而余舟獨完浪亦狎入舟口行李俱濕乃取酒犒舟人曰非汝早見將江魚腹中又葬楚人骨矣然汝何以知天且風舟子曰天氣怒應有怒風我輩江行久故能測測其且怒畏焉而謹避之庶不及覆公非江湖人安測彼前舟者非必不測蓋直以爲不足畏恃焉而及於溺可怪也已嗟夫天下猶大舟也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老弱無賢愚皆同舟之人也而倚一人爲舟師數年以

來天怒疊見彗出矣地震矣山移矣水血矣鐵星隕矣木象生矣兩宮三殿災矣太廟古樹雷且火矣乃巖廊之上恬不爲畏豈其聰明越世仰視甚怒之天而不能測耶測則何容泄泄若是耶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今日之勢何可不亟圖也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　太祖患之皆曰豬婆龍窟其下故爾時工部欲聞於上然疑猶犯國姓輒駕稱大黿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黿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黿黿凡數百斤一受鈎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語黿性命於其受鈎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黿面黿用前爪撥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豬婆龍爲殃賴頭黿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濇去華小說載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黿者多矣去華謂炳然官至僉都舟歸蜀泊園風舉家皆被盜殲則殺長鬣輩之報也古語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哉馬炳然刑戮

戒急性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

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踩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踩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錯剔指錯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鶩作拏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故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

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錯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即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僥倖

天下事有意外僥倖者夫人見之每起倖心不知其不數數也余所聞二近事皆陋然皆最僥倖金陵有妓曰馬湘蘭者負時名弟年五十七矣夙近清貴家故貧已亥春一形家詣蘭所周回視之曰湘蘭爾知所以貧之故乎蘭請問形家指曰此門向其處爲退

財當爲爾改之財乃大進應在一年蘭聽之改門踰三月浙有于公子某年二十八慕蘭名往而與居閱三月費千金蘭以此致富形家之言其驗如響又携李有張龍山者曾寓金陵挾厚貲皆從粉黛場中銷耗殆盡蕭然寄食賣漿家忽一胡僧相龍山面曰爾氣色旬日中當致千金願施我五十金治一衲張曰吾落魄人不士不商不工即一錢無從致安問千金僧曰爾無疑願少須之踰數日其舊所狎妓遣人邀龍山龍山曰邀我何爲我囊罄不能更上汝門矣邀者曰第一往至則妓告之曰近一遠賈資多善博陸

自負無對與數賭皆爲所勝妾意能勝此賈者必君也蓋龍山故善博妓所稔知已而引與賭輒數勝凡三日贏千五百金賈乃謝龍山不敢賭龍山携金至賣漿家胡僧來謁曰君不信我言今何如山再拜謝出百金畀僧僧曰非舊約也受其半去夫湘蘭兩後櫻桃也龍山困於粉黛但未操瓢耳乃皆一日而得千金出於夢想所不及豈非僥倖之最者乎然世安得數有此與其希湘蘭之偶獲不若杜門紡績銖積寸累可取必也與其覬龍山之贏資不若力耕自食春種秋穫可刻期也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至於

馬所遇形家張所遇胡僧則又奇發奇中天下往往有異人率如此然君子道其常可也

謹飭

嘗聞漢馬援戒子有曰杜季良爲人豪俠父喪致客數郡吾愛之敬之不願汝曹效之因舉畫虎爲喻唐柳玭戒子有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一或失撿得罪重於他人嗚呼兩公真格言哉余觀吳中如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燿雲間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驌燿弟泰燈懋

敬子相俱自負肯介又驕能文章燈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呌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塲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者乃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輙目攝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勒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

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捻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然詢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驕戍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寃竟成疑獄久繫士驕家有斷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輙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　武宗輙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驕每携忠酒樓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閭閻乍聞者輙亦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驕罪至收之囹圄之此其情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驕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媒禍如士驕輩者

雷神

天至威也亦至神也而天威之大天神之著者莫如雷故雖聖如孔子迅雷必變愚如匹夫匹婦聞霹靂之聲未有不惴檢心事冀幸自免者奈何漢王充氏著雷虛篇委曲辯析謂雷非有神乃陰陽之氣偶激

而成宋儒遂祖其說謂陰陽奮擊爲雷其殺人也或偶值之不盡然也意果如此說幾何不令君子自恕小人自肆而無復忌憚耶夫雷之顯應載在稗家小說者不具述即如帝乙無道射天戮地出游江滸被雷震死成王惑於流言疑周公天爲大風雷電發金縢書以明忠藎此雷神勸懲顯跡載在經書灼然可考者也余鄉數年前有馮氏者姑媳相煦方乳其孩雷乃從牕格入先殺其媳後殺其姑復從媳手移取其孩置之別室得不死又余里中往年病旱有黃冠郭五者能以其術致雨雷方奮擊壇所五指一大樹

令雷擊之蓋雷怒方甚不有所擊則不去於是雷往樹所三往三返五別指一樹乃擊而去比雨霽於前所指樹視之則有群童避雨樹下雷不忍驚故不擊此二事者皆余家居時所親見聞夫擊姑媳而全孩護群童而舍樹雷如無神豈偶然者耶乃世俗之流嫉妒惡肆志天網偶遺輒相詭曰近來霹靂亦避惡人余曰何也曰其其惡甚不一擊之豈非避惡人乎又曰近來霹靂欺善怕惡余曰何也答曰只見雷殺牛不聞雷殺虎此二詭語孰以問雷神神亦無以解豈知天地非小古今非近禪家因果去來之說非欺

人者凡雷所殺尋常之人與無罪之牛皆往業宿愆重不可赦於是殺之亦安能盡執途之人而告之曰某爲某惡某犯某條而我殺之哉余觀郡國繫囚有老於囹圄二三十年而就戮者行刑之日國人但見其殺亦不能悉其所以見殺之故況天神所司在十劫之內千萬年之久奈何責其一一而語人以所殺之由也余是以知雷之擊殺果有神靈未可歸諸偶然嗚呼豈惟雷哉若火若水若瘟與雷爲四部皆大神靈天之所使以彰善殫惡而運其權於不可知之地者也噫可懼已

亘史云天威可畏莫如雷人每抑而詭之蓋有激而然也弘治間李學憲獻吉作詆雷公近年方司徒定之亦作雷雪行皆極詼諧而寓調燮至意李公詩久逸而方公詩已登選其辭近狎而畏莫甚焉因並錄之以助江君解頤

李獻吉詆雷公云轟雷破隆棟暗壁發煙光猛雨撲不滅烈焰蒸雲黃陳積三萬石頃刻灰飛揚千人匍匐救不得洧上野夫涕泗滂此粟來自東南方危檣隻艣凌洪洋民輸軍漕兩疲極爲國不顧身家亡粒粒民膏血斛斛軍痍瘡金珠滿地不足貴邦脈與爾

同靈長雷公肆虐亦何意舉頭欲問天蒼茫古穴老虺白日食行人綏虜萬丈鱗甲蒼巨澤短蜮含沙伺影御且狂雷公舍此弗擊吁嗟天下安所望吁嗟天下安所望

方定之雷雪行云去年臘月雷後雪今年正月雪中雷雪中之雷昔未見巫咸不存安問哉我聞雷公天帝使爪牙爰整稱斤父天網不疎凛玉斧深山魑魅孰敢侮迺今魑魅盡橫行雷公何在侍玉宸奈何寂若久無聲漢陽閹使生縛人縛投江中莫敢嗔繡衣柱史髮上指尚方請劍未報聞江西太守妻自縊山

東縣令彌年繫生還雖荷金雞恩翼飛已恣豺狼噬
雷公雷公胡不情釋此乃與雪霰爭震驚遠邇天鼓
鳴紫電閃爍雲冥冥非時出奮奚所懲雪花如掌未
肯平滾滾六出田疇盈江南雖稱三尺瑞百卉已折
那可禁王恭鶴氅奚足數袁安僵臥心獨苦豪家獸
炭壚北户户外鵝衣色如土兒童未解長者哀拍手
大笑天家俳電光雪片相縈迴龍戰無乃玄黃災頗
似楚漢時方急漢家縞素兵四集重瞳一叱驚辟易
又如吳江八月濤銀臺湧出中天高子胥怒訴空中
號須臾皦日耀泰清雷收雪霽還清寧纖氛不點松

風輕簷花索笑徑竹青千厓皜皜玉作屏恍疑天上
白玉京十二樓前千萬樹樹樹珠蘂凝清芬老夫齒
落心未灰呼兒試撥流霞醅小飲更倚庭前槐仰瞻
北極雲五開扶杖欲舞中徘徊我皇親握大造柄王
居一渙天人應九重穆穆甚明聖法祖顧諟天明命
昭哉　皇祖垂謨訓政府毋容閹寺近掃除是司胡
敢紊請陳嘉靖中興盛中官首罷最聖政登三邁五
俄頃間倒懸一解兆民慶此輩未知要領具萬國日
望　皇斯怒　皇赫斯怒民斯安萬國不擾安如山
玉扆無當賞則難慎德此有黃金丹黃金昔傳好築
臺千金市駿輕浮埃樂生受事郭生媒鄒生吹律陽
春回況復大德天所培九方早致千里才驊騮在御
焉用駘青蝇一屏鳳鳥來五風十雨光三台雷公遵
職令不乖雨雪時霏潤八垓廷臣恭上南山杯陛下
億萬歲歲歲恭已臨蓬萊

命偶值

或問人之貴賤勞佚修短有命乎余曰有命曰貴賤
勞佚修短之命造化一一安排之乎余曰否命者適
然之數於適然之中偶有所值遂爲一定之命夫造
化焉能一一安排之乎聽人之自值而已矣請以物

喻昔范縝不信因果鄭世子難之范曰人生如樹花
當其離樹隨風飄泊或墜錦茵之上殿下是也或墜
廁溷之中臣下是也此善言命者也余蓋因鑄銅一
事而悟命出適然偶值爲定誠如樹花之說夫有銅
於此其色澤同也質分同也音響同也大冶操爐鼓
鑄或需盤盂則鑄盤盂或需印璽則鑄印璽夫盤盂
之用賤印璽之用貴大冶豈擇於銅而貴之賤之哉
聽其時之所需而已矣至於印既成矣乃其勞逸壽
天之分又復迥別蓋余昔令長洲則握長洲之印今
官大理則握大理之印然而長洲之印當余臥起之

際與乾枕之前用於文移用於信票日累千萬用而不能已操印之吏胼臂欲脫今大理之印三日而一啓鑰用不十顆而復封緘其餘時刻滕之匣中與守龜等然則爲長洲印者何其勞爲大理印者何其逸夫銅一也豈大冶有擇而勞逸之哉從其質之已成而已矣勞逸之相去既遠則修短之相差亦甚蓋余問長洲之印一年二年而新三四五年而刓七年至十年而文字磨滅如開元通寶故未有踰十年而不更勞鑄印局者若夫大理之印自有大理以來未嘗易而文字曲折煥焉若新自此以往雖千

百年可無更鑄也然則爲長洲印者何其短爲大理印者何其長此豈大冶有心於修短之哉因其用之有節有不節而已矣故余感於印而知人命之出於偶然亦猶是也賈生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人生其間無貴無賤無勞無逸無修無短皆聽造化之鑄非造化有所揀擇而貴之賤之勞之逸之修之短之出於適然而已矣夫既出於適然則非但我不能私干造化即造化亦不能私厚我私薄我惟聽其所值而盡吾心行吾事畢吾分一切貴也賤也勞也逸也修也短也委之適然而覬覦之念

銷畔援之私化可以自適可以忘過可以平物我之怨無往而不可矣或曰子信范氏樹花之言則佛氏因果之說非乎余曰因果之說寧獨佛氏言之即孔氏之徒亦習言之矣曰善降祥惠迪吉是也此自理之必然然理之變遷亦有時而不可必譬如春而樹禾饑而食飯此因也樹禾者必得穀食飯者必饜飽即果也此理之必然者也若夫士子苦心力學然而未必見察仕者刻意砥功然而未必陞擢如此者世常有之豈非理之變遷而不可必者哉故善學佛者但當信果之必有而致力於因不可恃因之已種而

希果之必得夫執因希果是有意也是障也佛學所不取吾聖人之道亦若是噫先難後獲盡之矣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眞馬則出於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鯀之殛而變能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

夫逺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進者歳遷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覩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戍入壞者毎見貧窮之家朝胼夕胝男耘婦桑積漸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旦呻夕吟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剩餼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娱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鬻貸之家甚産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貧窮而奮

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鬻貸爲貧窮若此者所謂歳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覩預防百無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孫者可免而持奈何不察其漸倀倀然以歌舞易鬻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畎畒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噫思其變也思其漸也乃在乎人非蜄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愚則棄

愼獄

嘗謂一命之士苟司民社者皆能生殺其民不必士師夫生殺所憑必非於律然輕重由律疑信由情苟涉可疑寧生毋殺語曰死不復生刑不復續痛哉言乎予讀小史見宋太宗微行都市遇一丐者攔賈竪門索予無厭自詈自跳歡慰不止羣丐旁睨市兒聚觀以百數忽一人提刀手刃丐者疾馳而去即太宗也而人不知明日府尹上其事太宗曰必得其人乃已府尹推求不得具奏太宗切責之尹遂誣坐賈竪竪不能白奏成上之太宗曰實乎尹曰實太宗勃然怒曰殺丐者我也奈何誣賈竪遂罷尹官自是斷獄者畏憚不敢妄傳　世宗朝翁大立爲南司寇盜殺

某指揮而逸乃誣坐其家二妾處以凌遲後盜覺乃知殺指揮者盜也國初某校尉素通戍卒之妻一日尉與妻臥卒偶歸尉避之門内妻曰爾何爲歸答曰我憐爾寒爲爾整被言訖復去尉忽然謂卒妻曰爾夫憐爾爾反憐我不義孰甚遂殺之釋刀而去比明有賣菜老傭入其室見屍血淋漓驚咷而出隣人執之傭不能辯遂誣服罪後至臨決尉乃出首前故而自祈死　太祖並釋之嗟夫指揮妾賣菜傭俱有可死之迹若論其情則妾也何仇於夫傭也何仇於卒妻而遽殺之此皆情之可矜可疑者也可矜不矜可

疑不疑輕置大辟二妾竟死俳也幾死嗚呼冤魂必
報鬼神難欺自作自受豈無償還之日耶于公高門
延年殊死以果證因不爽毫髮嗚呼可不懼哉

厚報

宋人有獻璞玉於王者王視之徑寸同方廣同色澤
膚理皆同然而一者千金一者半價玉使玉工相焉
千金者厚倍夫厚之貴於天下久矣墻不厚則亟圮
酒不厚則亟酸繒不厚則亟裂惟人亦然必其能爲
厚而後載福有基昌後有道余鄉艾中丞熙亭其父
曾爲閩中獄吏時海禁方嚴有窑戶二十餘人同舟

濟邏卒目爲泛海者執之官皆論死艾翁察其非辜
白於郡守時獄久成直指已批允矣守乃目翁曰爾
知若曹冤盍白諸直指乎蓋戲翁也翁爲人朴實聞
守言以爲實然已直指按郡遂爲具牘白之直指審
錄視翁所具牘以爲得情曰艾吏之言是也遂爲出
二十人大辟從末減會翁以忤守意罷官歸前二十
人者皆詣平江縣羅拜公曰非公生我我輩爲鬼久
矣且曰我等無能報公請爲公造磚百塊鐫名其上
以砌地明公之能活人也磚成艾翁以甃天井名姓
至今在焉後翁子熙亭諱穆以孝廉起家官主政抗

論江陵宰相遭重譴江陵敗起家太常官大中丞以
忠鯁著聞人皆謂阿翁活二十人其陰德固宜食報
如此余年伯餘姚陳三省者官蘇州郡丞清介寡儔
居官好辯雪冤獄死者生之重者輕之余每見公公
輒愀然言曰凡人命事最宜慎毋輕入一入便不易
出言之貌若有深戚者余爲感動每鞫審人命未常
不思其言躊躇再四不敢輕入人於死公二子治本
治則同舉壬辰進士噫天何嘗不報厚德之人而人
顧甘處其薄也哉

才吏

凡爲吏非有才不能見奇立功名然有才而無器以
持之銜長矜世則其才適足以賈忌故才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滇中傅維賢色目人登萬曆丁丑
進士官楚中節推極有吏才發奸摘伏頗擅神稱然
性嚴酷好以行能加人卒以取敗余聞其聽斷一事
有足法者一婦人乘騾歸省其母比回日暮將渡小
溪偶一黠漢跨驢至詒婦曰爾所乘騾性未必馴若
中流跳踉爾且溺沒我驢馴甚請付爾我乃乘騾萬
一跳踉我能制之及岸而騾者仍騾驢者仍驢庶可
無患婦人信之遂更乘焉未及岸而黠漢策騾逸去

婦所跨驢如跛鱉追之莫及歸以其事告夫夫不詗
黠漢之狡而疑婦有他輒鞭之明日訴於傑君求出
妻傑一無所問但曰啓釁者驢也盍牽來我治之其
人以驢至縣命左右繫於廊柱禁其水草凡三日而
縱之命一健卒跡其所至驢往黠漢家卒因執之傑
審其人遂輸服騾果在其所竟杖殺之又一人被兄
匿其祖父遺貲數千金訴於傑傑命開具祖父以來
家貲既至收而藏之置不問一日密授其數於獄中
盜陰令投牒曰某器某器係我盜得今寄某人兄所
傑收其牒命卒執其兄赴縣與盜質指牒曰某器某

器今皆在爾所皆盜寄也爾罪與盜等應死其兄遽
曰器誠有之然某器吾祖遺也某器吾父遺也傑曰
器出爾祖爾父有何憑據其兄曰兩世分書見在何
謂無憑傑命取分書驗之乃曰我固知爾祖爾父有
此遺爾爾何獨不分給爾弟而獨擁之乎遂剖爲兩
股兄弟各得其一而以重法繩其兄噫此二事者可
謂發奸摘伏曲盡斷訟之妙即漢趙張何加焉苟能
濟以愷悌處以謙沖雖爲名臣奚難而不免以酷以
抗据敗可惜也哉

戒吞産

凡人田産受諸祖父思傳子孫必不忍輕於鬻賣設
或至於鬻賣則必其勢有所迫而不得不然乘其不
得不然之勢乃欲巧取而賤得之世之富翁往往視
爲得計豪有力者更甚焉此蓋不思天理不爲子孫
計長久者楚中一孝廉善營殖數用勢籠其鄉人一
日鬻鄉人田受契良久不與值即與之輒以敗繒惡
器牛馬齒長者抵值而昂其價鄉人不平出誶語詈
之孝廉乃訴於官以爲辱己及署門將入對簿鄉人
度官司必且笞己恚恨甚乃伏地以口含糞噀孝廉
面耳目鼻口皆糞也俄而他孝廉聞之曹起恨鄉人

欲併力攻之一縉紳偶至微言解之曰諸公於此無
甚怒鄉人當更自反孝廉皆曰何也縉紳曰爾但知
士夫的面是面不念小民的口也是口夫彼口含糞
穢豈不自念其口然而至此者誰迫之也諸孝廉服
其言皆解散去不復相助鄉人聞縉紳語亦自悔輸
罪事遂旋解噫以勢驅人服我不若以理令人服我
古人若蘇子瞻買陽羨宅聞宅中老嫗哭之哀遂棄
價不取宅今人即不能爾然平值而速畀之以濟人
於困自是交易中陰德事若夫因界至徑尺與人爭
競或倚勢占人徑尺地尤不宜聞　世廟時江右一

顯者宜於朝其子數寄書曰隣人每歳占墻址不肯休顯者得書題其尾曰紙紙家書只說墻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只見城墻不見王遂緘封却寄子誦其詩謂父篤下不能助己洩忿遂棄其書於地隣人偶拾得之感服顯者盛德自毁其墻恣顯者之子所取已而兩相讓各得其平相安如舊乃知以勢驅人真不若以理感人者之爲速效無後患也况千年田地八百主人用盡機謀誰能長守哉

亘史外紀 雪濤小說

上卷終

亘史外紀

雪濤小說下卷目

駁祿命　僞古書
重枯骨　知足
知無涯　龍喻士
愼誣　理爛
忍耐　財祟
盡慧附　巧御
士修　餟手附
人種　戒侮
心高　藥言
戒慳　前定
遠術士　處盜
婦制盜　自做人
安命　蔣道學
善謔　聽訟
陰陽　人可教
燒煉　蛛蠶

右共三十二則

天[illegible]下
如[illegible]胥社校

駁祿命

西楚江盈科曰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餬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則祿命者因氣測理其驗難風鑑者因形測氣其驗易考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illegible]若詩咏委蛇論語著誾誾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陰

為之矣至於傳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蓍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因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頷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黥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至我朝袁珙之決　文皇必帝決姚少師必相如執左券無不立合而祿命家曾有一之或驗者乎國初胡日星決　太祖必帝特借祿命為詞星異人也不假祿命而能決　太祖必帝者也嗣後萬祺以祿命仕至尚書祺生平不聞一驗　景皇召算祿命不驗而出其後言皇帝在南宮　英廟遂復辟此論理非論命也祺之仕至尚書祺自命好非由祿命驗也呂才駁祿命引長平坑卒南陽貴人為言猶曰氣數偶合命不能制不足以見祿命之果無驗乃余就目前二事觀之而知祿命之果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循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

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偽古書

姑蘇諸技藝皆精緻甲天下又善為偽古器如畫絹之新寫者而能使之即舊銅鼎之乍鑄者而能使之即陳敝以秦漢之款標以唐宋之記觀者為其所眩輙出數百金售之欣然自謂獲古物而不知其贗故吳中有宋板大明律之誚蓋以譏夫假古器耳嘗閱載籍之林其以贗為真以今為古者亦復不少矣夫結繩以後秦火以前惟六經為最古亦最真其他若

素問之託於黃帝也素書之託於黃石也陰符之託於太公也皆贋也至於汲書也墳也典也丘也索也穆王傳也大抵有其名無其書好事者遂撰偽書以竊附其名而傳之而不知篇中所載制度文章聲稱論議皆屬後世事而故文之以艱深之詞此猶綮新畫以秦漢之款標時鼎以唐宋之記愚者或爲識者昭然辨之矣彼記誦剽竊之徒尚復以此自多而曰我能讀汲書我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我能習穆王傳而不知其偽也此與宋板大明律何以異哉

重枯骨

儒家謂人之生也形神二者而已生則神守其形死則神散不復知其有形佛氏之説謂形爲四大偶聚幻成神之視形至輕而無所顧戀猶行人之視蘧廬暮假朝棄無有一毫顧戀之心此二説各有至意未可相非然余以塚墓一事推之則死者之神蓋有久而不滅還復戀其形骸欲其全不欲其毀者矣昔齊景公夢五丈夫介肯跪已若有訴者以問晏子晏子曰昔先王曾誅五人而非其罪埋首梧丘當由斯人見夢與景公使人掘之果得五人首具禮葬焉其夜五人復見夢致謝宋之時有宦遊者其女死寄棺佛寺適一典試者假宿寺中語所厚友曰爾於經義淺頭用三古字爲識我當拔爾未幾又一經生亦復假宿靜夜危坐見一女子嫣然而至生頗懷疑女曰妾某人之息官貧不能以子骨歸妾當爲君取第以斷君歸骨遂以三古之説進經生如其言遂爲前典試者所收以爲其友也已而放榜則生也詰之生語以女子事且曰今已命僕從爲此女治櫬矣余鄉有揚竹里者治別業於西郊掘得死骨皆投道路不踰年一丐者披髮詣城隍訴揚氏棄骨事訴畢狂語於市隨詣楊氏家曰爾棄我等骨我訴於神神將罰汝其

後三四年竹里子孫死者四五輩僅留一孤如綫丐者之言蓋鬼託也夫古今報驗如此類者甚多不具述即述此三事亦見鬼而有知未有不戀其遺形者蓋佛家所謂愛業也嗚呼世之愚夫不足怪已亦有聰明之士一旦據位乘勢或以風水之故剖人之塚自安其親其有慈心者或用錢帛賄買其子遷彼之墳治我之穴此皆造業之事取禍之道當蘧然悟而止矣嗟夫掩骼埋胔王政所貴文王澤及枯骨江漢諸侯歸者二十國哲人鑑於往事察利害之故毋曰死者無知可欺也嗟乎已能常不死乎毋曰死者無

子孫無與我爭也嗟乎已且能保其常有子孫乎論至此則雖死骨不能爲祟亦不當割之如蓬蒿矣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黷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

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閭里閑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黷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余聞四明有蚶田嶺南有乳田夫蚶也乳也皆有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蚶也用蚶水灑田中一點一蚶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

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擣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必執蚶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槩一例以覷物直甕雞耳

北人有不知蚶者請之食不擘而囓謝客曰蚶則甘矣而難爲齒也村人有不識龍眼者與之食食其殼而土澀遂吐之甚以去衣而啖內則去肉而嚼核益不堪語甚者曰徒加漆爾味安在哉此足附博一噱可爲不虛心審問者戒也

龍谿士

吾邑夫縣治西北八十里地名蘇溪有洞曰靈巖其洞前有石窟廣五丈長倍之石峭拔多奇怪色復晶瑩中一石突起高五尺許現世尊像如刻畫佛之右有石龜石鐘各一佛左石孔中有虬龍二偃蹇盤結即人爲之工不能勝其他如筍如蓮如乳如浪紋如羊肝者不可悉狀洞從窟入然門隘甚說者謂蛟龍宮焉人睥睨莫敢入嘉靖間邑大旱有巫人善迎龍術乃與其徒三四輩齋戒三日手執鐵鑽各持炬爇火縋而下魚貫以往中多蝙蝠其大如雞爭來撲炬炬滅復燃者數四行半里許豁然見天光其下有小

溪橫截水深碧窅不可測溪傍一斷木長五尺許苔蘚斑駁似腐非腐巫人持鐵鑽錐其上木遂畨然躍入溪中水從溪中漸沸如湯湧起巫人懼與其儕奔趨而出甫至洞門雲霧杳冥雷電震迅大雨如注不移時水深一丈洞之後有寺水突入寺中其大士泥像自腰以下皆沒至今有痕大約環洞四五里雨㝡大漸遠漸小蓋溪傍之木即龍之隱而臥者巫人不知而誤錐之龍怒入宮中遂激成此雨吁此地舊名靈巖不虛哉顧龍不怒則不激雨遂無由致然則賢人君子抱奇蘊卓犬非龍乎歷覽往牒以激怒而成功業者多矣是故蘇季之相燕以妻激張儀之相秦以友激范睢以折齒激淮陰以胯下激馬遷有言不激惡能奮然亦必真士乃能激夫溪傍之木似木也而實龍激之故足以致雨假使其真木也雖亦不知奚爲激哉

慎誣

易有之精氣爲魂游魂爲變則人死爲鬼固聖賢所不諱言若夫冤氣鬱結能殺人如彭生之託於豕戚姬之託於犬子胥怒濤伯有介駟則理所必至無足異者余聞檇李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當

爲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汚蔑其妻盛不察真贋輒持刃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亟賞焉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君累官至某郡太守夜檢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閽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諸梁閽童秉其懸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閽童走歸家語父母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閽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蓋妻魂出世爲童殺盛以報向者之殺已也嗚呼無怨不復無往不還能逃於明不能逃

於幽智力可以籠人不可以籠愚士君子秉權秉勢謂我能生人殺人不顧其安恣睢屠戮何其不念及此趙清獻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此可爲士君子檢心之法矣

理燭

天下事雖千變萬態然畢竟不能逃出理字理者人心之條理也故以理燭事則世無不可得之情嘗聞一典史逸其名居官聰慧數決疑事里中父老能傳之踈述其一二吾人觀之亦可因事類推不爲物眩典史所部一老叟以圃爲業一歲茄熟被賊竊去凡

數百箇如是者三叟不勝忿訴於典史典史陽斥之咄咄誰爲爾守圃今訴誰耶已呼叟至膝前約曰爾俟茄再熟各剌竹針茄腹中沒其穎俟其再偷即時訴我叟如其言已而復被盜走白典史典史遣隸數輩分布城隅凡鬻茄者皆令入署查覈命以次候於庭各取數茄剖之已得一人茄顆顆有竹針在其腹呼叟與質即叟隣人也遂伏罪人皆稱異又兩人同憩旅舍一人置傘於門無傘者奪之曰予傘也互爭馬訴典史典史曰此傘不宜專畀當從中剖之各持其半命一隸執刀見剖察二人色一人甚憾一人微笑典史乃曰無剖命畀憾者答笑者蓋傘屬我而剖壞其本有故憾傘不屬我而剖損其本無故笑孰憾與笑定二人之眞僞而肝肺洞然如燭照數計噫史固聰慧人然據所剖二事皆度之以理理如是狡者莫能匿吾鑑矣余故記之欲人因事類推毋謂史卑官焉而忽之也管仲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馬與蟻且師之況典史耶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眞能忍眞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

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冨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冨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喫我此物乎冨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

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嘗聞劉忠宣公里居舟行水畔一人方帽青衫呼公名大罵若爲不聞也者其人罵至五里許倦而返不踰月一主政以公差舟行前一人復罵主政如罵劉公者主政曰何物怪人橫逆至此命挾之二十不數日死及死乃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償人乃問忠宣曰公何以知此人宗室而不與較耶公曰余備位卿貳彼知我而故詈之非有所恃何以及此余故不問此燭患於未來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也雲間徐少師存齋曾督浙江學政考袁煒下

等煒以直指見拔入闈明年遂發會元存齋自恨失士已復督學江西凡士擯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手握箸身在輿廁前榻上無時不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乃答曰余恐此中更有一袁元峰而我再失之也此鑒失於已往而能耐人之所不能耐者也吁世之言忍言耐煩者能以兩公爲法而曰不能寡過吾不信已

財祟

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即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開襪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隣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爲國子生司成袁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毆之死說者以爲璧再生爲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盡慧附

黃岡王氏大宗也文章宦業甲於楚萬曆間有侍御諱同道者早卒未盡展其才有遺篋在室約千餘金弟同軌應得之而未忍發其篋忽一夕夢同道入其室而追醇生生而具夙慧方弱冠即喜結客徵歌選妓以佐之同軌以爲憂入曰此不過用其故物耳彼盡其故物亦不得不盡其故智弟安之後追醇果以詩文顯於世無忝門風此足佐雅談且破俗障與前財祟相反如白黑業也故附之

巧御

物之御物大率用巧夫虎之饑也時或食鰕以尾投水鰕謂蝬也而集其中虎尾一掉鰕入其口者以百計矣山鯉之饑也時或食蟻以舌垂地蟻謂蝱也而游其上山鯉之舌一卷蟻入其口者以千計矣鼠欲竊卵恐無完卵也一仰一俯仰者抱俯者嚙而曳焉而卵乃不壞鼠之巧也猿竊麻子虞其撒也一抖擻其毛蹲而伏一拂麻秸而出其子置之毛中用唾封之比至入穴唾乾毛散麻子盡出猿之巧也小人之用巧皆若是耳夫惟麒麟不履生草不食生蟲而未嘗饑此謂德勝不以巧勝

士修

一舉子下第語余曰場中皆盲試官為祟佳者弗取取者弗佳余曰爾欲盡侵造化之權乎夫試官具隻眼者文之好醜一見立決其誰能欺此之謂文衡乃一榜之內蓋有其身積德預錄於冥司或祖父累仁食報於後世而其人之文不能佳固鬼神所欲加佑者於是使盲試官昌醜為好從而收之此則造化之權不盡為人用而自為用乃知士子修文為陽贊修心為冥契宜慎之矣

假手 附

宋高文虎云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行至劍門張亞子廟號英顯王二子過廟已昏黑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祈夢為信寢廡下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恐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作一韻且各刪潤商確朗然誦畢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神乃起別傳呼而出視廟中寂然二子素聰警

各記其賦寫於書帙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及入試二生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於是二子交相怨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亟求印賣賦比廟中所誦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嗟乎士務自修爾營營何益哉

八種

南方有鴉方乳雛毛羽既具將教之鳴曰吾音惡劣爲世所嫉身不能易請易其子於是引雛往見乾鵲曰吾子鴉也而頗習君之聲毋惜爲吾子師異日變惡之善轉世人之嫉以爲喜卽亦何敢忘返哺之報鵲受而教之鵲鳴唶唶鴉鳴啞啞兩不相入鵲不勝忿喙且啄之爪且搏之鴉亦不勝苦而終不能變其啞啞之聲鵲顧鴉笑曰汝自鴉種耳吾不能如汝何遣之使歸鴉歸故巢與其母啞啞唱和不習而若慣焉者乃知種類移人卽欲變化其道無繇故君子慎

其所以爲人種者

亘史云此在中陰身能具慧力自擇所投爾否則何以慎之雖然能持善業者必不墮惡種曷慎所持哉

戒侮

士君子切忌侮人侮人最損德且召禍周書有云不侮鰥寡夫以帝王之尊卽鰥寡亦不敢侮則天下無可侮之人矣吳郡王元美性廣大能容物一日者持薦書求謁公命進見少頃爲公布算時公長君澹生已在泮仲季皆髫目者乃曰佳造萬福但子星少耳座客盡笑公曰毋笑好先生有膽氣客問曰何也公曰他來我們人家乃敢不買春這是膽氣買春者吳中方言謂先探緩歷後入門也犒之一金而去吾邑文學蘇宮字靜夫性誠直長厚卽嬰兒亦不相慢邑中有歌者姓王貌醜如鬼聲惡如裂帛每闌入富筵無貴賤皆唾罵靜夫獨謂客曰毋然天刑之彼亦豈願若此王感泣每早輒焚香祝靜夫百歲而呪唾巳者噎目者本自可笑歌者本自可唾而元美姑以膽氣褒之靜夫姑以天刑憐之此所謂不盡人之情遠怨之道也夫待目者歌者如此他人可知若兩君者

庶幾不侮鰥寡哉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洑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値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酤者比夙釀更佳酤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筭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饜慕非名即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求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藥言

夫言有至微然聽而繹之可爲養心之助者即當審記余官姑蘇偶見白公集中自謂官吳數年未嘗置

太湖石一片余曰白公喜水石何乃遺此張伯起答曰如此累心事白公不做嗟嗟世之可以累心者不少矣過而不有心境自適寧獨石哉又聞王元美鎮鄖曾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公薦其人是薦其詈我者也自此以往凡求薦者爭詈公矣薦而賈詈將毋愚乎公笑曰不然我不薦他他更詈我余聞此答不覺胸次頓開計較之念一時都盡嗟嗟兩君子者俱吳名賢也故服伯起之言命曰清心丸服元美之言命曰寬中散其於窒慾懲忿收斂寧滅華扁哉語云至言藥也信夫

戒慳

夫人涉世自學問中出者別有擴局若但得其性之所近則寧爲豪奢毋爲慳鄙蓋豪有豪過慳有慳過即而較之則豪過可喜慳過可憎余官姑蘇有徐氏者貲累數十萬其時兩宮災營建孔亟吳中奸民欲藉端以呂金穴遂籍江左巨戶凡若干人謂且入奏徐氏與焉聞而病咽以鬱死王百谷曰是夫不遠溧陽史君遠矣余問其故百谷曰溧陽史氏家累鉅萬世宗朝邊餉匱乏好事者亦籍江南北巨戶凡三十人云且上獻而史氏不與乃恚曰如史某者家亦頗

饒今籍三十人而某之姓名不得與某乃不比於人亦以憂死嗟夫二氏之死其故畧同其情迥異然而一段爽氣則徐不逮史何啻天淵昔晉人論人物曰廉藺千載上人至今讀其傳猶有生氣如某某者非不自愼若人人如其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噉盡耳是故徐史二氏皆過然而寧爲此毋爲彼

前定

嘗謂官爵大小壽命修短皆係前定知其前定則一切順受顯固可喜晦亦不憂壽固足慶夭亦不懼蓋余鄉曾有二事可驗官爵壽夭定於有生非可一毫

人力移動者一貢士名燕成號白石六歲時嘗夢其衣冠對鏡乃呼其母諗之曰我爲阿郎做吉夢異日必做官幸無相忘久之白石貢入太學謁選得照磨乃悟夢中對鏡蓋照磨官銜也嘉靖間邑令井公名勲優任三日嫡庶爭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涞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令桃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噫觀此二事則燕君之官止於照磨井公之

令止於三日俱係前定誰能移之彼不務安命處下位而妄冀崇膴臨性命而強希耄耋何益於得徒令造化竊笑耳

遠術士

近世星相士皆無奇術率藉薦書求容於富貴者能絕不與見大足省事即不得已與接寧量情遺之不宜轉與薦書蓋此曹脚跡寬亦能用舌鋒中人嘗聞一臬司駐劄荆南與一相士厚薦往其孝廉家孝廉故貧以五錢爲謝禮其人恚甚然不欲發及入謁臬司問曰孝廉何以遺君乃詭曰甚費此公辱以五兩見贈皆明公賜若極其感激也者然其心實恨孝廉慢已思有以相中久之臬司得報左遷莫測所自相士進慰之臬司徐語曰不佞所以左遷之故汝知之耶謝不知又問曰汝與此中縉紳相與亦察其間有不足不佞者耶又謝不知及再四固問相士若爲欲言也者更復囁嚅臬司強之乃顰蹙曰僕若不言則於明公厚若言則於毀明公者厚僕實不忍言耳固強之乃曰毀明公者非他即前日以五金贈僕孝廉也僕亦不虞其有此舉徐而知之晚無及矣因具悉孝廉於京師其權貴厚從權貴處中明公乃至此臬

司領之摋孝廉他事屬後來臬司曰此人不佳且虞其再噬人宜謹備之其後孝廉竟以被訪見按治良久論定得保頭上如筭然家事凋落無餘矣即此觀之毋謂片楮不足惜輕授此曹階之爲禍

處盜

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蓋言禮可感人夫禮非獨可以感常人即大惡大不肖之人亦未嘗不可禮感吾鄉蘇溪有一素封朱姓者素醇善里人皆慕值凶歲羣盜夜入其家行劫朱知盜入亟起肅衣冠出拜曰勞苦將軍惠顧老漢羣盜皆釋戈與揖遂安椅撪

延盜次序坐亟命家童執羊豕宰之致享几筵尊俎先後羅列乃崇內豐饌躬親行酒盜皆就席懽飲朱復諭家僮曰將軍等不棄貧老遠來顧我恨我囊中不如往歲可人封十金布十疋為將軍秣馬之助凡二十人皆一律及家僮持金布出盜欣然受之再拜謝曰我輩窮故來相費願以他生相報盜收畢辭去朱送之門諗曰數年後貧老家事若少充煩將軍再來看看盜曰感公高誼若再來犯天且殛我矣朱老雖不無費於盜然神閑氣定何等自在又有張公者家亦素封羣盜至其家張不勝忿與之辯且固云家

實無蓄靳不與盜乃縛張公撻之火炙之鬚髮爲焦強劫三百金而去比去甫一里張公率健僕操刃往追殺之盜反戈相向刺公數鎗腸出死其子文學張明詔者篤愛父有俠氣乃自裹糧携慣捕者數人跡盜於深山中晝得之縛而告公之靈然公所爲死於刃則亦不善處盜之過矣無論如朱與盜揖讓即三百金已出門若遺焉可也奈何以七尺之軀爲金殉哉蘇子有言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之手言身重也非獨盜賊天下之人其不當與較而當姑容之者亦多矣非容彼乃自容也

婦制盜

楚中巨浸惟洞庭爲大其中往往藪盜風濤浩渺邏者不能及時出沒縱橫爲客船毒隆慶間盜劫一客盡有其貲殺而投其屍水中幷二僕俱遇害留其妻妾二人不殺置船中盜魁語之曰爾夫飽江魚矣爾從我善遇汝否者我且殺汝二婦不得已從之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故夫每與妾議欲得當以報無繇也會盜魁誕日開船請湖心雞子山登眺痛飲爲壽二婦因勸之至醉不能起幷醉羣盜皆中酒適天暑婦紿盜曰舟中熱甚當移枕簟因石納涼暮而登舟豈

不暢快盜不逆其有他心也因連席臥山[illegible]去船半里餘二婦曰我先赴舟中治炊炊熟可下食盜曰諾至舟亟斬船纜船遂離岸丈許輒順風掛帆任其吹送不半日抵岳陽問諸土人則江防道駐劄其地二婦因往訴故夫被盜事且言盜在雞子山亟遣健兒擒之當立致及捕者至山上羣盜餓三日奄奄垂盡皆就縛至則俱論死噫若二婦者不動聲色以計擒羣盜而報其夫其智有可取者夫豫讓之劍不能得志於襄子漸離之筑不能必中於秦皇而二婦以杯酒制羣盜死命於股掌間成功出烈士上中庸論道

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豈不信哉

自做人

進士吳曲羅諱化朱虞言諱一龍皆楚人吳官鎮江朱官蘇州皆司理余時承乏長洲見虞言貞亮粹白口如其心謂人品若此世不多得一日曲羅謂虞言曰年兄真是好人虞言遜謝曲羅曰好到好不筭好虞言曰既好便筭好安得不筭曲羅曰你從胎中出來撞着的好人虞言曰撞着好也筭好曲羅曰你若當時撞着不好安得這般好故真正好人必須由自已做出噫曲羅此言雖曰戲謔然而至理存焉嘗觀

孔門子路出胎撞着剛人卒蹈孔悝之難子羔出胎撞着善人未造聖人之域皆是學力弗到後世若陽羡周處其初撞着惡人然聞鄉里竊議改行從善遂成忠孝大節關中張載其初撞着俠客然聆二程說易撤席聽講即成理學大儒此皆不靠撞着靠自己做人知天下有自己當做之人則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氣質何善不臻吾謂二公一時戲謔之言至理存焉蓋以此

亘史云此下三段儒生腐談不稱進之口吻

安命

學者修身讀書預養用世之具此但書其在我至於科目之有無官爵之高下蓋自有主之者不專係於帖括薄書之間為得失嘗聞余楚中三夢兆則非但科目有無官爵高下為有數即登科名次居官方位亦由預定非可強移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生平夢中八十六名自嘆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　世廟出興邸加楚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即投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謁選夢所居縣門左畫龍右畫虎已選貴溪令蓋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

位將謁選夢一縉紳投刺視之則朱熹也遂選績溪縣令即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先定而營營計較強遇以從我者何能有益秪自添一番勞碌而已故學者貴安命

蔣道學

吾鄉先輩有蔣信者號道林生而純粹近道王陽明謫丞龍場道經武陵信往謁之陽明曰蔣生資質可作顏子幼時行雨中從容有度或曰宜亟行避雨信應曰前面亦有雨夜與數友人宿僧寺見月中黑翳或曰山河大地影或曰吳剛斫娑羅樹信曰非也蓋

太陰渣滓未化耳其議論清遠如此生平務學窮理躬行實踐自少至老庶幾醇德無疵登進士第官至貴州學憲一時縉紳士大夫皆崇之及信死鄉人有議其遺行者曰道林平生無可訾但老而涅白一事可訾耳此固春秋責備之義然求一生可訾之處不可得僅得涅白一端則道林爲人真無忝德行之科古人云數其事而訾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至於訾及涅白而吾乃益服蔣先生無遺行云

善謔

淇澳之詩曰善戲謔兮謔亦有一段自然出於天性者蜀熊翰林名敦朴辛未進士京察改别駕入辭江陵張相國相國爲熊座主乃曰此後好生守官我衙門人痛癢相關宜自勗熊答曰不然醫書有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張發笑不自制蜀有孝廉名金聲之舉鄉試尾名已入監考得監元熊乃語人曰金君一向止可名玉振今考監元庶幾名稱其實又河南內鄉李翰林名蓘官檢討弟名廕爲增廣生兄弟皆善謔蓘遺書弟曰你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你增得幾何廣得幾何其弟答書曰老兄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你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吾鄉兩庠士一名鄧邦道一陳姓皆善謔鄧入明倫堂其教諭偶問之曰聞貴鄉有叔嚙其嫂鼻端者宜得何罪鄧曰若鼻在可幸無罪教諭問何故答曰有鼻之人奚罪焉諭大笑一日教諭病脚而跛陳竊效之或以告諭將加朴陳曰此由朱晦菴誤我諭曰云何陳答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諭遂笑不復朴此雖無大用要之矢口而出令人解頤亦是一段别才非可襲取

亘史云善謔事甚多余别有紀此下俱不稱

聽訟

吳中訟師巧設機關改年易月陽附陰叛以愚官司耳目者蓋百出百新即留心聽斷往往爲其所眩而不及覺余令長洲其同壤爲吳縣吳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俄而里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訟師曰待衆人白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其月其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曰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改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即反坐固其心矣應舉如其言方

任公訊鞫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
中家在太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
三博士飲酒之日余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
師豈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辯任遂出應舉坐僧
誣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千
金脫殺人之罪語聞司理袁節寰耳及節寰覆鞫竟
執應舉曰爾殺人有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辯第
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議辟通國之人皆謂任受金而
頌司理青天不知袁之得情采於衆口任之受蔽惑
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慎之哉後數年應舉因篤疾

且動手者死獄中於例應釋以贖免

·陰陽

陰陽之家疑而多忌拘而多畏從古記之至於年神
方位諸說猶多不經乃近世號爲儒者亦多忌之不
知何也宋太祖將置莞庫所司白曰太歲守東方宜
避之太祖曰安有此說假如比隣居者東家之西即
西家之東若太歲守東方西家動土修建神將遂禍
東家耶此無庸避噫英主之見卓朗不羣足以破千
古之疑矣余鄉有一二小事出於匹夫之口然而可
以醒拘攣者之心故記於此一老農當稻熟時擇日

食新其隣家一人善詼諧嘲之曰爾舊歲食新曾卜
日耶曰然今歲舊穀足用耶曰不足稱貸而益之耳
夫舊歲卜日而穀猶不足也今亦安庸再卜稻可食
則食之矣老農乃始憬然有悟又一人平日動尺土
必卜吉偶覆巖墻遭覆壓土没其身之半亟呼家人
掀土出之家人曰期未必吉盍卜諸其人曰俟吉乃
掀我耶我將爲墻下土矣家人曰不卜則生卜則死
若是乎卜吉之無用也其人亦始有悟於平日之拘
拘爲過計也此二事皆近戲然皆足以明陰陽之不
當尼余郡有蔣道林者信道之人也少時卜吉葬母

臨遣殯雨大至道林戒舁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
曰晴未必吉奈何道林曰吾寧以晴之故圖安吾親
不欲以吉之故圖福吾身也遂止不舁待晴而葬之
然亦未嘗不吉噫若道林者可以法矣

亘史云此與呂覽欒水更葬同義蔣君眞道學人
也暗與古合

人可教

或問人之不能者可教而能否余曰安在其爲不可
且無論人即禽獸異類然亦可教而况人乎鸜鵒可
教以言語猢猻可教以演戲黃雀可教以認字馬可

狖以斵盃犬可教以舂碓苟未至爲鸜鵒爲猢猻爲黄雀爲馬爲犬則何不可教而能也彼自謂不可教者是自棄也曾鸜鵒等之不若奚而人奚而人

燒煉

或謂燒煉之事有此理否余答曰有何以知之曰楚人之伏鴨也以雌雞經月而雛出吳人不然掘土爲炕置糠其中累鴨卵以數百微火從中熏之一人自炕上搬運鴨卵周旋匀適不半月而雛盡出天汞爲銀母五百年後凝結爲銀彼仙人者能縮五百年爲五百日則汞之成金固亦宜然出於母也然而天下有此理世必不能有此人有此人則造化無權

亘史云今燕都上元食黄瓜賞牡丹鬪蟋蟀皆取諸地壙中火炙真足奪造化之權然其本必壞物亦早斃則燒煉五百年之後必變原質呂祖不爲爲害五百年以後人此一念足仙矣奚以燒煉爲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黄白燦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爲長絲乃喪厥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不愚乎蠶答蛛曰我固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衮龍百官紱繡孰非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嗟世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亘史云此段詼諧語也酷類子書足以殿此卷矣

亘史外紀雪濤小說下卷終

天[illegible]華臣輯 艷

夏姬

叙曰宣淫者易敗而姬能固寵蕩情者易渝而姬能遠期縱慾者易衰而姬能三少凡物之尤者莫不有繫於心而固結不可解矣古稱狐媚者其姬之謂乎

夏姬鄭穆公之女鄭靈公子蠻之妹嫁於陳大夫夏御叔御叔横死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

毛詩鄭氏箋云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爲之歌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於株註云株夏氏邑夏南徵舒字也

小序云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又云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其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君子讀其詩亦可慨焉

左傳云陳靈公與孔儀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宣公九年

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及陳民將築臺於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

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且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楚子爲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納公

孫寧儀行父於陳

楚之討少西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左傳成公三年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

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其射御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弒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而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内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輙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巳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出西溪叢語

亘史外紀卷之一

天都[illegible]輯
期[illegible]康氏校

敘曰國語史蘇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巳女焉妲巳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劉中壘傳列女亦首次孽嬖宮壼之鑑豈不昭然哉何英主之易惑也紀寵幸

末喜

呂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喜末喜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劉向傳曰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亂孽

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于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䩭其頭而飲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于是湯受命而伐之戰于鳴條桀師不戰湯

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宄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

妲己

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

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

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脩行盤庚之政

劉向傳云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于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後宮諛目群女咸

獲所欲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于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

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脩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褒姒

國語云鄭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侯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矣

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

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

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熢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熢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

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劉向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熢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驪姬

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

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晉語云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

矣今子内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罪善而内
辱之無不遝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矛愚不
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僾
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
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
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
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
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
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

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
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
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
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
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
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
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
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
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
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来孰能愛親唯無親

故能乘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
未殁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
之政諸侯必絶能絶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
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之朝夕苛
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廪固不實又恐削
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
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辠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
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
不儆倉廪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
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
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
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
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
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
生之言太子由是得辠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
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

其志益廣狃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

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

之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檀弓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

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我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亘史外紀卷之二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李夫人傳

漢書外戚傳曰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

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色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

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

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詞曰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人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荾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蛾揚既感激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寐之芒芒忽遷化而不返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歎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

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拾遺記云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illegible]膏之燭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召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

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洟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

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平生帝大悦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帝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焉

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云屬車桂席塵豹尾香烟滅彤殿向蘼蕪青蒲復萎絶坐萎絶對蘼蕪臨丹墀泣椒塗寡鶴羈雌飛且止雕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唐李商隱李夫人歌云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髻慙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剕結茱萸枝多擘秋蓮的獨自有波光綵囊盛不得鑾絲繫條脱妍眼和香屑壽宮不惜鑄南人柔腸早被秋波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鰥魚渴鳳真珠房不知瘦骨類氷井更許夜簾通曉霜土花漢碧雲芒苔黄河欲盡天蒼黄　李賀云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瑶臺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紅壁闌珊懸佩璫歌臺小妓遥相望玉蟾滴水

雞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鮑溶云璚閨羽帳華燭陳方士夜降夫人神蔵羝半露芙蓉色窈窕將期環佩身麗如三五月可望難親近嚬黛含犀竟不言春思秋怨誰能問欲求巧笑如生時歌塵在空瑟銜絲神來未及夢相見帝比初亡心更悲愛之欲其生又死東流萬代無回水宮漏丁丁夜向晨烟銷霧散愁方士　張祜云延年不語望三星莫説夫人上涕零爭奈世間惆悵在甘泉宮夜看圖形　白居易云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生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

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凡物感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尹邢二夫人

褚少孫曰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三俠紀贊

鄭方山名作歙邑人以詩游於李空同何大復之門而性喜任俠二公交譽見諸吟詠方定之先生云鄭詩名埒程自邑而豪俠過之嘗嬖一妓後賍金夫意少衰鄭覺而呼來畀之五十金問曰吾孰與其豪峇曰彼安敢儷君鄭指金笑曰與爾歡者此君爾請善事之遂與之絕夫旣與之絕矣胡用畀之金余爲贊以復曰交而貳心貪使之也愛而不彰吝蔽之也惡而遺之金表無吝也遺而絕其跡斥其貳也此雖細行而豪俠之槩已具彼妓雖靦顏受之去已神辱而心死矣多金者焉能靦之

右揮金

市人方其鬻陶器於儀真壩上山東客以貨交常時取辦麄者方度高處有官陶數聯嘉靖回青料也每聯索錢二千貫山東客求一視方悍不許曰非爾售者視何爲哉客即出錢滿二千貫接器入手捽於地顧方曰奚足辱我遂揮手去意揚揚自矜方以爲辱已亟追而坐諸堂悉出其器視之曰同否曰同因推而碎於地語客曰嚮者聲一映爾不若此有餘韻也客靡然而退贊曰貨爲吝之門辱爲怒之囿維兩人者不居故一擲而主哈再擲而客走嗚呼是何異夫鴻門之玉斗

右捽陶

暘村呂氏名天儐良工也其造鼎彝倣商周規製逼古自儐始雲間顧青夫範金百累月而鼎成主人摩挲喜甚乃拊鼎足而目儐曰此不可以僞爲乎曰可覆也斫一足而鎔之無少爽顧問續之之術儐執鎚向鼎擊而壞之吾不堪爲疑者任也并酬値盡卻誓終身不爲造一器贊曰同陋心利斷金無虞爾侵變一足覆公餗仍穴其腹揕其指鉉人耳無忝豪士夫

長者爲行而使人疑之柰何以鬻技而爲疑者使也

右鎚鼎

空同集云鄭生嘗讀書方山已輒棄去東書扁舟往來梁宋間而英氣愈勃時射獵藪澤中高視玩世然奇特之士顧樂與之游又祭文云軒駟弗義視如蜉蝣一言苟合千金鴻毛可稱豪俠士矣

亘史曰方子中爲予言呂君字子清具隱德非徒任俠流當客海上時中倭狼狽中負其叔顯以逃有處女依之以身託君數日夕雖曲庇以歸其家終不玷其潔所處患難如此他節槩又可知矣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陳嬌如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冨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娼名曰陳嬌如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如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耳翼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如大驚且賞其奇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如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

野史云雲翹夫人真欲得玉杵臼邪蓋姑試以難之耳匹夫不可奪志玄宗鑒之矣

汧國夫人 本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嘆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

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可一戰而霸今備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叩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之蕭墻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

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止莫
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
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
遠近鼓已發矣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
而見留也姥曰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
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
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
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
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
家隨其踈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

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
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
美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
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
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眞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
不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
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
也女子固陋安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
謝焉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
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

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
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
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
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
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
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
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
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
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

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踈絕
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
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
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
人鞚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
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乘便
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
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
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
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

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
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娃
遷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
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
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
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
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
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
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逢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里舊邸邸主哀

而進膳生情懣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愈甚邸主
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
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之
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
自嘆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
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
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
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迺醵錢二萬索顧焉其
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
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

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
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
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
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
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迺置
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
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
盻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
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
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

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
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為衆所
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
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
下謂之入計時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
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
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亾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
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泫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
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

之矣豎懔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捶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擠葦席瘗焉至則心下微温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

策而起披布裘有百結繿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冐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聽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邪生憤懑絶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

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絶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容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朞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絶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祐徒自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迨年有二十歳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

卜所詣所詣非遥晨昏得以温凊其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母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歳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温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游生騎從而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

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藉莫不該覽
生謂娃曰可策名就試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
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
闈雖前輩見其文莫不歛衽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娃
曰未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
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
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
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
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

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鼎族
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其從此去
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
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
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
拜成都尹兼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
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
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
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
翼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

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
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
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
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
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
卑者猶為太原尹

野史云史稱設形容揳鳴琴擒長袂躡利屣固庸
態也娃之濯淖泥滓仁心為質豈非所謂蟬蛻者
乎士不困辱不激不激事不成假令鄭子能自堅

建顯當世則娃幾與蘄王夫人媲美矣

安國夫人梁氏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
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
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
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
金帛納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安
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

爲之動色

又云韓世忠授鄜延路副總管屯淮揚苗傅劉正彥反部兵赴行在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紿傅白太后遣慰世忠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逆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世忠討正彥及追傅誅之兀朮將入侵以世忠爲制置使守鎮江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大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兀朮窮蹙祈請甚哀滑鑿渠三十里絕江遁去

野史云蘄王臥而夫人望之爲虎蓋察其神也疏劾蘄王舉朝爲之動色與季布言樊噲可斬事略相類雖然夫人之疏蘄王也有以也

亘史外紀寵幸卷之四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楊貴妃

劉昫傳云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眞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朞歲禮遇如惠妃太眞姿質豐豔善歌

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盻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勅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

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以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

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楊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賜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繚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亦停官國忠二男昢暄妃弟鑑

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爲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

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
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
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
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
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
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
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
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
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為我盡命即刺殺之已
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

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於郭外韓國
夫人聟為祕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虢國男裴徽
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讓帝男泰國夫人聟柳澄
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又新唐書傳

宗祁云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
蒲州遂為永樂人幼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開元二
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夫
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丐
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

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
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
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
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
寵遇而釗亦寖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為姨
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
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
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十獻餉結納門若市然
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物駙馬都
尉獨孤明失官它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仄帝尚不

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
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
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妃見帝伏
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驟賜左
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
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
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
造務以瓌侈相誇詡土木工食不息帝所得奇珍及
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每從游幸
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玉者大

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珍入貢動駭耳目於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為鈇鑕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

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萬國忠既遙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闤門鞭挺讙競主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息昢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為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為人知不恥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

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為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虢以請輒皆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且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

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為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啟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歔欷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長恨歌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於旰

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

以固之又命帶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

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

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晩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屛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

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幷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

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

踏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堦紅不掃棃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卭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玉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擧猶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棃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絶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

合一扇釵擘黄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

綺窓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闘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闘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踈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

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留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眞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温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眞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眞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

可臨朝太眞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illegible]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

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脩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讌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黙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

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汙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刋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數株未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刃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杜

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媢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螘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大中甲戌年七月所書字亦頗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豆史外紀卷之一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黃曲外史印之氏校

杜秋娘

唐杜牧樊川集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雙眉

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辭）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吴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晉書盜開涼州張駿塚得紫玉簫）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授傳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

出舜雞奇蘄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
秀射朝輝一尺桐偶入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
放故鄉歸瓠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
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
人那得知歸來四隣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
大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
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
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
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
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齋作婢春黃糜蕭后去揚州突

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
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
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蹷張輩廊
廟冠峩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
通終死餓土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
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
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
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亘史曰金陵佳麗其先輩乃有杜秋者爲之韞奇
有自來矣

楊玉香

金陵楊玉香者倡家女也年十五色藝絕羣性喜讀
書不與俗人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
顏姊曰邵三亦一時之秀成化己亥閩人林景清以
鄉貢北上歸過金陵特訪邵三與之狎飲於瑤華之
館因題詩曰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裡篆浮煙人
間自有瑤華館何必還尋弱水船又曰珠翠行行間
碧簪羅裙淺淡映春衫空傳六令歌桃葉爭似花前
倚邵三明日玉香偶過其館見之擊節嘆賞援筆而
續曰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別院聽瑤笙閑簾覺道

春風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適景清自外至一
見魂消堅持邵三而問三曰吾妹也彼且揀對不偶
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乃與同至其居穴壁
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頃之命侍兒取琵琶
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曰倚床何事
斂雙蛾一曲琵琶帶恨歌我是江州舊司馬青衫偏
染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鑪香獨掩門琵琶聲斷
月黃昏愁心政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明日景
清以邵三爲介盛飾訪之一見交驩恨相知之晚景
清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並立海棠嬌銀箏象

板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玉香詩曰前身儂是許飛瓊女伴相攜下玉京解珮江干贈交甫画屏涼夜共吹笙夜既闌卻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則玉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卸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朵花枝壓衆芳玉香詩曰行雨行雲侍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妾雖娼家志常不染顧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勢不得從但誓潔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跡君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

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遂訣別歸閩音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携書北上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迫視之乃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君別後風枝南北天各一方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叙疇昔景清詩曰江上尋春恰遇春一回見面一回新含悲細說分攜後夜夜相思入夢頻玉香詩曰鴈杳魚沉各一天爲君終日淚潸然孤蓬今夜烟波外重訴琵琶了宿緣吟罷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

原缺第五葉

徐姬

徐昌穀云金陵有徐姬者善屬詩發死余嘗聞其句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夾衣頗愛其有婉思以詩弔之曰繞廊吟罷楊花句欲覓楊花樹已空日暮街頭春雪散杜鵑無力泣東風

張文儒

張幼于志舞書成語余曰公見舊院妓張文儒舞耶惜公生晚不及見其盛常夜造其室侍兒傳曰娘來矣娘來矣如是數四猶未至至則徐徐其行前雙鬟導以明角燈二後侍婢以二羽扇障之望之若洛川

淩波左明珠而右翠羽有選盤旋舞躚間又如天女散花惜子未之見也予猶習見徐驚鴻觀音舞萬華兒善才舞云今曲中蓋廢此伎矣

或云小娥文儒號也色極豔而纏足最小嘗脫屣以餉人初山陰高孝廉卯之最暱及居南省當齋宿小娥着青衣帽襆入小幼中進幸後以不謹六官尚因家壘而不及小娥事即此可推矣

亘史外紀卷之二　金陵豔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竺巖居士君衡父校

王眉山傳

敘曰教坊司御樂也國制宮綵奉直未聞選召邪曲中人雖二十四樓歌舞喧填朝抱樂器暮或連袂而歸亦惟王公邸第呼之無僭用輿騎者至武宗南巡出意外事而供奉諸妓能曲謹不蒙呵譲則王寶奴實主持之夫卑賤之輩以近幸為榮故余紀所聞金陵諸豔斷自王寶奴始雖有妙麗毋或先焉

王氏眉山寶奴號也當　武宗南征駐蹕金陵選教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寶奴為首姿容瑰麗出衆數得持巾櫛近　至尊班中人爭求飾以媚上或毀粧以自全左右狼穨處隨侍無當禍且不測寶奴云吾儕婢子非敢當御宿但率意曲謹幸無譴責遑恤其他飾固無益毀亦太迂寔命不猶惟局畬以承恩無希福矣　武宗駕旋各有賚錫俾無恙惟寶奴還舊籍咸以貴人呼之祠部亦寬其數不以衆人畜也識者稱眉山眉山云初眉山倜儻有丈夫氣揮霍自如

每出趁奉者載道一日乘油壁車經水西劉公廟毬師王悅傅愉皆負絕技邀之廣塗請王孃登場眉山下車風度灑然舉趾蹁躚衆皆辟易歎賞以為天人縈而觀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錠酬二師去其豪爽類如此自供奉歸後閉閣不出乃歎曰婢子獲執巾天子前安得復為人役遂結道堂長橋逸長齋誦經為道人衰不復涵巾幗中矣壽九十餘趺坐而逝

原缺第三至七葉

七供（初名感溺供余更曰七供從其體也）

或責即空觀主人曰豪舉之夫不靡曠觀之士不染人亦有言蟹行索妃旁行求偶以者所為何惑溺之甚也主人曰主臣有之蓋闚惑渺者以天下為多目惑暗者以天下為多聲況于宋玉之隣司馬之主兩情自喻何能已已不能解人不能議方之登徒又疥又痔薄乎云爾何得無罪曰然則子試為供之供曰菰蘆男子骯髒其身芒屩為侶蘇魚為朋研田無歲酒國無春坎壈落魄我生不辰瓌姿瑋態非意所親何怨有遇乃擕自陳歙袂迴風流盼生春滿堂若

何獨予目成甚罪一彼姝者子伊誰之裔河水洋洋可從遠去翻飛維鳥羽毛斯離瞻彼須婺星彩偕麗醴泉無源斯言實異汩沒淤泥慷慨負氣動值負心將恐將懼士二其行累九數墜擇木難棲寄矢披剝世道自爾一吷可譬我則何居每為髮豎其罪二感士不遇壹鬱誰語慷慨傷懷涕零如雨同病相恤惟子及女枕畔酒邊擗肌分理溫言絮譚誼薄朋侶生世不諧取憐兒女其罪三踈篁微風澹月自沉科頭促膝把酒行吟雅謔互發解頤會心目可成語齒可代音機如禪唱賞同牙琴佻兮達兮青青子衿其罪四酒後耳熱憂思難忘揮毫落紙寫憤宮商紅牙成拍餘音遶梁或歌或按流水湯湯何不充耳相同析楊其罪五壯士垂橐腹笥何益死灰不然舉世耳食牝驪牡黃誰具神識彼獨伊何如不我得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巾幗有情鬚眉無色其罪六貂蟬弗屑頤言卜居犢鼻可念夜歸相如豈不四壁所慕子虛誅茅索綯卒瘏拮据倦游之子日居月諸孤燈淒雨搔首踟躕支離憔悴看碧成朱綠林睥睨胠篋傷廬靡怨獨旦引命自娛鷫鸘脫盡苜蓿滿盂躬執爨具彌久不渝安取措大樂此不疲蕩子空房非我權輿大

德不報食言可肥何不棄捐為是栖栖其罪七此數者呂刑所不能詳臯陶所不能治但當徵例于紈扇之篇成案于白頭之句李益具爰書嚴武為獄吏阿難坐棘庭而訊之約法抵罪若乃尤物移人入宮來妬或垂其涎或裂其眦貧子緣深五陵分薄我意獨憐世人欲殺此又伯益所不能紀而隸首所不能度語未終而客目注不瞬口張不得合听然曰止止信若斯語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染指一臠甘任其咎斯須乖睽眼當決溜僅僅獻酬子未識實

夜窓對話詞

雙調新水令　夜窗相對一燈微把從前悄然思憶是情緣都落後任俠骨總休題待說因依業身軀早撲㦬惚地

南步步嬌　想當日無端閒遊際正值風波起因緣在此期一度追隨一番迢遞即漸的意難離捨思量許下諧姻契

北折桂令　少甚麼貴游門百縱千隨却看做鶯花羅網風月籓籬須如俺運阻鵬摶更那堪計同鳩拙誰承望嫁逐鷄飛總為些熱心客意語話投機一念皈依更不支離用不着媒妁通言一霎里之子于歸

南江兒水　曾被多人誤今朝却遇伊赳臉的浮趣些風流趣村沙的硬攬了溫柔會負心的白賴着开痰誓一抹地無根無蒂只為情緣幾墮落為人一世

北鴈兒落帶得勝令　你為我被無端苦禁持你為我受無干閑談議你為我把巧機關脫着身你為我把親骨肉拚的離你為我含着淚數歸期你為我擔着怕捨雙扉你為我將闘弓兒實丕丕心頭繫你為我將畫餅兒眼睜睜待療饑情痴為寒酸圖什麼名和利心機鎮朝昏自支撑飯共虀

南僥僥令　君愁無兩翼妾恨有雙眉又被強徒生惡意把衣裝畫作灰妾驚惶君未知

北收江南　呀早知道恁般遭際呵誰待要暫拋離當不得東塗西抹自支持南來北往費驅馳更沒些暇期更沒些暇期險摧殘一塊望夫石

南園林好　事多磨從來有的但心堅何須再題好自把前程端的整備着燕雙飛早子待脫籓籬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　故園蕪無可依辦絲鷄却南飛看兩兩雙雙定止棲任饞口自涎垂還笑他費纏頭的三心兩意用紅定的萬轉千回強誓盟的七高八低喬說合的十拿九離誰似俺不媒自隨誰似恁

莫催竟歸這事兒似鈍鎚作錐那意兒似利鈹切泥這事兒似絲灰畫奇那意兒似紫衣夜離美前程繡圖錦堆熱心腸解衣贈綈休論他手萬領繚休誇他黛眉玉肌則相對舉杯酌罍消多少拂鬚鮮順呀除非是鷫鸘裘俏當罏那人無愧

清江引　而今總是姻緣矣莫說恩和義但作帳中音長記燈前誓惟願取求凰圖恁是喜

黃玄龍庚戌閏月報札云河陽姬躊躇百折始委身凌生才調相憐即一犢鼻勝烏紗多多許河陽能於此不動情則凌生未肯甘落第二義也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芝澤里人愚谷子校

蓮臺仙會

敘曰金壇曹公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豔隆慶庚午結客秦淮有蓮臺之會同游者毘陵吳伯高歙王峯梁伯龍辰魚輩俱擅才調品藻諸姬一時之盛嗣後絕響詩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非惟佳人不再得名士風流亦僅見之蓋相際爲尤難耳吾嘗詢之舊游頗能言之而未悉也巳酉仲夏遇先輩吳令君乃得所

梓錄而傳之人自爲篇附以雅謔

速啟云月之十有二日花事未闌開到荷鄰十里兔華欲滿漸添桂影三分雪藕調氷公子佳人具集裁雲剪月清歌妙舞宜誇咒觥豕俎具陳朱履弓鞵交錯金釵十二一顧傾金谷之筵玉斗百千三伏開河朔之宴柔肌無汗何夏非春嬌眼流波有醒皆醉天才萬斛羣賢總是青霄子夜一聲六月鶯飛白雪皓魄映鉛華而耀彩南薰聯笑語以生香鸞書先日預期魚駕同時如約

謝啟云青樓弱質深慚誤落風塵紫閣元公何幸得膽山斗既遂登龍之願復叨與鳫之榮勝集一時價增百倍簪纓滿座文抒麗日之才歌舞當筵響遏行雲之調誰識箇中天趣請看別樣風光蘭麝噴瓊筵如在神仙蓬島蕙葭依玉樹共登學士瀛洲杏臉生春寵沐金莖之錫花心藏字榮逾華袞之褒沉李浮瓜辱追隨於夏日野花閒草盡披拂以春風絕勝經頭偏宜鏤骨蓮花會上纔知此境清涼桃葉渡前不數當年佳麗嫦娥相愛曾釣鼇於朱紫班中風月爲盟更驂鸞於翠紅隊裏玉堂人物金屋嬋娟聚茲天上德星占盡人間福海雖司空見慣應謂事出尋常

而太史品經預覽先生倍蓰聊陳悃素於萬一不勝感激之再三

荅啟云良緣勝賞真千載之一時附翼攀鱗實三生之萬幸歡騰巷陌羣烏解歌喜溢几筵百花知笑恭惟相公閣下出塵風調絕俗襟期擅譽詞場擲地韻成金石馳聲翰海濡毫價擬珠璣龍虎榜頭高題姓字鳳凰池上首列班行爾乃抗志烟霞養蒼生之重望結盟泉石乞綠野之閒身譬諸楚璧潛形精光自昭乎萬壑吳鉤隱耀神氣自衝乎七星茲者浪跡名山偶過游俠之窟濯纓勝地暫棲佳麗之都歌舞起

南薰不減樂天高致管絃留夜月何殊安石清標豪
舉滿前競說平原好客英才接席爭誇鄭驛邀賓唉
語雖在衰中興趣自超天外時維六月之末節換素
秋之初欣當降岳令辰况有夢熊佳兆芳年初度人
間奇會難逢遐算千齡天上祥光正照蟬聲集高樹
西郭迎金梧葉擾瑤階心星送暑妾等鉛華凡質每
叨金谷瓊筵蒲柳弱姿恒覲玉堂青眄兩行粉黛安
能斷刺史之腸一曲琵琶未必下江洲之淚僅借光
陰於暇日聊開怡悅於幽林到處宜秋喜新涼之沁
爽隨方爲樂幸大雅之陶情謹歛輕裾用迴逸駕

亘史云此隆慶庚午年夏末秋初兩會啓也至今
四十年人猶豔而稱之云

品目 此定自太史昔今爲標出以存其槩

女學士王賽玉小字儒卿名玉兒行六舊院後門街
住　品云嬴樓國色原名玉瑤島天僊舊是王

女太史楊璆姬小字潓喜名新匀行一舊院紗帽巷
住　品云舊家虢國還秦國希世吳璆共楚璆

女狀元蔣蘭玉小字雙雙名淑芳行四舊院雞鵞巷
住　品云麗質人如玉幽香花是蘭漢宮宜第一秦
史合成雙。

女榜眼齊愛春小字愛兒名淑芳行五舊院長板橋
住　品云六宮獨傾國一笑可留春

女探花姜賓竹小字玉兒名如真行八舊院前門上
住　品云風月宜爲主心情共此君

女會元徐瓊英小字愛兒名文賓行三舊院道堂街
住　品云飛瓊歸月態雲英擣玉情

女解元王玉娟小字姐兒名彩姬行十舊院後門上
住　品云瑤瑛蘊藉崑山璧明麗嬋娟倚月宮

女魁趙連城小字延齡名彩鸞行五舊院大街上住
品云連城重良璧飛舞羨纖腰

女魁陳玉英小字八十兒名士蘭行八舊院廠兒街
住　品云芳英春駐色雅調玉飛聲

女魁陳文姝小字回兒名素芳行五舊院紅廟邊住
品云舊里陳宮重結綺高情朱閣細論文

女魁張如英小字奴兒名友真行五舊院石橋街住
品云含英嬌灼灼真性自如如

女魁蔣文僊小字耐經名婇屏行五舊院大街上住
品云文姿本超俗僊籍近題名

儲材陳瓊姬小字芳春行十 有傳

儲材王蕋梅名賓儒行一 有傳

原缺第六葉

王賽玉

南海居士傳曰王賽玉小字玉兒器宇温然故擬諸玉云玉兒鬒髮縞衣不事粧束然雜羣女中自是奪目不問知為玉兒見人不甚笑語間一笑一語令人銷魂肌豐而骨柔服藕絲履僅三寸纖若鉤月輕若凌波象為飲器共相傳為鞋杯更為詩歌艷其事性極慧能辨人賢否兼能察人意中事貴介豪俠爭羨之然當意者指不多屈設不當意雖榮利薰炙漢如也一士抱瑰瑋弟淪落居無何貂敝而垂橐矣尤負氣不下人玉兒終善遇之厚貽以歸於是又咸多玉

兒能憐才重誼云邇尤嗜書史過目輒解大旨兼之閱古清評博物君子皆服其精鑒芳名籍籍遍宇內至遐陬亦知名有宦慰某者督兵過南都潛入玉兒館一見肉顫吐舌以黃金三千陳于庭買一顧不可乃重賄祠部撼以威中之奇禍卒不許宗伯之客挾聲求媾席罷將就寢矣玉兒理髮自詬云送來的究家怎躲客慚而逃速之訟費千金終以得謝去為快嗚呼古稱絕代佳人鍾間氣一生今觀玉兒信然玉兒於羣美中名最著且久例之士籍若既首臚唱陟崇階者昔陳宮設女學士因署為學士焉

楊璆姬傳

太史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彼其目招心挑之流何知仁義至其抱幽遠之思傾才慕俠者世不無人即余所見蓋得楊姬焉

楊姬者名新匀字佀真故平康才人世以玉貌善音律擬之楚璆又稱璆姬姬皙而上鬒星眸善睞美靨輔齒如編貝雅好翰墨又嘗游戲丹青得九畹生態時稱逸品故諸姬中獨以才美著余未習姬聞姬名籍甚偶夜被酒出秦淮道中有故人從少年挾諸姬飲引與客坐楊姬獨時時目屬予予因過姬家談竟

夕余謂姬少年金多柰何目攝之顧屬儒生姬言雅不喜少年金多願從公名流乞片言為地予益奇之明日投以歌二章歌曰玉質兮蘭心跕屣兮彈鳴琴如何憐才兮愁愔愔又歌曰綴芳蓮兮曲房素月流兮朱筵張臨清淮兮樂未央懷佳人兮何極怨今夕兮難忘姬得詩喜甚請曰君為趙歌妾當為趙舞每歌一闋輒起舞曼睩轉盻翩如驚鴻人從旁嘖嘖嗟異余自起為引滿三爵遂解佩佩之客與諸姬為十二釵會人各有傳語在諸傳敘中一時聲動白下為都人士稱賞云

非吾子曰古稱邯鄲多佳麗然皆託學士大夫得不朽今如楊姬者非耶至其悲歌起舞庶幾女俠之風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信矣

亘史云璆姬善舞余猶及從家大人見之其體之所靡何惜千金萬曆己酉間一時名流都盡惟璆姬猶老家居其孫女小與稱酒人豪與文士狎

蔣蘭玉

金門東方生傳曰蘭玉者蔣氏女也行第之當四小字因呼雙雙又蘭芬而玉瑩亶兼有而似之因號之蘭玉云蘭玉幼嬉於門有黃冠人指之曰此瑤臺侍香兒前身隸仙品今凡矣乃蘭玉故不凡含英毓華蜿麈袪汶談諺竟歲月不涉一烟火語體自香人襲之彌數日不散至寐深吐微微息尤芬芊酣人乍見若朝霞飛炫奪目莫敢視玩之飛者依炫者殢魂消思結相看忘飡焉每當筵引觴交觴促席盻欲流倩欲暈額欲瞬目欲語鬟顫顫欲墮屧翩翩欲翔時而

倚然思綽然嬉處然怨恚然嗔一態妍矣更出一態尤妍至枕爍衾爛衣弛燭微不落相亦不着相若舉身而委焉棄焉惟遇才則然匪遇則否迨音律書繪殊絕一時特餘藝耳東方生曰往讀稗史載織女下津雲英擣霜仙凡相媾焉意誕耳乃今目蘭玉事世稱寰中有仙人下遊特肉眼莫辨也信然哉信然哉設女校而榜之當首第為狀云

亘史曰庚午之明年蘭玉過金壇爲太史稱四十壽遂留不歸太史携之祈嗣白岳從歙浦登防見者驚如洛神湘妃真一代佳人也

齊瑞春傳 原號愛春

東方生曰瑞春者齊氏第五女也甫十五怯幃羞户少迎客以故客少知名客有飲蔣四綺霞閣者曰無雙矣座中有冶遊少年撫掌曰未之見耳何謂無雙客請雙之當罰席又固請爲誰曰齊五乃趣邀齊五頊之垂璫細揚澤蘭微傳恍然錦雲入座素蟾落梁目炫心動燁然生輝面淡白色稍裡之微緋又稍裡之隱隱似緹紅而蒸蒸津津漬出膚理外神彩晃煥飛照一室乃置之西坐蔣故東坐東秀而華西淵而光若連城照乘並陳星芒虹氣交射左顧則戀戀失

右右顧又戀戀失左客乃服曰罰矣罰矣即難雙可方駕而馳差後杪寸耳宜第爲榜之眼云

亘史云愛春有姊女張勝為余言愛春瘦長娉婷清揚嫵媚自詞翰書畫歌舞簫管踘蹴走馬六博靡不擅塲而尤喜圍棋彈琴至忘寢食能解人意無所不靡破瓜五歲而亾年十九耳所遺奩笥之積累千金

姜賓竹傳

東方生曰金陵清明日士女競郊南遊幃摩轂擊繽紛盛矣客有載酒買笑者求之迨晡得殊色爲姜氏賓竹八子意爲尤品又意乍遊而初觀多遺尤焉乃歷蓉館遍名淑擇其尤得百之一以與姜八子爭妍微蔣子竟莫勝姜八子又旁蒐隱搜擇其尤得百之一以與姜八子爭妍微蔣子又莫勝姜八子客於是知姜八子矯矯乎尤矣姜八子脩而姱秀慧而婉媚眉嫵而意傳目轉而心結譬之柔枝垂垂弱羽依依一見知爲多情又如芬蘭襲衣溫犀投懷徊縈倚戀

憐人而人憐之糾綿莫解不忍一釋之皿睇也昔稱蘇錢者流善士女圖謂人似畫中人美矣乃今覩姜八子信畫中人似人即畫師隨意巧飾觖然有餘美焉以與姜八子爭妍竟莫勝姜八子客於是益知姜八子矯矯乎尤矣士榜得次三爲探花乃女榜中實當姜八子云

亘史云賓竹亭亭玉樹一見令人神欲其從里士方林宗在失利之後舉室棺而遁籍居荆州數年乃歸里中自甘淡素脫糴首珠玉之飾為暴酒資雖未親當壚其釀清冽不減宜城九醖矣

原缺第十二葉

王玉娟傳

萬花谷主人曰玉娟王姓彩姬名行十年殊幼矜嫵人輪蹄造門者日亡慮十數玉娟子閉閣下幃弗之見也以故客雖稔玉娟子名終莫覯其面余一日從數客過其家玉娟子出迎余見其玄髮而明眸丹唇而皓齒瑜骨而雪膚標格閒逸如野鶴之在汀渚神情清爽若芙蕖之醮秋水余迺嘆曰古所云其人如玉玉娟子之謂矣夫禺山之精荊璧之寶方出於璞而其温潤緻理茂華娟澤自不與珷玞等埒奚俟價踰十萬名重五都而後知其貴哉天乎天乎何事生

此尤物倘遘茗華之刻舍玉娟子其誰乎故傳

趙連城傳

東方生曰趙連城名綵鸞行五燕如女姪也燕如少風麗嘗遊吳中有聲繼還都築室構臺徜徉其間談咲鴻儒殆無虛座連城稔故風麗態以故風麗態如燕如諸鴻儒舊禮燕如者見連城風麗態如燕如又咸以禮燕如者禮連城以故連城著聲長干如燕如吳中云連城雖初見不甚驚炫而情思沉鬱有雅尚喜親詞翰人昔方臯相馬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今於連城亦云

陳文姝傳 姝亦作珠其妹曰文球

陳姬文姝者名素芳行五為今院中之出色第一人也姬生而淑媚花貌芳妍有海棠着雨芙蕖出水之嬌丰神雅澹有梅花綴雪玉蘭暈月之清肌體纖膩有瑩玉凝脂明珠散彩之輝儀度悠揚有驚鴻拂燕流水行雲之態皓齒丹脣金蓮玉筍兩鬟堆雲雙眸剪水娉婷旖旎迥出天然飄飄若在塵外真有玉杵玄霜天風環珮之氣味也賦性聰慧幼即頴異不與凡女同調沉厚晦默澹然如無所事者雖賓客闐駢而隨物應酧未嘗錯亂雅好文墨非名儒碩士不相

交媾庸俗有以利動者必斂容謝之而和氣婉娩曾不見其拒人之迹對客咲談亹亹皆今古殊璣彈棋博戲雅歌投壺恂恂如雅達之士息交多暇則閉閣焚香檢閱毛詩烈女傳草堂詞話玩飫不倦時遇風月清宵適意賞心之景則吟味清歌琴瑟自怡綽然不着烟花色相每以失身為恨而亦付之無可柰何之命也若姬者其諸漢之班婕妤王嬙唐之婉兒薛濤幻為一體者乎豈坤儀淑氣花月精英鍾毓於姬將與文章士類同聲競芳於斯世耶余嘗浪遊吳越齊楚荊秦燕南趙北採挹英華而未見如姬之奇出

者也若文姝者奚特為秦淮院中之第一人已焉故識之遺後使知有姬云　越中紫雲道人撰

陳玉英傳 以居吳久人稱蘇州陳八

小江居士曰陳玉英名士蘭行八原隸平康籍幼時隨父母寄居吳門長益後拔且中慧為詞匠司勳氏紀之逾三載始還平康玉英自少時得與名流嬿婉濡染歲久頗解文義風度爽朗不作時調飄然有出塵之想至於清歌宛轉聲越霓裳聞者為之消魂每有未同而餽者亟却之素質嬌波脩軀高髻聲色具美時擬之古停雲落鴈者云

張如英傳

庚午之秋余寓白下聞院有張蘭英者為聲色之名姬公餘時挾同志二三造之姬亦知其為詞墨家遂相款洽忘形於是姬為余曰某有妹名文真號如英狷介寡合非文儒不見非誠潔不見而豪貴游俠俱所不見君雅達士當出見之做一法家知賞何如余聞之躍然駭且喜時維酒酣即撤席懇焉逾時如英出見斂衽酬禮已余乃凝眸轉眄但見其丰神秀發容色光生而無纖穠夭冶之態體度春融儀文典雅而無閨房兒女之習沉厚而寡默幽閒而婉娩體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動若無所為靜若有所思天然性真不可以摹擬舉目間令人不覺魂飛而神蕩矣有頃和之又見其詩書蒐涉談笑皆珠玉錯落多令古出入朗然吟咏綽如抗墜蓋不但聲色之流已焉且其春風和氣一見若素交不待強致慨然清歌若法歌已復操琴擊筑遍舉音樂畧無凝滯若挾藝自高者如蘭英所謂狷介不見之三真成浪說矣豈流水高山有以動其知音之思而佳人才子足發其同心之賞也耶操識鑒者固當知在蘭英之右矣凡人女子賢德為上容色次之門戶中有如蘭英已不可

多得矣况復有如如英者哉古之虢國秦國夫人殆不少讓二英之名宜其並傳矣夫　荊陽了道人撰

陳十傳

冲虛子曰陳瓊姬小字芳春行十其先姑氏名淑女者擅絕一時以故其家餘韻尚存乃今得瓊姬容止婉麗矩度幽閒不同庸調修眉俊目秀外慧中種種可意自是旖旎騷人栖遲羈客矣夫兮裘世美不獨士習為然今觀瓊姬能世其美固亦有自哉

王蕋梅傳

王姬蕋梅者名姬雪梅之女蕋玉之姊也諱賓儒行

一姬生淑美丰姿清麗精神秀發膚瑩潔如雪雖容色嬌媚而氣度瀟洒綽無朱粉態儼兮春蕋含梅不與桃杏爭妍而天然色相自出塵表性靈睿夙好文墨漁獵書史多解旨義音樂歌舞詩畫之屬皆所精心對客則彈棋角博談笑古今錯落恂恂如端人碩士慎於交媾雖不狎俗腐而春風和氣自能隨情偎傍與交者如飲醇醪不覺其氣味之薰心也幽閒沉靜之志每以胎胥於烟花為恨嘆不得相如者與之當壚白首抑鬱之思恒托諸吟咏如詠梅花詩云虛名每被詩家賣素艷常遭俗眼嗤開向人間非得計

倩誰移上白龍池杏花詩云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熳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落滿蒼苔皆得比興之旨此惟可與知音者賞也姬家素多姝色豪貴閧聚無虛日諸姊競相逞艷自媒姬獨處靜室未嘗衒容售合故知蕋梅者為寡苟得見者莫不心奥神融駭然以右姬譬之春光着物萬卉千葩各呈色相而深林幽谷尚有未謝之遺梅在焉得挹餘芳者不覺穠豔之厭玩矣若姬者其不愧蕋梅之名矣乎法家具眼當自有驪黃之藻云不待余喋言也

魯山人思白道史撰

天都潘之恒景升甫輯
楚[illegible]泰甫校

馬姬傳

王穉登云嘉靖間海宇清謐朝野熙熙江左最稱饒富而金陵為之甲平康諸姬先後若而人風流艷冶鵲黑鴉黃傾人城國者何限在馬姬先者劉董羅葛段趙與姬同時者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齒居四故呼四娘小字玄兒列行曰守真又字月嬌以善畫蘭號湘蘭子而湘

蘭獨著無論宮掖戚畹王公貴人邊城戍士販夫廝養卒雖烏丸屠各番君貊長之屬無不知馬湘蘭者湘蘭名益噪諸姬心害之及見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早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人人皆自顧弗若也姬聲華日盛凡游閒子沓拖少年走馬章臺街者以不識馬姬為辱油壁障泥雜沓戶外池館清疎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教諸小鬟學梨園子弟日為供帳燕客犒鼓胡琵琶聲與金縷紅牙相間北斗闌干挂屋角猶未休雖纏頭錦堆床滿案而金鳳釵玉條脫石榴裙紫襠襠常在子錢家以贍施多無

所積也祠郎有墨者以微譴逮捕之攫金半千未厭捕愈急余適過其家姬被髮徒跣目哭皆腫客計無所出將以旦日白衣冠送之渡秦淮會西臺御史索余八分書請為居間獲免姬歎王家郎有心人哉欲委身於我余謝姬念我無人爬背癢意良厚然我乞一丸茅山道士藥豈欲自得姝麗哉脫人之厄而因以為利去厄之者幾何古押衙而在匕首不陷余胸乎由是不復言歸我而寸腸綢繆固結不解政猶禪人云如魚飲水冷煖自知亦惟余與姬兩心相印舉似他人不笑即唾耳烏傷一少年游太學慕姬甚一

見不自持留姬家不去俄聞門外索逋者聲如哮虎立為償三百緡呵使去姬本俠也見少年亦俠甚德之少年昵姬欲諧伉儷指江水為誓大出裹號治耀首之飾買第秦淮之上用金錢無算而姬擊鮮為供具僕馬費亦略相當是時姬政五十少年春秋未半也錦衾角枕相嬿婉久而不少覺姬老娶姬念愈堅姬笑曰我門前車馬如此嫁商人且不堪外聞以我私卿猶賣珠兒絕倒不已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少年戀戀無東意祭酒聞而施夏楚焉始鞅鞅去盜聞之謂姬積錢貨如山暮入其室大索

寶玉不滿望怒甚盡斬書畫玩好投池水中姬貧乃次骨後樓船將軍於江中捕得盜搜其篋出馬氏負子錢家券纍纍而後知姬室中靡長物也然其俠聲由此益著先是姬與余有吳門烟月之期幾三十載未償去歲甲辰秋日值余七十初度姬買樓船載嬋娟十十五五客余飛絮園置酒為壽絕纓投轄履舄繽紛滿四座丙夜歌舞達旦殘脂賸粉香溢錦帆涇水彌月烟熅蓋自夫差以來龍舟水殿絃管綺羅埋没斜陽荒草間不圖千載而後彷彿苧蘿仙子之精靈鸞笙鳳吹從雲中下來游故都笑倚東窓白玉床

也吳兒嘖嘖誇美盛事傾動一時未幾復游西湖梅雨淹旬暑氣鬱勃柔肌膩骨不勝侵灼遂決西歸之策約明年楓落吳江再過君家三宿邀君同刺蜻蛉舟徧窮兩高三竺之勝不似今年久客流連令主人厨中荔枝鹿脯都盡也余方小極扶病登舟送之射瀆分袂之頃姬握手悲號左右皆泣余亦雙淚龍鍾無乾袖矣比蒼頭送姬自金陵返述姬所以悲號者憐余病骨尫然不能俟河清也嗚呼孰意姬忽先朝露哉余別姬十六寒暑姬年五十七矣容華雖小減於昔而風情意氣如故唇膏面藥香澤不去手鬒髮

如雲猶然委地余戲調卿雞皮三少若夏姬惜余不能為申公巫臣耳歸未幾病暍已病痢下皆不在死法中醫師妄投藥絕口不能進粥糜水食者幾半月先是姬家素佞佛龕事黃金像滿樓中夜燈朝磬奉齋已七年將逝之前數日召比丘禮梁武懺焚旃檀龍腦設桑門伊蒲之饌令小娟扶而行遶佛座胡跪膜拜連數晝夜不止趣使治木貍首具矣然後就湯沐袒服中裙悉用布坐良久暝然而化此高僧道者功行積歲所不能致姬一旦脫然超悟視四大為粉粃髑髏革囊盛穢棄之不翅敝屣非賴金繩寶筏之

力疇令蓮花生于火宅乎彼洛妃乘霧巫娥化雲未離四天慾界惡得與姬並論哉姬稍工筆札通文辭擘箋題素裁答如流書若游絲弱柳婀娜媚人詩如花影點衣烟霏著樹非無非有而已然畫蘭最善得趙吳興文待詔三昧姬亡後廣陵散絕矣姬姿容雖非絕代而神情閑朗明悉豔異方之古名妓何泰蘇小薛濤李娃關盼諸人之亞匹與胡不擇名流事之縱未能貴齊汧國燕子樓中不堪老乎欲作王家桃葉桃根余强學吾宗處仲解事事遂不諧以此負姬惜哉俠骨雖香不逮蟬蛻污泥耳

張楚嬩傳

張如玉字楚嬩行大家本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以馬蕙芳為假母遂稱馬如玉云如玉丰容脩潔氣韻蕭疎無兒女子態凡行樂伎倆靡不精工熟精文選賦騷洎唐詩正音皆誦如流尤善小楷八分書及繪事持箋丐其手筆者殆無虛日居常好俠游耽吟詠心竊厭薄紈綺與同志者品題花月指點江山意豁如也無論一時名流豔慕即閨媛女嬩見者如以膠投漆至截髮燒臂涕泣不能舍去後同馬蕙芳受戒棲霞蒼麓法師易名妙慧朝夕禮佛惟謹每日櫛沐後必念佛號千聲如太和九華三天竺諸名山皆不憚裹糧登陟常思結茅莫愁湖上焚脩度世不顧老死曲中年三十八竟以疾卒于清溪之河房所著有楚嬩集謝蘊詩邢懸副賞以為佳姑梓其一二於左以示之同好今曲中張八字荊卿其同母妹也別有傳

外史氏曰余閱如玉傳竊疑女子之聰慧豔冶傾動人意者古今不乏然皆耗蕩丈夫之具耳非所以論於婦人行也及以如玉事質之曲中諸媪歷歷不爽燒臂則有陳大截髮則有徐美涕泣嚙膚則有陳五

他如良家婦史三姊李五娘輩相與密意鍾情踰於伉儷京師傳播以如玉為陰陽女子然實不爾也昔李勢妹能消宣武妻之悍妒至謂我見猶憐汝何況老奴然魏伯陽有言假使二女同室張儀為媒蘇秦合婚散髮腐齒終不相知又何說耶

詩附録

過馬十一娘墓二首

南國容華謝西陵松栢蕃妍娥終有盡脩短復何言
舞態翔歸鶴歌聲哽夜猿傷情同伴女時一吊高原
花月人千古乾坤土一抔霜凝鉛粉剩苔認翠鈿留
孤塚埋幽恨寒烟愴暮愁相看憐病骨清淚洒松楸

飲雨花臺賦得落葉

登眺臺千尺論心酒一尊青霜侵樹杪丹葉舞江村
逐浪同浮梗隨風欲斷魂榮枯何足嘆此日幸歸根

燭花

銀燭透䰀櫳蘭房瑞色融丹葩應妒月紫燼却愁風
杯映珠還浦光流星度空無香不戀蝶有焰引飛蟲

鬬草

擷翠遊芳陌搴英度綠池戲爭人勝負驚散蝶雄雌
莫折忘憂草偏憐躑躅枝繽紛寧健羨終委道傍泥

蹴踘

腰肢嬝嬝力微微滚滚紅塵拂羽衣掩月髮邊星獨
墜石榴裙底鳳雙飛

茅山道中送邢使君之西湖

郎泛仙槎趂晚風妾乘油碧入雲中尋常一樣天邊
月臨水登山望不同

亘史云曲中諸姬多倩筆於人惟如玉不倩人自
成名家即倩人烏能及如玉者汪百穀有情人墓
草已宿而哭奠如新如玉可瞑矣

汪百穀又言金陵才人惟郝文姝馬楚嶼二人而

已然貌不稱才而鍾情過之馬慷慨多丈夫行郝
婉媚自憐而人憐之甚非獨以才也吁可以語知
已矣又如王曾有謝塵詩十首見遺檢之不得當
即續入

金陵麗人紀

汪漢陽曰金陵教坊司當　肅宗皇帝末年為全盛
一時名姝才技絶倫者不下十餘曹咸推藴五桂亭
玉一小奕為文武狀元云藴儒雅恬靜如嶽峙海澄
人莫窺其涯除衣尚縞素飾取整潔朱及脣而澤枯
粉薄膚而靡解襲錦則藻憖披綾則晃澀亭亭獨立
寶月琉璃不足為其彷彿爾滿座宴笑喧鬧藴一至
皆神沮氣奪席間墜鈿遺果咸鏗然作聲如鳴金玉
靜之至也齒其前者或貴倨驕汰莫不斂衽降階屈
己自下膛其後者縱狃寵横陳慧辯敏給莫不倉卒

齟齬不敢情容睨視屏氣移時及藴吐一詞令人神
怡氣盡滿座熙春近之如登雲去之若隕壑即洛水
巫山莫可得而尚矣王慷慨有超逸之韻善擊剌徒
暴以跟絓人無不仆者嘗挾弓飛騎出入都市人目
為小木蘭云而翰墨多能靡不精絶殆留侯武侯流
耶同時羅桂林以才情勝曽鳳竹以丰度勝其色皆
可照耀十乘羅婉順綢繆歌聲振林鳥為下鳴魚為
出聽偶詞與景諧情以調觸則嗚咽凄然絲竹斷裂
舉座為之泣罷酒矣曽嬌嬌如游龍翠羽明珠儀
容絶豔情鍾故舊顧盼無遺報瑨加璧解佩獻珠甚

所沾沾自喜者爾以上四君者皆負才任俠居然名流大家貴介豪俊之士或屢煩蹇脩而不獲結禱或終歲攀窺而莫覿半面翩其徘徊防以禮義猶凜乎不可犯也自王賽玉後而始衰矣既灌而往何以觀哉

張幼于云羅桂林工雅步如一片雲來

朱丈人云一時稱燕張趙葛為四狀元張謂小娥趙謂燕如其後留京余焦朱顧四馬元一時競起實籍先聲為之兆云

毘陵吳國傳云桂林曼聲逸梁酷有情致常從別筵繾綣間唱至要見他山長水長待放他情長意長便大慟坐客盡霑衣不獨江州司馬濕青衫矣

王小奕傳

小奕舊院後門王氏女也行一時燕桂亭葛鳳竹羅桂林與齊名如四君然上客得及門者相矜詡自豪或車馬塡咽不得度游人望其塵舟舟如金支翠蓋中人爾吳江陳平江以游成均與之交善有婚姻盟矣其妻悍妬每言及輒暈仆地經夕始甦以是不遂小奕亦悒悒閒居謝絕外交久之成瘵每語姥為召鑒鑒不時至陳之暱友過存呼酒或不為具乃大憤曰是豢於我者而顧以豢畜我耶有上洋瞿生號中川豪傑士也慕小奕名甚久自分不能破格請見時狎其家小姬於後樓小奕忽至樓下招而與之語瞿懾伏不知所出附耳而去黎明有十騎在門小奕盡束重資載之自挽轡上鞍而以鞭指侍兒辛告姥吾今一探瞿郎既入邸而姥隨至徐數之曰吾病將深若召鑒每緩順氣或不相指使是以命而市若慢吾不忍也今將觀海以快心毋阻我伴姥歸者有二端惟姥擇之計惟早決爾自挈而出則匕首與纛金而已姥大拊擗且蒲伏謝小奕不為顧左右勸姥暫還佯氣少解而諭之且曰瞿君非其素善第欲釋憾於家必無他也姥頷之會日暮別歸小奕促瞿夜登舟

以簽授房主侯姥来與開則金三百在爾王氏大不平訟之宗伯行提瞿居黃浦之巨浸鹽竈丁以萬計盜相戒不敢近其閭部胥卒至望風棄牒走戒其後勿来小奕遂止於瞿會倭警將避地湖之孝豐經吳江小奕病驟篤語瞿曰此縣有上舍陳平江園可暫假息瞿以刺通陳躬揖瞿入而妻肅小奕於門得一瞥見是夕小奕卒陳亦病不得起數驚曰有蝇入我帳中命侍者撲固無蝇也越一夕而卒

亘史曰小奕直果毅女子也一與之盟秉志不奥去姥以從瞿其志未嘗一日不在陳也天假之緣一見而同瞑不亦悲哉鵝以目化鳧以目成信然

少逸伯云汝大父汀州公曾愛小奕後病於其家小奕躬視藥惟謹觀此果有心人也

包彥平傳吳江人云小奕名小燕或是小乙之誤陳君為敬平非平江也敬平初訪小燕小燕以病謝客不得見忽一夕夢神告之曰朝歌而入且索奕者汝之同歸人也其姓曰陳寤戒婢候之停午敬平歌而入婢謝客如初敬平曰吾来數矣胡不余見試取楸枰奕且待可也婢曰郎非陳郎乎曰是已亟語小燕力疾以出一見歡甚竟欲嫁之敬平曰婦妬甚固不能娶若奈何曰請以死為則敬平不能卻愈覺綢繆而已一日陳之婦自吳江至留邸紐敬平不得動挟與歸迫抵家始得作字報小燕如是間阻者三年小燕無日不揮涕望之竟不得遂而嫁之新安人與約曰雖嫁若歸道吳江有陳敬平者必期一見然無他果如約見之舟中隔舟遥送至武林而小燕遽卒敬平歸忽忽若小燕隨之者病亦驟篤侍人見飛蝶自外直撲入帳中栩栩不已敬平鼻端亦飛出一蝶相逐許時遂滅而敬平氣絕矣丙午初夏彥平在虎丘新聞此

事以誇余不知為余所熟悉者第恊夢與雙蝶所聞甚奇或好事者艷稱之而不知有瞿中川又謂嫁新安人與余所傳異矣姑並存之

葛餘芳小傳

葛餘芳金陵舊院角妓也善鼓瑟吹笙小字雲和而人稱曰鳳竹崑山顧二靖甫年十六從叔兄應試留都都人目以衛叔寶復生叔兄皆豪游狹斜强靖甫俱往此年少一入當自沒靖甫徧觀無當意者謂金陵佳麗徒虛語耳沉湎何居叔兄不厭私計寓目諸豔獨失一葛卿曷嘗之靖甫一見目成各自負無雙也居久之情好益篤靖父數奇不第葛亦偃蹇適人靖甫聞之削跡不復入舊院如是者數年而葛竟鬱鬱以死顧大感慟誓終身謝外嬖人多竊笑之彼自

死他人何預卿事靖甫曰吾傷世無知己瑯琊伯輿豈非人情哉又數年靖甫復應都試脰友强邀板橋踏月歸途遵前街經葛故廬顧俛首泫然而過門忽啓一青衣侍兒呼曰得非顧二郎乎友人錯愕詢其故扳靖甫返目侍兒曰識我乎曰初未此門不識也從嫂姨輩立候多時見郎君過誤呼之耳君豈真顧二郎與鳳竹娘有舊者耶語未畢嫂姨皆至咸詫曰真顧二郎也靖甫曰吾絕跡於此十餘年不自意誤經此門而舉家若有待而迎幸語其故葛女幺鳳揮涕遙遙不止哽咽數四而後答曰疇昔夢娘歸靚粧自飾語兒輩顧二郎當來第伺諸溥兒立良久久夜深暫卻郎君若從天至也又十年靖甫舉孝廉游宦新安過庚生而語其事

亘史曰精誠所感可通幽冥雲和一夢亦足報靖甫十年絕跡之誼乃若顧君之不忘舊世亦鮮靚矣靖甫自述詩曰重來歌舞地一望一䰟銷楊柳樓前塔芙蓉院裏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縱有空梁燕誰能逐玉鑣予作吊者二絕云板橋依舊月如霜寶瑟無聲暗斷腸不是蘼蕪山下路空持䰟夢惱檀郎幾年不向市門行彷彿相呼最有情兒女小窗啾唧

語片雲飛墮冷桃笙

崔倩云葛為人脩潔自好所適非其志遂除一室獨居供觀音大士甚虔跬步不踰户外如是者三年抱病孱弱忽一夕夢大士畀之念珠數得十八子葛曰吾無憂自今以往受十八年清淨足矣蓋踰十八月而終其夜有異香繞室

或言葛姬吳之甪直人也年十歲濯絲水上郡人查孝廉見而奇之下金為聘載歸金陵屬葛媪家教其歌舞遂籍名教坊查登進士為尚書郎即卒後其子應試留都假寓他次葛方居盛名遣人逆

之家語曰此身若翁所轂而翼之者也願供一日灑掃以報若翁奈何遐棄之耶其子籍以安居是年亦登第其大節類如此

黛玉軒記

張孟奇惠州人壬午舉春秋第一善詞賦尤善音律每慨大雅不作久矣東莞有登氏以鼓琴鳴然非寶琴不弾嘗曰音生於指器以發音吾憾無其質爾昭文之緒何以終焉張故畜寶琴一登撫之聲協鸞鳳和鳴歸謂其女曰汝慧性殊甚誠得笄如張郎以寶琴左右汝吾技不患不傳惜也齊大非吾偶矣女聞夕不能寐思見寶琴而無繇媒適求聘父曰吾為覓知音者而偃蹇其人私諸女女謬曰吾父無他擇惟囊寶琴者當之一日媒造張館哄述其事張躍然曰

宜在我耶遽出琴示媒媒携之往女見曰是真寶琴也吾父有言盍令來聘明日張陳六禮於庭張氏大詫曰是悪乎來媒曰昨納琴矣今胡讓焉其父不省以琴為禽大譟而訟於郡郡公鞫媒媒以實對問琴安在固在女室也父恚曰是安得以琴挑吾女而行私耶女質公庭曰固無私也父向語兒字寶琴者故見寶琴暱之何私張郎郡公曰此天合也遂令厚聘三百其儀復構黛玉軒居之登氏亦媵以一琴兩美始合號曰璽成是歲為丁酉女年十八矣其冬張計偕挾之北乃習燕媼衍北雅克諧無何張選中秘七

月請告省太夫人還嶺南仍居黛玉軒而覔成以譜北雅成瘵壬寅張為母乞恩還中秘覔成扶疾從至五羊城而卒於是人琴俱亡而北雅將淪喪矣張至武林乃序北雅行之以志悼其辭究而哀並載於後

序曰此涵虛子之太和正音譜也名北雅何曲則非雅曲而文且絃而歌之中宮商焉雖曲亦雅也言北以別南也榫之何寄悼也何悼爾軒之主人有侍兒馬工鼓琴而尤精於琵琶生長深閨僅從其父學不能度曲然井臼多暇刺繡時慵輙鄉主人而前之瑤琴文袱長對衾裯更喜搊彈輙親曲項石季倫之陌上桑段善本之楓香調偶一輪指便令人作天人想故或花前酣起月下眠遲又或坐擁氍毹對燒榾柮棄情綽態婉爾清揚於是薰籠斜倚翠黛微低呼彼摬槽闌菸稱臂纖玉忽其若飄璚軸促而頻轉至其劃聲欲歇一劃當心餘羞掩以沾嬌橫波睇而送憾則兒女之態此最堪憐丈夫之情於焉轉劇自咲主人殊愸白傅不能以眉邊螺子飽吮彩毫為重蓮一拈出耳歲丁酉主人携之燕中燕中故多搊彈家而主人落魄苦於氍毹少年嗜欲一旦都盡惟於音樂故未能遣時隣媪琵琶有能度曲為諸王侯屏後師

者兒咲謂主人兒父故辨此獨以閨秀不宜作轉春鶯遂舍不學第古人房中之樂歌絃並奏二南亦以娛君子君嘗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試一習之乎乃進媪隣第本領既襟無帶邪聲所歌之詞又多俚語主人厭之因博求諸古名家樂府小令始得太和正音譜界隣媪習之以授兒兒故通翰墨頴悟絶倫一聞媪歌輙能不煩敲豆無待繫脂按譜求調按調求絃調不中譜則有易音無易調譜不中絃則寧改絃無改譜媪既明腔兒尤識譜四手如一兩聲復諧既鮮戾絃亦微澁桑凡兩踰月一聲不失而是書之落

者綴誤者刊即周郎復生無煩顧矣間或桃花扇動竹葉尊開巾扈鬱金鷫呈皎雪抗隆掩抑項疊闋轉譬之香雲捲雪寒玉嘶風能使字中有聲而聲中又能無字纔一擧袂便欲銷魂蓋媪能以歌為兒師兒能以絃而為師匠譚歸不迈青技已窮杜訬陰之梁塵不動宋同壽之驪珠一串自謂過之乃復嫣然請授剞劂令後世賞音亦知黛玉軒有副校書者非獨以色事人不亦快乎主人時方通籍乃令兒典筆札無何輙引疾歸而兒亦且病矣壬寅春主人病間移家還燕中兒强與病就道甫至五羊兒遂不起傷哉

芳奩之餘粉尚棲薰鑪之舊烟頃賦鶺鴒脆折鳳首擬殘是書也脂粉汙餘忍飽青箱之蠹槧鉛遺蹟須歸彤管之林禁兒手訂乃一抄本末簡所載般涉調者故忌七章及抵武林得馮太史開之徐司理茂吳兩先生者故解音律尤富縹緗轉相参訂以暝兒目嗟夫才為妬物情易損年七尺男兒尤不能免兒之早隕亦復何悲獨惜同車携手眼底蕭蕭迴面覆床耳邊歷歷紫鳳之膠莫續絳幕之術難尋嗟薄命之紅顏留空林之青塚遺編雖抱舊憾長緘無益癡情惟添話柄而已

馮開之曰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為主而詞副之本朝王渼陂初作北詞聲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於是渼陂習唱三年始以塡詞顯而一女子饒為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穎慧過人宜孟奇之鍾情也雖然佳人才子遇合固難保終尤難非夭折於生前則流落於身後每讀黄金散盡春蠶絮飛句尤可酸鼻孟奇於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

七姬墓志弔詞

張羽權厝志云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榮陽潘公皆為側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剪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群居和而有序皆不為怙寵忮美之行公每聞閭閻閭閻婦女能以節槩自立者歸必為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為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城公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誡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耻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

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嘻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歛其屍焚之以遺骸瘞於後圃合為一冢公還顧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為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将勒石追瘞於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姬烈婦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恒曠世而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奇矣哉乃列其姓氏於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

黄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卞氏海
陵人年俱齊翟氏彭氏與卞氏同郡年與徐氏同貶
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
宋魏王廷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
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
匪子之宮尚卜高原以求無窮
楊用修跋七姬帖云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爲第一
所書七姬帖文其冠絶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
蓋出於潘之逼之謂不幸則可非殉節也平居則擾
雜子女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

經之潘之惡甚矣宋克書人多珍之故其帖盛傳適
以播潘惡耳元末士風類如此上下荒溪載胥及溺
欲不亡得乎余舊料其情若此近觀高季迪弔七姬
詞云倩娣娥呼天試問如何向人間生成尤物等閒
又把消磨揉群花亂飄塵土毀聯璧碎擲煙波謾說
無雙傾城曾數八人少箇六人多一般樣細腰裊裊
高髻峩峩柰干戈蹉上艷曲飜做帳中歌忍教受項
纏素帛渾忘記臂結紅羅翠被都閑玉鈿盡落蒐遊
應去馬嵬坡誰能發香囊解看怕肉尚温和堪腸斷
空樓月落廢院春過其事情信無疑矣吁可憐哉

紀王莊妃遺事　二姪同室附

王氏京口人祖甲以佑輸官幣挈家居金陵會　世
宗肅皇帝初年選民間綵女進備婕妤才人之數甲
女在焉後得幸冊爲貴妃主仁壽宮事謚曰莊兄弟
四人繼繡繒繪以貴妃蔭得一人備勳衛籍錦衣繼
繡業補博士弟子員以繒名上　帝嫌之攬筆加人
字曰何不繪也常侍宣繪入補陳列而繒尋亡初莊
妃未幸嘗竊自吟有秋風鈴鐸夜聲多之句　帝覽
而憐之召當御幾册　中宮者屢矣因陶真人求賂
不得風　帝以特尊毋庸敵體寢意不行然而寵幸

匹也儀侍匹也年未三十而薨妃固師儉約慮戚晥
之以侈敗也凡供賜自珍食貢幣外不須於家家無
餘資僅取房地質賃後繡與閣佑閧誣繡擊殺其僕
執法者閹人謂繡恃戚晥横甚今安足恃竟坐死兄
弟相捄援產盡旁落繼有二女長曰孟貞年十六季
曰幼貞年十二偃蹇其配必協吉而歸之時萬曆乙
酉歙士汪良楨應舉應天甫至屬媒求娶無當者及
中式過媒於塗媒賀曰郎君無意小登科乎汪曰俟
少隙往探之遂詣王氏宅繼夜夢寶塔然燈焜煜直
臨其窗晨謂媪曰是爲女兆求我庶士必新郎君也

午後而汪果至委禽焉許之踰年而成婚歸於歙又四年而汪未舉子孟勸更進一姬汪戲曰得如卿者聽之會孟兄來視孟問妹得壻乎對曰妹自誓必得壻如汪郎而後嫁孟詭汪曰兄來爲君得豔姬而妍勝我曷聘之兄歸詒其妹曰爲妹得壻如汪郎納幣於母母夢二女共倚一木兄私喜曰此爲禎何疑無俟於卜及汪來金陵迎婚妹披紗扇視曰姊私也而以私我耶姊妹同室今十七年無一誶語顏色相加汪遇之如左右夫人云繡衫好結客得異人授禁方未試從獄中試之而驗值華亭鍾給諫歙方侍御鞫

其寃而釋焉今八十餘歲稱仙翁弟子從者甚衆

亘史曰莊妃賢妃哉不以侈而庇其昆且代有淑女可謂象賢彼同室生妬自有虞二姚之後淑德無稱焉趙后之進合德非其倫矣以余所知楚有吳觀察之二舒姊庶而妹嫡也里有鮑孝廉之二錢姊配而妹繼也皆嘉耦載別乘

二羅貞慧傳

休人程堯封賈於雋李欲納寵不遂羅氏有長女謀贅壻堯封欣就之始合婚二旬堯封聞父病不告羅而歸歸淹三年託所親黃公克敏持金謝之令改適長女不從曰請待之後程復出好合如初生二子而羅歿堯封挾二子還里無何長男殤羅翁來視堯挾少子去屬季女養之以招堯封願爲繼室焉[illegible]室子季是不有吾甥遂室之時季方及笄堯封長二十餘歲少子才六齡當除夜爲團圞宴堯封戲之曰吾有一語願爲我屬對指蔗云其蔗老頭甜蓋自況也季低回應曰酸梅嫩心苦堯封大憐之又一日謂曰汝善對有東坡古對汝能屬否曰古對云何曰栗破鳳凰見季應聲曰榴開獅子翻耳曰似矣未及原對藕斷鷺鷥飛也季曰此不祥語豈可以對君且彼寓

意在縫黃吾工處在施紫然吾欲改一字更佳以見爲眼以翻爲唇如何余時在黃于泰座上聞之大賞其慧于泰曰老子得此慧人安得不怕余笑曰今更當爲改二字作栗破鳳凰飛榴開獅子吼更與景合衆大噪而散余又聞其對耳語有五月榴花噴火三春柳葉生烟都寓情致楚楚可念一貞一慧足並美矣

亘史曰余記姊妹並室者多矣未有不罹其妹者也男以長才女以少慧信然哉所知馬武選蒼麓亦矜姊妹雙寵陳延之有文紀之別載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琅林主人儀甫氏校

徐翩傳

徐翩字飛卿一字驚鴻別號慧月行大居舊院年十六名尚未起謝少連氏以翩若驚鴻目之由是得名鸞生初與之暱爲三遷其居同日就四師授以藝字則周公瑕琴許太初詩陸成叔曲朱子堅翩少曲姿琴韻遂以詩擅場人或疑成叔代及吐一詞拈一韻成叔自以爲弗如也公瑕曰翩字遒媚世有衛夫人

吾將爲右軍泣矣後習方嗣宗酷似其筆意而能左右手正反雙下不失絲毫稱爲絕技無何遊吳吳人爭豔之前令從公瑕帷内瞥見寄以詩其詩頗傳時廣陵有蕩子誘翩許訂盟而實背之委一室一騎去經年糧絕寒餒備嘗而翩守志無貳馬瘠剉裀蓐以飼梅季豹有嫁時粧爲馬食之謡翩無悔憾俟廣陵謝絕而後歸識者憐其情至而笑其癡未之奇也丙戌夏汪函翁挾介弟仲淹避暑焦山翩拏舟訪之大得賞譽至歲己丑前令貽之詩者家居成叔褰修其間期之江浦幾成盟言中有錯迕同載梁谿與屠君遇以詩交質恨相知晚然不能爲絲蘿託而江浦事頗揚羞歸白門適澄江郁先輩一顧目成遂爲偕老期矣自翩留澄江不歸其同母妹亭亭名亦起慧黠乃復過之後澄江令閨同室妬翩不得同行澄江鬱鬱竟歿翩既畢服別郁氏大歸澄江子孝廉爲築庵居之南城遂落髮以老逾朞而病卒郁氏爲卜葬長干亭亭少翩十六年字曰若鴻名噪甚從吳上舍邸主其室後翩二年亦卒而徐氏之豔聲絕矣翩有集數卷爲好事者流傳多散逸異日圖輯梓之歲庚戌春始爲作傳以復元禎氏之請

賛曰徐翩具有才情而交道最篤凡勝流都集其家如館舍客翩伺嘉客入都門饋問靡有遺者稱爲女孟嘗都人士交慕而不得值走訊之翩歷指所寓百不失一自翩去曲中士人顧定交率無繇自致始思翩爲不易得翩蓋溺於情而才竟爲所掩嗟乎情多想少終歸沉淪一念迴向不知得解脫否

慧月天人品

函大士與諸長者子俱結夏水晶精舍仲氏示疾方大室季氏褊袒主陀羅尼門時鏡空長者子朝徹長者子空藏長者子參輔大乘而爲上首夏之半適一

蓮葉沿江下流其上載一天人翩翩而至至則屛花鬘而衣縞素上謁門徒皎靈生少廣天與諸天人等諸天具諸相好嗜諸音樂習諸紛華皎靈猥以非夫容觀無冶音樂無所御紛華無所濡誠願一躍波流直登彼岸竊聞大士契無上道演無上乘用蠲五漏之身歸依無漏門徒入白大士如天人言大士謂之人也疇昔種諸善根誤墮彼趣一變至道則其優爲遂命門徒肅之而入於時繞席奉足五體投地白大士如初言大士正襟而語天人善哉希有諸天樂矣若復何求夫樂爲苦因苦則樂果欲度諸苦去樂爲先苦樂無常皆非真義苦無所苦樂無所樂是則天真脫令汩乎其真則天人亦一苦也衆生亦一樂也火馳輪轉迭相循環此有生之嶔纏大慈之所深憫者也希有願超彼趣所謂無礙智者非耶爾時天人爇旃檀香爲大士供大士言善哉希有乃然西域名香胡然而然胡然而爐然則疇入爐則疇歸其性本然不涉生滅不生不滅何異薪傳性空真臭性臭真空名曰旃檀實非旃檀是爲旃檀吾斯無受而無不受矣天人乃笥天衣爲大士供大士又言善哉希有衣我如是莊嚴珠有牟尼宛然在褏握之徑寸同吾

褏中希有四銖亦具此不亡應不滅有亦不增罽罽夜光珠珠相射凡我仲季若諸長者子徧照相同吾攝是衣受無所受此何以故各具故也又何以故同具故也爾時天人逡巡卻步奉青蓮花樹七寶瓶於是挈瓶而進之爲大士供大士拈華微笑嚮天人言善哉希有供我優鉢羅華是出九品上池其華千葉葉各趺坐一佛法相如如其斯爲妙色身即圓滿報身也其華或出淤泥皭然不染要其高廣置之大海與大海同其斯以爲千百億化身也維芳馨色澤曲暢羣情有目者之所習觀有鼻者之所習齅要以無色而色無臭而臭殆不可得而名其斯以爲清淨法身也夫妙色身則無盡藏也化身則光明藏也法身則虛空藏也揆之正法眼藏得無盡則光明得光明則虛空得光明虛空則無盡希有一三身也三身一希有也爾毋供蓮蓮在爾所無所無非所是則真如希有兔矣於是天人聞斯義已泣下霑襟吾初供師師導吾入衆香界及吾再供乃授我如意珠三供禮成乃內我蓮華藏即慈悲父天人師不啻也於是稽首座下合掌而說偈言

金粟下生不二尊　以居士身而說法

超我有情墮樂趣　歸於無上妙菩提
香雲高蓋本來空　貧子故衣珠自在
願攝三身入三藏　默然獨立總持門
願言解脫有漏身　願言頓悟無生忍
願得名號爲佛子　願得常住化人居
大士聞偈讚言善哉希有乃能發如是心證如是法
是用錫爾名號表爾辯才義不重宣第爲之偈
皎靈無所著　普照有餘師
字爾曰慧月　號爾曰幼慈
天人聞是偈已引身而退造陀羅尼門歷方丈室謁

諸長者子白是名義於時魚龍徧踊花礫同宣四衆
歡喜奉行與淨名等

白嶽行爲皎靈作

山城暑雨汗人衣謝客新題白版扉車馬及門爭辟
易天人何處來皈依一從聽法推真悟便欲捨身投
淨土回首長瞻浮玉山攢眉更向鳴珂路秋風忽到
廣陵濤月業千函駕六鼇法界重開豐水曲法舩直
泝漸江皐莫愁湖畔黴霜度兩岍芙容先溘露砧杵
家家漢苑秋雪花片片秦淮暮于時短景易黃昏獨
坐繩床晝掩門盥手旋書月上女焚香遙拜禮中尊
開簾倏忽春如許爭渡仍喧桃葉渚好學禪枝怖鴿
棲生憎芳樹流鶯語池頭瞥見青蓮生窓下俄看繡
佛成西望丹梯懸白嶽上開絳闕俯青城我聞極樂
西方國化身重現玄溟北鋪金宛在給孤園餐露乎
分禪喜食共傳長者是吾師我欲承風一問之任是
挈瓶終不暇那知脫屣復何時南京四月黃梅雨夏
木千章啼杜宇緇服銜泥客路單清齋洗鉢人烔午
南陵道上惡風迴列騎紅塵動地來晚計但存無量
壽春心已化不然灰到來齋沐趨東郭豈謂葳蕤妝
戶鑰虛舍初容玄扈樓側身更侍香嚴閣君家眷屬

陸閣浮並立須彌宧上頭曠劫一聞如是義采真不
負此生遊林鳩結舌雨初戢鷄首延秋涼欲入遙看
嶽色擁中天十丈花開雙掌立攖身擬作升天行一
洗鉛華朝太清閣道千盤羅襪緩天門一躍縞衣輕
步虛聲裏乘三殿禮斗壇邊歷五城睥睨那堪玄時
隘經行轉入西天界其上巍巍兩足尊其下蘗蘗千
僧拜羣山雨歇龍已降一室燈傳風可唄空明髣髴
入氷壺趺坐中宵寒未殺徐卿徐卿莫踟躕千古那
能借淨居秖應夢入華胥境擧頭正對浮丘壚不然
法界寬無相去住翛翛烔自如詰旦且迴車山雲集

谷口爾奈龍女禪酌爾麻姑酒兒家本金陵生在吳
姬後夙戒受吾師寧能復濡首舌生蓮肘生柳當來
米計師知否空華隨處得真如信手拈來無不有

又寄贈幻慈四絶句時在蕪城

淩波徵步出祇林留得天花佛座深二十四橋秋夜
月遥應處處印禪心
雨避盂蘭海不波天孫何意隔銀河試看池上青蓮
界肯聽人間白苧歌
海南遥接白雲鄉佛手傳柑尚未霜摘得一枝仍並
蒂秖應合掌禮空王

廣陵濤上暮江平新月如眉畫不成野客乘舟將欲
渡到來何處踏歌聲

函翁生平艷詩寂少亦不押見此流偶以琴據遺
韻見賞幻慈真無愧坡仙矣拘儒欲尊函翁而麇
慧月品不錄又并削其詩殊可嗤咲余又見郁元
禎處有焦山别詩末句爲利城合歡之讖既錄入、
奚囊而復失之嗣當并采記爾

送慧月西還歌

亘史云乙巳夏余從郁元禎得函翁一詩錄之篋
中至甲寅秋始得補入末幟果驗翩何幸哉

少年挾策趨南國側注紛紛人莫測走馬曾過十二
樓當筵一顧無殊色乘時通籍獻甘泉回首秦淮四
十年絶代虛傳蘇小小逢人秖説徐翩翩莫愁湖上
章臺路垂柳流鶯朝復暮舞衣競出柘枝遲步輦遲
歸桃葉渡姑射由來冰雪肌鉛華一洗淡蛾眉縞衣
素帶全婀娜翠羽明珠半陸離揮金莫謾誇羣少裂
帛何曾輕一笑自信崇蘭異艾蕭誰誇喬木依蘿蔦
詩句新裁班婕妤琴心未許漢相如賓家機上三千
字王母池頭尺一書閒道霞城方百里劈天劃地雲
門起其中乃有化人居把艣直沿阿耨水一葦東游

且未還此時准擬過吳關直教捩柁奔牛渚便欲維
舟浮玉山老夫岸幘坐山閣妹子何緣來綽約羊來
已化居士身身外寧幻天人樂儸乎儸乎胡爲乎來
乎五濁悠悠溺蟪蛄傾國佳人何代無我欲飲爾蓬
岳三華之墜露坐爾迎風千仞之冰壺湘靈罷歌洛
神絶響何如白業居青精廚姝向維摩百稽首誤入
平康蓋奉帚少小嬌癡不自持本來面目無何有皈
依依判急回頭接引須勞大垂手爲爾摩頂授真詮
試作林中獅子吼秋入澄江醉不醒慈航欲渡更丁
寧歸來早築蓮花閣好寫蓮花七卷經

汪仲淹致徐飛卿書比聞飛卿遊困而歸家人復以株累逮繫每為惻然再得飛卿書大自意氣自以生得一當司馬獲一言之褒即九死未悔此古節俠所難乃令于飛卿見之此意足千古矣古今美麗不少乃長門棄置以千金買賦遂得聲施至今悠然者餘扼飛卿益令飛卿聲名無窮耳所云誦佛號以破煩惱是三界大醫王不佞與飛卿共寶之也烏絲藏大士像一尊金剛子念珠一串附上

六月望徐飛卿過訪焦山夜集得麻

卧病依祇樹羈棲傍海涯禪心通水月法眼出雲霞

逋客容行酒天人過散花維摩匡坐久林影帶河斜

飛卿過雲烟閣為郭山人臨歐率更帖

晴窗踈影竹風凉搨得歐書墨色光恰似麻姑降王遠親題尺一問滄桑

遊女篇送慧月還秦淮

秦淮有遊女容色芳且鮮充耳大秦珠壓鬢黃金鈿十五學歌舞二八私自憐豈不好冶遊所慕瑤華篇胠篋弄柔翰至性清且閒問道浮玉山稽首得真詮頓以有盡身依此不二禪肅肅揚清塵飄飄駕魚軒名山有靈輿皈依叩重玄再拜禮阿母辟珥聞至言豈無僊南金盛鬋不重延歸去謝芳澤觀空庾華年

再送飛卿

清梵茱萸女澄江蓮葉舟人天問小品佛日源中流秋色分京口潮聲到石頭圓通應了悟水月是真脩

戲効西崑體賦得徐娘

繡户春寒晝未温離亭楊栁拂青尊亂山不隔天涯夢逝水空銷艷客魂細細遊絲牽別恨萋萋芳草怨王孫徐娘宜是情無限寄得鮫綃半淚痕

亘史曰太函公早貴而耽書溪衫未近聲伎晚年游焦山蜚卿扁舟訪之自此情實始開歸里數招

項四妹佐酒而蔣淑人每為下帷故終身未染指而不可謂無此情所可詫者慧月從澄江在己丑年而送西還詩成於丙戌結語若為之讖何也慧月雖無上根然朗徹高瑩定非凡品澄江郁君歿十年為乙巳夏其子元禎為結菴秦淮竟從薙染稱比丘尼余益信公之能全戒體而善為慧月作導師也因題此於詩後毋令公負情少之誚

又云冬十月晦余過利城元禎請為慧月作傳載米二十斛遺之至吳門而慧月示寂嗟夫不死於倡而死於尼不於閨閤而於蘭若信有宿緣哉

王少君傳

少君名畀容白皙而莊清揚巧咲殊有閨閤風其居表以長楊人遂呼為長楊君余從少年塲結社少君方十六以兄事我而謝師少連與狎亦因嚴之一時學字于公瑕學詩于宗漢學琴于太初爭以文雅相尚友人孫子真以詞令繪事擅塲館如韋舍未幾少君眤張郎肇卿遂絕跡不出社客稍稍星散過長楊而歔欷詩韻琴聲若滅若沒彷彿于月梟雲影中如見少君而少君宜于張俯仰靡不竭其遜順終以蘭摧玉折人人惜之逾十年游浙而張郎有聲宦籍一

見如舊知張曰公憶曲中長楊乎曰憶之曰然則感慎悴而興悲烏能忘情余曰君非歌折楊者乎今有能貌少君姍姍于步幄豈不願之曰請問其術曰孫子真自吳來故習少君能貌之曰致子真丐其貌得之形內者三得之神外者七三人舉手相招若見少君帷閒而詩韻琴聲飄飄空際乃醴酒酹少君可不死矣嗟乎世安得有埋玉十年後而情若新者乎余感少君素交誼篤遂題此傳寄崔家嫣然嫣然情篤甚見少君此像定當招之與語得毋作是耶非耶歎耶則子真此像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悲矣

崔嫣然傳

崔重文小字媚兒豔之者目曰嫣然同母姊景文字倩行長而已居三侍兒輩以三娘呼之嫣然方髫齔因倩結余為兄每廣衆中機警越人十三習女史十五通情竇逾二十幽閒自律無朝暮之行信宿之遇撫絃吹簫聲協鸞鳳故清遠士咸致其款於嫣然嫣然有所不屑無詭得之者矣室中有幻影閣駒隙所容亢庭栁扶疎歸禽頡頏呈態壁間不遺毫末人傲瑞於二文及二文嚳嘩然起而幻影始滅嫣然弱質麗姿膚骨勻膩儀度翩翩見賓肅容言咲動止不爽

尺寸居然禮義中人乃閨閤婉嫕撓達憨癡無不纖媚自逞尤寄情山水徘徊善卷玉女潭之間澹然忘歸矣吾黨每造之樂其房幃虛朗整潔穆清圖史四陳翰墨間作從坐上口占揮毫麗藻橫溢皆辟易以退至於見月飛觥臨風解佩微辭究轉千古酸辛瑯瑯王伯輿終當為之死耳人言崔氏姊弟洵有情人惜也好為過情之事無不及情者矣鸞生曰情者人之所自生也情之不知與枯木朽株等耳故與其不及也寧過余於崔氏醉心焉所賜兩黃生皆余邑人雖交亡久暫而情互淺深季思久而跡玄龍暫而感

余謂玄龍有生理季思無死地其情殊也余語嫣然
是情也烏能盡之卿呑其餘者自療以不足者療人
毋胥溺也而姊孱甚以自適而忽肥吾顧子之有適
也多情必速斃烏能盡之余既為嫣然作傳而以吾
革述情詩附於左為鍾情者發一慨焉玄龍之言曰
余交倩時姬始扶床及其破瓜各有二語銘心今始
訓之其未暢者旦暮成幻信宿易睽會即語塞別即
思縈吾第從中宵遙喚之姬遙應之姬喚之吾應之
以當綢繆如情之不愆豈限於河鼓同社重傷其志
為詩諷焉不兑類乎百一矣

黃與紀別詩云記得盈盈乍相見繞屏霜蕋藏嬌面
嚐時細語人不聞已覺雙心輸一片峽雲行跡任蕭
蕭十載心期各未消那能不使床前月次第窺人到
小喬絲絲初綰千盤結得整相憐仍百折柔情一縷
似游絲震蕩春風總難絕繞憐深歲惬深盟可忍歡
情即別情此別應知倍相憶難消空夜喚卿卿又一
絕云旅舍邨醪未忍傾愁聲相伴砌蛩聲不知翠閣
清歌處可應孤人夜喚名
崔重文別黃玄龍詩八首昨夜羅幃始覺霜馬嘶寒
影候嚴裝曉燈欲暗將離室不道離情畏曙光九月

江南似小春偷春花鳥㺜歸人粧樓直對長干道盡
見行車起暮塵楓落鴉翻秋水明長橋裹柳古今情
尋常歌板銀罌地從此傷離不忍行華裾賦別酒初
醺水調吳歌夜入雲此曲由來能解恨一時淒切半
緣君君心未去妾心行相顧無聲覺淚聲別後何人
照憔悴空餘明鏡解含情莫輕春夢薄殘緣款語闌
心十五年覆水落花難再合匣琴從此怯危絃留君
且住慰淒其少住懽悰轉益悲欲絕不知因底事將
無真作有情癡亦道三秋只暫時骨驚魂絕已難支
章臺二月春風裏莫寄空函付柳絲

代黃玄龍崔嫣然叙別渪之恒云破瓜以前年十五
嚙蘗銜碑生鮮苦蘭蕙初芽已吐心蓮華入掌翻成
語百結柔腸怯不禁飄蓬雙鬢露多侵誰能子夜歌
中覓誰能霜曉夢中尋隔岸微風吹木葉羅衣羅襪
寒波結樓前幻影已全消却倩閒情管離別呂燮雅
云才人相盼初無語一枕青山銷暮雨回首悠悠後
夢魂白露蒹葭隔江渚酒杯忽接雜啼笑明月虛庭
樊窈窕莫將鵲意浪猜鳩漢宮燕侶原憐少人世良
緣合有期儘令十載負參差無端又博新離別悲緒
歡悰來幾時從旁不得無心者種種幽情許共知

陳姬傳

姬名閨兒行二依母陳氏幼居瓜洲年十三始還舊院姊事崔倩余因倩數過之見其令顏光瑩潔清自好梳髮委地雙趾如鉤心甚豔之然為何次公所寵經旬暫歸櫛沐尠有窺之者客謀贖歡資十倍尚不得少間時丁酉冬倩招與圍鑪才片刻耳會何有賞燕遂載之還亦不復數數出矣戊戌首夏偶登吳門上方山見一麗人泠然御風以頫石湖衣帶飄舉幾欲仙去惟雙鉤印苔蘚間如落輕紅有蕩颺之態見者魂銷旁有偉丈夫倚柱引手而目濡生幸扶姬氏

遠楞伽之塔余敬諾熟慮而郤之何君殆嘗我矣嗣後孟嬖幸聲寂不聞壬寅冬何君按閩載之經吳門語余且得泛西湖十日一官如幻坐令失此溫柔鄉柰何別之日携手樟亭注下數行諸客皆涕流不能仰視嗟嗟孰知為永訣乎哉未滿瓜期而何君訃至秦淮姬將以身投閣者屢矣何夫人憐甚與同居起曰兒不忘恩吾能為夫終愛閨閣之間秩然有以自守也閱三年丙午有回塞倚孰重幣說何夫人夫人頳發于顏姬仍截髮自誓謀始寢弃扎陳姬西湖蘇小虎丘貞娘雖存芳名尚多慚德矣

妥十二傳

妥小名十二行也冠名於行余輒嘉之其姓鄭名如英字曰無美凡居金陵舊院以豔著者首推鄭氏而儕輩競秀亦不乏人逮中衰妥以晚出韶麗驚人目然不逐儕輩修一時名而獨親圖史鉛槧之業故人亦未易知之母携游廣陵過客舟與期蓮生遇各留一盼竟失之儕輩為言妥二娘偃蹇態不易為偶期蓮生益貯諸臆中不能釋會鹽估汪某者知妥所尚願以淨室居之妥欣為就室中庋書萬卷恣所探討而汪客卿呼之無何汪病羸且死族搆妥訟罄其裝

資伶仃以歸産廢賃居旁舍而意澹如不易偶如故惟取辦十指慧如流蘇幃帨眉領之飾皆極精工而期蓮生亦偃蹇所遇於路旁有傳妥二娘名者期蓮生曰此人不沒於闉闍即死蓬蒿久矣安得為人稱之白郎導經其室時方昏叩門無應明日介所親求見妥乃造客席意揚揚自矜生為懾伏又擇吉以禽修好相對談往昔若夢中事歔欷欲絕自以生平得覯爲願足矣尚復何言惟終日相對若喪鬼者之所爲而生以劻勷故走維揚尋歸新都淋漓雨中者幾十旬妥縛掃晴娘呪雨櫓隙欲徧所寄尺牘洎帕箑

詩皆微言即鍾情所不能及期蓮生死情者猶自謂不能髣髴嗣音嗟嘆吟詠與同社延和之欲勝兵一言終不可得也乃相率餞期蓮生岐亭慨兩情之太苦爾期蓮生曰無美才勝其情者十三而情勝其才者十七余三謝其才而七愧其情第未知死所耳客曰然則斷合而生之乎將不合而死之乎生曰不然法在合所不得不離而離所不得不合離合云者是死情死才以外事也神聖所不能定客請休矣余深味其言而有會於衷乃姑爲立傳而合兩美之手札若詩篇以爲他日左券

亘史曰釋氏言因果報應毫髮不爽若期蓮無美兩人者可驗矣以舟見爲因以路聞爲果以掃睛護臂爲報以合璧同心爲應夫非累劫多情人戕使自今懺悔想多情少即超縛碍如將情多想少[illegible]終墮沉淪吾願兩人勗之爾

期蓮生四時長相思曲寄鄭十二無美即用十二字爲目池塘垂柳堤垂楊十二闌干春恨長梅花若爲相思發莫遣踈英過粉墻其一生妬芙渠出水妝十二時長思更長知君粉汗嫌羅綺爲覓輕綃製舞裳其二蒼蒼月色夜生涼十二瓊樓漏漸長團扇流螢思更遠鸞笙嬾自試新簧其三寒入孤衾天有霜十二巫峰宵夢長錦帳不留儂共宿枉教薰爐一夜香其四鄭無美答書云接手札視之恍惚如醉一字一句令人魂飛腸斷復閱佳什一字一珠豈惟倍切相思即死可瞑目細思英乃裙布一寒子今侍君左右已借光顏色況復情如金石一世之願足矣董小來蒙許見過日已將晡何爲不至古人一日三秋今英以一刻爲千秋尚不足比願君速來慰英懸望

期蓮生辯慣字書云我與君相知自信有天地以來未有如我二人者即再有天地亦必不能再有如我

二人者昨宵語及贈暢然詩君言阿痴原來是慣的阿痴死矣究何如之我此等詩果然慣做如與君此情實未慣有如此亦是慣何情之有鍾也愈思愈苦死矣死矣生來只一相知尚且加以此名不得已奉書相告莫又謂我慣若慣死慣寫如此書也鄭荅書云對談不覺一別增思適接來翰知爲一慣字惱心令人亦增歎重可取亦取然慣字有意弟取君之才之情天下無雙弟愛君者非獨詩但一開言令人魂飛天外豈忍見妙才付之流俗故出此一毒字欲君後改勿自輕才乃弟之實意非有他也願自珍重

鄭如英觀雨寄懷詩云風雨蕭蕭閒倚樓爲君落淚爲君愁江村寂寂無人問誰伴孤舟水上浮又夜來帖云夜來何竟不來孤枕夢魂恍忽如面遂不能睡強起獨坐青燈細雨風色蕭蕭因自念我之所以得遇足下者天也不意遽然失足下者亦天也得失既不在我去就之權必在足下矣今夜之月必勝三五欲與足下清話不識能如願否儻同爾思即來爲望又送小髮香奩帖如英白乍聞分別不由人腸斷心碎悲苦幾絕今欲以種種離懷相訴桼一段苦心非書寫可盡諒君必知既知之能不爲英腸斷哉今付

小髮香合一串雖不足奇乃英自小至今所愛常不離身故以贈君爲他日會合之兆幸勿輕棄英拜白又半臂帖君歸無以相贐自裁半臂護君曉寒遂不覺天明矣令董小持贈願勿棄人并棄衣自忍凍歸也離愁如亂絲容面時求解長歎長歎

期蓮生玉鵞帖王右軍愛鵝鵝因不爲俗物舊玉鵝一事以答髮香奩舊取不忘玉取不染鵝何幸常伴玉指我何不幸不得常對才人面也少選過辭勿以淚眼相看恐玉鵝亦解悲啼爾又秦淮別怨詩云秦淮二月柳新黃折柳貽人人斷腸可憐嬝嬝秦淮柳

今朝又上離人手離人手把柔條看柔條低拂紫騮鞍紫騮欲嘶人落淚誰當此際猶能醉綢繆執手問前期蓮子花開是到時但恐見蓮君不見使人空憶蓮花面君心不負淚沾衣儂意肯忘私語深語深字字沁人骨吐息芬甘餐不竭青青草色長千道偏使離人顏易蕘秦淮上流即豐溪我心隨水不復西請看不斷秦淮水有心寧不相思死

鄭和期蓮詩云鴛鴦何事各分飛從此看看冷翠幃前期雖訂蓮開會但恐蓮開君不歸其一君心果不負蓮期儂意欣隨奉帚時又恐相思先逆却囑君歸早

莫歸遲其二又送期蓮還里詩云肌如瑩雪腰如柳鬓秦淮渡口桃幾度爲郎圍漸減不知何日可同巢其一忽忽支床氣不揚春山半蹙謾呼郎好花不耐寒霜妬一日那堪九轉腸其二乍見寒梅已落花香魂暗遶阿誰家溪橋波影成何事水漲春蕪可及瓜其三謾把金罏相子燒小窗離思轉無聊郎今欲去留難住夢遶黃山路漸遙其四

期蓮生難別離曲四首板橋逢使寄荅仍用前日花滿林閒柳徧黃離人酒醒望中傷想到朱樓第十二有人樓上獨支床其一步步衝泥行路難花愁柳困意

摧殘思君暗數愁中路凭徧東風十二闌其二河梛含
烟金縷長花枝帶兩想殘粧遙知十二簾櫳底臨風
又掛掃晴娘其三愁城十二鎖相思路杳人稀客子悲
滿樹繁英爲誰發似教人念採蓮時其四
庚戌三月初八日期蓮生寄鄭書云臨岐道別執手
惘然俗人不知盡以爲假自思我用一片心在十二
身上做假十二又用一片心在我身上做假此一片
做假心腸便非世間可得任他們尋真真得不了局
處纔是假隨我你做假假到沒破綻處也成真不怕
世人不能認真但怕世人假不來耳孔子曰苟有過

人必知之則好處必不妄人知也我兩箇情悰當不
許花鳥得窺豈肯使世眼識破偶坐來黎閣上聞便
寄此因念與君在梅花塢中君折意中花倩我插髩
傍光景如昨宵夢人何處也想猶未已淚已滿襟人
何處也修竹蕭蕭汀鳥嘹嘹恍有新秋蘆葦邊景色
俯看曲池繞閣萍花如錯繡幸尚未吐荷錢也湧成
一絕并衣紗一端却寄臨書神馳無已其詩云千里
緘封寄淚痕離愁一段鬱於雲行人未發腸先斷不
識何時書到君
亘史云此書勘破真假公案恨無卓吾老子見賞

二月二十九日鄭寄書云英與足下才結新盟便當
分別好事多磨折耶分手之日實望尋一靜處與足
下將種々情懷種々囑語舉杯細說不意行至碧峰
寺見車馬簇擁意欲前進恐伺察者知之只得入寺又
遇他客先在即苦不可言候多時足下至共出玉鶯
鬆倉相視嗚咽共話未終又即促飲與足下舉杯時
英心魂如醉夢霎時又促去聽去罷一聲如萬針刺
我五內欲隨不可欲捨不能此時此刻寸々柔腸絲
絲痛斷足下別後又復還席共飲惟英悲苦難言見
他人冷々不着疼熱的眼只得以酒自遣不覺大醉

歸家成期兒事々完入房寂々無聲淒々盡是離況
即無情當此能不淚流思昨與足下促膝談心今忽
西東相隔此夜必難成寐寧不思及我苦手即此夜
思量光景筆不能盡況其他乎念七日見雨不止做
一掃晴娘掛窗上咒之曰帚一舉掃盡滿空烟雨見
太陽封汝爲掃晴娘
亘史云此書具見兒女真率之情兩咒尤佳
鄭別後復成一詩云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橋愁從
風雨長魂自別離銷客路雲兼樹粧樓暮與朝心旌
誰復定幽夢正搖々又河亭月夜詩云玉鏡宵升玉

露園懷人求夜倚闌干秦淮不遠閨中夢三十六峰
天際寒又寄望月詩云悠然有所思倚樓望明月憶
昔共儂歡清歌月下發離別杳難逢坐令愁白髮又
夜懷詩題紗帕上繫小相思囊寄之怯撫朱絃韻未
調琴心不奈可憐宵移來月色簫生白遮莫隣鐘到
寂寥其一鴛衾半剩怯流蘇祇是天涯恨有餘却憶四
郎眠未穩長宵片月碧窗虛其二
期蓮生褋憶曲不盡傳隨錄數首於後題朱脣云湧
擬朱櫻嬌可摘酒盞餘茸賸丹液微笑榴房露瓠犀
火齊自吐非脂赤怯飲云酒面酣紅花獮雨氷肌膩

白玉生香自是羽觴飛不盡非關春漏不曾長黃山
夢云三十六峰如列障峰峰攢翠夜魂孤惟我眉梢
偏似得夢裡曾經見也無喚期兒云喚期兒問郎期
蓮花何不解相思郎歸早郎歸遲莫負蓮花盛放時
赴蓮子花期云可憐儂十五嫁作蕩子婦蕩子躭遠
遊久別儂常苦今復遊白下儂願從郎若儂乘翠幔
車郎跨青驄馬青驄馬銜蒼野前路尚迢遙且惜珠
鞭打又用詩首句為題三首對沈香寶像入定餐銀
光粉紙書經羸得朝梳鬢未落輸他夜夢淚交零其一
林暗子規深樹鳴車中忽聽旅魂驚鄭娘已自愁春

去莫過樓西叫一聲其二楊柳風生萬萬枝美人何處
鴈書遲相思恰似豐溪水流到秦淮無歇時其三宗後
作歡重逢曲四首仍用前目蓋指後會事也遥望春
城十二門門門欲閉總氤氳歡逢今夜燈前笑怕見
當初帕上痕其一人因花信重開面藕解人情亦吐蓮
回憶相思無一日渾如一十二千年其二步步雲連十
二衢誰家兩地夢魂孤秋風酒裏先酡面夜月人前
幾倩扶其三葭琯飛灰纔報冬樂府齊調十二鐘人人
競唱昇平曲儂唱重歡驕殺儂其四
亘史云兩人題詠詩甚多不能悉錄錄此亦足徵

情其書能操獨見非浪語也余生來負痴癖恨未
當此快士遂羨豔乃爾期蓮又稱十二基韻琴心
種種絕世俱為一情字所掩篇中稱期蓮生即鄭
詩中語所命今蓮葉如錢未見蓮開早已踐約生
既先之矣鄭報安得後哉余既與二三兄弟餞生
岐亭因寄聲十二云情無底何能已請看行雲莫
逐流水

同社和題四時十二詩附錄

程世光休文云十二清溪是妾家綺窗煙柳萬條斜
歡情願比清溪水妾意羞看楊柳花薰風隨意拂池

臺十二金屏迤邐開種得藕花環碧沼郎君時為見
蓮來清秋霽色月華新靜夜寫簫曲〻勻十二瑤臺
天似水惟應妒殺月中人珠箔寒生翡翠紋繡幃鴛
枕坐籠薰邀歡記得良宵夢十二峰頭化作雲
謝彥章于宣云郎折花枝倩妾妝妾妝初罷鬟雲香
不禁並蒂花多妒十二釵頭掩鳳皇妾織冰綃欲贈
君不裁團扇惜迴文從教暑退君懷冷花色休輕十
二雲十二街頭秋月多郎今何處聽雲和妾愁寂是
分離易不看雙星度夜河流蘇怯冷護窓紗郎出休
忘返妾家十二珠簾誰寂寞雪殘纖月照梅花

方士翃若淵云處處春光別樣幽郎心歡喜妾心愁
提鞭莫誤他家去認取春風十二樓手拂輕綃笑倚
牀愛他長日倍依郎為郎一唱迴風曲謾擬嬌鶯十
二簧十二瑤臺明月時清光偏照桂花枝蛾眉素魄
休相妒看取團圞些子兒剪就吳綾半臂衣護郎纖
體敵寒威已教十二雲為伴莫作江頭忍凍歸
方逢吉元長云相思無計避春愁湯向春風十二樓
不來不來花欲盡餘英寂寞倩誰收菡萏初開日正
長池塘處〻宿鴛鴦寶闌十二無心倚脈〻含情過
別廂露滴梧桐葉作稀涼風夜夜透羅幃幽情無限

傳新曲盡寄瑤琴十二徽挑盡寒燈夜未央相思怕
向合歡床冷落瓊釵鸞十二羞將明鏡對殘妝
渚之恒景升云愁雨愁晴楊柳津征車冉冉負佳辰
傷心寂怯逢春閨傾頹難禁十二春寶誌歌殘漏未
遲蓮花半偈為君持那堪夏夜如長晝一刻重繙十
二時君到金陵意獨鍾恍如秋水照芙蓉離亭莫奏
陽關調疊出黃山十二峰灰死香銷且莫焚澹烟飛
處隔氤氳生憎太史書雲誤衣上橫加十二雲
呂竇雅樂師云十二朱闌護雨烟江南三月乍晴天
生憎門外垂絲柳不解留郎綰画船郎去初看燕燕

飛黃鸝啼老寄音微從教寶鴨香烟歇響斷瑤桐十
二徽秦淮西望楚郭濱多少離愁隔暮雲邀得歡來
忘晝夜時辰十二喜秋分好句傳梅雨意同莫教舞
雪浪隨風狂郎不盡飛揚態癡妾空籠十二紅

豐公云美合卒兩遺之奇恐為造物所忌頗勿濫受稍不入品封以一九泥使後世有心人知此不易得耳翁史曰鍾情原責在我輩乃得之不及我者敢不亟收之兩慕美而辛合法在不受誰樂有情因錄王陳輩以為具情識者地

王瓚傳王壽附

黄玄龍自余病中来視為言茶灣王瓚之鍾情於項三也項三者新安人美姿容自媚而善媚客客見之如類玉山未冠執業成均廢一博士一郎中然未與之狎也諺曰莫近項三郎一廢車駕吳再廢博士臧

但令傾國與傾城何必南方與北方此萬曆己卯間事至乙酉年王瓚始破瓜而項三壯矣其風度如少年時暱瓚而瓚傾心焉誓與偕老項亦挾多金足庇之而瓚名噪甚金帛委者填門父母貪利不能釋瓚瓚依項不歸也母詐病而迎之致項訟竟與絕時戊子秋瓚得暫出車馬奔集茶灣其塵障目余從婁東王氏兄弟一再過之瓚在有意無意間其况不可盡述玄龍狀之曰瓚所見無非項三也見莊客必與侍兒耳語其似項郎度其似笑似顰其得其耳目鼻口之一而佯喜佯悲若不能為情者人多竊笑以為癡玄龍最憐之不謂癡也時暱好者有二人孫射父才俊而謹事之稍得其驩心程景同貌陋而豁袂重貲以蠱其母乘孫閒得攫而有之父母以家微而聲特起勢不能支遂内程聘孫來大失望曰柰何奪我鳳凰池而不知項三尚踽踽涼涼作落魄狀以行於市衢識者曰子非項居耶何以至此曰吾失侶而孤栖求死不得耳余曾為訪程景同與游說而程陋甚不足與語報項曰無庸為謀君第須之非久貯阿嬌人也又三年而項生消摧於市車從甚都貌益腴澤詢之已謝得瓚而遂初盟矣後十餘年玄龍偶遇之留

都則年四十以上問王姬無恙耶其寵愛得如前時否對曰夫夫寵愛安能衰余房中所幸者五六輩皆下陳不足與姬敵也玄龍又謂余向語射父云何縱強歸非其初志矣如此美合安得不稱快事哉余病中聞之霍然有起色遂為立傳

王壽者瓚之妹也少瓚不啻十餘歲瓚適項久而後有名然瓚善婉媚而壽節俠過之方及笄即贖身自居喜蹴鞠鞦子走馬六博樗戲而豪于飲多從俠少年游不受覊靮而善跅弛者也人目其姊妹為文武魁首云壽卒嫁税府童中軍去蓋從其好也

寇生傳

寇生名文華字琰若小名定兒落籍朱市朱市數産豔姬以余所見郝文珠佟七秦小二林大皆有傷聲佟妖而蕩郝以才翰自見而貌猥褻秦體弱不勝衣顧善依託林病而色黄毅然有丈夫風皆朱市之表表者寇生名晩譟而超四君負湖海氣儼然居名流好親翰墨口刺刺諷詠不置捿箋字書卷必曼聲誦之時擧似一二雋語以問客房帷整肅侍御調習酒德沉酣而才韻丰度亦足驚四筵矣東海屠君閒而造之各以名自負不相下屠曰吾才士也惜寇生之

不余暱耳生曰惟名士悦傾城子不余悦徒損子名如矜名邀暱國士所慚矧寒陋郎姿何繇自薦以屠大雅知遇耶人笑屠之莽莽然生實無藉屠知黴哂而已先是徐翩暱屠盖耳食而甘者人以定寇徐之品云生頎頎獨立行如擁玉山抹眼流波尤善狐媚人爭奉之時露貴驕態故侵暴屢至雖閉門謝客絶外交而金夫豔之終不能固其聲亦遠出少時毎昧之所遺體之所附手撫足蹋咸靡然欲廢故趨豔者未易舍之而名流允終患好馬汝寧張君乃云慕寇生何必寢寢何必内其然手生能誦張詩賞之賞賞

恐其論終傖父耳少年華沉湎者非寢且内弊久居諒矣客又稱寇生多節俠事有誤罹而乞解於顯者無以投其好生出小李將軍畫值金百授而嘗之罹者若貧有難色生曰吾豈望子值耶卒賴以解余聞過生談吐激奮殊令人憐怪其漫然無歸止念也將諷之以覩其尚未得間徒貌言相唐突耳且所暱為吳郎汪郎而未卜終焉之志余未知其尚之者

林雲儀傳

雲儀者王樹字也其先林某係殉建文遠及籍其孥教坊司今苗裔寖衰於執巾司櫛之流猶可想烈士風焉先是同儕有紫華綠華相繼著聲雲儀其特起者也歲丁酉余從幻影閣窺之洓鄰恍若霞舉見者驚月艷絕一時高視者妝之物外自好者品之逸流故清譽雅尚超超玄箸不埒行伍中矣性慕遠遊每鼓三吳棹猶慚囿人乙巳春泛不繫之舟期禮三天竺大士謁蓮池師於雲棲夏抵武林咸畢所願列梵筴日廣曉以暑憩六橋穠陰間蕭蕭穆穆自謂有天

際真人想休夏未幾而章縫之譁起查氏伉諸生闌遊妓以中之雲儀遂攖網詐訊傌楚執憲者木彊人也將難雲儀時宋經畧馮司成諸公出身庇之金陵何兵憲走書為解始得脫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君子為之賦行露焉既歸舊院閉門獨居焚旃檀調鶗絃即蔡姬慧業都廢惟友人江尚于患難相依不失故丙午冬余主嬰鸞館之盟集名姝十三人雲儀首出為之領袖顧意念愀然向知已抆泣發聲長嘯慷慨激烈時露節俠之槩於月下褋襲簪裾倘佯長干聯臂蹈歌其玄遠之度且將持巾幗遺時貴人向

者逢公之怒直目攝耳別未數月遂歸於江

少逸伯云輿化李公為孝廉時偶出狹斜遊習林氏適紫華暴卒綠華曰余夜单怯邀李郎伴我公欣就之迨數十夕嫗從紙窓以線香作孔如其夕數奚奴為言公視之曰信矣亟辭之句容向縣令有所關說得數十緡訓之嫗曰相公從何來荅曰適從線香孔中來耳乃一哄別去

郝文姝傳

郝氏行二居金陵朱市院初名文珠字昭文易珠以姝嘉之也猶曰蔡文姬云姝短身而翹首似不能媚者人見之皆竊笑及領其談吐慷慨風生下筆成琬琰章幾令衛夫人投泣而以貌列中品姝由由然不屑也庚子秋汝寧閻汝用張後之以才名傾世獨賑好姝謂江南豔冶無出其右豈為憐才然耶無何寧遠伯李大將軍結婚魏國綢紀能物色之費琲貝十斛載媵車中太君聞而愠奴辱姝罪及綱紀李大將軍老而壯猷方用督師遼東乃問姝安在此江南名

流置諸掌記閒稱內書記凡奏牘悉以屬焉人言文姬沒胡胡無知者徒託語於胡笳十八拍姝以媵行獲妝燹下而參麟閣之畫其幸逾於蔡文姬遠矣

孫子真云文姝甚篤交誼有俠士風壬寅九日在金陵建孫楚酒樓姝特為金夫所脏辭而往會張蓮莫愁湖上窮三晝夜之驩謂所知云妾得附名此樓足以不朽碌碌風塵非其志也別子真有詩云江左多名彥惟君獨擅奇興公山入賦摩詰畫無詩交憶重游處人憐再晤時分攜且莫恨千載託心期蓋指酒樓中復以嘯賦相遺書法工絕

楊太白傳

楊三孃名素真字太白舊院角伎笄年婉媚弱態依人長益俊偉喜任俠有大夫氣望之似出貽容班中而忼慷激烈絕不類粉黛女子燕郝梁君豪爽士其宦游結納動傾千金余友姚百雉吳嗣宗寂稱襟契感國士之知他不勝計當梁之失意棲金陵邂逅太白託為逆旅主人梁安之閱歲忘歸家奉或不給首鬻一妾為客供客愈趋之太白意無倦且曰令婢子獲奉巾櫛無過是君還國而憐風露之交賞其加辟為榮多矣梁念綢繆誼愈不欲歸新安游俠數輩咸

勸之如毛薛之諫信陵公子於是以臘之朔辭行社中善詩者爭為古調壯之太白冒風雪送之廣陵十日未返梁君且行乞余傳楊姬為追寄之而附詩于

左

天都[illegible]水華[illegible]撰
西泠[illegible]仙郎校

朱無瑕傳

無瑕字泰玉桃葉渡邊女子幼學歌舞於朱長卿家遂冒其姓長卿有士行稱俠秦淮頗厭歌舞其女郎多異姿亦每屏歌舞而由曲曲中宇進而求之詞求之樂府間得唐詩正音品彙藏之帳中遞相吟誦忘倦不知晨歡夕宴之足娛也時同行曰妥曰羨一慧而鷙一媚而憨泰玉以沉靜勝名出其上海內名流咸

心艷焉至己酉冰華生結社秦淮而聲益振先是從蔣公鳴寓見其閨怨詩逼一覯與定交始招集諸子聯社曲中惟崔嫣然傳靈脩宼眤近相聚為多當歲暮盟尚未解令集中半為同賦草每一詠出無不令人齒馨神怡而心為折乃泰玉尤多慷慨憐人自憐之致雪夕冰朝送遠悲離寄悰遠韻往往足當玄賞而世無司馬相如韓君平輩足以尚之離為情死何益情事閒門深思有鬱〻不可解者友人吳公勵彥嘉數子可語心知顧室邇人遐徒流連詩中之境憒憒沉迷將何自見哉或言士悅則競女姤則傾織女償嫁牽牛慎渡黃姑津謂泰玉能免競必不免傾令游新都且驗矣余姑序其詩以傳神云

序曰夫水至清則無鮮香至馥則無氣色至美則無豔知其至而後可語泰玉之色因其色可品其詩詩也者心之聲而色之呈露者乎泰玉之為色也澹盧沉靜飄忽流光遥而望之魂飛即而見之意銷望而不見想結故其為詩也如水空而鏡徹其沁神也無所不融如煙蜚而象玄其幻游也無所不適驗諸中冷溢流一道汲以素綆注之瑶罌不必深味而溟滓已通驗諸旃檀信手所然方隅盡染發於一縷充滿

太虛不必灰燼而氤氳已布故美者自美不知其美令艷者見之亦失其所為艷矣詩可易言哉己酉秋冬間與泰玉結吟社者凡五所集皆天下名流如粵之韓楚之鍾吳之蔣若陳若俞越之吳若凌閩之二林夫非矯〻者耶見泰玉輒自靡嗟夫是可與語泰玉詩已友人吳公勵每豔泰玉而忽若有失也聞不佞此言抑將求之煙水間耶

[illegible]陽和子題繡佛齋詩引云東坡居士云無所厭棄何從出世無所忻慕何從入道其泰玉卿之謂乎

泰玉名冠華林慧空祇樹以故客無多見〻無輕

侶其於一切衾裯調咲之態盡掃而空之葢厭棄
之極也者而一叚文情墨趣楚〻脉〻極自淨靈
應從員解殆欣慕之至如見所夢如悟夙世情不
極不至心不淨不空唯空故芳緣日濟道味日親
茹素習玄淨几名香手錄經卷梵義無非通曉而
閣筆抽吟機調偶浹亦僊亦史流為玅韻不可得
名強名之曰繡佛齋詩以厭出而以忻入出者世
而入者道道即佛也泰玉印之菩提若合為一作
空世觀無所受之夫以水受月猶二也玉無瑕并
無〻瑕非不受也以無受故泰玉名無瑕字真如

無〻其道歸云

朱泰玉繡佛齋詩為余賞心者如春閨怨入眼春光
長似醉愛春翻作傷春淚惹恨牽情最惱人落來花
片飛來絮又亂落桃花飛絳雪栁梢頭上三更月一
縷名香手自焚關山夢落魂飛越對月一簾明月白
紛〻寶鴨香銷欲斷魂侍女錯猜心上事却將花栁
怨黃昏閨夢清霜飛急漏声逬遙夜孤幃憶別離的
夢欲成明月去却憑何處照相思〻友畢竟交歡又
成別不如行路揔無情秋閨曲芙蓉露冷月微〻小
院風清鴻雁飛閑道玉門千萬里秋深何處寄寒衣

月夜醉深玉露侵苔席坐落殘星冷石門五言如泰
閨春和喧百鳥寂寞坐春朝蟬鬢少新洗賣花聲過
橋月〻紅

詠秋海棠時來幽閣下清夜醉嬋娟秦淮
泛舟羅衣飛不起露濕幾曾還霜上月誰招青女出
来伴素娥行新月垂簾光尚弱低樹影猶昏別情寸
腸依斷草孤影落離杯詠四更山吐月何來幽夢後
獨入素幃清立夏喜晴去年初夏日那得此清光立
冬樹遠瘦於簪送友歸新安去增新別夢遠伏故交
心遲方似之夜鳳融斑管朝鸞引畫眉金山寺

他如夜舒荷排律送吳公勵七
言近體送傳子京絕句漢宮秋送李彥輔歌行皆綽
約有唐人之致今未能悉錄即所採拾亦足以傳矣

潘亘之讀朱泰玉扇詩云莫言紈扇如秋月如月
還多萬種情惟有月聽堪下淚不從人說太分明
又雪中答泰玉折簡見招三首寒窓夜雪照人明
夢到梅花覺有情素女忽飛書一紙瑤華千疊灑
江城深紅淺絳薛濤箋白玉林中一葉鮮字〻驚
心惟此別不知行路傍誰憐未堪雞黍應人呼曾
念淮陰一飯無珍重多情桃葉女不辭風雪自當壚

青樓怨詞為泰玉賦

廖孔悅叙曰上清之珠絡以絳紗服以玉笥進御黼散之前吐照千乘之外固其所也遺落寒沙沈淪野水光彩驚流俗識者掩面而已天生妙才當得善遇蛾眉窈窕自有定價西施玉牀東昏寶屧可以堪之而委質煙塵匿耀叢臺抑獨何也造化忌其尤物不若去與之貌延使藐姑冰雪襟塵滓以爭妍高唐雲氣亂妖氛而弄態隨雲間之墜月逐河裏之飛星機中織錦流黃與銀漢交輝花下校書落葉共丹鉛闘豔三臺妙札芍藥空言十樣

華箋椒聊盈握鴉笙象板總非入耳之音粉白鴉黃更是傷心之色命之薄矣夫復何言亦有紅拂彈冠紅綃挈鏡文鸞作織雙鳳同飛蓋婚媾之奇緣風流之異遇乎至若慕周南之化雅志超騰空冀北之羣竟遭維縶遂令低鬟事佛飲醫披經清磬聲中破除急管水田影裏斷送春衣蕙質蘭姿幾軸楞嚴之字錦心繡口半函梵網之文撫影驚時吾不能想像其懷抱也秦淮朱泰玉詩曰邇来多病肺常是不描眉其怨可知矣不當與長門寂莫王昌薄倖諸作並觀乎其詞云

石幢小巷是兒家三歲能挑繡譜花雙鳳不求歌舞倦深深楊柳恨藏鴉其一蛾眉不戴鳳翹冠十斛明珠只厭看鸞殺參軍成底事可憐長袖倚欄干其二粧霞紫綉踏新裙淡掠斜梳壓楚雲羿女未偷靈藥去且將蘭麝學人薰其三粉樓花氣撲溪春嬾取開簾帖燕新兩點遠山愁對客儘教閒殺画眉人其四越羅新製剪鴉黃錦袂珠褆佩麝囊玉毬戲黼星子污燻籠徹夜注沈香其五琉璃翠管架銀床無意催詩刻燭長酒監聲聲頻羯鼓金箋碎肭不成行其六西池閒日看栽菱聽得郎敲不啓門行過橋邊羅襪濕花磚苔上有

弓痕其七紗厨前面禮金僊才到朱明歇篆煙清供二時何敢缺石瓶添水灌金蓮其八五尺珊瑚作錦纏寂寥心緒揔徒然曾將鸚鵡前頭笑若箇傳教阿母邊其九中元諸館盡脩齋手奉名香到佛臺欲踏祇園金地上碧牕先繡女僧鞵其十萋萋芳草駐遊車女伴行春赦水涯日暮獨憐樵逕曲茶烟隔竹老尼家其十一清溪池曲碧桃花依約成都女史家醉客每翻書帙亂避人別院校楞伽其十二新槐齊葉乳鳴鳩水際莎青臥白鷗深閉閣門初病起溪邊獨落玉搔頭其十三斫桂燒金佐夜杯燭籠紅處踏歌未平明爭掃車塵去唯有

儂心惜綠苔（其十四）侍兒嘈咂學謅箋不譜雲韶只[illegible]
三十六聲孤鳳語令人憶殺董雙成（其十五）青酥白鹿漫
耳肔脅飯清虛欲采薇帶比楚宮圍減後相將勝得
鶴翎飛（其十六）青鸞引去謁西王賜坐瑤池飲玉漿便道
是真還是夢低聲暗唾合歡林（其十七）秦淮綠霧起潺湲
桃葉風生畫舸還翠袖不堪紅淚積朝朝猶自唱陽
關（其十八）蘼花萎夕草搖秋鵾鴂聲中歲月流醉起海棠
煙已暝管絃催月上西樓（其十九）十樣鸞箋照綺窗銀毫
今已負蕭孃幽情錦字無人會一字詩成一斷腸（其二十）

馮化跋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貧女寒牕有豔玉
樓歌舞而自憾其貌者矣何泰玉之超然高度也

泰玉自負能識英雄恨時無英雄讐讐不得志溷
情自閑逃於淨土天下名人逸客往往驚就其手
格而罕接其聲響轉益寥上余友廖氏傳巖未識
其面而為之賦青樓怨二十首其知泰玉過泰玉
之自知矣雖然吾於是窺傳巖之微焉十年鉛槧
牢落不偶雄襟逸氣無可發舒聊借玉香紅翠之
事以況其隱衷耳然傳巖如五粒新松楚楚方引
豈終此者所況得無遜乎書以志笑

苗姬傳

苗姬小名寶字饍秀頳色韶媚如玉人而志尚閒靜
終日俛首不𦢊一言言必中矣未笄時從外親居南
市樓暫見之此豈風塵中人耶姬益自匿不求侵暴
移栖舊院門常閑未嘗以豔招人或說之游鑾江冀
得偶足託枋強一就如涸珠沙磔閒無少安意尉垪
子季友矜細行者有高閣可避囂試語垪子許之居
閣中逾歲未下垪子往西湖載與俱假汪季玄青翰
舟貯比金屋陸栖則小蓬萊亦逾歲方返所歷鴛湖
虎丘慧泉京口三山必登眺彌日忘倦寂後復棲西

湖垪子委之禽成嘉耦矣於是復歸鑾江居閣中如
故垪子道旅羇書曰閣中人從湖上方以身許我謂
我儉足自衛直能自強智可趨時雖與兄一門天壤
幸親炙友于之風庶釋鄙吝雖富貴弗頋也其志如
此頋得兄一言以終爵之其識字從韻語廣測展卷
即上口成誦閒喃喃喜吟未敢陳也余心異之抵鑾
江姬膏沐出拜翩翩閨閣美度而究然有林下風幸
姬從正還其始頋為閣中詩十章贈之且以諷同志
者云

閣中詩　昔年十二三頳色美如蔄小聋人不聞低

頭人不見其一十五出閨都顏色美如茶小髻向阿母
低頭謝狂夫其二移居舊庭除閉門不敢出碩作剣地
風吹斷行人跡其三居者不肯停行者數欵止安得素
心人慰此紅粉女其四飛塵不可浣思乘江上波縹緲
隔星漢其如風浪何其五儂唱竹枝詞歡理西湖檝欵
招湖上風還蕩湖心月其六纖月鬬眉峯梅花寫枚黛
重來高閣中不似曩時態其七從來不下樓膏沐下樓
拜猶有雲霞姿繚繞煙波外其八揭來閣中人繁華知
盡卻兎絲雖無根女蘿幸有託其九幸託百年約惟持
一日心西泠舊松栢結好到如今其十

王卿持傳

余交女子幾半於丈夫乃若女子有丈夫氣若殆難
其人即豪舉疏越與委靡究弱其翩然士風各自本
來不可以強合也金陵王卿持殆庶幾乎卿持者王
節字也少時人以纖纖呼之姿態娟媚吐辭如蕙蘭
清慧性居然林下風流知非塵凡中品及破瓜期即
迥其儕偶如野鶴之在鷄群喜習吳曲若黃問琴許
俔諸家莫不豢調新韻經其喉舌即遏雲流漢衆皆
歛避不啻青出於藍姊妹輩未有與之頡頏者矣頗
志意蕭散趣上凡所歡莫雖寒素必傾心向之少有

不愜即巨室名流不能屈以洽溺常語人曰卿自用
卿我寧作我故甘貧窮自若弗改其操余喃之蘇屬
國十九年尚近胡女令有子卿所持特甚之耶同盟
中衰小脩劉冲倩皆挾國士稱愛而不能狎卿持私
語所知彼安得以名市我故以驕情報之非不受憐
改以相成耳然竟困兩人交而覩我此豈漫然者耶
辛亥之夏余客廣陵僧舍忽友人吳嗣宗君衡見訪
君衡云叔氏挾有校書來至則卿持也慷慨激烈霞
舉雲飛廣陵烟月間何得有此人為之憮然嗣宗謂
余卿持近時聲調較昔益高請為兄試之余謝曰見

卿持豈復泛聲譋中求卿於是挾之江淮淵洄宛轉無不當卿持者余淺卿蕭之卿不狗名乃復為諫轉若以情真則卿淂毋諫吴卽手冬抵金陵兩人之盟尚不渝也遂為作傳

謝于宣曰余交卿持于廣陵一見自呼一妹及妹遊秦淮時余以事逝歸因賦詩五首聊紀其遇且索知己之和

淮南桂冷夜迢迢一曲尊前客思臨最是傷心塘上別不禁愁寂至今朝其一忽聽吴歈憶別離回頭不見美人悲誰能更製相思子唱徹秋江風雨時其二女俠

復聆迴自憐情癡目斷廣陵煙當時記淂分香處日幕橫塘秋水船其三教吹簫罷月沈沈銀燭光中細語深但使蘇家長對面西陵何必結同心其四曉閣無由見畫眉焚香兀坐小窗思記來花下澆文嘆勢鮮哥哥口角兒其五　吴嗣宗和云當筵回首碧雲迢領取東風護您臨無奈玉驄嘶不住渭城淒雨可憐朝其一水雲相伴草離離宛轉湖頭送客悲最是有情無着處羅衣展見淚痕時其二底樣酣嬉共爾憐竹枝縹緲度寒煙一聲淒絕燈前淚為憶當時泛酒船其三青陰滿地露華沈指點明河夜已深想見樓頭人不語底幃有事暗關心其四斜月盈盈漾翠眉人前手韻別來思我迴夢裡橫塘路聽得誰呼輕薄兒其五

滿日之廣陵立秋前一日別王卿持詩云良會隨雲散傷心邗水流梁塵應未斷庭樹已先秋擢響催歸興江譚帶舊愁平山堂上望烟景隔迷樓江譚用沖倩事

董重楼傳

舊院琵琶巷故有楼子董之名以文華五行秀華七行文英九行競爽鵲起新都豪士黄天錫者隱迹溷衆人裝束獨身求偶董氏識其非凡推秀華當寢設嘉讌三日夜不問其姓字臨别語之曰詰朝令一介來将有致董氏佯諾故不遣越三日而紀綱自江上傳主人命致栴杉千章金百鎰與匠作俱來煩為起一宅主人當落成之竟不告姓字去及樓子成而黄郎秉堅剟駿襟沓至董氏待之如前無加禮焉至今宮室之麗稱董楼子家盖昉於嘉靖末年當萬曆初董完姬二行茜姬四行相繼出二華女也定姬善歌舞年十八郎從真州李孝廉季宣生子中星為邑文學茜姬工媚客客與處皆鍾情自創新宅與樓儷勝而飾緻過之凡品藝奩具所陳規制皆擬三代而一時文人名筆洎晋唐宋元帖畫無不稱備姬顧無所好聽客持去惟囊金笥貝充溢莫與比氧然一女以八月生命曰桂年十歲侍客讌如成人人曰董氏之聲未艾此其後劲者乎建歳己酉年十三海陽吴公開媾其成歐當生朝因字月生而余錫之以重楼璚臺玉宇臨春結綺将俯仰見之一時同聲諸公雅相貽贈謂月生

真從王母班中來下謫人世洞房複道若增其華膩庭前盆蓮並蒂忽起重樓天都生適過公開於邸遂爰筆為之傳

郝之璽為吳公開贈董重樓詩云神如秋水骨如梅玉鑑光中謫下來一字小名呼作桂雙成還入董家胎其一舞席歌筵積寸塵可憐花月不成春秦淮豈意蕭條後十四樓中有此人其二揚家徐氏後人稀曰馬曰王少異姿奇絕獨誇樓子董瓊花根底出孫枝其三蜂喧蝶笑浪探春採盡名花半里人更有一枝君速取莫教化作洛川神其四　何偉然和前韻云氣想芳蘭韻想梅呼名翻向月中來莫教金粟飄秋雨珠蘂還含荳蔻胎其一南國香銷珠翠塵紅樓十二若為春只今繡柱開新艷樓上應來月上人其二氷骨生當秋月期自分清艷作瓌姿素娥久不諧靈匹仙桂猶依玉樹枝其三不嫁東風桃李春天香應待惜香人畫眉郎到妝臨月妒殺描来筆下神其四

董月生催妝詩　林古度云灼灼復盈盈新妝乍學成春風吹太早秋月映同清已待安黃正還嬿寫黛輕下雲衫逐鳳出谷始聞鶯衆看心憐滿争羞類暈生未知夫婿惜本是女兒情　鍾惺云亭亭一女郎

的々試新妝寶釧嬌嬈重羅衣隊作長脫風迎出戶秋月送歸房隱笑回花媚含羞避燭光芳年未十五已是嫁王昌　吳兆云誰云劉碧玉定是董雙成幾向花邊映還疑月裏生雙蛾窺扇小百蝶匝裙輕只合歌桃葉偏宜炙玉笙嫩荷難着露弱柳不勝鶯鮮帶仍須勸微羞燈影明　吳明翼云華堂點紅燭扇底出桃花小々能騎鳳盈々乍破瓜嬌歌倚瑤瑟微咲隔窗紗夫婿莫相問長干是妾家　林楙云珠簾綉閣麗如春玉鏡臺前照麗人灼約如花向誰贈芙蓉出水一枝新其一香風細々透窗紗窗外歌聲唱破

瓜一片綠雲嬌不起傍人催上七香車其二　吳嘉木云百疊裁羅小流蘇挂帳新花燈爍如月疑是月宮人其一一身弱復單無妹亦無姊今日去從郎莫比蘭閨裏其二　胃愈昌云摩挲桂樹擣玄霜靈藥時兼桂子香謾向行雲誇楚峽爭如脩月有吳郎其一望裏紅樓是妾家雕闌油幕巧相遮春情若箇為攀柳秋夕逢君為破瓜其二　王醇云名倡美顏色才子足繁華共駕雙靈鳳吹簫夬綵霞文鴛繡珠幕寶蠟透紅紗此夜珊瑚枕新開並蒂花　馮任云人說催妝兩頰羞粧成不肯下歌樓半姿豈藉鉛華艷月落寒香桂子秋其一映燭臨花分外嬌漢宮顏色楚宮腰雙蛾宜出分濃淡猶是從郎信手描其二　朱無瑕云芳樹成連理名花本並頭將雛歌鳳侶對鏡舞鸞儔未貯金為屋先看玉作仇雙星天上麗夜々映簾鉤其一為歡復為慽相見即相憐美配當良夜佳期改妙年窺々郎似王咲々日成妍更有銷魂處嬌羞花燭前其二　吳元樂云十二學新妝巖然便勝舊不施螺黛濃恐掩花枝秀髻取片雲成釵摹雙燕就三寸瘦作襪半幅寬裁袖風迎竹並絲月度宵如畫為君強自前須識年還幼

董宛玉傳

董宛玉字趙卿行九居舊宅樓下其媼年八十餘四方士來者數年一面競呼之無爽而趙卿嫋々亭々若然後來之秀人以月生方之覺卿猶有蕭散林下風也余友黃元聲若耶蕭之吳銘素云趙卿如雙鎳在廷足當國寶彼璣貝戔戔者烏足與之較輕重哉是言庶不謬矣

衛媽紅傳

衛九名紫英字媽紅余向品七桂在季孟間三年而忽發豔余友吳左千載之鑿江居水亭六十日泥甚不能歸亦忘其歸也即允符氏求多者亦覺沉湎酣心吾黨遂以勝情目之少俊方不其一見莫逆惟兩豔爲鍾情進于江亭之譽而媽紅遽以名流自負矣辛亥冬月以三豔品之殊覺羞澀其豔不以曲淮南桂樹於馬攀留則衛氏猶有大家風度不媿其姊之玉潤矣

楊夢襄傳

楊曉英字夢襄乳名曰癮壽娘之從孫也先是季與美娘齊名壽嫁程典客康伯而美未四十終于家爲作流波君傳後華揚大以善吳歈名而景麗者曰癮則癮娣氏也自癮嫁後而夢襄有聲江南以文秇稱女士其小楷有晉人之度琴奕歌曲又居其次凡四方詞林逸客莫不願與託交而大鯿統袴子弟縱未能知猶陽豔之而名益藉甚偶游吳門抵大鄣有風雅校書之號歸就故居恬淡自防凡流不易近闖中詞士陳山甫一見傾慕聯同社與盤桓不減平原之

興語滿生曰君標七桂此亦都林一枝獨無文以嘉惠之乎予笑曰夢襄士林人不堪辱以巾幗山甫既憐其才復悅其色即此足傳矣雪夜秉畫燭書付侍兒藏之笥中毋令效顰者妒殺

附録

冬之夜楊夢襄校書席上送陳山甫社兄之吳興謁所知交共用樓字

程漢云誰言別館動離愁寒燭深尊且共留桃葉可憐歌渡口梅花還欲寄江頭凍雲水遠吳中路夜雪川明雪上舟知爲故人鴟夷約不須千里獨登樓

王月脩傳

王桂容由舊院徙居淮揚歲餘矣辛亥七月既望程定于觴旅舜於雲中君仙舟載王姬為侑請舜字〻曰月脩見其婉弱甚易之勿強以酒座上酒人陳山甫與之角不能勝頽然矣姬惺〻自若若未霑醉者雖馬鬣豕以豪誇乃不動聲色而能制人則月脩為酒聖矣徵其歌不欲奏吳音以金陵鹽聲度小詞曲其瀏亮如飄雲漢上聽飛仙縹緲歌也人之静好無閙抑至此哉與姬昵者云姬爲寢尤能横陳非媾之者莫能知則姬之可紀豈惟二端哉冬之夜别舟中書此為贈

亘史鈔　王月脩傳　金陵卷六　十七

何仙郎評云張懐音如水上煙王月脩如水底雲當從縹緲有無間辨之

陳無言贈詩云畫舫奏雲和天孫出絳河覔裳露泠曲檻礙星過翠盌凝眉黛青衣發棹歌合歡私昵久無意理金梭　郝之璽云幽姿朗〻媚秋明蘭蕙分香水借清無語欲隨雲入夢酣歌能引月生情燈前送艷神為蕩花下司觴座盡　傾色不須誇絶世王山頽處可傾城

宇非英傳

宇嫩宇非英華林七桂之首選也母曰淑芳故以婉麗傾國其蹴踘聲詞擅名少年塲晩得非英珍如掌上沈郎才士始得媾于其母年十二翩〻如燕雛而轉側依媚沈為之溺隔歲與商山吳徵之狎遂沈湎終歲不出户咸云此兒飛鳥依人非久樊籠閤物也不數年與歙士吳叔虞善久之不復歸茹淡衣素一洗鹽冶謂母氏曰女子三十色衰而倡門及笄可謝脂粉仇矣兒年二十請從吳郎先是客有突入其别室吳郎方病心非英侍湯藥有焦色語所知曰非英不出矣後果如其言值母暴卒非英暫歸一臨從此閉閣籍遂落

亘史鈔　宇非英傳　金陵卷六　十八

亘史曰妓之擇所歸非以年則以害或為勢所逼求能出塵埃于初日者未之覯也非英之識卓如可易及哉近時歸正者必以此姬為第一流矣

范素鸞傳

范金英字素鸞行四華林七桂之最少者髮未總已慧性過人其姨氏曰寶目此女為吾家照乘珠終為門戶光乃素鸞高視一世非好逑弗善也踝者一見自擇能降心從焉最後之真州依道侶還元子棲託還元子謝璧寵十五年矣豈其姹女視之張未央入見語人曰范姬非凡流是將文夫自期為冲舉事庶幾矣昔龍施女捐軀樓下倏轉為男范姬亦何難之有無何姬母亡還元子為治喪以是占姬無歸志

范文漣傳

范文漣字碧波小名元兒素鸞妹也素鸞業翡聲文漣晚出與之競矣所交俱名流凡近未脣昵也辛亥冬之夕人傳素鸞暫歸遣奴偵之不見素鸞但見碧波坐客有士能仲常山甫皆同社雅流惟一少年郎君未問名姓余昨見山甫云吳興胎眉生尚逗遛於此必眉生也問之信然詰旦眉生過余蕭寺顧以元生辱公品題余唯唯遲日過平康值于門湊然冰玉姿也余笑謂范氏一門仙流宜塵世罕能覩爾元亦唉不答屬侍兒致殷勤而退霞裾瓊佩如御風行因寄語眉生漢上珠仍纈衣袂否

亘史云眉生壬子夏曾寄一書未達至甲寅是日乃從佛寓中得其初稿蓋壬子冬余與眉生會雲上時所未及又三札而後見之眉生信有心人與碧波若在新別而謂其忘情友生必不然矣其書娓娓千言茲錄其戀戀元姬者如左

章眉生書云如亘史一書弟初讀之解頤再過抑首而繼之嗚咽長慟嗟乎亘史諸姬幸矣予嘗謂才士正如佳人若耶不遇誰問浣紗漢宮絕代妃與射鳥者御耳迨夫鸞軒既命瞿茀載朝則震駭殊俗所以人為情死恩以知忘吾兄旗鼓中原躪轢一世如所

云陟巔嘘雲者正自不難至惠我阿元數語雖在弄聞實經宛委乃元兒才弱齒稚弟事遘緣接偶與目成而陰岑多病邀脈善懷第其杯底微顰燈前低啞天寒翠袖風飃紅衫未免情深尤為蒐折何當彩筆傳輝衣圍鏤雪謂並蓮而猶媚濯冰而逾清也雖嘶薄倖亦與榮施伊我同心如晝一石所恨者人生足別才士多貧握盟誓於河清勞悲歎於幽夢倘無負心朔有如此史二人所係恃丈如山寧不眷我餘生顧絃蘭質為金陵旬日之游畢而心此生之願予寧惟弟念兒實有心跂予望之矣

沙飄飄傳

飄飄沙氏之嬌女也萬曆癸卯秋新都謝氏季漢書成其友徒釀金賀之席設齊王孫高第集七省士百人而選六院佳麗為侑幾半之車轔轔來飄飄首及門馬姬挾之行真若天女散花至也一坐望之蒐盡消謂二十年僅得一見時尚未破瓜俄以覲白岳留藍溪小馮君從牡丹花下暫見以為絕代相傳花下美人詩所由詠也已而以病亟歸里人方元貞嬰之居金陵西園十年不復出人言飄飄若揚州蕃釐觀瓊花無兩樹亦不再見共惋惜之有同母妹曰嫩哥顏色與之齊而慧性相彷彿定是唐昌玉蕊豈必無王峰期哉

傅靈脩傳

舊泠傅瑜少有殊色為名優二十以前旦三十生四十外尤以北曲擭劇擅場班中推為教師娶於陳生子女各一子曰卯女曰壽皆美艷異常年僅十二三灼灼如雙芙蓉未知名也新都逸史氏作二妙篇揄揚之一時声重都邑而卯尤狡甚壽持閒靜莫之恍也於時北音寥寥無絕瑜口傳音調合之絃索琤琤琅琅有鏘金戛玉之韻二人登場一坐盡狂若交甫逢漢上姝不知其捐佩而忽失也第趨狹邪者競新曲以崑山魏良甫調相高聲習為曼聲過雲吳人咸撟舌不下卯則超距行伍中振衣舒嘯舉國無能和者雞李延年兄妹不過是矣已酉夏嶺南韓君來遊當泰淮結社一至先問靈脩靈脩壽字也既見語潘髯曰彼姝非女流有俠士風且閑北音甚勁吾有司馬相如傳曷為演之靈脩請寓目一夕而竟十日而成音卯之司馬壽之文君宛然絕代才人復出韓大快立賦詩數千言傾橐金為贈與約曰願下第後尋盟再覩壚頭之劇遽別去髯獨留日徵高會而未恭王崔嫣然每臨雙艷樓申盟涉臘度踖冉冉迫除而髯甫歸明年姚伯子自閩來會於李長公席上靈脩

屬目云何風度之類髯公衆以多情譽之客有負才者邀暱靈脩不得志輙相詬詈靈脩曰彼才不及司馬而欲余為文君吾不忍也蓋不能忘情於髯而長公遂以靈脩為能憐才也者徵諸伯子云辛亥夏余再來長干而靈脩有雲間之駕必有為所憐者余獨惜兆音絶矣雖延年將柰何哉

潘髯靈脩歌曰望靈脩兮不來衢路側兮車徘徊靈脩來兮窈窕色既愉兮歌且咲留靈脩兮憺忘歸殘月上兮曉光催〻朱無瑕歌曰唯南國之佳人兮容妖冶其如玉時婉轉兮歌喉兮不以南而以北歛明

眸兮羨清揚啟皓齒兮詠空谷響曳紅雲歌廻白雪羅綺生風賓朋悚息彼何人兮曰靈脩家何處兮桃葉渡口浣紗溪頭夜不寐兮思悠〻胡笳十八拍兮月滿樓

康小四傳

余友張季黄每為余言和寧院之康生也是雖家少而姿首擢目精采攝人曲中之豔無出其右者同社郝公琰以好色稱自言世無佳麗有之必為鍾情令司馬相如不以琴心挑挑而文君勿奔則古今無美人無佳事矣其遊也一吊劉生一訪康生皆不及情事謂其既見而失之也公琰曰吾所得者豈與衆人同哉吾以心為期要之屢刧與衆人歡聚固不久耶問年何字曰藥生何行曰四而班小見凡幾曰癸卯初見年十二能擅新聲登場令坐客盡靡丙午再見

為破瓜時豔發長干傾六院丁未從社中張四黄岡樊二金壇王五武林何三朝夕見也為雲為雨百態橫生莫能彷彿而有力者將載之西湖年不欲往私語郝生西湖以西施名豈亦以蘓公顯耶誠令妾和琴操侍蘓公吾願足矣柰何從金夫而唐突之且天獨不令足下多金而載我行用是溢戚雖往弗善也生銘之於衷期以三年當復見汝然以金挾故竟不免西湖之行既返則母死而姊嫁矣年穉〻無所依遂不復出郝生之出京口也將遊秦淮踐三年盟值王慧生而語之故生歎曰生者成隔世矣而死者豈

難通靈哉於是浮淮吊劉生歸乃屬𢍰為康傳生吊劉之絶十而懷康者九其情不啻百之如一死一生可以定情公琰無媿矣

亘史曰世言巫山神女不可見乃感夢中而賦之公琰所見不猶真於夢乎然巫山自在也上峽者多為雲雨所蔽間見一二峰於縹緲間或杳然無覩而巫山之靈猶可想像假令飛去縱為鷲嶺為鶴峰其神已離無合夢之理生成隔世死可通靈吾不能不三復斯語

郝之璽感舊詩引云康姬名年宇藥生秦淮女子也

丰姿秀冶心曲玲瓏新聲遶梁清談驚座十二與余相見十八而姬適人中間歡聚光景如水中之鹽膠裏之色一般風味惟兩人能知豈筆端能述而口能道哉辛亥夏值藥生鄰姬王慧生訊藥生消息因成感舊詩九絶以記昔時遇合若以有情癡目余則余非其人也　曾卜秦淮艷冶游徵歌選伎醉青樓可憐玳瑁筵前事化作人間一段愁其一衆中絶艷有仙姝康姓年名字藥珠十四樓中推第一容顏才藝古今無其二蒲萄棚底數相親記得時當癸卯春了了言談傾座愛年纔十二未成人其三忽着鸞靴步上場却來演劇侑飛觴滑稽景狀風流態見慣應須惱亂腸其四千里金陵為汝來三年重到舊池臺蛾眉已盡神逾艷水上瓊花月下梅其五探春不惜重流連博得時時共綺筵莫忘禪朝朝禪莫才情顏色互相憐其六卿吳我楚忽西東從此分飛似斷蓬一入朱門消息絶十年濃想頓成空其七今朝偶入少年場遇汝鄰家姊妹行歌榭今為狐兎穴小姬已嫁老姬亡其八感慨彌堅昔日盟稱心歡聚卜他生空床夢覺愁腸臆起立莎堦看月明其九

羅采南傳

羅芳潤字采南一名喜年十四出游江上會于想周之暢閣再會于桐陰館中皆酷暑對之涼氣襲入古云氷肌信有之乎入坐風生談諧横出香茗尤性所嗜不可頃刻廢者位之處必多方辦之秋中余偶乘上漢信宿邀之别時語余君暫之廣陵妾亦將歸白門矣無何有小舟維上漢側亟覓之為妒人子解去此重陽前事交臂懷佩而遽失之也又豈欺我哉入冬返鑾江則采南已歸舊院因録前贈詩於左

亘之鑾江别羅采南詩城邊垂柳拂高楼塘上蒲生

半没舟雨過盧家偏好景洗開新月曲如鉤其一羅敷南陌嘶蕭條宋玉東隣望不逢已覺薰鑪添夜火似將寒影暗中消其二屈指青楼第幾家平鋪秋水帶蒹葭江南有夢隨君去月色寒飄桂子花其三雲邊鴻鴈恰相憐繫帛寧無一字傳只恐瀟湘吹不到更依蘆葦落前川其四

羅逸冬夜贈羅采南詩燒殘蠟炬酒頻催款昵丰標似識来記得羅浮山下過一枝清豔雪中開

客有目采南妖勝謂傳殊不盡為之贊曰子之手兮遺盼如絲欲結綢繆以承縫綣花嬌方況蝶尋無倦珠光在縣王渦言念情之所之素以為絢觀陣於奇掾術以變迫而視之是耶非日而送之美且豔可謂善言采南之妖者矣

附録

沈弘正别羅采南詩二首苦行兼苦住分手各關心紅葉天涯泪青衫燭下吟酡顔因别淡客思與秋深明歲秦淮水相逢自不禁飄蓬落葉一身輕漫倚新妝照眼明醉裏不堪牵别態愁來況復聽秋聲玉因刖足千行泪花為纏頭百遍迎山上石蕪江上雨人間幽恨幾時平

沈弘之扶病過綺霞館陰雲漠漠日將斜扶病還過盧女家坐對紅妝難斷酒渇從素手乞分茶緩歌聲細疑聞鳳半醉顔酡稱字霞乗興暫來追讌樂却愁歸路雨如麻

綺霞館醉别杏子為

腮柳作腰悵薫蘭麝暖鮫綃燈前誰忍三更别其奈無情楊子潮三杯飲後又重斟燭盡看留一寸心更唱碧雲天罷處不須絃索泪難禁

顧筠卿傳

金陵之工吳音自傳靈脩以登場聲揚而王卿持以鶩生見賞後來秀出者為筠卿而擅之直掩傳王上一時推許以比魏之翔風而筠卿婉順柔和殊無矜色又復條暢文義凡遇古今辭曲一寓目即上口下筆飄瞥宛有緒致為群俊豔羨其名驟傾江以南余初見之雙豔樓中尚未破瓜靈脩冶宕自負每為飲容客佐諸通衢舉止翩然有大家風度且知為司樂興女爭禮聘之乃一見余友賡徵即為定情同華挾之為新安山水之游尋西湖金昌勝蹟登京口三山

觀廣陵瓊花而歸涉春夏之交往返數千里忼慷發揚略無金陵兒女子態辛亥冬再見之秦淮允為國士無雙賡徵詢余筠卿方之前豔定居何等流以余目之當在褚茜英揚蕣華之間茜英嫵而潤蕣華能而佚筠卿綽有餘情美無不足都知佳麗者必在此子矣賡徵曰子徒以姿才論耳余習筠卿志度每有出塵之思而韞籍風流尤閨閤中具四德者所不易及嘗言身溷汚泥如糞上英爾欵取其壞和合梅檀以求香氣無有是處誠得澣濯奮飛即啜水勝膏粱束布勝綺羅豈復有絜戀乎曰然則曷選名士而歸之復低回曰世安得有梁伯鸞其人余為之挽鹿車入山中無憾矣賡徵感其言欲贊成其志而未有當也虞生曰是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且將輕舉雲霞豈能作耳目近玩乃蕣華并心鴆毒以沈苦海所不必論茜英猶選高華靈脩卿持鍾情美麗其志易以尚也果如筠卿言吾向者以四君擬之彼將偽父我矣

天都[illegible]輯
[illegible]校

劉潤玉傳

劉寶字潤玉行一籍名素真相知者以阿真呼之居朱市之東門余向品朱市之豔備及而潤玉晚出在破瓜時一靚之從冠生對簾相問訊耳然未色每在目光中殊不能自釋今雖依溧陽某生居者二年而余友程季紹思之君狂為道其槩而乞余傳傳其私季紹者亦情所獨鍾也當己酉春夏間季紹甫游秦

淮秦淮之青翰白鵠每相錯如織女曰士何都士曰昂摛繡被而同舟乎則皃藻以目成而婚媾諧矣如是歷冬而季紹始言歸別于長干指鷄首為誓願比翼而無退飛期以春明當中契白岳而同詣金陵會迎潤玉朱即不克至而季紹亦從于素潤玉待之逾歲強從溧陽某生尚栖秦淮西閣甲寅之夏季紹適再游一水盈盈如隔河牛女放舟相蕩不得再抱琵琶幸青鳥可以傳情而幽懷申于密訂梅廟辦香假賽神暫見毛府菴僻近尚能把臂叙潤揮涕丁寧此生有頭白首同歸已而綺閣窓扉畫舫夜泊細語不隔于徽波霞衣每飛于淺萏淇上桑中濁而爾之如瓠九而季紹且心動矣友人項晉卅固沮之君不為百歲計而俛偉于一擲敗之尤也于烏禁情止以禮義兩心千里亦無棄捐在樹連理在水比目庶幾可踰此傳若為定情盖潤玉方操兩意寧負要盟毋忘舊約季紹知二三罔極惟固守一心僕將執彤管以待最之而已

亘史氏曰余品市中諸豔幾失一劉生倘改絃更張為猶可列之瑤臺絙以錦瑟不然盆江之上寧免青衫盡濕耶

又云傳稱冠生謂琰若所適汪郎年甚少昨歲癸丑復出矣將視閨閣為傳舍耶老去多情正不必強為固守令此中都知得人方有氣色耳又市南鍾舉有豔聲余所未見聞呂鳳飛入衛家亦復翔出其趾與潤玉相錯而纖過之宜身輕而可奮迅也則季紹不忍置袖中知所重矣

又云潤玉惆悵詞十章甚都麗季紹所吾幾為情死好事者多和之余觀其序而有感焉并載後來

惆悵詞序

程光祚曰寶妻寄怨紓藻偲於迴文秦嬪興悲娩華

詩於圑扇同知離生於合參玄象之循環情生於文啟冊宮之靈蕎余每流觀往籍不無深感今春已酉春拜鞚長干吊羅綺於晋宮訪鸎花於吳苑鳳臺淮水陶心寔多延遺絶代佳人慭合穠纖妝遺朱素葬華斂艷朝霞避光薛濤未足擬其才韓娥焉敢嚮其技余爰是歌翻桃葉遠慕王大令之風流詩答蓮花笑非陳徵君之老大雕房瑶席映綠酒以添春角枕珠衾背華鐙而忘夜頹言白頭共穴遂指青松示心雖裴杭之杵可求而溫嶠之臺未下盟以事奪期為歸遷還蹤練水自知寶鏡之難圓抱影紅樓應擲玉

簫而罷奏途非千里曆則五移重入金陵不虞崔娘遂為鄭娟蔡姬遠作胡妃矣往事如雲憂心似擣彩鳳既傷其無偶青禽聿為之通忱祈靈組殿為期空睨辦香而送恨命舸渝洲各泛徒窺影菑以摇魂詢知妝閣臨波蕙帳深栖鸞侶浪邀遊帆入浦桃花偏阻漁郎相隔一滙孰禁永夜地同居則異望中銷銀箭之聲室邇人非遥想覆燹玄冠之髮援余惆悵詞十章述其顛末瓌麗悽婉與淋真之斷腸集當並傳焉儆其音而答之凡我同聲望為屬和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素真惆悵詞十章寄季紹　練水悠悠妾夢迷紅顏顑頷倚門啼青春海燕雙飛翼誰分梁間兒獨栖其一羽帳春宵獨宿寒鴛衾淚點不曾乾桃花面藥無光澤明鏡朝來不忍看其二飄風苦雨逼花枝強學和親出嫁時碧玉那能忘舊好可無隹句寄相思其三厭殺求皇絃上歌輝輝銀燭惹愁多彩毫不是情郎手誤向妝臺寫翠蛾其四浮雲遊子不思還塵捲湘波帳望間浪說新知偕嬿婉朝朝相對九疑山其五朝來青雀自西來傳說情人一棹回江上芙容君昔愛可憐不在舊枝開其六神廟焚香約見期私傳眼語畏人知靈

風雖送山闇雨豈是巫陽薦枕時其七落日橫塘各泛舟船窗偷望結雙愁生憎咫尺秦淮水翻似銀河不渡秋其八妝閣瓏瓏瞰水開郎船閣外日沿洄多情不扶晨風翼飛入簾瓏裡面來其九郎戲蘭橈綠玉灣紅燈照妾隔波間秦淮小閣今宵裡誤作當年化石山其十

季紹答真娘十章　帝里年光艷舞衣空因情思減容輝芹香淮水花千疊妬殺雙雙燕子飛其一羅衾昨夜感餘香一縷思牽兩地腸聞道雲鬟膏沐減可容臨鏡為添妝其二芳林二月百花新愁雨顛風太妬春

莫使名園閑鎖青且令春付看花人其三瓊房花燭合驩期應恨良宵淺結褵紅粉不須銷鵲鏡黃金那得贖蛾眉其四花柳愁愁遍客途羨君鴛偶足驩娛不知綵幄紅燈夜可誦蘼蕪逢故夫其五棠舟渺渺泛仙津重訪仙人玉洞春千樹桃花還似昔傷心不見似花人其六何地私窺別後容琳宮密約好相逢詎知對面參辰隔那說雲山千萬重其七同江各泛恐相違忍識文鴛舊贈衣雙舸若知情最苦化為雙鵠載人飛其八紅欄綠柳映相鮮腸斷新妝影簹前恨殺淮流如弱水崑崙不得接神仙其九畫船朱閣共江湄坐對明燈

到曉期相限尺波如萬里何如不見獨相思其十

王醇和真娘惆悵詞十章　離居有分見無期怨粉愁紅寶鏡知昨夜春風吹綠樹向人開出並頭枝其一妝樓笛恨不留人五見垂楊似黛新雲髻別來梳結少琅玕翠羽暗銷春其二子歸不是合驩情何用殷勤捧雁迎此夜便乘雙鳳去天風吹咽玉簫聲其三錦瑟悽悽帶恨調瓊筵花燭惱良宵章臺願使長條在肯許飄風恣蕩搖其四腰肢寬却褪金裳嫩綠夭紅總斷腸羅帳漏沉春睡着幾迴夢裡錯呼郎其五彩鷁聞送天上歸江山猶昔昔人非應傷昔日驩娛事卻共浮

雲一片飛其六涯期空向洞天春目送心搖似越秦若使神仙憐別苦兩身合作一身人其七對面相思兩桂舟嬰情脈脈眼相鉤江風吹上團團月分照波心一樣愁其八密約還因水閣開畫船相望極魂摧江潮願與欄干接偷蕩蘭橈進閣來其九坐望星河待曉光傷心何必隔他方淚痕添入金壺漏不盡繁聲此夜長其十

項康和劉真娘惆悵詞十章　愁雲遙隔萬重山倦向妝臺整翠鬟一自當時郎去後離情顛倒夢魂間其一楊花無力任東風飛入簾籠傾未終莫羨雙棲如

海燕試看飛絮共飄蓬其二君去鄣山五度秋妾身無主逐波流扁舟偶並秦淮水欲抱琵琶敢自由其三傷心不語只沉吟長把幽思托素琴漫擬新聲翻舊曲繁絃纖指雜商音其四幾度相逢不敢親隔簾空使淚沾巾當時指誓同肝膈此日誰憐陌路人其五妝閣臨流去路賒如何咫尺不天涯同郎舟裏諸年少可有高人古押衙其六停舡幾夜畫樓前妾在樓中郎在舡怪殺秦淮閒月色窺人兩地不成眠其七已作金籠鸚鵡身可憐遊子枉勞神浪言調合逢蕭史那識愁同朱淑真其八烏衣故主乍相逢栖止空驚西復東欲別

新案舜舊侶恐如撈月向波中其九鏡裏花開艷不香
相看兩地費思量縱令能辯柯亭竹難復吹簫引鳳
凰其十
亘史云兩情已具詞中而晉𤇾乃為决絕語何也
豈忠告之過抑託以諷者耶余高晉𤇾而憐兩情
在先民亦無不及之歎余友凌杉成寂喜新詞而
難于和宜不慧為閣筆矣甲寅小歲日䟦

馬姬許卿傳

姬名美馬大姥之孫五娘女也歛衽對客自稱許卿
而人稱之曰飛瓊幼具慧性諸姑姊皆尚妖冶挑達
擅聲秦淮自其門風姬惟貞靜自持澹如也從大姥
送客廣陵道出鑒江封侍御方公洎先君高逸處士
以風流賞識為青樓標榜名士多趨之目姬不凡此
自閨閣中人耳年十七歸于方蔚宗而相其室是為
封公孫侍御猶子公聞之而不譴也語先處士向者
閨閣之言乃為吾孫蹇修于小子何誅焉居數年進
馬玉姬而已奴之卒以烈殉李氏之難當斯時也家

勢式微流離顛沛賓客星散僕從狂奔蔚宗以訟爵
其身于法憲之庭儲鮮宿舂室如懸磬姬一任其劻
勷不以貽嫡憂按籍主籌井井有法掌記僕從秩然
不淆又當焚蕩飄泊屹立中流雀鼠雖穿屋墉幸無
隙而蔚宗得恣力于仇對以恢復故業者伊誰之功
也不有死者莫殄厥兇不有居者莫究安宅及難平
而蔚宗始歸姬手爪盡禿衣裳悉質庫家猶揮涕勞
蔚宗之勤苦也嗟夫馬氏盛甲秦淮奴使成羣曳紈
蹈綺雞豕啖啄皆有餘粱而蔚宗襲貴介豪華所奉
擬素封一旦遭外侮之變此軀幾不自保而賈勇直

前無所卻顧姬寔有以激之矣蔚宗既遷留都賓客
雲集如故姬咄嗟供具靡不豐潔過于曩時人不能
窺蔚宗之內歎也貧交張在我中年失明而無所依
蔚宗以客舍居之間出游四方歷歲不歸姬伺其寒
暑朝夕衣食之必以時在我歎曰僖負羈之妻加璧
于餐以餉重耳而漢高之嫂且轢釜以拒之人當賤
貧殘毀而不委于溝壑豈獨友可託哉微內助不及
此矣蔚宗年三十無子姬選房中之麗得奉衾裯去
年舉雄而姬彀翼之不啻己出其懿行純且備矣尚
得以蒲葦視之耶

亘史氏曰隆萬間教坊司推馬氏殊多才人而大姥
家以勁節著真娘之葬長干七娘之為吳氏衷三年
皆未鎮其室若飛瓊者天實成之矣

楊叔卿小傳

舊院名姝輩出稱有大家風推樓于楊家以余所見
三楊洎同母二蘊皆擅名一時至今猶香人齒頰自
蘊大嫁後而枝秀猝然矣余抵金陵則人人稱楊叔
卿云余再過未得覯見其姊婉如風度翩然可想見
合德久之來廣陵者又多譽婉素而未能悉陳其致
宦後從瓜渚過鮑無雄程左民余叔平方從楊氏來
其譽似溢而余不能為定情因徵其辭左民曰婉素
字叔卿去年從武林見之其容光與湖水相盪而歌
聲與西泠松栢相襍和也父母珍愛如掌珠以為蘊

小風流今絕響矣吾已復吾故姓請歸而為楊氏振
頹波不猶愈於鋝蛶之羽乎其歸也閉一閤非豪俠
士不屑承盻明窗淨几惟對黃庭經摹搨酷似之又
喜作顏魯公麻姑壇字落素繭如畫銀鉤滑一染齊
紈可易百鎰而叔卿從衆中揮灑神氣逼人人尤服
其閒靜及當筵奏曲百購不啟一槃謂世無能作周
郎顧者及發一音覺俗流爭揉手去僅為審音歎悅
不能已已雖前此擅場者咸掩扇避之無雄曰向者
吾從訥烋校其音覺吾兩人喉中多澀滯耳叔平曰
字與聲皆技也技何足稱吾愛其容止怡曠坐如山

立如鵠行若翔而蕤青若鏘珮玉也庚生曰如三君言進於所聞矣皆天之所成與時之所構遇之適然此之謂三際有莫之為而為者未可與衆人道也楊氏昔所豔冶多本之肥環其鈍也必清逸乃能尚之閨閣中人毎少飛動態以拘於一方舒而徐之且有待而閒寀之極奇鋭者乃克頡馬是以君子論世也楊氏之子其殆庶幾超於等夷者乎故麗質慧性风揆自然既有以為之本推而評之於湊合之巧有五馬家聲遠耀一也朕蹟早涉二也珍秘不露涵濡積潤三也淑慎其儀跬步自閑四也培於根柢不侵狂

飈五也有三際而諧以五美須之三年不能傾城吾不信矣若恃以自恣隨於流波縱肖其族類猶多揶揄於諸君何稱之有姑因左氏寄此勖之尋滑靚且為之定其品若情之所之非所敢知也

亘史云作傳之明日從瓜渚返廣陵汪漢舉邀過胡抱一寓觀伎余有他約辭勿往爰晨問漢舉何氐云有小姬善楷書余曰異哉又妹卿也以十日為期而三日得之宜余不得倖爾又二日就蘇家訪之漢隱公琰定于具在妹卿見漢隱嫣然而趋其風度蕭遠似不從人間來顏色素質溫潤非常殊有林下風今逐〻烟波恐失其本然安得貯以金屋令相如琴心挑之為其滌器又不然從范少伯扁舟五湖永與世絕吾能保其終矣辛亥初冬望日記

郝之璽贈楊妹卿云碧海仙卿琴緑華乘鸞冉〻落青霞神光刃座明如月冶色傾城豔似花流水已隨歌絶響行雲不逐夢無涯柔枝弱蔓春容淺曉日雕梁燕子斜一其飛動香生十日開枉將蘭麝鬭氤氳琴聲不肯調司馬書法纔能嗣右軍身外容光猶有態曲終流韻已無文秦淮佳麗空相妬絶代非關乍出

群　程如徹云為訪仙人結伴過丰神澄徹湛江波毫飛芳藻時臨帖聲遏流雲夜度歌逸態輕盈廻豔雪明粧妖冶簇新羅虛傳六代饒佳麗贏得青樓受妬多　馮任寄贈云誰能未見即相憐縱是含思奕與傳聲合紫簫雲外鳳粧窺明月鏡中仙纖腰學舞煩吳錦彩筆題詩倩蜀箋豔質不教金屋貯秖宜隨泛五湖船

羅逸見叔卿扇頭小楷贈詩云悠〻何似阿娘情野曠霜空月半横因問蕭齋如許地肯容逸少作門生

附録

冬夜集妥十二娘宅賦三豔曲

楊婉素得月字仲冬長日至寒氣中夜發阿閣結重幃岧岧不可越上有三青鳥肅歌飄以忽高調遏流雲聽微細入髮燭光澹洗紅霜力繁侵月烏棲啼未央死隱鬼仍闕抱病欲忘疲一往殊自深因君微豔聲聊用相唐突　羅逸得秋字倦游歲復晏蘋館契良儔敞袍肅氣薄燭光黯不流霜天空澹白四座清如秋乃有曲中姝㛹㛹月花浮輕雲遏吹肉逸韻破牢騷流連宵過半交唱暫相酬彼美三君子無煩命

褰脩　湝之恒得半字客計日已淹曰歸歲云晏遥勉素心人結契玄龍煥士衆日相矜女三詎成㛹吐氣擬蘭芬工書試柔腕逸興邅月生揚聲緣雲半主人奏新辭行爵亦無算先張蜀國絃再陳齊女彈盈耳嘶報章繼以關雎亂　華仁源得簡字良會豈云易況茲天一涯翩翩鄴下才意氣同埙篪暢以三姝秀嫮彼曲中奇灼爍芙蕖麗淡掃春山眉書工換鵝經句絕柳絮詞襟坐了無序過雲猷莫辭按節饒吐勝寧畏周郎知香氤透綺室鳳炭護寒卮殘月冷高樹促席催新詩起色捐積痾深交諒在斯　鄭如英得蛾字丈枕病未歇歡游當奈何復值時序薄枯魄吐纖蛾爰集君子儔命酒且微歌繁星落簷桁寒烏喧林柯飛霜茁疹粟浮烟泥水多婉轉發清籟一唱三嘆和匪以瑤華音願進金叵羅心賞寫玄緒不惜醉顏酡　沈世昌得影字天涯相聚在俄頃踪跡翻憐似萍梗開尊那惜酒如泉曲過行雲夜方靜三絕新詞艷麗餘一時雅集才華逞屏側猶餘蘭蕙香燈前掩映寒梅影翩躚舞袖意無窮綠鬢紛紜情自整桃花如面柳如眉醉倚春風不知冷　衛慈英得入字殘月映疎林寒光漏戶入朱薰乍捲時連絡歌聲

集庚曲促飛觴酒政嚴逾急紅燭照瓊筵裊裊香烟襲諧賞盡知音清芬自相挹　何璧和景升三豔曲

曾傳三婦豔一曲態逾新花咲非生林鶯鳴不待春停觴齊皓齒按拍遏朱脣鬬巧迴嘆急含羞轉盼頻雲行看振木梁遶覺飛塵高調邅生暈餘音半上顰意嬌多掩袂魂斷欲沾巾對此應三嘆憐君顧曲人

氷夕行同社中諸友集楊孫卿温玉齋同用氷字為首韵

羅逸云清歌維和戛層氷博山泥水篆烟騰歲杪萍期温湅局四座談諧霏如玉濤捲鱸焦應酒沸直教

浮白浣腸胃流光吐膩半燒殘蕭〻侵袂覺風寒不知今夕為何夕醉裏相看誰不適扶童戴笠㒓歸來緇衣點綴雪花白　湽之恒云如行羣玉倚綃氷夢入温柔第幾層百縷銅絲籠獸炭九微香燄爇舉燈瓊臺昨夜飛秦月画舸明朝搽剡雪獨怯鮫宮浸十圍陽春和曲人應絶故人高詠捉飛輪吹出驪珠一串匀片玉款殘檀板熱綺樓乘鳳度瑶津　程漢云雪夜坐高館寒凝見積氷層層映虛白隔幔照紅燈窓外玲瓏揺玉樹玉壺人對心同素夜深傒子何處歸凌波滑倒青溪路溪上凍雪不晴明日勸郎莫遠

行　何辟云朔風戞地天雨氷紅樓十二何層層金樽銀燭歌聲急遏林振木驚寒凌似霜非雪中庭白愁殺滿堂斷腸客疑是峰頭行雨人欲行不行凝冷䰟君不見美人齊頭銀箭促曲罷酒闌嬌不足試問潘郎温不温請看簷前滴寒玉　陳玄胤云瑶空一夕寒雨氷照徹玉壺清光澄壼中仙客青樓側醉調錦瑟佳興增美人暈靨酒微醺嬌歌一曲遏凍雲曲罷手把鸕鷀杓滿斟緑蟻持勸君頤君夜深還秉燭開簾四望灑寒玉拚飲氷宵樂未央墮地水晶看不足

楊漢卿傳

楊婉如字漢卿小字曰昭長叔卿一歲從兄弟也姿容甚麗而性柔順類太憨生含笑遺眄舉趾揄袂咸有依依之態與妹同學字學曲不肯竟學曰吾不欲攘妹名況忍居其下乎然發豔鍾情視妹覺蚤慧古有書空之字無絃之音意更超越此可與品外者道爾余所親吴銘素誇二楊於山中不去口而程漢隱復為之游揚辛亥冬居金陵邀銘素為十日之飲所譽不啻過之百聞一見楊之後競在二婉矣

李文玉傳

李翠英行一字文玉小名元兒辛亥冬王孫國華結秦淮社必以元為稱首余亟訪之一粲相迎風韻可掬又如珠泉唉波見之令人絕倒性沉靜頗閒翰墨在社中曾賦花飛落繡床云粲爛驕衾枕春風送落英簿帷張未下近榻拂還輕恐攪佳人夢偏饒蕩子情堆屏任重疊遶檻太縱橫且戀飛頻轉無言積更盈祗愁雙唉起遶郤錦官城其才情如此友人朱心遠與昵每邀余造之會其病未得良覲然竊為之心豔評者謂文玉臉暈宜唉或不宜顰一日強起薄送

我饑容更瑩然翻覺顰之為顏十顰一唉閒夫品題信無不宜者矣

陳念如傳

陳念如字心玉義在小戎之首章吾友汪肇邰粲之故以是稱曰賽曰月姬行四則曲中舊所目也自秦淮社立其平章花事惟王孫水部主之二君雅推心玉為後進之首余未必然向夕遇之呂湘雲家肇邰挈以歸如擁玉山行也水部君贊不容口令侍席王孫邸中至則刮目瞪直首未茲自劉八茜華以後未有驚坐如此其豔者也遺睇睲然惟情所之令人不飲而醉不通而覲不伊而昵評者以花解語玉生香庶足以當之猶嫌以尺寸矩度自隘余曰情易縱也

斂之寔難令頗無恣恣為害也孰能廣以震澤蕩以西湖而不隨以波者是真能遺世獨立者也肇邰曰近與水部王孫約探梅嶺于玄墓泛桃水於燕隄頹携手同舟漫溼三春而陶其佳韻當必以韞藉出茜華上者髯其謂何水部王孫曰善請開嵗啓行而髯與偕以試所譽余唉曰無庸已得於秦淮之上矣

楊少華傳
楊四字少華小名福兒流波君孫女自流波君亡後十年未詣其館辛亥臈之朔從國華王孫會上嘗見之飛動驚目脩然出羣而流盼尤覺多媚命曰小波君歷望日為其生朝余訪戴造之入其室曖然流波君笑顰之在目館故在渌波中時歌舞方散余不忍跡猶憶襪塵侵裾梁塵委席也嗟乎千載一士猶若踵接而况家庭芳聲能振起乎故人猶在不堪為唱渭城為蕤長歎
又三日之夕會竟陵譚友夏閙林子丘於此館更覺嫣然目光一線殊有奇態

徐遠音傳
若鴻之女曰遠音字方響行大自二鴻相繼起名震一時慮其緒將絕偶過故居詢知有女弱態幽姿宛然亭亭復出何其相肖乃爾式穀之似信不誣哉余從若鴻破瓜年經宿四百日始別若鴻毋事流波君門戶對峙晨昏十造之不厭曲中遷徙無常兩家幸守其故且皆有女不蹟芳聲為一紀之酒壚尚起渺波覺河山未遠辛亥小歲日記

呂雪衣傳　妹彩鳳附
呂氏多麗妹其後勁者曰雪衣小字喜兒東吳趙君玉以湘雲呼之其態縱橫無定余乍見飛蓬飄帶而出彷彿天女散花再見如西施捧心容益令人有可憐之色評者或以擬小蠻妃方之余得之西泠湘波之外矣辛亥冬之夜遇陳念如於塗入門得雪衣掩睽梁月正其病時而王孫華擁之膝間不啻玉樹琳瑯忽有么鳳飛來欲掠其西枝為沈郎負之去藏於帳中余赴清華堂觀劇則二客偃卧卻避矣明日二客索傳余咲曰雪衣孃輕身嫋娜雖不與么鳳同棲

固為林中瑞相彼鳳十千仞惟德輝是攬非沈郎疇足當之惜兩公俱有獅吼癖不能沉湎從未明求衣行遂書此嘲之　朱國華贈詩云如玉如花蕙質清撩人小語學鶯聲閑拈玉管消春困欲画雙鸞画未成　陳玄胤贈詩云私語燈前入夜長盤龍髻子綫金裳嗔來背却嬌紅頰檀口空餘一段香

天
心 吉甫校

森三傳

徽俗古樸耆舊猶存山野之風唯歙休人士多從佑吳越江淮間習日靡於淫佚而游成均者率乘堅策肥馳騁游冶塲中及歸里則徒步衣褐如故閭閻不知有妖艷驚目事萬曆改元初大梁森氏始自北而南抵文几山下益巖鎮之水口也故行丐貧嫗游妓所栖士君子掩面而過無屬目者森氏擕二女至其

長者人在中下而幼者行三名西枝字析若號曰崑榆貌綽約而態翩然髮鬒而髻翹然明眸善睞而發齒粲然利躧若削玉而步姍然歌亮入雲而按拍截然見之者莫不自靡而崑榆每消搖於市一市驚若天人余所識吳翹叔季詢初事少年游每乘桴汎棹載入清泠照影空潭魚龍自躍其豔傾一時無與侔者類間有豔記如小舍桃笑靨相承其媚百倍余自是始知天下之有殊色靚妝迨今四十年而未見有婉美者才難不其然乎即徧歷江淮吳越間亦未有彷彿其八九者絕代有佳人其崑榆之謂乎於是閭中見詫羣起而譁之桃源姚令君逐以出境入浙而溪南吳一鶴納之側室後持家事井井有條而人始徵才與貌之合轍也嗟乎唯妖為禍媒未有端莊而無福蔭者予於森氏可信矣

宋尼傳

宋尼廣陵人幼落倡籍來新安依劉家長成學新聲度曲行一人稱曰一枝居休寧之東門戊戌冬余同錢叔達登松蘿挾二姬從則一枝與李五南華皆自豪登山之興解衣磴礴直凌絕頂雙聲長嘯如鳳齊鳴余下窺黃雲洞謝二姬勿往一枝奮袂云兩君欲

作劉阮游兒輩何渠不若天台二女余奇之顧廣文亦遺詩為贈嗣後不相聞者數年則龍灣黃封君嬖之幾為閨閤中人矣甲辰春余泊程仲權遇黃封君於屯溪則一枝侍巾於側意色黯然非復章臺故態矣歲丁未余謁封君於龍灣中秘于泰語余曰劉一枝為尼矣吳次魯丁南羽與余俱有詩贈之待足下為立傳因詢封君何以棄之尼封君笑曰登之也或曰棄焉明日與觀合溪之塘謁周孝子廟廟祀肉身所奉皆尼僧又轉一突室扃鑰甚嚴叩之始啓扉小鬟侍立老嫗司供具室內香烟經卷居然淨業琳宮

須臾一尼披緇衣而出則劉姬也封君命之坐更語余曰老夫無意及此顧居常爲之筴粧奩所具也當擇壻減吾三十年者歸之劉不應尋得一傑士汪姓者令往見劉詈曰何妄男子而逼余見老夫漫云令自擇耳何遽詈爲去年三月望劉忽自城居來竟投衆尼祝足封一篋一奩懷鏡一梳一剪子一邀老夫見有頃遂閉一閉室中盡剪其髮髮甚鬒長四尺六寸梳以封歛之對鏡一笑與故影别操篋與奩曰此故時衣飾盡以還君唯乞一袈裟地日爲君祝長年耳君毋自老蒲柳之質安得及喬松爲此終焉計以

寢君念毋更慮也老夫笑曰癡兒何亟則爲剏是菴居之余題其額曰淨蓮因問法名云何曰妙音不書妙音書宋尼者何表其始姓而要其歸宿以紀善緣也見之朝亦值三月之望爲尼才週歲而經卷朗朗成誦宜爲慧業文人所嘉賞矣

亘史曰余登松蘿山蓋識宋尼有出塵之想云同時南華氏先歸巨室夙稱具智慧女子至今大自矜飾倚新聲於屏後自以爲得主脫離汚泥視宋尼且天壤矣

二人同歸汪壯而先歿黄老而長存在壽不在年矣

女南華傳

南華生於雲間父毋早亡依舅黨冒姓李其孫處也年十三編槿籬柳樊自衛一時名公若陳仲醇洪子厓呂公原輩遞過所居以微言挑之其答皆發天籟自然動中名理諸公驚異謂出晉人論消搖遊上遂以女南華呼之逾三年以豔傾城名流頗爲之情死為舅黨所誘載之新安樓海陽城東浮豔者多就之未知其奇也鸞生方自楚還情有所鍾以爲天下之豔無逾楚見南華雖屬目而未肯降心以從月造海陽必三宿而後返津津以語相謔絕無昵容相親私

怪之汉上程仲權一見目爲尤物而不敢近唯宛陵梅季豹與飲竟日謂鸞生曰此絕代姿生平不再見矣兄毋失此姬鸞生惑江夏終不能化與季豹相辨論有雙豔篇劉季然手書成帙以貽南華南華坐卧置諸懷吾得此與終古以是爲餘年以是爲後嗣足沒齒矣鸞生始心服而重之一日從牕中望松蘿山顧鸞生曰安得從子陟其顛乎乃邀吳興錢叔達泊劉姬爲伴時冬十月犯霜晨徂至山半主僧大方引覽諸勝而全生梗有新構尤精遂假宿詰旦再犯霜竹落葉積徑滑不得上陟一顛矣更望絕頂復如在

跐咸憚之二姬解衣盤礴僅餘半臂賈勇先乘衆悉
登見村落烟波百里間如在廡下復旁尋黄雲洞嶮
巇上下不啻二十餘里而南華神氣澹如其具勝情
乃角吾黨中亦不易得也會鸞生暨游雲間二三密
友相訪必問南華無恙乎何以不挾之出也余甚媿
之及歸爲致此聲南華歔欷欲絶然高韻益振濯矣
歙中豪士汪次君僑居金陵既盡收燕趙吳楚佳麗
而無足爲麟鳳爭長者乃下厚聘致南華南華自念
非豪士不堪爲偶雖班次在九人中必令末見謂鸞
生方有遠尚未可以此語之先期盡簡於筐囊異香

玉簪佐之辭曰久未結好請以是爲君佩鸞生受之
不疑至七夕南華避迹豐北生自海陽來問見女嬛
乎曰見之第失乳覺黄瘦耳南華爲垂涕留鸞生且
住無歸生受熱不能耐竟嘿嘿而去星河將沒則南
華衣霞衣乘軿行矣女嬛南華產也故以吳音呼之
自是三青鳥堂靈光繞座屏後流響遏雲則南華舒
嘯其中惟皖上解佩子西湖竹枝辭稍稍居下風衆
喙皆窒無音又三年而主人仙去所蓄子復殤諸姬
爭星散各歸之名下北燕之崔氏歸我訪叔吳門王
龍歸弇州之孫皖上費氏歸劉聖鄰 西湖竹枝歸宋

孝廉秦淮穠氏歸海陽汪上舍溪南慧姬歸呈坎之
羅生南華嘆曰主欲盡納名姬以娛中年而倏先朝
露其未竟之志可悲此身絕不能殉於泉下而忍生
離其室乎于是水漿不入口者十日衆諭之曰孰與
視其後者而令原上無哭聲乎南華乃復食先是汪
君置館鳳皇臺下列房幃二十四豪有子女者十人
而南華子獨不育一女舉之幃中年最少故多諷姬
行而姬含貞自矢與十人者肩隨之扶櫬還葬新安
白車載道咸嘖嘖南華有烈行矣歸守一室加故與
古狂黄生初有盟言或代爲訊南華謝曰此身業歸

汪不復知有誰氏乃主已亡心許相殉無更以外事
溷吾耳于是覬覦者始絕念焚香課誦志心淨土西
方之人其殆庶幾矣鸞生曰余讀南華經三十年相
慕其人不得見乃與南華居十年而不識其爲異人
也余則鄙哉當汪君姬散時設無南華風流之氣幾
盡故特表之

原缺第六葉

谷姍姍傳

谷氏自淮陽徙居休寧之東門由蘭芳而名始著蘭芳者行三其姊以善歌傾一時至蘭芳用吳音度曲一洗習俗之陋小字笑兒人以姍姍稱之喜画蘭師丁南羽得管夫人筆意酒態懨懨甚吐氣若蘭終夕惺惺無怠色頗能攝酒人豪名流咸與定交門多轂矣盖十年而譽益起坐無蘭芳覺羣情不暢乃忽發觀濤興染疾而歸癸丑春二日疾卒是歲秋杪程氏逸持其蘭扇索題餘韻猶習習生氣冬之夕會素眞子於霞山之陽風情綽約遠勝虢國下馬入宮時谷氏且後勁矣先是有嫩生者頗依人如掌中飛燕與歡昵一夕而病隔歲遂成異物華不丞茂惜哉

周潛雲傳

周氏鵲起甚微阿二以菊燕稱豔驚目傾都人遂有挾居昆陵雲光忽墮千里之外轉盻間倏庚九秋而姊氏潛雲猶落落上陽酒壚頭一見魂隕執扇躊躇顧影有可憐之色期青鳥以成言謂余曰逝將從人無幾見子矣未旬日果歸孫郎令崔護重來桃花豈在人面爲悵惘久之

趙氏二鶯傳

扶桑之枝二雛始鷇飛鳴上下衣裳楚楚睍睆載好以求友發倉庚雄而文呼以嘉名曰奇曰喜遂以並坐名軒惟合歌合舞未嘗暫隻自予之不見者何啻三春而二鶯且遷樹而分棲矣去年夏末有挾奇以長征喜偃蹇其偶入秋而病軒爲之虛倉庚啼思繼血幾化望帝心矣秋河悠期雲雨黯黯將沉其羽適乾鵲架而梁之倉庚曰嘻予拮据卒瘏而莫予恤也倘來生未脫羽流必爲鵜鶘並命以償此願而今之鍛者遂涩者亮矣夫孰續其絲而矜故侶乎於是青

鳥從西來對好音至帝錫之餘齡以匀除鶯牒倉庚躍而奔之而後乃今遷于喬彼自目爲奇以入于幽谷者斯足悲矣會玉真（字佩紫）自帝所歸指瑤光以貞盟予官禁爲蹇脩邀其初而傳之

亘史贊曰自漢宮之燕不飛而上林之鶯方轉遂令華屋雕梁化爲荒郊烟草宮樓殿宿羞稱委巷倡家去蓓蕾而巢高枝易烏衣而被金縷試由今而視昔宜含故而就新彼以涎尾此以流黃彼以呢喃此以匀距固不可相提而論矣第以貴賤難自持而靚踈卒有託故氣能卻寒栗之侵而卑通於射鳥妬能發緣緣之篋而迯啄于皇孫孰如會真自織猶矢保終之要妬后內懺尚甩鵲炙之嬖其自託爲何如者予茲所許鶯燕雖姓似而命不猶情均而分有制六各成其爲豔而已矣于二鶯何私焉

鸞生云余向者數出東城二鶯爲之奏技必捷喜以登場裝豔鶯目時曹家小一方幸裝之老之嫩泊谷之嫩初成人李之女娘家少凡林宴舟宴必與俱無虛夕呼七姊妹不五六年皆鳥獸散去惟李之女娘尚在驕悼而喜病矣病新起如珠再還夜闌秉燭真如夢寐適中州張問夫至挾余私而

鍊之彼少猶爾吾衰何堪爲之躑躅

奇鶯癸丑歲卑居余里僅從帷中遙庭指而目之未親也及訪海陽爲曹生所嬲避居東寺尋復定從竟歸之畢生人面桃花不復見矣

喜鶯雖少艾時帶病容病淂之學歌舞而瘁已復厭之處無可歸者鬱而成疾頃再會東城攜余生假一宿後特詣之其媼以秋賽趣居商山余驚曰秋賽游妓所趨不之避而就焉悴矣入冬而果病病將不支甲寅春末以經行忽有起色余聞之若爲更生也者亟爲補傳并記昔游

周姬傳

莊持節曰周姬行二字文娟本廣陵荀氏女也豐肌修體鬒髮秀目見者咸都曰美而豔姬亦深自好且自傷生之弗良也幼聰慧父母篤愛之性嗜音律以歌鳴於時尤工琵琶每一鼓再行即善者無不心孫其妙名溢江之南矣於時陪京有佳公子者稱賞音徧索琵琶聲伎中習姬名躬往省之姬爲歌且鼓畢竭其技一坐盡傾公子舉酒揖諸賓從曰南國多麗人若顏技雙麗未覯如姬者因解橐中裝可數百金買姬姬歡然抱琵琶以從私幸生憾可釋已公子買

姬歸寵冠後房諸姬竊相妒謂吾等屋以色取妍新人妍而多技且見顓席乃遮爲侮撓譖端蠭涌公子擁姬泫然曰我寔愛姬技令姬以技困非善用愛者因誡門下客扶姬北行幸濟揚子以承父母歡姬泣別去門下客不用命陰唉舟人棹南發至虎林賣娼家姬覺引琵琶絕絃慟哭曰究乎不善此當終侍公子究乎不善此客寧饕重賂令妾至此極耶姬既穽娼家絕不爲往來游者鼓琵琶一聲而往來游者心知姬工琵琶豔慕之又不敢強之鼓第約結時時過姬覘一當姬意如陪京公子者久之姬終不爲游者

一鼓琵琶聲用是游者咸睊睊目姬姬簇虎尾矣始家憚計不去姬禍且及身一日託爲推貲召姬數健兒突入門掖姬登輿去人莫敢詢姬莫知其由及錢唐入舟始知更爲嚴陵娼家詭得也當是時姬年方十九春姿曄曄芳韻襲人人往來游者盡相籍籍稱嚴陵周二姬爲周家娼益隱約不自適客悅之百端得聆其一歌輒自幸當姬意雖知其工琵琶揣姬不輕鼓亦不敢強乃含怒者不少矣周娼家瞷客志以咸惕姬曰若等以柔媚獻笑輕出諸客錢若懷技不顯將爲誰用乎若寂爾絃吾斷爾指姬曰鼓之何難

難在聽者知音寥寥寧井挫折未忍向不解人羞吾技娼家怒操挺扶不休且嚴與姬約曰客來若迎客往若送諸姊妹拙畧款洽若爲左右羈縻令無虛夕吾有孩提若任受佐乳致吾家累千金膏腴百畮乃聽擇可若意者去此稱良家婦不爾烏龍馬目挺林立懼若柔骨不敵也姬低徊良久潸然曰惜妾技不得不惜妾生謹如約如是者十餘年深歡客子心周用富饒乃琵琶塵封自錢唐西棹來曾不一理也會華陽仙史蔡翁年七十都人士謀佐酒歡翁者召姬抱琵琶至其家更相揶揄姬今能袖手不鼓耶姬念

翁偕解元雲翼君客大梁大梁人善琵琶如胡人以笳瑴人弄琵翁必審聞解其妙乃爲歌且鼓畢竭其技翁聞之樂甚顧都人士謂余從梁來久不聆此音嚴瀨上有如此奇絶技諸君宜憐之安得有心人不惜金錢出之湯火也都人士笑謂良工剖珍示人價增千鎰自有憐而出之者萬曆辛丑春海陽雷溪山人孫子真乘流東下將止虎林覽西湖之勝舟次嚴陵聞蔡雲翼下第歸往訪之雲翼出肅客向子真請曰家君待山人緑箏生邑非一日矣郡治西有湖大分虎林者什一中丘如階規如欣郡邑大夫嘉其勝

爲構榭棨衆木森森茈覆命曰寶花洲登則左眺烏龍右瞻馬目南北兩高峯對峙錐卓亦可矚目寄興也山人少留尋當選伎載酒於時楊柳拖青桃花爛熳春雨新霽湖水平隄蔡翁策杖導前子真雲翼諸客後先西步及舟姬已擁琵琶倚枚待之矣酒酣姬爲歌且鼓畢竭其技子真賞其音詢問江南安得此姬乎翁語之故且告之困子真曰憐哉當圖所以出姬者是夜宿姬家見姬攢眉抆淚局局如東濕扼腕大言曰憐哉翌日向蔡翁雲翼對姬盟而去明年春余以講藝過雲翼子真亦至賦詩談志慼相見晚適

俞子德章來余以困酒避客臥榻上德章從几上目余詩詢雲翼誰作是唐聲者雲翼笑指余此軒臥榻上人德章掀袖扶余起相顧而笑莫逆於心蔡翁曰諸君託業千秋臭如澤蘭茲會未可易易已也翌日泛舟釣臺要盟羊裘翁結雙臺社夜迓子真邀飲姬家姬爲歌且鼓畢竭其技坐中客笑問今夜青衫誰濕乎余謂憐者自濕也子真酌酒向余曰白公琵琶行至今在人口足下幸爲抽思勿俾白公隻美余因作琵琶行以寫姬怨辭別子真拉姬前謝曰今日之事頗倚諸君踐姬氏之盟姬大喜無何子真急應金

陵召倉卒向周娼家謀出姬娼家瞷吾兩人急行亙計沮格子真不獲已集諸友飲姬家言別更作樂府一闋贈姬拂衣去甲辰春子真由金陵間道歸期束下令姬必出姬聞子真且來引領西望曰得面而病死亦復何憾子真行業有日而疽難於腹不得行少間金陵諸貴人遣急騎要重海陽令趣子真子真迫於令輿疾往金陵竟孤姬望每嗜吁語諸貴人曰久負心期人病且死倘令賫憾長逝可不謂由我致之耶諸貴人謂子真君當走一力往問疾期之繼至彼得君問也必自寬疾可無死然後吾儕竭蹷翼君復

酒樓他日君携姬偃息其上令人稱孫楚復生莫愁再見不爲一大快事乎子真矯手謝曰籍貴人言姬得不死山人厚幸因移書㦦姬嚴陵身日鳩工作酒樓莫愁湖上事見別顧而樂之曰孫將軍不亡矣莫愁安在誠念姬深也然爲諸貴人留不得去惟往往東㦦姬申前盟示不忘姬亦往往告病甚恐無能生見耳丁未冬子真還霅溪意決舟東下會蔡雲翼至新都期余講藝南華閣不獻歲不行也向余及子真言姬病幸不死狀子真喜曰莫愁無恙願附蔡先生破春濤往出之因對酒賦詩以暢志越明年春子真偕

雲翼下嚴陵過姬家姬從蓐中起拜悲喜見於面徐謂子真曰今將奈何子真指槖中謂姬吾今安爲姬惜此乎姬心幸事諧矣時嚴陵文學徐心魯在坐起揖子真曰君金即不足弟囊餘此萬錢可咄嗟辦也翌日姬又謂子真曰今將奈何子真因出金畀姬家顧從者趣束裝若即載姬行意決也姬家度不得以金少辭實不欲令姬輕去隨以計紿子真且曰暮秋爲期子真信其言流連數日別去姬復憤憤病蓐中昕夕怨秋來何遲也時郡邑大夫當入計司理并視郡邑事丁江盜稍稍刼客舟司理占此輩非娼家無

容也頃刻逐兩浦娼家急如風雨姬家在逐中就夜行旦日子真走力閘姬家期且來姬室虛無人力急下錢唐白子真子真悵惘失聲曰姬良苦哉安知所如因徘徊虎林進退弗決久之從間道歸霅溪遣人四往索姬竟不得又明年或謂子真姬隱寓武強子真遣力至武強姬家先去武強月餘矣亡何或謂姬寓蘭江從蘭江來者皆云有周娼非姬家也九月當湖蕭令君介人逆子真子真曰吾今順往訪姬處道嚴陵余時客雲翼家子真夜向余慨姬遇若此旦日嚴陵人報子真姬家寓桐江姬病甚乃急下桐江

問姬姬臥床蓐中聞子真至欲強起力不勝兩人執手蓐中涕淚相對各不能出言見者酸鼻子真因瞪目視姬語姬曰相姬之色法在不死吾乞有靈藥今餌姬姬善自寛無以寒盟爲慮當湖君行入燕待吾久矣吾且往面當湖旋必挾姬出此因大數周娼家譎詐誤前期姬稱若功首若遇姬素惡我豈難爲若難耶念姬在耳娼家股慄敬請曰妾等不知君愛姬爾爾君且行妾善護之聽君旋爲計子真向姬更矢曰不信前盟有如皦日姬伏蓐上泣語子真曰予日望之子真至當湖蕭令君肅之若重客一日酒甚樂

子真向令君悉語姬事乃遣力至桐江娼家已他去不知所往庚戌夏四月娼家挾姬返桐江偵知子真止虎林因人而請子真曰姬病未損惟君命子真私念逆其詐也故標之以觀其意翌日請益力子真力請姬業瀕死乎彼慮我將爲難也更念姬瀕死即力請何解於吾難容察請者情姬病實不死乃謾語請者生死無二君子之行若歸語姬氏餌藥自寬吾徐徐來請者既去客謂子真曰姬急君往君故緩之何子真笑語客我急彼緩娼家叵測今佯示之緩彼意我以姬病二心出姬必矣秋九月子真至桐江訪蔣中

興姬姬張目視子真遽問曰今將奈何子真微語姬曰我以緩急姬姬不知也翌日娼家誠請曰姬在惟君命子真曰金在若取金我扶姬往姬辭行皆賀曰去此稱良家婦矣子真載姬道嚴陵謁諸友告美成期共老於莫愁湖上姬令人之故居梁塵中取琵琶入舟拭絃而悲又色喜語子真曰妾以此失身以此得君也時余又客雲翼家雲翼爲子真召諸友賦詩紀其事祖之觴無算蔡翁舉酒賀子真曰君今始稱真憐姬人也又舉酒飲余曰君爲姬作琵琶行今更爲姬傳姬可不朽諸友曰莊君何辭於子真余曰唯唯行於舟中對秋色令顏人從事乃共子真別諸友方舟上三百六十灘凡五日次余雪溪而傳訖子真張蓬揖手曰姬致語莊君病卑而差當迓君金陵城西外酒樓爲取琵琶一鼓再行謝也

南華氏曰余讀班氏史至李夫人謂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真人情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大夫大都溺此矣子真載姬道嚴陵無不人人爲子真危者子真謂生於我依死於我殯未敢以色衰詩盟言令諸君誚山人好色也然則子真獨憐姬乎哉蓋生平任俠負意氣自重其信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亘史云傳稱子真者即祝給諫所表閭高隱君湛也少從王仲房山人稱詩旁及詞曲皆得三昧而絕句樂府尤擅場在金陵交王曼容郝文姝有憐才聲椒孫楚酒樓莫愁湖上徙前賢遺蹟生平慷慨任俠多類此即不負周姬於病餘其篤誼可想見矣託興莫愁而鍾情周氏骫髒寥落之懷亦少表露以洩其憤懣諸詩已梓集中者不錄錄樂府二闋風流餘韻酷似仲房維其有之故也若莊元達之琵琶行則有關於世道豈游閒公子取適意

於章句可擬哉

子真嚴陵贈周姬雙調一闋

新水令　一從黃浦倚青樓頓消殘嬌花嫩柳名兒還第二姓氏又更周爲惜名流空墮落風塵久

駐馬聽　未去先留幾度雲情消白晝迎新送舊一團月色減清秋只顧他青錢多向錦囊收那管你鴛鴦長傍鸕鷀宿若是倚門兒空自守怎當得老鴇兒相僝僽

鴈兒落　病懨懨藥怎求絮聒聒言難受還爲他抱孩兒伴客眠苦教你做乳母將身垢

得勝令　誰似你嘹喨囀歌喉調拍按梁州白雪高難和行雲遏不流優游絕勝霓裳奏清幽爭誇金縷謳

沉醉東風　彈錦瑟遊魚知否撫瑶琴棲鳳堪求箏傳秦女聲舞拂楚姬袖抱琵琶撥動江州一曲相看淚未休只落得青衫濕透

折桂令　歎韶華去也難留早尋箇天長地久休待要雨散雲收損却蛾眉殘教杏臉冷落鶯儔願只願桃葉女芳流渡口莫愁姬名占湖頭紅拂私投綠綺情稠柳挽章臺玉弄秦樓

清江引　你身邊往來雖是有那是你情兒厚不爲蕩子妻便作商人婦也強如覓纏頭求配偶

子真載周姬還新安舟行南呂一闋

一枝花　林酣紅葉稀露滴黃花瘦江空流水寂鴈度野雲浮一葉輕舟似范蠡歸來後載西施願已酬只爲那忙催的差使稍公因此上早別了詩盟社友

梁州　纔離却嚴陵下浦又早到馬目灘頭清溪練水行迤逗平沙穩泊烟渚頻留千山落日一水澄秋俺這歸去的休猜做乘興王猷你那並舟的到是箇夢蝶莊周棹歌兒好一似度曲彈箏茗碗兒也強似

持觴舉酒蓬窓兒瀟洒似翠館朱樓心休意休從今不用眉兒皺病自蘇緣成就十載要盟一筆勾生死相投

尾聲　歸時正値重陽後到日今當十月頭拚與這半老佳人永長久寒盟的可羞全盟的少有堪做本傳奇留播世人口

子真既載周姬歸里其社友程明卿往診曰幸矣姬遇我而生矣即古押衙續命丹固不神於吾技決旬三往而病脫誠有心人哉子真卜上元酒程莊洎余三人屬姬奏琵琶眞一快心事也

孫氏

孫淑芳行八廣陵人原姓林氏歸於吳門從姑桂芳遂冒孫姓年十七同吳妓沈三沈四到新都以婉麗負一時名後還武林與士人張次卿善夜擒舟避之仍來新都恨中其家計每念張二郎不去口人以此重之挾女酉女喜俱妙麗稍足自振而少年方元貞昵淑寵過二女諸幼者若蘭搽翔風破瓜皆借高流釧珥襍佩重複度疊時譽爭歸之而桂芳與酉先後爲汪景純側室阿喜亦歸吳生同輩若趙氏李氏咸遜之然後來者不競風漸衰矣而淑芳尚露風情經

汪司馬二仲馮司成品題有贈言輒嘵嘵自負亦足令人憐之

桂芳行三久居吳門能擒辭有風雅名汪景純語余三郎齒長諸姬而文才日進當出見子以請質余恨未見其所製也及汪卒諸姬盡散而桂芳遂老其家酉呼小三色宗麗景純說得之三年人無知者在行伍中亦矯矯如游龍散後歸通州其氏焦氏戚也喜行四酒興更豪而色莊毅所適臨溪吳生亦酒人也每醉後淋漓以罵相加嘗攜之眞州防甚密寧復有挑之者哉

李子文

李虎字子文母故廣陵倡生十歲攜之入新安善歌善詼客傳吳中冷語每每能更端而闡其義令人絕倒知音者多昵就之然不易諧俗又自媚所好脫身辭家獨遊不喜隨波上下人亦以海鷗鳥目之非七十二行中人也己酉歲由維揚之白下覆舟燕子磯幾葬魚腹秋氣初涼挾輕車單衫訪余於寶林精舍風雨驟至時部禁冶游主者色勿內虎闖入高唱林木傳響又向闍黎彈指作西方言髡雛皆悅請冒禁少停虎揚袂去松竹之下其音尚參於蕭蕭謖謖間

也俞君宣曰子文韻人吾願與之友矣虎素習六博喜馬人典籌而看虎之技最捷金陵頓暢然揚采英輩皆出其下豈所謂虎犢還其所如者乎青女方至秦淮落木景色蕭然與君宣別於其寓遂傳之林古度茂之在華林園冬夜聞覆舟事爲作覆舟行云華林園上朔風冷新月微微弄孤影幾枝枯柳掩重門無數寒鴉宿空井枯柳寒鴉蕭復疎此中傳是美人居野館何期遇朋侶曲房果爾逢裾裾裾裾道是倡家女乍見低頭不聞語縞服慵妝澹且清形容憔悴似辛苦須臾有客攜酒來殷勤顧問千百回客

子肝腸各相吐美人顏色礽能開開顏申愫向誰是
一一從前訴心事自言家住在揚州李姓人呼子文
字可憐流落此風塵花月相將春復春慣學嬌歌調
上客願抛紅粉從良人良人年少難可得托身誤許
江南客但言相約即相依何意輕心轉輕擲賤妾礽
心匪轉移情人薄倖戀新知惆殺瑶琴終鶴別羞看
寶鏡成鸞痴痴鸞別鶴空懊惱且說風波命難保虛
令買棹溯長江枉使飛帆臨遠道是時九月涼風秋
風伯作惡驅陽侯篙師無力能回檝估客驚魂檥覆
舟覆舟信是無生理詎料翻從死中起免遭魚腹葬

重淵轉伴鷗羣漂數里漁郎相救出風波蓼岸葭汀
將奈何盡訝洛川遇神女還疑鄞水弔曹娥曹娥神
女兩千古我獨爲誰落江滸美人言罷泣無聲坐客
聞之淚如雨收淚挑燈酒再斟從茲勿復結同心何
堪重聽涉江曲何堪更唱白頭吟從來薄命幾如此
自惜多情伴生死妾信堅如瓜步潮妾愁深比長江
水江流日夜去無情人意難如水面平萬恨千愁勿
復道請君爲作覆舟行

舞媚娘傳

舞媚娘張姓家新安河西毋翠仙故名倡也其蒼子
女自髮爪至趾必整潔合度萬曆庚子立春郡邑長
令皆浙人先期申戒以迎春於東郊百工咸恱不令
而窮極奇巧爲平臺三十六座馬戲四十八騎皆選
倡優部秀者充之衣以尚方貂毳錦綺五色炫燿飾
以金翠珠玉合成天然從來迎春之盛海内無匹即
新安亦僅見也中有一座名蟾宫折桂爲嫦娥者即
舞媚也其時春氣暄妍顏色與之煥發光彩灌注一
郡見者驚若天人先輩汪君素賞其豔是日約江潘

二子往觀潘即衆中解一囊鏡挂其胸間下二寶簪
挿其髻簪夂鶴頂所成其丹灼灼人俱呼舞媚爲鶴
頂紅云越四月六日始破瓜潘以鑲金鐲爲聘其銘
云舞媚娘礽日光貽清揚情所當又鐫其口云約臂
環雙垂手結相於貴在久乃召諸姬大會諸天閣自
楚至者吕五自吳至者王三自越至者孫四皆名傾
一時見舞媚無不氣奪意爲之下舞媚益揚揚自如
無何潘繇武林之白門舞媚欲從舟行不得具酒餞
於禹王廟汪江二先輩俱在舞媚揮涕目送泥滑但
抛情見不堪潘忍情別去淹留吳越三年至癸卯六

原缺第二十六、二十七葉

月始歸夜過其門猶呼舞媚娘闇人漫應之又一日王三嫁於賈氏與孫四同來執手歎曰舞媚可惜潘曰舞媚其亡乎嚮者吾猶呼之不覺四座潸然爲之抆泣趨問其母何病〻得之飲燒酒傷而嘔血不止蓋浹辰而殲殯葬之日白衣送者數百人逾年而從火化潘不得哭宿草向河西酹酒而弔之以詩翠仙云吾女别來容如朝花濯露光彩異常固知非住世人也可謂知言汪君語余曰舞媚死之日即破瓜日也年僅十五

亘史曰朝菌不知朔晦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舞媚於潘交通晦朔别歷春秋其視一草一蠡可同年而語矣瓜期不返殲此麗人傷哉别也黯然云乎哉

王佩蘭小傳

王氏之居豐上自織〻始振其小字壽柔情婉態綽若有餘及笄而歸許生元介俊人也列在貳室壽安之嫡妬非鶴羨可解嫁時褰惟締衣元介進綺以禦薄寒嫡舉炬爲燼壽歎曰妾命綠衣固自甘韋布耳汲三嫁抆泣爲余道而壽之賢益足嘉其志益足悲矣後聞載之居金陵專寵數年可令人釋恨其行之日小妹曰王字幼如年十三壽女視之姿色傾城驚豔人目識者謂尤物不兩盛壽聲少衰玉其翹翹者乎冬之日會于紫陽之陽情致宛在姑射仙上余同社楊仲武洪亮卿黃士鶴汪儁孫黃像之皆醉心如醒他日成娘子軍若革無生氣矣乃標其房曰佩蘭取無所繫之之義不意忘年中有如此人以慰遲暮擬結心盟於高梁間矣

・作傳在長至後迫歲入黃山冒寒疾以出卧榻經時明年甲寅穀雨後二日聞幼如已破瓜逾月就而訊之其羞澀甚於曩時似妬程郎挾舊姬驪而無穠桃李意西園綠蝴蝶一枝不知開折誰手爲之悵惜生平懷玉之私恨未得連城價相償彼刻畫無鹽唐突西子鴛鴦牒可倖得哉

張桂芳傳

張桂芳字展如從皖上來僦居屯溪酒家余聞之欲問阮堅之消息傳其文藝事事精絕益喜見之具刺謁投以詩欽祇相見殊率真問知阮君乎對云固所日夕侍酒者也不幸為惡少所窘避難屏跡于此乃為名公物色命侍兒出拜亦有麗色余目之此可與卿雁行無以奴視因問何所因依云與韓郎俱為庇妾而隱于草莽或以為王孫或以為貴介莫之測而展如以種種技鳴詞翰流通畧不經意點染山水梅蘭綽有管夫人風韻及彎弓走馬吹簫蹴鞠鳴絃揭

鼓尤所擅塲惟婉嫕媚姿時少歉耳余盟弟喬伯圭來自海上稱其才技亦超絕女流云庚戌冬韓郎中會舉遂迎入京選補荊襄守備遂置之貳室初二人溷處塵中人無識者市猾或搆之訟費百金含侍兒質諸市門今居皖上稱第一流名聯芳者是嗟乎有難則蠖屈得意則鷹揚丈夫或能之展如一女子雌伏而穎脫若是亦足讋人百里矣

亘史云此可與口西郤俠妓匹休惜不遇國史載之殊行人固有遇不遇耳

原缺第一葉

方無如傳

無如池陽之里人婦也年十七孀居為方氏子以艷心挑之許其娶而非正室父母怒而訟從買於他鎮方故浪子目稍識字而不良於賈盡亡資斧因所知僑居休陽無如病幾殆情不能自固遂被誘淫室以利啖之積負不能脫然無如未忘奮飛志將與方氏子列肆而終焉余友孫子眞每譽之偶從枕月樓一見知爲閨豔無疑性喜書喜画喜歌吟皆不入當家其習染不渝可知矣子眞爲寫小像余作賛題其端云子之眼波兮來秋浦子之情蕩兮迷雲溆欲挑兮月明垂帶兮風舉倏相親兮朝霞乍相違兮暮雨顧

鏡影而傳神誰爲眞而誰侶題罷無如復出一軸吾友汪伯魚所画踏椎圖也笑語翩生非君莫能題此乃走筆書其上云太湖石畔海棠花底雄乘雌伏如狎稱予不啄其脛安肇其尾媚者情生觀者興起方諸昆蟲亦復可喜魚鼓鬐鬣鶯勾爪距有雊雉鳴亦求其侶寧非膃肭臍之比無如笑曰多情哉翩之詠物也吾將秘之帳中無爲宣淫矣余頗語子眞汰哉無如之淫淫於獨見者也吾猶取其不忌初無怨於挑因以展如諷之令上陽爭豔二如是傳者意也

評云展如方外豪無如閨中秀合之才情雙豔矣

張若穀傳

郡人置騰者每索之三吳淮揚其艷驚目所從来者遠而近失之都鄙非無其人也如在近而遠莫及之令山失黛而水減波則渫排無從自出而雙瞳為閨閣所蒙久矣夫不知郡之儲豔而為雲間董公武林小馮君之咲人以扁舟載佳麗而東也余每聞而疑焉甲寅秋末觀劇於條中有秋之池館而不易觀者因仲濩而叩户久之始飲衽出意色甚下初笄墮髻髮則有餘微吐蘭氣不辨其音審之歙產也三吳淮揚間無此丰度孟嘗論之淮揚豐而多姿致或溢而

莊三吳婉而多妖致或佻而譎北產者骨重而膚腴南產者質清而情蕩令人歆亂而不得吐伏神而不敢揚播舌而不得下乃忽於此見之驚异不能已已安從閨閣棄身而受此寵絡耶乃微笑曰妾郡東人也幼背父母育於近屬十五而聘下流杪以婦迎也頃不見其偶久之金夫至而狎於淫棲藪之市尋避地於默三月而還海陽見弊公於東門者數輩妾在其中而蒙嘖嘖妾也今胡訝焉余始悟曰向也以風塵目子而失之閨閣今以閨閣目子而失之風塵宜吾驚悸而不定也於是危主君傾坐倚席若飄裾升

閣若受揆降偕若閒虛時而言言中窾時而笑笑中律時而奉時而擲無不持勝而無譁坐中醉人若濯氷而挹湛露至倦而步帰舉趾纖而塵不揚若飛花而宿鳥不驚也罪而醒然舒而燁然夢而栩栩然信巫山之行朝雲而洛水之獻明璫也凌曉強起扶病若不勝衣臨鏡若不為容已而淡妝微抹三歎而後褰帷踟躕房闥應接紛如静若淵沈而山立也何其朗朗濯濯愈揚而不撓哉其膚凝脂而紋皆如珠顆也其眸遺光而燭照如虹垂也乃今而知閨閣之豔莫能勝吾都者矣頃所少憾若其飲以若不能醴聲

不奏曲語不通都如乍鶵之搶枋榆如鷃鴳之調雁捌如鵾鵬之吸清泠又豈世之濟濁禨織者可彷彿扎於是以若始亡以若終散於劇場而近遂徑狂且自呼德者追而誶之乃慍而氣結病三日不蘇與仲濩之諸昆仲含德彰邪彥洵容程用貞葉元美泛舟而逕雁塘視之因廉其媪曰張姓名文卿字若穀逕綠波名也遂為之傳而實用賦體亘史曰非賦之莫能傳矣

虞山婦 以下四傳皆繁豔婦並溪齊者流也

董太史云常熟歸氏豪右族也國子生者亡其名有女年十六許聘同邑太守子女私語傅姆夫婦耦也嘉耦曰妃非嘉吾弗妃矣太守子何如我造時令循後圃度石梁來吾得薄而觀之姆如指導之徑女見太愠曰此非吾耦也有死勿適父母不能奪乃謀佯為病死若而窺隣之賈人子俊而挑召其父語之吾以女妻若子若無揚於外密成婚而携之歸吾厚其裝無忝爾俗之侈麗如何其子甚悅而父不欲也曰成婚禮以私而不告親朋焉用之女密遣姆約賈人

子以夜闌待諸圃側將輕身相從以扁舟他適雖不告父母安能離之賈人子許諾是夜人定後女緾二百餘金及耀首寶飾數件門未闔而出隱於墻下既闔無復入理而所待賈人子竟不至外宅牧牛兒張福麤醜人也癬而且癩每夕歸宿牛衣下不繫竇踰垣而捷行見女立簷際大詫曰大娘夜出豈有私耶女歎曰吾命當爾爾知有制矣子知津處乎曰知之行十二里乃至買一舟僦居金昌指星而成婚既二乍矣歸宅不知女所往亦置之雖牧牛兒亡人無料其同行者惟傅姆稍疑賈人子然朝夕燕居東隣杳

無影響姆詰之云是夜欲赴約遇一惡少相仇者與持不得動移黎明開厭浥之行慮禍及安顧其他不久亦娶他族風馬牛不相及矣偶歸之群僕遇張福於閶門怪其腴澤繆應曰吾贅得稍饒主人翁母督過我乎曰不也即子能還亦可免呵責爾遂別去僕之還初無意向主人翁言歸氏乃自惶怖曰跡若將至矣是不可以久居汝有親故可依者乎福曰惟堂兄爲千户者在北京慮道遠耳歸曰千里之程窮於足下都城四方輻輳禁豈嚴於閭閻哉遂達於燕兄與居室二所歸氏察福氣度稍充是可與自立者出

其奩時裝與謀將張大之曰百工居肆成業柰室隘甚吾目丙舍四楹虛無人曷請益於而兄以居香澤之業兄曰是空閒者吾豈吝與若是不利於居者非病則死居將不堪歸氏曰試以貨嘗之而身尚無往也許之乃夫婦躬爲糞除覺地中隱隱有光掘不盈尺而白金百兩成錠者如砌積焉咸鐫文曰張福泊妻歸氏藏貯乃相視嘻曰此豈吾二人故物耶可以居矣漸發而積著起巨富豪於京師納級得一命都人稱爲張官家凡四方謁選來者莫不向張請貸無虛日張皆慷慨應之歸父國子生亦以部期當選資

用頗不給問房主安得貸諸富族不難輸其子錢對
曰惟張官家錢多且常熟人君爲同鄉貸必得志明
日修刺往張夫婦錯愕延入重閣突室歸氏出拜於
庭爲父子如初問女安得此快壻曰此牧牛兒張福
也備述無隱父爲不懌久之出元寶鐫字示之乃歎
曰爲汝得太守子不願願從賈人子而竟從牧牛兒
耶藏金在彼事有前定非偶然者張既暴富與中貴
結交驩甚　今上時時籍沒奄寺竟株連張福盡其
資歸氏獨脫身還本族至今猶稱健云
豆史曰董玄宰爲余言當　英廟時中貴曹吉祥權

燄其家陪張福最親近後籍沒其藏金故未發也乃
再生而享其利若固有者即敝屋四楹誰得而居歸
爲張前生婦太守與賈人之子又孰能奪之耶當墻
下邂逅時詠三星在隅天下之美莫踰於此矣太史
在范東生炙居述此事滿座皆爲絶倒稱奇極夜宿
林塘從燈下記之

南滁婦

溧陽馬一龍嘉靖戊子解元有俊才逸韻一時名重
海內莫不傾慕之願與交驩馬自負風流人豪有沾
沾喜色顧謂天下安得有奇豔女子耶應公車經南
滁宿逆旅逆旅主人有婦麗甚馬怳之目主人翁曰
若婦麗絶一世非我不足當其夫咼以與我主人笑
曰客癡耶狂耶是我子婦也若安得妄語及此馬曰
其不得請誓不出汝舍矣越浹辰每語刺刺不置主
人不堪繼以誶詈揶揄之馬不爲顧恐詬辱自若主
人謬相誑曰子有千金可以娶之不則空言無益也
馬再拜曰諾立之塗上公車者輩出揖而語曰其爲
馬一龍將聚金有所贖請暫假以應我抵京將倍償
必盈數而止咸爭解橐應之不十日而金聚具衣冠
陳金於堂揖主人翁曰千金具矣不足爲翁壽願載

婦同行主人恚曰向者與若戲實誑汝安得以爲真
客請休矣婦從屏後突出厲聲曰阿翁安得以婦爲
戲戲之是棄之矣婦何面目復拜姑嫜耶請從孝廉
行不復婦若矣馬之車從都雅應聲一擁上車揚揚
而去一市驚訝莫敢誰何此董太史爲余言者
豆史曰婦人不辱一言慷慨辭行知己怳已蓋兼有
所感爾王昭君不得伸志於漢宮自請聘匈奴亦足
自見其貌少舒不平至動人主歎息視彼淟涊齷齪
死牖下者不可同日語矣
王行甫耳譚云近某孝廉群飲於郊見一婦哭墓

歸素屛豔妝絕美婦乘蹇因棄衆驅蹇從之及門婦入莫爲計忽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奠其夫墓歸將他適吾爲執伐來者孝廉曰幸爲我媒當厚報若其人曰諾因與期至邸舍僅具廉資而盟成其夜迎婦下輿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弟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婦荅如前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令寢皆如已言知無他腸因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爲予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

此賺術耳夫未曉必至逞其無賴矣妾向哭母非哭夫媒者即吾夫也不寢者故用夫約君但乘夜亟遷始能得妾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寓公夜裝歸矣即群忿去如追者竟不知所往嗟夫婦身是賺具反爲婦賣機中有機一何矯捷耶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於傾其何能以有求

亘史曰以婦戲譚尚不可悔況可以市乎其見賣足報之矣與南涂婦傳同看

兩滴珠

滴珠海陽姚氏女也住蓀田年十六嫁爲屯溪潘甲婦既婚二月而甲出賈姚故饒而潘歉舅獰甚嗃嗃新婦不井食貧習操作將倚市門而招金夫乃得逸耳滴珠頗具豔姿憤其語爲褻已侵曉奔訴母家泣於渡口俎者汪錫乘筏來問曰娘子欲渡耶曰然接之上而泛諸水裔閒曰娘子獨身將安之又悲以泣吾不能無疑或逃或溺爲地方累曷少停吾家吾告若父來迎汝欲遷溪之不可爲婦計曰與其守空床取舅姑詈孰若衣綺食井而偶俊少令漁色者得汝

必珍愛如掌珠吾匿汝可以滅跡則汝終身受福無盡矣滴珠不能應遂誘商山某氏以爲已女新寡而欲嫁者某氏窺而悅之曰吾不能娶求暫爲歡月給餉汪錫十金如是者二年餘矣初潘既失婦或見之津口以爲歸也怒而不之逆既而母家來詢婦固未歸也舅姑大譟召子甲歸而訟之官安得匿吾婦而轉鬻之姚父大負冤然無影響可跡而潘甲訟之愈急隣里莫不傳爲奇談一日姚之家親賈於衢見一娼宛然滴珠也而不敢問歸報於父父信之是必轉販爲娼家遣子賫百金往贖輿載歸可息訟耳其子

促之衢見娼宛然滴珠也疾呼之娼笑不荅其子不
能釋疑安有吾妹而懟然於兄當告其家而恐泄也
容爲諆者曷與求宿是汝妹也客約之非汝妹也舍
之可也姚乃置酒召而卯之知非妹矣娼固詰其繇
來語之故倡曰君能贖我我請真爲君妹可乎姚曰
貌似矣而音殊也且鄉里族屬皆昧將柰何倡曰人
憾貌不同爾音隨地移胡可辨也鄉里族屬君得爲
吾熟之況與君偕能日相詔也姚大以爲然旦日告
同郡人曰真吾妹也衆訟於太守立斷回宗倡家買
自其生貟妾坐是亦褫衣冠姚遂載之歸里人迎於

里父母迎於門歡然相對稱號一無所失咸曰幸哉
滴珠之歸矣父曰胡去此二年而音之似衢也母亦
曰趾爪不似前矣相與飲泣而罷明日送至縣令舅
姑聳俱來認之舅姑曰吾婦也聳亦曰吾妻也曷與
同歸乎越宿而潘甲哭諸縣庭曰非予妻也令朴之
十曰官諜俱在父母子之矣姑嫜婦之矣而子獨以
爲非妻也誰欺哉潘甲曰官安能得以非人妻而妻
人哉予訟予妻非訟人之妻寧令大索予妻而終不
得不願誤認人妻令大異遣偵卒四出覓之忽遇汪
錫隨一村媪行卒唱錫曰公事敗矣尚安行哉錫面

亦曰公無恐我欲酒則酒公矣卒曰酒我復何言哉
歙界而散有頃村媪來卒執而訊之村媪曰無我執
有尤物能令汝見之足以贖矣卒隨至商山一書室
內媪入呼曰倩來矣有豔婦趁而出宛然公庭之滴
珠也卒告寓主明日拘入官則兩滴珠俱在縣令無
以辨於是假滴珠始供姚乙之謀而真滴珠供汪錫
之誘汪錫逃未獲中府之日會汪錫以拐汪汝鸞家
婢掩口至死同日過庭真滴珠認之大呼曰此即汪
錫也其死汪婢有二人錫掩口而程搤之喉歙令論
程絞而錫戍太守曰錫尤首惡論死之假滴珠官賣

而真滴珠與甲夫婦如初其兄亦論戍事在萬曆甲
辰年太守梁公休寧令李公歙令方公也

西湖志餘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
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自虜中潛歸詔宮人視之
其貌良是問以舊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
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
有故態耶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
榮其時汪龍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
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紹興十二年顯
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

獄乃女巫也嘗過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後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宮此與滴珠事頗類故附錄於此

長興婦

丁長孺游西子湖聽隣舟婦彈弦而歌有數字帶長興音者使人問焉婦聞鄉語遂棄而走跡而問之顧曰若欲殺我耶何爲者他日又使人跡之曰毋徒殺我而自招尤長孺曰是必有異復令人伺其出也力掖之入舟而問之婦曰來固死矣不言則徒死言之恐辱君顧一白而死妾邑中劉尚書孫女也從父

入杭州向回回堂豎不幸客死妾遂見執於此猾闖之空室其黨百餘人悍暴皆如豺虎室中被執者無算若所出徵而姿豔者散之四方爲娼有舊聲而慧者留鬻之而令習彈唱行乞於市人莫敢問其醜陋而轉販者不可勝計今妾來此舟衆詳且彰矣必爲集而危君長孺曰無憂即以三翼舟送之先行戒假道就某鄉匿於某宅黨飛翼追及見虛舟而還遂鳴於撫按兩臺謂己妻被丁鄉宦搶去詞下錢塘吳令行關於長興長興熊君神君也允邑中細民語音必察而別之於婦事洞悉其微貽書吳令曰婦爲尚書公女見誘於賊黨君不能搗其巢而窮殛之乃徙其心宦女以媵賊耶吳復曰寠民行聘娶回回堂豎生女何知尚書孫即尚書孫而爲貧家婦行乞其常也丁雖宦貴亦何得邀奪寠人妻歸耶兩令皆著卓異聲相持不下卒曲從吳斷熊爲出十八金以償猾聘而訟寢長孺乃爲具粧奩以嫁婦於儒生家嗟乎長孺洵有心人也入虎口捋虎鬚危哉熊之治長興盜猾皆逃竄間得風息立殲焉盜畜恨謀從覲道殺之有首者熊佯怒曰必若仇而誣之盜又誣之殺令且赤其族矣杖首者三十下之獄密執盜眷屬拘之

曰候吾覲還以定誣首者罪則夜行繇冝興間道金陵北渡盜所親既被拘畏甚且莫測其所向也覲畢乃厚賞首者并釋所拘勿問自詬曰爲令而令人欲殺之非善狀矣熊君進賢人吳君無爲人皆萬曆辛丑進士丁長孺丙戌進士劉尚書號南坦江西安仁人流寓長興因家焉戊申首夏在素園聞之黃賓王即丙午年事也

王素君小傳

太史公書最嚴簡而於日者不啻若加其家劉中壘撰叙惟主於節義慈孝以爲越此非平下事人閨内之事唐宋末造則有若聶隱娘紅線胡永兒輩皆能羿其術以階禍福爲稗史之所不廢則素娥可傳已素娥名英先世故婺人姓王氏仕宦稱右族婺多以醸酤取豐饒其祖父操舟鬻酤武林因占籍素娥生武林三歲失母尠兄弟賈業日就削素娥孑然依祖父爲命雖鄰澤不具而姿首自善又有夙慧讀女孝經七訓諸篇一過即通曉常曰裔錐颶領不忌萬一

失身異鄉寧不辱及婺門地因以贅得徐壻徐亦婺鉅族也性慢而憩常與人博爭道舉局搏人以訟獄喪其家業素娥祖父亦以相繼殁於是夫婦不能㾓一壁矣其諸嬸姒陰謀曰新婦豔如朝日乃日不足糠覈一搏而巾袖惜焉與良人相率爲餒鬼何益無若使入漁色之家必能以才貌壓珠翠且得厚值振良人息業欲以間從臾之素娥聞而憤恚不勝遂絶諸嬸姒不復見然終無以聊生素娥語壻曰天不降衷以阨我兩姓市門繡紋性所不習婦人不踰閾今露處矣女蘿附長松而君弱如霜蔓又兒祖父暴骼而無能襭執經以完婦事則兒能其若良人與外家白骨何兒昔讀女史旁及天官書七政五緯頗涉其津擇一椽委巷底即不敢與人妄談禍福當作女君平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日取百錢辦甖粟束薪主活數年以待君之有遇也閒有市豪少年挑之者雖百方不應迫則謝曰諸君不聞唐寧藩不能奪一餅師婦志者君力不加藩王而兒能陳詩秉禮奈何萌非分心相誘是以雖風塵跡乎而終潔自保至今十年如一日性又喜琴靜夜輒一再鼓若以賞音請者曰兒自娛耳安能以琴心賈媱

安定氏曰詩稱婦人惟酒食是議又稱哲婦傾城此君子道其常耳非所論於格之外也臧文仲絷於齊襲兵且至非其母之知其隱安望子之歸而免國於釁安見其爲傾城也智畧可少哉素娥一孱女子能權其良術以植夫之不振而又自固不瀕於亂外家之朽骨賴焉是善操其節義慈孝以爲用者非爲節義慈孝用者也子長子政而存吾知其列之右簡

亘史曰余從仲權遵琅溪登仰山見素娥雍容自命才士也爲改字素君素君請以巾車從夜囊琴過逆堂月皎甚每一奏林木傳響既而揉霖泓流水千尺

忽若歕雪濺沫濕衣袵間乃素君從上鼓琴及還琅溪素君具胡麻卜肆飯客別時語曰英夫婦以避雠來雠自彻可忘報人離鄉賤不能久辱於此婺多名區仙洞歸別故居遂爲采眞游毛女飛瓊若將有遇子其爲我賦之嗟夫女子懷雠能遠鄉土復以才技自見掩其大俠名湲之乎丈夫之矜詡者見素君有餘媿矣仲權既爲立傳余以詩附仲權贈詩云生來生厭倚市門下簾焚香淹朝昏斂眉曾未發皓齒周天五緯羅舌根四壁嗽珠一兩語閣筆腕潤雙玉痕紫騮金策青絲綰窺簾顧見每空返色飛神死心莫招珠宮琛沼腸俱斷西蜀君平遠未知支機一片大於椀又代素君答詩云囊括懸河口厌寒竊玉心下簾深避影抽軫謝知音殘露辭朝鏡貞魂伺夜衾藍田雙杵臼政恐不堪尋余贈素君詩云就卜支機石親逢女俠流自知緘舊恨誰爲惹新愁擗地長呼政從天忽赦休形編多逸事不向異時求又過卜肆飲蕪諸仲權詩籍是星娥謫名從日者傳但通絃上意未許甕頭眠攜户方交語垂簾不閉錢伊誰誇指爪曾忍蔡經鞭

天都[illegible]輯

敘曰吳黠莫如蘇小小眞娘而皆以墓著名雖以妓終而無所歸人猶至今憐之視啇婦士妻老死閨閣奚啻千里曩馮司成公欲追祀西湖勝流而列蘇小之次可作美談而宋幼清直以子稱眞娘爲之墓記皆得風人之旨惜司成未紀之文僅錄宋記以冠吳黠之首

宋楙澄云嘗讀離騷至夫人兮自有美子輒嘆曰子者男子之美稱今天下無男子矣意屬女子乎存此思以求之四方二十年其於男子益窅然并女子無之也將無所稱子者終不得見耶戊申偶於友人席間逢徐女郎泠然善也已而見其御境甚寂片言而使友人却一時之餽意驟驚亟與具兄妹之禮而行女郎昔從人矣人負之遂至今流落然其心不可一世雖貧不能粧而眉未嘗覺視人之權利一笑消之秋日余讀書虎丘女郎携酒相訪酒半余微辭叩其究似亦疑舉世無男子也於是宋生慨然指講臺之東南謂之曰此非所謂眞娘墓耶彼未嘗隨男子殉

七尺而能令騷人文士歌咏記之迄今登山而弔古者猶知有眞娘焉其籍甚不居莫格下也豈非其意不可一世之精靈迥出男子上哉向使其苟焉殉人則當世豈無王孫公子共比翼締連枝者乃獨孑然殯骨於名山雖其事杳然無傳要其心必以爲世無男子而寧甘寂寞於地下獨往獨來與宇宙相終始也若不觀於月乎月之往來未嘗附日而行也而其盈縮自如光明常在千古麗其眞乎於天焉今子旣不可一世何不買地葢山暨今而往竊附於眞娘乎顧不必世人之知而傳與傳之久而事彌張也但令

吾心無愧於眞娘而已苟其無愧又何靳以男子之美稱之乎異日雖稱爲徐子墓可也眞娘墓在懊惱墩旁懊惱者世傳閭廬墓成慮工師洩其秘遂椎埋之工人皆懊惱以死事雖不經然古樂府有懊惱曲則懊惱之名亦殊爾雅眞娘埜其間豈亦以懊惱而死者耶夫今世間有男子安得懊惱事也地屬梅花樓僧度不可圖意窒潭之東多圖地高岡不特南北與眞娘相望卽晨鐘夕梵塔影松風冢近且饒一枝串偈便可了悟無生乎亦有意乎將并子之心子之名化之矣徐女郎不知爲誰余所善美娘見端之自爲傳

蘇小小

蘇小小者錢塘名娼也葢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則云江干近是或云晉時人墓在嘉禾縣者宋妓蘇小娟也

李賀蘇小小墓歌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竹勞花彩西陵下風吹雨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

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沈原理蘇小小歌丶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破雙飛鸞饑烏弔月啼勾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哭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丶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辛文房歌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塘雲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着處閑乘油壁車鸂鶒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窻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元遺山蘇小小圖題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丶燕丶

分飛后粉淡榭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似題蘇小娟圖

宋時司馬櫆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窻幾陣黄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黄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幙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爲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黄金縷歌斷彩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笑迎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寀

譚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弘治朸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歸叟雅好吟咏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浩瀾偕往舟泊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詩云画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浄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朶芙蓉相映開烏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瑶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景瞻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墻猶逺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翼日浩瀾復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咏有窘即叩仙續之常携箕行浩瀾請召之箕既動因問仙捧瑶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士丈六金身二公咸駭愕其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緑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

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二蘇附

蘇小娟錢塘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歎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户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禄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

言至錢塘託宗人倅錢塘若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抜繫府獄倅從獄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餋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尒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折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

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且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爲脫籍歸院判偕老焉

元張光弼詩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斷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憐蓋詠蘇小娟也

亘史云蘇小固當有兩孰云後蘇不及前蘇

眞娘墓詩

眞娘吳妓人不知何代館閣書目有眞娘墓詩一卷蓋自古豔之矣唐李紳詩序云眞娘者歌舞名妓死葬虎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風雨之夕多聞歌吹之音爲詩弔之曰一株繁豔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秋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秖應回首是卿卿　張祜詩佛地葬羅衣孤雲此是歸舞爲蝴蝶夢歌謝伯勞飛翠髮朝雲斷青蛾夜月微傷心一花落無復戀春輝　李商隱

詩虎丘山下劒池邊長遣游人嘆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栁眉空吐效顰葉楡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秖應江上獨嬋娟　白居易詩眞娘墓虎丘道不識眞娘鏡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眞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羅隱詩春草荒墳墓萋萋問虎丘死猶嬿寂寞生肯不風流皎鏡山泉冷輕裾海霧秋還應伴西子香徑夜深遊　米芾詩何不學僊家纍纍白楊西郭陰風悲虎丘一叩眞娘墓薛荔援墻委蘭露千歲

蒙茸幾樹花夜飄鬼火曉啼鵶尚憐挾瑟彈清月猶憶吹簫乘綵霞吳閶少年往來道黛蛾釵燕誰能好酒滴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緩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閶閭穿壟處玉鳧欲化湛盧飛　顧瑛詩何處真娘墓雲霾斷石根夜深風雨急誰喚海棠魂　高啓詩金釵墜小墳楊柳寺前村已斷花間樹空歸月下魂山鶯留曲韻草露帶啼痕車馬逢寒食還來酹酒樽　蘇平詩不見當時窈窕娘空遺孤塚對斜陽淒涼夜雨悲瑤瑟埋沒春風怨錦囊墳上不生連理樹人間那得返魂香分明蘇小

西陵路草綠蘼蕪易斷腸　譚銖詩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惟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陸廣微吳地記云真娘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人多題詩墓上有舉子譚銖作詩一絶後人稍稍息筆）　高啓又有賦得真娘墓送蟾上人之虎丘詩色相終壞滅佳人能久妍斷碑山寺裏小冢竹林邊蘭葉春風帶苔花暮雨鈿情留吳苑客夢逐楚臺仙高僧方宴坐身在散花天

亘史云譚措大一泥九忒殺風景而陸廣微采爲佳話可謂癡絶得李迪此詩足爲真娘結局矣

泰娘

劉禹錫序云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携之以歸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教之又盡其妙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泰娘出居民間久之爲蘄州刺史張愻所得其後愻坐事謫武陵郡愻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雒客聞之爲歌其事以足於樂府云歌曰泰娘家本閶門西

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河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傳上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攏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劒無光履聲絶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栢哀粧奩蟲網厚如繭博山鑪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輕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鵩鳥座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消

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猿風雨夕朱弦已
絶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
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小李三傳

小李三崑山女子以潮日生命曰潮如期不僂所字
也礿年十三時從姨輩修謁武林上天竺大士暫居
湖上其隣有窺而挑之者遂落籍娼家其歌之者有
云崑山女兒十三許豔殺西湖花萬樹淺絳羅襦單
杏衫隨人天竺燒香去吳舟只泊北關前二月芳菲
桃李妍攬袂堤邊迷到日飄蒐水上忘歸年結伴尋
春踏春草只愁顏色先花老西陵蘇小阿誰家年少
來遊苦不早至年十五返金昌豪貴爭艷之顧務自
矜詡多持不下之色得近者莫不落魄銷䰟驚猶天

帝雖金幣盈門曾不留盼惟任意恣情家人莫能制
又不溺金夫每酒後嗚嗚好面數人過一語不當即
翻然去莫可強留者人咸呼爲小李將軍乃若情之
所鍾則捐身糜骨弗卹矣以故破瓜經年即自贖好
爲豪舉不自檢飭窘急亦時時有之當窘時能甘苦
自捺隱約數年而憔悴之意未露氣揚揚也戊戌夏
僦居省城里巷閭庚歲矣予因吳太宰一見報謁於
舟中舟泊昭慶寺有號闌提者易視之以箋作彈中
其袂李叱之曰禿類敢爾吾將盡椎殺若輩矣闌提
爲時望所歸甚有氣燄亦莫得誰何之李終以爲辱

遂絕跡不復出越三歲辛丑予復至武林太宰備言如期病未一日去體也幸而見予同泛苕上泊練溪時爲茅鹿門先生稱九十觴百艘咸集予從高會周旋如期獨酌舟中時放船蘆月間莫測其爲李氏也予性喜招提故終不覺舟中之隱訬麗三日解别至唐栖與吴翁晉方舟夜半始出之栖水行所緜作也嗣後一至吴山再宿湖心亭跡者蜂至如期悔其泄也遂闔戶如祊隣之黃生輸黃金累百謝弗顧獨手念珠一串語余曰必此生來也將歸之所遲留者心未厭也將有行露之感柰何余客金昌踰年遣訃之

云已嫁海寧陳生陳生給諫之姪成都公子故貽念珠人也

亘史曰如期一孱弱女郎耳其氣乃足盖勇殺男子懾酒人豪終莫之能勝自擇婿未厭而卒歸於陳生志亦足悲矣彼所叱者猛厲人也胥手擲人于隄詈其孝廉九號達官皆避之衆爲之危如期曰彼非阿難無所施余梵天咒竟無所中幸也

宿湖心亭記

亭更新四拓方廣各二丈許軒敞整麗倍昔構阿閣重階金碧照𣌾望若瓊臺日爲榜檝所趨聚罯慶涵稍失清曠之致李如期病三年始一出戶訪余吴山從牖隙見湖色若發鏡光意頗相親而畏人跡殊甚余招程仲權沈祖量小飲強令一出覺有𨁍然之喜約旦日由涵鏡亭放舟經南屏一曲而返薄暮各散去余早出湧金門祖量先遣奴艤舟亭畔如期乘油壁登風大競波蹴立尊葉萍梗盡翻禽鳥不寧棲止膠莽中者移時豪客四人蕩槳來覓祖量不得目如期驚詫不已亟障袂而避之祖量小選挾陳治標來市甕醪五斛頗負酒人氣余遲仲權不至屬侄儀卿往促仲權醉忘約猶困酒逡巡侄大詬曰叔望若歲

終不能以視稿復矣遂行余語如期仲權昨就孫君不伐飲豪士也誠與諧來祖量易敵耳遥望小舟岸白幘一人呼不伐而應氣遂大振方飲雨集泊錢王祠下俄而晚霽游客爭赴城闉湖心闃無人乃爇炬戛北砌如期司酒甚嚴坐不得動中令而登亭長卧起執爨具靡良謹如期申令徑酣甕番覆矣遣奴取襆被于招提夜半乃就寢夢境如登閬風質明客醉未甦如期病深而獨奮宜若不勝乃能後勁尤異耳孫君生平結慕幸一當吾輩頗快意於此游遽謂有西湖來所無有新亭後所絕千古一時不足攀蘇企

白詩得備記事余以二公風流誠不易及諸君勝友何減元黄若琴操樊素諸家如期直以俊爽凌之矣有同社議祠先達配以名姬而蘇小列馬如期且目攝之耳語未竟客乃扣舷爲吴音三闋其音慷慨悲切流漢遏雲聞者莫不神怡酲解和歌相答孫君益大快解仲權餉金兕甕醪五斛大醉而去祖量亦辭歸吴江且述余語筆之時辛丑仲夏十四日也

潘庚生詩十二韻

良友元難聚佳期每不俱愁隨春後盡興入夏先徂羇病成防闊遥情欲就湖渚平驚雀立床藻亂魚鋪

雲障陽臺客金驕南陌夫隣舟難借問近寺數招呼形管徽詞伯清言出麗姝亭喧游似避城遠俗真逋鳳女朝遺彩鮫人夜泣珠蕩心矜任俠放志古爲徒技絶呈歌舞名空慕白蘇因君悲代謝勝事久荒蕪

程仲權和景升十二韻

朱夏晴無定芳遊日屢叨未煩鄆騎召但使榜人勞笑我期頻失隨君會每高晚辭烟際寺寒進雨中舠柳堰陰千步尊波緑半篙城浮疑結蜃橋偃似連鰲偶作乘槎遇還知竊藥逃丹流脣畧染雲濕鬢初膏帖月安黄穩迴風捉袂牢乍酣移枕席殘夢戀亭臯美晝仍當卜良朋不易遭正憐幽賞愜簫鼓動南濠

程仲權湖上贈曲 有序

如期姿首自喜指爪兼工蔓委莫持松長思託頃者逃喧北里吊古西泠期陳詩以自防悟匪媒之不固寧依茶客并此輕離忍視餅師坐成永棄髯郎豪俠好義宴昵鍾情捐珮示心觀者嘉其有激當壚枕股主人諒其無他山館星邀湖亭露處醉眸横睇媚散文波舞袖乍迴愁生柔櫓吴山高頂遽感言歸楚客閑情空勞賦夢惟遺顏景依微弱雲狼籍耳爰采麗情度新聲於左

刷子序犯 飄泊恨無主追思那年同載西湖向苦窟愁林摧殘花樣身軀嗟吁情分好新人工素血痕在舊盟難負斷橋前路立躊躇西陵松柏爲誰枯鍼線箱犯 繞新堤攀芳樹貼碎幽情一片簫鼓還羞遇南陌金夫蘭心莫吐這病容也并受胭脂數又虚過花老菖蒲錯誤認潘郎果車繡屏怕度良宵夢玉版愁題隔歲書曾分付這情沾了肺腑且歸來上山尋伴採靡蕪普天樂犯 剩歡娛殘歌舞水飄英泥沾絮汙雨浸綿水氷紈宮雲膩偃月犀梳曲終屢怪周郎顧粧罷從教秋娘妒勘從頭一覺華胥偏是憔悴有餘

看腰肢開箱驗取合歡襦虞美人犯　竊思凡築宮帝姝悔落籍茶船商婦一宿紅亭忒風露芙蓉幔芙蓉幔不堪遮護青鸞馭趂踪星淵裾望迢遥吴山高處接雲居尾聲絶世姿驚人句千古湖山两相遇喚起狂蒐賞白蘇

後一夕吴翁晋來湖上同過此亭乃感唐棲舟遇之事屬余作棲水行紀之

棲水香飄若下酒呼君夜出廬家婦南陌娉婷昔偶逢幽閨顔色春相誘前津空泛秦源花高岸難攀漢宫栁澄湖積雨冪寒烟昨夜西泠放畫船淺緑凌波塵未散殘英露草唾猶鮮愁隨人去寬羅帶悔及君來乏酒錢何處飛光遥射水吴山城晩月娟娟

吴翁晋棲水遇潘景升携李如期舟中相招夜飲因賦

美人家未識客爲致殷勤波影微侵襪歌聲間遏雲緑尊春不竭白舫夜初分繡被如能擁真成遇鄂君

吴翁晋贈别如期詩

擲果向潘郎知非夜度娘自矜繡領窄誰與畫眉長後會寧良宴相逢偶一方萋萋堤畔草容易染秋霜

程仲權題李如期繡蝶裙詩

四月吴蠶大於蠒篝火微温繅車弄梭投畫託鄰女工篚承未合官家貢絶憐纖腰力不勝六銖不足猶嫌重下堦徑亂態横生雙襪潛窺蹤落英香軀繡蝶紛隨步徙倚東風似有情歌闌怕逐行雲起妝罷微沾翅粉輕生憎年少多喧嘩七尺圍屏不任遮珠襦欲改尋維布惆悵西泠野水涯陌上黄金驕豈得小窗瑪瑙縈烟紗鄭家俗殺封汧國自辨神情識李娃

紀百六詩

鸞嘯生序曰百六詩傷白姬而作也白姬蘇之良家女小字曰歡幼沒於倡善新聲傾三吳爲豪貴所挾質千金於楚楚子侍兒畜之常出伎燕客客有浪生能和其聲以五百金請贖許之越夕而悔曰適彼何鹽則辭我爲鄙我矣鄙我我得制其命聲之母與妹母故戚福人也妹即生之妻巧於妬嗾群媵㕑以歸楚子百計市鹽未能化其心則錮一室刑他女子以讋之更數輩姬飲金而殊生復以明珠請贖益之金繼以券乃得負歸氣奄然矣惟心熱寸許手握玉環

生所贈也蓋三宿而絕生剪爪髮以殉瘞於西陵弔輓者成市後聞之二京多爲賦其事者余詩政得百六字而望西陵三章附焉其辭曰殺人不持刄妬者計太深無端毒人腸非關陌上金解一一夕爲離夕歡邊即慽邊持此博郎憐解二相思不可見一見歡成變生前白玉環是儂情所戀解三柰何許可憐金閨兒化作西陵土解四相思結九死情不移一寸心常熱解五嘖嘖復爾爾編膺百六言縈腸千萬縷解六望西陵不可渡江多風行多露嬿婉求罹者誤襞湘羅掩吳趨聞雞憐見即妬影猶憎㬰莫度誰知音殉所慕其一望西陵肝腸摧歌舞場爲禍媒室高明鬼相窺松栢林成土灰人等死玉忍埋髮與爪情所栽倩飛蝶語陽臺其二望西陵春草緑歌誰招橫塘曲吳歈長不可續湘靈愁山鬼哭蒐營營立躑躅山嶽崩憾不足厲見仇怨始復其三

亘史曰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兩者相因而成以存千古佳事使生於姬含悲抱憤泯泯無聞則生前光景死後懷思誰爲傳者此生爲吾友丘長孺氏其所遭在豪客閫不忍斥言今録其詩數首兩美之情如在目前余以是知文之不可已也彼無文者如聚麀孳

尾等爾烏知情哉丘長孺懷百六詩云扁舟江上偶來歸八月樓頭月正輝金屋簾中聞絕唱人間天上會應稀其一歡娛何意重成悲一別今生未可知涕淚相看留不住斷腸何必聽後時其二腸斷侯門那得知去珠寧復有還時莫言河鼓相思苦猶有明年七夕期其三白姬答詩云記得金風八月秋拜郎燈下閣東頭雖慙玉樹蒹葭比已托琴心膠漆投其一夜夜相思耿不眠愛而不見但空憐既無縮地飛天術賴有常開玳瑁筵其二每至闌情不自持私將檀板掩蛾眉受郎一顧心逾亂不敢當筵誤唱詞其三后土皇天感照

臨今宵得遂一生心喜将白首隨豪傑敢憾三星夜
抱衾(其四)歌筵舞席思渾迷血淚私将枕上啼君意莫
隨流水去妾心已作水中泥(其五)祆廟已言無烈火銀
河誰道有風波不能刎頸酧知己腸斷臨岐可柰何
(其六)丘坦之云白別時曾付破鏡以希復圓斃時着棺
中天上地下終須再合耳白有詩泣粉啼朱空自悲
雖非死別已生離摩挲半面菱花鏡不及黄泉不盡
期丘亦有詩云天高眞是不能呼身死今宵正爲奴
記得别時留破鏡清光不照夜臺孤蓋指破鏡事也
白姬臨終寄丘郎詩女身生命不自由況復飄零離

故丘一朝失路墮虎口同舟共濟皆仇讐念我十一
十二時學書學字兼學詩(長孺云白姬於少時學於伯起先生識書字其善詩)
(治天授也)十三十四善歌舞名擅教坊天下知自傷微賤
倡家苦躑躅不如堦下土忍心託身事貴人貴人難
事如馴虎朝來歡笑掌上珍日未旁午如路人白衣
蒼狗日萬狀慘毒酷烈何酸辛自分沉淪無出期何
意得郎顧盼之譬如解網肉白骨再見枯樹重榮時
人心險惡不可測未得事君先永別今生歡聚無復
期留取別時衣淚血人生有生必有死彭殤修短空
復爾妾今身得死郎君萬憾千愁不虚矣佩郎所贈

環生死不相棄報郎以此詩知妾死時意不知遺骨
棄何所一片精䰟逐君去丘長孺自作詩百六首悼
之中有云千愁萬憾竟成空患難生同死不同留取
衣襟雙淚血今生端不再相逢眼底風波見世情舊
時環玦死生盟君能不惜千金骨我却何顏更復生
其慷慨悲憤令人不忍讀

亘史外紀　吳艷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西泠梅臣何仙郎校

宋東鄰傳

宋氏来自廣陵僑居武林之銀錠巷自東鄰之仲姊稍翹其聲妹婉弱未振然音容俱出姊上人多易之鸞生既昵小李三雖慧且黠未肯定情得東鄰最少而心盤之水有舟陸有騎曲媚以恣所悅榮而游龍井指一片雲曰何不飛向鷲峰而為人所狎玩惋惜久之夜泛湖心視兩髀盡㓜血淋于襦明日復騎于

天竺騎于虎跑未厭也鸞生知其不凡乃骨相宜歷艱苦舍之去客語珍重東鄰低首而盱又三年訪之則出幽遷喬華居美服翩翩自得有矜色於故人微語鸞生近得二三知己令自贖迎母奉之秋胡金語下可立致君目我能出此牢籠否乎鸞生咲曰士罔極而二三未知汝所歸也他日馮司成招之佐酒走馬新隄上雲将為結束其馳若電奔薛素君榮胡馬追越之東鄰靡而懸髻於柳枝遺策而語人曰吾試以翦拂驕之而彼以為捷者耶吾且為乘雲無所藉余騎矣自是心益雄目光多出牛背上遂謝武林故歡為淮之貴介謀期與居白下再閱歲而離遣二奴送之渡楊子中道委之去東鄰憤甚必擇士一洗之從廣陵容訂待之吳閶期稍後而色不懌許才甫遇于陰澤與鸞生過舟言之方沐而擲髮徐問余曰此中韓大郎如何余應曰佳士也為金為玉有餘為虎為龍不足能出卿非其人也東鄰哂余曰子安能知之余自慚失言別之旬日閶門關吏有拒韓公子毀防夜度者余曰韓郎有心矣何怯乃觧其有內繫乎又旬日則宋舟已虛與韓俱匿跡郡中大噪巽之汪叔吉自廣陵来從鸞生游舫觀劇者二夕其意若有

詢也客夜散詰之曰非為宋生来耶曰然固有期也慮為叔氏得之耳余曰向遇景純於虎丘直跣而歸矣彼方在彀中子姑待諸叔吉不能待而去無何郡中大譁韓之外家訟宋姬執之吳邑邑令並詬韓事敗矣又數日宋自保家逸尋從陸家奴跡得之韓益大窘無復可救謀之髯髯咲曰外家甘心仇若為愛其女也為子計莫若舍宋而遠其女彼為女計亦必且歸宋而為女地子其置之韓曰榮良善顧目下蠲之官無可任者余復詰曰東鄰曾語君有前期者乎曰有一人為人龍固期而不至以及我也今安委之

余曰信於彼誠告君矣安可委哉託人以任此故術必為之防慮且執之去外家果防詭任從吴邑自贖而載之歸舟東鄰雖髮因服以見浮繫于圜閧出以示客故戮辱之於是武林年少有責宋適者心不厭向外家請釋之司成公與有力焉遂棲於吴山少年以歌舞陷之東鄰顧影謝曰髡餘之人不見故夫不耦矣幸為我致一緘以白韓郎請以死守時景純為下黄金千不顧而韓之室李夫人悉捐裝奩以贖諸武林復為夫婦如初與東鄰相憐戚若姊姒兩門咸宜之而東鄰中饋盡職無失主歡後逢韓郎於滸墅

舉手謝曰渡宋之役實用子謀幸而兩全非偶然者韓後官太僕盡室之南滁享妻妾之奉者再歲而李宋相繼卒於滁與二櫬葬於虎丘之側人咸稱東鄰能堅志以守室家好合生遂死榮亦足以報真不娩龍井之言矣

婁小一傳

吴門婁氏居壇上夙有名姝余初從烟雨樓見一姝登亭遲所私客獨立亭亭殊有妖氣問其姓氏曰婁賽跡其所居為普安第四橋頭室中惟建蘭一盆幽香沁骨假枕簟一宵以不勝妖而避之三舍至毋聞婁姓猶為魂銷後十年而吾友程仲權暱一姬與同姓稱曰小一居亦相近殊各余一見乃棹焔艇蔵之冶浜中浜在半塘寺後絶無蹊姬為余一啟蓬步進茗時馮家月卿初成人携與並舟仲權雖不余忌頗疾其蓬槩疑有招者其妬一至此姬脩然華麗于吴

中伎倆一無所長嘗為作吴女工六首又為作綵奩銘贈之仲權嬖幸三年不能去偶欲往通州余與姬別之崑山姬棹先發舟于阿祖乘之去阿祖者舟中小豎而善為趨承者也余與仲權飲樓船客將散見涼月沉波殊覺淒然再呼阿祖不應余詫曰阿祖亦不見耶與仲權抱頸大哭城欲為崩衆客無不駴去余有詩醉哭湖船月盂指此嗟乎余二人之哭也豈獨為婁氏乳即余二人哭罷笑相視亦莫逆於心矣又數年丙午從吴門再訪姬猶見之北壕壬子冬與馮家月卿盤桓者數日夕而小一不可跡矣明年癸

丑秋撿仲權詞曲一再閱恍如隔世事循其曲意彷
彿如聆仲權酒後嗚嗚之音遂為立傳以當黃公酒
壚所謂伊人不可作矣

仲權雙調短套寄蘇臺姿小一

新水令　錦紅香攢定箇玉樓人隔珠簾百分難近
他雲間礿下界我花底恰逢春央及的敁勤剛討箇
點頭允

駐馬聽　月暈燈昏斗帳籠香春睡穩柳憹花困畫
船逐浪水嬉頻近來費盡了苦精神就中略得些真
音信自那日得相親似靈符把箇風魔鎮

沉醉東風　錦巢窩逼來傅粉花衚衕住得消魂枉
躭這點投明棄暗心未交那泳歸丕逆良運怨天排
八字生辰屈指芳年過二旬不閃殺懷鬼胎那人着
緊

水仙子　金鈿一線護眉痕玉鳳雙飛壓髻雲鉛華
■頩生紅暈綻櫻桃筋點脣玉亭亭出落風塵看模
様絲雙對論真誠勻十分妬殺吳門

雁兒落　有分續前生繫足繩有名註現世姻緣本
刷牙根嗽幾口研醋酸貼胸脯打一會交頸眺

德勝令　翠盤上疊起萬紋裙獸鼎內熄滅麝臍薰

阮肇重来日徐娘未老身情真免鎮日胡厮混清貧
治中閨細討論

離亭宴歇點煞　不成呵怎撇今生恨待成呵難避
他人忿請娘行試忖那誇有錢的積幾堆腥臭銅不
識字的拽兩脚村驢馬喬打扮的塑一塊泥金糞要
梅花侍雪開怕抑絮隨風滾衷情再申我是箇滌酒
器苦相如竊異香賊韓壽殺野猪窮元振恩忘碧海
枯盟壞蒼天殞再不到氷人前請印月老處投文只
求小一哥批箇准

吳女工六首為徐氏姫賦有序

吳女工者姫所不能工其不能工乃為良知之者
鮮矣姫故徐姓昜稱婁暱于程郎程郎喜工甚獨
暱姫弁哉

吳女工機杼不能理刀尺雖有獨繭絲未請鍼線迹
安得手纖纖念此無衣客其一吳女工膏沐疇能作好
容有時着敝衣亦復首如蓬不逑亢隄女繁花揷滿
鬢其二吳女工刺繡添組與紈綺繡鳥繡鵷鵷繡花繡
連理遺我故心人裁為合懽被其三吳女工謔浪豈不
懐好音機鋒何太捷小喜從妖媱四坐請莫喧為君
調素琴其四吳女工冶游冶游驕春衫脫簪買越絲不

識吐絲發安見秦羅敷采桑南陌南其五

吳女工歌曲不知曲中意歌成宛轉聲一字一垂淚誰為懷苦心日損雙眉翠其六

花奩銘　為程仲權作貽婁姬

欲靚爾粧先窺爾奩如書在酉如驥在房在櫝曰玉在匣于將其神自飲其發用光非象非犀非貝非檀如黟如赭如脂如肪形影效潤膏沐比良彼百兩盈門者烏足與較量我載銘曰惟水有婁亦漸于萬之子藏器合德于苞

亘史云當仲權乞詩銘情甚懇至其惑姬甚矣姬真負仲權我并存之以為姬戮

婁可傳

婁可金陵婁百戶女也年七歲受游氏宕子聘待年媵侍携之嘉善以囊金羞澀没於樂籍在劉家成人稱劉可身頎然而長啟脣流盼舉止合度于毛詩唐韻語宋元詞曲俱能成誦遺響泠泠娛耳蕩魄客多溺之為劉家屢致千金聲大噪可自念足以報劉私擇𢌿為脫身計初與估客謀請嫁不許又與某孝廉善請嫁復不許可歎曰庭嫗可豪行不可以好結矣因與豪士計憑大力而歸之薛生居一年不安其室武林馬媪素有聲華屬豪士為蹇脩而出之可語豪士人下難久居吾籍膚寸雲以飛騰涓滴水以變化孰能維縶我我欵之程長君挾雋姿美遨遊能為鍾情事一見可意渴為治千金奩儀貯以金屋謂可絕代人非我匹也每對之氣攝可易而驕之當應留都試與可期畢試相聚武林偶他事促歸稅里與前約可大愠以為棄己合金陵父母來盡收其裝以去程之朋侶相視莫能禁請父母留離詞可曰求去者我也安足為父母累援筆題數百言忼慷登舟行遂滅其跡

亘史曰劉氏半生游俠卒從父母而歸之正彼其負

程君者直為野合者耳士懷宴安鴆毒而不能自奮者姬且醜之矣程君字孟博吾黨俠士故能縱而不問此豈可與世俗淺近者論哉

倪月來碣志并銘

倪氏月來既籍娣氏之寵其門炙轂傾蓋如雲而月來弗豔也寧蔬食而厭粱肉寧荊布而薄羅綺與其名家娼何如士人妾立志已久幸父母憐而遂之張生雲紀武林之翹楚每見之輒為心動一日從屏後以指語微挑之月來正色曰丈夫有所愛不令鎮撫其室家而苟為鑽穴踰墻之行非吾耦矣倘心在妾

即姊好宜絕勿復來以定君志慰妾企望勉圖之矣雲紀感其言跡為削而謀結其禖臺中貴人能兩憐而贊之成盟遂定置之側室正盈盈十五嫁王昌時雲紀自以奇覯生平顧足不欲頃刻相離即適館行旅心搖搖懸旌從黃山語鶯生予好色甚計天下無姿無能尚月來幸為我賦余既謝不敏實無緣彷彿之而前語則雲紀所述且然明又稱其慧性巧技殆天所成刺繡織文令諸工見之自撫其指其頡悟禪宗即龐靈照弗啻也年未及笄而先春萎落天人固不久居歷世如愛別離何雲紀惕屬絕念無相殉理乃厚為其棺槨首班然他日以祔我壙未及下九而迫中元屬寺僧招薦盂蘭盆會雲紀病未出其友知月來之薦往視之則雙旛飄空瞪瞢不信而雲紀以痛月來亡在首七矣嗟乎傷哉人患不知足則營營以求知足則情無復之而雲紀卒以是死不亦悲乎蓋雖生而無樂其生死冀同穴得及黃泉相見也既小祥而鶯生來游與舅氏貞父善不忍聞而心憐之每咨其遺事有從兄序甫為言雲紀將殮而月來遺履在柚其鍾情若此何以自存丁叔潛其私也語人曰吾事事不及雲紀乃真為情死吾尤不能然則丈

夫之為情死寧易易哉余既酹兩人墓而為之銘銘曰嘉耦妃古所記兩美合時所忌雲霞姿金石志女也貞士不二湖水枯金粉墜而泠把松柏頳神揚揚陳嫵媚月為華星為彗人之妖鬼之瑞行雲行雨兩峰頭朝朝暮暮使人愁何不攜之上丹闕金童玉女班中列厭或驂鸞向碧空秦嬴蕭史倘相從不然獻珠學龍女轉女成男游戲爾

題倪鳳游悟碣銘有序

嗟乎此吾友汪然明側室倪鳳游墓也鳳游名科倪之中女產於雲間娣妹咸以麗聲傾武林各得佳婿

而鳳游適汪氏拳然明於邸居鍛九苞采掩千仞輝而鳳游安焉琴心禮韻塵閣不揚一洗凡嚣皈依淨土經卷蒲團兀坐枯禪如性比丘尼承佛咒力提奬後屢刼恩愛盡捐小妹月來早婚張雲紀清澹自怡從雲紀披誦金剛法華楞嚴諸經間遺鳳游法華一幀即日長齋繡佛前開誦終卷顧語然明龍女獻珠疾轉女成男儻雖下流願希解脫雖然明口授之其義本于香嚴懺主每向空禮之如是者三年忽聞月來倏逝雲紀繼亡心盡焉是癡肥子乃溘先吾遂冉冉致疾万春彌篤自度不起執然明手與訣恨代促

無以報君願共慧光中死生無間隔爾然明未悟而哭之哀慮為雲紀續毋兄良朋咸以大義責之乃為營墓于南屏之陰禮懺超度情猶未已伐洞庭石立碣乞廣漆為銘銘曰鳳兮來游亦栖于枳鴛鴦雙飛戢翼在水鍾情而生遺情而死苦樂自貽脩短等爾不見靈鷲中雲孤起於乎哀哉想少情多想為情累真亡名存真為名墜褋小芳甍不離花隊西子微波千秋舍泪悟以無生湖明峯慧不悟而生珠沉璧碎子無斷生題曰悟碣

王月傳

王月字宝飛上海妓善以吳音度曲其音繞梁演傳奇旦色數十本皆精絶覽總綱過目不遺珠喉宛轉上口新腔絲毫不爽至尋宫按商悲歡合節令人踴躍歡欷或忻或泣以為女施孟演出矣有騷客諷之卿如此妙質何不誦唐詩以代歌即取唐詩讀之十日而盡千首無不得其味旨當筵會景慷慨擊節歌之坐客皆動容若自席間占者時游招提以即事試歌十首琅琅未竟其價益重然性簡淡不喜逢迎酷負為債家所繁至不能具袵席而鸞生以才豔之俠

友喬伯主為張幃幔衾褥權首華裾之飾一夕而辦鸞生與處經旬為故歡所妬月語鸞生此枳棘地何足辱君雖栖妻有薄伎將盡呈於君明日選梨園數輩畢技而意興俱闌謝不復見又二年王中秘寵之乘以彩鷁遨遊洞庭間而飛空不悅也自嘆曰與為豪客妾寧為貧士妻卒歸之潘某氏執爨緯蕭而困如故兩相得也鸞生曰余所鍾情必其為已暱者而空飛從困時易市德乃恬淡自若畢技而謝去無為流連余甚媿之幸無辱於羇旅則空飛之所全我者大矣嗟乎梁鴻雎〻貝德權豈厭稚噫者哉

天都逸史冰華生撰

清河女史張懋儀校

張文傳

張文字增波雲間人年十五同姊氏美若元游西子湖上其神情湛若秋水人以秋水呼之鸞生棹經桂舟日停午有歌聲漂碧而度者節以團檀踈之淮華余詑曰此非鬱金之韻也胡為乎在桂舟耶雲將從鷄首招余覩之則三張之黎者方演拜月帷文恣其尤令舟中不波而蕩具區公咲曰此足豔桑間濮上而以張之洞庭殺浣吾耳亟屛之促鬱金軿至頗怪水容澄澹幕歷桂舟者經旬則為文神光所攝也雲將云吾見豔姬多矣未有得之若驚而失之若驚者遂易其字曰驚波詰旦張序甫邀集蘼蕪棚下凡三日而不能去其髮澤而光卷若有餘也其體若蘭蕙之遠襲而含苞也其身輕揚欲飛而裾秉風不可留也其情若有屬而未覩寠乎自防而不可抑也謂西湖止水耳不堪濯余襟之浪浪聞新安江水清淺盡溯而游之直窮漸水源不遇一人而還還雲間就沏谷居窅然自隘鄰之姚生邦憲曠朗士也載之沉震

澤而後羇紲之若釋縕結之若舒奮迅之若飛也歸而病浹辰枕姚生臂靡于懷若委蛻焉骨柔頰暈神氣揚揚異香經歲不歇姚生施帷宴寢與之為冥遊結蓮花菴以妥其魂踰十年而情未倦鸞生曰吾始見之湖上隨波秉氣若頡若頏若滅若沒以為水仙之逸流耳及其神光恍惚幻現無常殆龍女之弄珠游乎仙音縹緲倂于鈞天可以吁雲可以吸海耳食者律之以肉彼且嗤之而可埒於鄭衛間哉

張懋儀贈增波詩云湖邊三月花如雨樓外雙飛鶴似雲張緒風流隄上柳與君那得不平分

張序甫作紀事遺鸞生云張增波為雲間名姬年十五偕姊華來遊武陵僑居西湖之曲時余觴諸友于西泠見群姝擁一騎至則姬也姬丰神都雅濯濯如春月柳枝摩其隅袖籠轎和裾踏鐙之態雖明君無羨矣余同諸友訪之見姬咲語香生委宛間若有所屬即其姊亦殊色乎視之黯然已從馮柴諸君演劇終夜而姬不加拂拭頳色皎然曉窗曙色映之愈見春姿曄曄也馮太史品之曰天真未琢意態自如然矣余嘗與姬飲舟中風雨陡至隄上水深尺許余負姬數十武姬不欲勞余因

自躡泥中羅襦沾沫勿恤已歸而剪燭對談不勝燕婉乃謂余曰我生不辰每欲一當知己為快豈曰溺金夫關額色也哉雲間增波終當為情死耳余深領其言嗣是姬一日不晤余則忽忽若失而余亦以一晷為千秋一夕姬拭泪向余曰兒夜來口占一詞當為君歌之余曰善因歌云門掩梨花院風折蘭芽淺帳吟流螢度入去鶯期速舊恨新愁怕見雙雙燕芳心不逐飛蓬轉想列乍會旋離泪添幾線天天妬這姻緣漫自把絳蠟高燒與君驪歌唱一遍歌罷氣塞不能出一語余叩之急始

知渠姬有去浙之意余為欷歔久之答歌一闋云月暗啼鵑怨風掠楊花捲渡口舟師急棲上佳人戀酒満金巵和泪深深勸鴛鴦應哭歡情短還怕他日津迷無由再見天天盼殺這刀環儂便把萬斛離愁都付雕梁雙語燕因問姬云卿今何之姬云當往新安旋走吳江兒歸松之日期在隴梅破玉時耳語未竟而家僮報余母病錯愕而歸即姬束裝時曾不得執袂以送而姬亦懼姬之苛不能延片晷以面不佞嗟嗟腸斷臨風幾不知有人世矣時有知己往餞帷以三指按眉間曰為我致意此君毋令兒身化石幸甚不旬日余值老母之變倉皇不能通訊問入秋詢之友人知姬自潋下吳江余始走价申欵而得姬答言則其望余之情若旱魃之企甘澍也余因買舟北下直抵姬室中惟見銀鈎小字題一聯于壁云武陵花落隨流水前度漁郎來不來翰墨尚新而人已他適詢其姊則曰文郎去時嘗題此以憶君顧兒輩云三郎來時當令觀之問姬所歸則孝廉姚邦憲也姚為余內兄亟往謁之而姬已抱疴未能一見余方咄咄還武陵而姬訃至矣噫嘻姬之去杭也余視於離城

之頃而姬之適姚也余探於染病之時何豐于情而慳于遇腸安得不斷故姬能鍾情於余而余不能以死報非姬之負余而余實負姬也懸筆抒情潸然泪落

周綺生傳

與余託神交者吳中周綺生每從紈素見其所題情語憾不亟見之欲為之傳又不得其彷彿客言第經嘉禾無不見理去秋傳其來廣陵日跋之無何聞有匿跡遂絕望僅錄其游詠入縹囊而已壬子夏會沈三郎樨公於西湖言綺生事甚悉為之傳曰綺生周文字也生于吳中幼以問字豫翰自喜間僑居廣陵去而居繡水久之與詞士狎片楮短韻時流傳於江左色莊而麗體澤而靡清揚美盬不俟流轉而可傾城國非惟豪俠歸心即閨中之秀咸願以為師少年

爭效死以從者未可僂指盡於是讒妬者蠭起為䲣感者尨為嘉蔭者斧為駒隙者墐為駿逸者閑群而驅之屏之若無所容少年數輩寄為之籌策為之奔走舟車所極窟宅所安智者獻謀勇者奮力有財者輸帑藏屬辭者供筆札亦既羅東南之才美矣屠生負責介甘自溺而不顧有制者為速之訟馮二郎沈三郎實為居間解之所稱閨秀亦私致其欵欵卒避屠而依吳江沈氏館于上宮沈亦稱三郎樨公宗人誤委之而詭合者未知究竟姑紀所聞如左掇拾篇韻并載于後

亘史云余既作綺生傳癸丑元宵夕沈三郎知樂四郎汝與招余觀燈於吳邸屬友丘叔遂氏索余豔品觀之殊不懌夫詭合之語余謝不敏此本所聞似出妬口然余所慮者詭也所願者竟也今幸非詭又且竟矣爲綺生賀得主其喜寧不倍於前哉請書此爲沈郎釋恨而復檢梅子庚姚叔祥二君所序語并選綺生詩附於後

麻原梅慶生曰檇李周綺生者名文芳齡舞象叶妙氣於山林素質鷟鴻崇深心於翰墨凝毫而思關風慧似璧月以開雲吐語則韵朗天鈞如蓮花而出浦

賦詠諸體固多妙境而五言黃絹獨步青緗余與綺生意匪貿絲交同伐木偶緣覯茲琬琰廣欲貽彼心期不媿手書授諸鏤梓

海鹽姚士粦曰五言絕唐人自得三昧若奮憚已內則玄機洪度未云得也顧綺生竟得之而子庚獨賞之昔維摩室中散花女散著大弟子花便不墜子庚無乃著綺生二十字乎使綺生不見女身子庚無分別想則色香種種不落二邊且不令他人生妬忌心也

雜詠附錄

武林山中同若木　抱膝山中坐松間有鳥聲從君得轉語能不斷塵情

鴛鴦湖別次晦夫實甫韻　去住無兩心水天有雙月泣別鴛鴦湖湖流應不竭其一音沉夢亦沉屋梁空落月萬恨寄雙魚還恐湖流竭其二

登烟雨樓　薄暮登樓望烟波滿目愁惟聞絃管雜不共故人游

有懷　捲簾何所思獨立數歸鳥不恨落日遲惟憐君去早其一醉罷見明月照我還照君如何君不見只見天邊雲其二

暮春　曾共看花發無端又落花春歸君亦去誰與惜年華其一鳥聲泣暮雨蝶夢遠東風花落不堪問春光半已空其二坐起愁如織空齋但寂寥不關風雨妒春色為誰凋其三堪嗟分手日春色冷湖頭柳絮空飛盡長條轉繫愁其四舊愁聊自息新恨便相催欲寄緣千縷無由隻鴈來其五雲山故非杳欲晤先成別謾道豪離君况是君離妾其六

有所思　兩眼斷夕陽兩鬓羞臨鏡重門閉不開唯與愁相競

吳江夜泊　素魄如秋水清輝未破雲恨看林影黑

何處照離羣其一月明波上白風送夜聲寒數點蒹葭露渾疑淚眼看其二愁人幾點淚不許秋風吹吹入長江裏江流無盡時其三

七夕舟中　開帆但見片雲移正值秋風處處隨此夕此愁須共徹明朝又是隔年期

雨牕　一日鬓毛隨世短幾窻風雨伴秋寒依然庭草獨生色謝却海棠誰復看

馬文玉傳

武林詞人張卿子與其姊之夫章華父傳輦語入歛浦多和馬姬感舊詩情致婉娩令人興蘭亭金谷之悲乃歎曰世安得有如此姬人而令余不得見也又三年過湖上青浦君語余馬姬舊識恨髯之不過存獨不念黃楫懸車上而字以素琴時乎余曰豈即文玉乎曰然余因屬華甫卿子招以雙楫三往而後至至之日與別期合既十年矣念初與姊氏締歡姬尚未破瓜而吳人錢二教之度曲其輦端見于此會余以事促歸姬綰五絲線絡佛手相貽以當擲果至今

香氣未泯而復會于湖上不亦大奇哉姬善謳善琴善畫雅談謔浪入座風生偶海上沈郎持洞簫和其曲聲琅琅振林蕩波也嗟乎貴遠賤近人之常情漢武自謂不得與相如同時而終棄之茂苑遇合之緣固有異世相感而對面秦越者此輦語所繇作也姬妹小可工越操姬以素琴字禪之而字文玉如故彼嘉名相禪而謂無情乎感舊吾不信矣

壬子秋夕宗鏡堂分韻詩

沈斌得花字俠氣浮靈鷲歌聲度赤霞機忘人世外梵語落天花　陸紫得看字長河不墮火雲殘團扇無功汗未乾帷底樽前添雪色素娥初下月中看

馬珪得年字去時愁別路會日憶初年願託佛子手攬君征車前碧車會當還盟誓猶弗愆誰家楫子熟馬上倩飛傳　羅逸得不字弗念綺上花弗念釵頭玉惟念鏤楫毬慇勤伴幽獨始得就即眠還問懷儂不　潘亘之得幾字相思如明月既皃亦重朏寫心上輦眉託意在焦尾絕絃勿復彈斷紋猶疊壘一日垂春情千秋知無幾　陸遂得烟秋二字論心故有緣萍聚得天然三伏何來雪千山忽破烟點金丹不礙舐鉢羽將仙從此南屏下明河夜夜篇擬佶南屏

社明河一夜秋松濤高欲沸山翠近將流人共霞為侶詞寧絹作酬泠然水濯皃蕭颯憶披裘　章斐然得眼字相逢秉運伴咲言深意滿拂彩月分眉剪波秋動眼琴挑渴子心傳入髯公艷何處問卿家西陵應不遠　張辰得花字似子深情緒青樓得幾家解輦過巧咲持素謝鉛華音按絃中水蘭書扇上花六橋三竺路阿妹許同車　亘之秋夜即事二首南屏相聚解憐秋楫子傳香絡馬頭況是桂花開滿弄飄將金粟過飛樓當年松栢末應枯神女祠前問小蘇曾向何峯行雨去朝來秋水溢西湖八月廿五日也

劉人表湖上逢馬文玉戲作短歌贈之昨日喜游俠今笑游俠兒吁嗟老矣不復畫眉心於今誰道仍兒嬉登徒好色苦不逢絕世佳人今在燕錢塘城馬氏姬蘇小後身那得知西陵松栢幾摧落美人同心心不移厭施脂粉淹紅粟愛熱旃檀揉錦繡馬姬馬姬廿二年手撥焦桐理七絃指鳴絃鳴俱可憐鳳下青冥龍躍淵泛音忽歇浮雲住司馬淚下如迸泉有時潑墨寫芳草舌暈毫尖生紫烟薛素嫁後湘蘭死一花五葉誰真傳卿本西子身家住西子里我本楚狂人羞與鴟夷比六橋堤上偶相識欲把紅顏為儂死

儂意卿情兩不忘西湖水在燈前指

王六傳

王姬行六名六銖字幼翔曰又嫿者誤母故廣陵婦親乳姬體娉婷喜曳纖弱衣如御風行名字所由來也以珍愛如掌珠驕不能制自捺慧心不輕發一語且恃豔姿傾國謂名士悅己當以情死之年十五締交丁張盧三生皆雋偉自命而盧尤挑達負超逸才姬含意未有所屬惟丁得數近之情真澹泊少年莫知所中母適有逋責為豪挾所縶盧委償而出之時倩主媼通殷勤漫不浔窺察竭匍匐力以伺其歡凡浥霜露淹晨昏採香篝明無遠不極姬悟然若不經

意者會母私所讎欲絕故好以速訟并逮姬姬入公庭衆嬲之不休盧新補諸生頗矜飾來唁欲即去處有窺己者姬攬袂為小立誰者曰不意公庭幻作湖舫見士女並遊盧怒批擊之左右皆逸與姬從容竣事無復受罰既卒訟而要盟百爾艱辛歷嘗險阻姬始約生湖湄傚居少年俱絕跡遂有終焉之志盧貧士父母泊外家皆峻嚴尺寸不得越每低徊自失喋喋呈款辭而姬愈堅之相守日深凡耀首華裾俱罄于質庫其母之厭薄愈可知盧間脫身避之姬故聊蕭母所私令不得怙席必盧至乃安母惟恐盧之不

至矣盧因自念將就贅外室受姬愛無幾亦終當離逌客室五日姬袖刄直造欲死之生委順乃得解毋陰與私黨計無以絕生惟嫁女千貫得貴金勢將自絕計定而姬已覺客令生佯去若悲望生者詭為修容以伺所招生假有力以供應召毋不敢許徑挍姬閣中姬料自生所來欣承之輿出錢塘門歸于湧金遂匿跡迎入室反毋大詬不知所覓心知為盧生而盧生方具才名為守令重向者從公庭多卻避以此姬所目擊故委心相屬知私黨無敢誰何耳既決辰邑中太噪謂盧已詭得姬貿之而趨盧故逍遙於市莫測所以毋欲抱訴之又不得跡將以死鳴冤不知所避忌矣盧不自釋從姬計曰世豈無古押衙其人乎姬猛念何俠君某者問盧熟之乎盧云知之惟同舍生仙郎可為介即因仙郎以見俠君曰此吾主客卿也僕願得效一臂力為陳兩端卿將出其穽耶欲納之室耶穽而弗室將復穽室則永固無復出理卿安居乎盧方有新婚期慮中外家互嚴無適主語澀而操兩端第云事急唯俠君善為之何曰諾詰朝試探之日禺中往毋及私黨方議仇生而畏不勝也見何君來蒲伏地下請策何佯曰若女有匿而逃耶曰

然曰所匿非盧卿乎曰固無他好也然則將與仇乎曰死且不避必且耳心焉何君咲曰好為之設非盧卿事敗矣詰朝試探之果盧卿則幸也若云不避死死何益耴啜茗而出意色甚閒明日生不得報益徬徨毋亦令訊促何曰吾方有公事未暇往詰朝試探之復曰往見盧卿盧卿無戀女意果挍匿有力者令出之而死汝家毋曰女曾袖刄欲死盧數矣死我何為何咲曰死等爾死所拂已者盧拂則死盧毋拂則死毋豈擇音乎毋懼曰為之柰何何曰若女非若有矣與其棄之賈不若棄之盧棄之賈而女不從即賈有多金虛名耳棄之盧而女從即金不足後有冀也毋曰惟俠君命乃令僨家各易券於盧使以貲授毋令娶女以代謙定而姬屬之盧生僦居北山中盧日校書緇帷夜犯雨露霜雪中行勞瘁已極又不可一日相離會送知己之天官戴姬由吳門歸而婚期迫矣將往吳興奠鴈而父母在武林惡生溺姬必令遣之生不能決姬請歸侍姑嫜生曰歸不相容與餓赴火何異曰君棄妾朝行妾死不待夕今歸受楚毒不緩旬日乎請歸而緩死生不得已聽之歸歸而舉家甚相得悔迎歸之晚而生遽就婚吳興凫藻初違燕

爾復㬢廬故孱弱一病委頓新人賢而慧曲順究承
惟謹疾之速瘳露禱請代自歎命薄不以允姬生念
致疾實因姬身之不保何有於姬妾走筆絕姬囑父
母善遣之俟以瞑目延頸踰月怪黃耳何久羈也新
人曰此君病中意也病愈將悔之悔恐無及故為君
留寧負羈命之罪生長歎曰一身之不保何能兩全
寧負姬此誼何可負力疾之武林與決姬見而垂涕
念其病復喜少瘥生噤不得發一語神氣俱喪殊不
相親素嗇飲惟姬引滿必盡而不醉以此試生力吸
不得下咽姬擲器於地大慟曰郎有貳心耶何以酒

之而不下也生猶支吾不敢啓齒念此身兩繫必難
兩全事何戀戀自速其死雖令姬殉何益哉外宅嫗
有與姬善者期之出生故先行家人知其不反皆持
踵泣姬怪曰孰是舅姑門而不令我出入也抵外宅
嫗以生請諭曰生為若九死無避第死而能保若猶
可死也死而俱死何益且生可不死而若故死之何
耶姬大擗曰吾何心死生嫗曰凡可死而生之不義
可生而死之不祥今世善言情者謂生而不能死死
而不能生皆未盡情之變子去而生死可生子留而
生生可死常情不違擇而慧者審焉生非求生者吾
頑若以生而死之姬曰柰何嫗曰生知必死而心不
頑若俱死也彼既有室矣若忍而去之彼以不得留
若而倖生心已死矣是若以生報其德以死誅其貳
也究情之微無復有餘憾矣姬翻然曰與其合而罔
其死不若離而罔其生吾姑聽若以死待之時乙巳
冬月也客有逼其鄰嫗欲令鸞生一見者且曰閱世
長遇士尠知已稀如望遠曷一出而白子之心乎强
至夜半始造趙叟園中辭以病深頑勿奪所志客盟
而退鸞生然藜相對坐達旦無語語人曰彼求死所
不得而我將為委壑乎哉凡涉旬皆與共席見者靡

不心折寬銷無言而若訓無揮而若訴無咲而若姍
無嗔而若憾無行而若飛無止而若凝無機械而若
縶無繫援而若親其守若固而神若馳其態若深而
情若蕩鸞生曰姬勿視人以機也者吾何以知之乃
以情死人固其性然即席中沈郎為所攝矣與居湖
上數月載之吳門登虎丘涉江渡曹娥櫂不得停無
論山川景光應接不暇半生意氣幾為之灰燼而盧
生耶耶之夢始醒又二年沈不能死去而歸丁生念
其始之者將以終焉貝錦簧音紛如未知所竟亘史
曰凡人之于情之生而致死之以無生念之死而致

生之以無死念其念之所之不可復回夏姬亡一君天二卿戮七大夫居然三少彼以情死者而非死情者也王姬殆庶幾焉然既生盧生又生沈郎矣則為丁生危者在生死之間既非死情可無為情死爾謠兩無聊因作此傳為同情者破除一重公案盧字玄則張字雲紀沈字石年丁字丼濟皆易為死者而雲紀獨先之以月來其死念可徵惟丼無死念者可以生矣

陳貞南傳

燕趙佳麗自古豔之余初得胡藥珠形與影合首與趾應音與律齊以儀於南中未見其兩今僅見陳生焉陳生行二住京師東米巷父母挈之南止武林善琵琶胡音吳人呼為琵琶姊意尚高遠欲室北方未肯為南下年十二初成人而溺於風習者未之奇也過湖上棲與王姬並肩立倚玉睽蒹大詫之縶神駿于駑皁豈非伯樂之過耿又一日與陳張二姬同舟二姬妬之不為雁行躊躇獨立每懷出群想色頗憎之媚者棄舊以市憐弗解也強之彈琵琶一闋二姬

斂容謝招手為歡音之感人如此忽有期過竺閣繞廊步屧印蓮瓣于苔間令人思邯鄲利躧以儀藥珠彷彿燕市御河邊行也邀泛湖曲偕呂姬采蓴蕅弄流波帶晚霞而歸間喜理絲釣魚提魫撲蝶風流自賞神氣澹如彼四姬者稱豔一時莫能遯避徒謂目中無儔耦爾友人自越東來誇燕姬小雅姿首手韻翩翩倩為立傳余笑曰隔江衣帶地觸目盡焉支可謂大奇傳成因屬貞南為校貞南者陳生名字以雁臣號丹支俱不忘所自亦以寄余思之百一也

吳興嚴其家聽陳女郎琵琶詩引云琵琶北樂也起

自漢宮石季倫明妃詩引曰漢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後人遂以為胡中之樂或以為明妃所作誤耳唐天寶後尤為世所尚自掖庭以達民間莫不好者故白家以之名亭好事者因亭以名洲逮五季天子有無愁曲其宮嬪青樓顯名書籍者不得悉數夫豈不貴而然哉趙氏北轅一時樂府宮娥驅將畧盡江南之得其傳者寡矣今萬曆庚辛間錢塘陳女郎字鴈臣者獨傳其聲於其氏微音遠致足繼千載橫截當時豈區區小伎所可及哉而有俗子輩謂為賤藝非美人所珍歆其絕此以自愛女郎亦惑焉烏乎女郎固美矣即無此何便為女郎減價獨不能不為吾輩惜耳況世人那得知自有識者女郎當為古歆景弁一彈余賦詩四絕女郎容色年字別有傳載亘史

巧指琵琶陳二郎未彈先欲斷人腸兩峯雲雨平湖水盡作深深淚幾行其一關山悲思怨清秋月落愁深未肯休萬里風沙彈不盡一時吹上兩眉頭其二纖纖初按素絲輕漢月胡塵頃刻生即此坐人俱下淚可堪重聽出閨聲其三悲莫悲兮離別情四條弦上最分明西來客子頭先白曲澗流泉第幾聲其四

姚士麟湖上贈陳貞南詩醉倚簫眼看紛紜却訝新鶯隔柳聞清若比秋須作水名將入賦定為雲動心獨自憐雙小宜面桃人豔十分況是琵琶解吳語不應西子咲明君　又聽舟中琵琶時有妒裙逃席者分得一東隄柳濃邀林下風若為行雨來窻中金卮醉論松阮契鐵撥紗推燕趙工鵾絃擘響抽笋出鶯語不動含尨紅擊節嬌嗔酒人解新聲故許秋籟通遠雲歸岫亙陰翳倒天注景洒虛空咲啼紅粉任留去脫畧形氣真如雄

韓文同集湖舫分得三江一片琉璃嵌小艭兩翻蓬溜玉淙淙景猶射水紅分酒雲欲移山青到窻琥珀醉嗔歡有數琵琶驕促豔無雙宮商秀擷香唇字禁掖新傳嫩指腔隔岸人看疑洛浦傍裙客詫近湘江妬眉忽自凌波去女俠心知未易降　又許玄祐招飲西湖秋夜即事晚山青送木蘭舟酒膩裙香咲語柔未肯與三呼作絮秖應留一可憐秋情當會處嬌難說狂到看時眼欲流地主俠名蕭姓許章臺端合讓儂收

成章湖上聽陳生琵琶詩何處淒清指上腔頓教雲雨暗湘江若為一弄明妃引即使明妃聽亦降

江元禧同姚炏祥黄和符韓求仲吳伯霖諸君集湖
舫聽陳貞南琵琶分賦得八齊韻澄空秋水豔湲堤
玉樂花歆秀色齊映座星融聯疊璧傳籌春動散柔
荑宮中妬入交邢尹林下風流接阮嵇汎醉浮瓊圍
醉袂鳴絃促柱揭華袿膏唇巧淵珎珠隨葱指輊撚
銀甲提一曲間關自如訴八瓊莽撼已含悽樽前感
慨朱顏落塵外留連青眼伍撥盡雲情凝鞋靸收回
兩脚浸玻瓈山帶夕微斯霧出樹衣小亞宿烔迷杯
添酒浪催鸂鶒起言泉湛鷫鷞却疲不隨簫鼓罷逗
人奇幻六橋西

張氏二清字說

歲壬子決西湖水從湧金門巽方入城忽減波流三尺女兒來照影者殊失容光至星河之夕卯領春為方郎王繼若為吳郎各相望如河鼓不得渡余亦謝鵲梁無復問支機石矣而二張倏自廣陵至于時中元屆期士女傾城以出遥集湖上水若增波洗濯上射女牛太白經天之氣亦漸消滅乃名其姊曰河清字聖郎名其妹曰淮清字嘉郎葢指黃河清聖人出而　世廟時淮水曾三清云或曰彼妹何人斯而字之取喻亦甚近矣夫博望尋源而見織女三閭汨羅

而隨湘君天人豈相遠哉數以減而成月以盈而朏物固有適然是之取爾于是載之湖濱或以為黃姑或以為湘靈羣姬咸掩袂而退遂列之紀事

附錄

韓敬中元即事詩十韻澄湖迓白露圓魄晃清秋僊說孟蘭勝船呼般若幽丹栽盛月盌石取耐風左波蕩光雲碎空涵大火流續傳沿彼岸明滅自中流靈給潛輝吐摩魚怒眼浮飛星犯天海寒皎憶蕭立珠訝鮫人淚犀看水怪愁昆明宵燧烈太液夜舒袖倒影疑庭燎龍池接御溝

桂臺記

居南屏竹閣月中金粟時時飛度不知其所從来夢戍薫醒疑爲非真偶涉長橋見負擔村童皆挿金銀花繞其擷布囊中簌簌漏下皆香粒也憶從馮司成師尋葛居倚高竹攀援桂樹間是當近烟霞道去南屏三里許耳晨邀窆公往探經桂林隱谷口别澗爲㚖稽勳游息處折髙枝數股亟投葛居葛居者俗稱滿家弄社友吳伯霖標曰滿覺故有禪院訛覺爲家葛仙翁遺蹟在焉僧既供茗令導桂樹下葉底惟餘空香嚮所見負擔者首戴裾襭以出故易盡爲之悵然自失先是有侠姬郭粟如家傍桂臺曾有約開時過賞風雨阻絶念山中謝盡何容留階庭作人夂嫡之姿又五日漸迫重陽紫仲美宋化卿直卿招觀小梨園于秋圃命郭姬侍席夜半送之歸爲下榻桂下其飄香醒夢不異竹閣中謂想因所及朝而登臺則數株縈縈尚存佳色遂自詫覓遠而遺之近計登而得之暮士晚遇多類此姬故善捧心每見悴色而風度飄揺空外似是月上人與桂樹相婆娑清韻自合乃徵其字飄仙號曰步瑶皆取諸桂臺惟其近之遂與俱化爲書之絛廊以記髣髴云

卲領春傳賛

武林有卲氏妹不知何許人第以行呼曰二孃其豔傾一國而好事者以領春目之善自秘每消揺湖山烟月間人莫測也吾友方生負掞藻才頗眈勝情向溺陳夜舒謂舍是無足儷者就之西湖守志不貳一旦見領春于西湖寛爲之喪悵然若失適同社吳生夜過手蓮將有所貽方與謀曰風月清朗伊人宛在一方盍跡之見一葉汎湖心果領春也二生進蓮乞茗一啜歸宿小蓬萊夢中猶疑與水仙遇屬蹇脩媾而定盟夜舒髙自負不滿于卲令方生昇来見之歎曰二哥眼髙情乃太薄唯卲孃能堅之妾從此避席矣方生既盟而歸卲故與許生善居之吳江約曰唯方郎来吾必見之方至果以情語許立致舟中與誓曰善事方郎吾不顧若矣蓋三反而後有成言待期於定室屬曰有旅髯来當出見髯至即覓青翰舫欲招之忽見是舟泊於定香橋舟丶二輿相就交人汪然明遥招髯於舟曰薛姬自吳新来敢以私見輿中人乃出僊丶然登青翰舫其母從之語非吳也敉則吳矣彈髻霞裾豐情曠度辭簡而意未申問薛娘何行然明代復曰二髯咲曰姓似蜀中来而操越音何

也姬槩然曰公以為蜀則蜀猶汪四兄以為薛則薛
爾何煩問爲第飲可也脟沉吟曰本欲見卿而得薛
薛色亦難勝而卿能勝之耶思見卿益急會有徑山
期遂登兩天目見白雲起洞霄中其光可鑑彷彿青
翰舫之光容乃悟曰陳思感甄而託于宓宋玉窺鄰
而神於巫向之見者必卿領春也陳寵安得不避而
方情安得不移令然明即以領春見也何以屬余思
至今不鮮耶天下事有真非真而見無見者可以縹
緲得之足定卿生品矣為之贊曰有美一人居無定
鄉在城南隅宛水中央望不可即將止復翔若遠若

近乍陰乍陽無辭可託屢叩未詳蜀濤吳小王扇韓
香披幃鼓檝獻珮明璫衣隨風舉態逐波揚衆采失
豔羣玉難方令之西子古戎毛嬙試陳魚麗孰敢雁
行星期秋駕吁鵲載梁毋貪靈藥作月中藏
余既作傳贊謂人曰余見秋水矣波揚而無潤澁
似非為若潤有者中元之夕韓君使偵之則九十
之儀已具將適餘杭徐先輩仲穆不旬日而畫室
行矣余固曰秋水非待人者而況彼之所待又覺
有待為煩耶嗟夫離者必不合合者必不離ゝ合
之間不能以夕信矣秋水領春號也一號秋空

王觀微傳

余七年未至西湖徒謂風景不殊典刑凋謝有不忍
過雪堂經桂舟之況汪然明大詫謂西湖邇來始盛
青翰舫曲折藏雲表裏櫂王畫開綺牕則江雲湖藻
施繪若虛夜列綃屏則兔窟鮫宮澗澄皆洞傾城之
色並豔三倪繞梁之技堪驕二采晚得卿姬結局今
唯王生擅場余以壬子夏來淂別自乙巳冬哀歛龔
承死亡踵接想湖上三日得見王生為首稱焉王生
者小名觀微字纖若其母故廣陵陶氏字曰觀濤素
負麗情十產而舉一女是為觀微質瑩白志高潔體

单弱若不勝衣性具夙慧有口善以氣乘人諸姬咸
為之避席故與交名士無不傾心估人挾金邀之憤
曰兒性不善事估有名壓陳象先頗自豪名姬佐酒
復憤曰兒豈為豎名耶即貴介在座每語侵之不知
顧忌既悅吳子茂與有盟言吳之識度不能出其上
每從衆中折五㕓角於是子茂受戒雲栖曰無色淫
其友戲之謂纖若何子茂曰吾為纖若戒也者而戒
纖若乎哉嗟乎誠為纖若戒則善矣謂受雲栖戒則
吾不知蓮花生朝子茂應南都試相送于吳門觀者
如堵嘖ゝ稱豔而觀微跳浪自矜人稍失望星河之

夕始分途而歸洗粧斂容閉門謝客甚固則陶母以
也卯氏雖屬朱暉以寄託然扼之者衆父母意未能
堅慮終負方郎余頗懷西歸之音姑記所覩如此

天都逸史氷華生撰
丹支陳貞南雁臣校

張小雅傳

小雅張氏之仲女故金陵華族毋私越客攜三女奔燕小雅才四歲姊廻風以豔傾都門幾落妓籍幸從新都汪氏子結禱行而小雅年始破瓜豔復勝之其新亦越中士困歸越弔若耶浣沙故址俳徊久之兒徧不獲遇范大夫其人乎眉峰自顰心見於色國人莫知喜以紗幕頭余友劉冲倩邂目之曰是豈浣沙游魂耶其美乃在眉上亟披紗而顰見兩心相許指潮為盟劉促南征小雅舟送之西興而不渡時六月十八日也劉詰之曰樟亭在彼何惜葦杭小雅曰行矣八月是日為君浔駕之秋兒當再問西興酹潮相賀與俱惟氣不揚乃鳴琴再闋以別坐有張七郎寫入樂府奏之西泠鶯生舟經其下知必有異人則兩君方浩歌振林而小雅在隔江應節以余所謂異也是夜邀過垣暢然館索七郎十詩讀之詩雖自七郎口出而小雅顰心字字如見余所追和則得之顰外者也并系諸傳尾和詩云兒本秦淮女少小見燕月

邀郎若耶谿不逐錢唐檝其一西興古渡口慣有弄潮兒十呼不一應儂自待秋期其二送郎渡潮頭夢儂逐湖尾儂愁忽上眉郎意豈隨水其三鯤絃自成操是儂心所譜誰為一心人奏入新林浦其四西施將渡時隔岸愁蘇小如何長松間恰有兔絲裊其五昨夜雙星下飛光到六橋誰知絃上月亦和曲中簫其六道歡解憐人幸不見阿姊見姊定移情儂心向誰死其七歡情寄十字一字一驪珠妾懷千萬縷能吐一絲無其八渡江不渡江請看白團扇相通有便風猶爇障郎面其九秋濤如妾淚秋月見君恩桃葉飄還聚秦淮尚有根其十

附錄元倡

張燁芳贈子夜吳歌序云燕姬張聆具蕋魂梅骨而久蒙塵翳逢冲倩神天眼乃加賞鑒字以小雅而引之鼓絃弄操入手便爾鏗然盖小雅固素饒于韻者也冲倩贈有指奏絃中曲眉翻譜外圖之句因用為韻成子夜吳歌十解以贈冲倩之金陵雖代伸小雅微情而讚揚小雅亦往往寓焉則張子之私也歌云送歡復送歡日閤西峰紫別矣何所言羞把芙渠指其一身幸獲君子効洒臨風袖欲從下長江移情海山奏其二櫻桃與楊柳祇能愁樂天妾喜無顏色好味擬無絃其三自君之別矣長嘆依長風相思何所寄時采兩眉中其四朝別西江頭夕抵何村宿燕女扨吳歌誰聽採菱曲其五花逐春風去紅顏日以衰相逢依舊否剩有老鴉眉其六宿昔長安道穢嘔羊羔飧一照鑑湖水琵琶凋幾翻其七自希小琴操倦將絲桐撫今若伴君行去續蘇公譜其八幽吁低喚郎喚郎訴無柰自悲蓮生泥能出風塵外其九入越妬西子入吳妬西湖西湖着西子處處美人圖其十

張爾葆和詩序云劉冲倩赴試金陵校書張聆送之江上贈以子夜歌十首即以冲倩所貽指奏弦中曲

眉翻譜外圖為韻天都逸史聞而喜之即席為立小傳并和前詩淋漓滿紙鼓腹高吟四座神王輒自忘其醜敢步高韻詩云撫弦抒素心問君將安似念兒心在君恰如聲在指解一枝分一何遲惜別一何驟為歌大刀頭字字不成奏解二送君月方滿君去月已弦愁心如此月君定幾回圓解三君今事壯遊安容女兒從臨風憶雙黛記取有無中解四君作秦淮遊妾夢秦淮曲試掬秦淮水亦似耶溪綠解五臨江不能渡臨別不能歸遲睇西陵栢薄恨上修眉解六今日共越水明日隔吳山何如雙蛺蝶隨風相翩翻解七纖指理朱絃

一再為君鼓分手無一言此意誰能譜解八兒身非丈夫甾出丈夫外郎去豈無歡妾心自有待解九行矣復行矣頻應亦頻呼兒心君自解底事託君圖解十

張謄紀遇詞云把絲桐一再彈彈出月兒高彈出風兒峭彈出瘦緑肥紅時正好彈出那人兒恰遇了名香嫋銀釭遶細語盟心直到曉彈出苧羅村裡浣紗嬌彈出若耶溪上採蓮橈彈出桃花路上逢年少彈出東山游屐跕雙眺只都是越國舊風標却不似今朝彈出八百里湖光勝過三竺六橋此日元宵明日花朝盤桓落草解得箇拈花微笑人都道他是高山蘇學士我是流水小琴操

劉塙贈然雲偈云檀板敲殘夜月時何人不是好相知陰風凄雨黃沙夜零落孤魂却是誰　釋圓澄湛然偈云靈骨瀟瀟祇自知漫將消息問東西渠成水到花應放忽向秋風出汙泥其一日邊仙子謫瑆京幾逐風塵嘆陸沉不是劉郎心獨苦安知鎖骨盡黃金其二

羅逸代張謄送劉冲倩詩云避逅花月間多感郎垂顧拜月得月憐簪花為花妬其一送郎鑑湖波蕩漾芙蓉色不知連子心還復苦相憶其二別却西施村莫淹西子湖摩娑佩上紋畫葉與吞吳其三

亘史外紀燕豔卷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黃曲外史申之氏校

郘俠妓傳

俠妓郘氏名金寶口西人近京師名娼武臣戴綸者以任俠豪都市常事咸寧侯仇鸞稱門下走官至叅將鸞敗被繫獄故與郘暱臨訣絕授之兼金俾善為計誓之曰獄得免期為夫婦郘雖處狹斜躬饟獄惟謹買小妓以佐其貲遇貴公子曲事之又善媚估人子解其金橐為賂遺久之脫綸於犴狴仍授建昌游擊乃具聘迎歸令兩侍兒扶坐廳事稽首曰非姬氏吾為溝中殍矣命嫡出拜嫡請自下之亦曰非姬氏吾安得見所天奉之終身不倦吾鄉吳贊學作副書

首列之殊行且云郘雖失身具志行毅然不媿古俠風嗟乎郘向在風塵不可謂失節且能忍詬周旋卒脫綸難而復其官謂不負臨難之誓可矣君子取節焉其義猶皎皎者也

亘史云此足稱女俠當與江南張桂芳並傳

或曰既稱俠矣猶列豔品中何也俠能自衛而此為曲媚故惟燕女少情事得首揭之

原缺第一至七葉

紀玉主

劉鳳臺燕都妓女福清林玄江名文煜字丙卿娶之家爲破然相得無怨言鳳臺婉娩曲中其驩歸林數年而卒林痛惜無已覓美玉爲其主或置袖中或佩腰閒無頃刻離也每逢知交必揮涕爲道其事出玉主示人以故人無不知者皆竊笑玄江爲有情癡耳林後收京債於粵西歸途爲盜所殺梧州司理林茂槐號儁朋緝盜撿得玉主窮訊得其屍死已二十日面如生司理故林同邑厚友知玉主甚詳乃殮而葬之或云林獲盜之前夕夢女子若有訴者林亦見矣乃不能爲

椎而假女子見夢何耶同邑葉少寧既爲林季公立傳而江夏郭太史爲賦玉主行紀之

葉傳畧云先大父之女弟四其季適同邑林公有三子季乃丙卿伯忍而強齮齕仲季不能平稍左右仲伯舍仲而嚙季家故饒爲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累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羸則益自發舒好游俠遇當意揮擲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貰游爭慕之一見季歡甚託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世欲得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季能爲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託季也季既得劉不復問賈事召族子其悉籍其筦鑰付之其遂悉季橐償負金復有他負皆坐季季困甚則語劉吾旦暮溝中若當歸平康毋相隨俱斃耳劉涕泣既許君矣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爲也季大喜卿乃若是吾何憂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更歲餘復稍稍給待族子如初復代爲入貲授郡幕復數年季費賈再負乃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幕意季且徵負季曰吾實以貧來乃今知若已奪官貧甚我也復何言因出劵還之捫袖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幕內媿不自容季竟徒手歸而生平所償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

三坐是益困客吳楚閩粵聞道閩劉死慟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哭刻玉爲主題曰劉氏之䰟爲斷腸詞題背云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逃遍勝寫冊青圖勝粧水月殿玉䰟與香䰟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少年輩嘲季是章臺枯栁何鍾情若是季不恤也伯既逐季坐殺人死獄中季大傷遂挈家自燕歸撫其孤行至武林念所善漢陽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留飲十日復之粵西行再舍弁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爲舟人陳

亞三等所害沉其屍於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刼爲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算吾友蒼梧司理林君捕治之搜其橐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爲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窮索餘黨盡伏辜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瘞其骨獨李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炎暑經再浹旬矣觀者駭異粵當道咸哀憐李且以李非緑玉主則空瘞魚腹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李於冥冥也歟論曰始余與李約百歲後吾爲公傳李謙讓吾何稱於世而足傳乎李既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

惟李之行訾者以爲湯譽者以爲俠要以傾身慕義無間盛衰斯爲奇耳劉不負李於厄卒殄其讐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煦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李何如哉末俗庸庸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李深有感焉

郭太史玉主行云燕城明月照倡家雙雙好鳥報狹斜劉姬十五顏如玉羞殺燕城萬樹花門外紫騮驕叱撥院中緑柳鬪昏鴉畫就蛾眉同遠岫傳將輕粉賽明霞梟梟金蓮籠繡襪纖纖玉手撥琵琶歌喉宛轉風前度人道千金緫一顧綵毬無數任頻拋費盡纏頭不得住林郎倜儻七閩客倒篋傾囊憑一擲松月蕭踈擬性情玉山嵬落爲標格明珠滿斛買名姝奚論黄金與白璧三星耿耿夜迢迢結就同心两脈脉爇煖金鑪透錦衾掩上瓔窗褰襞積掛却流蘇露合歡惱殺鳴鷄驚寢席願比文鴛两翼紅不念青蚨雙手白年年暮暮復朝朝費盡錢神不可招玉壺一破難斷水翠鳥高飛肯顧巢長嘆燈前一杯酒莫以紅顏持散帚山前可問買臣妻風流不落楊枝後劉姬雙泪如紅雨誓死如歸真自許寧為玉碎響璘[illegible]肯效萍飄無定所歡聞大笑更何求感卿義重心良

苦大舸明朝泛五湖燕山楚水又蒼梧千金手在散還聚一寸心存去不孤擔簦一去秋閨冷明河夜夜拖金井轆轤一轉一含愁銀瓶落下垂空綆臂間破碎玉連環房中焚却相思枕落花不顧條上心孤鸞空死鏡中影渺渺芳魂逐玉郎客邸聞之真斷腸倉忙星月關山遠髻淡衣裳粉黛香歸來痛哭茹荼毒縱有千金難再贖重泉何以寄悲愁覓得崑山一片玉前寫芳卿小字名後題腸断悲哀曲出門繫在緑綺裳入門藏在青羅襦相将南北走西東行行苦雨又凄風天涯共踏王孫草一似啣蘆隨断鴻買舟還

向粤西路日沉瘴海青天暮鷓鴣啼罷鬼車來四望
楓林起黄霧舟師原是綠林豪叱咤腰間出寶刀血
沉弘碧半江水魂作胥山萬里濤蒼梧使者七閩才
兒戲曾同竹馬來郡齋夜半醒不寐恍惚如聞窈窕
裊蹣跚搖拽不成步唧唧切切如泣訴朦朧王貌未
分明似語無聲總不平詰朝驚起問群吏天道神明
似有情樓頭皷響傳行馬伐皷鳴鉦搜四野怕有赤
丸暴客多寧無白晝殺人者黄昏鬼哭大江頭畣冤
寧是婦人也邏卒倉忙鎖賊奴雕頭梟眼狼而麄階
下片言情自吐不俟囊頭五木呼賊奴往在山之谷

檢出崑山一片玉前寫芳卿小字名後題腸斷悲哀
曲使君慣見眼模糊咄嗟此物何爲乎夙昔少年同
里閈鍾情曾爲酒家胡試向江頭問水濵黿室蛟宮
出故人水底炎天經半月頭顱面貌儼平生玉山磊
落依然在松月蕭疎尚有真使君痛哭停舟筆覆盆
之下青天出縛盡賊奴幾百家霹靂虛空驚白日從
此江頭犬不聞妖氛散盡無愁雲分明曉夢寃魂出
死別吞聲上帝閽昔日玉顏今玉主今日報仇昔報
恩

亘史曰曹娥孝女卒負父屍而出小玉怨鬼尚祟
於李十郎家杜田結草事定非誣也孰謂玄江之
死非鳳臺報德地乎精誠所感可通神明彼見玉
主而竊笑者寧不駴於所聞耶

榕陰新檢云林丙卿福清人生平倜儻好游狹邪燕
姬劉鳳臺者年十五有聲教坊貴游爭慕之一見丙
卿驩甚託以終身丙卿破數百金納爲妾久之丙卿
游吳越間道聞姬死慟哭幾絶疾馳抵燕日夜哀痛
刻玉爲主提携不去左右爲賦長短句題玉主上後
丙卿去燕復遊西粤僦舟東下爲舟人陳亜三所殺
沉其屍於江掠其貲以去蒼梧林司理丙卿友也夜

半忽見婦人稱寃狀因呼邏卒嚴捕禦人者卒搜亜
三槖得玉主司理大驚窮索餘黨伏辜求得屍顏面
如生肌肉不損觀者異之徐惟起爲作玉主行云燕
山刃出娥眉質翠羽鳴璫金屈膝就中百萬倚門倡
若箇輕盈稱第一傾城少女長劉家十五妖嬈未破
爪到處名姬羞粉黛一時佳冶避鉛華櫻唇半啟飄
金縷百囀嬌喉鶯乍乳閒拂朱絃奏鳳皇時抛紅豆
調鸚鵡對客閑參湖上禪桃花重製蜀中牋芙蓉學
繡相思枕揄英羞看買笑錢五陵俠客紛無數争進
千金求一顧妾貌雖同解語花妾心已作沾泥絮風

流閩海説林郎年少曾登遊冶塲黄金盡買纏頭錦豔得聲名遍教坊明珠欲换娉婷女金谷園中貯歌舞滿眼無人荷目成劉姬一見心相許結束歡然出狹邪九枝銀燭七香車鴛鴦忽比雙飛翼菡萏俄開並蔕花珊瑚寶玦流蘇帳蜀錦紫絲紫步障占斷春風歲復年秦箏趙瑟搊還響可憐行樂在須臾夫婿長游入五湖膏沐慵施雲鬟亂空房獨守夜燈孤春花秋月無情去誤妾佳期等閑度婉意柔情孰與伸千愁萬恨憑誰訴明河耿耿路迢迢絕望音書嘆寂寥紅顏每於愁處損朱顏多向暗中凋思君不見令

人老柳葉雙眉畫慵掃香魂渺渺落黄泉玉骨纍纍瘞芳草人傳消息五湖西夫壻傷情掩面啼碧沼遊魚乖比目離梁飛燕失雙栖哀絃聲斷絲難續死別生離成一哭沈思無計表深情售得連城舊明王磨礲朗潤復輝光賦得悲哀句短長中間自縷芳卿字末下金刀先斷腸錦囊裝貯殷勤記鎮日重重牢繫臂東西南北但隨身旦夕何曾暫相離攜向蒼梧萬里遊逢人開取淚先流鷓鴣叫月悲長夜蛤蚧鳴風感素秋江頭忽遇探九客化作杜鵑歸不得黄昏野魅泣精靈暮雨遊燐啼怨魄玉主飄零何處歸芳魂長繞粵江飛夜臺飲恨重相見朽骨含冤事已非蒼梧司理眠官閣忽睹仙姬来綽約含怨含顰若有辭半羞半怯如相託索索陰風毛骨寒分明環珮韻姍姍漸聽嗚咽聲初遠起視明河漏欲淺心知非幻仍非夢定有幽魂抱深痛綵線縫裾護赭衣驟看玉主神驚動由來此物屬林郎刻玉題詩爲悼亡珍藏久識依懷袖流落何因在異鄉傷心細向公庭鞫舊兒哀呼新兒哭始覺孤身入虎牙更悲俠骨填魚腹詎信蛟龍不忍吞隨波逐浪幾朝昏千秋重閱曹盱事九辨難招屈子魂吁嗟此事何奇絕名姓從茲播西

粵真迴白日照重泉果有嚴霜飛六月片玉堪將恩遇酬死生肝膽在紅樓方知白璧能伸恨不獨青蓱解報仇

原缺第一至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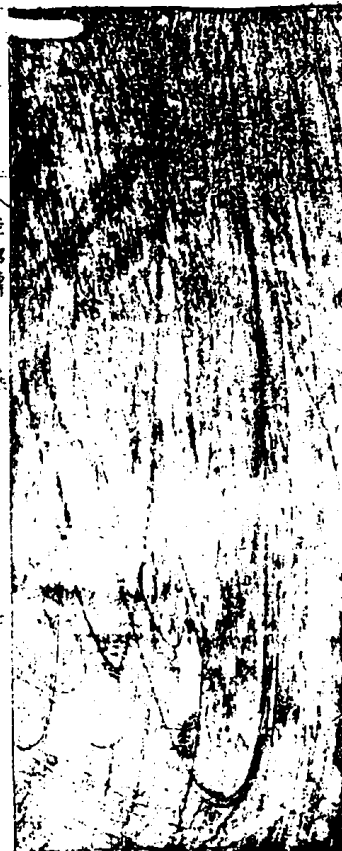
李昭傳

李昭字幼貞北京東華門良家女本姓王被誘入東院爲娼慷慨飛揚有丈夫氣以俠名傾一時號飛將軍同輩陳愛相嫉嗾寧遠伯家辱之撻上昭大不堪求速死誓不與愛列班伍中會稽估掾數輩憐而諭之以子之才色足自樹何至死仇恨所中請聚金贖子脫名教坊遠仇洗恨不猶愈於死乎昭從之立削籍僦松樹胡同居焉估掾數過存之昭益慚幽谷之下每思奮飛甲辰冬有豪士三人丘長孺薛公儀范仲凝客燕市雪中送程仲權游蜀仲權臨別語三人

曰茲行令馬蹄䨏萬里雪幸一當峩嵋念三君無以敵此閨李幼貞獨居松間曷訪之亦如對晴天玉壘爾三人因結伴跡其廬有顯者匿壁間顯者爲大邑令楚人也不以令穪而託名翰史長孺窺識之顯者下裘金誘昭昭不爲眠翼日索金還昭歎曰士也困極莫此甚矣狹邪可久居耶三人設酒慰籍益慷慨傾露飲盡無算三人辟易莫能當其鋒謀以當之者咸曰丘郎傷白氏無染指於新驩薛郎狃所嬖方鳩居不能移寵而李姬俠流不易近范郎少而敏美如冠玉且有毅丈夫行惟范郎得耦李姬而丘薛女弟畜馬夜誓於星前四人交拜願爲一心往來彌篤丘大有詩云金臺已荊榛意氣久沉淪以余將皓首逢君現女身願託杯酒歡爰結李孟親予既不予鄙予實諒子真人但美矉態安知懷苦辛一夕范獨宿旅寓昭執殳高步從雪中夜造之間同訪丘郎丘郎飲他宅因共立牛衣下相待其爽快每類此然范亦會稽人同旅切忌之搖而訕者百出昭大忿曰所以就諸君爲免辱也今受諸君辱何異以膻去膻吾安范郎不忍再辱矣皆曰范郎貧士任汝安之吾惟取贖金金償惟所之耳昭就三人計欲立還估掾者金相

顧無策薛曰余友許爲我加級貸金三百請先以贖妹官可緩圖耳昭舉手曰幸甚即召估掾來謬許之曰吾金具矣退所賃居與范就丘邸期日還金皆曰丘君長者倘任之何慮范生貧耶各立券而散自是李昭就丘寓侍范郎臥起足不踰閾呼丘薛以兄不復共杯酒靦面顏向之豪華寂如也居久之貸薛者微知昭事悔不與而估掾爲丘故不敢促曰第昏之將魚敗而出何用嚚嚚爲范李計詘語丘郎曰事日蹙矣將柰何丘曰坦嘗以身許人何惜緩頰沮辱願倩妹無過慮乃日向親交債責以緩急義親交多塞

儒不能卒辨或解銀章脱貂裘貫之又不足而出繻符相質也曰何可使范郎與李姬久抑鬱居此耶蹌月而畢所償金頎安所得路費丘又丐之同鄉聚衆槖得百餘金爲昭夫婦治裝車擊轂而出都門丘自以身殿又二月始償衆槖得獨身歸西陵方暑退念范郎世胄子越故多講良知以風教束諸子弟恐不得婣范姊族巨族也姿首亦不惡而昭憨侈甚豈能肩隨人耶八月中以輕舟抵武林則幼貞先自西湖歸越與嫡同室居布衣椎髻操作自若丘郎先請拜嫡而後見昭嫡昭欿然同出無所避忌丘大喜曰若是不負同心盟矣爵勉以大義而促渡江將與范郎北上蘄有樹立會薛公儀送丁司馯出都亦抵西湖大詫曰向來燕市酒徒乃得快聚於此豈非一大結局耶謀記於潘髯髯曰余有情癡聞情事輙屢夜不寐然情每中阻徒令人扼腕短氣未有若此相成之偶也李姬之變猶龍其伏如蟄此意度固不可測曩受辱於腂奴直目攝之耳估豎子何足道哉佛法戒妄想至生累刼茫茫五濁孰非妄想所成世不可無薛郎之妄諾而又不可無丘郎之妄任惟其心真耳真而爲妄郎妄亦真天下無不可爲事但怕有心人

誠如諺言妄何不可成之有吾姑爲記之以詑人之詭得者昭聞曰汰哉丘兄不能洗吾垢乃以垢髯管李謝髯余四人相視咸有愧色大醉湖心亭各散去而私傳李昭非昭意也

陳雅卿傳

燕京本司充教坊供應樂府五百備為其族氏出高華生女以閨閤自矜不易狎見成嫵婉余得二王曰雪簫曰壽昌（字永）而陳氏無以姬籍者雅卿後二王且廿載而特起名震京師超二王上是豈可倖致哉初姬年十二為閩士所誘遂以姿慧傾鄰城然有媚姿而不以媚姿見有慧才而不以慧才見諸美備矣而無以自美見學不必淹通經史詞賦而淹通者自廢書画不必精衛夫人米南宮陳白陽而精者自廢棋不必爛柯琴不必焦尾而善奕善椽者自廢惟其有

而不居令居者失其所有王公失其貴猗頓失其冨騷客者失其才美而雅卿之奇以無奇見人莫得而名焉咸里咸稱曰大家籍中稱曰伯雅而知厚者稱曰六雅最淡江郎字之曰鄰行曰桂枝曰雅卿則四方萬里之人莫不稱之矣其容華無所擬似誦碩人篇咸具焉評者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惟其志行超舉雖工賦者莫得而髣髴時武林古生會稽肯馥長蕩景倩西吳阿超品題燕士必首推服而沈郎右郝生筠（字林宗）引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爾時覺一坐無人似以沉湎勝而雅卿奕氣未能降語沈郎曰吾能為李隗下郝謝曰筠娩在王前爾諸人皆為雅卿氣攝惟阿超欵為情死而不得心各有主也夫心為情君心之所至而情副焉不得以人事參之假名曰天天之既定非人力能勝阿超獨近而非子仲自遠而合天耶人耶雅卿固曰吾不求名不顧為貴冨溺也人苟不求名不為貴冨溺何適而不自得哉故曰名者實之賔而貴冨者羶所趍也文君有言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乃君平之要章臺徒以青青調之此佳人所以興嗟而衰黃落之

不自保也大都乘興者易鬪情之所流誰能不波雅卿央之心固不易溺也彼視大將軍聲勢所加吹泡爾文人情宕意得意失如柳絮隨風飄泊安定雅卿之自詠有云長安無日不風塵眼底紛紛車馬人若問妾家何處是白雲縹緲斷漁津其素心有在矣及遂江郎同歸清淵削其故籍布衣蔬食日椽作茹苦不厭人有向江郎索大雅字画者時檢舊幅應之碩語江郎余惟不溺名以相從也如此指爪豈堪理筆硯耶余向者游燕而大雅晚出不及見幸見江郎悉生平所尚益服其有烈士風矣遂為之傳

江郎文孫新婦傳曰鄭行陳姬桂枝字也桂枝之行
鄭馬十年不字字江郎江郎於是乎字之也汸於梁
鴻之字孟光曰德耀孟光嘗謂吾安得夫子賢如梁
伯鸞也者乃伯鸞亦喜得孟光可與俱隱深山耳初
姬字雅卿而居水玉以姣色傾長安以慧才傾天下
士也以姣色傾長安長安無王孫貴公子者矣宜無
長安王孫貴公子而雅卿不字也以慧才傾天下士
士無聊天驚人者矣宜無士聊天驚人而雅卿不字
也雅卿若曰婦人出風塵乃歆偶貴妃富栖栖翕華
之圃溺已溺則畢畢則不能超著不能超著則益墮

益墮則終不知其所稅駕雖出風塵何益故與其溺
貴富也寧溺風塵溺風塵猶可拯也溺貴富不可拯
也食貧貧士淵焉抱心與俗浮沉久虛物色乃一見
江郎而字之江郎好奇而雅卿雅歆見其奇江郎負
俗而雅卿雅不牽於俗江郎囊丁㮏妻須遣取妾不
克家遐思梁鴻之在伯通廡下而雅卿雅有孟光眉
案之想其合也天作之矣雅卿夢毋郝曰吾與而言
而既不育為柳氏才君平尤霚怨而祇是情癡而翼
日喜而郎皆彩筆來也雅卿寤乃喟然歎曰疇能翼
日當此占乎翼日江郎來輸成庚戌四月八日也是

日馬淡生集友人崔元家當門李黃與江郎浮大白
而以五白呼雅卿也雅卿不可驟得而驟得雅卿者
盧五白以雅卿注也江郎一擲而盧得廣寒宮裏一
枝梅李黃且視且驚曰梅貞桂也江郎得雅卿矣乃
汪穎奇豬救武為江郎寒俏適當雅卿占夢之期而
雅卿以彩筆屬江郎先態之語洵協遂許盟故江郎
不煩請而驟得之奇也於是雅卿見江郎甚喜寘酒
宴會甚歡江郎對雅卿話盧雅卿對江郎說夢焉生
汪生褚生駭且訝莫不引滿為壽頌江郎與日無負
此夢頌雅卿與日無負此盧盧也夢也奇合也故曰

天作之也容羅爾雅乃周旋于仲服何艱奠家而容
長安宇宙有心人哉意氣勃勃清揚之間肆予羈孤
感知己不覺動色相告十年內難十年旅狀娓娓然
雅卿曰吁哉天壤之間有江郎而乃羼階於婦至今
為梗抱恨百年風木卜妾流寓重不修能儇安能忍
此夫夫也遂解佩結言曰願執巾櫛以相從丈仲無
棄江郎曰予仲何人敢要此盟雅卿曰江郎貧士也
儇為貧婦文仲無棄江郎試之曰若是卓琴楊拂可
得恭係邪雅卿笑曰我二人共貞哉而奔諸我固知
江郎貧不貧於禮儇無寧請之我父謀之二弟庶幾

舟梁而光馬江郎於是長跽而謝曰若是卓琴楊拂不淂並傑耶雅卿曰雖然自我之不䏍就於情癡之人也不䏍就於貴富之人亦屢矣故有言儂大雅字人人必不信今一旦偕貧士去人聞之無不且驚愕且恨雅卿固自有夫奈何俛視一世哉江郎曰鳳之自古也龍之自躍也玉之自種也珠之自還也何情也何癡也情生於癡癡以御情而情車覆癡生於情情以載癡而癡馬奔情車覆而臺為空也癡馬奔而鵲不駕也顧天下人皆為俗情癡耳千古情癡亦是絕無人言爾雅俛視一世信然于何追踪雅卿曰妾

嘗慕孟光之舉案齊眉也歎婦德之為隻而梁鴻獨行乃能為人傭舂忍於深隱肎於俗季暴昭質哉江郎於是宿水玉居得陳父報請伯雅曰唯唯惟吾女且淂二弟報謀伯雅曰唯惟惟吾姊破產從之不惜也陳氏嘗以雅卿起家奈何乃至破產責師之責不足供命也長安中勳戚中貴之家飛揚跋扈為雄之輦莫不以勾欄為金窟責以子母取盈焉而不折券弱肉强食不盡不休也十產而九破陳氏之產不破恃有雅卿在乃今雅卿為江郎作歸計而父若弟為雅卿破產償責釋重負以成去志而寧無家弃無越

志請試以此告人人必不信而江郎信諸鄉行曰胥之江郎於是信水玉居淂陳父以伯雅之所請也者詐江郎且淂二弟以伯雅之所謀也者為江郎謀謂吾曹不幸氏係伶官每恨不淂修名以死是役也其無乃使天下人知陳雅卿出風塵為貧婦不肯降心貴富而溺於從且知陳雅卿之父若弟亦不後志貴富乃破產從雅卿以從貧士成千古之奇居此名也愈於居此身而江郎奈何不信遂宣言江郎主雅卿謝客乃予仲計與鄉行還山東未使又計與鄉行稅西邳未使蹉跎水玉居三閱月秋風颯矣鄉行曰一

日水玉一日塗炭若之何其昨者聞軍胥上谷張師令人寀召郎甚亟何不郎來此涼颸奮亦來事可集耶乃令堂也鞭弭為江郎前驅四出塞窮日力抵上谷度雲中因代鷗江諸王孫受知世子授簡兔園歲暮得治槖中裝還水玉居鄉行無恙問郎福綏而歌曰何其久也必有興也予仲荅歌曰微君之躬胡為乎雲中遂啓吉淂獻歲二月二十七日江郎来雁迎婦於西邸揉作宛然德耀真仲婦哉君子謂江郎有挽鹿車入山者矣陳父勳乃遂臚衆責師悉產均之江郎且五出塞偕婦東歸清淵在明年二月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浪游東海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方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豔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遴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預賓列相得於尊俎之間從之驩處累月山辭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云芳

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荅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園春入屠酥濃龍腦透縷鮫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啄含桃未嚥時便會即時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窓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賦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晚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闌杆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波灔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如韓

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洌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皺金泥額六尺牙牀羅帳窄釵橫啼笑兩不分壓盡風期腰一搦若教飛上九天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睡起忽羞頭不舉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過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才多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玉如土雲龍雨落正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灣

雪濤朱戶皆金鏁葦皐擎逸玳瑁落張祜盞滑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骿觀紙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得見之為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門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瑁鞍掃眉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壽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螢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眞可惜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欄醉岸濃雲呼侠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城去天無幾尺斜陽重山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闊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

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欲偕游東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綠林間蔌蔌紅已嘆芳菲盡安能尊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鐵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纍纍昨日成衰翁幾時滿飲榴霞鍾共君倒載夕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再如山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竟卒王命山作詩弔之山乃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一

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長生乾坤意入憑欄闊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銷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豔埋香土萬顆珍珠滴繡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意縱有芳魂不似眞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二年前過曾攜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魄已飛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絕頂玉女池追思疇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

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春渾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閒粧淡紵衣一枝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爲雲到處飛山歸就次遂夢游日觀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迹類盈書一詩曰絳闕琳宮鎖亂霞長生未脫棄繁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遙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穩瑤池闊鳳懶龍嬌日又斜

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惘惘若有所遇晨起繞峰四望但蒼崖古木非復夢中所歷感愴而反山有筆奩錄詳記所遇

真鳳歌

真鳳歌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碓守不亂真恃以機辯圓轉欲求好于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乃散真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金鶯兒

金鶯兒山東名妹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綉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抛閃的人獨自遣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天都逸史 氷華生 輯

賈扣傳

賈扣趙王府教坊司妓女以善琵琶供内侍王寵悦之其慧性過人適有傳謝茂秦竹枝詞十首至趙府王令扣習之王曰美哉詞也不穀獨不得與此人同時乎王客鄭若庸曰此大梁謝榛作也與臣善請爲王致之王曰謝年幾何曰長於臣垂七十矣王曰必爲不穀速致之恐風露不常悔無及矣鄭曰謝尚强飯力稱詩當未艾也王曰私願得奉謝先生雖强爲不穀製竹枝新詞鄭曰諾語在萬曆癸酉春謝方游關中冬暮過彰德遣使扣鄭君家願託宿度歲鄭大喜宿于館舍明日天雨雪二人不耐寒寂鄭謂謝有客友頗負賢豪名請偕山人剌謁之謝喜懷刺行經趙邸鄭邀謝入此友舍也榛笑曰吾輩豈朱門客耶王遣謁者引之便殿具賓主禮殿中盛張具謝目鄭曰王將宴客請辭行王曰無他客亦先生輩爾少選陳廣樂王前席而言曰不穀慕先生久矣曾屬鄭君紹介應不得見今幸過不穀鄭君竊先爲通故凤謁

潔以待先生勿卻也酒行大雅協作王曰止請細瑟以琵琶佐之聲繁屏後王復止衆伎獨奏琵琶方一闋謝動容曰此異音也細審之乃巳所製竹枝詞再闋離席請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汙王宮王茵辱柔指調之頓聞其聲矣可得見其人乎王請觀襍劇而罷之令諸伎擁賈姬以出光華射人藉地而竟竹枝詞十章王聽而前曰此先生所以娛者頗為不穀賦數章以續其後令賈姬彈之不穀一側耳而死不憾矣餞於席山亭看雪謝不勝酒力仆臥石畔賈以袵代薦承以肱謝醒頓賈姬大王安在曰在主席謝

惶恐起辭曰老夫醉而狂罪萬死莫贖王曰先生休矣強為不穀賦之宴罷明日上竹枝新詞十四闋王令賈姬習而譜之合以律不失纖毫元夕奏技便殿王即盛禮而歸賈姬於客次爛其盈門謝加額曰僕生平詩不律製不腆之辭得天下豔麗合之絲肉而又令抱衾裯即一夕為千年死可矣死可矣載與周行逾二年名山勝地無不偏歷經大名監司太守咸負弩迎或請賦壽章百首至八十三與阮嗣宗詠懷數合遂絕筆鄭若庸賦十七章足之賈姬率二子奉柩停大寺之旁舍學博毘陵吳伯高賦詩挽之寔乙亥冬月也明年余友顧孝數以省舅王別駕經宿其寺僧為言賈姬每夜操琵琶一曲必痛哭而絕即先生所撰竹枝詞云令魂而有知足以娛死矣於是賈姬以千金妝奩付謝之二子令歸葬自破樂器終老于闌闠間嗟乎兩人以音相知雖子期伯牙不過是矣因孝數語次為之立傳寔萬曆壬子春也

亘史云昔魏武愛丁儀將以女妻之五官郎中將不可後見儀詩歎曰若儀才則雙盲尚當與女况耿一目乎憲若趙主者何必減魏武風耶

天都潘之恒景升撰

西園□□□氏校

劉女俠傳

劉龍字雲卿其慕義類古俠士風故稱女俠家本晉人父似有官秩者從母遷廣陵自匿其跡生二女長龍次鳳居文峰塔之南埂將以龍屬諸賢豪士而鳳為擇良家子配之為終老計偃蹇無所遇戊子丁丑間狀溪劉孝廉上公車不第往返咸客其家龍謹事之劉病瘵歷數月龍扶侍親湯藥無少怠劉之病日

深慮將不起龍不忍其行曰途中誰足恃者父母怨詈之不為頓衣飾就質且盡而劉之族大以孝廉溺劉致病羣起詬之見孝廉語其故咸感慨去而孝廉居踰年得少瘳仍上春官試遂無一訊返即得傷與死俱不可知至壬辰冬鸞生謁龍使失意無所主從客訪雲卿家雲卿問生耶客傳東游詩非君耶因留下榻客語生為孝廉拮据狀及今相思無可問訊又不能舉其名及字但貌其廣顙奇骨俊偉人而已且曰此必非負盟定無起理盍從豫章訪之生許諾會天寒甚河凍不流生淹兩旬困如孝廉病時而龍奉之無倦朝夕作客供必豐腆迫歲生乃啟行所親有貰菲金饋者則出龍旨也生遂詣豫章詢孝廉族多諱言之然固未第亦未死也因入楚留三年不歸龍遂適高氏與正始堂陸丈人為隣龍嘗從生一詣陸宅覲劉其居近東關居久之問高曰識此間陸丈人乎高曰不知也龍曰豈有與陸丈人為隣而不知陸丈人者乎吾悔嫁子矣其人趹行執贄陸公前自陳其事公美待之至辛亥歲陸公為余言龍尚無恙鳳後為名姬亦快士不知所適

亘史曰雲卿不知書而好文士不知字而識偉人至

損橐借交以結客雖不為少恙此古俠士所難至怨其夫不親賢卒為善士與齊晏子執蓋之妻無異辭即太史公亦所必紀矣

潘之恒揚子吟贈劉雲卿君乘揚州舸妾家揚子橋隔岸丹楓林當門枯桑條高塚栖夜烏野風吹蕭蕭帯薄激洪流阿閣鬱層霄吳越多浮冶燕趙豔且佻不辨燕與吳試聽管絃調客從遠方來請傍萬里橈鳧目一以戍安用琴心挑龍子吐吐珠鮫人出貴綃綃珠豈不珍不易朱顏凋與子為秋期秋還室已遥同心隔河漢相望夜迢迢感念結中腸褰脩當誰要

寒雲西北與霏霏雨雪飄黃河凍不流送子涉氷潮
冉撒阻關河五兩何招招不怨五兩輕但願牽迴飈
迴飈有返期逆浪慣能邀

直史鈔　劉雲卿　淮上萬言　三

范女士傳

渡江以北無可稱女士者同社陳載道王先民何仙郎輩一人焉曰范小一蓋三君字之仙露言其無凡境也夫仙露以執然女身贖諸其母母之鴇無合女可知則盡人是託得一即許盟盟定沒於中道則反訊詬之倍償其聘未厭諳人曰得偶加余罹失偶寒余袂命也將誰怨焉而士之造者數不能退其仇則障之別室或廡下或栖牛衣間賞佳醞美肴餉之士私喜為親已得間脫來對博浮大白去終席不在客客出榼珍曰存之以當吾友庶彰君既客安之窺客

為誰匿不與言而三君詭詭自負詑客相通也士或嗜枏屬客餉至累積盡以啖士擁罏分之而丼值雪封戶招士坐帷中酒進無筭謝客不顧偶裁衣未成魔鍼工以士至將貰之酒家未暇衣也士以類至者時盈四座則大呼快吾何以得諸君辱臨傾筐倒庋勿惜矣嗟乎從瓜渚遡清淮且竟安得有士如仙露者乎吾故士之以媿夫為士者昔所交惟劉雲卿可頡頏乃獨行君子不若仙露閣士多知重三君終無失也今且歸正矣不知能為士報否因述其贈詩詬之以伸景仰云

陳無言贈范仙露詩蛾眉雙斂入垂鴉寶髻斜簪玉蕊花身處絮華心自厭間來窓下理絲麻其一小閣斜臨淥水開風流不比舊章臺此中未許尋常到惟有詞人入座來其二又同陸長倩汪遺民真長夜集仙露館春星明爛熳芳宴美人家繡閣張蓮炬文窓障碧紗歌翻新製曲舞落晚妝花莫惜厭厭夜貪看雲髻斜又結交行為王先民范仙露賦太原王生文且豪交游之中義特高結交美人范仙露邂逅相逢即如故披肝瀝胆兩精誠一時拜為姝與兄片言便定千古盟千古盟言不生塵天翻地覆數有終此心不隨

天地窮　閔景賢同賦結交行云世態紛紛那可數誰說翻雲復為雨白首論交餘幾人從來此道慚千古太原王郎意氣揚翩翩裘馬少年塲到處鍾情逢彩袖當塲結俠奏霓裳風流談笑情無已為兄為妹章臺裏片言九鼎重然諾一刻千金等生死俠骨稜稜俠氣真雄豪自是有心人不逐世間輕薄子青樓傳得廣陵春廣陵美女類如雲當時豈復論桃葉丈夫今不重交情交道翻令歸女俠粉黛盈盈錦繡仰雲鬟高髻杜韋娘不從燈下期鸞友却向花前結雁行雁行不為憐眉黛風流豈異英雄態豪華惜玉羨

詞人借客憐才唯此妹聯添論堅不可齊王郎仙妹入新題百歲襟期盟白璧千秋意氣誓丹鷄秋雲反覆如飛電繞指何如鋼百煉玉樹蒹葭信有緣金蘭契合應無變請看堦前槿樹花朝開莫萎堪咨嗟頑言終始如今日毋令聚散泣琵琶人生聚散應難料要盟此夕三星照莫道青松會咲人結交勿使青松咲　王醇咨范仙露對梅花見懷詩云梅花一樹青樓邉千枝暴歷揚光鮮幾度調粧艷金鏡幾回度曲嬌鶯絃美人此際愁如織思殺羅浮花下客手把寒芳寄遠情不道天涯淚沾臆

五姬傳

潘之恒叙曰李汝易以佳公子登騷人壇好客甚時召客成高會即鄭當時孔北海不啻也潘生游淮南值汝易病謝客有間力疾語四兄不可令騶君虛此七夕當畢召歌妓佐其歡盖先是長公中丞仲公孝廉数張讌期而未集騶頗聊蕭之汝易曰阿兄不数招且未習故不得致余習之且狎能令無畏當為二昆寬其郤避狀令得盡所長余病久未徵歌請得卧而聽之於是汝易方隱几中丞孝廉諸郎君為肅客客至者孝廉鄧泰素湯佩韋

文學王季長姑布生揚　琴友張肖夫而季公文學汝居夜至標題分韻中丞公以屬不慧不慧進擬七夕喜汝易病起一首携妓觀星河一首請公裁定中丞曰合之為排律諸妓送闍既定以次聲歌梁塵盡落鳳臘俱殘次日諸公各賦詩紀之余過淮陰追為五生立傳

趙文字掌卿初有聲清江號曰昭燕其母小紅角妓也掌卿身輕能舞掌上而音響遏雲吴人善歌者聞之為氣縮其顏色韶秀亦傾動一時顧善病垂絶有方士過其門聞哭聲曰何為者曰蘁姬死爾曰吾見之垣一方未死也亟内藥一九口中覺喉有愽音起矣嗣是謝客不復當夕避名來維揚依隴右外宅以歌給事主家月季一至焉召不欵頻方度曲時氣甚充且亮殊無病容曲終覺稍倦先辭行然坐客意滿非之強也汝讌曰趙所居甚僻異日再造之盡其窕轉未踐也友人郝公琰舊識之往覓不可跡清江人至今思之

胡一字白苧為雲中君所賞以其善吴歌初以謳供給武林包憲副宅包謝館舍而歌妓散白苧誤為揚生誘匿跡來維揚揚生亦善歌歌不甚揚而為劇殊

有逸態白苧似欲近之又求遠之其性憨而驕恃驕寵少不當意輒擲食器於波左右莫之詆何然貧屢甚矣每登場則專一不亂四座為之傾按拍或未盡合魏家調口喜為雎黃不改吴態大觚估人終不之善也流寓將窮乎亦足悲矣然竟與揚絶而情益蕩莫知所歸

馬二飛鴻金陵妓也其姑王以烈殉方蔚宗其家頗贍而飛鴻以歌自振不能曲承之反以為鴇將售之行伍人行伍中爭購之飛鴻自傷如驟易皂乃悲歌以當長鳴坐客皆為抆泣歌之動人如此浹辰訪之

則依賈氏其聲價重於伏櫪時宮之奇去虞而用於秦士固有遇不遇也何足悔哉

杜衡行三字芳芷本大梁人余嚮者從吳門睸若芳其諸姑行貌亦稍類之而風致少減頗依依有相感之意歌調靡靡婉孌動人坐客趙生和之若出一管例之趙掌卿恐不勝羞澁渡江以還似不可多見

李瑤英行一顏麗而華時露閒闌態令當壚足傾都市厠之盛筵稍為局脊其聲本弋陽樂平間而柔潤過之曲盡其妙亦令人側耳謂新聲足賞頗有昵之者與白苧自成別調較之諸姬風韻叜殊矣

亘史曰古豔桑濮未聞吳趍彼皆居淮上流而邗溝中之南北佳麗所集固宜多才何寥寥也近王卿持乍一至發聲振林庭樹先秋而落儻聞趙氏歌且當自廢矣孰謂鄭衛之音今且為鴂而吳雀鷇為厲耶余方任耳未能辨也

附録

七夕喜汝易病起攜妓觀星河共賦排律

李中丞植分得四支成詩十九韻絳樓顥氣迥玉宇露華滋暑退無煩苦風清有爽思相如方病渴宋玉動秋悲七夕傳遺事雙針憶舊期人間燕喜集天上鵲橋支芳席陳瓜果中厨釆藿葵邀賓聯桂社携妓賦緇衣花萼情原篤塤篪調自怡高燒銀燭冷共詑綵絲奇紈扇撲螢火霓裳舞鶤詞飛觴頻勸酒擊筑促題詩坐對靈河轉遥聞清漏移素濤明似練纖月曲如眉織女金梭歇牛郎龍駕遲天津鳴玉佩雲閣掩羅帷舊恨堪誰訴新歡祇自知盈盈終歳望忽忽霎時離遇合良非約真虛尚是疑斗邊槎可泛直欲叩仙姿

鄧孝廉文明分得一先賦十四韻夷律鳴秋發商颯竟爽先張燈呈祕戲露坐敞芳筵白傅元同社黃姑正比肩雙星看上下一水任流連杼為邀

雕擲鍼沿乞巧穿從來靈匹信不用蹇脩傳起色觀濤壯酡顏殢酒妍極情通士女至樂叶人天仰視雲霄外低頭枕席前織阿帷可鑒缺陷羽能填偶集今何夕孤游已隔年服箱雖日邁稅駕薄言旋為問宣城賦因思洛水篇君懐真嬌潔僕病也蘧然

李孝廉柄分得七虞賦十二韻絡緯鳴秋夕雙針望不孤氣澄河漢迥雨過鬱蒸徂愛客憐吾李尋盟餞阮厨飛觴無病色襟坐有名姝歌發清商應顔酡玉露濡人間爭繾綣天上惜歡娛絳淺雲為帳星微月在衢烏來疑是幻鵲渡却非誣色綫思宮戲金梭問女奴

何時槎竟到愧我犢同鋪脉脉深情共盈盈逸與俱淹留今夜會直作隔年需　潘旅鬌之恒分得十四寒成十四韻金氣涼初入銀河暑漸殘歸心隨紫燕花信下青鸞謝病尊仍满羈棲影尚单鵲毛渾欲秃兔窟未堪團紈扇歌中掩蛾眉鏡裡看星輝粧淺淡天净羽輕寒誰記桃三竊曾奔藥一丸連枝兄弟宴弗綫女兒盤賦爱相如渴箏傳齊女彈槎期邀共泛濤色起同觀示疾權摩詰栽詩陋建安淮南多詠桂溝水舊名邗烟月增佳境風情減故歡從來秋色好何事獨悲潘

張玉傳

張玉天津衛人頎頎然清揚善脉而工蹴鞠不脩冶容徙居清源清源游俠以千計紫手如繩比肩如堵咸鳴箏擫瑟和歌嗚嗚玉獨忼慷高步與衆相凌久之遷徐州致雀鼠之訟太守夏公楚人目玉非凡流初無低昂第貴抑江都或以為逐而玉察太守於眉端知必為之地至江都啟鄣著送夏孝廉處安置孝廉雖江都人故太守遠宗而倜儻足庇旅泊者于女俠尤加護持玉一至名傾江淮跕屣登場千里間稱捉亂者無出其右名師皆辟易去無足當其銳鋒

偶一俊偉少年以沉接若神合千人盡廢嘖嘖如觀鉅鹿之軍既罷而詢姓名則海上小喬君字定侠其父伯圭名震萬里而足力可分大小華而此技尤跳梁江左常語人曰吾老此技頗自雄今避吾兒當息跗無超距志然此娘子真兒敵也於是衆賦小喬君名益信張姬為絶技一時名公若李方伯謝比部稱文章鉅公俱賦蹴鞠行贈之明年辛亥鶩生來江都因喬生之譽特訪之已從豪士去僅得二公歌行三詠之為歎悅而已或云玉之居徐與李文學善以毀襪重甫玉之被徙頗繇之後李得復竟載玉歸離今

在二三年間亦可謂同心美合者矣或云所善者文學之凡文學之被襪以毀爾

天都逸史氷華生撰
澹如居士方叔甫校

劉生生傳

生生劉氏之少姬也字無生居淮之清江家故倡年十五始破瓜其志忽忽不樂有出塵想客抑之輒生嗔必謝去始安以故姿首眉目蔑豔一時人爭憐之而鮮有與昵者郝季子徙嚴君自楚來訪吳氏郝宿留久之季子方持居士戒年弱冠猶稱童真喜以佛法勸人不諱鄙賤惟食牛報為先談引女戚鬼為鬼負去塔頂見鬼於人前或跪或揖或詐或撃女問之知為善惡所遺而為役使者則斷食牛人也女忽起念吾誓斷牛鬼即不敢近請更念令得自歸而斷之事載太平廣記生生恍有悟請即斷牛異日語郝季公真吾導師吾厭世甚惟斷速死公何以為之津梁季授之念珠百八子曰惟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可不負汝字生生謝曰妾幸得死而心不化恐終墮惡道願乞公一詩以解其縛郝季曰諾卿自是西方人其精進乃爾吾不及也語在萬曆庚子冬季別去一年有音自清江達於楚云生生歿廣陵間季曰生

已迈真矣而我猶為風波民倘過維揚當弔之以志余媿歲丙午夏果抵維揚生丶晝見於夢季為鷩起賦詩十絶其夜復夢生丶来謝且言妾骸袝公路浦黄河之壖惟感公一念未化安得公来清江令血成碧幸不為磷妖季感其言因自慟語所知云吾能脫無生以忘情而自入於有情終為纆牽累矣辛亥秋力謝羈東而亟追逐於清江從黄河壖上以楊枝甘露洒其墓曰無生無生卿為我解我為卿縛毋因解迷當從縛覺晝脫牢籠還歸極樂於是同華名姝若蘊如若趙文聞之垂泣咸皈依西方蓋自庚子以来尠食牛者矣

亘史曰阿難欲化家後發心擅越而摩登伽女卒成性比丘尼以二人屢刼恩愛深重故難解脫余為殫情之文多矣惟無情乃入無生吾願兩人從佛頂咒心銷釋故於淮揚諸姬首揭之謂入五濁不可與說法吾不信也

庚生云公琰在維揚有弔無生詩十絶其兄子荆和之以豔傾江淮不欲附余傳而更作十絶多鮮脫語且曰與吾啟智城鑰何如作筏迷津故特表而出之

郝之璽過淮甸尋故伎劉無生墓因賦十絶弔之西方原是美人家玉委珠沈莫浪嗟見地已超生滅境能令冀壤出蓮花其一 記得青樓乍見時清尋擅板吐新詞含羞不受人憐處自信關浮絶豔姿其二 日日經過畫閣前焚香煮茗共談禪素心遂厭塵婆穢頻謝浮華禮梵仙其三 心淨能令國土清遠花時念佛千聲覺来遂使情城破報得蓮花上品生其四 楚鄉傳到訃音時花落東風引客悲不净人能歸净土無情翻作有情癡其五 殢人何事最堪哀曾向淮南入夢来乞得新詩珠淚握拂衣含笑返蓮臺其六 人傳孤塚在淮陰

千里扁舟試一尋滿眼纍丶何處是招魂空作楚人吟其七 生丶不負字無生勘破沉迷悟化城總為一朝蟬蛻去黄河千里亦澄清其八 厭住天宮劣作仙不乘黄鶴坐青蓮朝雲羞逐行雲去黙受坡公一指禪其九 策杖憑高一送眸樹紅沙白碧天秋好將衣帶清淮水洗却遊人十載愁其十

庚生曰余既浮淮迈廣陵悵若有遺也郝季曰公隘廣陵而淮觀暢矣公抱窮愁而篇什富矣所未愜者劉生無靈未能懷珠光相報耳璽則因公而有慓焉方其看碑柳陰之道皎丶手月臨烈魄照

白刄於霜空既而酹茗荷蕩之波湲湲乎雨濯貞
魂消香骨於塵胃公之說法直將與貞烈同空自
性豈不令濁獄盡破微情真以無擇心度世矣余
謝其能廣鄙志也并録其詩於左
郝之壘曰同景升先生舟居兩月南抵揚子北達黄
河往来淮水上且得從淸江吊劉生生先生為傳
以踐夢中之盟於返棹日成二詩酬之　五湖兩月
席相聯頻借煙嵐結勝緣千里青山容遍住半生白
社許逃禪朝朝泉石書成卷處處賓朋載滿船淮北
江南淹袱復風流誰不羨爾仙其一　清淮湖畫為尋盟
不計烟波路幾程白業熏修終出世青樓落倖已成
名何人肯赴重泉約咲我難忘一夢情故事乞君裁
小傳欲令五濁解無生其二
何儵然跋曰傳云唯無情乃入無生劉返真而情
已死矣公玦之吊且賦索傳以誌不忘直欲為情
死者一言一字可作返魂香耶似復認塞門為鶯
鶯塚矣然芳情雖滅香名尚生何妨讃歎則賦之
傳之者舌根俱生青蓮花

孫姬西如傳

孫姬名溥字西如淸江角伎年二十從詞人秦京歸
汝南余未面京聞孫溥事寄詩盬之嫁後五月亦來
淸江以不見溥為恨問之姚百雉姚云余故所昵者
知之深於京京詭得爾蓋姬以妙麗傾一時善歌善
琴尤慷慨激烈有丈夫風非其偶弗能近百雉具勝
情稍足當其意與期八月坐戀秦淮呂生不至姬遂
絶望京才調埒百雉雉豪爽遜之而婉孌似有獨至
婦人爭願得以為夫如汝之劉陳之葉及淸江之孫
閨中成爍矣百雉雉崛強且柰之何京與百雉書云
足下知人不謬吾為公以金屋貯之何得所矣其諸
盖聊蕭之百雉盖不服曰孫與余居三月無詬言今
隨京盱眙十日而三反目京體無完膚而謂得所何
耶渚生曰此政百雉不及京處孫娘所以歸京也咄
咄姚生安足辱孫奴之詈且撻哉雖然亦太虐矣其
歸京也可免夫惟京能自甘焉滲之可也此正　以
為得所者也作孫姬傳
錢若鶯曰前輩風流趙文獨擅今不復出矣蘇如
㒵領袖之後來班行中各有領袖吾輩不得不推
孫溥孫溥行推夏潤今夏潤復行矣離索之歎柰

何公琰曰領袖及卿殆將行乎吾慮其繼之者耳
陳載道贈孫西如詩翠閣娉婷女天然畫未真意嬌
常帶懶步俏轉撩人腰細偏宜舞眉顰不為春風流
端可賦何謝洛川神

張未央傳

張嘉夜字未央大梁人方孩時呼曰四美從父母繼
至淮安徙居廣陵甫長敏慧過其同流姊龍煥具才
致要結勝友談詞翰事謂阿妹固超超者舉易振而
未央能自為妖少年爭以賄招之不為碩見尊貴輒
能曲媚以制其挾脩辭致情綽有餘地人每憐之恣
其憨弗較也碩小侯携游秦淮秦淮女兒皆自靡而
未央目光所出若未嘗見佳麗人及經歲一再往而
益自負有狂姬挾舊院聲游廣陵乍見未央易之未
央咄咄刺金陵姬姬不服與訕未央攘臂叱之扇擊

食器鏗然姬為氣奪其英毅若此初為鶯生一碩遂
執平頭奴子乞詩題其面云方外殊佳麗絲華未易
加秋澄初上月海靜忽生霞會接星期近名含夜色
嘉淮南千樹桂無可儷瑤花適新貴人過都小侯借
諸佑客請脩未央歎曰吾幾入侯家也者而反向佑
客借耶傷哉謀之有心人竟挾與小侯會未央益不
自得促之鑿江與武林生睢聲幾不振新貴人遺書
曰執謂小侯食鯖者而殫欽之不若耶十月初有採
梅東閣者遇之京口復遺書云張郎快士恨坐少髯
公不得以豪宕氣相狀獎其見賞如此即吾鄉兩中

秋泊阿咸輩徒喜其顏色而未得于神情之外知人固自難哉

亘史曰古云一見能令人喜不見不令人思其未央之謂乎然鶯生似不能忘情者郝季遺之詩十首其序云髯公舟過鑾江居人留為十日飲日徵諸姬佐酒余問絕豔者首推未央因賦十絕贈之且述髯往事非以欣時欲令景色常新耳詩曰殢雨拳雲幾十春坐看花落復花新鴛鴦牒上題名滿屈指誰為第一人其一吳有侯生楚有張金陵超邁小徐娘燕姬幾欲鍾情死十載淹留歌舞場其二群芳久謝不成春何處能微駘蕩人絕豔瓊花欣再見披雲帶雨一枝新其三神是秋山骨是仙清泠風味許人憐只愁飄瞥身飛去化作朝雲與暮烟其四應是張星化後身世間無此秀手神玲瓏心曲香肌骨談笑風生泥殺人其五洒壁衫停襍坐時滑稽蕭散可憐姿天生一代佳人出妬殺秦淮豔冶姬其六蛾眉淡掃撇濃粧一顧令人一斷腸不分風流帝太史宮袍曾惹月中香其七入座彌令眼界新梅花秋月可傳神石榴祗恐風吹起却向波前護襪塵其八頻列詞人俠客行不輕混入少年場姓[illegible]贏得傳千古曾遇翩翩李十郎其九瀟洒花間擲果郎如何咳唾亦生香拾他口次多情語譜出新詞贈未央其十

王醑贈張嘉夜詩盈盈秋江水未足比風神丹霞映衫月弄出晚粧新鶯杯嬌殢酒蛾黛豔偷春深情託微咲更送眼中人

湄亘之中元夜別未央詩新涼莫問夜如何桂酒當尊月色多惟应繁星全近水秖緣靈匹已辭河又秋夜訪張龍煥未央宅同李震卿公建顏卓如汪仲實吳弘文分得多字金粟香飄金叵羅朱顏斜倚玉山阿從教攀徧淮南樹不及儂家桂子多

張龍煥傳

張黑字玄之數得侍雲中君酒曲謹中度以其色黠而肥力能舉案大類孟光女以德稱何必在色未央嚴事之其名亦相埒而喜酬應文雅士焚香瀹茗房幃潔清未央覺自檝毋懈之而客以情好眤者留連歲月視未央為風露人矣齊有孫逐宿瘤者其才慧驚動國主寵傾後宮則無鹽西施相為唐突未知其孰麗故特豔之　亘之題帕詩云仙籍曾占天上無名從太史世應殊不須玄草參雲氣但近驪淵是夜珠其一歷歷明河綴小星未央天遠數峯青誰將湘竹含情涓散入江波點亂螢

張懷音傳

張鸞字懷音淮揚間女子所生所游不出五百里內而飛光可注千里上自清河下及秦淮以貌取無出其右而性婉順志潔白一技不欲工一善不欲見一塵不欲染飄飄乎汎汎乎莫得而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或命字者之意爾鸞生居淮揚間物色殊麗其班次在九人中七澤漁者大詑曰公所取者得非以豔以情乎如以豔足空千里羣所不必言如以情則出乎濁而游乎清出乎內而游乎外無住乎住而不空乎空樂之謂元音吾無以觀之矣鸞生曰有是哉

七之夕織女嫁矣秋中之夜則羿妻奔烏能為我要章矣先中一夕漁者致之而懷音抑抑自下以遠其生鬼未生一辭也青鸞從海上至遂駕之渺然揚以青女弗領於是鸞生倩漁者謁漂母祠下且許且冀魯是一當懷音而未定其品也謂英雄何鸞生唉曰此謂不居其名而名莫逃者其懷音乎於淮揚間無多讓矣

郝之璽觧公座上贈張懷音詩云霜空涇水一尊開譜壓歌喉百慮灰忽覩容光驚四座飛飛遙駕月明來其一胸蕩眸明意度閑秖緣對此好客顏神清骨豔誰能比煙裹蓮花雪實山其二剪燭新粧夜色溫可憐座客已消魂歌殘只恐神飛去幻作雲光共水痕其三頻醉秦淮十二樓偶隨飛夢到揚州仙槎不肯乘潮去欲駕青鸞海上游其四　程如撒云素質飄然映遠清光流四坐盡心傾彩筆形管無勞詠試聽青鸞嘯一聲其一明眸巧笑步生蓮一點硃唇齒內鮮乍見半神魂欲斷飛來恍是月中仙其二纖纖素手玉交枝雲落雙鬟柳上眉十二春溪睛出望分明舊日浣紗時其三　馮任云香腴流蘇月在窗喜同僊子泛霜江凝眸四首情無限影落紅燈壁一雙

潘亘之十月十五夜贈張懷音兼吞同社扁舟淮海恣盤桓纔得清閒幾度歡酒送千杯雙玳瑁人逢三月兩團圞白雲瑤圃終能見青女瓊臺尚未寒誰為畬飛慚短翮凌空長嘯駕青鸞　王臨贈詩纔及破瓜時娟娟紅粉姿春風轉園榭吹醒桃花枝情將無語解歌使有心知相逢且不易況復思罷帷

湘波小傳

湘波張氏之天女孩時多病法在不育棄之女冠中命曰道能而父母以道漢呼之客有画湘妃扇詶其歌舞者余即画贈字湘波比語客令予一寓目足當此字否語在七夕前迨中秋夜隨青鸞下漢余遙見之此又湘波也向者齊紈烟霧中可呼而出者子耶問其年當揚烏識奇字時爾异哉其歌舞技乃遽入神男女之竇畢露而變態畢呈諸色惟左右之無足抗者矣徵其支干與金陵流波君謝世之期相為輪廻向者字湘波其識乃應於此若神啟予者予益信

掌中鈎弋與玉環非欺我也又二月再造廣陵觀劇三夕而為之傳人曰子固喜未央而於湘波若溢何居予曰未央以人合而湘波以天合人固不能勝天若湘波者可謂天人矣

湽亘之題湘波扇詩云如蟬鬓月如蛾誰道雙星未渡河捐珮漢江曾咫尺含情微睇是湘波

郝之璽贈張小姝湘波詩舞罷歌殘燭影斜人〻魂斷宛卿家雲光刃出輕揚態水色瀜成豔冶花情引宓妃臨浩蕩夢要神女涉烟霞遠山新柳春無限荳蔻香濃未破瓜

程如擻贈張湘波詩春風拂〻謾相過自是仙期未渡河欲託朝雲相寄語料誰能得畫雙蛾其一麗質天成造物誇水邊月下落紅霞三春總有羣芳色何似嵡登觀內花其二綠水亭〻出朶蓮照來初日倍增妍欲攀朝采臨宵宴露下天清夜色鮮其三皓齒丹唇一掬腰新妝還待可憐宵有期未及盟先訂爭看高臺下鳳簫其四

馮任贈詩云身隨飛燕掌中來莫作湘妃縹緲猜閒引綵鸞留舞伴屏虛孔雀待儔才林間入夜森如玉花裏先春獨讓梅蕉幌好教深愛護只愁歌罷忽飛回

錢若鸞傳

若鸞字𪘵翔母氏錢幼文為友人吳無斁所發姚百雉因窺鸞以為豔而鸞亦時遺眄兩情不媾而深百雉豪爽士凡名姬願託好頗不受憐才名每自咲曰吾憐人者而人憐乎哉然𪘵翔言不出諸口靜默似涼〻者亦不易憐人百雉復曰安得為𪘵翔憐吾非能憐𪘵翔者久之竟相憐矣雖姬之母貳不能憐亦終憐之此寧非以才耶余徹百雉從閣中見𪘵翔乃𪘵翔自是閨閣中人我見猶憐也百雉遺書曰兩嫛不相才令𪘵翔憐卿將信之乎復之曰吾願為情憐

不須為才憐向者於靈修固有所不受爾遂題其閣曰雙嚼百雉曰豈謂鳳鸞之嚼吾將諧之余曰不然羅幌有雙咲也非相憐安能和鳴吾為子卜之矣郝之璽贈錢𪘵翔詩曰水作流波月作眉朱顏正是早春時粧成秖恐芳菲妬紅紫叢中絕豔枝其一顏色猶居十五前自矜年少避人憐洛神風韻湘妃骨合作清江月上儛其二垂楊猶不及纖腰映月臨花不外嬌雙嚼樓中銀燭下憨來四座盡魂消其三常矜青眼未曾虛才品堪稱女校書不待人誇詞賦好衆中能識馬相如其四

程如檄寄贈錢𪘵翔詩一夢巫山賦尚存鍾情淮水豈無痕惟應咲我曾癡絕聽說如卿便斷魂其一亭〻十五媚春姿自是嫣然第一枝羡度蹁躚驚不定洛神何處遲佳期其二　王醞贈詩娥〻粧閣前紅杉豔芳年行雨妾非夢臨風身欵仙羅衫裁茜色絣帳薰蘭煙昨夜姚郎曲春鸎鳴可憐　潘亘之別𪘵翔有懷郝寄十日何嘗一不瞻昨宵惟見月纖〻猶傳咲語飄蓬户不共容光桂短簷　何偉然曰郝公玦自清江來艷稱錢姬叔翔熟余耳遂結想焉因寄短歌贈之然高唐之賦尚以夢余乃得形影於公玦齒牙

間文溢於情矣詩云美人敕向清江倚瀲灩全欺清江水斷腸何必盡相看傳說半神聽亦死身輕飛燕欲從風寧似翔鸞矯遠空逞態由來扶不定翩〻綠鬟青霞中

吳虹傳

去維揚之前一日社中王先民過舟訊曰聞公品諸妓乃不遺淮揚亦發艷一時也吳氏有飛仙公獨未見爾見當引入林何可失乃共造之方逐色為劇遲其歸瞑矣凌旦先民挾之就張懷音家翩翩乎度也問誰為瀟郎與安仁何屬聞安仁經平康晝不得行慮為諸姬縈手間乘微月一出猶中果擲盈其車箱公之不辱晝臨也豈謂淮南乏果耶宜儂不得見也余笑曰此吾家年少事余特不任庑蠑擊耳欣然從先民坐談鋒咄咄多奇而酡顏暈臉不異桃花時欲

王齒燦如也既而送歸繡闥潔清至矣猶厭遠山厭塵來襲人旋命侍兒瀹茗作供為言惠泉祐竭乏力載中冷以是媿客頓儂時病酲不得廢芥松蘿每朝飲則飛花片片然儂面賴此消之其口如懸河而波瀾四溢類此客靡然無以難之問所習二色為旦其十九而生十一爾目上客非騷雅士即掩生目以旦應之公琰曰是何足受卿辱耶遂相揖而別先民曰盍傳乎余應曰無庸傳自具矣盍字之余曰在天稱飛仙今字若飛虹謝曰身本揚州人不能從鶴上游今儂作飛鳥依人恥之若魂夢飛越無不靡爾余頌

坐客吳生既自傳復自贊耶援筆述之不加飾

王醇贈短歌曰芳心欲語人不知憐儂密吐心中私昨夜王窗春雨過莫教零落合驩枝葡萄美酒金杯送沉香火煖微烟動星眸半合嬌呢人且抱絲雲入春夢燕栖自合在雕梁鴛飛自合在池塘人生得意情彌遠卭水東流不是長　郝之璽云碧海仙班絕艷人芳姿嬌嬌淨無塵燈飄舞影防花妬風散歌聲惹月嗔片玉任爾垂手媚遠山潛避畫眉新請看流水行雲態來向尊前為寫神

閻青玉傳

閻青玉以八月十八日生小名潮金陵舊院女子年十三甫破瓜客戲之曰汝名潮不游浙何知潮哉會其姊濱玉與所歡期於西冷潮喜應其名遂俱往從六和塔登望者三年每生日必見潮生客復戲之曰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則歲〻觀濤樟亭之上何必燕子磯石頭城為臣麗哉潮思歸愈甚其出以戊申秋歸以辛亥夏及返京城惟以浙江潮誇向人少年聊蕭之者復詆曰古來觀濤惟廣陵則枚乘七發是紀子徒誇諸武林不猶河伯之望洋耶潮頗不能

已已復從史其姊之廣陵初從江上見金焦兩山恍之及入邗關所見益陋則與登蜀岡上平山堂一眺不滿意廣陵人以其自浙来也問為武林人耶不應今居廣陵矣將遂為廣陵人〻耶復不應徐而曰兒家金陵終為秦淮人爾何仙郎詬曰天以潮日生汝武林人復以潮作汝供而侑之以吳山西湖何負於汝不武林應而應以金陵彼蜀岡梅嶺何必減三臺而遽遭汝厭薄吾將率廣陵人為汝仇將柰之何潮復不應呼舟亟返龍江尋秦淮舊遊詫浙江潮如故年十六爾好事傳其語且云潮善歌喃手趾與容色俱絕倫而略無秦淮女子態余益異之為立傳

何偉然蹈詩云一水凝寒練影秋直從江國遡清流鏡空龍藏珠為目幻入仙都玉作儔越嶠無雲難赴夢秦淮有渡且移舟欲教客子通潮信試與臨波說舊游　郝之璽云名姝不上五湖舟絕艷終歸十二樓驚座花前垂素手消魂燈下送青眸嬾隨去國驕西子巳遂飛雲傍莫愁江左縱多佳麗地總無年少檀風流　程如撒云眸凝秋水〻凝神麗質天然不受塵曾載西湖堤上雨還尋南浦渡頭春流雲忽度心應蕩片月如臨夢亦真何處容光堪勝汝芙容帳

暖夜珠新　馮任云良宵紅燭照歡筵十四樓中盡避妍裙底飄香籠蛺蝶花前飛影送鞦韆眼能波客如含意態頗依人不受憐最喜潮音如在耳吳山登後夢長牵

附録

九日同社携閻青玉登文峰塔泛月菊圃

潘之恒得鮮字九日邗江放畫船参差樓外塔孤圓雲中華表初歸鶴樹裏秋聲已斷蟬黃菊蕭疎燈影亂絳河清淺月容鮮故人幾處登高會兄弟天涯倍可憐　郝之璽得壺字籬下花黃秋色濃一尊選地

聚萍蹤千尋塔影俄浮酒兩岸霜聲欲射松彩鷁御
風分野馬仙姝臨水宛游龍他鄉不負登高約泛月
乘雲勝事重　程如檄得春字登高却喜伴高人景
色遥隨菊色新孤塔凌空懸海鏡澄江浮練寫秋神
聲歸岸樹金風動影媚園粧素月陳萍水尋歡真暢
叙歌憐桃葉渡頭春　馮任得芳字共馮高閣望蒼
茫一揷茱萸憶故鄉紅暈欲生仙子臉黃花也學道
人裝雲帆空浸娟娟碧月槳平分片片光一曲清歌
擫首立山中嘉樹幾流芳

十日放舟竹林灣箕燈飲菊園下

滿之恒得城字登高不盡興臨水復含情昨奏龍吟
曲今傳鳳吹聲竹林蓮桂樹花圃隔蕪城閣雨移鳩
杖先霜數鴈程棹隨謳共發人載月分行怪殺啼鵐
莫朝來更選鶯　郝之璽得痕字已知重九度看菊
興猶繁列席仍良友乘舟復遠村月汀浮雪影潮岍
露雲痕有圃俱停屐無株不命尊懸燈開鳥夢奏曲
醒花魂狂態消難盡能將勝事溫

馬鼉采傳

馬鼉采字宛虹行二金陵角妓祖姑湘蘭有聲教坊
近稍凌夷兩家風自在少年有挾之鑾江游至輒傾
其曹咸讓曰湘蘭孫女也鼉采每自下不欲先人飲
數斗不醉雲中君目為女叔夜羨酒態也一日有閭
右招不及赴頗督過之鼉采呼酒自醉偃卧舟中如
玉山之頹雲中君泊鸞生秉燭伺未測其踵息也明
日起復飲如初益醇醪可百觥云郝公琰贈詩云一
出能令四座傾花輸顏色月益明憐才誰是琴司馬
劇飲人稱酒步兵爭以玉山規遠態宜將秋水照空

情江南姊妹無相妬已厭繁華世上名亘之同雲中
君仲實輝恭東汪夜泛贈馬生詩云縱然逃俗未逃
名同向江城憶帝城鮫室近波惟有淚榜人移櫂総
無聲煙雲繞坐神光幻樓塔懸空佛火明不是愁來
便伏枕夢魂元熟醉中情

附錄

櫂歌行載馬鼉采蔡鑾江踐三山之約回懷郝
公琰

潘亘之云揚子橋邊昨分櫂試將游興歸情較每尋
焦隱夢常迷卻向黃山路先覺片帆落日挂江楓北

固金焦一望中共指青山㕘手處豈無纖月故人同故人曾解湘江佩江鳥江花飛作隊獨惜當場輕別離相思後夜空憔悴君不見烏啼鶴唳海天霜雲白江清萬里長

又冬夜宿金山贈馬宛虹

已避塵囂境還披净練紋窗涵建業水枕落海門雲纖月濟照隱微波静夜聞九疑山色遠偏喜共湘君

又登北固山聽宛虹度曲

北固朝睇上南風一櫂停斷橋通淄淺危磴踏霜青蘆岸花先雪蘋洲曉落星從來仙梵樂塵世少人聽

山史叙曰早從金山缴會于北固海上喬定侯邀社客陸長倩張中立陳載道至余從何仙郎馬道民載女俠馬麗釆與遇大會鐵甕城豪飲達旦各賦七言近體一首時辛亥冬十一月初四日也

渚之恒得青字江上孤峯似落星客游何昔嘆飄零謾矜接地崔嵬勢能挾飛仙瞬息經月近驪淵明復臧歌同漁父醉還醒與闌拒掌封侯事横海功標一柱青　陸榮芳得中字蕭蕭木葉下寒空載酒三山趣晚風路接海門看結蜃坐依石室送飛鴻勝槩法界虛明裏夢入幽期雲水中北際相逢應卜夜美人

四碩玉玲瓏　何偉然得衣字星聚萍飄總不違海天一櫂盪斜暉入山吊隱先尋洞傍水開尊任選磯石蘚翠匀之子黛松雲寒染幾人衣莫言辭詔真躭僻到此應知世路非　馬麗釆得江字超忽三山力未降凌空飛影度澄江自扶寶髻参雲嶠旋着鉄衣禮法幢賦擲金聲隨響籟粧臨翠巘映蓬窗明朝更上孤峯望天外青鸞鏡裏雙

敘曰歌江南者聲靡靡未若楚歌慷慨激烈也然其音自北來則洛下生習聞之今江南絕不傳夫以馬上哀怨寫入舟中宜其聲之悲咽矣余自九江湖游涉漢水憩鄢郢間頗喜楚姬有氣節而多情致爰紀楚始江州客言予未達荊之沙市爾士沉湎濡首或不克振以返而居者猶不免於溺每從余豔稱之亦附載諸末簡

琵琶婦

唐白居易序云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自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二十二言命曰琵琶行其抑揚頓挫流離沉鬱之態雖千載之下宛然琵琶哀怨之聲也辭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蘆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上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沉欲語遲移舟相近邀相見添酒携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

暫歇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抽撥當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沉吟抽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

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池地底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啁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張好好

樊川集云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虛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蹰吳娃起引贊低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乍垂袖一聲離鳳呼繁弦迸關紐塞管裂圓蘆衆音不能逐裊

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踈玉質隨月滿豔態逐春舒絳唇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凋謝樓樹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塵土罇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著作嘗任集賢校理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閉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婥婥爲當壚怪吾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

亘史外紀 楚豔

天 如 氏校

青樓黃絹

序云文淑行索余言為地余錄余為文淑言者贈文淑因感秦學士與潭州妓沒生平懽但以詞翰畜潭州之愛一見即委身事之終以死此不大稱奇哉噫潭州尚逸之矣余才不逮秦甚而文淑賞慕之視潭州然文淑名流艷海宇不與時輩泯泯忘忘又幸矣第余不知竟何如秦萬曆癸酉九日楚臨皐峋嶁主人著

傳曰文淑楚才人也舉以放榜日因名舉世擬之嬋娟又號素蟾文淑其小字也先山以西人著姓呼胡之訛也其父之大父始浪游荊鄂間遂籍江夏後墮隸營妓中儕文淑乃名燁燁楚中楚中人士知有文淑無不拭目東船恩覩文淑既覩又無不委心傾交文淑顧文淑幼而貞羞眉睫輔望見人士來輒匿走性疎朗敏慧容止冲澹體脩而薄玉膚紺潤人疑種香襲之彌日鼻留香雙眸甚媚竊眸尤媚甚諸寄恚情懽閑愁縣呆畜痴弄怯皆以眸戴之口慎吐吐復嬌又理外溫木質中實沉細階深抗直且機辨措事湊道物胱朴素不甘冶容酒酣歌歇席錯觥劇打馬呼盧手譚拳枚而壺而博而雙陸而婆娑舞又呼欲狂輿欲飛量欲吞伎欲強勝欲爭態翩翩不可狀偶所懽不愛情委順怡暢瀕困嘶聲流枕傍吐微微息甘芬人飫之依依煦煦不敢縱亦不忍縱以聽其所如能揩揩間有衛夫人法能琴以新操被之不數弄即奏響壓師授即弗竟稍平絃纖纖微舒大紗矣時蹋蹴場喧沸如淑一肴足衆悄然爭旁嘖嘖不置口精畫蘭遍九畹生品刺繡女紅種種其餘耳一日王

生被酒過豪貴人習淑豪貴人所豪貴人業已徵王生王生來首淑艷王生王生却視走大呼有是哉有是哉目流心顫舌出不能內引酒三白乃為嗟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逑兮凰有友兮江之洲凰兮凰兮誰為儔嗟哉鳳兮我心仇歌罷淑頻目屬生酒丰語洽生堅淑曰若屬我顧且從而俱淑顧有容色王生乃悅淑侍者通殷勤淑夜偕王生王生更曲為雍容欲以軟心調之連三夕捧持恐不敢當先王生過豪貴家殺騎從風儀恂雅溫詞氣又謬不為諸豪客態淑故心較而憐之王生與之七月俱間歲王生如鄂

城淑館商人所家覬王生來致淑於商人見王生把酒布悰握手道舊引睇悽其淚滔滔下不能飲悲歌慷慨有女俠之風馬夜投王生懷讓曰若忘我耶文君之奔相如契之生平因托之身白頭著吟何則所值良故也崔氏女卿張生號曰深交其實悖之今儂花栁之姿日使御鉛渥丹以移人人或儂移而非所甘心矧花不長春月無來圓夫人豈能長保其身哉恐一旦忘身以憂君子君子幸為儂終也王生惻惻者久之又與之俱者幾一歲有誕客從其所俱人挑之且動以多金淋正色曰生何負於妾耶若不妾惜

獨不惜王生耶妾真售色人挑來宜但播淫𡙇良為人啗而賤之何其醜也彼必自負其心故受醜而不忌欲有所饜足也妾所不足者獨指此耶竟卻之咨與所俱人各重媿去王生曰夫以古行雲鮮珮之壚而文淋以色雄于楚名起籍甚炫爀者久矣可謂才人然絕藝姪容惠性關妍人習知之而終有所未盡其良彼誠有可嘉之癹足以附古英流也故得為楚名妓君子誠重其行夫壼閫柔姬貞厚而自淑者非直學得也其資性蓋定之耳文淑墮身坌汶耳鮮義訓乃知自振剛慕才賞音嫵負知舊身恥卑棲心篤不貳難矣難矣昔稱亞仙楊娼諸芳躅以今觀之何謂無人哉贊曰於鑠文淑秋鬼凌寒光竟天表影仍泥蟠儔慎匹鳥仙擬乘鸞跡汚心潔名爛行完清芬不渝江芷湘蘭

亘史云可與蓮臺仙會諸傳并傳盼之一字描寫盡情得詩人風旨

詩詞襍選附録

叙曰輝之獨富麗情真擅八斗謝庭玉樹嫋嫋凌風令人結想故盡採摭不忍揀墮恨未得全集讀之其寄興感慨定不止此

秋日同登廻龍山

長林同躍馬絕𪩘叩廻龍澗草嬌停勒巖風軟度容棲遲百年內登眺幾人重靜似山靈語休猜六六峯

幾日離卿側餘香暗滿衣獨憐拏棹去曾是采菱歸

乍別翻多苦相逢復惜違行雲偏夜夜不住夢中飛

念遠驚流序孤城落日催酒非稀客減月似故人來

折抑腸應繫看花淚幾迴不知江浦上東望可徘徊

一返湘江棹離愁已不禁怨分小玉鏡韻澁長卿琹

天意驕風雨吾愁占古今江樓浸寒碧孤倚莫雲深

一水遥相望寥寥柰此身感時花近眼獨坐月窺人

今但夢中數情於去後親勿輕忘舊好思負可憐春
北風吹雨急東邨草堂虛燈暗千行下江寒一雁踈
迢迢誰寄女脉脉渺愁予短枕尤無邨昏鐘罷聽餘

登觀音閣

為念章臺侶每與空門宜掩笑停長拍皈心禮大悲
鷲嶺三天外鶯華二月期慈雲亦凝思繞殿故遲遲

七夕

秋風梧葉下夜月桂枝驕天路翔鸞駕星河迴鵲橋
綃衣雲色重粧鏡霧煙消懽逐今宵近愁隨別日遥

聚寶山納涼

名山雄聚寶仙院下飛瓊白馬談經處青鸞挾馭行
梵音飄石磬丽曲度銀箏燕笑下山去涼飈白苧輕

石菊亭夜聽鼓琴

亭菊淨踈陰幽情托素琴微風涼進草纖月早平林
似賞臨卭調應窺流水心離鸞堅莫操惜別易沾襟

薄倖

薄倖青樓夢相思綠綺琴古人不可作惆悵遂如今
月露山村徑霜酣楓樹林酒消愁欲絶孤雁入雲深

寄衣

縞練秋霜白鍼刀夜闌[illegible][illegible]衫宜楚舞香紉散湘蘭
裊罷愁仍結開應淚未乾黄花休比瘦怕並沈郎看

有夢

迢遞天涯路驚魂別思深孤燈他日淚千里故人心
樓曙荒鷄亂庭霜塞雁沉縣知香閣靜春暖擁重衾

遊西山

北里徵新調西山散逸悰天花迷短棹香霧護踈鐘
色淨三千界雲疑十二峯醉分龍鉢水人面洗芙蓉

秋日赤壁

赤壁昔遊地青樓况妙年朝雲隨夢散山月受人憐
水淺放龜渚江容横鶴船芳華莽銷歇回首易悽然

元夕庄中以明日別如金沙洲

地戀村庄僻人違花市遊明燈延坐久急管緩離愁
手抱琵琶意魂銷鸚鵡洲香塵他地散一或繫心不

聚寶山中秋月

向拚今夕月走馬九峯看不意猶山寺吟蛩四壁寒
艶歌酬桂鬼素影稱花顔杯到休輕歇清光會易殘

十六夜月下酌煙霞閣

赤壁山間月重呼到酒邊清光雖照我已減一分圓

春日同遊洪山寺

人自陽臺下境如天竺西龍宮停翠幰雁塔倚丹梯

慧日山河面行雲殿閣低傳燈遺教在鮮珮舊名齊
江渚巢鸂鶒珠林喚鵓鴣風摇晴柳色梁惹暖芹泥
萬象空中寂羣峯醉後躋苾芻談白馬窈窕駐青驪
大士蓮華擁王孫草色萋有時疑虎嘯無樹不鶯啼
淨土塵心遠章臺樂事迷惠休愁送別浣女易留題
去去幽仍戀來朝酒重携

春日送別限韻效西崑體

低鬟斜嚲玉搔頭重上江城翡翠樓人去鳳臺簫欲
斷影分鸞匣鏡初妝巫山有夢行雲遠漢水無情逐
日流鸂鶒洲邊計田棹春花歷亂障雙眸

脉脉相憐意念間淺杯短句當陽關鶯囀好夢鳥聲
妬恰倚羞花老鬢斑柳轉流鶯歸別岸雲隨匹馬傍
殘山歌樓花燭歡聲沸應念山堂夜火寒

晚次籬韻

寒庭暝樹欲棲鴉戶外無人駐小車別徑春風吹柳
絮閉門夜雨打梨花試尋霄漢張騫石為過星河織
女家獨憶斷橋分手去別歧相對泣三人
欲趁江風棹軋鴉傳舟還挽探春車芳顏共把長生
草笑面重看解語花明月好天時客興斷橋流水處
人家青錢休詢蘇叢溢市酒朝朝儘足乂

草堂晨起燕子乍飛

庭日高春起醉眠知春初燕又堂前舊如認主曾相
識嬌欲依人亦可憐忽入花叢還對對乍迴水檻故
翩翩傷心漂泊寒江上風雪晴沙憶去年

晚春寄懷

青青柳色自章臺人倚衡門半草萊別後梁尊終日
廢望中環珮幾時來天涯涕淚隨芳草江國音書滯
折梅蝶老花殘慳會面一春笑口向誰開
樹匝洲迴鸂鶒連人家憶在水雲間風香蘋渚情應
亂月影花香夢每間天外冥鴻催好句沙邊走馬詫

駝顏自憐轉眼空悲往吟思高蹤不可攀

擬寄句

花時獨向金閨裡花下雙垂玉筋新風雨深更偏妾
妬海山近日道誰真參差月影三江樹寂寞庭聞二
月春倦倚東風怨啼鳥落紅長伴倚樓人

春句

狂吟嫵對花枝好別眼愁如柳色新斗帳夢殘私語
覺征衫淚漬識情真紫雲空極塵中想白雪翻回座
上春杜牧寄聲休薄倖秋娘應不舊時人

秋晚

斜照寒城半掩扉天涯離思晚依依漫將逝水傷心曲叩恐繁霜遺鬢稀江驛雙魚和淚到關河孤雁背人飛平生不減憐芳興未老誰禁事日非

冬日同登漢陽晴川樓志感

鸚鵡淒淒帶遠天鳳凰鬱鬱隔層煙水從漢口沙羨下山出城頭大別邊放舸寒流非雪夜追樓樹色尚晴川醉歌且盡樽前興凍草斜陽倍可憐

花下

雙雙蝴蝶萬華叢天氣陰晴二月中滿徑落紅無客到春風意味似秋風

坐雨

前番雨聲無笑聲今日悲聲送雨聲人事天時相反復一般雨作兩般聽

遣使

叮嚀寄語煩回使淚眼愁容已得之獨有寸心傳不盡江天漠漠倚闌時

戲題秋江泣別圖

岸樹汀蕪秋色新平湖瀲灩憶前春纖纖贈有西江月猶照扁舟泣別人

載得離人萬斛愁片帆輕過白蘋洲多情一掬西風淚落日湘江不盡流

莊上

郭子城邊斷客行楓香古渡暮煙平饑烏似解愁人意暗下空堦不肯鳴

暝林煙蘿護曲房梅花夢冷暗生香不堪月落寒鐘起滿徑霜風柿葉黃

山中月

光滿空山桂影寒夜深猶戀曲闌干相逢只當尋常夜不管離人不願看

竹枝詞

秋宇嬋娟色弄妍多情夜夜受人憐須知一點清光在偏照愁人愁萬千

古木秋城落照時翔鴉爭揀最高枝啞啞不敢啼聲急怕惹鄰家挾彈兒

天台重向夢中行錯訖仙姝會可仍洞口雲深不知處水流花謝兩無情

空翠江干百尺樓芙蓉片片映清秋憑誰喚醒遊人夢花本無心蝶枉愁

錦箏閑雁澀朱絃寶鏡雕鸞冷翠鈿時序暗催愁欲絶豈容華髮待流年

晚床扶起意踟躕欲道郎身來也無漫解春衫為郎
着此情爭似李雲英

如夢令 夏日睡起

纖纖窩原晴參琵琶小窓風竹午坐倦拋書夢遶巫
山六六睡熟睡熟痴雨嬌雲相逐

木蘭花令 夜坐

孤燈半滅愁無數河外清蟾涼印戶閑庭露草亂蟲
吟似共離人分泣語 玉樓香隔湘江浦黝黝離魂
尋得去夜半沉鐘落遠聲短枕驚回忘去路

小尾犯序

雨憶似綢繆待要回頭覺難開口夢遶琵琶怨徹窒
簾僝愁哄殺人盟山誓海牽殺人尋花問柳睜睜底
怎忍半途拋却只愁覆水難收
也空勞名占青樓也須知魂斷滄洲欲綰同心事成
掣肘凄楚嘆不盡紅顏薄命許不得白頭共守玉生
的把深情分隔都付與東流
相思無了休誰將打鴨伐未忘鷗咫尺陽臺惱亂蘇
州差謬可屈指百無一二不如意十常八九慨慨裏
欲吞復吐恰似中魚鉤
風絮浪花[illegible]琴不定流落堪羞百般相奏一筆難
鉤知否非是我恩多成怨怎奈人無中說有綿綿處
芳心一點不斷楚江秋

桂枝香

人兒不見夢兒忽亂枕兒傍半晌如痴燈兒下幾行
如線病兒可憐病兒可憐心兒牽絆口兒作念意兒
專濕味兒舌尖上香疤兒肐膊邊
決旬分別臨風悽惻長相思雪上加霜好事近水中
撈月書來數行書來數行啼痕溼濺雨聲悲切漫吁
嗟短枕螭雲冷疎簾燕影斜

黄鶯兒

聽鴨冷爐薰恨幽期隔彩雲啼痕界破殘粧粉江蘭
自汾秋鴻斷覃疎鐘聲送黄昏枕月續紛前村砧杵
琴瑟不堪聞
成鼓動嚴城洒山窓夜雨聲叫雲孤雁和愁聽聞偎
玉屏慵調錦箏相思勝較前番更夢難成寒燈半餅
今夜為誰明
暝色入高樓菊華天澹素秋霜風着㣲催僝僽石城
莫愁山陰子猷興來一曲何時又恨無休那禁短遂
吹徹小梁州
鏡破失容光拚團欒似樂昌丽情肯逐秋雲凉君庚

醉鄉佳人洞房心心脉脉遙相望覷迴塘雙飛比翼
不效埜鴛央

泣顏回

山掩夕陽暉煙汀雲樹霏微氷輪初轉如銀光射荆
扉凝踈漫憶那人兒翫賞天涯際燦星華偏入金巵
挹天香尚襲羅襦

石榴花

輕飈驅暑秋夜忒相宜縣玉鏡中瓊規嬋娟試浴碧
漣漪鸞眸雪質氷肌魂消思飛美人兮遙隔瀟湘水
喜天上不受良時恨人間虛負佳期

泣顏回

娟娟應也照深閨須知兩處縈思嫦娥無伴空庭隻
影身隨危闌獨倚問蒼穹此夜能餘幾哀雁兒聲落
宵帷似牛郎夢遶寒機

石榴花

遙天如洗分外散清輝愁亂縷鬢成絲不堪顧影重
凄其誰憐宋玉多悲潸然淚垂夜沉沉鳳侶分蕭史
送岑寥凉漫秋砧起徘徊色戀霜衣

川撥棹

怎如南樓上對景雅談奇怎如西廂下暗地俏題詩
怎如東墻畔兔皓正圓時怎如傍粧臺新學蛾眉怎
如清虛殿舞罷玉腰肢

尾聲

著人只諮吟眸子美滿翻嫌十五逕重會花前雙拜
之

步步嬌

蘭房握手芳心沁空戀花容覷香車候曉行兩月團
圓一旦成孤另種種暗傷神枕邊私語尊前與

醉扶歸

雖然物在人何在莫道無情却有情想來宵半醉短
檠燈冷零零獨伴離人影恨只恨別易見時難怕只

伯人遠天涯近

皂羅袍

誰料誰能薄倖若卿如蘇小我也雙生酒痕爭比淚
痕深今番病較前番更春催人老幽期可憎人憐春
去愁懷自縈惡心腸何事尋花徑

香柳娘

哀雁兒數聲哀雁兒數聲柘煙剛暝隔窓掩淚和愁
聽嘆離羣夜驚嘆離羣夜驚蛩遂起江城鴉雲夢初
冷折相逢何日問相逢何日小院碧桃開深杯花下

等

十二時

江樓歸去同誰凭口不言兩心自省鷓鴣洲前草又

青

金衣公子

抆淚各東西映河橋綠草萋王孫歸去迷征騎那車

兒馬兒那衾兒枕兒夢寬行色相縈繫草雲低若逢

驛使為折隴頭枝

為折隴頭枝路迢迢到也遲一鞭意馬江皋驛入醉

鄉轉悲入愁鄉自支尊前笑語燈前淚兩心知江樓

倚棹何日協風期

何日協風期揾香腮學画眉從頭訴盡心間事向花

叢舉卮向文房寫詩清歌封舞春閨裡燕于飛重尋

舊壘風絮惹香泥

風絮惹香泥艷陽天媚晴時一簾麗日薰風氣歌殘

竹枝情牽柳絲想應紅雨沾羅袂斷腸詩鸞箋半剌

字字寄相思

孝順歌　早春送柳雲卷

尋花客如玉人探春山寺結伴行柳試幾枝青雲幻

半江影鄉似臨岐柳子如出岫雲莫浪說凭無心章

負黃金嫩

誕日賀簡

地迴金沙高品重紫雲之選寅瀼玉露華道傍黃菊

之朝星輝流彩于長庚嶽氣燭靈于大酉幸茲設帨

聊致稱觴恭惟色部無雙叢林第一前身原弄玉跡

寄青樓下界又飛瓊名留紫府普結緣以濟衆故閱

世而度人山謝鳳凰仙擬吹簫之侶洲迎鸚鵡家連

解珮之墟襟懷與風月同清曆數等乾坤不老飛翹

南岳參夫人彘石之編接袂西池襲王母蟠桃之宴

歌臺舞榭儼身外之蓬萊月夕花朝轉眼前之世界

花容灼灼甫昭二八之年桃實離離已歷三千之歲

辰良初度景淑長生生濫厠鶯儔欣祈鶴筭詞非幼

婦一揮開壽域之春酌有麻姑百拜發醉鄉之興尊

空北海座擁西施伏願戾止魚軒少濡兕爵怡顏澤

色益命延齡佩早叶于宜男求為好也丹竈成乎姹

女得其所哉福壽康寧駢臻即目悲歡離合幻脫虛

脾行雨行雲不爲陽臺之枕如岡如阜頻添海屋之

壽頓首呈言齋心謹啟

自郢城歸寄嗜

盤押玉樓坐銷馳景艷葦妊色娛耳悅目令人醉鬼

颰神酬接不及杯引微曙枕鷹下春婉戀笑言頗愜
壓抱詎歡乃愁雙合而分縱江干鮮纜遂决東下短
棹齊揚回首迭顧掩淚瞪視旁者惻惻雲擁津樹日
盪晴江舵流滔滔臥不成寐晚即山中投身村屋空
堦墜月色雜荒苔松雨將風斜洒窓紙殘燈踈影漁
笛淒聲瞻盻聽聞無非惡境暗思極念展轉縈繫計
沙羨閣中寒月戀人梨雲破夢欷吁僝僽閒寂無聊
或亦如臨皐生也巾車北征戒期遄而流轉天涯漸
背頹色旅衾村帘遠道相依霜雪被塗楚雲空目即
此時又不知作何狀矣深夜雨懽撩雲揾雨良辰豁

心尊榼探奇肯一悄憶獨征人不耶言之於邑嗟哉
文淑我裏悽恒黃鸝久住欲去頻啼一曲琵琶别船
重抱理長卿之琴展崔徽之卷又恐知音不减轉面
向之矣此青樓薄倖才士寄悰楊柳芳菲柔姬抱恨
也父淑其念之予奮起泥塗此心匪石上林春麗猶
戀江蘭生已矣之久矣行計倥傯書不多指離情種
種溢素渝墨把袂陽邏近亦有期過雁西來附茲胥
足臨風倍感雙淚如注河魚便下幸惠玉音
跋云岣嶁主人太原生也髫年從之游淹忽六霜
負深交也寒色被皐陸驪歌途喧雪涕忡惻生如

都門也鮮沼贈言識别也華帙在把珠玉錯落皆
所貽也歸頻展翫心颰神役蹤息海涯不能忘也
素觀庇來茶填如麻嗜其好也托棗人移之木重
佚也青樓黃絹仍山人彔之題也序以引之俟知
音也為是者江夏角妓胡也胡誰文淑舉也時萬
曆元年臘七日也
亘史云太原生者余友王厚之兄名進美字輝之
風流特著終于孝廉未仕其詩工且麗矣二呼薤
才人得嘉耦以傳一詞翰擬少游一私奔擬相如
真足附不朽吳之二蘊何得專　于前哉丘公字

若泰雖宦游而不以自諱尤為難及余交公之子
長孺聞公詳别有紀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如韋居士方凱父校

遇集編

沔陽陳文燭叙云此西陵丘謙之述其姬文如作也謙之罷官無長物每携文如遊名山相與倡和其聲律佳麗讀之若履巫山之陽而涉洛水之濱乎夫才子佳人古今遇合惟臨卭夫婦耳何謙之掩有也故蘇氏朝雲白家樊素可謂遇矣而身不能文金縷之唱薛濤之詞可謂文矣而遇非其偶

茲編一目求凰之歌白頭之吟倘亦其人材自相依者耶罏頭酒氣户内琴心若閒數千里之外矣三斛明珠千金駿馬又何易焉乃知王嬙蔡琰千古有遺恨矣謙之命余一言心悅而好之忍不得當也

江左謝陛序云竊聞男女好合其欲雖同而意興發端其致非一彼太上忘情聖人作訓吾無論矣惟夫三輔少年五陵偶客鬬雞走馬憑凌北里之場挾彈鳴珂游冶平康之路屈膝纓頭有懷斯吐囓臂携手爲懽未央又有文人負名發才情於女史豪士失職寄然諾於倡家持是壯心不堪牢落生來俠骨何自銷磨於馬盜蘭槳於湘皐泊菱舟於江渚夜月烏衣之巷春風燕子之樓柘枝有詞則絲毫可載丁香得句則彤管並收不惜千金易其一紙茍有片語要以百年乃有洪水名姬漢濱游女身不閒於姆傅質匪嗣於女貞顧其耿介絕俗之標似蓮花之在藻瀟洒出塵之想如野鶴之羣雞處仲可兒顧以絲蘿而託喬木子南夫也誓將玉樹而庇蒹葭矢白日而結盟則重昏夜皎援清流而旌信則火宅晨涼嗟夫嗟夫虞仲翔有云

海内有一知己可以無恨況出於婦人乎此尾生所以不惜於殉身而長卿所以不羞乎滌器豈獨情之所鍾抑亦義之難負耳西陵丘使君珪璋之器追琢其章奕奕風疏英英雲上韶音蔚吉方鄰下之菁華遠體清心庶江左之徽烈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豈借聲色以自污實負意氣於何託彼姝者子在水一方秀色可餐温其如玉玄光可鑒長嘯若蘭題扇願擬乎班姬迴文不減乎蘇氏繐纚可解而無所結芳馨可貽而匪所思白雪陽春下里豈能多和青驄油壁西陵可結同心臨卭夜奔

毋用茅山之使西明宵遁奚假崑崙之奴即貳室以能耳何論使君有婦誓九死以靡悔誰云遲路無媒或倡和以數衷或往來以代面損荒迭奏金石相宣流水高山信是同聲之調桑間濮上豈爲忘國之音所謂好色而不淫失禮而求野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使君感茲高誼集此華編布諸都人侈爲盛事復有贈言綴之末簡又可滑稽藝苑鼓吹騷壇云爾僕稱諸少系出名家敢沿累世風流究識六朝佳麗不無睹墅之好詎有投梭之嫌滿堂孰與目成登山終以情死聞青衿之什則切

嵩於步恩誦白頭之吟則拊膺於薄倖覩是編也能無感乎女也不爽是可懷也士也孔膠亦可羨也世有許李大夫爲能斷愛元才子爲能謝愆不及情矣豈能賢哉僕也賞心遂爾縷類即有繩墨之夫拘於方内禮法之士疾此如仇謂爲以亂與亂勸百諷一余何辭焉丁亥七夕題

秣陵女子徐翩紀事云往泰符爲儂語呼嬢事嘖嘖壯之嗣宗雖余中道悔遁奈使君何儂謂不然呼嬢計之審矣及見使君於新都信海内有心人也呼嬢爲無負哉遙集編則千載風流公案可謂文生於情而少庶一序豐豐有致豈非情生於文邪因屬儂手書之每遇心折之語不能無動觀者毋謂花骨欹斜雲情散亂幸矣

遙集編云萬曆間江夏呼娅文如小字祖善琴能寫蘭且知詩詞與其姊舉齊名或訛爲胡姓云西陵有丘生者以民部郎出守粤次於黄州時丙子正月廿三日也値郡中宗伯君邀生飲而文如來自江夏宗伯君命侑杯繼又有戴妓者與俱然雜卉靈芝自別矣生寄盻不已因戲問曰卿知不佞乎文如曰是風流使君也生喜占一詩曰赤壁江寒月影孤尊前調

笑酒家胡不知誰向人間道座上相如漢大夫文如情屬生者益至於是生先歸以肩輿迎之遂定交焉生欲歸西陵西陵去黄州三百里而遥文如祖送五十里抵團江夕大雨雪呼彈琴多怨音彈已口占爲壽手中無物侑衔杯彈得瑶琴一曲梅白雪千秋同不死主人原是郢中才生荅之云指下高山聽絶調雪中柳絮見雄才人間何得花如女疑是仙人姑射來廿八日生將發團江文如悲啼不勝邀生作薄命詩生爲賦之曰武昌女兒年十五黄鶯歌喉柘枝舞容來當壚勸美酒客去攀車贈楊柳自言不幸倡家

女朱顔如花命如土呼讀之曰可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矣生因心憐焉戲與約曰汝能從余乎文如舍泣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雪第妾孺子耳一至舍則寒之者多矣願假靜舍以俟於是買李樓使居焉謂曰余暫還里中浹辰當東行庶幾攜爾俱乎文如喜明日送生於黃林野賦二詩別生云雪中送君君莫辭長風吹妾妾自知一從刻臂盟公子肯惜寒雲上鬓絲送君北上黃林隅路傍爭問誰家姝胡姬自言今羅敷千騎中央夫婿殊明日別文如悲絕生一詩紀之雪作楊花舞暮煙使君沉醉倚雕鞍可憐少婦

空回首一面紅粧玉筋寒文如還樓中閉門以待有詩二首肯將脂粉污顔色不折花枝綴鬓鬟何日雲中雙比翼春風吹得到人間莫問天台落日愁桃花片片水悠悠寒窗一閉秦簫月惹得人呼燕子樓又詞四首名皂羅袍詞曰早是燈兒時節見燕兒做疊對對敧斜榆錢兒買不得春風夜楊花兒故意飛殘雪門兒重掩燈兒半滅人兒不見病兒怎說腰兒掩過裙兒褶其一早是鶯兒時候見蓮花兒出水瓣瓣風流心兒慾火畏紅榴鼻兒酸涕過梅豆門兒重掩簾兒半鉤人兒不見病兒怎瘳扇兒扇疊眉兒斂其二早是鴈兒天氣見露珠兒奪暑點點侵衣針兒七夕把腸刺砧兒萬戶敲肝碎門兒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見病兒怎支書兒難寫心兒事其三早是雪兒飄粉見梅兒瀟洒蕊蕊爭春夢兒凍死也離魂氣兒呵殺金無影門兒重掩被兒半薰人兒不見病兒怎禁屏兒蘸熱牀兒冷其四文如謂侍女曰詞標四時匪謂今日持此寸心藉以終身耳月餘客有按劍者且太公亦以爲不可生不得已爲書謝文如文如得書慟絕乃刺血賦詩冀終前諾長門當日嘆浮沉一賦翻令帝寵深豈是黃金能買客相如曾見白頭吟生見血詩

嘆佳人之難得悲後會之無期因題七言律江上胡姬美且都裁書字字落紅珠天臺路爲桃花隔銀漢橋隨碧水徂化石古來悲薄命回文此日寄狂夫相思處處深如海何得中流却遇壺呼得詩知生心憐也寄詩曰人間自是語便便不是春風不肯憐爲寄一聲河滿子相思今日盡君前四月生如粤臨發之日以書別文如大約謂歃血未背則坦腹有期赤繩不移則紅葉可待詞極悲婉文如得之思不能置以綉巾寄之生戲題其上曰美人家住湘江曲夜綉鴛鴦燃楚竹寄來一對羽毛奇雙向磯頭弄寒玉文如

亦寄詩曰郎馬無憑似蟢蛛也有遊絲在路途儂心好似春蠶繭鎮日牽絲不出盧越歲爲戊寅生不得志於監司以需調赴京師至九江聞文如動定有云已者有云嫁着莫可踪跡感賦一詩楚天迢遞鬓成絲欲訪桃源路轉迷落日孤舟清籟響滿江鷗鷺不勝悲四月生至江陵稍有言文如在武昌者於是自江陵買舟訪之將至先寄一詩曰美人家在楚江濆十五琵琶天下聞總以武昌情作柳長令巫峽夢爲雲西湖欲載誰堪侶黃鶴飛來恐是君寄與洞房氷筆道莫將珠淚怨湘文時五月十二日明日果得所

在邀友人家相見宛若夢中不知悲喜之何從也文如詩曰轉以別來苦翻思舊日恩相逢淚在睫惆悵不能言次日扣其所得則琴益精詩益進至於絲肉之妙又其餘事耳生甚喜文如曰君別後妾刻一圖記云丘家文如君知之乎生取視之如其言文如即題庭中安石榴呈生以圖記印之詩曰安石孤根托謝庭合歡枝上日青青懸知雨露深如許結子明朝似小星次日呼飲生大醉因各泣下詩曰悲歌當泣有餘悲今夕同君醉始知却倚胡牀禁不得一時雙淚墮金卮又二日生將行王孫龍岡招飲因命人迎

文如遂留館中値大風雨枕上賦別詩曰思往事怨蹉跎復有新愁奈若何清夢不緣神女苦小詞難得雪兒歌隔窗雨逐流蘇墮落葉飛隨翠篳多若問此時留別意雙星七夕在銀河十八日生出裘中百金爲置青衣二人乃別文如持杯而泣地磚爲濕生占絶句執手一分楊柳雨脂車遥破楚江雲愁人記得蛾眉淚淚入蛾眉亦不羣文如泣且請曰綠蘿之約如何生曰以官爲期文如曰終身而雲霄也則索我枯魚之肆矣生曰以卿之智僕終患失者哉文如拜謝之遂別十九日至九峯輿中夢回口占偶從山寺

試新茶十里青山落照斜假寐分明見顏色醒來愁殺對梅花歸家夢之作絶句城南昨夜聽提壺夢裏顛狂攘臂呼獨計杏花簾下去黃金親付酒家胡越八月生以事如臨皐念後會不數遣人迎之凡五反其父齟齬文如剪髮以寄生作書荅之中云卿終以僕爲輕薄郎乎少而慕之長而棄焉仁者不爲也文如讀之泣下乃詭其父買舟東下生喜爲詩曰迎君不得奈君何日日江頭聽棹歌忽道莫愁愁裏至翻令人笑鵲橋河文如荅曰武昌東下水茫茫一日扁舟遠自將莫怪人疑桃葉渡從來難得有心郎次早

移居東廊文如詩曰半曉移居髩髴雲迴廊彳亍印
苔文朦朧不盡陽臺夢重向金裀奉楚君生聽文如
彈琴詩曰三年三度聽卿彈曲曲都飛白雪寒夜靜
莫拈流水調傷心人自怯潺湲他日為作衣詩曰願
将秦復綢裁作卿舞衣鷩鴻送新態莫遂凌風飛看
文如畫蘭詩落筆成芳蘭清幽借空谷氣味自不殊
雲芝宛同郁晦日文如詩曰平生流水調肯惜向君
彈道遠交情見時艱對面難免緣三窟隱鳥借一枝
安忽爾分携去江雲倚棹寒九月朔大雨不果行生
口占一詩知君破風浪爲君立斯須斯須忽不見何

以慰踟躕文如詩曰明發理孤舟去矣武昌道誰将
妾淚珠彈作風雨瀑呼子泣且申之覘語生隱栝其
言爲一詩君自高陽徒日日酒家胡人生貴快意所
惜千金軀蠅能玷白璧火可枯明珠勿謂妬婦口或
有一得愚此言如足采功與藥石俱收淚斂袵別誰
云諫獵無是夜生與飲賦一詩昔者綢繆意詎知各
參差與爾聚無繇翻恨生同時淒淒白頭吟歷歷金
屈卮燈前且楚舞吾與践前期明日送文如登舟生
爲詩一首送爾逢秋盡含悽淚自揮天空一鴈去江
闊片帆飛怒雨欺雲鬟長風妬舞衣歸來但無語落

葉下堦稀文如舟中風雨大作幾不免乃賦詩曰下
堪風雨夕憔悴在孤舟淚與波聲濕燈禁朕色秋夢
猶疑赤壁目巳斷黃州此際君知否湘妃自可求越
三日文如至武昌乃貽生衣扇又繫以詩孤舟別後
兩相望霜露淒淒落葉黃黃鵠磯頭天萬里知君何
日渡瀟湘生以詩答之三年三聚首一日即離居不
薦皴眉思俱憑鴈足書悠然見肝膽敌爾借襟裾莫
遂悲團扇搖琴意未疎十月生將如京師使人具髻
鬟之物請文如同行其父不許再三往厚剌之拒益
堅於是文如以書泣謝生知不可遂行寄一詩以謝

文如云燕臺萬里疑天盡人在瀟湘間白雲他日相
思鴻鴈在可將雨雪阻回文文如亦復一詩曰寄來
尺素有誰知雙淚龍鍾重妾思千載高山流水調祇
應生死盡交期別後文如又一詩別後江頭夜雨涼
可憐憔悴謝紅妝腹中不有郎行路那得車輪日轉
腸生如京師侍兒二人一蔡姬一吳姬雖善音樂乎
然無妙解則其所注意可知矣友人李比部具酒饌
携琴士鍾生者詣生鍾所彈蓋一時之雋也生不覺
心動李生詩之生曰余所善呼女雅好琴其爲調不
減鍾手李生問狀生曰記一夕聽琴有詩贈之乃誦

曰江頭寒月照朱顏坐擁瑤琴意自閑閨裏素心懸
白雪指中清響度高山無論太古從神授只此新聲
出世間千古知音人不易便應抱璧老柴關李生喜
爲賦一詩以贈蛾眉誰解絲桐意澤國佳人性自靈
指下輕挑湘水綠曲中疑落楚山青七絃雅調彈明
月一片餘香繞素屏豪客五陵空屬耳怪他獨許使
君聽他日生撿出文如畫蘭便面因題其上數莖蘭
草如書帶彩筆移來更有神手底春風吹不盡莫將
幽谷怨沉淪十月生調知閬州便歸里中文如遣使
來問書多識刺蓋銜二姬故生爲凄然以冗迫入蜀

未得面見惟錄聽琴題畫蘭之作以見意焉別後文
如甚念之作詞數首 啄木兒 仙郎去風雨飄劍閣西
通玉壘高聽杜鵑啼血沉沉望巴江學字滔滔鴛鴦
被冷楚天遙鸞凰夢斷秦雲杳只恐霜雪無情空二
毛 又 三巴遠五馬驕皂蓋翩翩萬里遙從別後鴻鴈
無書更何時烏鵲成橋守宮血色臂中嬌護門妖鳥
揩前梟轉使射雀屏邊珠淚饒 三段子 當初乍拋有
誰知山遙路遙於今久拋始不禁魂勞夢勞早知去
後影蕭蕭牽衣恨殺王孫草真個是玉簫江夏悔別
韋皋 滴溜子 冤家的冤家的青年夢刀薄命的薄命

的終朝鬱陶驀地難開懷抱霜雪滿江天那同歡笑
你便做薄倖相如也須記臨邛綠綺琴調 尾聲 相思
如火鑠人膏眼見得玉臉纖腰都瘦了只恐他日歸
來骨又銷生至蜀亦遣使寄詩曰一自西來劍閣深
尊前無復白頭吟誰憐赤壁扁舟後明月滄波夜夜
心明年庚辰生又言歸舟次江夏文如爲碩父所制
大不如意戲爲玉胞肚云樓船將傍嗅崑崙尋他洞
房經時去蝶使蜂媒何曾見國色天香桃源再入路
茫茫雲雨巫山枉斷腸比晚親過其家頃之文如始
出生不懌文如泣曰妾所以周旋者待君也君如不

信請讀妾詞因誦前曲相與泣下夜半送生登舟中
月色如畫江水在掌徘徊悵惘意不能別遂同宿次
日又會於友人家生以監司招飲黃鶴樓中明日攜
歸家草草別去文如寄詩曰解佩重逢漢水頭孤舟
斗酒話綢繆從來肝膽長相照不道風塵醉裏休仲
冬生又如武昌復有所攜文如排闥而入曰從使東
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意甚怏怏因獻北朝天
子一首且泣曰彼何人斯而居我處生甚悔焉詞曰
劃損了玉簪靠損了翠屏冷凄凄夜夜人孤冷當年
恩愛望鴛鴦一生捉搏沙撈月影暮來時鴈聲曉來

時漏聲怎、聽怎聽怎、聽都變作羅襟淚痕口中
血心頭病歲辛巳竟以言忤勢執罷文如寄詩曰有
官亦何喜罷官亦何悲一官生罷去是妾嫁君時生
得詩笑而置之三月携子婚於京師文如以裙巾爲
壽寄詩曰罷官紅顏衆不如上天下天雲爲車可知
不染紅塵色袖有青羊洞裏書生途中七夕遇雨作
一詩憶文如此夕果何夕年年會二神晚來風雨急
愁殺渡河人是夕文如亦有詩洞房閉暮雨朱戸咽
秋風玉漏遥相憶銀河暗已通却憐牛女會轉憎鳳
簫空想得關山外凄其此夕同歸來各出所賦而生

篇什獨少坐客皆謂生負文如也生雖家居猶有引
縄批根之者乃避地出壬午四月始還五月生如江
夏文如日過寓中歌笑及生誕期又具酒饌爲壽意
甚珍重生以詩謝之云三年重到漢江阿日日門前
雀可羅官罷石交青盻少夢回氷簟白雲多酒徒自
有清狂癖女俠時能意氣過不是滿堂此絲竹眼中
風雨奈愁何除夕前二日生復到江夏不見文如豈
亦有市虎云乎比人日文如始知來舟中相見泣曰
子來幾日矣無一介之遣不太薄耶生曰偶有所聞
耳文如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怒而歸生笑賦二詩

曰非緣投杼意剗剗當戸芝蘭欲待芟知爲琵琶彈
夜月翻令司馬濕青衫其一可憐人日過馮陵女俠清
光映雪氷無奈雲中仙佩返扁舟一夕自孤燈其二上
元夜生步訪之文如泣曰妾蓋漸長矣少而慕之長
而棄焉仁人之謂何蓋衆譏之前箋中語耳生許諾
請姑還計之文如乃邀生各作別詩二首生詩曰但
折武昌柳莫食武昌魚柳絲偏罣恨魚腹足傳書其一
明月偏今夕寒江兩病身不須回首望俱是可憐人
其二文如詩曰流水郎車馬垂楊妾鬢絲春江他自好
一一入相思其一時時可問花處處堪沽酒風波君不

知愁殺樓中婦其二別後文如以寫寄前青衣生往索
償意在探之文如揮涕爲書責生其書曰足下近得
他人無復記憶妾矣奈何徒以責券之故行李往來
乎妻自有之身尚欲委之足下區區金錢挂之齒頰
亦可慚也每思疇昔之事泣數行俱下足下雖棄我
如脫躧然妾箕帚之心猶如一日惟天知之來諭命
我嫁人妾豈甘路傍花柳者以足下兩情相投者幾
成而棄之何論俗子哉倘憐我初心使得侍櫛左右
即志願畢矣足下得無意乎若侍女之賣爲債家所
喋胃出無聊剜肉充饑心則良苦足下已不憐我乃

責問我妾固薄命君亦薄恩哉聞將至省江上竹房掃逕以待情緒千縷都容面陳十月初三日妾祖具白生得書因得其意不勝感動乃具蹣跚往謝於是釋然越五十日爲季冬廿一日文如以事觸父怒因聞有他意乃嘆曰事急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吾不可待矣遂不令人知自買舟向晚而發三鼓至陽邏五鼓以金釵市馬明日抵亭州是時大雪生聞知倒衣出迎驚訝不已爲賦二詩所謂胡然而天是已詩云遥憶雪中路霏霏響玉珂何心一詠絮愁夕但揮戈鷩白真成鶴眉長似画䖸凄凉憐欲死星女在銀

河又雪中忽過青樓女一日一夜三百里自言女俠投使君同爾肝腸到生死自古何人最有情錦里文君侍長卿但使琴聲常託鳳任他眉黛妬傾城是夜飲次文如泣曰是舉也自分必死乃復得生君以文君譬固也若視紅拂如何生慰之曰以卿此行視二君伯仲耳吾將以季孟之間待之又作六絕句一夜扁舟夢寐驚雞鳴野店問山程雪中怕見雙纆跡覩脫金釵市馬行其一彳亍投君屬影憐捨舟策馬意懸懸相逢挤與春同到恨不飛過白鴈前其二千載臨邛說女郎武昌今復見紅粧一從天裏通肝膽長使人間有鳳皇其三何來一騎雪中姝自道長風送賤軀却怪相如貧不得坐來纖手學當壚其四江頭紅拂也私奔忍死須臾爲報恩雨雪傷心三百里何如咫尺別侯門其五當年紅拂意深哉爲念英雄在草萊余已罷官人跡少滿天風雪爾何來其六文如喜不自勝作究轉詞一首云赤壁磯蟠桃宴妾年二八郎相見鴛鴦鎖燕子樓空牀綉被爲郎留郎潮海妾鄂渚銀河相望牛與女妾倚閭郎懸車文君自奔馬相如郎吟詩妾勸酒彩毫叵羅日在手郎操琴妾鼓琴天長地久同一心珠爲燈玉作窟妾是小星郎是月錦障泥綉

屠蘇郎乘駟馬妾坐輿斧伐柯則不遠岩有曲直在郎眼心百折腸九迴即令萬死妾焉辭生明日以書報其父遂成禮如夫人父母惟有慨嘆而已嗟夫假令行不容不決奈何使丘生掩有明珠哉因記憶往事而編次之命曰遥集編靈光賦云胡人遥集於上楹此之謂矣無論識與不識皆樂道其事而和生之詩茲列於左方

同邑梅公培云能識英雄時事非私奔何有越公威世間女俠如君幾可有虬髯見面稀其一紅拂今非宮㨾粧紫袍貂帽意洋洋太原一去無消息愁殺同行

是樂昌其二

同邑朱未夫云羅官門外雀堪羅彈鋏馮驩尚自歌愛爾獨能來雪夜平原賓客欲如何其一日夕思君夜帶長横塘愁見野鴛鴦相逢一笑翻歌舞壓盡金釵十二行其二名花爲幄翠爲盤舞罷秦箏手自彈一曲霓裳絶今古怪他獨許使君看其三女伴逢人意氣微當年紅拂眼中稀爾來湯自調盧管愁殺屏前金縷衣使君先有琵琶妓故及之

同邑萬士南云赤壁磯頭鶴夢殘孤舟東下雪漫漫女蘿自分根株小願倚高松結歲寒其一鶯風拂面爲

誰憐石路崎嶇意轉懸恨不此身生羽翼須臾飛到使君前其二客中魂夢意中人馬上凌晨破玉塵莫恨雙纏寒到骨山城明日正逢春其三浮空雪色亦奇哉空色因依徧草萊醉裏禪機君更熟散花仙女自天來其四文君何事茂陵奔曲裏求凰盡是恩爾縱羅官猶有酒未須滌器傍人門其五

同邑鄭子玄云恩結十年餘私奔不得已誓將犬馬心從容爲君死其一人以貪生去吾將誓死來生死交情見君心莫浪猜其二

同邑向日葵云使君官罷只清貧江上鱸魚潤底蓴一騎飛來能不厭女郎自是死心人

楚王孫化之云胡姬十五擅明妝彈得瑶琴下鳳皇自有尊前山海誓不教斷盡使君腸

新安詹東圖云桃葉有何意偏令當意深花間流豔曲屏後奏文琴已識身全玉燕看步有金誰云紫騮馬不掀自郎心

京邑劉仲修云丘謙之内寵姬善琴有詩寄余戲答當年紅拂解憐才忽漫逢人笑口開千里姻緣能縮地何須空守望夫臺其一然諾由來有淺深千金誰許結同心相如自是知音客怪底文君夜抱琴其二

婁江曹子念云謙之先生以無題四絶見寄效賦如數老之才情不堪一笑蜀道歸來萬事非翟公門掩故人稀携節試望青山雪何處紅綃一騎飛其一楚江雪望渺無垠忽有佳人此問津驛使不煩相寄訊一枝自送隴頭春其二千里佳期一夕盟風流君個不鍾情茂陵自合相携老何必浮家變姓名其三誰言鐵石廣平心但賦梅花意自深身外功名身後事紅裙緑酒任浮沉其四

常州陳獻夫云使君千載擅風流一夜相思下翠樓黯黯江天渾未曙不知何處是亭州其一氊裘貂帽易

紅粧掠鬢西風凍欲僵偃子魂銷姑射路雪花零落馬蹄忙其二多病相如正杜門蕭條那復念文園夜奔莫詩臨邛女忍死猶能重報恩其三投筴牽衣濕未乾挑燈歷歷話辛酸郎心亦自憐紅拂敢作尋常女俠看其四

東海俞安期云東方使君五馬西蜀卓女孤凰賓徽一寄徵語錦字頻貽報章求類鳳鸞協曲詎須烏鵲成梁寒陰夏口慘淡雪夜西陵渺茫遠走桃花吐撥深藏蓮葉鴛鴦理篋全指歌扇臨盤渾卸舞裳窺藥疑投月裏為雲已離巫陽我識西門楊柳移來元自武昌

宣城梅台祚云盈盈武昌柳能得使君憐舍意繫羅帶同心託素紈紫騮乘朔雪一夜渡湘川千古紅綃事風流更可傳

金陵女子李素素跋云儂在秦淮則楚人士道呼孃事如指掌今來新安得識使君因知呼孃即使君婦也嘆賞不已儂觀使君日所止處其門如市其客如雲得士若此自其氣味乃女伴亦欲寄命焉何也徐卿曰使君海內消心人也知言哉顧論呼孃者多嘖嘖雪夜事儂謂未盡也呼孃曰李孺

子耳一至含寒之者至矣又初別後即刻丘家文如圖記其志定矣其見卓矣寥寥數載而始就使君爲得無罪使呼孃聞之當必首肯是語萬曆丁亥七月十五日

亘史云丘公之客新安有兩女郎相周旋以彤管侍此一時也今不可得矣前輩風流恨未爲之執鞭書此志慨

家叔祖景升輯楚豔而所昵瑤光未及傳得青樓黃絹遙集編二帙而亟傳之私語祉曰此二名姝得附二名公可以不朽然情之所鍾非爲名也而名隨之是豈可偉得哉士悅傾城況遇知己亦足以發舒抑鬱之氣其所託似真非如巫山洛川寄諸彷彿而已乃王君不樂就公車業而流連山水間無一語不爲大呼傳神丘公棄二千石以歸而小呼奔之皆千古豪俠事兩美足以相當在昔惟二隗得配重耳予餘今二呼于王丘兩君差不媿爾令瑤光能待二十五年今且將及而惜其不終好也此景升未傳瑤光而傳兩呼意惟楚中士女盡能憐之而可無恨于乖絕矣乙卯立秋日潘膺祉跋

原缺第一至八葉

劉宛如傳

姬名翠華字宛如金陵油坊巷劉氏女也幼從父母僑寓楚中值己丑之疫父母旋亡姬甫七歲流落於辰陽狹斜家亦稱劉氏姬性娟慧攣家愛如掌珍及笄學歌舞棋画靡不精詣辰陽人士咸豔慕之皆曰彼姝非特出者耶破瓜後養母亦亡姬孱弱多病不喜逢迎主父及兄嫂強逼之不得已與市猾李梓交欲借以庇已自是里中豪貴不得一接席爲權府掾瞿其得寵於守乃厚賂兄嫂幸語小姑倘許結成余何懼於李姬不可復有吳商陸某慕姬甚願下千金

裝爲主父壽主父語女幸獲金夫彼猾胡足恃姬又不可一日與姊蘭畹對弈從容諷姬曰吾妹久欲脫此樊籠若瞿若陸雖非佳偶先得府吏後得估豪何擇而不適耶姬曰不然李市中鄙人吾用以自蔽若旅獲耳風霜託處霽則撤之吏舞文自矜商乘大艑多市氣以李易李吾何擇焉倘不遇風人騷士吾有死勿適矣相與飲泣而罷癸卯冬建武士人張章甫偶至辰陽爲訪聶郡丞因與麃傳二孝廉交善孝麃爲生選妓遍游曲中無當意者傳云非劉生不足當生乃畫策令生佯醉排闥徑就劉榻偃卧李知郡公

上客又與二孝麃俱不敢堅拒因避去姬乃攬生起與圍鑪見案上置博具請對局姬遜不能稍落數子笑謂生安得藉此爪蔦而籠絡人耶遂留連經數月始促裝歸姬泣語曰妾良家女幼失怙恃涸此塵中君倘不棄對菲願托絲蘿生以倦游裝薄謾應之曰諾請俟再來姬以爲然生放舟東下至常武謁龍司農司農折節憐才爲下榻久之生遂得白所遇司農曰奇遇也無相負焉予友沅陵張令有心人也曷往謁之且以探其意生如言謁令令待以上客館生於龍興寺寺與姬家不隔數武朝夕燕處益密終以裝

薄不遂居數月又促裝別姬姬請同行生又約以來春姬爲不懌舟泊河干朔風涸寒不得渡令復招入衙齋小集見生鬱鬱不樂令曰子行濡滯得非有繫念者乎生以情白令曰奇遇也可携之行予向作濮上遺音紀從良者七姝皆予褰修且待子而八矣於是計助其資授吏好諭有梗者將繩之法時坐中沈慕汪薄林尉咸爲贊襄各持酒慶生生大醉趣至姬所告事成姬愕然喜見於色詰旦生捐槖金爲隣人危奉以通主父主父年八十有四聞之踊躍起執姬手曰吾兒得所歸矣即命巾車送入舟中李聞其事

畏令不敢言從遠郊候生舟過遙望而揮泣生謂姬曰此爲吾囮也者非藉其庇不知爲瞿爲陸矣安有張生曷解譬珥訓之足以慰念姬諾乃命停橈招李至舟次付之簪珥生侑以金幣致謝以去徑泊武陵復寓勝果園司農大詫曰張令可兒不負吾初念矣乃闢館館之至丙午秋同生歸於建武供中饋勤女紅下嫡而撫其子稱能婦云

亘史曰南溟生語余初發建武時請卜於神神告以繇歷冠婚媾乃嘆曰神詒我耳是將為得朋徵乎既而客勝果園所私不乏人乃竟得之辰陽彼張令者

豈其寂於司農殆天作之合耳客有贈言者題曰衡雲湘月言其不易攬綴而今乃納於錦衾繫於繡帶之間不可謂非幸矣昔有游匡盧者篋其雲放之秋浦居桂林者貯其月瘞之邵平亦各從所致爾生不見鄭生乎漢皐之佩暫得於懷而遽失之烏可與同日語也然則生之德司農張令者當無已時惟命姬歲暮麻姑泉十斛遠作餉耳生又言姬智足自衛又能決擇所依其去挾斜時所經宿旅亭兒女皆戀戀不能捨洵為有情倘非得張生歸正向昔對弈之言誰當踐者語曰兔絲無根千里相附信哉

夏妹傳

夏妹饒州府鄱陽縣角妓性恬雅不慕芬華衆競祛冶而尚緇素衆嗜膏腴而甘淡薄家故裕饒而退若不足惟焚香啜茗日持念珠念佛千聲而已故市中年少亦莫得而狎侮之余友汪鳴瑞物外流也偶從月下相遇羡其蕭然自如清輝映徹目為凌波仙子己酉歲鳴瑞從金陵索題且請字之余字曰如如寄以詩云不羡居南國佳人對莫愁鄱陽誇勝事江月羡清遊香遠旃檀氣珠還合浦秋誰能來漢廣相慕不相求

王伯約云芝城之東湖妓亦娟娟余固訝鳴瑞之嘖嘖夏妹也且云夏妹何不字小喜余笑曰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故不之字

汪鳴瑞贈詩云團扇輕搖步若蓮蘭芬微襲髻初偏不將羅綺夫多態盡洗鉛華出自然照徹氷心秋月冷光流玉貌水波妍相憐為解無生理清夜溪潭到曉天

節姬張㚷傳

張重號玉如楚府教坊司妓稱節姬蓋其節有足嘉焉聞之丁鶴年曰楚姬尚節義大都其俗然凡名姝非必已出也小家女多送而畜之與立券無悔庶幾美衣食而得自擇壻目為有託及女罹苦百端不覺也故莫能遂其志而所最愛者莫如已女因奴視所畜者重故張姬自產長女性靈慧不煩隨女伴倚門然姿首瑩潔容止有大家風又善以吳音度曲擅名一時受客聘而笄雖勢不能不更夫惟父母是命姬終不懌及交鶴年歲餘欲託絲蘿鶴年方弱冠執禮

以為不可意恨風塵中汩沒人大以為辱後得省小胥佘三其居金口去鄂渚三舍而近有母妻命娶重為側室便欣然歸之以脫身穽中為適意事佘母若妻盡妾婦道咸宜之無何佘三病且死無子嗣其母妻聽之嫁重泣曰既處身下流幸而從正豈宜再醮以辱矜義誓事姑嫡以終此志許之而父母以憐愛故亦不之強中外無逼迫之嫌其遭遇可謂幸矣惟張媪病甚間一來視閉暗室中人莫得而窺焉值鶴年至楚將無以讌日琴心相感而重聞丁生至是夜五皷發棹歸矣鶴年大詫以為秉節之堅娼樓中所

絕無可稱麟鳳之瑞此癸巳甲午年事余寓五詠樓暱姬瑤光則母事重重視若已出命之曰奎奎別余後居此樓五年不下與余決絕而後嫁尹公子啇于今有子矣豈非聞重之婷節而傚慕之者乎余別有傳以爪葛得系於此張氏故多姬為重同母者曰尚曰佳佳夭女也其礿婧也余得為傳仲執蹇脩曰卯曰淑曰奎則稱同林為鴈行而實皆民家女卯字曉曉淑字梁光鶴年云去十載復遇淑尚有徐娘風情君子以為張氏之多麗也乃追字重曰輪光謂其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卯傳

張卯字曉曉楚中角妓以善歌傾武昌余未入武昌從金陵晤程仲權稱卯不置口作武昌行二首寄之又三年癸巳入楚首訪曉曉於院籍而曉曉以仲權故知余能誦余武昌行也余以嫂呼之卯見其妹瑶光因與諸君結社楼上稱五詠楼閲四載候仲權不至代卯致書怨之亦不報大都卯之品質在中人而善取媚稍躭風雅每盛席非卯至不歡至則傾座不待聞歌而心醉矣余滑久處五詠楼殆倚卯為内援而眤瑶光更篤至不可解目仲權真忍人也仲權有

曲贈卯多微詞卯覩為余釋余見卯輒憶仲權令歌一曲如覩仲權面卯亦有曲荅仲權為余誦其末句云心在君旁繫來時可帶還頗賞其韻致察仲權曲中酸意為萬户君者数暱卯每掐之侑觴必数夕不還仲權旅棲西來菴宜其鬱鬱致憤也自余入楚後仲權竟與卯絕而卯以余歸後亦從于萬户實因仲權為之錮云余別楚十八年瑶光遂歸尹氏偶校仲權曲譜為卯立傳而附之女蘿喬松余與仲權俱有媿色

張卯寄仲權書云斥女張卯敬白仲權君卿足下執手契闊遂使五稔戀戀之私君爾妾然有如皦日君馳康莊未遑踞頓妾墮苦海風波日乗雖脩名善保而軒車已遲令妾走險不能擇蔭東海生理弱無良幾成怨耦以玷嘉譽夫已氏失職雲杜則江漢之靈寔鑒君誠而奪其魄乃妾不即隕墜以待戮于君或者微衷猶可宥乎今日之事百口難陳即斷臂陷胷寧贖萬一顧妾身未分明君或因而遐棄恐今識者謂君乗妻之允而自計爾君以此始寧無令終虞耶自今以往請濯祓待君繼之以死令天下有心人目為仲權棄妾足矣隕涕

一絕夫復何言

仲權贈張曉曉

刷子序犯　別了幾多時滂沱淚流揉損一雙眥遠烈石剛腸一旦攪作夢絲追思私語廞花前燈背芳信遠雲中天際酒闌曾記太憨癡悔翻殘濡污羅衣

普天樂犯　憶初逢雲楼底拍動紅牙餘韻嬌醉匆忙許我唱卿隨雙雙正美野鴛鴦在花下權棲止盖風月忽遇狂且顛沛罵長鬚奴這厮你香奩冷落朝慵理我旅夢凄涼夜獨悲相思字倩前襟當紙到如今指痕殘血尚淋漓

虞美人犯　美井井屑和齒血力力心連肺武陵桃
空見殘英車臺柳亂折柔枝香雲一絞千絲淚并鐵
無情在風墜猛然間變械藏機心事老天你知恨秋
娘揭風澈浪忒施為

針線箱犯　脱鬢上烏銀短笄分足下軟羅雙履串
幅生綃出纖指勞勞的勞勞的未曾輕易成串繁想
冤家意兒肯送他潯陽江上販茶歸

尾　忐誠心真實意索把氷下人再三央及便金榜
上題名也不羨你

滿亘之武昌行二首為程仲權賦贈張卯

武昌垂柳百千行九月西風半夜霜坐覺危樓鴛瓦
裂起看殘月鏡波涼和歌者誰歌折柳歸客傷心對
尊酒蒹葭白露空江寒三十春風亦何有長歌臨臂
踏銅鞮鼓瑟湘靈處處迷月滿秦淮通楚夢片雲猶
落小樓西

估客行舟何太促聽儂更唱武昌曲陽岍猿聲助妾
啼涉江花豔鷥郎目秪將歸信望秋鴻忍待明年春
草緑楚妃掩淚坐自傷巫雲歸峽思斷腸桑榆物色
當南陌肯惜餘光照下堂

劉姬晏閒記畧

吳郡馮時可曰余道安山驛坐青雀中悶無聊鄰舟
有都閫劉君應乾携酒至相酌談安陸劉長欽事曰
此不肖莫逆交也其謀略蓋世無敵其文亦射雕手
不食何李餘餕獨生平有女癖又有碁癖嘗語余倘
遇國色而且國手吾不難以軀委也齋中獨置一枰
終日與人弈所對皆中下品無相抗者弈罷常擲子
於地曰人知屢負不樂不知屢勝亦悶譬之享大鼎
遇嚵食人何能暢即走入房諸姬咸盛飾出迎笑曰
是掩面李夫人前者亦豈劉生敵手哉晨出手長卿

諸賦語客曰恨不與文園令同時使余搦三寸管與
爭衡壇坫未知鹿死誰手即操綠綺弄鳳凰吟又未
知遠山人奔誰氏也會有客談晏姬美麗傾一國弈
又國手長欽遂饑渴夢寐思與死生矣晏姬名閒家
居襄陽解珮亭母故名倡也侍其貴客寢夢湘娥授
懐而生姬鄰居皆隱隱聞有環珮聲者既長姿容絶
世性凝重不妄言笑嘗閉户焚檀弄柔翰久之博通
羣籍母教以度曲曰吾不願此畀畀媚人者教以弈
曰此所謂手談坐隱差不下人庶可爾久之弈益高
名益起楚人士爭願一當不吝阿堵而姬見大腹賈

及沓拖公子輙啣去之或強迫輙引繩刀自矢所交必有文名士或美少年顧影自愛者久之益厭曰吾日坐火宅不自脱他日即欲辭商人婦得手偶讀長欽詩曰何來綠水白雪聲手安得逢迎斯人與相倡和或曰是君弈品甚高亦若對手姬躍然曰令其誠得一當即黃面老子吾且視如顧影少年矣因患毋移居安陸使人告長欽長欽見而下拜曰是劉生所欲委身者夫世有劉生亦所謂不可無一者而莽蒼天地所遇悠悠忽忽獨江陵君稱知己耳恨不以七尺相狗媿彼任安灌夫今此肝腸不付卿也而又令

人媿司馬長卿耶遂納為次室日夕對局衡危無頃刻舍語友人曰劉生素喜長卿願得聽琴人今遇閒卿纖纖素指琤琮枰韻若對壘梁夫人使人忘疲忘死何言綠綺哉長欽多力拳捷每怒鬭如虓虎千人坐廢正室畏之甚善視諸姬嘗引與鈞禮獨於姬相持為怨耦長欽素不問米鹽出入晏姬至教之節嗇約飭諸蒼頭不令乾沒諸蒼頭皆憾之說其正室曰主母柔不食人人將食子正室乃乘長欽他出設酒召晏姬至閉戶使人盡拔其髮毀其面榜掠無完膚血流滿地長欽歸大怒指髮豎目曰誰謂乃公勇令一孱婦毀我知己不亦羞天下男子捉正室髮拳其腹與幹即時與之絕逼令就食子舍中長欽素以氣降人既憤妻殘其所愛嘔血數升居旬日哽咽不能下藥食病至劇姬泣告曰金谷友人尚不爽白首同歸況余稠閙知己乎公為妾死而妾不死公令綠珠燕燕有知不令唾我絕食七日而逝長欽抱其屍大慟不旬日亦逝長欽所居馬市街每日將暝路人輙見長欽與姬把臂踏歌長嘯同社者為祠祀長欽配以姬夜各夢長欽來謝諫傳甚衆嗟乎色之陷人甚於坎哉迷而不能拔者何限是二人者非死藝實死

慾也獨惜以長欽才勇不為國家死而死一婦人譬以夏后之鼎烹鮮以狐父之戈劇矢悖哉媢之媢則鴆每也室之逆則惡石也是之不察而以小賊大以新賊舊悖之悖也闇君又極言長欽令諸葛也恨世不盡知然諸葛娶醜婦而長欽惑美人所謂澹泊寧靜安在乎才濟天下者不以天下累者也華囊粉黛喪心惑意身不可若何而天下云乎哉

亘史云少連謝師每言劉兵憲長欽俊偉奇士恨不得一識荆歲乙未余游安陸猶及弔於兩楹間然無以晏姬事告者蓋諱之也夫以長欽才為世

忌而欲恃勇力以制同室之妒知不免矣晏安之
懐可不戒哉長欽鬼之不為雄而朋寃之不為貞
也其失有浮於此者余姑畧而列諸楚姬部中長
欽傳當別載

又云此刻於元成集中余削其累長欽者十九而
存晏姬者半之謝曰可比部以文佳見賞而本寧
太史亦未之前聞則傳言者當任其咎矣

天都逸史氷華生述

校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序曰乾坤既闢清濁肇分融為江河結為山嶽或
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
有靈宫閟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凝雲虛構或
瑶池翠沼流注于四隅或珠樹瓊林扶踈於其上
神鳳飛虬之所產天驎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
或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蓄雲雷為天地之關樞
為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上或廻踈於天中或
弱水之所縈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
所不及皆真經祕冊叙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
內名山五千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為佐又龜山玉
經云大天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
仙宮闕主御罪福典録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
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
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
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
事條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

大數而已天復辛酉八月四日癸未華項羽人杜
光庭於成都玉局編録 一稱廣成先生

嶽瀆衆山

玄都玉京山在大羅之中玉清之上玄京山在玉京之前峨眉山在玉京之前廣霞山在玉京之右紅映山在玉京之左紫空山在玉京之左五間山在玉京之後

右在玉清之上大羅之下諸山周繞玉京玄都之山以為輔翼也

三秀山在玉京之前金華山在玉京之右寒童靈山

在玉京之右秀華山在玉京之右三寶山在玉京之後飛霞山在玉京之後浮絶空山在大清之中

右三境之山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大聖所遊之處下應人身十三宮府事見大洞經中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离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黒帝所都中嶽崑崙在九海中千辰星為天地心方壺山在北海中去岸三十萬里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日之所出蓬萊在東海中髙一千里連石山在東南辰巳之地海中沃焦山在東海中百川注之而不盈方丈山在大海中髙四十九萬七千丈鍾山在北海中弱水之北萬九千里員嶠山在大海中上干日月岱輿山在巨海之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一云在癸地鬼神之司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里瀛洲在東海一名青丘穆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祖洲在東海中地方萬里出不死草元洲在大海中地方三千里長洲在巨海中地方五千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鳳麟洲在西海中出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萬里出反魂香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生洲在西海

中地方二千五百里

滄海島在大海中髙五萬里

右十洲三島五嶽諸山皆在崑崙之四方巨海之中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廻二千里在兖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廻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為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

一十二萬人為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為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為佐命西城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戎山西玄吳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山抱犢山為佐命玄隴山崆峒山陽洛山為佐理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

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千里寗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右十大洞天五嶽皆高真上仙主統以福天下以統衆神也

青城山五嶽丈人希夷真君在蜀州天柱山九天司命真君在舒州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在江州

右佐命山三上司山皆五嶽之佐理以鎮五方上真高仙所居也

五鎮海瀆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晋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

州北鎮醫巫閭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東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瀆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瀆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瀆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瀆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瀆漢源王在梁州（並天寶十年封）

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荆州當陽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

送仙廬在岳州壘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虛廬在南岳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契玄廬在袁州吳平觀啓元廬在虢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山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觀啓靈廬在秦州啓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

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啓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啓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廬在京兆盩厔縣蕭史宅東華廬在衢州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蒙廬在徐州蒙山貞陽廬在洪州會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兗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中嶽峨嵋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嵋縣廬山洞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盩厔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圍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

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溫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巖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慕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

二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

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盖山紫玄洞盟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観乃許長史宅石磕源在台州黃巖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瑠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郁木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梁觀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二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洲在越州剡縣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鵞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斬蜃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玉清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峰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張

女真修道處閤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北源在洪州新吳縣鍾真人宅鉢池在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竇真人上昇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在湖州安吉縣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

江州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脩洞淵法處德山在朗州武陵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和州歷陽縣玉峯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樂縣侯真人上昇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處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觀大隱山在明州慈溪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吳天師所隱大

若巖在溫州永嘉縣貞白先生修真誥處嵊山在萊州嶗嵊山仙公會真處西白山在越州剡縣趙廣信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巖山沃壤在海州東海縣二疏修道處

靈化二十四

陽平化　五行金節寒露上應角宿甲子甲寅甲戌人屬上化彭州九隴縣界四十里下化新都界四里翟仙業張衛白日上昇

鹿堂化　五行木節霜降上應亢宿戊午乙卯戊申人屬漢州綿竹西北二十里永壽二年老君天師誓萬神於此天真皇人所處

鶴鳴化　五行金節立冬上應氐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屬邛州大邑縣西北去縣三十里徐老君授天師籙處徐孝道何月陽馬成子上昇

漓沅化　五行土節小雪上應尾宿丙辰戊辰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范蠡真人白日上昇

葛璝化　五行火節大雪上應箕宿已卯丁卯辛卯癸卯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六十里上清真人所居楊先賢蒲高遠葛永璝上昇本名上清化

庚除化　五行水節冬至上應斗宿丙寅庚子壬戌人屬漢州綿竹縣東三十里應天上庚除府也張力子於此白日上昇

秦中化　五行水節小寒上應牛宿戊寅庚寅壬寅人屬漢州德陽縣北二十里皇人授韓衆天文金書於此上昇

真多化　五行金節大寒上應女宿乙丑丁丑人屬漢州金堂縣西北二十五里老君天師道會之所王方平李真多上昇一名上真化

昌利化　五行土節立春上應虛宿巳酉巳丑人屬漢州金堂縣東二十里李八伯三度鍊丹來往八伯於此上昇

隸上化　五行水節雨水上應危宿辛丑癸丑人屬漢州德陽縣北五十里李子元衛叔卿於此上昇

湧泉化　五行木節驚蟄上應室壁宿丙子癸亥人屬漢州德陽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馬明生玄真籙上昇於此

稠稉化　五行水節春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人屬蜀州新津縣南十里黃帝鍊丹於此山上有天池石碑丹竈存焉

北平化五行金節清明上應婁宿乙亥巳亥人屬眉州彭山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財化山列聖高仙所遊王子喬上昇之所

本竹化五行木節穀雨上應胃宿乙乙辛巳辛亥人屬蜀州新津縣西北二十五里黃帝所遊郭聲子上昇於此有掃壇竹因此為名

蒙秦化五行火節立夏上應昴宿甲戌丙戌人屬雋州臺登縣二十五里伊尹趙龜趙昇趙王子上昇於此

平蓋化五行土節小滿上應畢宿丁巳己巳癸巳人屬蜀州新津縣北三十里山有玉人長一丈三尺出則天下太平仙人崔孝通於此上昇

雲臺化五行火節芒種上應觜參宿丙午庚午庚戌人屬閬州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天師永壽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濜口化五行木節夏至上應井宿乙酉丁酉人屬興元府西縣五里陳安世欒氏女二人上昇

後城化五行土節小暑上應鬼宿辛酉癸酉人屬漢州什邡縣西北六十五里天師授夏子然守一之道白日上昇

公慕化五行金節大暑上應柳宿甲申壬申庚申人屬漢州什邡縣西北五十里天師授蘇子玉瓊文紫字白日昇天

平崗化五行水節立秋上應星宿戊戌丁亥人屬蜀州新津縣西南四里一名靈泉化李阿瞿君上昇於此

主簿化五行金節處暑上應張宿乙未己未癸未人屬邛州蒲江縣東北三十里一名秋長化王簿王興女仙楊正見上昇之所

玉局化五行水節白露上應翼宿丁未辛未人屬成都府南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師永壽元年降此地涌玉局因以為名

北邙化五行土節秋分上應軫宿戊子甲午人屬東都城北務成子帛和王子晉呂恭呂文起於此昇天龍朔二年老君見

叙仙釋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宋羅願曰學者多疑於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至漢劉向乃取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屬皆論以爲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欲以出處之迹衆所知者見於世耶君子之於仁固靜而壽其靜者疑於隱其壽者世則以爲仙特所從名之異耳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太而

神不散越有決不與萬物俱泯沒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黃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爲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說乃更以一死生爲務其道要使人決擇以發明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益損乎其真是以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胸中又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非耶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源流爲景德傳燈錄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也特以其後裔爲嘗有見之者而著之仙云

方儲

淳熙志云方儲字聖公歙縣人後漢時歷句章長郡五官掾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栢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後對策天下第一拜洛陽令夜輒還寢室侚曉而去不動戶樞嘗遺隻履於牀下母命藏去章帝以儲善天文當郊祭問之儲勸帝毋往其日風景明淑帝遂行儲稱疾不從比發雨雹如斗死者千計使召儲已死帝甚傷之喪至家母啓視之無尸唯有隻履因取前履合之良是宋明帝嘗祠以太牢追封

龍驤將軍黟縣侯

按嚴州圖經唐左臺監察御史張行成撰方仙翁廟碑稱儲兄儕關內侯行南郡太守弟儼忠烈太守丹陽五官雲麾將軍又載儲所歷官及言駕鶴乘空等多外不可據今紙從祥符經載其畧

許宣平 詳見城陽山志中茲具其畧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擔上挂花瓢及曲竹杖醉歸獨吟人訪之多不見惟壁有詩好事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間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

覽之曰此仙人詩也乃遊新安涉谿登山累訪不獲
題其菴去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後百餘歲
邑人許明奴家有嫗入樵南山有人坐石上食桃甚
大謂嫗曰我明奴祖也爾歸為我語明奴我常在此
山中乃與嫗一桃食之後兵荒相繼嫗入山不歸

司馬郊 以下三首同出道藏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
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為麤暴
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餓而復活嘗
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脩默亦往歙

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
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
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為已
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
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白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
詞將送於州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
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
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
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又已早過及到歙州問之亦
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
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
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
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
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者俄而火盛焰出於竹屋之
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
重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翺者為池州法掾郊過
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
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翺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
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
祐風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

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户外無得入者
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飲之覺意爽呼陳
某將藥更進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
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
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郊怒曰吾疾方愈何
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
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
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
一大杖求觀主將撻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
嘗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

刻怒以物擊小兒中頭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卧數日而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沖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止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

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為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家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為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飲汝身為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為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為織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織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二聶傳

出道藏江淮異人錄文甚簡然故首錄之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為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

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曰號為問政先生烏衫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瞻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頵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

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吴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群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為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

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敢後吴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群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群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為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為然及入吴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聶師道

淳熙志云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於方外後得內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夜半峯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近至石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咫尺少時歛小鼓復通奏笙簫金石絃匏以柏節大鼓其音清揚不類人世至雞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聞之同行者歎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證也後泊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山中時有見之者迺辟穀七日獨

往日暮有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道目送之東行見草舍籬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啓黃甆合得茶飲之絕佳明旦行有老父問所從來謂曰蔡翁父子皆隱此山昨昔所宿即其子也折草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咀之而卉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已月餘日乃知彭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歸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弭耳馴伏拊之乃起或以所採薪藥令負還以故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害後將復往南

嶽聞漢梅福梁蕭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夫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淨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通也本居南嶽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源吾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虛觀墳土祀今子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數里忽有草舍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小角以湯飲師道神氣灑然脩道指架上素書令抽取一卷曰習之當得道我有弟子

紫芝在九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爲子盡其旨矣儻不見者第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見師道已在郁木坑外蓋七日矣素書言西王母理化衆仙之要然不可盡解遂至九疑訪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之師道累求不獲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告以疑義歲餘還山房田顒圍新安師道白太守裴樞夜縋見顒顒爲斂兵又爲請陶雅爲守楊氏據有江淮召至廣陵建真元宮處之使爲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旦謂弟子曰我爲仙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斂棺有聲

視之若蟬蛻然因就葬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道以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嶽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宿舊遊觀宇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洞源矣後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氏發所葬衣冠歸葬自揚至歙千餘里其上常有雲氣兼鳴鶴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從孫紹元

聶紹元

紹元字伯祐母程氏始孕便畏葷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長好文史尤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

籙是夜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上圖形旁題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壇二十六往南嶽遂掩卷而寤久之還問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號無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訓宜世勤修鍊毋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於屋有光自空而下遠望疑以爲火至則無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菓至是若有就坐者詰旦僕夫自外入云鍊師與三道士衣朱綠乘馬武士冠帶從者數輩燁然南去鍊

師回首語之曰吾往南嶽矣最後一人云爲語宅中謝貽我酒菓嘗换宗性論修真秘旨各一篇學士徐鉉及弟鍇稱之曰吴筠施肩吾不能過也

丘濬

丘濬字道源黟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悟損益二卦以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游華陽洞求爲句容令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巢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朮年年空自肥歷官至殿中丞嘗語人曰

吾壽終九九後在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爲春草詩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及殮衣空衆謂尸解光祿大夫滕甫元發爲太守爲記其事葬於九華山後數年有黄衣人持濬書抵滁州家人啓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爲太山主宰

汪四

謝諫議泌微時市人汪四心愛敬公旦就市得錢暮輙携瞷尋爲盜驢竄去及公登第爲蜀令汪忽來訪齋西壁爲巖洞有朱門金鎖解腰間鑰開之挽公同入公請歸白嫂遂先出壁屹立如故汪乃不復見

其兆市人家語野仙忽來有所云云皆驚顧以爲蓋得吾意脫節多乘大黄食之栖止無常處每云我當以八月死幸毋焚我淳熙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半起坐揮扇而逝年六十有一葬於城陽山立墳其上後有自蜀中見之爲携家問歸即其殁之歲或謂之尸解同郡有士人朱南一字德修瀟灑閒逸至老不娶喜畫山水梅蘭竹石野仙曾有詩贈之云寄語月溪朱逸士他年同賞水仙花野仙殁後二紀南一下世士友相率瘞之城陽山正在野仙墓後時山中水仙花正開其前知類如此

郡志趙師夔爲郡日聞野仙前知强要至郡齋索詩詩云王侯門户懶開顔斗酒千錢一笑間趙府欲以斗酒千錢與之而野仙已知矣一日郡齋喜雪開宴野仙曳杖直造趙命之坐索詩出填字韻即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纖也應掐月作花鈿爲嫌梅影太清瘦幾片飛來疎處填

曹元育

黄冠曹元育休寧人寄食歙縣之長春里凡數十年未嘗有求於人破窗壓榻疑坐達旦或一臥輙六七日一旦以衣物道具徧散鄰里遂卒

姚平仲書神僊近事附

宗陸游傳云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

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荊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又言得道之由云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僊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孝聞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罵所與往來道士即閉門縣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為人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綽為浮屠為予言豫章西山香城

寺之傍有野人身被綠毛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陳妙靜

陸游入蜀記云迪功郎陳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練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為人言禍福生死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

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未以是日坐逝每為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餉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别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溪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官入灊皖之意

趙王九

陸游記云繁昌縣鳳凰山延禧觀觀廢于兵燹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柘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数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為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衮錢遣還遂為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

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槩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

天 …… 校

邵道人

李夢暘傳曰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顧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鍾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顧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

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磨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梡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梡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若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

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梡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目弟子令月水氷則聞道人齒間潺潺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之夜有

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馬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鬬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風道人傳

古郢揚行恕云余先高祖樸菴公諱軏中由廣文選王官從　興府先曾祖鑾以弱齡從會　獻皇帝国　世廟就外傳簡羣僚子弟韶秀者備左右得十八人祖鑾與焉　經筵伴讀十八人朝夕與俱也居無何　世廟龍飛之數臣者以從龍例得授鴻臚官有差一日侍漏　金門曙色未開有風道人者不衫不履目攝諸臚臣曰諸君皆陡爾貴人也衆愕異之各質前塗譚休咎鑿鑿語竟意偏屬先曾祖曰公官品不及諸君而受享過之其奕葉峥嶸子孫長

世後來且無量諸君及身而已偶　世廟垂衣暇訪南來諸臚臣學行俱優者以間臚正卿某某倉卒不及私第憶於朝房曾睹先祖鑾書壁云撥開煤火熟三餐幾度吹紅幾度看一味虀鹽甘澹泊含羞也說此爲官引以對稱　上旨會承天府陽春門樓成類其額曰顯親達孝時營脊捧者踵接　上親注臣鑾名勅以仕事竣仍令奉諸　陵寢祀先祖得無虞覆餗者三十餘年以正寢終佗數公者或遷武没于若孫都不能以世而寒家邀先之庇隸籍郢中獲延書種于兹至不佞㦲㦲乃於己酉博一第脉兒初泰甫十齡亦粗知擫筦爲文讀書了大義夫風道人暗中摸索率爾射覆歷數世不爽若風道人者可謂非僊哉

亘史云揚孝廉字恒一以乙卯歲過余鸞嘯軒見仙侶鈔爲述同籍從君之祖有游仙者稱又玄子竟陵人其顯化甚著余倩爲立傳以未詳辭因述其先公所遇仙告命余虛上方遲之將轉乞于從君夫恒一本祖德而不忘遇仙况祖仙之顯著者乎余固知從君之無吝也風道人似多奇蹟俟後聞補之

閏蓬頭

王世貞傳曰閏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illegible]櫛粗布夾衫有袤襦而無袓服履而不襪爲人跡眉目豐軸重頷色正紫肌肉充腯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稱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徤迅雖少壯不當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閒鑿氷而浴又令人積溺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腥臊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爲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自之閏蓬頭訛爲閏頭陀而諸慕

之咸以爺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已用是厚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眄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譟而從之往往手其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其諸相與誇詡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illegible]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爲其路總管乎[illegible]亦其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言

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沖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爲功德於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宮弘麗甚又欲於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於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道人乃溥游金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問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惟謂余且

以大檣越相擬余怪問之曰欲得公一記而已余謂名觀不名道人可乎道人曰安可不名道人吾固賴子傳耳且子已悉我自是積數日輒來來一日輒去惟責具蔬食毋以鮭肉困迺公然於飲啖俱減損於昔而樂逾甚間謂余文成否余曰未也戟手謂予殆不欲爲爲之何論日又使其徒相微迫余怪之不知所以至十月二十三日日下春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我欲得湯浴湯至几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當臥牀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

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趺坐不偃浹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問者五十餘年灼然若聾者垂四十年出無恒鄉詣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眞有道者也

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當是時有一身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閆度其時蓋在嘉靖巳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不復漫謂我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洪崖先生之嗜古器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竊嘗疑之以閆道人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攖念者而猶不能忘一身後名固賢於洪崖先生甚不能超毛仙翁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知有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

像贊曰推其髻跣其足豐其輔鯆其腹暴炎旭鑿氷

浴一單恰四時服　帝之弄臣天之逸民游戲人間逍遥無垠不涉思惟何況貪嗔留氣衛形離凡合眞羽化爲跡含利爲身其無所不之而有所不泯者耶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聽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覩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辯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

李赤肚

温陵楊道賓傳曰李道人者㒶之縣人也父瓚雄於貲年六十四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爲功行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母許年十四亦以是夜夢與父同寤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十歲父歿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輙遊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惜母寡憐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蕪湖於是道人年四十矣病羸瀕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云大

病行功小病行藥因召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呼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即碎諸藥器而索鳧蛋五十顆酒一甕以右手援道人摟膝上左手且剥且吸頃刻都盡初摟時道人骨砉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遊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纍纍爲秦皇所驅不動而名牢山者吾居在焉於是知爲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百拜稱遊師願卒爲弟子師亦心喜之悉教以還丹修鍊之法而更名爲一了蓋長春道派二十字道德通玄淨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遊十世爲清而道人十一世故以一名居三年師知能盡其術與俱游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挈貲雲游天下初入全州之湘山數月更入太和山散髮汗漫或嘯或歌衆莫能識獨閭道人識之閭道人者生於元時年三百餘名從初亦丘長春十四代道孫也相見歡甚昕夕往復共證眞修無何閭去茅山道

人屏居一室忽大呼曰心性倘在軀殼何爲因投清涼澗中見者驚救道人從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類有物奠之而起從此遂不著衣雖嚴冬大雪赤身以爲常而眉頰間時有汗簌簌下人皆異之呼赤肚子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每至中途輙以風雨卻步又或值客邀止之如是者五竟不果乃歎曰豈塵緣未淨遊師拒我耶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去游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閭閭已先一年尸解而與左熙熙道房居焉茅山故多游衲道人不欲

自異更著衣曳屣混諸衲中諸衲不能辨撻抶撓無所不爲道人不爲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又亡何試治病病愈則又相顧而驚稍稍和南奉爲師自是名益落人間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壇于公冥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問所聞道人名至則設壇場迎致爲築水竹村居以奉之而率其家子姓羅拜爲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先生致之留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訪道人若雲若鶴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爲人看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爲期輕者一七重者再七

又重者用符咒或噀起死回生捷於和緩其談道一本無慾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吾儒通雖愚夫婦可與知能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其大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其性簡淡毫無所嗜冬夏一衲不袴不襦頂結雙椎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數聲塞兌含液液漱漉漉而咽之以後用手摩面用梳掠髮以示曰口訣盡此矣能一日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輒醉亦能飲數十升不醉葷蔬惟適不爲期歡笑竟日且琴且歌超然脫離能令學之者奮而不急廾而不苦贈以金帛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子自如等作功德自道人入茅山於今十三年凡與閭弟子江本實買田二頃山地十頃以供十方道衆又飾乾元觀新之皆取諸贈者也語具吾師荊石先生及忠銘先生碑贊中忠銘先生謂余言癸巳秋遇道人年八十三髮鬖鬖白貌蒼而紋去今庚子八易歲年九十一矣而髮加玄步履加健容加豐潤蓋還童之驗焉道人有子五人孫若干人絕不許見叩之則曰徒溷清真耳然有識其長子者年且七十餘龐眉皓首其冢孫年亦五十餘云論曰予以縉兒病再迎道人署中終日坐對其談濟世出世甚詳又與予

言常依忠與縉兒言常依孝大類嚴君平乃知玄何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皆法萬世玄於儒何負哉余素關其書不屑寓目茲因道人賭一帙徐聽蹤釋恍乎若失也嗟乎平叔一書解則悟真不解則悞人蓋諺詳之矣

太原王錫爵贊曰戊戌冬仲徹度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黟人中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而貌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宇尺宇嘗有氣出如雲烟雖房風甚寒中汗津津不止也雅善飲飲

數斗不醉浩歌大笑不絕於口大都以歡喜作緣以游戲說法望而知爲異人而其徒王我虛若來從師游守戒律嚴甚而狀戢然而氣守然師弟誾誾侃侃於一堂之上如披春風坐殘月也乃知大匠運斤弟子執墨亦規亦矩可方可圓予即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下之誨南榮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如是者乃真師友矣適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披圖貌之纔得彷彿若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画者或適見其老時顏其爲同乎異乎怪乎常乎是在觀者（赤肚徽度亦隨人呼之無異也）又贈詩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迥翔黃鵠參井捫來下赤城采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平生相期五嶽朝真去爲問何人尚子平

錢塘姚文蔚曰余游白嶽至休邑遇日者言余命水火既濟於離宮終遇至人指點長生之訣既而會舊省僚邵巽廷公問曰曾見李赤肚乎余曰未也因詢赤肚何人巽廷曰有道術人也近在白嶽以直言觸游者怒擊之幾斃余與之至徽郡晤陳渤海公言受李道人法將以某日閉關余曰李何在曰在乾明觀因往訪之延致石壁山與譚累日簡易而有至理出太原温陵二公所爲傳贊徵信不誣或戲謂余公遇李師日者之言驗乎余觀李師爲人年踰百歲而有嬰兒之態和光混俗而多切直之言信古人也余語之曰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翁可無懲白嶽乎道人大笑夷然不屑也余因自笑好諫舊習何足語於至人之前時萬曆庚戌長至後一日書於石壁山之蓀真室

附王鳳仙傳

女師王鳳仙者山東臨清人父名繼善爲廣西平樂縣倉大使値苗夷搶掠倉糧一空繼善罹罪鳳仙鬻於娼家赤肚子浪游時與處甚暱爲贖之挾至湖陰尋以病欲持水齋赤肚子心憐嘗爲外道餓而赤肚子瘵疾垂死鳳仙爲延醫窮百方治不効一日丐者過門鳳仙知有神術跪而上食以赤肚子委之丐者與臥起僅七日而病除其法秘不傳楊公道賓傳未盡一班所稱丐者即邀蓬頭云非鳳仙識之何以能起赤肚子於死法中耶故德鳳仙甚送歸萬年縣築石南菴居之而身從邀蓬頭入浙鳳仙亦得邀所授女丹經知太陰鍊形之法行斬赤龍致長生之訣以濟人多奇驗積行甚著邀既別赤肚期會於牢山以

緣未果而赤肚每游金壇丹陽留都所濟活人無筭寂後游新安閒來往萬年而鳳仙年七十四矣其道力精進紅顏縝髮尚未見衰態赤肚嘗言再生我者遨師接引我者王姬也吾敢忘二恩哉自妻東王相公詩中有子平之說而錢塘姚都諫精此術謂余言赤肚子八字王火而運不犯炎與吾里方少司徒王水而運不犯溺俱宜百歲以上人而鳳仙亦合壽徵蓋赤肚生正德庚午年壬午巳巳丙寅方少司徒生正德丁丑年壬子庚寅丁亥而鳳仙生嘉靖丁酉年癸卯丙寅戊戌偶記於此俟與善子平者論之

吳仙翁

黄奐傳曰余總角時無所好乃獨好神仙嘗見里人吳翁悅之及長稍聞丹家玄牝鉛汞火候等語欲質之吳翁翁已遠游不返翁對人多謾弄不經絕口不說丹事至會心人即娓娓竟日余以是益慕之而里族人率嗤其誕無稱說之者翁諱夢暘嘗薦順天辛卯鄉試授定州守不宜官未一年輒罷去衲衣百結爲五嶽遊雖雨雪日必走百餘里人問何逐逐爾翁曰師命我耳爲人眇小雀躍即里居亦日環走諸山終不休可數日不食亦可一飡盡數日食寒暑一衲雨不蓋臥不被嘗語人吾每歲必三至河套中亦不言何所爲也先大父語余翁蓋好青鳥家言人數從燕秦齊衛間見之爲人卜牛眠地燕秦齊衛人尊奉之稱吳仙翁焉人有所餽金及鮮衣履受之出門數里拜使者歸其主人而獨剔取碎金分裹之塞衲孔中纍纍然曰足吾飡矣嘗過建平訪先大父問翁今日何許來曰宣城則已百里矣而邑中形勢及所歷山龍水源悉已踏得之乃猶未下舂也雨濕沾衣先大父命具火解燎之翁曰服之易燥吾自有吾真火耳然吾薄福不任兼味君即飯我幸一肉既見席設

有重簋潛起出遍跡之市中不可得矣程介之阻雪山東逆旅元夜獨飲見敝衣老人來觀燈神甚逸試招之即上坐數醑翩然起了不關主人介之甚驚尾之至巨室見男女等羅拜曰爺來爺來介之問此何物人門者曰若有識吳仙翁耶介之亦入拜遂請侍宿徐扣養生旨不應但於衲中捫虱掐之介之問翁道人安得此翁曰業蝨也業除則我乃得不東西奔耳旦起介之辭去曰不知何時復見翁翁曰六月臨清道中耳介之私念吾此行未卜還期安卜六月且臨清道乎及還果六月比至臨清熱甚解衣蔭樹間

乃谷中有胃絮蹴蹴來者則翁也復珍重別汪司馬偕方京兆江方伯謁翁問翁既是神仙中人亦嘗到瑶池否翁曰會必迎我阿母出蟠桃真如斗大問會與誰俱曰周公仲尼皆在問仲尼何狀則輙舉傳記所載狀貌衣冠應之問神仙可得乎曰但憂不聖賢毋憂不神仙諸公相視畏其狎侮竟不敢復有所扣居平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問之則輙謾言使人人駭去其與人莊語時依於孝弟仁義至性命之術則修之甚秘密扣之迫復謾語隨之矣竟以遊不歸莫知所往乃方司徒則謂余翁在燕爲其部貴人修大

藥藥成翁亟服之洞下卒蓋年百歲餘然其子姓走燕中物色之不聞也或曰人猶見在河套云其奇詭事著北方甚夥余聞之先大父及汪司馬方司徒程文學者僅此其自歌曰至苦莫如我至樂莫如我至苦有至樂說甚若做麼

黃生曰余覩古列仙若漢魏伯陽往往鍊服食亦輙死而形輙復現時以爲尸解云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頖栖道人景僑氏校

金姬傳

揚儀述曰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濉南章丘人李素女也五世祖嘉謨僞齊劉豫時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豫愛其年少精敏又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僞齊官因納爲壻將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人多德之豫敗故得免禍歸田里爲富家翁宋亡其孫以

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悲歌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遇語德淑本杭人心懷故土欲以身託南還遂得與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父死都生從母爲金姓不復與章丘之族相聞及長娶大都女子復生一女都生亦早亡家貧甚偶章丘有李生至欲求美妾諜諧娸倡即以都生女金氏應之李生一見以百金酬娉眷戀不復思歸居數年亦生一女名金兒即姬也明敏妙麗世罕其儔日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自極

玄妙言人禍福皆響應父自以爲能不及也元室政亂民窮李生將携家東還山東兵阻從間道出符離旅寓盱眙夏暑金氏嘗裸身納涼李生見其肘下有一黑子大如五銖生曰吾肘下亦有之形甚似豈天以形類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亦章丘士人之子本亦李姓父早喪從母姓爲金耳先大父有遺文可驗也出書示之備載族屬姓名李生名亦在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外婦子（外婦）妾固生從女弟也（謂金德淑）相顧慙恨不能自存金兒聞之剪髮自誓願爲尼以贖骨肉之耻自是生與金氏

以兄妹別處求歸愈切時至正十四年甲午張士誠僞稱周誠王六月己酉兵陷泗州李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兒時年尚未及笄分配僞太妃曾氏帳中爲侍兒（是時士誠僭稱傳中悉已改削）曹氏頗賢智偶問及其鄉里金兒具陳始末及言自幼祝髮爲尼頗知經典醫卜雜藝是歲十月朔士誠因避苗軍之鋒自揚州退保高郵元右丞相脫脫總大兵十萬圍其城用部將董摶霄之言分兵復其侵地天長六合等城高郵危急曹氏命金兒卜之得無妄之小過執筴進曰天下雷行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其占利正而獲大亨說者

謂頁頓音顛顛趾延延剛以正之畏以齊之乃可得順
而合道變體以柔得中下怫沸音上悖趾顚顚音爪墜故
必畏心以省內攺奮威以懲小人乃可對時育物以
當天命也然其繇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強
天祐無咎主公今方改元天祐顯著卜辭事同圖讖
取威定伯決於此矣既而脫脫兵臼集勢號百萬遂
蹙其外城士誠危蹙計將背城死戰曹氏復命卜之
得需之坎金兒曰雖需於泥其利用恒能敬愼則不
敗也又以玄準之曰耎而兗切之初一赤卉方鋭利進
以退其測曰赤卉方鋭退以動也蓋陽德能剛能柔

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家性爲耎雖勿肆終無怫愼勿
妄動也更二夕時當冬忽聞數雷發城中金兒夜起
賀曰明日可出師戰矣遂登樓仰觀良久天將曙趨
告曹曰龍文虎氣悉見我營上時不可失請急擊之
曹氏即以其言告士誠俄而諜者緣城至言元主有
詔削奪脫脫官爵四更時親衛鐵甲軍開報皆喪氣
散去兵士誠乘隙開門縱擊大敗元兵軍勢復振由
是帳中悉以金兒言驗稱爲姑姑曹氏寵愛漸加父
母皆留幕下蓋自被錄以後雖不復髽緇而修持如
故明年乙未江陰大盜朱英江宗三自相讎殺英不

能勝過江求援於士誠士誠疑爲元兵説客按劒臨
之辭拒不許自夏徂秋往復數四英乃盛陳江南饒
富玉帛子女冠於海內且曰妻子皆在軍門願以爲
質士誠夜入帳中言於其妻劉氏遂聞於其姑同召
金兒問之對曰伯王之相自與凡流不類昨從太夫
人帳後窺見主公顏色似得之天成妾見太陰累犯
壘壁軒轅又見太白自五月至九月累經天晝見入
犯太微光掃天梁其應在吳江南之禍必不能免曹
氏強之卜乃請扶乩占之得詩曰天遣魔兵殺不平
世人能有幾人平待看日月雙平照殺盡不平方太

平明日語聞於士誠時士誠改曆明時大喜以爲日
月雙照之符遂定計過江於是先遣其弟士德精選
高郵兵三千人以英爲鄉導擊橫掤以渡至福山時
以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雖已知公渡江
今當除夕官民且耽慶節醉飽必未有備乘間急趨
之可即破也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尚疑之乃遣朱
伯昇將高郵兵千人統率朱英土兵直趨城中而自
將大軍以英子清爲鄉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合兵
縣治其實欲以英嘗敵也先是蜀人楊椿字子壽來
吳自言裔出關西爲宋少師楊棟之嗣與楊文靖公

五世祖汝江為近族因隱居虞山買田結廬於湖村
又立家廟與文靖子孫之居邑中者相為倫敍遂土
著直累切椿為人尚氣節好文藝鎮帥脫寅知其賢召
入為館客既又署為叅謀留居郡中至是聞士誠聲
言南渡脫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將兵二千至縣相
機調遣至則與縣達曾花赤議論不合椿嘆曰我本
邑人為元帥守禦而守臣謀不合事何由濟時事可
知矣頃之聞士德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興福
寺中計士德必從福山塘直入將伺其兵半至要擊
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夜聞報率將士越維摩嶺邐

趨湖橋伏於其家園圃及林木中以伺十六年正月
朔士德將至墅橋朱清曰此去湖橋特數里耳過此
則湖山相逼林樹繁茂不可不為之備士德乃遣其
將韓謙錢輔將兵為前行胡郎切至湖橋椿從其家廟
中鼓譟而出伏兵盡集謙輔兵皆出不意不戰而走
椿追擊至小山下士德聞變疾趨之潰卒望見士德
旗幟緐不及兵奮擊以一當十椿見勢不敵且戰且
卻循山而南復至湖橋據山麓整旗肅隊堅壁以伺
士德仰戰不能勝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危懼時伯昇
兵已入城官民棄城走不血刃而下遂遣朱英將其

部卒從虞山頂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絕馳下攻之
椿遂敗然猶殺傷及蹂踐死者各千餘人血流遍野
椿僅以身免遯入郡中士德既據常熟復用維揚人
蘇昌齡計二月壬子朔士德兵抵齊門附城而入脫
寅告急於楊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聞巷戰將勇
者勝請以身當大敵乃自率梟銳直赴士德轉鬬自
辰至晡士德身被數創錢晡韓謙持短兵接戰亦皆
傷重忽屋瓦飛墜碎椿首墮馬士德手握鎗突前刺
椿洞其胃椿至死罵不絕口元兵大潰脫寅方與伯
昇戰於婁門聞椿死亦敗走匿叢篠中亂兵殺之蘇

州遂下士德據承天寺為王宮立省院六部百司之
職皆以部將及所親愛者布列改平江路為隆平府
以鍛工周仁為太守悉以郡中寺院及豪右第宅分
給居之捷至高郵士德以蘇昌齡為弘文館學士遣
齋書來迎士誠以是月二十五日發高郵至通州期
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以入服御器用皆假乘
輿三月朔奉其母登狼山觀長江之險心悸之設齋
祈福曹氏謂士誠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非塵
世間物也試與議之何如士誠曰我每用其占皆獲
奇驗軍旅事多未暇令見耳趣使召至金兒青衣跣

兒垂涕而出衆皆駭愕曹氏大詬侍從令改易衣飾
金兒收淚徐對曰妾本俘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主
公安敢粧飾自便一時愁眉怨語體貌不勝士誠嶷音疑
立忘言注目睇視唯唯再三遣去頃之亦常服出
拜士誠謂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劉夫人每言汝揵音逢
筮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然占有數家汝得其幾
金兒對曰占有天人家太一家五行家堪輿家建除
家叢辰家歷家妾悉嘗究之惟象緯蓍龜之占乃出
聖賢正論故古之卜者掃除設坐正其衣冠起居自
誓以當鄉人顏色嚴振以對解婦解音懈法天地象四

時順於仁義分筮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
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之重事所以不敢不敬也後
世之卜齊楚異法九玉異用而其人又多誇嚴虛矯
居卑行污曷足與論卜哉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猾須與
切又音所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故古之聖王建國
受命未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
占繇體象用范蠡文種爲謀臣而推遠西子故能破
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
得通又用趙梁左彊以爲謀臣寵妲己妹喜以爲內
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國此皆經史所著至今不

能忘也士誠又曰蘇州雖已新服地方百里四面皆
非我有元未革命人心叵測將奈之何金兒對曰軍
國重事非兒女子所能預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
夫人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昧死以對竊聞創業開
基與守成之主不同非仁與義無以收四海臣民之
望非才與知無以服天下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
以知力取而不可以知力守可以羣策謀而不可與
羣才斷是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
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況創業之君乎今日國家大
舉以天時人事占之江南政乖民困徵賦煩劇威力

迫脅萬姓離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卒効命乘
破竹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角立羣雄
不過一投鞭之勞耳何用多疑然聞江南捷至主公
尚未入境而子女玉帛盡入私門府署官爵已皆濫
給損舉義伐暴之名失厲世賞功之柄政教號令出
非一門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慮耳後張氏將亡降將朱伯升
遣說客語多取此時金兒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答問
輒高其論動之盛陳紀綱約束其邪思士誠果竦然
改容致席召前謂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
卜筮之中誠如太夫人言汝眞天人也安得沉埋在

此且勿他言但今江波浩渺天險爲限又聞江中沙洲盤繞舟師皆新集鄉民未能盡悉汝爲我卜之得蠱之剥其辭曰羊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對曰江中風浪雖險當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而福山富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脅於士德之威恐禍及家門遂發江船百艘擊牛釃酒來犒士誠之師士誠初以癸巳歲起兵後消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吳欲知國祚修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蓍卜之得中孚之晉金兒進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匝反及遊魂之卦互體見民止於信義辛未土以壬午水火

用事與乾爲飛伏晉陰陽反復進退不居精粹氣純是爲遊魂已酉金以丙戌火土用事與艮爲飛伏其辭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數當伺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將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喜謂金兒曰帷幄運籌多汝之功伺我事稍暇當行册賞今即渡江矣聞汝善詩能有言以作士氣乎命將校收庭中列幟置金兒前立綴詩其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笳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舟遂發千艘蔽江而南金兒父母舟中乘間私問之曰主公以國祚爲卜終當何如金兒曰中孚之卦準玄之中其體最尊其象則昆侖旁薄正天作主而必待思貞當位乃受其福至於陰陽神戰擢常是虞巔靈之反或難免也故先賢命繇既贊其榮光赫赫矣又言不可得保顛躓殞墜更爲士伍其意可見其父曰然則汝告主公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似謂國祚靈長者何居金兒曰一寒一暑天運一周也曆以十二辰爲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丁未須别有真人當其榮光者矣但我時命已促他日當自驗之其父驚曰吾本窮途羇旅俘獲餘生賴汝天賦妙質乘時遭際今江南已下鼎足勢成定

策帷幄之勳必首及汝同享富貴無異丘子明之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兒對曰傳有之美好佳麗爲衆人患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宋忠賈誼能善季主之言而不能用此所謂務華絶根者也且疆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吾不願臣妾若流也父曰然則汝事太夫人二載身煖其衣腹飽其食又爲之出謀發慮動中事機將何爲哉金兒以父論不合笑而謂曰兒聞之傳曰君子雖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然而又欲徵見德潤以除羣害以明天性

助上養下多其功利而不求尊譽此固非吾父所能知也父變色作曰婦人以顏色事人閨閫之外皆非其職雖班大家蔡文姬特以文藝顯耳此外女子未聞有以雜術名家者汝習卜諸伎皆我親爲授受雖精微深妙非盡出我安得遂出謾語金兒起對曰陳君夫古之婦人也以相馬立名豈謂女子不習他伎乎非其地尌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在父所授書中豈亦遂忘之耶金兒母從旁進曰吾聞君夫盡十良工之術能使一伎名立天下而不聞以言語身質於所尊今汝論辯紛然豈欲効安令首示先身之

掌以悟父王徵女參雙鶴之駕以辭母手因各失笑而罷士誠既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獻金帛米穀各以鉅萬計珠玉錦繡又數十器及暮將士縱掠積貨一夕而空僅免屠戮而已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溢復發土民濬治乘潮平壅絶江口又收曹氏所畜竹木每數里爲一牐舟至則發之命其將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大或萬斛小或數百若汎江河畧無阻滯至九浙港蘇昌齡進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士德舊道以行士誠從之是爲三月十日時和景明自郡城以達福山士馬騰

躍甲仗鮮華擁塞兩岸將二百里旌旗輦鼓振撼天地士誠黃屋左纛清野安流搴帷顧盼意滿志驕忽追憶金兒占驗之語使人召之初士誠見金兒於狼山屬軍旅紛遽危疑未安又爲金兒危言所恐心竊敬畏未敢他有所論及金兒入舟發容明麗進止端莊帷幄侍御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紿之曰我已默有所禱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爲卜吉也卦成得大畜之觀進曰卜辭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辭金兒堅不肯發三強之乃以繇進曰三蛆逐蠅陷墮釜中灌沸瀹燂與母長訣士誠曰吾聞神龜知吉凶而

骨直空枯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挑花箸其髻笑曰以此爲聘金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昔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將受命而王豈忍以妾爲驪姬乎士誠不聽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繡賜之立命叅軍王敬夫譔册金姬詞且曰俟他日加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若辭不可忽輕翠已羅體矣知不能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謝之士誠曰此固當即命謹厚女侍數人從之至曹氏舟悉屏去盛粧復其常服進拜具陳其事曹氏曰汝天賦敏妙分所當得不必辭也又拜

劉語亦如之又悉名其父母所親各敘記忽就舟中
啓其故匳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跽私祝萬目環視
皆不得有所聞亦莫測其意須臾忽閉目奄然無語
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絶息矣士誠倉皇至執其手
哀慟不已求良材爲棺不可得或曰曹氏肆木皆梗
柟油杉可用也即出諸水中架立熱沸油灌其頂水
下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塟築墳道旁土
旣實乃行舟次湖橋呂齡指陳士德戰地士誠停駐
覯之見陣亡將士屍骨狼藉積如丘隴心感悽又見
椿舊宅祠宇尚存即命守將盡撤之徙建金姬墓道

其圍圃中嘉樹珍草悉令乘時移種又發曹氏園亭
盆盎由是數日之間花木品列臺榭參差老栝喬松
交蔽內外繁華盛麗錐出在一時而棟宇花石皆仍
舊材儼然一古祠故宮也又藉楊氏産業盡給姬親
黨之從行者使留守姬墓將伺定伯功成別爲陵寢
從之未幾拜其父素爲隆平府丞時又有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誤
即其人也姬母封夫人與素別院而處避兄妹之嫌也其
親黨皆得出入士誠府中二十六年士誠謀取江陰
久未得逞因感金姬之言加封姬護國洞玄仙妃饒
介之譔文周伯琦書篆刻石神道國初時與張羽所撰七姬權厝志並

稱祠而卜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國家舜亨大
錯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早圖修德以塞天譴來歲
此日已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妾受
夫人恩深有不測當陰庇之劉氏心私憂懼秘不敢
言遂預召姬母厚撫之賞賚日多人莫知其故明年
天兵下蘇州士誠兵敗城將陷竟以二子付姬母及
二乳母各給銀三觔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過
取多則反爲吾兒累矣城破姬母匿兒民舍月餘嚴
稍解乘間馳至湖材視姬墓則已成丘墟矣其同時
親黨尚多竄伏山中漸相聚言陸將軍從江陰來亂

軍發姬塚屍已蛻去棺中惟衣衾在焉塟姬時事起
倉卒士誠先以珠寶金銀盡埋深土中其母獨識其
處乃就廢穴旁又發土數尺悉存無失者母盡取之
從自福山渡江還章丘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領山東鄉薦將赴都下母戒之
曰京師平字街南官房中有一盲姆年殆八十餘矣
汝可密訪求之勿令人知倘猶在乘間潛往一見寄
聲我猶無恙急歸報我知也兒奉教以行至京拜戶
部王事訪果得之因如母敎就夜潛入其家姆盲不
能視隔屛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答曰我章丘

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姆遽起捫其面
迷拔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
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可速還家矣即擁出拒其户蓋
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兒
遂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丘云

楊先生曰自余爲童子時即得從鄉先生杖屨遊於
海巫之巔仰商周君子之高風覽吳越興亡之舊跡
未嘗不悵然興懷慨然太息蓋將游心寥廓欲自掩
抑而未能也稍長遂得徘徊於金姬之荒丘躊躇於
子壽之廢基因竊有所聞而感焉士誠以草莽匹夫

揭竿斬木出萬死以存餘生其立業可不謂難哉方
其渡江而南也吳會未戡雌雄未決乃先自空其巢
穴以犯不測之險及其既定吳郡也又不能收攬豪
傑修明政令撫民練卒遠大是圖而顧乃委政羣小
肆爲渠虐以遊譚之客爲良平以驕縱之士爲韓白
上下昏惑淪胥敗亡終莫能逃一婦人女子之深慮
其得與羣雄角立祚延一紀不可謂非幸矣尚何足
論其他哉子壽身爲興客業本儒流初無官守之寄
若余闕之守安慶也特感虜帥結襪之恩與志士投
筆之嘆竭誠赴難禍及妻孥其忠義固昭昭矣然昧
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大疎不能無
可議者考諸往哲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悝殆亦庶幾
其無愧與及余病廢歸田日與山僧野老縱論往昔
又得金姬遺事於謳言長語殘經敗篋之間嗟乎姬
以一尫尼弱息陷身虎穴一死足以畢其平生矣乃
能發其婉辭妙筭周旋戎幙口不霑腥膻之味心不
慕金玉之窟方持成策已見敗徵使強暴之主朶頤
凝注而不敢肆爲侵凌譬之白璧夜投貪夫自避卒
能守素完節從容致身方之垓下悲歌以死徇主者
相去直尋丈而已哉此又錄女德者所不當廢也君
子不能無取焉

嘉靖乙巳夏予謀慶安鎮平寇記方成適聞太倉
江寇竊發殺戮守帥因重有所感而述爲此篇世
之君子每防於未萌桑土之憂當有聞予言而興
起者乎五川楊夢羽記

野史氏曰楊夢羽常熟人多好讀書其邑中先達
陳祭酒琴溪先生多積宋板書籍不下鄴侯萬卷
臨終盡以與夢羽而夢羽以文知名當時可謂不
負及夢羽卒託後人於莫甥廷韓廷韓僅移書籍
去他一無所顧夢羽不能與而爲所竊安有託而

爲所負蓋兩失之媿琴溪先生多矣

又云祭酒兄爲都御史虞山公有知人藻鑒祭酒殁謂弟側江氏曰欲佑爾子莫如與瞿茂才結姻瞿必大顯足以廕庇謂文懿公也後其子以文懿壻繇太學積官郡丞子孫彌昌虞山公可謂知人善貽謀矣

附錄別記六則

李嘉謨不拜偽齊官

李嘉謨世爲章丘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求得官免罪習以成風又

行偶語之禁喜掊刻之士豫妾至一百七十人子麟妾至一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時麟駐軍魏博投謁於靈巖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視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辯了無懼色拭雨退立色愈明潔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䌷帳中小李月餘豫見問之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偽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壻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錢氏強之嘉謨泣曰我本章丘小民一旦際風雲身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户吾何德以將之玉英亦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公主都尉之職古今通典視君才貌負出流輩雖辭之似不能免嘉謨引妻屏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弟皆無遠圖昨聞遣劉從善爲河南浪沙官意在發掘宋家陵寢吾苦諫不聽且虐割小民斬戮忠義其敗亡可待也吾與汝身尚不知所託況更思濫高位自速夷滅乎妻曰今將奈何答曰我但言欲待汝生子後受爵汝當從中勸止之伺別圖他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

不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則儒衣緩帶僕從不過三四人恂恂如一書生路人不識者不能知其爲貴壻也及劉豫敗與其妻逃入荆湘汎舟爲商竟得免禍初玉英侍父母之愛所得賞賚金寶鉅萬悉遣親信以漸運送章丘藏諸地中後金以李儔改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謨始歸遂成富家翁

嘉謨孫遇宋宮人

嘉謨孫失其名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獨歌曰萬里巷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

海東雲夜靜聞隣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德淑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李答曰昨所歌詩實非己作有同舟人自杭來每吟此句故能記之耳德淑泫然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作所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且爲泉下人矣夜聞君歌其詩令人不勝悽感當時吾輩數人皆有詩贈水雲因自舉其所調望江南詞曰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樓間歌畢又相對泣下私語曰吾本杭人心懷故土

得歸雖死無恨君力能致我還杭否乎遂得與通生一子名都生從母姓爲金即姬外祖父也

金姬題旅舍詩

金兒初渡淮嘗有題盱眙客舍詩曰馬足燕山雪船頭泗水雲客身和鴈影飄泊過孤村

張士德用蘇昌齡計下蘇州

士德既據常熟徵脅土民旋聚旋逃竟不滿萬由是逗撓旬餘維揚人蘇昌齡避亂居吳來謁士德言平江達魯花赤六十（六十達魯花赤名也）已病死哈散沙繼之新令未定自用兵以來官軍死亡太半新集鄉民生不習兵乘其未備攻之可不勞而定也若緩之則杭嘉松江之師在東南維揚常鎮之師在西北高郵輕銳半已在此援兵一至不獨公不能脫虎口併高郵亦將不能保矣士德曰善即日署爲參謀發兵疾走郡中二十七日哈散沙與元帥王與敬合兵三萬勢號十萬屯於陸墓禦之與士德夾河相拒士德夜遣錢輔將精兵千人乘舟自陽城湖抵婁門遶出元兵營背以縱火焚民居爲號士德先囊土以伺夜半遥見火光起遂填河縱擊元兵驚潰不復能制哈散沙等反奔入城門已閉不納南走嘉興僅收散卒千餘而

而已哈散沙知城陷自溺死與敬後以松江降

楊椿死節靈異

楊椿既死士德棄其屍水中椿妻王氏携其子往求不得擗踴號哭於戰地明日巡掠將士過之遮道扣馬且哭且罵將士欲兵之知爲椿妻子執送士德不屈蘇昌齡與椿友善進告士德曰公方開國定基與江北之時不同不可不以節義風厲其下楊椿既死義其妻子復敢犯嚴不遜是要不失爲烈婦子不失爲孝子正宜以義宥之士德怒解昌齡遣人扶歸其家王氏病甚席地假寐忽夢椿謂曰我屍今在張香

橋急收之妻起扶劍往則屍泝流倚橋而立得成禮
歛塟虎丘後神附王氏曰虜乘我墮馬殺我已得請
上帝不一年當復吾究然吾不願妻子陷虜後五日
來取同往矣時子頳年十五女滿奴年九歲皆無疾
與王氏如期一日並死明年三月士德將兵援常州
果亦墮馬被虎子所擒死

縣誌字訛

常熟縣誌曰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僞吳
張士誠渡江妃死權厝於此然不知姬訛爲雞人遂
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

金姬以一婦人乃能爲圖國之遠謨又能盡處身
之大節偉矣今之儒者而乃貪位慕祿或敗國事
或喪身家寧不於姬有深媿哉白雲生題

亘史曰金姬者豈古劍仙流而託數術以自隱耶
其叙張士誠入吳事獨詳故足備外史之紀

又云余得舊本於吳門蓋張幼于所惠中有草字
八行在李嘉謨不拜僞齋官前乃傳奇編目字甚
遒勁恐是伯起長公所定而未有名余題曰雙美
傳而列其目於左俟好事者補之入吳將面質於
伯起氏

開場　家慶　劉豫作亂　嘉謨逃難　劉豫宣
淫　李儔受官　劉麟行師　嘉謨見麟　儔保
嘉謨　劉麟縱慾　王英自歎　嘉謨爲壻　與
麟並貴　拜官不受　錢氏強壻受職　王英聽
夫辭榮　李父思子　遣官掘塚　嘉謨進諫
斬忠拒諫　嘉謨下士　排難解紛　遣使藏金
宋兵議伐　劉豫兵敗　金執劉豫　逃難荊
湘　李儔仕金　還家完聚　共二十九齣

此雖小緒尚亦可作雜劇若編金姬戲文當作剪
髮記亦爲大觀惜無軼奇之士以此語之

彼岸諸媼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
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
妻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
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
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之
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
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
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

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咸謂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留歌云石鼓石鼓哀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亘史云此與金姬甚相類故錄於此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按靈運

遊山記云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李溫陵曰學以生死為苦海以得免生死輪迴為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沉溺聲酒之極者為沒在苦海而不能出雖爲節婦爲烈女如卓老所諄羨以為非真男子不能至者其有生之苦尤何如也故特標三出世女以示有生之若須早證無生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之本意云

亘史云凡負仙骨者必不染塵俗彼貞烈所託亦猶是爾又云女仙隱於村俗甚多初不聞有師傳此不可解者也

亘史外紀卷五 梵僧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左吉古魯

陶望齡云西僧左吉古魯自言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度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鬬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寶不輕薙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乃剃落左吉自其國東行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蜀居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自蜀抵京師 慈聖以左吉遠人賜廩萬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游金陵萬曆乙

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淺深予不能知也予兄幼美具湩羹菜而留之曰世間有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辭去邀予題卷是卷行毘盧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知無聖賢具天眼入一切語言三昧者耶

陶允嘉云西師左吉古魯自金陵南游越偕淨寺比丘碧輝顧予鏡漪草堂予館之旬日詢其行腳師稍通華言十可辯其三四茲述其可辯者師迦毘羅國人即達磨所生國也六歲出家習顯密圓通敎晝夜

堅持者二十餘年呪靈神通如意遂發誓願東游震旦偕五比丘俱凡十五載而達險毒萬狀難以畢舉其最險者莫如大小流沙廣八百里兩涯千里絕人跡毒流色黑入脣輒仆其毒上騰飛鳥觸之亦墜死師持乾糧銅鉢以石以度遇磧石廣可坐者輒趺息或石中有白水潤出手掬以飲或雀立待曉其二僧不能支斃死沙中東往萬餘里有山不甚高橫亘三百里坑中出火若蜀之火井然中夜燭天淵泉沸流土石焦熱不可行乃取土呪之厚塗足底捷行一日而度將至烏斯藏其國有主教僧名活佛者也八次

轉生國中嗣爲教主因名活佛舉國嚴事居六層樓上供帳如王者僧徒數萬人聞師至令人逆止之曰震旦人多譁且途多險爾具何神通乃敢往師曰挾願力至此不敢中止尋以金盤盛酒三巵與師曰能飲此輒東酒色綠師知其毒也取飲之盡端坐如故徒衆咋舌奔告活佛下樓膜拜頂禮具輿馬津送出境凡露宿山澤中取五石呪之按之五方趺坐其中石之所及蛇虎不能越遇盜警誦呪數遍刀斧不能入膚予不之信師遂解衣命取利刀加胸間以石擊之石碎而刀不能侵僅微痕此予與周望弟所目睹

者也師云玄奘僅至小西天五印度在流沙西不能涉也西游記中所載惟火燄山差似餘者悉表說不足信時歲暮碧輝以蠲茶不售從師去以卷索予題予述所詢者以代師舌耳上左吉師施水陸繪像　下左吉師齎四名山僧

烏程沈溎叙曰大西天迦毘羅國東至震旦十萬八千里而遥摩騰寫貝多以飜經達磨付軍持而作祖艱難跋履爲一大事因緣時節流通須無量劫授記光音自在中天正屬於大明功德如來應運爲儀於萬曆大師羅漢受具雷音迦西南塔谷魯之號布薩無邊離本土二十六年計重譯一十八國歷盡脚跟

辛苦全憑呪力加持流沙跕跕似飛鳶絙鐵飄飄如曳練焰嶺則灰飛烟滅片念清凉雪山之風慘霜悽純陽宓護或過旃陀之族或經甌脫之鄉蕉的絕尼父之糧果月飡蘇卿之雪足瘴墮指惟餘龜印之紋耳凍摧輪單繫恒沙之瑱七年中土說法爲人四大名山隨緣禮佛標達磨之正印示有文字不從文字立知結準提之呪心正信傳持不許傳持作解顯豖若行將隻履以西還善信同因復折蘆而南渡寸絲不挂再禮潮音萬衆證盟同圓願海至於半偈而沉痾起行深而宿命通又其細焉溎悃愊無知五濁世

自憐陰盖皈依有路三十年早夢通靈幸接威儀稍
窺典要生生謂易誰知覿體無生法法本無敢保信
心是法敬述源流一二庶資凡聖同參自西自東優
鉢羅花重開五葉一衣一鉢恒河沙劫普種萬緣

羅漢侍者僧多薩小傳

僧多薩者直隸眞定府人姓董名玉父母故滅獲許
侍郎家侍郎於萬曆甲辰物故封夫人馬氏生四子
能撫有其室而性喜檀施皈依三寶郡中咸需其澤
會叔子病瘵久瀕危費醫藥累百金無效俄有西域
大羅漢囑咭谷祿迦西哪塔尊者由迦毘盧國雷音

寺佛出家發願參震旦國四大名山復還西土歷一
十八國踰嶺涉流沙經二十年行十萬八千里始
總雞足登峨眉次禮少林將詣五臺飯僧路出眞定
府越城南人競異之縈馬首擁遏不得前侍御家蒼
頭啓馬夫人適來大西天羅漢具有六通或能起三
舍人病遣問之不荅皆至數輩申馬夫人延請意最
後董玉之母來致辭懇切羅漢欣許之吾藥籠中惟
十八味准提呪須服十萬八千劑病乃瘳馬夫人信
爲對病良方乞羅漢爲滿持羅漢至五臺坐空觀中
洒以甘露隨呪灌叔子頂道場甫畢而病倏除馬夫
人率叔子同來乞法羅漢爲傳准提十八呪心且名
夫人曰恒河衣叔子曰地域達舍董之母曰西大衣
而童子玉即僧多薩是共相讚歎得未曾有因問羅
漢南行請得以童子供侍是名僧多薩時年十歲善
得羅漢牙後慧凡開語即了了心悟不半歲應對如
流聽者眞爲西域人問童子何從來於是之吳即譯
吳人音之越即譯越人音之金陵即譯金陵人音而
金陵吳越人與之言不謂他方人也禮補陀稱補陀
童子禮九華稱九華童子凡宰官長者舉意靡不承
名氏里族靡不記劇驂岐路東西南北之嚮靡不洞

達則又皆以南詢童子目之余從迦利達舍謁羅漢
於瓜洲與童子初覿面年十三爾舟泊西市有養鸜
鵒者善效人言滑於鸚鵡羅指曰此鳥尚具蓮花舌
本而何異於僧多薩

摩訶達舍曰余經吳門半塘寺盖有雉兒塔云昔高
座道人不作漢語以簡應對之煩佛圖澄聞塔上鈴
鐸皆成音韻或顯或密各從其機如初祖西來不立
文字但面壁九年與羅漢以佛法錫名震旦數千人
互爲心印其慈悲應世一也今僧多薩能通羅漢言
令衆弟子悟法音如游五竺問將以聲聞爲津梁矣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少函居士 汪無競校

新安尊宿

叙曰蜀多高僧余所遇講師十九自蜀至者吾郡惟績僧多然大半住山半爲行脚未聞世出世間自汪司馬伯玉頗招致之而象武氏喜談宗拈五燈錄數公而叅以淳熙志得九人爲合慧光而十爲一卷則惟歙爲獨盛矣

慧明聖僧

明吳用先聖僧緣起云唐分十道歙隸江淮高祖武德初邑人汪氏子生而狀陋不語忽呻吟揮霍莫能識之成童乃授異僧爲徒法名慧明年二十餘忽自外歸常於招提事炊故俗以火僧呼之時或嘿無一言或笑傲謔浪如風狂狀久之棄去偶見一山愛其松杉深秀遂披荊撥草而上得石巖中周四尺許有石平正無塵土可容坐臥冬則微溫夏則涼爽相傳爲古仙人成道養丹之室舊無知者師宴坐其中蛇鼠蚓禽馴狎如故時人稍稍知之亦未之奇也俄邦人多病目翳莫能療有叩於師師即引至小池足踏泉水令洗之須臾明復至今名爲洗眼池時或疾疫流行傳及尫瘵知明有善方便皆詣求安師爲按臂捫摩以法語呪水灑拭痊瘳神速民人一時贊嘆駭異莫不以手加額稱聖僧焉師一日於城中募得絹數幅携歸納墨甕中從者惜其汚壞待出持至池中浣之得羅漢像一十八軀神彩精妙非繪工所及今山塢間有靈塘即此池也又因天旱請禱輙應有司以奏賜號慧性五眼六通汪聖僧眞人自唐武德至於今幾千禩神明烱烱如一日也時不佞有江淮之役閒於使事過而禮焉索諸郡誌僅得聖僧山名他無

所著豈以龍象如此人而可使寥寥無傳耶即香火奉之徒如蜡神社伯等耳何貴哉偶住持僧人檢漱麓中得手抄張無盡殷秋溟傳記二首予獲之如拱璧然曾魚玄豕幾不可讀因爲正訛而錄之又復有殘牘數幅記聖僧詩數篇其自叙曰少小離鄉關一去經年久歸來田舍荒頹問無親友寒霜摧故林脫脫堤上椰十年計不成笑傲忘諸有生不握靈珠乞人徒步肘蹉跎頭白翁顛頳空搔首又曰昔作玲㛹人今來從事火勞勤日負薪炊爨無美粿撥火求蛟龍龜盲鼈亦跛却笑蒸砂兒徒爾增人記寂寞共寒

灰刀圭殊在我誄仙人幢曰大塊不可鑿鑿之非偶然誰能餌石髓蚘此登雲仙四壁般蘿鮮八荒連蒼煙處此忘物累況布靈脉泉始知空中覺令我思昔賢洗眼池詩曰天地如空華萬物一指馬我亦曠大觀同是病青者初洗披識眩再掬坐虛厦塵翳欲氷消唯此知者寡言下了然印第一義風韻大類寒山子然幾入㸑魚腹矣予爲綴次成篇名曰緣起憶芳躅雖追藏舟易遠俾選靈勝者知神龍之所蟠景尊宿者覩高山之可仰則是編或亦不無微塵助也

山史云聖僧集中有宋張商英碑記洎明殷邁總傳哉外篇以體釋氏能隱括不煩也

智琚上人

淳熙志云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遷遂爲新安人父襌仕梁爲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譽公三論年二十七即執敎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常倫口不言人服無受色後三屆楷逝於常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常衍爲立碑西陽王記室曹憲爲文

道寧禪師宋五祖法演禪師嗣係臨濟法派

傳燈錄云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執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公未出母將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内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前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刼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未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

罕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鍊行灰心遞相鈍置
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
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縱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
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
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向到
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句
到意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
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
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

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
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
色歸藏於塔後傳大溈善果禪師果禪師又傳玉泉
宗璉禪師等八人不具載

淳熙志云寧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
四方蔣山泉禪師許爲法器還家棄妻子祝髮參五
祖演禪師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天寧
爲第一座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
浴小參次日告衆曰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
生萬物數與義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忌諱華藏門開
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到
龍華三會某甲作道人四十年爲僧三十五夏始作
道人時日誦金剛經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燒浴誦
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不覺脚在湯桶脚
皴桶破當體獲解脱道證本元常無奈彼處宗師驀
頭印證自此徧參明州諸尊宿雪竇老良禪師過天
台參湧泉覺至開先見心印到衢州參紫湖誠入廬
山見羅漢英説禪祖偈至圓通參法鏡禪師將住一
年渡江到三祖見宗禪師深入肯趣得游戲三昧到
太平見清禪師提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資方順透

身便退回至白蓮峰下再來卷前見一蓮頭老人提
忠國師古佛淨瓶話如削下千金重擔自此之後方
脱去貼肉汗衫無奈業緣未盡紹報慈開福道場某
甲初七日與大衆相別脱去殼漏子別有前程出家
佛子徹髓徹皮三昧海中游戲自在輪廻界内任意
升騰所以俱尸城畔掷示雙趺熊耳峰前新携隻履
前人不了累及後來畫樣起摹至於今日又道吾紫
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
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不唯
穿却黃面老子鼻孔亦知報慈落處其或未然報慈

與麽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咄至初七日升坐衆纔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菴道杲而郡僧覺文嘗叅之文歙縣楚氏子與兄道才皆出家游方有聲道才叅東林總住威勝軍天寧自號海上横行才道者而文嘗住蘇州穹隆山云

茂源和尚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係丹霞徒孫也乃青原法派

淳熙志云茂源和尚歙州人得法於吉州性空禪師平田來叅源欲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任麽時請師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

步易兩步難源曰有什麽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方點檢

定莊禪師 此係四祖旁枝吾郡入宗門之始也

淳熙志云定莊禪師新安人牛頭自法融禪師傳三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傳燈無機緣語句不録

謙禪師 雲居膺禪師法嗣係洞山价禪師徒孫也乃曹洞宗派

傳燈録云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皷靈鼠聲國師曰旣是靈鼠爲甚麽却被犬皷師曰皷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淳熙志云珠溪謙禪師歙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饒州刺史爲謙大造藏殿謙與一僧同看次謙喚某甲僧應喏謙曰此殿着得多少佛曰着即不無有人不肯謙曰我不問遮箇人曰若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謙後住兜率山而終

嗣宗禪師 一稱宗白頭天童覺禪師法嗣曹洞宗派

傳燈録云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業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

爲甚麽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麽無被人木槵子换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麽無借人作尿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麽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着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竇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却你鼻

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鬣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

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傳法弟子

未載

淳熙志云宗白頭者名嗣宗歙縣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度年二十游方參徑山杲深見器重去即龍門遠道林勸江浙廬皖荊楚湘漢之間凡菴居屏處禪林所稱者輒造而問之聞洞下有覺首座在大洪山宗壽長七齡僧先一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宗云正是恁麼時節反覆酬答忽有省後從覺於泗州普照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也開堂云唱非菴畔似真似僞斷足巖前乃精乃粹遂爲覺拈一瓣以酬法乳諸方乃知洞下一宗後有人矣尋住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巖雪竇嘗示人曰大衆體究此事第一不得依樣畫胡蘆第二不得去古人背後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兎第四不得無繩自縛何謂依樣畫胡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休歇一向用心強佐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箇圓相也劃箇圓相提起坐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着黑漫漫地何謂古人背後叉手學者已是不明日夜商量

古人公案這箇說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設或會得秖是別人底被他言語攬縛得來不成勝肚豈不見道若要提唱宗乘須是從自己胷襟流出何謂守株待兎有一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秖管泥在一處或良久或退後認着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何謂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有親近尊宿決擇此事但認過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至暮秖管瞌睡所以道透網金鱗猶滯水廻塗石馬出沙籠若是本分坐禪人孜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

事有絲毫隔行住坐臥常在其中不見洞山在方丈坐有贊歎者云僧家好終日無事山云莫如此說僧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無剪指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丈中佐箇什麼恁麼見得僧堂裏亦不是間坐處若不恁麼見去盡是虛度光陰直須念念無間斷步步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無間斷有僧問曹山如何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日傷盃僧曰某甲不會山曰東西不辨即是到這裏作麼生體悉久參高士共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終書偈曰全心自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至便行其全身

建塔於雪竇而翠巖取其大衣藏於無際菴閔世六十九坐夏五十四宗貌清癯氣韻平淡慈忍無嗔恚徑山杲少所許可嘗贊之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湫茫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峯之峭峻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饒舌已說未說今說當說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家真白眉

雪山子

淳熙志云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輒以昏暮伏草莽中求以身施蚊蚋者二十年始住休寧普滿院時郭公三益爲尉間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法後住通州白狼山照歸自號覺菴未嘗爲人白椎或問之答曰是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耶有娶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彼一時所激非爲法來也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茂通法屬茂不答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僞爲之守使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結趺之西關渡頂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皆得舍利有池陽百問行於世

瀾大德

淳熙志云瀾大德者興唐寺僧名清瀾性孤高飽叢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瀾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傳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往還今精舍往往有瀾所爲碑塔在寺後

山史云許信孺家有貫休畫十六應真真蹟云得之西干者余曾見之其神氣自不凡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校

畢介石

郡先達畢介石公初名鍃以春秋中嘉靖甲午科應天榜第五十三名房主陳廣文[illegible]閩中人也公上春官不第留京師館于平湖陸孔目家陸君名集號胥涇延公以麟経訓其二子尋陞南户部司務公與俱南歷任八月告歸公同校平湖值陸之繼室四十初度為舉嘉慶元配之子有孫方八歲聰慧異常人目為童子而輕之靳曰吾儕各有執以祝子何居孫童曰吾所操與君等不同援筆篆一壽字滿八尺衆訝以為奇不知所自孫童曰汝等宜不知也問館師當知之以示公公曰此百壽圖之一也筆妙入神誰者為之皆曰胥涇公孫也方在童子年能知宿世事公立請見目烱首大而帶黃公問郎君既悟宿因前身為誰遽曰吾閩中陳某也公驚曰豈吾房師耶門生久居此何不相詔曰固疑之姓是而名異矣公曰然以避諱更今名效欽即鍃也門生以文受知能記憶乎曰忘之惟批語能誦誦之一字不失公遂歎評不復褻見及辭歸召諸子語之曰陸民部有佳孫似具夙慧當特達汝曹識之目封侍御曰德雖慧尚不及彼童也後十餘年封公游成均同日至者二陸郎受業于介石公者也以通家相訪首問公家慧姪巴歲高魁耶始訝而憶之曰吾兄之子也幼而知前因不目能誦下筆成章逾時而迷遂病且夭矣封公為吁嗟久之語亘史而稽其説亘史曰此宿命通也乍通而即迷不迷即稱妖矣若近世以中陰身習鬼脩者往往顯露而閱解元車日闓寂著雖豪士皆將聽于神非盛世吉祥兆爾余喜聞怪而斷之以理如此并以質之通人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少時與鄰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憍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默有慙色歲餘乃死又廿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

生不得預及酒閑有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安而仇生不預豈人情耶又玄慙而召仇以卮飲之生固辭以引滿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𣈆僭居官秩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恥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所受又玄稍惰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宿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

子曰吾生閭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類嘗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𣈆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受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竟以慙怍卒矣

亘史曰此一則出杜光庭神仙感遇傳然皆夙因逆旅童子蓋有所憑依而言爾夫侮人而人愧死其憤必有所泄坐是不得道罰亦重矣可誡哉

亘史外紀

天都逸史氷華生輯
貞白居士丁惟曜校

瑯嬛奇觀

元人伊世珍字席夫嘗輯瑯嬛記其首篇云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峩引入一

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荅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

帝使削去可惜也　玄覽手抄

祝允明曰余無他嗜惟喜載籍自謂不敢後於世之君子矣有琴川桑生悅者操牘揮毫時出奇語余每不能解悵然自愧於中心間面詰之桑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撓挑八極攬玉光之秘典窺天保之藏書區區海內所共睹記何足齒也至指琴爲睹香謂碁爲鬼陣芝草則曰壽潛希夷香爐則曰辟塵文燕舞有百華歌有雙曲奇名異事不可勝舉余益心醉矣去年上冬余買舴艋造桑々偶小出余因私詰其侍者侍者曰郎君近來終日飲酒酣暢自放耳目不復及

書惟枕中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幷不觀久矣余聞之喜觭侍者錢若干得假以錄乃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嬛記世莫之傳果可諷也後桑見余所撰著時々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即盜之終不效中郎惡客在允明不猶即在吾子手桑亦不再問余益知桑爲世之曠達君子矣

曹學佺曰瑯嬛記三卷首章爲張茂先至瑯嬛洞觀異書故遂取名其間所載足新覩記大都作子夜歌演連珠體取材尤便予觀希哲之序其一匿一竊固文士常態若乃氏惲覺後而不怨希哲微詞以自解亦可謂達者之流矣

華嚴三部

宋沙門慧研序華嚴經合論云此教非貝葉所編乃文殊結集總三部一部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一部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一部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隱手龍藏未擅閻浮逮從正法光餘年將五百則第十四代祖師龍樹運神海藏覩前二部非世人所及乃誦後部歸於五天傳布千年方垂華夏東晉初譯地涌靈泉

唐朝次翻天降甘露

亘史云龍藏爲藏書之富觀研公所撰益信瑯嬛非虛故特拈出

名山藏書

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上文括畧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illegible]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

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皇帝之藏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爲山海經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皇天塲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又云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嶽眞形圖名山五嶽皆有三藏於石室太上真人靈寶秘文內符鍾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爲二通一藏苗山一付雲水洞室玉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崑崙北洞大洞篇目云鬱儀結隣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真三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

亘史云瑯嬛首列張茂先事即以名書弇州公編宛委宜首列嵩高一則此編行而瑯嬛遠拜下風矣蓋彼奇而幻此正而實如以爲誕是不知有華藏世界區區卷軸所傳直微塵爾

趵突泉

泉在彰德府趙王園內高出丈餘氣如歊王有胡人過而羨之欲買此泉貴萬金為王壽王曰十倍之胡人敬諾歸賫十萬至問何以取之曰自有制出革囊水濺之泉即縮少頃復出減二尺許如是濺之又減二尺許王曰止召長史謀之曰彼胡何術而欲易吾泉以歸也與之與不與之與長史曰王有封也與泉俱封者也柰何棄之問胡何欲而罷之胡曰此有水精在下名曰金牛形長矣而氣盛故能鼓泉高吾所濺者天河水也彼貪飲天河水必縮形如豆大而後得入吾囊中吾携歸養之地中終古無旱災矣豈惟十萬即百萬所甘心焉王曰已矣吾不能愛十萬金而易此泉也胡懊惱而去趙王恐胡盜之上疏乞護衛百人守焉瞿元化爲述所聞蓋嘉靖間事也

亘史云華嚴經稱大海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寳布在其底性極猛摯常能飲縮百川所注無量大水而於大海無有增減其寶一名日藏二名離潤三名火燄光四名盡無餘日藏光明所照令海水悉變為乳離潤照乳悉變為酪火焰光照酪悉變為酥盡無餘光明照觸其酥變成醍醐然則胡注革囊中即醍醐也

齊人名曰趵突之泉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皆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濼

王立轂云出濟南城西即見趵突泉泉寬二十餘畝涌起者五六處皆高四五尺鳴瀏翻濤不足為其狀與于鱗先生白雪樓近相照映今樓已圮廢舊游落落得無河山之思乎